# 梵蒂岡圖書館藏
#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文獻叢刊

（第一輯）

43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43

大象出版社

# 目錄

益聞錄（第五十六號至第八十一號）……〔清〕李杕主編　一
聖母小日課……〔意〕利類思譯　三一九
聖教理證……任斯德範訂　四五三

# 益聞錄

（第五十六號至第八十一號）

〔清〕李杕主編

R. 9 Orient III. 24
inc 2
Tom. 2 (2)
archiv III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初四日　第五十六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五月廿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火藥失愼
京江戒烟局章程
海門雨雹
運羅自强
放餉登見
短人說
謠言惑衆
誣奸害命
燒燬橋梁
唁后禮盛
法領事抵閩
簽銀助賈
悍狠攫兒
學成而返
雷雨類誌
星使行程
局制議廣
晉陞禮盛
薄遊武漢小記
嚴懲賭徒
四女變生
鄭板橋大令軼事
存恕主人詩
昭文縣禁約告示
美國舞戲記略
閩漳郵閒
文宗愛士
應尊柩回
廣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五月十一日奉　上諭涂宗瀛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請分別革職勒休降補等語河南前署西平縣知縣候補知州查以鈞利心太重聲名狼籍候補通判陳學灝任性妄爲辦事乖謬候補知縣王俊行行爲卑鄙聲名甚劣閭鄉縣縣丞于大猷性情粗暴不諳政體均着即行革職前署汜水縣知縣候補知縣王梧年力就衰難期振作着勒令休致前署鞏縣知縣候補知州蔣如淦識見卑淺難膺民社着以府經歷縣丞降補以肅官方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十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鄧丞修奏恭廣東學政吳寶恕考試草率各節當經諭令劉坤一裕寬確查具奏茲據裕寬奏稱查明該前學政被參考試草率倍索供應棚規及關節賄賂勒罰銀兩等款或無其事或係傳聞之悞均毋庸議惟於嘉應州民間私建祠宇供設已故地方官牌位與寧縣案首范彬等捐銀修理該前學政既知其父吳斯樹牌位添祀祠內不行阻止輒復前往行禮殊屬不合吳寶恕着交部議處前署嘉應州知州候補知府嚴家陽奉查事件並不明白稟覆雖非有心隱飾究屬疎忽着一併交部議處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王炳奏歸班進士分發人員補缺遲滯請飭酌量疏通等語着吏部議奏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御史王炳奏科場重地請飭添派弁兵彈壓一摺着禮部議奏欽此○十三日奉　上諭裕寬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廣東赤溪同知馮向華才具平庸辦事輕率着以府經歷縣丞降補歸部銓選陽江同知余祚鑾控案甚多措置失宜博羅縣知縣德克津額才欠開展辦事因循仁化縣知縣陳鴻體弱多病治理竭蹶均着勒令休致長寧縣知縣藍瑾草賦性迂拘難期振作着以教職選用封川縣知縣羅德紓聽斷不明辦事謬妄署長樂縣十二都司巡檢試用從九品胡玉成居心貪詐藉端擾民均着即行革職以示懲儆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長麟着以庶吉士用馮琛着以主事用春慶着分部行走詹事府左中允員缺照例將右中允丞翰轉補所遺右中允員缺着擬正之鳳鳴補授戶科給事中員缺着朱以增補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員缺着劉治平補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員缺着蕭韶補授翟廷韻着仍發原省以原官用且革職之案改爲補官日革職留任欽此

短人說

萬物資生各以其類而其稟性之厚薄則不同是故花有僅當木有蹇腫而人亦有短小之軀固不能使之有盈無絀乞大造胥平其憾也而究其故則皆以土地之瘠寒血氣之虧耗而人生之吉凶愚智不係焉博物志載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嗔目此種詭異之說祇可以愚庸人而不可以欺君子蓋無稽之甚者也近世萬國通商輪轍徧天下知俄之北有辣保尼國焉地近氷洋暑寒過甚其土瘠其氣烈其人短小長不過四尺得毋國語所謂僬僥國魏志所謂侏儒國魏略西域傳所謂短人國者即其苗裔歟其他以父母之氣體不充而生子不能長大者何代無之亦何地蔑有帝舜周公三代之短人也淳于髡六國之短人也嚴延年漢之短人也干粲樂進魏之短人也段格唐之短人也王敬弘宋之短人也推而至於元明之世幾如車載斗量不勝枚舉抑嘗讀泰西史冊意國曾有一小人者國人置之樊籠中供人玩賞醵金以牟利昔罷味國君之大婚也膳夫煮一大餅令短人箕踞其中及席客剖餅而短人出舉座歡呼膳夫蒙賞又英人名徐咈利者長十有八寸曾殘身乳餅中進於法后恩利蓋德后大悅厚賚短人終身養之由是以觀短人之生也固世所不能無亦人所最易侮者也今人又有以短人爲不祥而乘之者引占書所云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愚不知彼所謂不祥者其以短人爲才不足取歟然言語如子貢精辨如樓護不可謂不才矣抑以短人爲品不足重歟然恭儉如郭解果斷如孟棠亦不可謂無品矣總之俊傑雄偉之輩氣概豈盡不凡而短小精悍之子間有過人謀畧昔曰玩人喪德蓋以人爲玩是自褻其類也不獨於心有所不忍抑於理有所不通吾願世之見短人而揶揄棄之者作返本之思也可

發銀助賞　○羅馬郵耗云近有冷內府主教將近來發積銀兩計佛郎十萬枚悉數恭獻　教皇儲庫以便撥充各善舉經費其心存利濟如此聞者咸稱道勿衰云

晉陞禮盛　○本滙院長步公天衢前奉　教宗恩旨補授直隸迤南主教業已登報佈知於本月二十二日在蕪渡大堂恭行大禮是日主禮者爲管理江南天主教事務主教倪公懷綸襄禮者爲會長文公成章徐滙院長帥公維則遵照聖會禮節次第舉行自辰迄巳堂中絲竹齊鳴鼓聲隆隆極形繁盛來堂

贈禮者、中西人士、尤趾相錯、肩相摩也、

昭文縣陳邑尊禁約告示　○欽加同知銜江南蘇州府昭文縣正堂陳　爲出示諭禁事准總理蘇太天主教事務司鐸寶　函開以虹涇埧教堂門首舊有駁岸碼頭因年久失修漸遭坍塌更有商民販運竹木貨物堆積以致日壞一日現下僱工備料重整修理誠恐無知之徒藉端滋擾函請出示諭禁並不准再行堆積貨物俾免損壞等由到縣准此合行出示諭禁爲此示仰該處居民地保人等知悉爾等須知虹涇埧教堂門首駁岸坍塌現經由堂僱工修整事無不合如有無知之徒藉端滋擾以及竊取物料等情許卽由堂指名稟縣以憑提究至竹木商民嗣後亦不准再在教堂門首駁岸堆積貨物致有損壞並干查究均各凜遵切切特示

火藥失愼　○直隸正定府天主堂、與東禪寺貼鄰、春間値堂中舉行禮節、預備升炮以伸敬肅、詎裝藥時用鐵錘猛釘、致火星迸燃、鐵炮炸裂、將門前閒望之一人、登時畫斃、腹背潰裂、臟腑俱見、又將旁落坑厠牆壁轟倒、并將如厠者壓成齏粉、而釘炮者則飛去一手、皮骨盡如焦炭、計死於是難者三人、房屋亦間有坍壞、堂中教士、均厚恤死者家屬、以憫其無故慘死云、

謠言惑衆　○姑蘇近聞云、邇來有等無業游民、造成謠傳、忽稱地生猪羊等毛、一時此倡彼和、談者津津、果有人入市拾得色黑者爲猪毛、白者爲羊毛、并引俗諺云、地生猪毛、凶多吉少、又曰、遍地出猪毛、夫妻各自逃、互相流布、一若實有所本、殊不知此種歌謠、多出於莠民之口、若輩以有事爲樂、而居民遂因之惶惑、是不可不杜其漸也、

悍狼攖兒　○京華友人來信云、去京百餘里之琉璃河鎭、近多狼患、居民每於墻壁間用白灰塗畫作圈、謂使狼望而却走、而亦不盡然、凡豕家之家、多被唧食、道旁恒見有豕頭遺棄、蓋狼之唾餘也、偶本鎭羣兒嬉戲、聚于圈、突有狼跳屋來、將一六齡童子、銜住咽喉、飛竄去、他兒驚喊、卽經其家人持械狂追、無如狼竄甚疾、非人跡所能及、追躡數里、幾相及、擲杖擊之、不中、繼而時近黃昏、山路崎嶇、轉瞬間已不知所之矣、

## 薄遊武漢小記

庚辰上巳前二日、附太古行輪船、由滬開行、直達漢泉、舟輪泊岸日、適淫曆禮之辰、意大利國皇姪孫、亦同時抵埠、率領水師兵弁、站隊至天主堂望祭、予亦與焉、但見是處堂宇高七丈有奇、東西徑四丈、南北深十三丈、宏敞華煥、觀瞻頗壯、堂之後、左右各峙鐘樓一、式如圓塔、叠石爲基、中由螺旋梯拾級而升、登出堂頂一丈許、雲霄高插、上摘星辰、偶蒲牢一吼、音極宏亮、堂係西式平頂、均蓋以琉璃碧瓦、每日落處淵、與長空碧落相輝映、尤爲奇景、其旁落則洋樓一帶、亦光潔可喜、是爲中西教士居處之所、堂之左近、有女嬰堂一所、房宇寬大、規模美備、凡孤苦無告、暨殘廢老嫠均得附焉、計院中嬰孩婦媼共三百餘名、西國修女十餘人、分掌之、平日教以女工、兼習書算、閨儀婦德、均不殫朝夕告誡、此外若刺繡、若縫紉、各視其材質以定區別、期毋曠廢、法至善也、距漢鎭不遠、有男嬰堂一所、稍長卽移至漢、令習刻字織金等業、并送入藥舖習業、藉資將來養贍、其用意亦云厚矣、嬰堂之側、去冬該處堂中創立醫院、施送醫藥、每日下午開診、有英國著名醫士屆時到院、凡貧病之就診者、無弗脫手而愈、心存利濟、遐邇爭頌、是日縱觀既畢、夕照銜山、緩步歸、翌辰偕友人復至公巷堂內遊覽、入門覺四圍小有園林、中建高樓一座、登樓極目、襄漢諸河、盡收一覽、樓外隙地、疊石爲山、結構頗精、小憩片時而出、沿堤過月湖、登伯牙臺、眺望久之、蓋是湖爲漢泉名勝、澄波如鏡、軒爽撲人、相傳伯牙曾鼓琴於此、臺下有茶棚數座、備遊人憩息、市廛遠隔、一塵不驚、令人有幽邈之想、少頃、由大別山下、順道登晴川閣、俯瞰大江、波濤滾滾、洵上游之勢也、攀涉斯遍、足力綦疲、紆道歸、登畫圖風景、猶在心目間、怡然就寢、明日復偕友人渡江、至武昌城內、入修院、有生徒二十餘人、肄業超性格致、兼習經傳子史、均品學兼優、洵可造才也、某宦貴公子亦附學其中、年十四、頗彬彬有禮、問之、知現習葡經、院中課程規例、均井然不紊、栽培至當、故能見信教外顯宦至於如此、退而入市廛、見鎭院體制、較吾鄉加崇、其東西轅門外、搭蓋瓦棚、長半里許、免應試生童、遇雨淋潤、尤爲曲體士林、他省不逮也、黃鶴樓爲千古勝境、循步上、但見風帆沙鳥、蕩漾空際、眼界爲之一展、若名人聯句、題壁詩詞、琳瑯滿目、更美不勝收矣、薄暮渡江歸、詢知武昌東郭洪山、爲是方登臨之地、偶辰起、天色晴朗、過江雇肩輿、行十餘里、抵山麓、見中西

教士墓，咸在，并前巡察東洋各國教務徐大司牧，亦葬此山，回憶公前任江南主教時，親炙有年，迄今馬鬣永封，益令人慨想遺型不置，此外有董劉兩司鐸墓穴，亦樹碣茲土，聞二公曾爲　主致命而卒，後經羅馬部臣，探訪事實，擬列入聖品，是以已將遺骸遷往泰西，考洪山素來名不甚著，自得二公痠葬，行見遠聞海外，與公同播聲稱矣，是日遊興最暢，仍乘輿歸，考漢鎮爲往來孔道，中外商旅，人物輻輳，戶口殷繁，洋場寬廣，雖不逮滬上，然屋宇鱗比，類皆華敞可愛，南界大江，北衛城闉，西亘襄河，帆檣林立，堤岸鞏固，爲西北各邊省門戶，昔胡文忠屯兵時，力爭武漢，以保東南半壁，洵卓見也，民間車輛甚多，其式如木斗之二把手小車，而前有兩角如東洋車，一推一挽，坐車者高跨車蓆，宛如乘騎，異觀也，所最異者，剃髮舖均懸挂各式招牌，而大書曰整容，此則聞見之絕無而僅有者，燈燦無俚，爰將數日來足跡所至，策蹇城子率錄之，送登貴報，以紀遊踪，幸毋以不文訾也，立夏日，崇道主人書於漢鎮旅次，

美國紐約省，有華商約往觀西人舞戲，比至戲園，華燈掩映，光可燭天，屋宇寬大，士女如雲，中有圓戲臺一，高廣倍常，四圍列座，可容千餘人，臺上有二女子，彈大洋琴，灑灑洋洋，極節奏之雅，既而琴韵三終，一女子出立臺中，播演諸技，其法問座客中有願上臺串戲者，均可隨意登臺，入座，每次有十餘人，該戲師剪小紙寘坐客手心，令緊握不釋，並令雙眸注視，勿稍瞬，須臾，坐客均各起舞，凌空超躍，極長袖搖曳之能，越一刻，戲師向座客當頭微擊，均如夢初醒，詢以前事，毫不覺憶，少頃，又易十餘人，亦如前法，令舞，至所舞之狀，與前又異，或耕田，或獵鳥，或如乘騎，或似駕舟，此外種種奇態，靡弗畢呈，觀者同聲叫絕，尤異者，臺上忽設大菜一筵，舞者咸排座爭啖之，似甚有味，俄被戲師微擊其首，驟驚醒，始知其菜皆剪紙爲之，胥出而哇焉，復有一法，能令人生平隱事，盡皆侃侃而言，一無隱匿，惟語涉穢褻，則擊醒勿令再言，而是人亦啞然失笑，夜將半，戲亦漸闌，遂歸寓，因此乃生平創見之技，挑燈吮毫，備記其事如右，人謂此殆不免有妖術也，其信然乎，

京江戒烟局章程　○補用府即補直隸州特授鎮江府丹徒縣正堂隨帶加四級紀錄十二次馮

爲出示曉諭照得鴉片一項流毒已久沾染者受病實深前奉護撫憲譚　檄飭查禁亟應設法勸戒以除民患茲查有前選直隸正定府阜平縣典史陳大鎮堪任其事除照會該紳駐局經理外擬擇於四月十五日在北門外廿露寺下劉猛將軍廟內設局試辦俟有成效再行推廣所有章程開列於後凡願赴局戒烟者務各一體遵照如敢故違定即提究不貸特示　一入局戒烟者由本人自央的保到局掛號其本人姓名年歲及有無長幼家屬住居城鄉村落地保姓名均各逐一聲明登註簿內備查　一入局戒烟者該保人先將本人身邊搜除烟泡烟灰土皮等物以杜欺朦其置有烟鎗等具並即繳局呈案銷燬　一入局戒烟除本人自備鋪程外其飯食藥資由局供給概不取錢　一入局之後息心服藥不准出門游蕩不准邪友到局看視以杜傳遞烟泡等弊或有感冒別症由醫生察看病情通知保人分別送歸　一現在開局試辦經費不充住局戒烟者以十人爲一起二十日爲一限後來者掛號登記挨次補入俟局費稍裕再行酌增倘屆限不能斷癮酌寬展五日如仍不除即令出局另補以杜癮已戒盡詐言未淨藉圖哺啜者　一如有子弟吃烟游蕩其父兄親戚欲送局戒烟替束者亦聽覓保送局拘管俟斷癮後送歸家屬　一戒藥煎劑只施在局貧人倘有到局買藥者每服取藥本洽八文但每人每次只准購至十服爲止以圖射利者販賣之弊　一所用藥材由局揀選自行監督泡製每月藥本若干登簿按月開支　一入局掛號登簿各事延司事一名每月給辛工錢三千文僱工二名專司茶飯襍役月給工錢壹千文　一年屆六旬並病後即至患病之人未可輕戒本局不收　一凡藥輪捐戶均隨時填給收條以杜浮冒　一願戒之人倘有不遵局規恃强吵鬧等事立時驅逐出局　一戒藥現得驗方係重用參蓍固正本間用尋常藥餌兼制他病其治烟癮則用與烟性相反之梵芝草粉無論烟癮大小久暫服之除蠱身體强健二十餘日即可斷根較他方尤爲便捷　一凡收支數目按月開具清單發貼局門並造册備查　一凡來局戒烟之人查習何藝即以所習者授之由局塾欵購料令其造作消遣所造之物俟戒淨後令同保人領賣限以半月將局塾購料之欵照數繳還餘錢作本營生其無手藝者亦不限以營作

光緒六年三月廿七日示

誣奸害命　○直省寧晉縣民甲乙兄弟二人，係同宗無服者，甲富而乙貧，而又各有私憾，上月因甲赴趙州應武試，乙商同無賴數人，邀甲至家聚飲，設餞以待，比甲入門，乙即持菜刀連砍斃命，繼復將妻室亦殺却，以捉姦置死赴縣混報，請驗，次日邑尊詣驗，屍親只有甲母，而甲母又氣結聲嘶，不能說話，官命先具棺殮，容再審訊，噫乙亦忍人矣哉，

學成而返　○前中國出洋肄業各幼童，經西人智高路，帶往學習，刻已附搭法國輪船回華者計十名，均學成有造，經局考拔優等者，凡機器水雷等學，大有可觀，自是中國辦理西國軍器，當以是爲先路之導焉，

嚴懲賭徒　○津門賭風，向稱極盛，歷經示禁，罔知悛改，春間海運沙衞等船抵津，者戚水手，同時登岸，若輩尤視爲利藪所在，百方誘惑，必入其彀而後已，其有敗無勝，固不待言，然往往有因賭而喪其身命者，往事猶可溯也，刻聞津邑尊深恨若輩之兇頑亡命，業經嚴禁在案，有犯禁被獲者，拘拿到案，敲扑手心，至青紫浮腫，然後用鐵扞穿透，捐諭鳴鑼，遊街示衆，雖近日畧見斂迹，但此種匪徒，以能吃苦受刑爲硬好漢，若身被嚴刑，能絕不撓屈者，尤重之，此後橫行訛詐，人不敢攖犯其鋒，亦此方之惡俗也，

閩漳郵聞　○漳州近信云，澄邑東路鄉隆教社，藍姓族丁甚衆，數年前有某甲，與洛運社徐姓聚賭索債起衅，互相搒掠，積仇甚深，本年四月間，徐姓突憶前嚮，糾集多人，至藍社兇鬥，搒獲數人，錮禁不釋，次日藍社亦集自餘人攻徐社，彼此各有夷傷，其當場戳斃人命，計兩社共五人，而被搒禁之藍社人，亦同時自盡而死，經該縣會汛馳往彈壓，各不遵服，刻雖解散，恐日後之報復相尋，正未有已時也，

海門雨雹　○前月十九日，海門廳境內，大雨雹，計蝦蟆鎮東西長約六十里，木棉俱被打傷，菱蘆水蕩，亦間有傷損，聞所雨之雹，竟有大如胡桃者，至一炊許方止，

燒燬橋梁　○陽湖來信，謂宜興溧陽轄內，木橋甚多，荒僻港汊，深夜無人，而匪徒等忽將橋梁焚去，刻下經地保查報，各處已燒燬四五座之多，正不知若輩是何居心，殆以其利于人，不利于己歟，然此種匪類，豈獨能憑河而濟，處水以嬉耶，所貴賢司牧嚴拿懲辦，勿使行人病涉焉可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雷雨類誌　○小呂宋國、於去月廿六日、天大雷電以風、邦人大恐、迅霆登震、厲響驚人、該國人謂之雷颶、其有被霹靂一聲、駭而仆地者、亦有被雷火燔傷、電氣赫爍者、遠近傳聞、不一而足云、○漢泉消息云、上月之杪、漢中大雨傾盆、海氣黏天、江潮拍岸、江流隨雨勢陡漲、停泊各國茶船、有冲斷錨鍊者、有吹擱于淺者、一時頗驚惶失措云、○福州邀來郵信、謂連日驟雨狂風、昕夕不息、致河水驟漲、與省城萬壽橋平、急流如箭、橋身岌岌掀動、停泊河干各船、失事者較漢江尤多、并溺斃人口、亦甚夥也、○粵東省垣、霪雨已及匝月、海水繼長增高、致基圍崩陷、灌入農田、傷民害稼、雨勢至今仍不少止、說者謂田禾恐不免大損也、

四女孿生　○香港報載潮州府屬饒平縣、有鄭姓者、其妻懷孕、於前月二十六日臨蓐、連生四女、此真姊妹花開、雙雙挺秀者、乃有調之者曰、今而後、君其可爲瓦窰主人矣、是則謔而近于虐已、

文宗愛士　○前報登抗捐礙革一節、刻據松友來書、悉楊生因素與某紳有隙、其中委曲甚多、此次詳院請革、蓋不獨抗捐一案也、後縣中接學憲批覆云、士子致身庠序、本非易事、必須該生案情重大、劣跡昭彰、方可申請礙革、似此率請、殊難照准、仰該縣查明該生有無案卷、詳請核奪、差幸楊某平日雖以徑直取尤於人、尚稱循謹安分、而夏文宗之愛惜士類、亦可畧見一斑矣、

暹羅自強　○暹羅地濱南洋、國勢弱小、今其王勵精圖治、刻意自強、事事效法泰西、設學校以訓子弟、製戰艦以防險隘、與各國立約通商、以考風俗而通音問、駸駸焉有日盛之勢、語云醴泉無源、人貫自立、彼暹王或亦善審勢者哉、

唁后禮盛　○俄國皇后薨逝、本報曾已據電音排錄、刻聞俄國豈細亞兵輪船、適由新架坡駛行抵港、聞此凶耗、其營駕水師提督、命兵士燃放大炮三十一響、儼如大敵當前、連環震轟、蓋該國水師規例也、港督亦命炮臺燃炮二十一響、及各兵船、各衙署、均豎旂半截、以鳴弔唁云、

星使行程　○使俄大臣曾襲侯、前往俄國商議還地事宜、茲閱電報知已於西歷五月之杪起程、有西人瑪加尼、充參贊官偕往云、又陳荔秋都憲、於西四月杪、由西班牙前赴倫敦、聞不日將往紐約等埠、以查察華僑也、

鄭板橋大令軼事　○茲得天長宣瘦梅先生、患寄板橋大令軼事一則、盥讀再三、竊歎前輩之盛德、後賢之筆記、爲兩不朽也、妄照錄之、曰、山東濰縣某令尹、清廉自守、捐館任所、無以治喪、柩且不能歸、停後堂、妻子環泣、聲甚哀、板橋先生捧檄補是缺、詳詢之、始悉某公固貧、更欠官項千餘金、公子且將有囹圄困、先生哀之、詳請上憲、自願代故吏陸續賠補、稟上、准某公妻子行、先生又婉諭士民曰、某公貧乎、曰、廉也、既廉矣、且各聞大良、皆曰諾、于是麥舟之贈、紛紛而至、登程前一日、先生手書聯語以輓之、曰、打鼓開船、公去脫離苦海、焚香掃地、我來收拾殘場、余客山東時、聞濰人傳說如此、妄錄而跋于尾、天長後學宣鼎謄墨、

廳尊樞回　○原任海門廳尊、張公紹京、本皖中舊族、官斯土有年、政聲翔洽、頌遍閭閻、今春因病出缺、部民深切悼傷、茲于上月二十八日、運柩回籍、一時殯儀極形繁盛、計有銜牌三四十對、萬民傘十頂、萬民衣數襲、此外若對馬、音樂、僧道、誥亭、像轎等、尤難數計、來觀者摩肩接踵、途爲之塞、巷爲之空、有追思賢父母德澤、而泫然出涕者、

放鴿登見　○溧陽有某甲者、近憑媒、娶得他省籍貫之某氏女爲妻、結褵甫一月、即有自稱爲甲妻舅者、貿然來、甲欵待極殷、呼肴命酒、盤飧間頗不落寂、其妻尤情深手足、琯道家常、酒數巡、甲頗不勝酒力、而妻與舅各斟巨觥勸酌、傾飲無算、不覺酩酊大醉、沉酣倒臥、遂將甲用索綑住、家中細軟銀錢、席捲所有、二人聯袂飄然去、迨甲酒醒、掙扎不起、狂呼鄰救、始知所娶婦、乃白鴿之流也、頃來之妻舅、乃叅鴿放鴿之儔也、懊喪無狀、幾至自盡、而二人之蹤跡、卒不可得、付諸喟歎而已、

法領事抵閩　○法國駐閩領事官、前經開缺、另候簡用、茲聞法廷新授駐紮福州領事、已由巴黎起程、不日可履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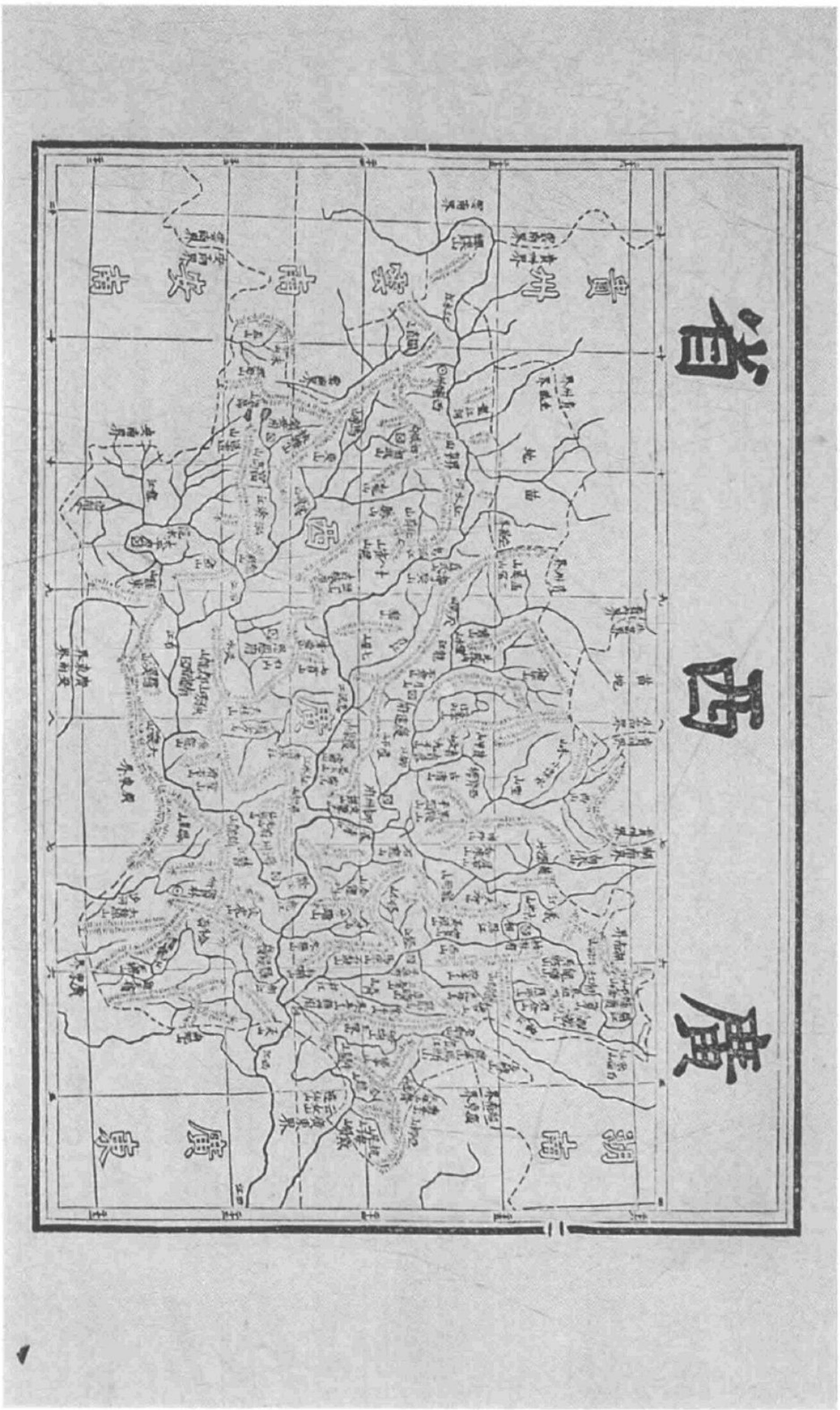
局制議廣　○法國舊于西貢、設有製造機器軍裝局、刻因局址太窄、不敷工廠、擬興工展拓、規制既崇、廠位亦擴、現已繪圖派員勘察矣、

夏日園居遣興并請賦秋生吟壇指政　○傍離萬个層雲簇、倒影千章綠夏木、亭午驕陽火織撐、纂裳爭上土山麓、石磴橫雲宿雨揩、奇葩異卉紛庭堦、松針錯射桐花落、密蔭環繞水之涯、劈空孤樹中央

立漪瀾攔住湍流急瓜皮艇子半沉浮到眼迎如芥一粒野蔌山蔬任意栽筍芽怒苗奔輕雷樹頭纍纍莫漫摘有客登樓背疑猜有鹿逐逐遙坎走有鳥嚶嚶樊籠撤天空寥淚任飛翔狡兎奚事癡株守欲啄人生如是覩委心任運塵襟寬跳珠白雨長空濕鉅細同此豬肝酸屋角蒲牢三雨聲加餐勸我酒盃擎好鳥枝頭韵幽絕當窗忽聞鵑鳴鵑鳴不須驚側耳還聽田谷鶯當窗何礙鵑鳴　存恕主人草

廣西考略　○廣東之西爲廣西省亦古百粵地也東西相距千餘里南北亦如之東界廣東西界雲南南界安南西北界貴州北界湖南湖湘唇齒五羊襟喉控制南交屏藩中土禹貢荆州之域戰國時爲楚粵之界秦置桂林象郡漢爲荆交二州刺史所領三國時爲吳地增置臨賀始安桂林寧浦四郡屬廣州晉以始安苍梧鬱林桂林臨賀合浦六郡分屬廣州宋屬湘廣二州梁陳因之隋改州爲郡唐復置州屬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宋置廣南西路元初置廣西等道宣慰司隸湖廣行省至正末始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明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藩封衛所參列其間　國朝沿前明舊制仍置廣西省隸兩廣總督管轄領府十一直隸州二散州十六縣四十七額徵地丁銀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九兩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八十兩鹽課銀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兩桂林爲省會在　京師西南七千四百六十里巡撫駐節於此與藩臬二司同治焉按粵東西兩省地雖接壤而民風習俗大相懸殊蓋猺獞多而編氓少也猺獞有生熟二種熟者已生聚相安類皆馴謹不敢作奸犯科惟當薄其賦而勿苛重其禁而勿弛德威並用畏感自生若生者猶悍蠢愚時不免有煽誘譸殺之端但視其罪之重輕分別懲治則亦不敢騁强而憑吾法此治猺安民之法也惟全省襟帶三江提封甚廣省會偏於東北與楚爲界梧州與粵東爲界皆爲省城門戶至若泗城之與滇界鎮安南寧太平思明之與安南界者則又爲捍衛之藩籬尤當慎守自　本朝定鼎迄今莠民屢形反側當其揭竿倡亂之始叛志未堅烏合尚寡翦除尚屬非難及其巢穴已固羽翼已成勢必禍延內地如逆苗之騷擾中原禍延十餘省是也近年李逆又蠢動推其肇亂之由皆以地處瀕陲猺獞雜佈思藉以資聲援剿急則外竄禦緩則內擾豈知　聖武孔昭不一年命將遣師梟獍肅清元惡授首海內快之是以近來大吏籌備邊防較平日尤加嚴云

此稿未完


西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十一日　第五十七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六月初五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中西長人考　皇裔婚禮　土屬告警　上帝說
縱火遭雷　兵事謠傳　毀店罷市　爭墓掘棺　拐匪狡計
流氓聚盜　恃考闈卡　年豐米賤　雷擊客舟　戕弟駭聞
紈榜荷校　粵疆水患　訛音遭責　陵谷變遷　商務日盛
公舉議員　公舉總統續聞　瓜期將屆　運羅近事　俄製水雷
師船東集　煤礦又獲　胡正敷詩　記葉某歸教事　續錄廣西考略
美商慶節　守清氏詞
姑孰近聞　西紅館主人詩
跟踪獲盜
安南鬬垣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蕃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五月十六日奉　旨寧古塔副都統着雙福調補伯都納副都統着德平阿調補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溥楙等奏特恭任性妄爲之防禦請予革職一摺防禦書紳素不安分於住班期內私自回營適遇輔國公奎瑛家人松海在營房街內走馬將其捆打扣留形同無賴書紳着即行革職總管慶秀翼長培翌英瑞未能在營彈壓事後又不立行呈辦實屬不合均着交部照例議處奉恩輔國公奎瑛雖無廻護家人情事究屬未能約束者交宗人府察議欽此○十九日奉　上諭左宗棠楊昌濬奏官軍勦辦番匪擒獲首逆全境肅清一摺甘肅階州瓜子溝番匪古旦巴於上年五月間生子適值地震之時詭稱伊子爲活佛煽惑番民脅令各番族嘯聚爲亂本年三月間胆敢糾衆攻破西固州同所轄民堡滋擾地方經左宗棠等派總兵沈玉遂道員劉璈等會同剿辦迭次擊敗將瓜子溝逆巢攻克陣斬匪類多名旋獲首犯古旦巴即勻羊王節等訊明正法並將逆子拿獲地方一律肅清辦理尚爲妥速仍着左宗棠楊昌濬督飭文武將撫綏善後事宜妥爲經理以靖邊疆所有在事出力各員弁准其擇尤保奬毋許冒濫陣亡弁勇並着查明請卹欽此同日奉　上諭戴齡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戴齡着再賞假兩個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欽此○二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學政等處分一摺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廣東學政吳寶恕着照部議降三級調用候補知府前署嘉應州知州嚴家暢着降一級留任均不准其抵銷欽此

## 中西長人考

問古人長乎抑今人長乎，或曰古人長於今人，何以證之，曰考帝王世紀，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文王十尺，孔子亦身長十尺，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問仲尼，對曰，昔禹會羣臣，防風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又古時動稱五尺之童，六尺之孤，其爲涉小之子可知，史記載齊晏嬰爲相，出，其御之妻窺焉，歸，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若甚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自以爲足，是古以長不滿六尺爲短矣，若今人則不然，苟有一六尺之人生于世，則遐邇喧傳，必以爲傑出之異人矣，然則今人較古爲短，此非明證歟，余曰，否，不然，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得今尺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周尺纔得今尺六寸六分，邱瓊山謂以周尺今鈔尺較，僅得六寸四分，舉此以觀，可知古尺較今尺短三寸有奇，則古時

所謂五尺之童者、今特三尺有餘、史稱湯九尺、文王十尺、亦不過六尺有奇耳、至於泰西之人、雖似古今稍異、而亦未嘗懸絕、法國募兵必設木欄于校場、以量人之長短、按年查冊、短者歲有增加、而究不聞千百年前、較長奚若、惟西史載上古之世、有名高利亞者、合今華尺長一丈二寸、創世記載有長人族、男婦皆長逾恒人、古時有名阿利味者、長一丈二尺、有博物士得古王奧格臥榻、長一丈三尺五寸、謂與王身修短合度、不差絲黍、意國曾有人、長九尺有奇、瑞國曾有一業農者、長八尺八寸八分、此皆不世出之人、未可以一二人概其餘也、二百年前、有法人名朗剛者、偶掘土、得古墓、銘曰前王端刀抱之墓、發其遺骸、僅存骨殖、經醫學家如法貫合測驗、人長丈有三尺、一時均以謂駭聞、然人有疑爲巨獸之骨、而非此王之遺骸者、總之、人之或長或短、非特造化者有意矜奇、而亦繫乎地土之厚薄、與父母精血之強弱、人而長則軀幹必胖、氣力亦大、相輔而行、理自不爽、若謂碩大之夫、頎長之子、必致富貴、而短小瘦弱之人、卽當窮餓終身、則均爲流俗之見、而非吾儒所當信者、

皇裔婚禮　○法京巴黎新報、載西歷五月初十日、爲羅馬　教皇姪子婚配之辰、是日也、兩家兒女、花簇錦團、雙雙齊集於皇宮內之小堂、主禮者爲樞機某大臣、亦皇族也、乾坤兩宅、親友咸來與禮、賀喜者冠蓋紛臨、尤極一時之盛、蓋吉禮之最著者、遠近傳爲盛事、

記葉某歸教事　崇道主人來稿

粵西葉某、逸其名、父業成衣、世習　天主教、亦一獨具熱誠者也、嘉慶之季、葉猶在襁褓、時值教務艱難、父廼挈葉由粵西遷避蜀中潼川府之射洪縣、仍操舊業、餬口、暇輒與鄉人講論教理、諄諄以勸人歸化爲務、尋爲縣署訪聞、遽擒去刑訊、并勒令背　主、葉父矢志不從、捶楚搒掠、體無完膚、卒爲　主授命而死、遺孤僅七齡、煢煢無依、人隨給某道士爲徒、繼而其師轉徙去、復披薙爲僧、至夔州古福寺受戒爲戒律僧、不數年、羣奉葉爲開縣某寺方丈大和尚、亦惟淡然處之、而此心終未能深愜、逾年赴鄂省長陽縣寺中爲住持、會寺門外街衢、歲久失修、傾圮甚、因訪謁該境董事、募募資以成善舉、有賀姓者、隸該轄、乃　天主教人也、亦輸捐錢三百、書名于冊、延不付貲、葉言於董、董曰、是人係教會中人、盍自往取之、葉猛憶及幼曾信奉

天主、適主牖已臨、頓悟生平誤入歧趨、即日訪賀、賀家人輩見禿僧來、鄙不與語、葉告之曰、予亦隸教籍、并背誦幼時所習經文、人咸異之、頗行、囑俟賀歸、切令其來寺一叙、勿爽約也、賀歸、家人輩述僧來、均莫悉其由、翌日、賀往見葉、促膝傾襟、遂將幼年此離誤入二氏緣由、詳告賀、并求曲加引導、仍歸真教、賀許之、導赴該管司鐸處商酌、司鐸問葉粗識之無否、曰、四子書尚能記憶、司鐸即囑其回寺、辭別同人、後來堂訓蒙、乃欣然歸、詎路甫及半、忽見田壠間有青銅錢一枚、其大適常、而晶光射人、因俯而欲拾、而側身、忽腰段間酸痛難忍、而錢倏不見、反致舉步難行、異常狼狽、祇得匍匐歸寺、一病幾不能興、宛轉床褥者一月有餘、賀往探之、葉必喟然曰、救我靈魂、賀以覆告司鐸、鐸曰、無已、盍令人舁之來、抵堂後、鐸撫慰倍加、第見其形神委頓、奄奄一息、因急與講明真理、并諭其領諸聖事、而疾少瘳、屢行之、不一月、而疾若失、司鐸乃授以職務、優游至今、今年已六十九歲、而矍鑠如五十許人、猶爲鄂省某堂司筦鑰云、噫、滄桑幾度、真性未漓、葉以總角年華、即習聞異說、至中途而仍能幡然改悔、論者謂吾主憫其父死事之烈、故不忍其子終淪異教、理蓋有斷可信者、因不憚縷述之如此、

土屬告蓄　○閱外洋新聞、知土耳其所屬之冒蘇地方、近思災荒、大有日甚一日之勢、途有餓莩、室無蓋藏、其居民之賣兒鬻女者、尤指不勝屈、有昔日大戶、今且流爲乞丐者、中下之家、更無論矣、并聞人心不靖、時有擄刦之事、弱肉强食、相習成風、而官吏亦莫敢過問、且國庫亦不甚充裕、官辦賑撫、絕無所聞、惟西教士、暨駐土各領事、爲之籌募發賑、不遺餘力、有主教某公、轉運麥子、日製餅餌以施災黎、來領者日凡數千人、恐賑少人多、亦難乎爲繼也、所願心存惻隱者、義粟仁漿、絡繹運赴該處、普施大惠、則是方之民、庶幾尚有孑遺乎、

上帝說　雲間郭友松稿

上帝之名、見於詩書、如皇矣上帝、惟皇上帝、以及事上帝、兩見於四子書、登見於禮經、易言帝出乎震、見乎說卦、而注言帝者天之主宰、以其先天先萬物、而制乎天與萬物者也、近人或誤以形天爲主、豈知舞干戚而被誅、山經已明言之、則不得以形天爲帝矣、以上帝分言之、上者六書中之指事、其文從一、爲土、出其上

而生支幹、猶下之文達於下、而別形象也、亦譯其爲高峻之義、一上而無可上也、帝者天之神也、孝經配上帝、卽此帝、故程明道諦說、謂聚天之神而言之、而易又言聖人亨以享上帝、鄭司農有五天帝之說、謂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之類、則是上帝有五矣、此緯書之說、不足信者、至聚天之神、則又混於天神、是皆不足以申上帝之恩威、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也、說文、帝、諦也、漢書有帝欲不諦之語、觸諱而得罪、至其文从二、从來、二卽上字之古文、來者刺也、卽審諦之意也、段氏祁氏鈕氏錢氏諸說繁多、皆於上帝之實義無補、可勿論也、呂氏春秋謂帝天、王人之稱、爾雅林烝天帝、皆作君解、故尙書五帝德、以及正統之君皆曰帝、此混人帝於天帝、尤不足據、慨自二氏盛行、釋有天帝釋之名、道有玉帝玉皇大帝之名、而謬論遂遍於天下、至謂天帝且執香於佛祖之前、又謂玉帝降生於玉皇村、直以無上至尊之帝、降爲人鬼矣、豈不可笑、北宋林靈素大封諸神、加帝號者不一、而宋以前若蔣子文亦稱蔣帝、而今之關帝亦稱帝、關盛而蔣衰、近且不知有蔣帝矣、要之異說、本不足憑、而徵諸經傳、知上帝者主也、洪濛未闢以前、已有此主、人物、主造之人物也、終始、主爲之終始也、恩滿五洲而莫之缺、威行萬古而莫之抗、無可頌、無可諱、惟一心一意以奉之而已、書言顓俊尊上帝、立民長伯、商書亦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古聖王之知人、未有不本乎此義者、世衰道微、異學爭鳴、而本原所在、反致茫昧、舊曾讀太西利氏天主實義十卷、其發明上帝之義、至精至確、惟近儒多有誤以形天爲上帝者、故敢稱上帝爲大主、而其論始終本末之義、則固未嘗或異也、今歷論四子六經之言上帝者如左、而復及於利氏之說、試取而觀之、誠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者、益可曉然於上主之不得淆惑於異端之論也已、

上帝二字、原本六經、係指無形無聲之主宰而言、語意本極昭著、奈後儒釋此二字、每以形天之說相渾、致有形無形之問、猝難辨別、用是吾教中通稱之曰天主、以別乎有形之蒼蒼、茲得茸城郭孝廉見惠上帝說一首、引經據典、洵足與教旨互相發明、盥讀既畢、卽付手民、以供衆覽、本館附跋、

縱火遭雷　○頃據茸城友人來函、述上月二十一晚、西門外某姓木作、驟遭火警、燬去門面兩間、左右鄰家、均被搶火匪徒、劫掠一空、其對門卽仇竹屏庶常宅第、絕無傷損、亦幸事也、次日天大雷雨、距該

處不遠、有一人攫出在途、背有朱書、遠近爭觀、始知昨晚縱火者、即是人也、乃縛而送諸官、其審辦與否、刻尚未悉、以上據友人函述、係目擊其事者、因亟登之、以誌異、

兵事謠傳　○西字報登西六月晦日、英京發來電報云、中國西陲官軍、已在伊犁交界、兩次與俄開仗、皆勝之云云、溯自督欽使奉　命便俄、行旌展動、尚未得行抵該都消息、豈有商約之使方行、而聲罪之師旋至者、左侯帥老謀勝算、必不若是之輕率從事也、況查萬國公法、凡兩國失和、其駐京公使、必先下旗出京、近來都門消息、又絕無道及俄署舉動、則前說之爲道塗悠謬可知、日來閱報者、多有願聞中俄軍事者、遂深訾本館爲寒蟬噤鳴、蓋本館實不敢以齊東野語、淆人聽聞也、閱者其共亮之、

毀店罷市　○武林來信、稱上月十一日、下城聯橋地方、新開飯館、有已革山東旂丁、現充該段更夫、蒙袂來、探囊無物、而徒餔有心、入座後、命酒呼肴、恣意飲啖、飽餐既畢、岸然欲去、店夥索鈔、遂惱羞成怒、擲碎飯碗、竟欲以老拳奉敬、是時店中人手衆多、一聲吆喝、將該更夫捆縛鞭箠、且欲送官、經旁人力勸、始縱之去、迨黃昏將近、突有操齊魯口音者、三十餘人、同時入座、選味呼餚、聲勢甚張、嗷畢、結賬、計錢四千有奇、有爲首滋事之坐陞領催名寶寶者、高呼寫賬、而衆人已飛盤擲碗、如雪花片片矣、衆夥見勢不佳、咸逃去、於是樓上下窗壁燈彩、霎時罄無一得免者、少頃、鳥散、則惟餘空舍一幢、灶突一座而已、店主飛赴臬轅喊控、經孫廉訪飭委將寶寶及吏夫一併拿去、次日各舖一律罷市、計二十餘家、嗣經仁邑尊親勘、諭令開市、并將該二犯送入滿營審辦矣、

美商慶節　○西歷七月四日、爲美國華盛頓開國慶日、滬上西商、於次日補行慶祝、天向曙、升炮二十一門、日落時亦如之、美領事公館、并於八點鐘設宴欵客、以鳴樂意、亦盛事也、

爭墓掘棺　○皖之桐城縣南鄉、有甲乙二族、均世家也、甲購地于陳庄、葬其祖若父、已閱年所矣、而與乙祖塋壤地相錯、乙爭爲己地、兩造訟于邑、經邑尊秉公核斷、頗不直乙、乙憤甚、率衆于夜分時、刨掘甲之父棺、棄諸野、而訟藤遂因之不斷、計自縣而控至制軍、案懸未結、刻又繕詞遣抱直赴都察院衙門控告矣、恐纏訟正未有已時也、

**拐匪狡計**　○崇沙陳家鎭某甲、少讀書、後因耽食阿芙蓉、遂致故業拋荒、而家業亦因之傾蕩、向日臥榻吹簫、陶然自得者、今不免移向市間、效伍大夫故事矣、妻某氏、縫紉食貧、惟自嗟實命不猶耳、詎同鎭有某乙者、人其面而獸其心、佯與甲爲莫逆交、并代爲推荐蒙館於浜鎭某翁家、甲感甚、廼齎宿而去、又託故游移、以文其妄言之罅、且曰、君且少安毋躁、并贈以青銅錢一串、作客中食用、而乙忽失所在、遍覓無蹤、甲擬待數日、缺皆化去、徇不歸來、惘惘幾不能回故里、踉蹌而返、則戶封了鳥、簷挂蜘蛛、入宮不見卦象已無終凶、亟詢之鄰、鄰曰、自君之出、某旋來告尊閫云、君抵館後、驟得急症、速往視之、便匆促駕車去、餘非所知也、甲始知乙之設計、爲拐妻計也、是夜馳往上海趕找、刻尚未悉有無下落、噫、客途落魄、誰憐阮籍之窮、中饋無人、孰遇黃衫之俠、晚近來論交擇友、不當愼之又愼哉、

**流氓聚盜**　○江陰西關外有流氓黃蘚子、結茅居此者有年、向來形踪詭秘、地方居民、每畏其黨羽繁多、不敢舉發、會常州城外四墅鎭、有某姓染坊、被盜刼掠一空、并拒傷事主、報縣跴緝有案、詎是案即黃黨所爲、當被王姓流氓、知風報信到縣、即由縣會汛點派捕役民壯等二百餘名、分投圍拿、當場擒獲黃蘚子、及夥黨共五人、并抄出原贓染布多疋、太陽會簿一本、腰牌一塊、洋鎗鎌刀器械多件、一併解送武進縣署審辦矣、惡貫滿盈、想不日定當梟戮、以快人心也、

**恃考闖卡**　○澄江西關外新溝港、有某姓船戶、專以攬載客貨爲業、本年夏初、値常州府試、某因合夥捆載豆餅等重貨、邀靖邑文武考童各三人、倚爲護符、莫逢卡闖越、詎舟過新溝、卡勇立呼查驗、船戶暨考客、各恃蠻紛毆、并糾集本地無賴帮護、硬捉該卡火夫一名、抵郡後、即稟解郡尊、兼請驗傷、郡尊撫慰之、將火夫發縣管押、俄而卡員亦飛稟考童包庇重貨、越卡毆勇等、詞到府、適因閱卷迴避、未即照理、茲郡尊面稟文宗、先行文靖江、將考童六名扣考、移解到江、并提集船戶、一併從嚴懲辦云、

**年豐米賤**　○頃得皖中郵音云、本年皖江南北、雨暘時若、大獲有秋、瞬屆早稻登場、黃雲覆野、白粲盈倉、唐人詩云、人語中含樂歲聲、信有之也、刻下青陽等縣、年穀大稔之處、每石白米値價僅一千有零、農夫雖不免有錢昂米賤之嫌、彼不耕而食者、則庶無一米一珠之歎矣、

姑孰近聞　○上月二十三日，城內居民，忽喧傳江陰有兵潰之警，將竄入常熟云云，一時聞者，頗滋惶惑，是晚竟有雇舟遷避者，次日始知係江陰綠營兵丁，操演陣法，以資練習，兼本年輪應制軍大閱，操防格外認真，致不法棍徒，造言煽惑，旋經昭邑陳大令訪拿辦理，并剴切示諭，咨謂大閱為　國家軍政所不廢，本年適屆其期，操兵演炮，乃武營中職守，何得互相疑慮，自此示實貼後，閭閻始臻安謐，亦足見民心之浮動也，

雷擊客舟　○上月間有西式窰波船，裝載貨物，由皖省上流行至陸伯埠地方，霎時風狂雨驟，雷聲殷殷，霹靂一震，將船洞穿一孔，并擊斃洋人一名，想係往內地辦茶之茶師，然究未得其詳也，

戕弟駭聞　○倫常之變，至今日而益厲，奪產分財，計銖較黍，鬩牆之禍，幾成數見，世風如此，伊可歎也，咨言上月間，陳家洲地方，有兄弟二人，合買魚花以資孳息，各解腰囊若干，錢物作兩股分清，而弟少兄錢六文，豈日兄往索焉，弟似怒其太覺分明，些小數錢，便斤斤若此，兄益怒，舉鋤撲之，不意適中其額顱，鮮血淋漓，踣地而斃，經乃父報官，欲以國法處治云，夫以渺乎其細之故，而成大莫能收之禍，噫，兄弟之道，蓋可知矣，

紈袴荷校　○龍舟競渡，習為水嬉，大江南北，向稱極盛，兵燹後，物力維艱，每歲舉行者，已不數覯，本年自譚中丞撫吳後，懸禁尤嚴，凡屬部民宜何如奉令維謹耶，頃錫山友來函云，端陽後二日，本地諸少年，樂興甚賒，雇巨舟，裝飾燦爛，張樂設飲，容與中流，意興甚濃，適為錫山令裴浩亭司馬訪聞，飛鈴逐一拘拿到堂，責以不應藐玩至此，令各荷校一月示衆，刻下署前頭門，踞地列坐，類皆美秀少年，衣履華潔者，計八人，居民環聚而觀，日如堵牆，謂非自貽伊戚歟，

粵疆水患　○粵東以大雨時行，數十晝夜不絕，潮汐因而盛漲，遂至圍基潰決，田廬漂沒，溺斃者數百人，其災以從化縣為最甚，此外南海三水高要等邑，均罹是患，雖官紳賑救兼施，竊恐未能遍及，滬上鄭陶齋觀察，已刊登募啓，籌集賑款，藥解災區，因思滬地廣商之殷富，實可首屈一指，想誼關桑梓，定必慨解腰纏，拯此災黎也，

訛音遭責　○刻金山來信，述署前有地甚空曠，邑尊於訟庭花落時，命農人遍植菜木，以資生息而供娛賞，乃邑有武生某，蓄馬數匹，日暮放青，蹀躞行來，環而嚙其秧，適爲邑尊暨見，立傳地保沈某到堂，問曰，汝圖內有馬乎，該保碰頭稟曰，刻奉大憲嚴禁，圖內實無買者，蓋訛以官音馬字爲買，而疑官查禁烟館也，邑尊怒其誑，便拍案喝責，迨兩臀拍拍有聲，則又稟曰，圖內惟有甲乙丙三家，陽關陰開，此外實無買者，該保既指東而話西，邑尊亦舍彼而就此，立發提私開者三家，各責二百，仍責沈一千，斥出，衆乃交閧，責沈曰，子以兩耳失聰，遂至兩臀受無量苦，且波及衆人，何嘖嘖若是，沈始恍然，不覺失聲而笑曰，今而後子知過矣，此事可入笑林，

跟踪獲盜　○上月初十日，江陰縣東鄉，有常熟某姓米客，至該處採買穀子，暫寓陸家橋地方，詎是晚，夜將及半，突有匪徒二十餘人，破扉入，刼去洋銀一百餘元，食米數袋，當因彼衆我寡，噤不成聲，天甫明，奔縣飛報，至門首，見盜匪揹米歸窩時，絲米袋有破裂小孔，沿途滲漏，蜿蜒不絕，因此尋蹤至米痕驟斷處，果見窩頓盜匪，鳴差兇擒，人贓並獲，解官審辦，可見米壺之易漏，即是法網之難逃，彼妄思橫刼人財者，宜謹助，聞該處有大湖名依老綳者，湖水清澈，農田多賴以溉潤，突於去年十二月廿一之晚，地震，響若連珠炮彈，後數日亦累次地震，傍湖居民多不能安枕，而湖水漸見消涸，迨歲除之夕，地益震，俄而奔騰一響，作霹靂聲，居人多從睡夢中驚醒，既而見湖中聳起小山數座，烟燄突冒，而湖堤之水亦驟沸如溫泉，并時有火星爆烈，成細石，如雨落下，而是山遂層累以高，半載來，山勢日漸崇隆，數十里外立而望之，即見此山之頂，致湖水乾涸益甚，離湖不遠各處，平地上多有泉穴沸騰，有清澗可資汲用者，有臭穢不堪近嗅者，而火山之烟燄，又有硫磺惡氣，聞之能致疾病云，西報縷記甚詳，可見宇宙之寬，亦復何奇葩有，因照譯之，

商務日盛　○高麗自日本闢埠通商後，極稱茂盛，刻下該國巨商腹賈，擬聚集股份，創設公司，一切章程，均倣泰西規制，計鳳山口岸，所建商樓，共三百五十間，日人之商于其地者，約三千人，亦云盛矣，

員一百二十、大狀師一百有五、曾充公使者九、鐵路董事一百有六而已、并聞其本年新舉相臣、爲格蘭斯登、實不愧宰輔之任云、

公舉議員　○英報載本年新舉議院人員、共六百四十七人、其中品類甚繁、不能備載、惟記其武

公舉總統續聞　○前報譯巴黎新報、謂合衆國今屆公舉總統、擬仍舉前總統格蘭脫、以踐其位、刻接英京發來電報、稱該國有曾任元戎之職者、名嘉斐路、深得民心、國之人頗注意焉、然須俟會議有成、而後定奪也、

瓜期將屆　○中朝派駐各國欽差大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章程、每屆三年、奏請　簡派大員、前往接辦、刻閱日本新報、知駐紮日本欽使、何子峨張魯生兩太史、屆本年西歷九月、又逢瓜代之期、想至時必當另簡賢能大員接充、以重交涉事件也、

安南闢埠　○西貢本安南屬地、近隸法國、設官置戍、宛若附庸、近聞法廷擬於西歷九月間、移兵士六千、前往安南、欲開其所轄之鬆江、爲通商外埠云、

運羅近事　○港報稱暹國人心、近頗不靖、蓋因其國之元妃及皇子、皆奄然逝世故也、國人紛紛震駭、大有驚惶之態、或因儲子驟亡、恐有舍嫡立庶之事乎、然究未得其詳也、容俟續報再錄、

俄製水雷　○聞俄國近製水雷、厥名曰黎、凡駕駛發電諸務、操縱在心、疾徐應手、經試驗軍裝委員、由岸放入海心七八里地方、燃電引機、則該處泊舟、立成齏粉、老於兵事者、咸稱爲利器云、

師船東集　○東洋來信云、俄羅斯水師提督、刻欲留駐長崎島、以資調遣、其鐵甲船名米銀者、已由香港駛行抵埠、聞將入塢略行修葺云、

煤礦又獲　○日本近又在希也斯省內、新獲煤礦一所、購用泰西機器、如法開採、沿礦空地、堆積之富、如岡如阜、眞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矣、地不愛寶、吾於茲益信、惜吾國終局於是議、未能各省試辦耳、

青浦胡正敬四十生辰述懷四首　○四十無聞合自憐而今回首轉悽然斑衣尚記堂前舞破鏡

曾嗟夢裏回戚誼沈埋多玉蘊師門寥寂半琴眠當時更抱西河慟淚點潸潸灑九泉　脫離浩刼十年餘倫得殘生且讀書燒尾敢云龍待化屈身轉世蟲能舒春風薛濺交游徧舊雨萍蹤會合疏無那更添衣食累稚兒嬌女涉愁余　面壁功夫愧未曾故吾依舊鮮稱能頻叨鮑叔常分潤無奈劉琨空自矜白髮暗催蒼欲雪青燈凡坐冷猶氷壯心大半消磨盡羞對窻前夜讀燈　家學相承世澤長儒冠勉繼舊書香茅茨新闢羊求徑籬草難尋王謝堂搜得殘詩編甲乙斟來濁酒話滄桑莫嫌鏡裏鬚眉改傲骨還留阮籍狂

獨居二律　　茜紅館主杏坪初稿

苔青茜紫冷柴扉世味清閒俗夢稀庭小僅容羣蝶舞牆頹猶羨畫龍飛上書盡日空磨墨作嫁無緣慣典衣獨立階頭成一笑無端花木又芳菲　光陰虛短太無聊遣興消愁也自勞知燕將歸簾早捲怕花易落扇輕搖愛書時買香薰蚊防病閒尋藥灌苗屢學忘棲棲不靜此情此意亦須拋

車笠詞贈友人　　沛國守清氏草

君乘車相逢道左背君趨我戴笠道左相逢就我揖背君君不怨就揖色何溫設醴勸我飲炊黍授我餐還愁稍失古人歡頑鐵自謂堅懶人金鑛冶貧賤不驕人今日爲長者

更正姓名　○前報五十三號登嚴試題名錄中第三甲夏瀚乃夏銜汪錫熊乃杜錫熊也因原板題名錄板字漫漶致有此舛用特更正

續錄廣西考略　○考西粵名山，桂林府治東則有桂山，三峰連屬，前峰拔起，如獅子昂首，怒視下方，洵奇景也，別有桂巖，峰巒婉轉，橫亘一方，俗號北山，後峰逕隧鬱積，是爲疊彩巖，舊號越王山，山之巔有石壇，世傳五代時馬殷所築，其北有獨秀山，直聳五百餘丈，環瞰諸峰，獨稱雄秀，下有讀書巖，環堵如宮，可容十客，猶存石榻，石牖，劉宋太守顏延之讀書於此，名流過此，輒流連竟日，與獨秀山相望，則有伏波山，突起並峙，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石如蒼玉，旁有懸石，世傳馬伏波試劍處，上有巨人跡，復有紫白二紋，長數十丈，蜿蜒相向，有圓暈直紋，其首如二龍戲珠，舊名玩洞，七星山，在府城東，七峰錯列，旁有小峰，如衆星之拱北辰，緣而上，山半有亭，曰簪帶，山畔有棲霞洞，入洞門下行百級，始得平地，盛暑無炎，隆冬溫然，山前有龍

隱洞、兩崖壁立、仰視洞頂、有龍跡、其下水深莫測、終日湧激、如山峽倒流、盛夏泛舟其間、涼風襲人、山後有風洞、洞口低窪、俯而入、陰風颯颯、亦避暑佳境也、銅鼓山在融縣西、舊傳諸葛亮散埋銅鼓、以厭蠻獠、後有得鼓於是山、因名武宣、又有銅鼓山、下有銅鼓灘、或謂馬援鑄銅鼓於此、或謂灘聲如鼓、老人巖、在融縣西、舊傳有老人拄杖、悠揚其上、山半有洞、高峻不可登、旁有一穴、人因其勢增建小閣、凭欄一望、恍在半天、大江橫其前、支流遶其下、亦奇觀也、縈山在平樂府東、山勢縈廻曲折、上有九峰、曰高崖、羊欄、月岩、兜矛、馬鞍、跨磴、石旗、石劍、丫髻、皆奇險不可攀躋、府北有目巖山、巖有兩目、如人眸中瞳子、黑白分明、允爲奇觀、臨賀嶺在賀縣境、即五嶺之一也、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石、是爲五嶺、勾漏山在北流縣東、石峰重疊、皆疊立峭拔、其巖穴皆勾曲穿漏、故名、山有四洞、一曰寶圭、中有三石室、一曰白沙、秉燭從竇入、凡經六七竇、行里餘、乃至勾漏山、奇景甲天下、此洞即爲勾漏第一、一曰玉虛洞、洞中石壁皆瑩潔如玉、每雲從洞出則雨、風從洞出則霽、一曰玉田洞、前有三門、中門明爽寬廣、其中可藝田數畝、有石花如玉色、田後有二石池、中有小嶼、水潛通江、又有二巖、一曰普照巖、如覆釜、登巖四顧、則黃陂翠巘、羅列萬狀、一曰獨秀、在普照西、平野中巒然孤特、洞門宏邃、古木蔚森、石室中可容千人、馬退山在南寧府北、狀如馬退、唐柳宗元記云、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且數十百里、尾盤荒陬、首注大溪、諸小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繡錯雜、蓋特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石燕山在府城東、相傳有石燕飛出則雨、至若大川、湘灕二江、源出海陽、山流五里、分爲二、南爲灕水、又名桂江、漢討南粵戈船下灘、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即此、行二百里、合癸水至省城、下合相思江、入梧州界、北爲湘水、又合越城橋至全州、又合洮灌二水、入永州界、左江源出廣源州、右江源出義利州、至合江鎮、合爲一江、流入橫州、號爲鬱江、廣輿地記云、鬱江、即夜郎豚水也、三潮水、在天河縣西、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溉田、民受其利、至今賴之、至陽朔縣山水奇秀、尤冠通省、　本朝阮相國總制兩粵時、閱兵過此、輒流連不能去、偶衙參有屬吏求擇缺、公笑謂曰、若官而可擇、吾其舍節鉞而爲陽朔令矣、其神往是邑有如此者、時人錄入類書、傳爲佳話、此粵西山川之大概也、其他勝地名區、均以限於篇幅、姑從闕畧、

此稿未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十八日　第五十八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六月十二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嚴禁停棺緩葬示
禁抬米價
城塌壓人
常州歲試全案
州堂重建
蓉生氏詩
諭旨恭錄
奉邑禁烟瑣聞
津郡狠突
忤姑慘報
封股笑譚
借錢善政
續錄廣西考略
中西長壽考
放債論
雷擊農夫
吸烟扣考
東瀛又火
梅實談奇
諭旨恭譯
霪雨爲患
土偶遣嫁
電傷佳果
高麗米禁
卵生述見
俄事風傳
電報訛傳
車夫謀命
渡江覆舟
英士北上
資遣華傭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載治奏假期已滿病仍未痊懇請開去差使一摺載治着再賞假兩個月安心調理毋庸開去差使欽此○二十三日奉　旨載治現在賞假所管正白旗蒙古都統着廣壽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周德潤補授司經局洗馬欽此同日奉　上諭恭親王之嫡福晉之例官爲辦理欽此○二十四日奉　旨載漼總管內務府大臣師曾前往照料一切喪儀著照親王福晉之例官爲辦理欽此○二十四日奉　旨載漼現在穿孝所管正紅旗蒙古都統着景壽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宗人府銀庫印鈐着奕劻署理欽此○二十五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臬司積勞病故懇請優卹並將事跡宣付史館建立專祠一摺直隸按察使丁壽昌在安徽帶練勦賊後隨李鴻章勦辦皖捻各匪轉戰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等省克復城池擒斬賊目運籌決勝所向有功嗣於天津道任內辦理賑撫諸務實心實力遺愛在民旌經升任臬司亦能勤愼供職茲因積勞病故殊堪憫惜丁壽昌着照按察使積勞病故例從優賜卹並將戰功政績宣付史館立傳准其于天津府城建立專祠以彰勞勩該衙門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聯斌補授禮科掌印給事中欽此同日奉　旨稽察正紅旗滿洲旗務着和寶去欽此同日奉　旨稽察正黃旗漢軍旂務着伊里布去欽此同日奉　旨着順齡稽察右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中城事務着唐樹楠去欽此同日奉　上諭直隸按察使着方大湜補授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湖北安襄鄖荊道員缺着徐延旭補授欽此

中西長壽考

封人三祝，壽居其一，洪範五福，亦壽居其一，此何以故，蓋人必以多享年壽爲福也，秦漢以還，天子有萬歲之稱，皇后有千秋之號，下逮臣民，莫不以頌嘏之辭，爲尊常申敬，此又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而益壽延齡，固盡人所欲也，列仙述異諸書，載長壽人甚衆，惜皆詭誕不足信，其雜見諸史傳者，三代上復哉尚矣，其詳備載韓愈佛骨一表，周秦而後，漢有趙佗年百餘歲，東甌王百六十歲，魏神元帝一百四歲，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壽者，老子百六十歲，漢丞相張蒼百餘歲，桓君山二百餘歲，魏羅結百二十歲，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者百三十六歲，此人臣之最壽者，漢孝文帝時有魏文侯舊樂人百八十餘歲，梁普通

中北侵穰城、有老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惟飲曾孫婦之乳、節文賜以束帛、金世宗次遼水、召見一老婦年百二十歲、能道太祖開創事、上賜之帛、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此民人之最壽者、華人稱壽紀之最長者、必以彭祖爲宗、然彭祖之氏族里居、記載弗詳、而後人傳說、又紛紛不一、按呂氏春秋、陸終氏娶鬼方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亦曰彭祖、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然觀其開脇而出六人、說近怪異、是呂覽所載、亦不足信、而彭祖八百歲之說、亦安能使人無疑、若夫西國史傳、大都推究專精、見聞賅博、猶太古史載堯當年九百有三十、馬辣雷年八百九十有五、姚來德年九百六十有二、馬都撒年九百六十有九、此爲生民以來年壽之最永者、然若而人皆生於洪水以前、屈指計之、蓋在五千年上矣、至泰西近史所載、則英屬依邸省有命婦依利氏、以百四十一歲終、高奴郡有味利揚者、百四十三歲終、瑞國有德辣梗者享年百四十六歲、又有蘇林當者百六十歲而卒、瑞國有老人數輩、存年皆百五十餘歲、美州黑族有一婦、壽至百七十五歲、此西國近代之最壽者、愚謂人雖貴乎多壽、而尤貴乎善用其壽、人生斯世、果能循天良、克人欲、成大業、立大德、半生功業、萬世利賴、雖中壽而亡、不能壽身、猶能壽世、何必惴惴於夭壽之間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信哉斯言、今之貪生畏死之儔、平生既無表見、急急焉惟恐其壽之不長、於是求長生之藥、覓却老之丹、心志日惛、年齡愈促、欲壽而反不壽、吾甚爲此輩惜矣、

## 諭旨恭譯

○本月初八日申報載有由西文譯出之　諭旨一道云係中歷五月十九日欽奉

上諭二十六日由總理衙王大臣恭錄照會各國駐京大臣遂宣示於外也本館妥照登之奉　上諭前命崇厚充出使俄國大臣商議事件乃崇厚違訓越權與俄訂立和約多所違碍是以飭命王大臣等會議罪名按律定擬秋後斬決實屬情節罪當今外廷傳述此事或皆以爲我朝予崇厚以應得之罪于俄國未免失體殊不知朝廷揆情酌理具有權衡安有輕視俄國之意況我朝與俄和好已歷二百餘年朕意祗願永敦輯睦克固邦交此次崇厚恭膺使命宜何如謹敬將事務矢忠誠乃竟不勝其任貿然與俄議萬不能行之約實屬咎由自取朝廷法律具在按照懲辦于俄國豈有所損惟恐如此辦理輾轉遠播致不能明我朝

之用心而互懷疑忌于和局或遂決裂朕今破格寬恩特緩崇厚秋後處決之罪仍着留刑部監俟曾紀澤抵俄後揆度情形奏聞後再行明降諭旨并着曾紀澤奉到此次諭旨後即行將崇厚業已暫緩斬決情形明告俄國并告以於此一事已可見我朝與俄和好無間也至曾紀澤所議之條約仍着傑遵朕意妥爲辦理欽此按此係字林西報接到京信照登而甲報館譯成華文排錄者揆以情理想無舛誤恐邸抄到早尚需時日亟先照登以慰閱者殷盼

俄事風傳　○俄國中近頗議論不一有謂伊犁全境本可全還中國惟須賠償羅卜十五兆枚前崇星便僅允五兆故未能全璧奉趙耳又謂倘中國決不肯降心如約則俄惟靜以俟之不欲遽動干戈又其大書院總教習發爲偉論謂俄與中斷不宜以兵戎從事若兩國失和則于俄實有大不利也傳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真俄羅斯今日之謂矣

嚴禁停棺緩葬示　○欽命護理江蘇巡撫部院譚爲剴切曉諭事照得從來民俗之厚必以教孝爲先查定制葬親限期職官庶民三月而葬所以勸孝思敦風俗也吳中自兵燹後風氣漸漓無知愚民往往有累數棺不葬者有停棺十數年不葬者推原其故始則因家資少裕惑於堪輿之言謂尋龍點穴可以獲福迨至遷延歲月未卜善地久之家計漸落遂致欲葬不能敗槥羅列者有之屍骸暴露者有之白骨縱橫目不忍覩夫以先人遺骸爲邀福求榮之具已非仁人孝子之心更有出人意表者創爲火葬之說忍心害理莫此爲甚亟應嚴行禁革以敦風化除奏明通飭遵辦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屬軍民人等一體遵照嗣後停柩未舉之家應照舊例以一年爲限如再逾限無論職官士民均按定例治罪其實在無力營葬及無主屍棺由地方添置義地設立善堂或代爲掩埋或給資自瘞庶昰情咸知感悟而薄俗可革民風日歸於厚矣倘敢故違仍蹈前轍一經查出定即重懲決不寬貸凜之切切毋違特示

奉邑禁烟瑣聞　○有友自奉邑南橋來述及新令尹閻公蒞任後精明仁恕政聲洋溢而於查禁烟館尤不稍事寬縱偶公出舟經南橋鎮暫泊片時即飭幹役登岸查訪該鎮有無私開烟館果於東鎮江姓家查獲烟燈一盞烟鎗兩桿回舟稟覆邑尊立傳地保重責并提江姓嚴訊先喝掌責一百繼令其供出

該鎮私開烟館、共有幾家、江堅不吐實、喝責至八百板、仍不照供、乃命鎖帶回署、是時河干觀者如堵、靡弗凜凜股慄云、○上月杪、闞邑尊、特赴青蚨港盤斛積穀、進倉後、命其贅壻某君監斛、邑尊則換常服、步行街市、查訪烟館、他人不及料也、至某處、見仍有私開賣吸者、邑尊大怒、立傳地保重懲、并將某處房屋發封、某一時憤鬱、竟于明辰懸樑而死、伊戚自貽、夫復何說、而某竟以自盡畢命、亦愚甚矣、

放債論　○自井田之制不行、而民間豐嗇、遂不得其均平之道、有富而多金者、即有窮而無告者、勢不能不有無相通、爲補苴通融計、考周禮天官小宰、四曰聽稱責、責通作債、是元公制禮時、已有稱債之名、其由來者舊矣、漢書晁錯傳云、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戰國時馮諼爲孟嘗君收債於薛、是放債之利、還債之艱、古今一致、亦可概見、蓋晚近來風不古若、賙恤之誼、既難望於鄉邨、通財之義、復見絕于友朋、季布一諾千金、管鮑分金知貧、魯肅指困贈米、此等高誼、在史冊傳爲美談、求之今日、蓋不數數覯矣、迄今貧民之乏生計者、其所賴以通緩急、便挪移、則惟有放債之戶、小押之當而已、迹其重利盤剝、往往閱時未久、而子金反過於母金、以窮民之汗血爲魚肉、以百姓之脂膏爲利藪、設心之狠惡、莫有甚于此輩者、則各省晉人所放之印子錢是已、法如以制錢一千、借給與人、先扣去利金一百、仍按五日一收、至收足一千而止、其收取時、面目獰惡、若有不能稍緩須臾者、小民一時無措、迫于莫可如何、或隻身逃竄他方、或賣鬻妻子完償、甚至因勒逼而自盡、流匪類以藏身、種種流毒、不可殫述、若夫或當與押、則值十之物、祇當四五、有以一年爲滿者、其餘或五六月、或四三月不等、取利亦自三四分至二分爲止、期滿之後、雖有金錢、不准取贖、以致大布之衣、重綿之被、均歸烏有、寒威凜冽、瑟縮可憐、雖典肆係爲便民而設、本難居賙恤之名、然小民則以期迫利多、不得已而乘之矣、吾因而覩邦江借錢局之章程、竊歎仁者之用心、爲不可及也、該局章程、既備詳各日報、本館亦無事贅陳、然小民具有良心、試論其行之未久、姑閒歇以覘動靜、而各貧戶竟無一不如數清還者、可見以誠浹誠、如形隨影、蚩蚩者流、猶有三代之遺、洵可喜也、安得各直省紳耆、一律舉行、使奇貧極窘貧販之夫、頓使黍谷春回哉、滬江一彈丸地、善堂若是其林立、善舉若是其美備、賑豫賑直捐欵、若是其厚集、而獨舍其近者易者、于最善之經尚未議及、何廿讓揚紳以獨善之名哉、竊爲滬上諸善長惜

此善緣矣滬邑爲通商總滙苟集貲僅數千串振臂一呼應者麇集此不待卜而知也盍姑妄試之以惠此窮黎歟若是則印子之錢可以不借而三晉奸民自易轍改途矣小押之當可以立閉而潮惠之僧亦狡技難施矣夫獨非斯民之福哉當世不乏善人因不憚大聲疾呼以觀其成或曰子言是也然本邑五方雜處莠民之多甲於他處彼爲鬼爲蜮之徒實有防不勝防之慮設開局創辦而吞沒圖賴硬借遲延百弊叢集既未便屢瀆公堂盡入人罪更何能添本免追寒此漏釜況風氣之靡莫甚于滬奸詭之奇更莫甚于滬其旋辦而旋債固可逆料而得也與其爲善不終孰若慎持其始予曰是大不然立法固不能無弊而察弊首貴乎得人嚴立期限確取保人經辦司事以精神貫之實心實力行之既久而不著成效者吾不信也何其厚視揚人而輕量滬民恐于長厚之道未免稍乖也或曰諾

淫雨爲患　○粵東南海三水等縣雨水成災已列前報茲得續信知雨勢仍不少減爵溜徹夜既聒耳雖陽光時有蓋微少頃依舊傾盆如寇潮汛亦因之大漲被災州縣既繼長而增高完善地方亦漂流而波及闔省士庶時切殷憂正未知火繳銅鉦何日排雲而出也

電報訛傳　○英倫敦某日報館刊有電音謂中朝將訪求歐洲知兵將弁聽候任用等語一時國中之具韜畧長材者咸思抱利器以求售致直赴曾侯行轅投遞緘札者戶限欲穿而曾侯則並未奉到朝廷密寄不敢擅便也於是知前傳之電信直烏有先生耳相與乾笑而已

禁抬米價　○粵省自各縣登報水災早禾淹沒均未能一律豐收致米價驟長而腹賈巨商又圖積居奇市價遂有增而無跌殊于民食有妨刻經廣州府蘇太守示嚴諭禁限日平價并擇尤查封究辦想壟斷網利之徒當稍戢其貪心矣

津郡狼突　○津南葭滄州東瀕大海地多斥鹵亦僻壤也本年夏間突見豺狼四集跋疐奔鳴初不知適從何來端月之杪有銅匠自機器局歸路經星羅邨見有物自北來疑爲瘈狗不之異繼而凝視則儼然狼也見人不避蹲踞以俟該匠奔至通衢呼伴挾火鎗厲擊之誣竄逸甚疾非人跡所能及霎時間已入無何有之鄉矣津民頗以爲患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雷擊農夫　○近來梅雨時行，雷聲屢動，登據各處函報，常有雷擊傷人之事，刻又接琴川信，知上月二十七日巳刻，大雨滂沱，雷霆遽震，有農人某，蓑笠而耕於野，頓被殛死，訪得該農老成忠厚，無罔鄉閭，自被震後，遂有悠悠之口，謂其因爲喪心事，致干雷誅，家人亦無從剖辯，豈知雷之擊響，實係天半空氣，與地面鬱蒸相觸以成，人偶值之，便遭硫氣蟲擊而斃，泰西格致士言之詳矣，惜蚩蚩者氓，仍不免局于因果之說也，

土偶遣嫁　○六合後河地方，有甲乙兩人，駕舟販米爲業，甲有女年已笄，尚未字人，適西鄉孟某運米來鎮，遇乙於米行中，邂逅相逢，頗契洽，并言有子年弱冠，近爲擇偶事，頗難其選，乙因極言甲女婉淑，洵堪爲君家佳婦，孟喜甚，問可一見乎，乙乃導孟入甲舟，詭言諸談米價，暫見女，覺楚楚可人，莊重不佻，孟許出聘金一百二十元，并另酬柯儀十元，乙向甲商允，且親赴孟家，雞黍言歡，信宿而返，逾月後，擇吉行親迎禮，喜輿既行，聘金綵禮，恭送坤宅，蓋斯時之乙，已繫舟于河，而僦居於陸矣，迨昏黃乍近，但聞新人猶嗚咽不勝，乙敦促登轎，將轎門封固，甲夫婦悲慘異常，不忍遽別，頃刻輿夫簇擁歸，斯則孟氏之堂，親朋滿座，靡不爭覩新人，及孟妻揭簾攙扶，乍見之下，驚眩欲倒，如遇鬼擊，衆異之，爭來窺看，無弗目瞪口呆，笑罵不得，仔細審視，蓋破廟中之泥塑土地老爺也，鬚髯雪亮，吉莫雲拖，儼坐輿中，孟氣憤欲絕，飛往該處訪乙，則已聯綜遠颺矣，噫，是殆博沙之睡，稽康耶，抑係山頭之望夫石耶，騙局至此，真覺花樣一新矣，

車夫謀命　○客有自江右歸者，言九江府屬有夏布販客，雇車五乘，滿裝布件，行至樂平轄地，進一山冲內，日將暮，四顧無人，車夫五名，便商同動手，將客叢毆致死，拋屍林木中，仍駕車首塗，投店住宿，詎客以傷重氣閉，似死未死，不逾時復甦，匍匐呼救，至一邨，雞既鳴矣，有農夫三人，荷鋤來，詢之，客具以實告，三人即順軌道踪跡之，果見五車夫飛奔而逸，乘勢狂追，獲其三，并抬客赴縣署審辦，客以傷重，仍倒斃縣堂，邑尊心甚憫之，立賞該農人白鏹五十兩，以奬其義，一面仍勒緝在逃之車夫歸案併辦，想必有干重辟者矣，嗚呼，伏林莽以潛蹤，但識金銀之氣，執鞭弭以從事，竟覷麻纓之材，孤客遙程，僕夫毒計，天涯行旅，真命若懸絲哉，

城塌壓人　○天津城垣南北約二里許東西倍之經修葺後頗稱堅固城闉內外市肆環列幾無隙地民家亦多有傍城之隍築室以居者上月杪日正午城東南隅驟然崩塌坍下女牆八堵長約十五丈被壓者數家不旋踵而死者五人受傷者十九人或折其肱或破其顱富經報縣驗明收殮旋出示令附城以居者概行他徙亡羊補牢蓋猶未晚也

忤姑慘報　○崇明高沙鎮有王某農家者流也北堂萱老膝下雙枝繼妻某氏悍且妬役姑如婢兼虐待其姪箠楚備至而視己子如掌上明珠王亦無如何也四月間率其姪往田間收麥子忽其所生女飛喊家中失火比歸搶救則二子臥床未起已不及救矣人多謂其逆姑虐姪之報然而慘矣

吸烟扣考　○禁烟之令至近日可謂嚴矣凡讀書達理之儒宜何如痛加湔洗以爲四民表率耶上月間江寧寶應縣試經邑尊細加覆察知童冠之投結應考中求其出類軼羣而不染烟火氣者蓋十不得四五焉邑尊乃會學查其嗜好尤深者十餘人扣除保結不准入場以示懲儆亦邑尊之苦心也未悉此後能否一律戒淨俾文陣中逐此莠蕊使者也

寇傷佳果　○歙縣在津西南二百里乃漢河間王故國也城東有獻王陵至今猶存其地多植菓木以資生業而哀家梨子尤一望成林業此者每逢夏令梨大如櫻即典于菓商自行照料間周姓果園上月間出典于王姓商人作價津錢一千二百緡立約後先付半價詎諸價之明日天大雨寇樹頭梨子盡數摧殘百不存一祇付諸浩歎而已其場屋之頂驟洞一穴見墮下冰寇砰然有聲覩之其大如甕見者駭絕亦僅聞也

渡江覆舟　○京江開濬運河之役係奉制軍檄調營兵從事統軍者爲陶軍門刻已完工歲事定五月二十日拔隊過江赴邵伯一帶搜捕蝗蝻先于十九日下令四鼓造飯五鼓起營詎營中頗有不遵軍令者延至辰刻始能一律起營比至江干已交巳牌時分矣急覓舟渡江未及收口忽陰雲四合風雨驟至江心急浪奔撼戕工把握不定衆皆失色霎時一舟滿載兵士三十餘人被浪掀翻全船沉溺無一得免者衆兵相顧駭愕無可援救幷屍首亦無從打撈云僉謂設恪遵營令五鼓渡江不致猝罹是難蓋上午則天

剛氣清、波平如鏡也、

常州歲試全案　○宜興縣學　徐錦章　朱啟連　楊廷瑞　邵翼倫　潘世琦　宗逢津　陸其燮
蔣廷謙　向鳳儀　張　堂　陳其殷　宗傳舉　宗逢瀛　俞致熙　任乃濟　宜興撥府錢聘珍
張翰飛　尹冠倫　荆溪縣學何允斌　周保頤　呂啟先　汪承祥　陳燮培　潘紹周　崔克愼
郁補猷　張貢珍　李曜庚　杭紹南　堵景辰　荆溪撥府徐漢琦　許如松　俞光照　孟　瑩
無錫縣學　薛協運　吳中傑　沈傳詩　孫祖烈　王祐奎　管　鑑　丁際春　榮守緒　顧　鳳
張嘉植　楊春灝　潘　錦　顧鴻儀　薛錫麒　廉本一　薛華孫　周誦棻　無錫撥府安　鼎
榮培學　楊晉昌　金匱縣學陳雲標　華　袞　談士錦　華備誠　須　煥　孟敏之　楊培源
范廷銓　范　洪　張　均　錢基鋆　奈簡清　華升吉　錢麟書　蔣寶豐　過文蔚　華　鼎
虞文光　張受機　金匱撥府過錫禾　司馬錫　武進縣學董恩黼　費邦俊　劉　翰　朱邦鶚
董恩黼　劉長驥　蔣廷恩　薛詠梅　毛鴻達　孫鳴鳳　李　烜　沈鼎萬　劉煥綸　倪鳳岐
居光宇　程駿遹　張文蔚　張清瑞　劉翼垣　李光炎　莊潤孫　徐受祉　武進撥府薛健鵬
蔣　豫　楊日昇　沈紹先　陽湖縣學劉品南　蔣桂馥　劉啟棠　陶宗堯　白鴻文　奚文蔚
惲寶瑛　孟一鵬　徐卣尊　楊乃楫　劉鍾英　方　淦　俞海諸　楊　鱣　李翼宸　沈濟清
羌萬藻　邵　珍　楊爾鑑　張　維　劉　炎　王　翰　陽湖撥府楊漢章　沈　灝　楊蔭春
史六華　江陰縣學張西翰　李繼釗　沙貢珍　楊本蕃　殷漢章　承鴻遇　張潤熊　黃桂芬
沙毓瑾　吳增義　陸祖浚　巫紹賢　周熊元　徐家槐　鄭祖駿　白崑瑛　章錫元　薛恩溥
高錦萬　張逢源　尤品金　孟　進　蔣儒珍　陳鴻範　周在豐　薛嘉楹　柳步安　曹　鋆
江陰撥府　白作舟　徐　瀛　朱　紘　王源生　靖江縣學鄭司諫　朱虞賓　熊邦藻　張聯春
劉　珍　陳　樣　張汝謹　劉伯麟　張成穀　劉紹燿　劉致中　錢國善　劉益燿　葉蔭槐
熊開性　范循讓　徐鍾麟　何煥文　何　瑾　朱冠群　李廷璧　倪爾康　靖江撥府范從心

**刲股笑譚**　○津郡某甲、向充長隨、曾侍某制軍、歷湘楚各省歸、頗擁多金、但處室雖等齊人、而跨籠曾無令子、會其妻病、甲素習聞孝子刲股事、而未究刲字之義、又慫其子之不能效法也、酒後、召其二子大言曰、汝曹惟知噉飯耳、父母有疾、孝子例應刲股、汝曹其能之乎、子請其法、曰、此易事、不過刺餒耳、二子默然退、詰旦、兄告弟曰、母疾當瘳、我已刺餒矣、頗自矜詡、鄰人有聞其事者、往覘之、見其長子面有德色、鄰曰、子刲股乎、曰、然、創何在、曰、在此、細審之、見其右膝之旁、劃傷寸許、如紅線一縷而已、鄰人乃掩口而出

**東瀛又火**　○日本度甚澳之若戈蘇加地方、近復失愼、焚去屋宇一百五十椽、西六月望日、度甚澳都城、又火去屋廬四五十所、火患如此、眞可謂數見不鮮者矣、

**高麗米禁**　○高麗遞到信息云、該國豆米、近因紛紛出口、致市價陡高、殊非所以裕民食也、當道出示禁止、而商人之繞越倫漏放洋者、仍難樓指、或謂此係國戶之詭計也、

**英士北上**　○頃聞有英國士人數名、由滬登程、直指京華、蓋欲學習官音、以便異日充作公使衙門、書記吏員之用、蓋亦學齊語者、必引置莊嶽、以免齊傳楚咻之誚也、

**州堂重建**　○高郵州署大堂、數朽倒塌、已數載矣、歷任州尊、均以庫儲支絀、未追興建、刻金刺史詳請上憲、准撥庫欵、擇日動土開工矣、

**借錢善叔**　○本館客歲曾述揚州借錢局章程、深歎其立法周詳、頗著成效、本號復反覆論及、深願各處善士、步厥後塵、以廣小民生路、頃得臨澤友人來信、知高郵金州尊、踵設借錢局于廣儲倉內、開辦善舉、一時城鄉之貧販小民、莫不感賢長官之惠我實多云、

**梅實談奇**　○崇友書來言邑之五澂鎮北鄉倪姓宅內舊有老梅十二株、每當臘尾年頭、花開似雪、幽香沁入鼻觀、令人想和靖當年若夫棣花風起、雪溜如繩、則結實離離、纍若貫珠、不特望之可以止渴抑且采之可以和羹、亦小園幽致也、本年春中、有一樹僅吐一花、主人翁方擬堅冰凍僵、或謂虫蟻蛀壞、致生意頓竭、不似往年爛漫光景、詎結子成熟後、其大十倍於常、主人喜甚、摘而權之、以秤得重一十六兩、其色青紅互暈、其味甘脆無匹、聞其異者、均涎流於吻、思欲分甘、惜乎如碩果之僅存也

卵生述見　○雞楊所屬之盧家堡地方、有盧姓者、善哺雛、本年春杪、又哺雛雞一羣、內有一雛、歧生二首、如駢指、雖雄冠雌伏、未能預必、而厥狀離奇、實爲衆目所不恒見、盧善之數日、旋以來觀者衆、投之圈、以免紛擾、或曰、是殆卵之雙穀者也、其說亦通、

資遣華傭　○古巴一埠、向屬秘魯、華人之出洋工作者、大半係沿海拐匪、騙誘以去、刻經陳欽使查悉、有洪佐邦等十名、聯名稟求咨遣回國、詎其間竟有身列膠庠者二名、亦有曾保至守備武員者、均被拐匪載至該埠、傭作苦工至十餘年之久、此番經欽使資遣備咨屬督、分別遞回原籍、脫苦海而返家園、吾知此曹有重覩天日之感焉、

頃荷南沙花好月圓人壽館主人惠寄近作古近體詩暨小令詞共數十章、拜誦之餘、覺清詞霏玉、咳唾生香、直合李杜蘇辛爲一手、無任欽服、至其篇首冠以謬獎語、則愧未克當也、茲先選登如左、餘再絡續付排、手此奉覆、并鳴謝悃　本館謹啟

讀益聞錄漫題一律　○渠思廣益見聞優詩古文辭更博收、道主勸懲有實錄、筆操褒貶續春秋、邦家政事稽千國、山海輿圖括五洲、不出戶庭見天下、地球全面日環游

虞美人　晚眺　○牧童三兩驅歸犢、降飲清池曲涓涓、流水襯朱霞、驚起鴛鴦飛過那人家　竹林小鳥嚶嚶語、宿燕穿簷去、炊烟斜裊、小橋東、天外一鈎新月挂梧桐

醉花陰　錢線蓮　○綠葉孤擎花影瘦、別種西番有第一最難柔、銖樣心腸、鍊就三分透　無邊碧意、春歸候、秋老開還又一線、挽春留、春怎能留、別我天涯久

南沙花好月圓人壽館主桑生氏稿

續錄廣西考略　○考西學古稱南夷、爲百學文身之地、三代以前、猺獠狫狫、風氣未開、秦漢以後、隸入中朝土宇、歷教所敷、喁喁向化、而名勝古蹟、始傳人才英傑、始出、茲將勝地人才二者合紀之、論名蹟、遺遙樓、在桂林城東、顏眞卿書額、刻於石、魄力極大、亦會垣一憑眺地也、秦城、在興安縣、祖龍築以限越者、今廢、榕樹門、卽府治之南門也、唐代築是門時、植榕一株、歲久跨門內外、盤錯至地、生成門狀、車馬往來、徑由於其下、因是得名、眞奇觀也、城樓在柳州城上、建于唐、柳宗元詩、城上高樓接大荒、卽此、扶疏堂、在象州

東南、郡人謝氏建、竹木深窅、蔚有佳致、王安中孫覿南遷、嘗遇此、壁間有王安中孫覿題詠、均秀雅可喜、新村在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而侍者、兩老人之曾孫也、席地團飲、可入畫圖、石壁在藤縣南、高十餘丈、俯瞰江流、若赤壁釣臺之狀、銅船在鬱林州、漢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令沉此、天霖水漫、往往見之、一名越王船、楊妃井在容縣、妃生晉寧里、有異質、長史楊玄琰、攜之京師、後遂入宮、綠珠井在博白縣、雙角山下、梁氏綠珠生于是鄉、石崇爲採訪使、以珠三斛易之、至今舊井尚存、崑崙關在崑崙山上、宋時爲儂智高所據、狄青往征之、至青州、値上元節、青令大張燈、饗軍校、夜二鼓、青忽稱疾如內、數遣左右行酒、客至曉、未得散、忽報云、將軍三鼓已破崑崙關矣、此粵西名蹟之大概也、至論人才、桂林則宋有唐則、自少砥行博學、官侍郎、乞歸、築室山中、教導後進、雖極寒暑、不少倦、子叔夏、叔獻、皆名臣、又有李珙、字溫之、少以功名自奮、金人犯闕、珙謂蔣炳文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豈可以道遠自便乎、募勇士三千餘人、兼程進、遇賊力戰、死之、詔旌其門曰忠義、柳州則唐有韋厥、武德間、持節征服生蠻、開誠布公、而化外于是咸服、詔領澄州刺史、後隱於智誠洞、宋有韋昊、閉門讀書、無所不通、鄉人以書樓目之、應舉不第、遂隱於羅洪洞、據山林泉石之勝、號白雲先生、慶遠則宋有馮京、從其父遊宦、寄籍江夏、少爲邁不羣、舉進士、廷試皆第一、累官至知樞密院事、有中立不倚之操、其孫公晟、知南丹州、猺人帖服、羣黎安集、平樂則宋有林勳、曾獻本政書十三篇、朱文公甚愛其書、東陽陳亮、嘗曰、勳考古驗今、思周慮密、世之究心井田者、孰有過於此乎、梧州則漢有士燮、少舉茂才、拜交趾太守、虛心下士、時海內喪亂、中國士人往依者、以千數、疆場無事、民不失業、號爲合浦太守、鮪爲九眞太守、武爲南海太守、兄弟四人、並居列郡、威震百蠻、潯州則晉有陶侃、字士行、爲廣州刺史、討平王悅等亂、進平南將軍、世稱名將、子潛爲彭澤令、旋歸隱、詩酒自娛、不求聞達、世慕其高行、稱之爲靖節先生、若論土宜、與東粵無大異、多產藥材、金銀諸壙、亦皆旺美、兼產白蠟、黃蠟、交趾官桂、天下尤爭寶之、月竹每月生笋、男力田、婦女以漚麻織布爲業、不事蠶作、居民純樸、無虛憍習氣、所惜山猺洞蠻、刼奪讐殺、恒爲良民之患、是在官斯土者、撫之以惠、怵之以法焉可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廿四日　第五十九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六月十八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泗水喪命　諭旨恭錄　延壽說　羅瑪郵音　創建病院
阡表貞烈　香港風災　厦門大雨　維揚風災　京口風災
小人命　官斷明允　私鑄宜懲　與酒絕交　帖式貽笑
談言偶中　夫婦同殉　漢江教匪　直境歉收
臺灣近事　秦餓復告　星使宴客　都門近信　小呂宋郵耗
俄備軍事　戒酒設會　更正傳聞　欵俄傳音　陳月川詩
席純卿詩　怡頤書屋詩　山東考略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報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崇厚出使俄國違訓越權所議條約諸多窒碍經廷臣會議罪名定以斬監候質屬非有應得乃近聞外間議論頗以中國將崇厚問罪有關俄國顏面此則大非朝廷本意中國與俄國和好二百餘年實願始終不渝無失友邦之誼崇厚奉命出使於中國必不可行之事並不向俄國詳切言明含糊定議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懲辦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臣本與俄國不相干涉第恐遠道傳聞于中國辦理此案緣由未能深悉或因誤會而啟嫌疑未免有妨睦誼茲特法外施恩將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俟曾紀澤到俄後辦理情形若何再降諭旨曾紀澤接到此旨者即將崇厚暫免斬罪知照俄國並告以中國與俄國和好之據即此可見其應議條約者仍遵前旨妥慎辦理欽此○二十九日奉　旨張紹楷補授通政使司副使欽此○六月初二日奉　旨王立清補授吏科掌印給事中欽此○初六日奉　上諭御史李振南奏條陳科場積弊亟應整頓一摺著禮部議奏另片奏殿試交卷遲迎宜杜弊端等語著禮部一併議奏欽此同日奉　旨洪鈞轉補左春坊左庶子張之洞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同日奉　上諭譚鍾麟奏蓋書駁劄小民盡法處治請將辦理糊塗之知縣革職一摺浙江錢塘縣屬書何秉仁等平日包徵錢糧勒折浮收計賦逾萬此次因清查荒熟輒敢將缺額田賦攤入熟地改派科則雖未徵銀入手而分給戶管勒令庄首具結致令四鄉百姓受削不堪入城環訴現經譚鍾麟提訊明確將革書何秉仁即行正法洵足以儆奸蠹而安衆心其餘書吏即著分別情節輕重另行懲辦以後該縣錢糧均由花戶自封投櫃不准書辦包徵從前徵收錢漕一切陋弊悉予裁革以甦民困准調石門縣知縣署錢塘縣知縣陳國香於本境荒產並未分晰查明任聽書辦朦混改派經徵錢糧書吏毫意侵漁毫無覺察督責糊塗至於此極傳諭譚鍾麟督飭各府州縣振刷精神勤求民隱仍將境內荒熟分數認實格不行一縣如此他縣恐亦難免著譚鍾麟督飭各府州縣振刷精神勤求民隱仍將境內荒熟分數認實清理不得縱容書吏舞弊苛累小民用副朝廷實事求是至意欽此

延壽說

今夫大造之生人也、或加以一定不易之年壽、弗緣人事而變遷、若是者過屯得亨、顛危獲免、順時立命、委

心任運必所定之時已至而後所享之壽乃窮孟子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是矣或視人生遭際而命之修短隨之若此者五穀之豐歉四時之燥濕處境之順逆遇事之吉凶均足以增減其年齒而折之在人延之亦在人此吾所以振命理之義而特伸乎延壽之說也今天下伐性之斧莫甚於情慾情慾熾則精神瘁而日枯槁骨瘦如柴復何能頤養其餘年必也遏其慾祛其私飲食有節眠起以時不使淫慾擾於中不爲物誘役於外而後能適性閑情享年亦久此延壽之方一也夫壽之短長根乎體體充則壽長體虛則年促此事理之常也然體之盈虛往往根乎斯人之勞逸以故勞力之人務農之子一生作苦歲無寧晷大都年逾花甲依然矍鑠若執袴公子終身逸樂年未及耄而形先委頓然則欲永其年其必勞其體而後可卽不然閒修勤學亦足以保養精神昔馬融設帳授徒誨人不倦而壽則八十有八老子爲柱下吏日著千言而壽逾百有六十王磐血誠謀國倍著辛勞而享壽九十有二此延壽之二方也大抵居近山林恒受清氣則其力既强其年亦永昔臨沅縣境有原姓者其家人壽或百餘歲或八九十歲後有子姓徙居他方生子恒多夭折人或居其故宅復累世延齡與原無異南陽縣北有菊水焉味極甘美勝于他水水之涘居民三十家常飲此水而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歲數見不爲異又歐洲毗連之地有高加山焉峰巒蜿蜒環數千里人之居其中者龍鍾之翁耄耋之叟比戶多有此無他水土得宜神情暢此延壽之三方也從來事親孝者往往安享退歸虞舜大孝而宜足必其得壽王祥荀豈支漸劉通晨皆以孝行聞俱臻上壽而終外此則莫如胸襟坦白心無煩慮之儔可得長壽若滿腹牢騷憤懣憂鬱之輩未有不早促其年者此延壽之方四也若夫道家丹稱不老藥號長生是皆天半烟雲空中樓閣祇可以欺庸愚不可以惑有識余亦何必爲之申辨或問顏回爲德行之選孔鯉聞詩禮之訓一則聖門高弟一則孔氏後人理義之防閑夙密慾非不節也杏壇之靈秀常存地非不宜也同堂講學常坐春風身非不勞心非不樂也何以亦短命而終曰事有偶然者有常然者未可以一律觀而況生死有命權不我操豈可盡天下而歸之一轍歟

羅馬郵音　○教王近派大臣一員遄詣土耳其京城謁見土王以通聘問當殷廷接見時禮意周渥辭氣之間頗致殷拳畧謂我國各教並行絕無偏倚遇有天主教務自應持平辦理力加保護云使臣乃

肅謝而退。

創建病院　○潯江來信云、該府自兵燹後、貧民度日維艱、每遇疾病、醫藥無資、輒坐聽其自生自死、卒無人焉設局施醫、以弭其憾、洵可憫也、近有天主教士、董君若望、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乃于中西殷實信民處、極力籌募、慨成鉅欵、興建病院一所、于新闢後面、業於五月初一日開診、醫則內外兼資、藥則中西咸備、病房則編號鱗排、侍役則分班駐立、凡有顛連遑病之夫、皆得扶掖回春之力、立法既周乎四面、就醫并不取一錢、噫、洵盛德事哉、爰綴數語記之。

泗水喪命　○本澳土山灣南首、有工人某、本月初四日午後、因天氣酷熱、躍入河心洗澡、詎拍浮水面、僅及丈許、便沉溺不起、經河畔觀者、呼伴榜救、比拖起、已氣絕矣、眼角有鮮血流漬痕、想係誤觸受傷、負痛力脫、致有此厄也、同時又有兒童泗水、覺雨足甚濘重、急登岸而免、吁、亦危矣哉、人毋輕蹈此險也可、

香港風災　○港中自入夏以來、狂風驟發、連宵不輟、上月二十一日、風勢愈急、屋宇震撼、次日風更加厲、一時海波澎湃、雷雨奔騰、居民多臥不安枕、慄慄危懼、幸房屋尚未聞吹坍、惟海面船隻、覆溺甚多、亦不聞有傷人等事、實大幸也。

廈門大雨　○閩友來信、稱上月二十三日、該埠雨勢甚大、簷瀑聲聒耳甚厲、傾盆之勢、如山嶽崩頹、江湖砰訇、居民異常震恐、沿河街道、均成澤國、坍倒屋宇一座、死者一人、傷者五人云、

維揚風災　○邗友來函云、前月二十七日辰刻、陰雲四合、雨意滃然、鄉間農民、望澤久殷、無不額手稱慶、詎霎時間、急雨驟至、狂飆踵發、電光閃爍、目不容瞬、風雨怒號、天色晦暝、自辰迄午而止、迨遍查城廂內外、則均以遭風傳報矣、距城不遠之各鄉莊、草屋盡行吹坍、鄉民之露處田野間者、無慮數百家、城內運署及參府前棋杆、均經風折、其民房及牌坊古樹、被風刮倒拔起者、尤未易更僕數、河上停泊船隻、覆溺漂流、傷斃人口、均難確查、實屬異常災變、旋經有司查明被災鄉民、每倒草屋一間、給錢千文、以示撫卹、或不至有此僅之歎也、其遠鄉被災之區、迺俟探明續報再登。

京江風異　○本館既據揚友函述風災登報、旋又據京口來信、稱是日鎮江金焦山下、停泊船隻、

被狂飈撼溺者七八號，淹死人口數十名，而大江以北各州縣，亦同時被災，聞有二農婦下田耘草，驟被風力攝上空際，盤旋飛舞，逾時而墮，則均已氣絕矣，又有一老婦，亦被風捲去，杳無踪跡，三日後，忽覩尸浮於河，家人始險焉，風狂若此，洵可駭也，謂之曰異，宜乎不宜、

阡表貞烈　○皖南建德縣城內，皎渡街路側，新營一貞女墓，樹碣其上，鐫有此女死事緣由，末署記名提督軍門馬某題石，因悉女姓王，籍隸南昌，隨母逃荒到皖，行乞度日，其母誤蹈蟻媒誘惑，將女價賣與本城某甲爲媳，得貲還鄉，與女訣別，血淚涔涔，不啻剜却心頭肉也，甲年已六旬，盈頭雪鬢，老態龍鍾，挈女到家，閭舍無人，乃知甲並無子嗣，實欲娶少妻爲掃榻計耳，女誓不肯從，惟朝夕啜泣，悔中奸謀而已，甲知事不諧，藉般折挫，斬不與食，以冀其熬苦勉從，詎女竟絕粒數日而亡，甲埋之路側，經馬軍門訪悉貞女致死之由，乃爲之阡碣營墓，題事蹟于石，蓋嘉其操而悲其遇也，日來過墓門者，駐足觀碑，泣數行下，而益詈甲之殘忍，爲人頭畜鳴云、

官斷明允　○鎮江近因開濬河道，沿堤估造民房，均由官給價拆讓，有呂姓已產，租與尤姓居住，僅隔木壁，前月呂家先行運論拆卸，將磚瓦料物，堆砌一處，貼近木壁，不期尤家女孩，適臥于牆堆料驟坍，壓倒木壁，將孩壓殤，尤痛恨交并，勢欲索抵，經從中調處者，勸令呂除厚殮外，再給銀二百兩，以資償邮，尤執不允，索銀千兩，始肯了結，呂以力有未逮，斷難如命，尤徑控諸邑，經丹徒令馮明府，傳集質訊，片言而決，曰，拆房堆磚，近隔一板，自應格外隄防，乃將孩子蹈險巖牆之下，實屬疏由自取，與呂無干，飭速備棺木殮埋，房許遷移十台，尤唯唯而退，聞者快之，嗟弱女固死于命，國法難逃三尺，有隱寃焉，尤回凝願太令息浪安瀾，呂轉懼霽不破，吾意尤必自怨自艾曰，眼睜睜丟下二百金矣、

私鑄宜懲　○崇邑五汲鎮倪某，夙以販賣私錢爲生，本月朔，由甲歸，攜載私鑄小錢一百串，分兩包扉隻輪車運載，被巡勇搜獲，一併截去，倪思販私干例甚嚴，不如刼回滅跡，乃于二更時，糾合夥黨數十人，持械至局，擬奪歸小錢，路經某街，更役大喊捕盜，經巡局四面堵擒，獲五人，而倪幸未漏網，當即送縣審辦矣、

千鍾，量傾一石，頹倒山頭之玉，盡睡胡床，踢開甕口之泥，重燃絳蠟，罰依金谷，彈到銀盃，仍無害乎抑抑之儀，亦不失其陶陶之樂也。何來倉父，輒喚索郎，登糟邱之臺，心頭鹿逐，過臨邛之肆，口角涎流，每當日薄三山，便爾風生四座，中中毒訾，憤對影以號呶，得得斜行，更逢人而噂沓，彼方謂醉鄉侯儘容節制，盧學士什麼東西矣，是其酒德無常，困酲不解，能無令旁觀掩耳，號曰妄人，隣里厭心，鄙爲酒鬼哉。崇邑來書云，其鄉有王某者，年逾花甲，子亦壯年，均視杯中物若性命交，南喬北梓，每兩兩以清譚，竹葉梨花，更津津而評論，父固容大戶之量，子亦具小阮之狂，一日者父子偕入肆，痛糟啜醨，擊桌懽呼，跳足科頭，傾襟談吐，老子固興復不淺，佳兒亦樂且無涯，迨夫杖頭物罄，壺裏春空，時則夜近黃昏，遂爾言辭紅友，翁何曼鏁，且彳亍以前驅，暨亦沉酣，復朦朧而倒走，少焉柴門不遠，梓友來迎，但見其舞態彳亍彳亍，邪禁他笑聲吃吃，豈意翁若子目眦遽裂，痛罵不休，竟以笑口之開，反作老來之敬，經勞人力勸而止，猶至漏盡銅龍，始昔夢尋粉蝶，晨鄰人欵門來，謂翁昨固迷酣白墮，今當覺破黃粱，所有是是非非，理合明明白白，翁惟口呆目證，子亦短歎長吁，乃設筵五席，邀衆服禮，并痛誓不與物生周旋云，噫嘻，昨非今是，是誠何心，前倨後恭，徒貽後悔，始則如跋浪之鯨，繼且似畏家之狗，納手捫心，能無矣笑，人方謂如翁者，雖頗破除煩惱，仍恐忍俊不禁，車蹄馮婦，視嘴虎而顏開，符讀詮疑，格豚魚而信爽，是則所謂春蠶吐絲，不死不休者矣。

與酒絕交　○搔愁有帚，緬名士之清狂，買醉無裘，歎窮途之落拓，自來歡伯，慣伍寄公，即或飲聚緡冗瑣中，偶爾舛錯，便指爲笑柄，賓客哄傳，往往被窘，甚可厭也，客言崇沙施姓，與泊沙郵龔某締兒女姻家，迨吉有期矣，男宅送帖，不稱眷教弟，直書侯施某頓首拜，龔詫爲創見，且斥其不通，曰，我與若詎無稱呼，而漫以僕自況耶，將原帖送還，謝不敢當，施所延之寫帖友，既慚且怒，謂我所書之帖，如杜詩韓文，無一字沒來歷者，何物老倡，輒指瑕索瘢耶，且留帖不送，於是兩家互生嫌隙，經氷上人再四轉圜，始如式補送，始已，施乃拱手語友曰，君真可謂一字師矣，友惶愧無地，不暇居而去，同輩益揶揄之，緣此以爲掉弄文翰者戒。

帖式貽笑　○俗例凡吉禮兩家歷答，書帖稱呼，均有一定格式，非得老師輪手爲之指點，則于繁

小人命　○皖省東流縣轄境江家擋地方，有陳姓幼女，忽媒說合，與龍村王姓爲童養媳，當時碰穿過門，兩姓子女，各歲三週，詎本年春間，王夫婦携鋤往田墾土，僅留兒媳在家嬉耍，旋以爭弄玩物故，王子順手拾木片擲去，中其要害而殤，王夫婦歸，駭甚，飛報陳宅，一面將幼子藏匿避禍，當日經陳姓家人，舁抬前來，喧鬧作踐，不堪其擾，復索王子抵償，王許厚殮殯葬，如成人禮，陳不允，控於邑，經縣憲按驗，委係本片誤擲傷命，查出無幼孩擬抵之條，應令王某備棺成殮完案，後復被文生王某，職員倪某，唆弄，上控郡尊，適東流縣林明府，因病出缺，遂由懂攝縣篆之廣司馬，再行檢驗，而陳姓又糾合婦女，麕聚屍場，擲石拋磚，目無官長，致司馬失去時錶一只，當時獲犯數名懲辦，迨止任雷明府接篆後，提集全案人証審辦，訪傳王倪二人，責以不應唆訟，詳革答責，分別諭結，而陳姓同在押疾斃者二人，氣憤病歿者三人，王姓則田產變賣殆盡，已成一窮漢子矣，以小人命而遂此大官司，卒至人財兩失，頻嘆奈何，終因之死，豈不諒哉，

談言偶中　○月之五日，當熱大雨傾盆，簷溜聲如長空瀑布，雷電亟作，閃爍可怖，南門外花園浜某姓婦，年三旬以外，適在鄰舍閒話桑麻，阻雨未歸，忽鄰婦謂之曰，雷將擊汝，盍速歸以避，婦亦懼，回家甫及門，霹靂驟震，已擊去一臂，及腮額半面矣，豈真鄰婦之能前知耶，亦談言偶中耳，

夫婦同殉　○岑川學前街鄒某，堂堂年週花甲，荆妻亦夙稱健婦，膝下簡枝秀苗，年僅六齡，素業成衣，縫剪所入，頗堪贍養，忽於本月初五日，因母以細故詬責，輒仰藥自盡，妻急灌救，迄無挽回，亦取遺瀝吞之，當晚均斃，僅遺白頭老母，黃髮孤兒，其將何以爲生，來觀者甚衆，咸指屍唾罵，鄙爲不孝云，

漢江教匪　○聞漢臬有懸挂茶棧牌號者，已數年於茲，其中屋宇寬敞，來往男婦，人踪甚夥，而絕無貨物起落，鄰人亦莫知其故，突于前月之杪，欽差巡閱長江水師，彭雪岑宮保，到漢，檄調防勇數百名，密抵該棧圍捕，破門而入，詳細搜尋，起獲地窖中兵械軍火甚多，并拔名擒獲男子五十一名，婦女三十口，并獲其渠魁一名，年已七十餘，鬚髮蒼然，邪教會簿一本，計脅誘入會者，已一萬餘人，當晚將匪犯一併解省審辦，該棧門首，仍設有兵丁看管，聞省憲研訊後，祇剩男婦匪犯一十六名，分別管押，其餘脅從無辜，已陸續開釋云，

稔縣分，亦有刈穫至七八成者，然天津河間兩屬，災民仍相屬于道，蓋緣水勢尚未全退，耔種依然無著，雖有官慈賑濟，暨南中善士慨發義賑，多限于款項，未能一律普霑，所冀各處好善長者，竭力籌募，彙集鉅款，分批解往，以副救人救徹之義，刻下江浙各省，雨風暘若，年穀順成，正當深感造物之仁，庶昔飢黎之惠，俾直境獄收　○直隸各屬，刻下二麥雖已登場，皆因雨水過多，積潦瀦蓄，未能一律豐收，其最稱熟處居民，不敢輕擬其餘，而林愈肆無顧忌，旋爲大吏訪聞，擒拿正法，人咸快之，茲聞復起者復有一林大王，兇恭史出前王之上，現因與別姓爭鬥，終日炮火轟天，官民不能禁壓，已稟請省憲，檄飛虎後營兵弁五百名，前往彈壓矣，

臺灣近事　○臺灣彰化縣屬，有湖號林大王者，武藝一鄉無懸不爲，凡有棧門之事，必伊指使，該因去冬雨雪愆期，致災象復見，飢黎仍有覬覦，不保暮者，未稔南省善士，有無善法以弭其憾也，

星使晏客　○中國駐紮日本欽使，何張兩太史，近在東京使署，大開筵宴，廣召賓朋，各國駐日公使，均與是會，以敘別愫而輯邦交，蓋欽使瓜代之期將屆故也，

都門近信　○京華來信云，尚書協辦大學士，沈中堂桂芬，前以偶抱採薪，漸至綿延床蓐，經奏蒙賞假調理，迄今數月之久，參苓互進，仍未畧見效驗，接中堂老成重望，中外同欽，由卿貳協登綸扉，敭歷部院，垂數十年，朝廷正資倚畀，而都中人士，尤望其日漸痊愈，以濟時艱云，

小呂宋郵耗　○舊金山發來郵信云，小呂宋國，本年各處豐收，樹藝大熟，蔗枝收成，尤數倍於前，想製糖運售者，價當稍平也，其西人常用之架非果，亦視前此加盛云，

俄備軍事　○英京新報云，接德國伯靈都城發來電報云，近俄國籌備伊犁軍事，頗覺周密，并云須俟俄員由華京回國後，再行撥兵，派駐黑龍江交界地方，以備不虞，又云，載運兵士，東駛至黑海口，僅須五十日可到，若連發兵艦十二號，可載兵一萬二千名云，西報據電傳述，姑錄之，

戒酒設會　○西國兵家戒酒會，設於香港者有年，上月二十二日，雖風雨漫天，而會友仍齊集如前，其主席者爲統兵官甚君，深論歡伯之不足伍，而旨酒之當痛絕，往復申說，不憚再三，各兵士環座靜聽，均悠然神往，深悟其往日之非，聽畢各散，日云暮矣，因思本報前登奉賢衆紳設立戒烟會，立法甚善，而不虞其難乎爲繼也，惜哉，

更正傳聞　○本報五十八號，登奉邑禁烟項聞一節，係據友人傳述到館，當即照述登錄，刻經高橋來函，謂闔邑尊宅心寬恕，不輕用刑，從未有鬻賣至八百板者，至青邨港查封烟館則有之，並未有館主氣憤懸樑情事，恐係傳聞舛誤，應請貴館更正，以釋羣疑，合即照登如右，

歎俄傳音　○字林報得北京友人來信云，聞　中朝近有歎俄之意，兩江總督劉制軍入　覲時，瀝陳伐俄不便情形，并稱中國武備未精，軍費無出，等事，故刻下京師惟俟曾襲侯覆奏到日，共保和局也，又相傳俄國義與崇前使所訂和約，須留伊犂一地，仍歸於俄，並另給一地，茲聞俄意只須留此一地，俾可言歸於好也，

詠物四律　○箕帽　由來士行本如銅，不得裁成小樣工，點處頻垂知有露，脫時偶落豈因風，龍標早得先聲奪，豸角爭看巧製同，最是堂皇冠冕好，莫教投去太匆匆，「墨牀　久將染翰托閒情，硯畔橫陳愛水晶，拂去塵無紅軟著，睡來鄉竟黑甜成，曆添螺黛文加點，劑膩龍香夢欲驚，料得流連風雨夜，山房搗玉傍書城，「織衣　青屋朱旃在望中，珍藏假假碧紗籠，起家待作凌雲勢，傾蓋懸舒話雨衷，幾度高張增炬燼，有時什襲轉玲瓏，驅車拂羽何須禁，藉面迎涼用可通，「扇袋　摺疊爭搖避暑宜，幾因收拾帶同垂，纖纖剛羨風流擅，腕底雜戲月樣持，七寶裝先留掩映，五明囊共繫參差，泥金烏竹原堪貴，珍重聚頭好入時，

古華陳月川稿

燈花　○漏聽銅龍春復秋，一燈照徹古今愁，剔開孤焰添銀燭，擣破空花上綺樓，不盡雪添頭目瞬，杜將卜事問心頭，天涯有客經年別，雁足傳書到里郵，

夢境　○楹車蟻陣總關情，一枕繁華醒亦驚，警幻荒唐渾隔世，傳神阿堵到平生，黃粱終古炊難

熟白墮從來酒易傾紙帳低垂燈影淡荒雞喔喔傍籬鳴

濯足萬里流圖　　吳中席純卿甫草

雲濤駭風風更狂倒捲天影翻低昂高人胸有狂濤吼雲夢奚止吞八九曉起臨流赤雙脚踏波脚下波光白伏屯洗盡人間塵埃肉更清處勝滄溟魄坐看紅日浴曉光直欲散髮晞扶桑手拋珊竿仰天笑踏住六鰲不用釣一笛吹息朝鮮波一劍劈平日本島區區滄溟奚足道況乃乾坤覆天小天如覆小隘八方高呼白龍下大荒昂頭大外極目望俯瞰濁世雲茫茫

山東考略　　怡顏書屋嘘稿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以其爲齊魯壤，故又名東魯，東西廣直六百八十八里，南北相距亦六百餘里，東界大海，西界直隸，南界江蘇，北界直隸，西南界河南，外引黃淮，內包遼海，爲海岱之雄區，川陸之要衝也，禹貢青兗二州之域，周初封周公於魯，太公於齊，及曹邾莒宋蔡夷，朝鮮與夷等國，兼爲宋衛諸境，基布星羅，犬牙相錯，戰國時，爲齊地，兼爲楚魏燕趙諸境，秦滅一天下，置齊郡，薛郡，東郡，及遼東，遼西等郡，高祖崛起，置青兗二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東郡，泰山，高密，東平等郡國，三國屬魏，爲青兗徐三州，及冀幽司三州之地，與午富塗，因魏之舊，劉宋爲青兗徐莫四州之地，齊周置青州總管府，隋置北海，徐郡，高密等十三郡地，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使，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初爲京東河北二路，熙寧七年，分京東爲東西二路，元改置燕南河北道，由東東西道，統屬中書省，明洪武初，置山東布政使司，治青州，九年移治濟南，領府六，置都指揮使司，領衛十六，所五，又置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兼察諸府州衛所，永樂宣德間，遣侍郎卿貳巡撫地方，至正統間，遣都御史巡撫，相沿勿替，　國朝仍置山東省，領府十，直隸州二，散州九，縣九十六，額徵地丁銀三百三十七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兩，漕糧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六十三石，府海管山，教耕務織，素稱魚鹽蜃蛤之鄉，濟南爲省會，在　京師南八百里，巡撫建節於此，統轄地方糧餉鹽政權務，兼管提督軍務，因不另設總督，故責任尤重，而公務尤極紛繁焉，布政按察二司，並通省糧儲鹽運使兼鹽法道，均駐節於濟南，東昌，泰安，武定，臨清，四府一州，屬濟東泰武臨道管轄，其衙署並提督學院署，亦均在省城，登州萊州青州三府，屬登萊青道管轄，駐劄萊州府，兗州，沂州，曹州，濟寧，三府一州，屬

兗沂曹濟道暫轄駐劄兗州府總督河道並連河兵備道均駐濟寧州按本省正當黃河之衝濁流淤塞易於橫決桑寒挑濬防隄思於未形彌水蓄於未然者正需先事預籌歲稽而月會謹按唐虞大禹作司空平水土成周以司空掌邦土秦漢有都水長丞管有都水臺使者梁有大舟卿隋唐有河渠署令宋時詔開封等十七州長吏兼本州河堤使皆所以謹水患也元以江南貢賦未能達於燕京乃自濟寧至臨清開渠數百里引水入御河直抵通州漕運名會通河特設總制河堤使明永樂間徙都北京發丁夫疏會通河以達東南貢賦遂部院大臣往治事畢即罷然皆為運河不為黃河也自成化弘治間以黃河利害與運河相關設總督河道兼理黃運駐劄濟寧定為額員我 朝自定鼎以來德奠河海民免其魚莫不共慶安瀾而上海晏河清之頌雖歲有麋爛而黃流改道兩岸郡邑不致有沖溺之患亦斯民之福也至燕臺通商海口生意亦甚繁盛前歲元旱告災今已屢農豐收民氣頗稱充足地方漸次審論乘昇平景象也 此稿未完

## 京報選錄

○涂宗瀛片 再臣接據河南府知府朱壽鏞稟稱本年四月十八日午後郡東洛偃接壤之處忽降冰雹如碗如拳適時乃止洛陽境內東西四五里至八九里南北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所種麥禾四有受傷又據偃師縣知縣鄒鉞稟稱是日申酉之間天降冰雹大如雞卵小如核桃麥禾棉花均被打毀受傷地面南北約二三十里東西約十一二里又據懷慶府所屬之孟縣知縣戴文海稟稱四月十六日申刻忽起狂風暴雨雷有冰雹自西北迤至西南寬約六七里斜長二十餘里已熟麥禾俱被擊倒棉花新苗出土甫一二寸亦被打傷村有趙姓老人在地走避不及打傷身死一名牲畜被打死者兩頭現經各地方官捐資撫恤詞諸農民僉稱節逢小滿棉花補種已遲惟有種植晚秋苦無籽粒已在初儲積穀項下動支穀石勸令補種各等情並據洛陽縣知縣達德稟同前由據此伏查豫省本年雨暘時若可望有秋正當二麥收穫之時該三縣同日忽遭冰雹實非意料所及除飭司委員迅往各該縣會同勘辦量予調劑不使小民失所並查明此外有無被雹地方另行奏報外所有洛陽偃師孟縣境內被雹情形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據奏洛陽等縣猝被冰雹人畜田禾受傷殊堪憫惻着該府飭令地方官認真查勘妥為撫恤毋令失所欽此

西
海
海
東
海
東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六十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六月廿五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議建醫所　論旨恭錄　正教驅邪
眼高於頂　皖中水災　晉省近耗
善政適新　京口續聞　械鬥可駭
搶匪心狠　指訪烟館　正氣却狠　粵民毆官　臺灣近聞
英議禁烟　博士邀賞　壽福並臻　究心地理
普設捕魚會　議院平議　葉生氏詩　怡頤書屋詩
京報選錄　出售滙學讀本　吳門官報　陶侃溫嶠論　日營琉球　法取越南續耗　地震裂壙　續錄山東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報房外本埠由靈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六月初八日奉　旨松林著協理京畿道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東城事務著朱以增去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邵曰濂奏直隸停止分發請飭部查明人數酌定年限等語著該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文秀奏右翼關稅期滿正額無虧盈餘未能足額一摺著戶部核議具奏另片奏追罰房間浦稅銀兩等語著戶部照例辦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烏拉喜崇阿奏左翼關稅明滿正額無虧盈餘未能足額一摺著戶部核議具奏另片奏員外郎善佺浦未稅契已照章交納正稅並非有心隱漏等語善佺著免交罰項並免其議處除依議欽此○初十日奉　旨吉和著留京當差烏里雅蘇台將軍著杜嘎爾補授喜昌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照例馳驛前往欽此同日奉　上諭榮毓等奏應行急修工程請派員查勘一摺　裕陵　純惠皇貴妃園寢西配殿等處工程均有酌朽坍塌情形著派興廉敬謹查勘奏明辦理欽此○十一日奉　旨福錕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西寧辦事大臣照例馳驛前往欽此同日奉　旨正紅旗滿洲都統著吉和署理文煜著毋庸兼署欽此○十三日奉　上諭漕運總督例賜文彬老成練達才識優長由部員游升漕督於治河挽漕暨防辦賑諸事宣宣力有年正資倚畀遽聞溘逝軫惜殊深文彬著加恩追贈太子少保銜照漕運總督例賜邮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旌得邮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其遺柩回旗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長子延煜著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旗帶領引見用示篤念藎臣至意欽此同日奉　上諭漕運總督著黎培敬補授未到任以前著譚鈞培署理欽此○十四日奉　上諭涂宗瀛奏勘明河南洛陽等縣被雹情形分別撫邮請緩徵錢糧等語本年四月間洛陽等縣均被冰雹損傷麥禾菜經分別撫邮一律補種惟念該處大浸之後元氣未復茲又據被雹情形更爲困苦若將應完錢糧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所有洛陽縣屬之寺裏碑等二十五村庄偃師縣屬之石橋鎮等三十九村庄孟津縣屬之東關等十九村庄孟縣所屬之瑯滿等三十村庄濟源縣屬之趙順庄等五十八村庄本年應完錢糧著緩至秋後由該撫察看情形奏明辦理用示體邮民艱至意欽此同日奉　上諭四川按察使著游百川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于蔭霖補授左春坊左中允欽此○十五日奉　上諭湖南衡永郴桂道員缺著蔣啓勳補授欽此

論物故

陰陽者、物類之資生也、消長者、理數之自然也、草有枯萎、木有隕落、鳥獸有殞有倒、而人亦不能無云亡之日、此固盡人而然、古往今來、孰能免者、善乎列禦寇之言曰、生非貪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也、富貴窮通、人之處境不同、而其沒則同、橫夭壽考、人之年歲不一、而其逝則一、宇宙間不能常存此身、而其委逝之時、又不一其狀、關尹子謂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有死、其間無甲乙之分、其地無彼此之別、窮其故則皆以五行相尅、四體違和、軀幹之衰、氣血之竭、而致慨遐升、與嗟速朽、謝塵世而昧光華、脫魂靈而入幽暝、亦人生大不幸事也、然究其氣之所以絕、非精魂之散、乃魂與軀相離也、蒙莊程朱、均謂以精氣爲魂、謂氣絕即魂散之徵、殊不知氣與魂兩致也、而不可混、所以魂逝而氣斯絕者、是猶釜底抽薪、火熄則氣滅、然火之熄、非即氣之滅也、凡人一經物故、塊然無靈、呼吸不通、口目深閉、扃於木、爲掩尸也、入於地、爲藏棺也、狐貉鼪鼯、得而穴之、輕塵軟壤、久且化之、冥然罔覺、復何事之能爲、審若是、則世之含金於口、注粟於喉、而期其常存不朽、子姓繁昌者、妄舉也、今天下殮屍之禮、習爲固然、試問誰其骨肉常存、而孫子必能得食乎、審若是、則人之以紙覆面、謂可無愧於冥司者、妄爲也、官骸雖具、視聽無能、而不能瓶汗不能漬、慚何有焉、果有愧椒、豈片楮所可遮飾乎、審若是、則人之拜跪號幃、趨承素幕、以先人軀殼爲當敬者、妄作也、一人醉臥、雖至契弗與揖、謂其無知也、況其爲長眠之人、神魂遠逝、面目改容、而猶爲之稽顙稽首耶、世俗殮尸不以裘、謂恐其投生畜類也、衣數以奇不以偶、謂恐後人踵亡也、衣履必權以秤、謂賣去永不再用也、種種謬舉、如數家珍而撒故實、洵足令人捧腹、盍思求福祿蔭兒孫、斷非如傀儡演劇、癡夢之爲、所能幸獲、則愈求似而愈失其眞、人奈何不悟耶、作俑者伊誰、流毒胡若此之長也、

正教驅邪　○閩省來函云、福安府灣渡邨有張姓者、素業儒、年近弱冠、固一穎影少年也、忽於戊寅之冬、突遇魔患、人多謂其被野狐幻形纏擾、致形容枯瘠、精神恍惚、家人輩固詰之、始據述有操齊魯音者、少婦一人、入夕輒來、迷擾蠱惑、異常厭惡、常携有古銅錢盈千累百、并白米數斗、以爲餌、來輒與訂誓、囑弗洩語他人、其家人聞述、頗以爲患、擬作道場以驅之、自是婦來必譴訶責讓、謂道士何足懼、所恨者我無

害於汝，而汝必欲絕我，今而後誓不兩立云云，其家亦莫奈何，經親友聚議，謂天主教聖水，頗能却邪，盍矢誠祈禱，以驅此魔，旋延信友來家，願堅志奉教，求主矜憐，逐魔全命，該信人即以聖水沃之，且命佩帶聖像，而狐怪自此遂絕，迄今張專心習道，大發熱誠，已肥碩如前，不復形容枯瘠，且强健較昔有加云，

吳門官報　○新授江督劉覲莊制軍，行抵金陵後，即於本月初七日接篆視事，署督吳中丞，于初八日乘坐官輪船回蘇，十一日進署，十五日午時接印公座，同日譚方伯許廉訪，亦于辰巳等時各回本任視事，故是日三大轎騎馬如雲，一時遂爲之塞云，

議建醫所　○中國駐紮日本橫濱領事官，刻已照會日本富道，議購地創建華人醫院，以便商於是埠者，得以就近謁醫，洵稱善舉，想日廷應即照准，以示體恤族人也，

皖中水災　○頃接皖省來函云，本年入霪以來，雨水過多，早晚必傾盆破塊，聲振屋瓦，致山溜冲溢，江流暴漲，上游自鄂之黃梅等邑，順流而下，直抵皖省之宿松縣，是月初旬，一夕之間，驟漲至七八尺，南門城垣，冲塌四丈有奇，城內大街，屋宇並遭冲刷，十室九坍，淹斃人口約三百名，漂失貨物，計值三萬金，而商民店屋，暨屋內器物，猶不與焉，同日間江右景德鎮，夜半發水，居民不及逃竄，從睡夢中淹死者八人，刻下水勢雖略退去，低窪之區，猶一望汪洋，行舟陸地，其城內之驟失棲止者，尤指不勝僂，苦況難言，事聞大憲，想當加意賑撫，不使一夫失所也，以上係據來函譯登，容俟確訪再錄，

京口續聞　○上月杪，揚鎮各處風災，業據函述刊登前報，茲復接京口友人續報，稱是日鎮江東鄉各鎮，咸慘遭風災，筆不忍述，當時雨雹並下，如拳石，田中農人，被雷擊斃者二名，復有雨農，奔避不及，致被風捲去，至今查無下落，古樹高十餘丈者，均連根拔起，江中船隻，激碰錨鏈，傾覆洪濤者，尤難數計，大塊噫氣，魄力如此，沉雄，吁，可畏哉，

晉省近耗　○晉省自大祲後，幸賴官撫義賑，重叠施惠，災黎向不致同歸於盡，本年雨暘時若，麥子收成甚豐，粮價已賤，較昔災時不逮十分之一，惟小民雖能足食，而百物依舊飛昂，現除米穀外，開門七件中，無弗異常抬價，致民間典無錢有米之謠，謂爲熟荒，亦實在情形也，

## 陶侃溫嶠論

雲間郭友松稿

數人物者動曰東西晉，其時五胡擾於外，八王亂於內，而談元誤國，詩酒自放之徒無論外，其中如王謝之高門，盧劉之雋傑，杜預范甯以經術鳴，王祥魏舒以相業著，中卓卓尤出衆者，如陶士行溫太真兩人，才識並茂，官爵俱達，戡亂馭衆，有經有權，而或於忠孝兩字，微有苛論，不足爲二人病，殆皆知足以成謀，義足以動物者，試申論之，陶家世不甚顯，溫雅樂廣嘗薄視之，後卒奮志勤王，威名日著，至兩平國難，位列八州，結周訪之親，免王敦之害，討郭默以彰國典，降王足以散賊鋒，觀其惜分陰，運百甓，竹頭木屑，俱得其用，至敵勢盛日，孤軍累戰，未嘗少疲，卒能得君恩享上壽，士行信偉人矣，溫嶠少時，頗負雅望，王敦之變，嶠周旋其間，不動聲色，錢鳳之亂，墮其術中，後乃舉義倡兵，俾殄凶逆，蘇峻之反，嶠首領諸軍，討賊石頭，竟能使將降麾下，帝入舟中，每至抗論誓師，聲淚俱下，由其忠誠固結，轉危爲安，此則太真之才猷功業，超出於典午諸君耳，兩君生既同時，均參軍務，績皆累著，謀亦並商，或謂嶠能使敦不疑，侃欲去敦不得，蘇峻之變，侃欲老師，嶠主奮戰，設無義旗一語，誰爲激侃之心者，似溫勝於陶，然溫則鏡臺之下，未免風流，燬屋之情，殊形幽怪，卒至見誚家中，得禍水族，士行動皆循禮，神不外馳，以侃方嶠，有足多者，要之瑣事可芟，異聞莫信，兩公之功在王室，利濟生民，實無軒輊之分，共勒鼎鐘之烈，晉陽秋無譏語，十八家有同聲矣，或乃誚其大節有虧，心術不正，嶠之絕裾，視親太忍，侃之夢翼，疑望益深，李卓吾至以逆賊視溫，王弇州曾以不軌度侃，究之忠孝本難兩全，表裏終歸一致，太真致拔舌之詈，不顧其身，追計其母，士行信刻指之兆，但憑術士，追計大君，不得以趙苞殺母，責溫以不孝之名，祖逖渡江，例侃以無前之氣也，而更有取于兩公者，晉於是時民力凋敝，一時文人，簡傲是尚，不關世務，一二才能之士，競尚兵力，農桑之務，未暇計及，兩公不然，嶠上晉帝疏，申言耕稼，第四與第二條，並言農政，欲使野無不墾之土，家無失業之人，特於曠土遊民，以爲大戒，惟侃亦然，首嚴博戲，晉接人民，必詢恒業，至於饋遺，轉詢所來，得所當得，雖微亦悅，若貨賂之無因者，立加訶譙，其用心如此，本傳備載之，後世有處兵燹之後，居積弱之勢，取法兩公，何至吏胥營私，民皆偷惰，軌法也哉，此又寓謹小慎微於雄才大略中者，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眼高於頂　○頃奉賢來信，述邑東鄉有蔡姓婦，於上月間，產一男孩，諦之，亦無異常兒，惟兩目無眶，僉譁曰，是盲兒也，繼聞其啼聲隆然，清泪兩行，從耳畔流下，異而察之，則見其雙目烱烱，生髮直豎，衆駭詫，有却走者，其母姑育之，至第六日而殤，噫，異矣，仰白屋而長嗟，只合迎眸以去，望青雲兮不語，何妨摩頂而來，是兒也，黃髮未乾，便有睥睨一切之概，幸而早夭，否則迨其長成，雄驁難馴，恐非膝下之佳兒，當是世間之怪物矣，異諺云，眼睛生在額角上，謂其傲慢難親，目無餘子也，不期于今日見之，

善政適新　○新任奉賢令闕司馬鳳樓，下車後，首以釐清積弊，禁革痼俗爲務，各鎮，社倉，次第盤驗，以杜侵蝕，烟賭各館，搜查尤不遺餘力，本月初八日，密訪得城內私開烟館數家，乘其不及隄防，掩執到案，分別枷責，房屋遵照省中通飭章程，一律發封充公，仍一面飛飭幹妥家丁，馳赴高橋等處嚴密搜訪，復經解到數起，懲辦如前，故刻下各鎮，已無敢覬覦嘗試者，新政燕安，衢謳鵲起，部下士民，咸交口頌之，

正氣却狼　○三晉近聞云，太谷縣段邨，有馬某者，年近知命，安分務農，一日天向晚，于于自田間來，突有兩狼分左右至，勢將蹈不測，馬進退維谷，無可爲計，忽毅然指狼而言曰，設今日吾命當盡，合遇狼吞，予亦何說之辭，否則爾等必不能肆行毒害，予亦何足慍，言畢，不顧而走，狼亦分道去，竟免于害，人謂馬生平持重不苟，頗具老成模範，故能心無畏怯，侃侃而言，致兇猛如狼而亦避之，蓋其挾持者正也，

械鬥可駭　○粵東南海縣屬蘇洛地方，有倫陸二姓，祖居是鄉，各分界限，向無異議，去月下旬，因陸姓捕魚小艇，偶爾遺忘，划過倫姓河界，遂將陸姓漁艇稽留，勢將議罰，陸聞之，怒，立率族衆之矯健者十餘人，藏械而來，始而反顏理論，繼且露刃叢砍，致死者一人，傷者數人，倫姓咸抱不平，各傳集族人，列隊攻擊，至十餘日仍未解散，死傷不知凡幾，刻已經有司詳稟省憲，派兵彈壓矣，尚未知能否議和了局也，

日營琉球　○日本自隸琉球爲屬縣後，百廢俱舉，亦可謂備極經營矣，分設官吏，咸駐京邑，頗形師濟，城中新創銀行，所出銀紙，流通甚暢，此外則有洋貨店一處，凡歐洲貨物，約略可備，成衣舖，鐘錶店，浴房，及日本貨肆多所，市廛間亦殊不落寞，雖城郭依然，人民猶是，而遊其都者，咸謂今昔異致，令人有滄桑之感，而不知日人之于琉球，已煞費經營矣，

搶匪心狠　○丹陽東門內林姓，有女孩年十一，每日赴塾讀書，頭戴金飾極多，本月初旬，入塾後，至晚不歸，頗疑之，往詢焉，塾師答以午後未曾到館，家人輩益大駭，偵探四出，迄無踪跡，至次辰，有人赴東門城根井中汲水，聞井內有人呼喊，急縋之出，則林女也，詢之，知被搶匪肆刼銀飾後，復沉之井，以冀滅口，幸井水僅深二尺，得不淹死，其家人悲喜交集，亦不深究，然該匪之兇惡，實罪不勝誅矣，

指訪烟匪　○丹陽來信云，本月初六日，突有撫署差役，持譚撫軍訪牌，指拿違禁私開烟館者四人，當晚會同縣差協保按名密拿，暫羈縣押，于初七日辰刻解省審辦，於是城中之陽闔陰開者，咸不寒而慄，聞風斂迹矣，論者謂譚公真明燭千里云，

學民毆官　○粵之民，夙以強悍著，其流弊遂至目無顧忌，前滴江河，此風胡可長也，上月韶州適遇府試，有武庠士三人，偶至衣肆購紗縠之衣，互相爭論，卒至用武，其實則曲在士而不在商也，斯時環而觀者，若堵墻，咸怒目相向，各懷不平，振臂一呼，萬聲同應，遂將該生等執送廣州會館，旋解曲江縣審辦，而同庠之赴赴者，聞警咸聚議於明倫堂，并請紳者公議，邑尊以事關庠序，亦命駕到堂，鄉民不察，誤謂縣憲集議，恐有不測禍，乃俟邑尊呼導遙來，便洶洶肆鬧，磚石如雨，前導旗蓋，扯碎如裂帛，官輿亦擊踹粉碎，邑尊受傷頗重，事聞郡伯，立呼輿出，爲彈壓，而鄉民等仍擬先發制人，幸隨役喝勸理阻，始免于殆，郡尊當將曲江令按驗傷痕，扶掖登輿回署，一面飛票上臺，仍懸牌示期考試，試畢後，擬按律分別懲辦云，

臺灣近聞　○閩友來函云，曾因公遄往南臺，小作勾留而返，見該府苦雨連旬，昕宵不住，致濕氣蒸蒸，頗爲時疫，居民之患痢疾者，所在皆是，而幼孩尤多，其因此喪命者，更不勝屈指，時而烈日灼灼，則街道間臭穢之氣，不堪嚮邇，西人之寓居是地者，咸議築新路，闢渠溝，以驅穢濁，而資調攝，洵雨便之舉也，去月中旬，張道憲偕吳鎮軍閱看新式炮臺，并演習洋鎗隊伍，步伐整齊，口號純熟，頗足與西兵相頡頏，又本年安平打狗兩處，蔗田大熟，產糖甚旺，以前五年較之，產數可多一倍，業此者殊有喜色，尤幸英美兩國，銷路頗暢，不致壅滯價跌耳，惟釐務不甚起色，有理財之責者，宜知所變通矣，以上據來函撫述，爰爲刪節而登之，

法取越南續耗　○前報述法國將撥兵士六千名，前往越南，辦理通商開埠事宜，刻又風聞法兵擬於九月間，調齊，將直取其東京，欲得松龕河以收開埠通商之利，并傳聞法人已拖運軍械炮火屯集香港，以爲總滙，屆時動輪進發，較爲快捷云，此信若確，則越之東京，又危乎殆矣，

英議禁烟　○閩西報，知英京議院中，近有某大員發爲偉論曰，鴉片之爲物也，我國祇以備藥籠中物，迨逐入華疆後，始供民人吸食，致昏迷沉痼，釀成隱患，實屬貽害無窮，今印度恃爲出口貨物大宗，我國亟宜禁阻連華，以免嫁害，并云爲事宜以公心處之，不應見利忘義，稍涉回惑等語，是時院中人員，咸嘉其持論之平允，而究未聞議准頒行，則是中國前傳商請英廷，協力禁烟，刻已略有端倪，所願某大臣堅持其說，見諸施行，俾數十年痼疾，一旦掃除，華之福，亦英之賜也，

博士邀賞　○瑞典國羅博士，去歲由北極探測冰洋回，道途祖餞，亦既極一時之盛，刻聞日耳曼國王，以其爲地學功臣，特頒頭等寶星賜之，以獎其功，

壽福並臻　○美洲加納大地方，有壽翁名具勃來，夫婦齊眉，曾孫林立，於今年並逝，計距結褵之年，已七十一載，膝下子孫男女，合計得八十五人，均係該翁嫡支，西報紀之，以爲美談，蓋亦近世所罕見者也，

究心地理　○日本近頗留心地輿之學，近建一會，與列者皆縉紳貴介子，約一百人，日本之崇尚實學如此，

地震裂壙　○小呂宋國，近又患地震，隆然一響，渾如地軸轉旋，搖撼不定，繼出視之，見某處裂開一壙，察之，中含金質甚多，迄今如法開採，獲利甚溥，又剛保代地方，近又新闢煤壙一所，壙苗甚旺，計每七日出煤三百五十墩云，

普設捕魚會　○聞普國近日捐有欵項，設立捕魚會，建造花園一所，浚魚池，購漁器，嘗集各種鱗鬣，蓄于池，以備臨流捕捉，上而君公宰輔，下至士商齊民，均准入內，隨時取樂，以覘物性，蓋不徒作濠濮閒觀也，此雖細故，亦足見西人留心有用之學矣，

議院平議　○英國議員中近有某大臣謂現任印度總督某係天主教中人查我國向奉耶穌教似不應任用他教人員鎮守邊境當經該院總理外務大臣某答曰國家用人權衡至當但期爲地方實心辦事初不計其信教之異同何得故分畛域以撓任材器使之經座中議員同聲應曰如公言

黑牡丹　○春暉到尾德殊尤富貴歸來未白頭姑倘紅顏宜號鼠民雖點首漫呼牛道當守默華狂瀾人情反覆暴寒煖世味中邊雜苦酸屈子離騷心北闕楚囚相對泣南冠夢回鄉國仍天末時事何堪問獺肝　曉至蘇橋作　乍時返蓬萊茲又驅車曉紅曜灼素衣白露團芳草宇宙含清輝遷谷啼黃鳥男兒不得志苦被紅塵擾十事九欲非功名即三島世味已徧嘗縱口充茶蔞剛腸鍊不柔愁城帶豈堪飢驅不食家于役辰光卯道逢揶揄見又手作朋嬲謂余事鉛槧壯盛殊矯矯雲路終前擬作述窺原道萬金脫屣看三公如梯涉豈期文字憎偃蹇田人表幽蘭空谷芳霜鍔窮阿老易師張志和風月江湖龜或壽抱朴子丹藥延年討毋徒奔走頻南北仍潦倒我聞歎曰嘻斯語非懷抱博散本所甘只愧苞桑鵠誰人斫梗柟我願釜斤擒誰人釣巨鼇我願理綸紹勿謂一勺水萬一蛟龍掉勿謂一木終萬一巨室造行見羞見神南溯采蘋藻末路倘有涯陸雲正年少區區抱私意晨夕覩蒼昊大言不顧慚小見驚竄了　題怡園得月廊

鑿破瑯環小洞天月明不換舊嬋娟碧嵌石罅苔鬚活綠抱山根草脚延福地有花真富貴芳園無客不神仙愛他一片殘山水却幸曾逃刼火煎　浪淘沙寄懷曜仙　風起縐春池雨又絲絲年年怪煞落花時怪煞落花時節到天總如斯　如醉復如癡刻不禁持怎生紅豆又拈詞弱骨瘦來無一把只管相思

花好月圓人壽館主人藥生氏稿

題陸素瓊女史梅竹畫册　怡頤書屋吟稿

女史吳江人配張徵君濬均擅詩詞有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小印載俞太史樾春在堂隨筆此册作於道光乙未藏浦東奚氏刼後重爲裝池更趣憶舊游附跋距畫時更四十寒暑女史慶古稀矣發函香噴清品照人洵不磨物也讀既附以短章

名園唱和豔聞吳鄉雙巢玉燕梨棗瓊瑤章　詩富天才畫尤神得黛管霏香自寫骨格　爾格維何惟竹之秀
爾骨惟何惟梅之瘦　秀兮瘦兮不蝕刼塵越四十年完好如新　吳山蒼蒼吳江湯湯山水不磨墨寶永芳

續錄山東考略　○考東魯名山，歷山，在省城南，即大舜當年耕稼處，漢鄭元謂歷山在河東，宋曾鞏力辯其非，見齊州二堂記，舜不注山，在省城東北，一名金輿山，虎牙傑立，孤峯聳特，下有華泉，左傳齊晉戰於鞌，齊師敗績，晉逐齊師，三周華不注，即此，鵲山，在省城北，俗傳每歲七八月間，烏鵲翔集於此，又云鵲嘗居此，二說究未知孰是，鮑山，在省城東，世傳鮑叔牙管仲分金於此，下有鮑城，蓋叔牙食采邑，鬷山，在益邱縣東，一名鬷堂嶺，毗連留川鄒平二縣界，考二齊略云，鄭元刊堂注詩書於此，上有古井，產草似薤，人謂之鄭公書帶草，下有堂，宋范仲淹嘗遊學於此，東陵山，在章邱縣南，即盜跖死所，南有跖墓，夾谷山，在潍川縣南，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處，隔馬山，在長清縣東南，傳曰闢人夙沙衛，恚殖綽郭最，代己公殿，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師獲殖綽郭最，即其地也，泰山，在泰安府北，即東嶽岱宗也，舜東巡狩至此，其山屈曲盤迫，至絕頂，高四十餘里，有石表，封禪壇，史稱齊桓封禪於此，又有三峯，東曰日觀，遠望海口初升，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曰越觀，可望會稽，又有東西二天門，望秦，獨秀，雞籠，老鴉，獅子，蓮花，懸石諸峰，百丈，馬棚，孛鴿，諸崖，石經，石壁，豐都，桃花，諸峪，迴馬，雁飛，黃峴，思鄉，諸嶺，牛心，龍口，試劍，龍紋，虎阜，諸石，迎陽，呂公，諸洞，玉女，王母，白鶴，白龍，諸池，又有明月峰，登仙臺，下有東西中三溪，其他峯巒谿洞之秀，古昔帝王封禪之名，與夫名士登覽題詠之勝，不可殫述，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在山北縣之東南，有尼山，一名尼邱山，嶧山，在鄒縣東南，一名鄒嶧山，禹貢嶧陽孤桐，春秋郯文公卜遷於嶧，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皆此，峄山，在縣之西南，詩保有峄，即此，其陽有伏羲廟，遺址，世傳伏羲畫八卦於此，故又名八卦山，縣東北有昌平山，孔子所生地也，金鄉山，在鉅野縣南，山北有石洞，曰清凉，深十餘丈，因鑿石作四小閣，閣外一堂陛，高三尺，堂外兩門，門外兩大閣，石道長三十丈，闊十有六尺，相傳爲秦始皇避暑行宮也，蒙山，在費縣西北，昔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即此，又以其居魯地之東，又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陶山，在東平府館陶縣南，禹貢所稱陶邱即此，牛山，在臨淄縣南，齊景公登牛山隕

涕二諛臣亦泣，妾子獨笑之，公問故，對曰，吾見一不仁君，二諂諛臣，是以笑也，廬山在諸城縣東南，蘇軾超然臺記，東則有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上有廬敖洞，飲酒臺，諸勝境之眾山，在福山縣東北，史記秦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紀功，漢武帝登之罘，聞稱萬歲，其東南海水中，有壘石，俗傳武帝造橋，有兩石銘尚存，首山在遼東都司城西南，山頂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狀，泉出其中，挹之不竭，晉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有星從首山墜城東南，唐太宗征高麗，嘗駐蹕其巔，勒石紀功，因改爲駐蹕山，醫巫閭山，在廣寧衛西，舜封十有二山，以此爲幽州之鎮，其山掩抱六重，故又名六山，上有桃花洞，聖水盆，仙人巖，飛瀑巖，等勝，此山東名山之大略也，至茲方勝蹟名區，幾有不勝備紀之勢，所幸平昔著名，均已考訂編錄，此外則概付闕如，閱者幸勿挂漏譏也，

此稿未完

京報選錄　○六月初七日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寶鋆等謹　奏爲遵　旨議處具奏事內閣抄出廣東巡撫裕寬奏稱光緒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有人奏廣東學政吳寶恕吸食洋烟日與幕友聚賭及考試草率索取棚規供應倍於前任暨關節賄賂斥革勒銀各欵業經逐一訪查或係並無其事或係傳聞之快均無確據其原參嘉應州廩斥革廩生數人該革生爲學臣之父吳斯滸請入祀名宦祠學臣即以吾聞之喜而不寐命題該革生亦得開復並勒罰州廩四縣案首多金爲祀典之費強令諸生偕同致祭一欵查係嘉應州城內有民間私建之謝道祠祀故明惠潮兵巡道謝璉祠額始寫謝公祠後已寫作名宦祠州人以前學臣吳寶恕之父吳斯滸牌位入祀祠內係光緒四年之事前學臣以吾聞之喜而不寐命題係三年歲考在未經入祀之先尚非因欣喜而有是題廩生魏炳昌周國驥二名因所保童生古朝瑛在場舞弊分別斥革降附至今尚未開復此外州廩廩生並無斥革數人旋即開復之事惟典寄等縣案首范彬等捐銀修祠已據委員邵承慈會同現任嘉應州知州姚克濬續查明確取有承認泰派捐銀廿結則係實有捐修之事且民間私建祀宇供設已故地方官牌位並擅寫名宦祠額而前學臣明知紳民將其父牌位添祀祠內不行阻止輙復赴祠行禮諸生亦隨同致祭均有不合至委員候補知府邵承慈初稟失實嗣經

覆查即行據實稟覆情尚可原署嘉應州知州候補知府嚴家疇身任地方於飭查之件自應詳細查明據實具稟乃該員並不將捐銀修祠一節明白稟覆其曾經出過吾閒之喜而不寐題目輒稱並無是題雖非有心隱飾而辦事究屬疎忽相應請　旨將前學政吳寶恕交部議處並將候補知府嚴家疇一併交部議處以儆官邪光緒六年五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御史鄧承修奏廣東學政吳寶恕考試草率各節當經諭令劉坤一裕寬確查具奏茲據裕寬奏稱查明該前學政被參考試草率倍索供應棚規暨關節賄賂勒罰銀兩等欵或查無其事或係傳聞之悞均毋庸議惟於嘉應州民間私建祠宇供設已故地方官牌位與寄縣案首范彬等捐銀修理該前學政既知其父吳斯澍牌位添祀祠內不行阻止輒復前往行禮殊屬不合吳寶恕着交部議處前署嘉應州知州候補知府嚴家疇奉查事件並不明白稟覆雖非有心隱飾究屬疎忽着一併交部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律載凡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杖八十係私罪降三級調用又定例屬員呈請上司代題代奏事件如不將實在情節逐細聲明者降一級留任私罪各等語此案前廣東學政吳寶恕於嘉應州民間私建祠宇既知其父吳斯澍牌位添祀祠內不行阻止輒復前往行禮殊屬不合欽奉　諭旨着交部議處前署嘉應州知州候補知府嚴家疇奉查事件並不明白稟覆雖非有心隱飾究屬疎忽一併交部議處應請將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廣東學政吳寶恕照不應重私罪律降三級調用例議以降三級調用前署嘉應州知州候補知府嚴家疇應照屬員呈請事件不將實在情節逐細聲明者降一級留任私罪例議以降一級留任查吳寶恕所得降調處分嚴家疇所得降留處分俱係私罪毋庸查級紀議抵所有臣等遵　旨議處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奉　旨已錄

出售滙學讀本　○滙學讀本之彙刊也始於戊寅春季爲鄉塾揣摩秘本篇中破承成法啟蒙捷訣半篇要式其餘啟悟能與文迎合選小題約鈔目耕蠡測銘衡指要搭截新編四種約選雙湖翹楚等文集逐加遴選彙成一編分訂兩本以便卷帙無多購買誦習均極簡易但是編之刷印雖爲本學而設現擬廣爲傳播公諸同志計價二百二十文欲購者請至徐滙土山灣書館購取可也此白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初七日　第六十一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七月初二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擬平定西陲賀表　論旨恭錄　避煞論　教宗賑饑　主教謁土王
虎噬逋客　騙匪險惡　親查庵觀　崇邑思水　禿驢受苦
女流醜命　大德述異　雷擊獄廟　典舖命案　陽羨刼案
澤被窮黎　海狗誌異　閩漳瑣聞　章門水漲　民不病涉
察吏新政　整頓商政　麂猴　馴雀　畫法神奇
粵東官報　傳聞滋惑　快人快事　募築圍基　籌賑不倦
　　　

諭旨恭錄　○六月十六日奉　上諭巡視東城御史桂年等奏遵保拿獲隣境盜犯出力之司坊官懇請獎勵一摺着吏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江寧府知府員缺緊要着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魁元補授欽此○十七日奉　上諭通政使司參議胡家玉奏河南各州縣漕米請飭概徵本色起運交倉等語着戶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旨吏科給事中員缺着和寶補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員缺着洪良品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員缺着孫紀雲補授原修明着仍以知府選用欽此○十九日奉　上諭穆宗毅皇帝實錄　聖訓尊藏事宜請旨辦理一摺　穆宗毅皇帝實錄　聖訓尊藏皇史宸本及內閣舊本所有一切應行典禮事宜着該衙門議奏至尊藏盛京本與玉牒一併恭送一切應行預備之處着該衙門查照上屆成案敬謹預備欽此又奉　上諭萬青黎奏病痊銷假請開兼管府尹差使一摺萬青黎着准其開去兼管順天府府尹差使欽此又奉　旨此案着交何璟勒方錡督同臬司親提人証卷宗來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民人錢森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江西撫州府知府員缺着陳振瀛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童華着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欽此又奉　上諭戶部尚書董恂着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又奉　上諭譚鈞培奏甄別庸劣各員請分別勒休降革等語江蘇常州府總捕通判黃麗中精力衰邁緝捕不勤吳江縣知縣陳鵬年薦就衰難資整頓均着勒令休致崇明縣知縣鄧澤培精神疲軟聽斷不明着以教職銓選候補知縣蔣道豫性喜招搖毫無忌憚吳縣木瀆鎮縣丞趙景禧多方訛詐候補縣丞蔡廷鑾廉恥全無丹陽縣主簿陳保泰縱開烟賭私收陋規蘇州府照磨余臨兆遇事需索新陽縣巴城司巡檢吳鵬雲聲名狼籍吳江縣汾湖司巡檢王姚泰私收規費奉賢縣南橋司巡檢沈志高擅受民詞宜興縣下邾司巡檢程國綬勒收烟捐婁縣典史邵嘉宗專事樗蒲丹徒縣典史王振年老龍鍾均着即行革職以肅官方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

避煞論

俗傳人故其魂必回家一過名之曰煞取凶暴之義唐太常博士李才百有喪煞損害之說似避煞之俗唐時已有之不自今日始也法如巳日死者四十七日回煞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者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回

喪家、近代人物故之後、其家人執死者庚帖、詣于羽士、若輩備有藍本、按籍而求、已而執筆批曰、某之煞高若干丈、當於某月某日某時歸、歸時獰惡無比、見生人必陰攫之、使七竅流血而死、如欲免禍、則接之爲不容緩矣、接煞之法、將梁柱貧鐵、糊以紅紙、毋使煞觸之而損其體膚、屆時懸象於壁、設雞魚酒肉多品、延羽士五六人、禹步雷聲、鳴鐘伐鼓、偶有異即呼曰、煞已至矣、而金鼓之聲愈震、如是者盡一日之長、或至夜分始撤、殊不知三代上、聖聖相傳、未聞有避煞之舉、則古時無煞可知也、古時無煞而謂今茲獨有之、是誠不可解者矣、且夫父子之間、恩義最篤、煞苟至家、將存問之不暇、何忍殘害其子孫、則避煞之說、爲不通之甚者也、洪容齋夷堅志、載董成二郎、沒而既殮、家人飾紙灰於窗前、已而見二鵝足跡、以爲二郎已墮畜類矣、豈不知魂本無形、何來足跡、若已墮入輪迴、則兩地相睽、安能於倏忽之間、重蒞前生舊宅、侯甸西樵野記、述鄉人顧綱卒、其妻設香楮牲饌於几、合門皆隱、惟留一媳於家、子夜、見一物如猿、據案啖牲、時人傳以爲實、惜哉、世人之輕信怪誕也、如果括蒼老物、猱木而來、則其恣意大嚼、當必狼藉杯盤、惟餘毛骨、而何以餕餘之品、猶足供生人醉飽也、如謂隱現成形、曇花偶見、則其齒牙爲虛器、口腹爲幻形、復何能恣意飲啖、饕餮無異生人耶、今之陰陽家、謂煞有雌雄之別、雌煞不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皆不出則左右皆鉗而相向、據此則煞又在二足中矣、然而在足、則尸之所在、即煞之所在矣、回煞之說、胡爲乎來哉、嗟夫世教衰而民不興行、羣習於鬼神之說、以徵其禍福、於是黃冠羽流、鼓煽妖祲、愚民惑衆、視爲固然、相沿日久、遂固結而不可解、亦風俗之殷憂也、余所以不憚煩言、反復辯論者、惟欲破其惑、醒其迷耳、豈有他哉、

教宗賑儀　○前報登秦中災象復覩一節、茲接羅馬郵耗、悉　教皇深憫該省民人、叠遇凶荒、飢黎戢道、因撥庫儲佛郎三千枚、交宣教是邦者雲領、分別散放、以惠窮民云、

主教謁土王　○前報登羅馬大臣謁見土王一節、茲閱法京教會報、載是事較詳、用將其大略譯登、有駐土主教瓦奴德利、由羅瑪回雲、有教王書函、并伴函儀物、擬即恭送入宮、西歷五月二十六日、午後二下鐘、王遣駕上駟車、至主教行轅迎之、主教即偕法國參贊官同入朝、先至儀制司小憩後、聯翩進見、王

立而埃、主教行禮畢、即出書呈覽、書係意大利國語、經繙譯館譯以上國官音、略謂茲因瓦主教遄回貴國、特命奉書遞呈、并附雕縷書案一張、貯望莞收、所有前蒙召見主教、復將教務撫綏安帖、實深感謝、至貴轄罷更省教民、既荷覆函駕馭、定必恪遵功令也、允宜代禱上主、長保太平云云、上王覆稱辱賜函件、感謝交并、溯我國定例、凡各國教會、必一體保護、不致稍涉偏倚、即如朕御極以來、見民教略有不靖、業經辦理周妥、調劑咸宜、洵堪慰厦、惠到書案、當置諸左右、以示不忘云、主教乃稱謝、三肅使者而退、

擬平定西陲賀表　雲間道遙子來稿

臣聞古之聖人、化光玉鏡、地輦金甌、十洲並靖、夫塵靈、六幕各資、夫煦嫗、黃圖在望、知狼燧之悉消、烏弋來庭、識龍韋之畢達、然止一城一邑、冒舒取石壁之功、七縱七擒、諸葛服南人之衆、充國之策先峇、羈縻是務、實憲之征志上、部落未除、未有埽穴犁庭、克爵見方之捷、會獨草薙、永殲醜類之巢、武功如今日者、皇上亭毒八埏、盧牟六合、及遠而懷爲夾、不召而民斯來、久已遙瞻抱珥、爭頌望人、咸慕貢琛、願依中土、斯一十九年之使、雁帛奚須、三十六國之臣、虎符共懾矣、乃自昔西流、朔北降人、蝟蝟之寨、煽以妖書、狼膩之庭、聯其毒焰、遂爾稱戈犯順、張幕窮兵、自絕於人、頡利終成坐縛、不知有漢、夜郎豈識君威、鑾旨輙欲相當、虎賁乃思妄捋、於是登高壇以命將、召元老而視師、早發牙璋、特頒赤箭、城收淮蔡、獨恃晉公、師下盧龍、相驚魏武、始由松棚之賊、乃畧戈鋋、終連花面之番、並收亭障、振八戰八克之威、已論絕險、鮮一騎一人之逸、頓策全勛、因之疾雷破山、敵皆鼠竄、秋風振籜、勢若狼嘷、爭呼三楚之精兵、迅下八城之巨郡、譬太陽之沃雪、所過皆消、似大旱之望雲、霓歸來恐後、杜晉雖勇、力盡兩甄、肩純終存、計窮一戰、金鐃迭奏、木拔遙傳、城築受降、書持露布、驛通籌筆、爭折風柯、重開無外之規模、直結相連之版籍、遠維昔日、垂播宏猷、我　聖祖親試五兵、靖蜻蜓之別縣、我　世宗特勞七校、靖鳥鼠之倖魂、廝其王即用其人、仰中國爲父母、畧其界勿貪其利、化此華以冠裳、誠欲使　聖德涵濡、如水銀之瀉地、皇威震疊、似日魄之麗天、乃因久阻聲靈、徑形跳盪、果屬鄰家之乞火、誰邀敵國之淩波、始固相機而動、無累後人、今既有隙可乘、克篤　前烈、況匈奴降漢、玉節先趨、回紇尊唐、金柳莫鑄、燒當願領一隊、摩訶親帥諸蠻、戴天同切、吳地旋來、設非殄餘

孽於五蟠，因風縱火，曷以尋舊盟於九姓，欲水思源，縛苑君璋之父子，悔不降唐，嗤劉武周之君臣，妄思仗廟，捲甲而爭趨熊耳，遣丁而齊蹴駝蹄，蓋牟已下夫英公，試圖駐蹕，高踏曾禽夫薛舉，悉注起居，使小部早止其銀槍，劃地竟依諸玉斧，則宋主未歸夫靈郡，西夏以強，漢朝卒棄夫珠崖，南州遂隔，功仍少隘，局未全收，今自兒渠授首，遠部歸心，賴漢將之如飛，整舊疆而不改，陸擊水慄，并無懸月氏之頭，雷擊星馳，更未傷車師之鼻，一孽已足，又焉用彼防秋，萬馬皆喑，乃肇造我區夏，不等貞觀之拒康居，但知量力，終嫌廣順之援兀欲，終近窮兵，陳稜渡海之軍，名王可縛，定方滅國之舉，勁旅無多，即古方今，度我勝彼，驅戈甲以前征，直踰葱嶺，坐城闕以無阻，徑越天山，近光者就日贈雲，遠至者梯山航海，拱北布景宵之宿，指南陳重譯之車，奉册晉觴，

太后覩捷書而色喜，麗碑銘績，列祖纂方畧以功成，凡在生成，倍欣舞蹈，縱抽箭勇輸夫仁貴，亦推棋計遜於茂先，當雪飛白羽之時，正克告紅旗之日，出雅入風，時是碑如韓愈，策勳欲至，尚祈剛入班超，續漢代之鐃歌，愧少生花之管，舞亮階之干羽，遍臚大地之歡，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騙匪險惡　○崇明中沙，上月間有某婦自母家回，携幼子僅五齡，并衣包一个，內有洋數元，突于中途撞見一人，謂我與汝夫素識，願代抱小兒，并負衣包，以貫爾勞，婦信之，即稱謝囑其肩負，而已則尾其後，詎行不半里，此人即將其幼子拋棄道旁，負衣包飛竄而去，婦大駭，急舍兒追之，不能及，比回顧其兒，則已淹斃溝中矣，婦益駭痛，回家後，見其夫，詭言余無力負兒，盍自往挈之歸，待夫既出，婦乃引繩懸梁，以畢其命，少頃，風雨大作，雷電隨之，母子霎時俱活，騙匪擊死于衢，衣包猶未釋負也，此事據友人繫繫言之，其報應果若是其速耶，殆告者故神其說耳，然該匪之險惡，實罪不勝誅矣，

親查庵觀　○琴川來信云，俗觀六月十九日爲大士誕辰，是日城內之送子庵，拈香膜拜者，殊形熱鬧，惟婦女則奉憲嚴禁，不得闖入，經郭邑尊先期傳集地保，着于是日清晨，將廟門看守，遇有無知婦女入內燒香，即行攔阻，邑尊并於巳刻親詣該庵查察，適有一老嫗手持香燭，蹣跚而入，當喝役拘訊，嫗答以子病求請仙方，非敢違禁燒香也，當蒙從寬斥釋，繼詣慧日寺各處一路查訪，由是佞佛之徒，咸聞風斂迹，亦以見憲令如山，民風不難驟變也，

崇邑患水　○本年自入霉後，詹溜如繩，間以雷電，南中各省，靡弗以苦雨報，且陰涼不似夏伏氣候，農田固屬堪憂，即人身亦當格衞，蓋恐沴戾之氣，鬱而成疾也，崇邑自前月初五至初十日，晝夜傾盆如注，雷尤爲厲，有擊死人身者，有震坍屋宇者，甚有將屋中什物洗擊淨盡者，誠罕聞也，至初十晚雷雨並作，厥聲更震，居民聚處一室，不敢安枕，直至次日辰刻始止，仙景沙地方，已成澤國，田中花荳，半遭淹浸，即屋內亦水深三四尺，至一二尺不等，至十五日始畧見退出，恐花田收成，終不能無折耗也，來函所述如此，不禁爲該邑農民，深切杞憂矣，

禿驢受苦　○新任吳縣令高碧湄司馬，舊曾攝篆平江，政尚風厲，吏胥震讋，而于奸僧惡道，尤深惡而痛恨，茲屆重蒞是邦，下車後，即有差禀滄浪亭住持某僧，擅容婦女入內遊玩，藐違憲禁，蓋是處夙爲南城勝景，前以遊人嘈雜，曾奉縣委，登示嚴禁婦女進遊，以肅風化，今該住持適逢縣差瞥見，即帶案請懲，高邑尊喝責一千板，判荷校一年，着輪發城廂內外，各觀庵示衆，以儆效尤，而該僧之受苦，已無量矣，爲政莫如用猛，吾于今日覩之，

虎噬逋客　○閩漳澄邑，太武山下，儁社有業屠某甲，近因生涯冷淡，不獲奏其迎刃之能，致奇窮徹骨，逋負山積，正無可奈何時也，上月間，有持券來索債者，過其家，因匿而避之，繼復四面偵訪，甲東奔西竄，深恐被其找着，乃黑夜由僻徑歸家，不期山蹊之間，有猛虎突出，將甲拖噬倒地，幸鄰衆聞喊趨救，始免于難，然已噬傷數處矣，說者謂以猪屠而不能制虎命，未免示弱，而孰意弱肉强食，今天下大抵然哉，

大龜述異　○奉賢南鄉椒墩聚，地濱海隅，民多以捕魚爲業，有甲乙兩人，結伴布網以爲常，六月十一日，海潮初退，兩人仍聯行往捕，有大龜誤投羅網，不能脫，甲乙喜甚，舁回家中，秤重九十三觔，甲謂乙曰，吾與若盍舁往高橋鎮，易數百青銅錢，以博一醉耶，乙曰，予亦謂然，遂用繩細縛，前赴該鎮，行抵鎮南市梢，有金姓者，問之，索價頗廉，金曰，予與爾洋蚨一枚，爾其爲予縱諸海可乎，甲乙固伉儷，遂謂惻隱之心，盡人皆有，豈可讓人獨善，力却其值，不受舉而投之海，蓋猶未知水族蠢物，爲物類之最無靈者也，因傳者紛紛，姑照登錄，

雷擊嶽廟　○荆溪西門外水河田地方舊有東嶽廟一座廟塑泥像體相甚偉陡于上月初四日天大雷雨迅疾一震將廟殿擊毀神像亦遭雷擊泥飾剝落殿宇洞穿而雨亦旋止又聞是日邑境遠近共被雷斃四人內有孩子一名雷傷尤慘背上有雷火烙紋如蝌蚪而遠近來觀者遂謂是天譴非世人能識荒誕附會抑何可笑

典舖命案　○溧陽某甲務農食力尚堪自給去冬因有急需將首飾衣物付質城內某典舖以資應用上月初持洋三元隨券向贖適值櫃面異常擁擠典夥將飾物裹入衣件中擲交甲甲方欲展開檢點夥囑以人多嘈雜回家檢視未晚也甲如言挈回則僅剩衣件而無飾物因疑係夥乾沒急往詢焉夥答以出門不認甲愈憤購生烟吞服致死經屍廳報縣請究邑尊擬按律懲辦嗣以典主出爲調停始投息完案然撫卹屍廳及吏役使費實化去三千金云

陽羨刼案　○宜興縣屬西莊橋地方於上月初八夜有販買穀子商船一號起更後停泊到埠船中有甲乙兄弟二人挾有販本銀洋扃藏箱篋比臥漏已三下突有匪徒二三十名跳入甲船聲言盤查奸宄甲等知勢不佳急哀懇饒命盜衆遂傾筐倒篋搜括無遺而去并將乙推墜入河幸乙素知水性鳧浮而逸大嚷晨飛赴宜興縣署報案請緝徐邑尊即簽差跴緝刻尚未經獲一想不難指日破案也

女流釀命　○丹陽北鄉有甲乙二姓兒女親家也平日尚無嫌隙一日甲妻與乙妻因細故互相口角始而詬誶繼而用武一隊娘子軍旗鼓頗足相當乙妻漸不支被甲妻推撞倒地磕傷而斃甲妻畏禍服毒斃命兩造訟于官經張邑尊按驗屬實提集人証質訊并牽涉文生某姓因一併發學看管案甚轇轕尚未訊有確供云

海狗誌異　○閩中近報云漳浦南鄉地濱大海斥鹵之區也偶一婦路經海江墩突遇海狗一頭人立而呶視之遍體生毛如蝟刺四蹄宛與人手無異婦大怖適有男子持扁担于來婦遂大呼擊怪該男子聞聲奮逐打斃各歸詎是婦到家後陡發瘋癲如醉如夢終日嘵嘵至該男則臥榻叫囂呼痛聲遠達四壁噫抑何適相值也而聞者咸謂海狗作祟當超度以解之則眞妄說矣

閩漳瑣聞　○漳州府長白毓太守璋，潔己愛民，頗多善政，現又創建豐備義倉，于府署左近，捐粟儲倉，以備凶荒，民間輸將，頗形踴躍。○龍溪縣屬，于上月中，大雨傾注，數日夜不止，致釀爲水災，漲湧漂沒，鄉民多被其害，刻下禾稻均淹浸澤國中，顆粒無收，農人仰屋而嗟，付諸無如何而已。○漳屬之石鎮，近有賭棍，開設花會，以誘人猜射，鎮東某姓母女二人，酷嗜之，致家產日耗，漸至將伊女奩粧付質，以拚孤注，女不肯，幾欲自盡，而母仍不悔悟，刻經石鎮劉分府嚴拿該棍治罪，想此風當稍戢也。○漳浦有某姓壽母，年八十五歲，膝下孫曾四代，計得三十餘丁，亦可謂福壽並臻者矣，會有社中蔡姓，列械器與他人鬥殺，猛開一銃，致彈子誤從門罅中入，適中壽母額顱，幸未大傷，然已皮開肉綻矣，眞无妄之災也。

章門水漲　○聞江右近亦患水，數日之間，江潮盛漲，漫入市河，城內各處街道，暨城闉中，咸可沒蹀，近雖略退，而稻田中猶一望無涯，各處支河洲蕩，仍與岸平也。

民不病涉　○直隸大沽口，迤北十二里，曰北塘口，距析津百二十里，地勢低窪，每歲夏秋之交，盛潦漲漫，恒泥濘沮洳，行者苦之，刻經直督憲李傅相，奏明撥欵興修，自紫竹林下之瓦莊爲始，直至北塘而止，一律填築大路，計寬四丈，高八尺，長一百餘里，並飭各營弁督率練軍，携帶畚鍤，協力興築，俾完要工，現已經始，將見如砥如矢，寬坦蕩平，不惟便士卒之驅馳，亦以免商民之病涉也。

澤被窮嫠　○聞之穗滯秉遺，民爲嫠婦留其利，矜孤恤寡，政爲窮獨先其仁，蓋惻隱爲人所同具，而無告尤在所必卹也，天津之恤寡糧，係抽費於長蘆鹽務中，按照鹽斤，每包抽收制錢二文，歲終集有成數，彙解關道，聽候撥充卹寡經費，按月示期給領，歷奉照辦，窮廩感頌，本年經辦官紳，復推廣章程，募積鉅欵，稟明大府，于郡西南隅，擇地倡建清節堂一座，凡窮嫠之毫無倚賴者，咸得報名入堂，以盡餘年，其立法之美善，用意之深厚，洵足令人興感也。

整頓商政　○聞北海各口多有華人運貨往內地銷售，雇用西人，爲之經紀，藉免逢卡納稅，經關道憲查出多起，照會領事，設法杜絕，刻英領事已傳諭本國商人，如有運貨入內地者，須赴領事衙門，具領執照，并須發誓，不爲他人包攬，方准起程云。

**饋猴** ○鼓琴動操、雅人高致、何物山公、輒能獻技、西報載德國爵省、有喬梓二人、善作狡獪伎倆、一日譁於市曰、予所蓄老猿、頗能鼓琴、音韻和叶、渢渢可聽、人多異之、繼而各日報館、紛紛傳說、致四方來觀者、趾錯於門、并都城著名醫士、測究物性、著論考之、遠近哄動、目爲怪物、每日輸錢進看、倚爲利藪、至數日後、人多有疑之者、懷鐵針陰刺猴背、微見顫動、若不知痛、繼有拔其尾、摘其毛者、均應手而落、不類生物、益疑焉、揭而諦視、則一老人撫琴而坐、以猴皮蒙之、泯然無迹、栩栩生動、與眞者不差毫忽、衆由是大譁、并索還所取資、某不得已、如數按給訖、觀者始驚然而返、至前數日所饋看資、則均被賺入橐矣、

**馴雀** ○飼雀主人來函云、予性喜玩鳥、每當亭午風來、空堦花落、枝頭好鳥、作格磔聲、倚檻傾聽、俗耳如洗、亦幽居佳致也、一日凉雨乍過、濃陰如覆、徘徊庭院間、見一雛雀、毛羽未豐、啾唧在地、遂憐而畜之、日飼以粟、月餘後、活潑靈動、能解人意、聲口呼之、輒依依向人、如託宇下、人皆以爲異、尤足異者、主人酷嗜淡菰巴、呼吸噴薄、晨夕弗離、而是雀恒止主人膝、張喙吸之、如是以爲常、偶主人以事繁罷吸、則飛翔唶唶、似頗不適、迨烟霧乍典、使鼓翅跳躍、人又謂是雀殆有烟癖矣、主人亦莫知其故、因囑登報、以供一笑、

**畫法神奇** ○西報言法京、近有畫師、名罷而默、新創畫法、能吸日光于顏料中、成幅後、寘諸暗室、晶光迸射、閃爍有神、可使四壁通明、燈燭盡廢、若火藥廠、及煤鐵礦等處、懸之于壁、尤能資工作而免不虞、若黃昏懸挂通衢、則互相輝映、能遠照至二十七丈、洵奇觀也、以視世之塗抹丹青、自詡神奇者、其有用與無用、眞有穹壤之分矣、

**察吏新政** ○張振軒制軍、自簡擢兩粵後、諗知該省宦場習氣最重、力加整飭、期臻上理、茲聞制軍嚴飭各州縣、將衙署友人、有無職役、在署何事、開列清册呈核、無論爲官、爲幕、爲紳、爲游客寓公、或爲官紳幕客之子弟戚友、均須開明銜名籍貫、眞姓的名、刻日申送、以便查核、蓋安民必先察吏、正本所以清原、制軍此舉、眞能力探其原也、

**傳聞滋惑** ○前報法國將撥兵直取越南之東京云云、曾有華字日報、據聞登錄、本報亦略撮數語照登、而未繫以疑詞、茲查近來西字報、未見論及、則此信斷非確耗可知、率筆及之、以解衆惑、

**快人快事** ○南海桂皓庭孝廉，祖籍浙慈，寄隸粵東，已數傳于茲，蓋鄙人之兄弟輩行也，刻因目擊粵省淫風之盛，半由娼寮太密所致，值今合肥制府建節是邦，遂稟請督憲飭將省城內外，並佛山、順德、新會、各處私娼，一律驅逐出境，房屋發封，概行充公，撥入愛育善堂管業，爲現辦水災，暨日後各善舉經費，業蒙振帥批准，仰東按察司札府飭縣，迅即查封，繪圖申覆矣，按孝廉俊快明爽，有烈丈夫氣，迹其居鄉日，興辦善舉，靡局不與，類蒙大憲嘉獎，前聞其哲嗣未弱冠，已登甲榜，人咸歎其善人有後，猶記辛未之夏，孝廉春明報罷歸，道出滬江，買棹謁先大夫于吳門公廨，獲侍座隅，一聆其言論風采，私衷輒生向往，今于港報得聞梗概如此，洵快人快事也，存恕主人誌

**募築圍基** ○粵東自入夏以來，水潦漲溢，害及田廬，其故皆由基堤冲決，致漲流潰漫，頃刻成災，茲聞清遠縣屬之界牌圍，實與石角圍互相維繫，亟應修復堅實，以衛數縣民生，當經好善之士，刊有佈啓，擬倡捐修築，仍由愛育堂稟官辦理，以一事權而歸實在云，

**籌賑不倦** ○鄭陶齋觀察官應，粵人也，歷年設立籌賑公所，於新太古輪船公司內，募解晉直各省賑捐，與吳門謝綏之大令，一氣相生，集款最鉅，南省蒸爲風氣，全活災黎，何止億萬，誠好善君子也，今聞梓鄉告災，即勸同鄉之殷實官商，慨解腰囊，旬日之間，得白金四千，復措資墊解三千，均發電滙往災區，以應急賑，粵中人士，咸交相延譽，欽感弗置云，

**粵東官報** ○督轅紅單內開，陸路提督印務，咨委調署陽江鎮總兵楊玉科署理，所遺陽江鎮篆務，委記名總兵張殿雄署理，溯自楊爵軍門自簡放高州鎮臺後，未及一年，叠遷陽江總鎮，今由督憲奏咨署理陸路提督印務，蓋以粵省近正籌備海防，非得百戰宿將，未易資爲重鎮也，

**鹺務難肅** ○奉賢之青邨場，濱海之區，居民多以煮鹽爲業，而私梟亦間有出沒，邑令庶務繁劇，殊有鞭長莫及之勢，經浙都轉派有鹽場大使，駐紮該處，以征鹺課，而資鎮撫，立法本極周密，惟該處額設場竈，祇准熬煮，不准板曬，歷來無敢干禁者，茲風聞漸有沿塘居民，擬製木板，曬晾食鹽，俾推廣利源，而歸簡易，然恐弊竇由此而滋，場署中未必輕許更張也，

友人過舍有作　○清風霖雨一時來頓歇炎威倦眼開荷芰鮮華新世界山巒蒼翠入樓臺舊遊紫陌塵俱盡往事黃粱夢早回今日分明天雨粟賞心何惜酒千盃

海門樵水居人甫稿

題鐵淚圖　○鐵性忍人性仁忍人失性忍於鐵轉使頑鐵增酸辛昔聞辭漢銅狄哭今之鐵淚血滿幅飢荒中土戶慘呼豫省州縣尤焦枯覓食竄死死充食朝食草暮死行就屠陰風慘慘堆骨聳炊烟日斷屠門閉造物降災無從控鐵鑄心腸見應動仁人作畫持救荒淚墨縱橫狀哀痛狀哀痛籌郵鄰豈料堅頑多鐵人鐵性堅頑淚猶熱可以人而不如鐵

怡顏書屋唫稿

續錄山東考略　○考本省大川濱州及利津霑化海豐三縣皆地濱大海青州府屬樂安縣東北去日照縣五里地亦臨海登州一府則四面皆海春夏時遙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其實海氣攝影空中成此異景老於航海者習見不爲奇也萊州府屬西北昌邑濰縣界東南膠州即墨縣界亦環海遂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濟河一名大清河禹貢濟水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北入於海自兗州府東北流經省會長清武定濱州利津等界入海漯河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小清河一名濼水源出省城西趵突泉東北經章邱縣鄒平新城等界入海趵突泉一名爆流源出山西王屋山下伏流至河南濟源縣湧過黃河溢爲滎西北至黃山渴馬崖伏流五十里至省城西出爲北泉會諸泉入城滙爲大明湖流爲小清河濟南名泉七十二爆流爲上金線珍珠次之其餘皆不能與三泉侔矣大明河源出省城內舜泉其大占省城三之一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遙望華不注山若在水中誠爲歷下城絕勝處也泗水源發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八里始合爲一西經曲阜縣貫兗州城下至濟寧州分流南北南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洙水一云在兗州東北一云在曲阜縣南爲洙水北爲泗水洙泗之間孔子所居今湮沒無可考矣會通河爲元代所開以通漕運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臨清閘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明永樂間疏之引泗洸諸水及黃河支流注之以達於臨清會於衛河衛河源出河南衛輝府東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漢名屯氏河隋疏爲永濟渠亦曰御河東南

漕運商旅、與凡外吏朝貢、皆取道於此、汶水、源發泰安府西南、流至兗州府、又西至東平州界、注濟河、東北流至濟南府界、入海、黃河、自開封流至兗州府界、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北流入會通河、滄浪淵、在鄄縣北、孟子所稱滄浪之水、蓋卽指此、鉅野澤、在鉅野縣東、一名大野、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餘里、禹貢大野既豬、周禮藪曰大野、皆此、元末爲黃河所決、遂涸、梁山濼、在東平州西、宋宋江爲寇、嘗力保此以自衛、眞亡命之尤也、菏澤、在曹州境、禹貢導菏澤、又濟水東至於菏、皆此、今涸、淄水、源出泰安府、達臨淄、至壽光、入濟水、禹濰淄其道、卽此、澠水、源出臨淄西、申門之申池、卽左傳所謂齊懿公遊於申池者、申池水、一支西流者爲系水、一支北流者爲澠水、左傳謂有酒如澠、魯仲連謂田單騁乎淄澠之間、淮南子謂易牙嘗淄澠而別之者、卽此、皆北流入時水、時水、一名彤水、左傳齊晉盟於彤是也、其源淺、旱則涸、故又名乾時、左傳公與齊侯戰於乾時、是也、汜水、在曹州西南、漢高帝卽位汜水之陽、卽此、濰水、自密州諸城界、流入高密縣境、經昌邑濰縣東北入海、韓信伐齊、囊沙濰水、以破楚將龍且、卽此、遂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行一千二百五十里、按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里、人馬不可通、布土作橋、既濟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卽此、至今遼地遇雨、則多淖、其亦自然之險與、鴨淥江、在都司城東、按唐書東夷列傳、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鴨淥、西南流至安市、入海、唐太宗征高麗、耀兵於鴨淥水、卽此、白山、卽今長白山也、按齊魯水利、流派甚長、說者謂河決之役、有非人力所能挽救、而蓄瀦既久、則農田又難灌溉、欲溥萬世之利、必賴治河疏決之功、誠未可聽之自然也、

此稿未完

教授西文告白

○啟者本埠爲萬國通商口岸華洋雜處言語各殊近來多有紳商殷富之家願本堂教授西文以便辦公生理本堂仰副其意定於西九月初一日卽中歷七月二十七日始專教英法兩國文字測算西史地輿等學亦次第教授每月取脩金六圓諸生每日午前八點半鐘到館十一點三刻回家午後一點鐘到館四點鐘回家主日與瞻禮五日卽禮拜與禮拜四日諸生概不到館凡來學諸生須係清白之家幷年幼爲要因年紀稍長則不便學西國音韻矣此白

上海新北門外天主堂謹白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十四日　第六十二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七月初九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巨鯨罕見　諭旨恭錄　中西殯禮議　野族紀聞　遊美國啞人院　戲撲傷命
官儆兇橫　晴天霹靂　雷火燒人　秀才該打　夸誕炫俗　馴熊殺賊
地震續聞　獲獸笑談　官燬私錢　蕩戶橫費　斫臂保身　俄事空談
名將奏疏　隨員邀郵　皖寄近信　重洋返旆　日高交誼　暹國惡俗
緬甸近聞　高下皆宜　懸賞作論　英將留津　華人創行電線、臺灣地震
風驚傳電　馴象到港　惠及旅人　英京電音　高麗購劍　西官善政
　　創設日報　報館盛軌　茜紅館主詩　怡頤書屋詩　續錄山東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典廉奏遵查專案工程請派員承修一摺所有　裕陵純惠皇貴妃園寢西配殿工程着派本年承修另案工程之大臣文煜邵亨豫敬謹承修餘依議欽此同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日着推班欽此同日奉　旨朱逌然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洪鈞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欽此○二十四日奉　上諭曾國荃着來京陛見山西巡撫着葆亨護理欽此又奉　旨廂黃旗蒙古副都統着耀年補授欽此

中西殯禮議

大凡中與西之風俗，有敦薄互判者，而中與西之禮節，即有繁簡異宜者，雖沿於古制，限以時地，區以好尚，本未能强中就西，亦未便揚彼抑此，第就事而言，則均有說以處之，考殯之爲禮也，與葬異，禮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今人但知葬禮，即殯禮，非古也，喪大記，載君殯用輴，攢，畢塗屋，註，攢，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又曰，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棺用茅，士御棺用功布，今開府中丞，御棺無用茅者，率用功布，而士庶之家，轉恐僭越而不敢用，悖禮甚矣，古之殯儀似高簡，亦頗近縟，先期登屋而號，曰復，造明器，大羣，芻，功布，節目甚繁，不勝備考，然古禮雖繁，總不若近世競以意爲之，務爲飾觀而忘僭越，好爲怪誕以炫世俗，競尚花消以夸富有，澆俗頹風，挽回何日，有心者每竊然憂之，俗尚殯儀，先以巨器滿置碎紙，即俗名阡張，沿路棒之，謬謂買路錢，夫鬼不用財帛，焚與不焚同也，其矛盾有如此者，次則用黃紙糊一巨人，高尋尺，五色斑斕，猙獰可怖，前後用兩人推挽之，足下設小輪，遊行通衢，與屋檐齊，謂之開路神，謂免路鬼阻其亡靈也，試思剪楮爲神，伊秉何權，能阻路鬼，其謬誕亦殊堪發噱矣，今夫喪儀之最侈者，僧道均穿絳衣，數十百人，列隊成羣，外此則鑾駕也，誥亭也，魂橋也，凡可以壯觀者，靡勿具，柩之前，用幼僧飾作金童玉女二人，手持白布長旛，上書接引西方，謂可導之升天，更屬謬妄，孝子蘇衣冠，禮也，而冠之高下不一，孝子必持杖，謂其哀痛病危，非拄莫能行也，然亦徒事虛文耳，又設左右兩僕，掖扶而行，若用功布，則履步如恒，而掖者旋徹，方柩登橋梁，孝子必伏地碰頭，維謹，否則恐橋神或阻其親，又柩之後，以兩人舉木籠一，中置白羽雞，昂首而立，謂之領魂雞，至愚極誕之事，儼然爲之，雖賢者亦

不免甚矣習俗之錮人有如此哉吾因觀泰西之行殯矣凡人故後衣衾棺槨與中土略同自殮尸蓋棺以及殯葬限以十二時以車駕柩用馬挽之送殯者若而人舉而埋之盡哀斯返若死者曾從事疆場則護以兵勇一隊軍樂全部比柩入窆羣發火鎗以示敬樂奏哀楚之音而已若我國之權厝寄棺及種種侈誕皆足爲西人商冷而其俗弗尚也約而言之中尚繁西尚簡中而從簡則不免見譏於人謂某何薄待其親若此中而爲不如西而眞中豈盡僞耶有率其眞者卒不免爲所掩耳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刪繁就簡而以至理參酌之吾行吾素勿爲流俗所惑斯可矣豈有他哉

野族紀聞　○亞非利加洲有馬笪勒國焉地處僻陋素不與外邦通聲教近二十年來始有英國商人牧師至其地期振興而維新之然聲氣猶不甚融洽也去歲羅馬　教皇曾遣教士數人至該國欲開教是邦西九月三日凌英人爲介紹謁見該國酋長但見其國之宮室民房咸築土而居上蓋以茅如覆盂地勢卑窪形制拙陋泊如也午後三下鐘教士二偕英人入宮晉接先將獻贈儀物羅列塔下計手鎗一八音匣一絨罽二餘物尚夥適值其酋長用膳據座大嚼體相甚偉見西教士至側睨而嘻偃臥胡床劈脯飲啖教士暫退越二日英人與教士復詣宮門適酋長之妹在焉召之入內有少女二手製絳色圓冠環坐笑談嬉耍自樂少頃見門外樹蔭下置酒一盂云是乃欵客者即有侍者請客入席客與酋妹亦踵出各踞地坐捧盂牛飲酒係菽米所製味亦可口聚談約半時許奉酋長召見曰已久待矣教士偕英人趨至正殿酋仍側臥以誤頭大如斗髡頂無髮厥狀可怖坐甫定教士出英國某大員書喝偕來之英人譯以土音代達忱悃并請願開教貫邦酋答以敝境已先有英教人來此宣教況國人多不喜讀書識字未免有辜盛意耳閱炊許仍設酒肴團坐邀酌酋吸飲甚捷而教士則謝不敏焉又以白布支幕命優人演劇如傀儡雜戲粗陋可憎是日聚話最久酋與教士已漸熟稔捋教士之鬚不勝艷羨酋將新婚故於坐談時來賀者踵相接也三人遂匆匆言別傳教事亦未商妥應俟下次再行譯錄

遊美國啞人院　曾經滄海者稿

西國立法凡有貧病殘廢之人均設公院安置俾宇內無棄才其經費由公董量力勸助或於稅項抽提法

至良、意至美也、如美國華盛頓京城之啞人院、余曾與該院長安得郎式同往觀之、公院寬廣約三里、規模極爲宏廠、四圍以矮松編籬、大門乃白石琢成、精緻光潔、罕有其匹、門內左右各峙石像一、云係法國人始創教啞人法者也、院內房屋大小計一百八十餘間、廳事五座、教堂一、餘俱啞人住房、此外若書房、大菜房、洗浴所、憩息處、靡弗備、室內則窻明几淨、地舖絨罽、不染纖埃、其教法將二十六字母、手肖其形、揑合語言文理、每字各有定法、故凡啞人欲言、自可以手代口、旁觀者但視其手法、審其形狀、卽辭意難達之言、亦曲曲傳出、毫髮無憾、洵神妙不測也、其課程午前學習手法、午後默誦經書、傍晚男習手藝工作、各就其所近、女習針刺縫紉、類亦各從其所好、計居院習學者三百二十四名、其年自七八歲至二十歲不等、當進院時、須地方董事報名保送、日後學成年長、卽以院中男女自相婚配、以免外間求婚遣嫁之難、院中設教習師正副各一人、教習手藝者四人、另有女教師二、公舉總管一人、規矩井然、毫不紊越、院之左有花園一、奇石突兀、樹木蕭森、頗具景物之雅、茲姑畧而弗述焉、

戲樸傷命　○崇沙八滋鎭南、有甲乙二人、皆年少之强有力者也、各恃其膂勇過人、彼此不肯相下、一日甲戲謂乙曰、儘爾以全副氣力來、予只須一手相格、能使爾樸跌臥地、乙謂么麼大言乃爾、恐不值予一麾肱也、由是兩相比武、甲先仆、乙亦覆地、壓住甲身、使不得動、甲愧甚、遂用力掀翻、并以臂捺其腰、扭作一團、均不釋手、旁人見二人因戲成眞、急喝住手、而乙已狂笑而逝、蓋被甲擠傷腰眼故也、屍親憤甚、欲報官、經親友苦勸、令甲輸殯殮費八十千、而事始了、戲之無益也若此、

巨鯽罕見　○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老杜句也、其狀鯽之小、亦可概見、不意崇友書來、述邑之斜路港、有漁人于荷夏初旬、捕得鯽魚一尾、巨首修脊、鱗甲飛舞、權之得重二十四觔、以纖鱗荇藻之間、而作縱壑騰波之想、竟爾龐然自大、允宜付諸刀俎、以供快嚼、

晴天霹靂　○江陰東鄉、有某姓子業農、上月初五日、隣邨張姓家、雇某芸田、二人並耦而耰、談笑自若、斯時天氣晴朗、纖無片雲、少頃、但見陰雲密布、霹靂聲已砰然一震、旭日依舊杲杲、而某姓子已擊斃倒地矣、所尤異者、張姓並立之人、並未見雷所從來、且亦未受傷害、亦云幸矣、

雷火燒人　○丹陽南門外珥陵鎭有向居崇明之某翁卜遷是鄉者有年，襲豪尙稱充裕，今春擇地建造宅舍，不華不樸，頗足適觀，上月初六日巳刻，雷聲隱隱，雲氣如墨，某遊遊門外，四顧迎眸，若甚自得，忽覩屋頂火燄閃爍，勢將蔓延，家人狂駭，某亦急遽無措，緣梯登屋，以手撲之，不期霹靂聲應手而響，已將某右手及臂灼焦如桴炭，屋宇亦間有燒損，今某臥床不能起立，尙未知得無妨礙否也，

秀才該打　○昭文縣屬白茆港有某姓博士弟子員，薄有遺業，足供衣食香火資，本年上忙應完條漕，尙未揀數完繳，屢催罔應，陳邑尊飭提到案，某生適以父喪，讀禮在家，聞差提，卽披粗蔴之衣，戴風凉之帽，趿艸薪之履，徇徇到堂，莫憐其苦塊餘生，或可予以寬限，亦詭計也，官問爾何冠履如此離奇，曰，以爲父穿孝故，曰，爾不見訟庭之上，懸燈張綵，猶在今　上萬壽慶賀期內乎，曰不知，官卽喝施夏楚二百下，以責其爲父忘君之罪，并限五日內，將　國課遵繳完淸，該生惟唯呼痛，俯首無辭而出，

夸誕炫俗　○粵東來信，謂近日紛傳張眞人將行抵粵垣，及詢以眞人是何官名，始知卽江西人漢張良後裔張仁晸也，前年曾遊歷江浙等省，驚愚炫俗，獲貲甚鉅，今又作南粵之行，將毋又欲以片楮符籙，獵取人財耶，聞有人見其座船上高扯旗號，大書諸神免見字樣，眞足令人噴飯也，

馴熊殺賊　○法京西字報，言有里民某蓄熊一頭，教以諸般雜劇，技極嫻熟，乃挈之遊行各鄉集，搬演諸戲，博人觀看，取資自給，一日偶從某鎭歸，燈火黃昏，莫辨徑路，迫得借宿他家，俾免露處，俄見叢樹中有茆屋一帶，急往叩之，有老翁拔關出，問客何爲者，則以深宵迷路對，翁曰，敝廬偪仄，一席地尙可容君，然置此獸於何地，某力請代謀，翁沉吟半晌，始曰，余家蓄有巨豕，可令暫遷，置熊於豕欄中，豈不甚善，某極稱謝，入室部署訖，主客各安寢，至夜半，有偷兒穴壁入，徑奔猪欄，將攫去巨豕，而不知有猛獸易踞其中也，乃熊驟驚醒，見有生人遙至，遂迎面撲來，將偷兒格斃其一，門外復有一賊，候久不至，亦尋踪踵進，熊復與之奮敵，致後來者跌傷喊痛，家人披衣起，仔細諦視，則見倒地者二人，一生一死，知係爲熊所害，主客共相慶幸，謂客若不來，則猪必昇去，牲物既失，賊胆愈張，烏乎可，客曰，長者以一念不忍，遂致事機巧合，未始非加惠旅人之報也，翁亦爲之解頤，

**官儆兇橫**　○澄江來音云、北門外某廣貨舖、有櫃夥李姓、鎮江人、誠實無欺、夙稱信義、突有客籍某執不肯、遂致口角、并誤碰碎洋燈罩一個、李亦怒、堅欲某賠找燈價、某益號狳、順手將破燈劈面擲去、適中其鼻、頃刻血湧暈倒、而某旋逸、經尋獲捆送解縣、一面將李抬請驗傷、李邑尊判責某一千板、枷號兩月示衆、俟滿月後遞解回籍、而李舖已化去差保費用七八十金矣、其始則祇爲青紫兩翼也、爭小失大、可謂殷鑒、

**獲獸笑談**　○上月十四晚、香港小新街舖屋面、有怪獸焉、銳喙金睛、身長足短、瘦削殊甚、幾致露筋、時正納涼人靜、閒坐街頭、識者曰、此野狸貓也、售之可得重價、一聲呼噪、遂協力捉獲、斯時叫囂嘈雜、鄰人咸集、僉議出票開投、以價高者得、將售銀分派曾經出力者、俾昭公允、嗣投得銀一兩有奇、人衆不敷勻分、復改議將銀購買炮竹燃放、以了其事、於是連珠絡續、轟放滿衢、始齊聲喝采、一笑而散、

**官燬私錢**　○膠城來信云、本邑市集中、行用錢鈔、向雜私鑄最多、挑剔更換、良稱不便、刻經程序莫善於此、刻下城鄉市肆、概用足數制錢、即銅質而模式畧小者、亦一律剔除、洵堪翼邑居民、咸額手頌之、

**蕩戶橫費**　○崇明某甲、已產蕩場甚廣、曾雇傭看管蕩中茭蘆薪料、以免偷割盜賣、前月有甲乙二人、溺死甲蕩港了內、屍屬謂某姓既設有傭人、在蕩看管、斷非寂無聞知、實屬見死不救、因即赴甲家講理、勢甚洶洶、甲懼、交洋四十元、作殯殮費而事始了、亦橫費也、至此事該邑傳述、說頗不一、因未訪確、未便率登、

**斫臂保身**　○本年小呂宋地震肇災、實爲數十年來所未有、有西人名北嘉者、猝不及避、致左臂爲磚瓦擊傷、痛楚殊甚、醫治數日、憾其見效太遲、因將此臂斫去、蓋不欲以一臂而致性命之虞也、聞此臂既斫去、頗覺身體安舒、可無大碍云、

俄事空談　○中俄軍事、近日謠喙、頗稱靜謐、即中西各日報、亦均無緊要消息、筆登報錄、惟析津舊址、亦逐座興修、以復觀瞻、并有新練勁兵二千五百名、由古北口撥調到津、屯紮防守云、又日本遞到信息、述俄京又新遣兵艦一艘、開往琿春、聽候調撥、舟中有武職大員四人、武弁七十一人、司理機器及修整鎗炮者多人、刻已抵埠矣、又云俄國戰船、近因機器小有損壞、寄椗橫濱、倩該埠修整、輪船局承修、俄國使臣、屢行函催、嘱速竣工、殊有刻不待緩之勢、謂趁此閒暇之時、可以從容料理、否則未便從事也、按以上各則、或係得諸函報、或係僅據傳聞、均未敢決爲的耗、且中俄事前奉　恩旨、暫緩崇厚決罪、似和局已可永保、弗致驟形潰裂、至海口籌防、則承平日久、本未能自撤籬籬、更難據爲外邦敵衅之徵、聞曾襲侯已先由倫敦派員赴俄、則前議條約、或可和衷商畋、不至以兵戎相見也、總俟有奏報　特旨宣示中外、自當薄海周知、以慰殷盼、彼徒託空談奚爲哉、

地震續聞　○前據西報登有小呂宋地震、而未得其詳、茲悉此次實爲非常之災、自上月十二日始、至十八日連日地震、倒坍房屋堂宇、值銀近百萬兩、壓死民人十名、傷者二十九人、官衙停辦公事、市肆停止貿易、居人多覓舟棲止、而海濤亦頗簸異常、城內塵沙蔽空、瓦礫塞路、貽禍之慘、實爲數十年來所未見、姑將大畧、先登報章、俟續有郵音再錄、

隨員邀郵　○欽差出使英法大臣曾襲侯、隨帶出洋之隨員、楊如岱司馬金、因病身歿、經曾襲侯以故員馳驅王事、殞命遐方、殊堪憫惻、奏請議郵、刻聞司馬之弟楊誠之太守、已接到憲飭奉　旨楊金着照軍營病故例議郵、欽此、轉錄行知矣、

皖甯近信　○水旱偏災、國家代有、要在盡人事以平其憾耳、本年各省半患霪潦、雖不成災、秋成終虞折耗、皖省之甯國廣德等府州、伏中雨水過多、圩堰有被冲破者、低窪之處、一望汪洋、秋收幾乎顆粒盡捐、而高處亦不免淹浸、日來更酷暑異常、水勢尚未盡退、不獨年穀難望順成、恐居民將釀爲沴厲也、是在人事有以補救之、守斯土者、亦安忍漠視不救耶、

重洋退旆　○中國船政局，前曾派有學童，專赴外洋學習水師兵艦各事，茲有四人，已回福州，所學頗有可觀，聞大憲已派以職司，俾駕輕而就熟云。

日高交誼　○高麗自與日本通商以來，頗能壹意振拔，講究外務，且與日官暨商人，漸相融洽，不致互有猜疑，刻又遣派使臣一員，前赴東瀛，商辦交涉事件，近日可抵東京矣，此亦前此未有也。

暹國惡俗　○聞南洋之暹羅國，俗尚火葬，無論君民，身死之後，盡付一炬，蓋以火燄山爲牛眠地也，其國王前因艤舟出遊，致宮眷皇儲，盡賦及溺，悲悼傷懷，莫可慰解，日行政務，悉畀之各大臣，代權宣布，而已則愁眉莫展，若有大不得已者，刻聞其太子棺柩，尚停厝宮中，擬擇於明歲暮春，舉行火葬禮云，蓋僻俗之最爲惡陋者也。

名將奏疏　○刻閱香港循環日報，得讀鮑春霆爵帥籌兵調將密疏數件，疏中所陳，係招集舊部係春暮拜發，其時爵帥遲　旨北上，尚未起程，已檄飭舊時部卒，併軍候統，今果有湘南提督之　命，俾盡其展布之能，　國家量材器使，權衡洵至當哉，第此摺片，都中未經發抄，直省定無傳佈，未悉港報何由而得，姑筆及之。

高下皆宜　○人身之長短，本無繫乎福澤榮枯，本報曾經論列，然流俗之見，則未免終存軒輊，即求之于古，如曹交之食粟，晏嬰之爲相，亦復形諸慨歎，今悉英國近有長短人各一，而均爲客籍，長則即籍歙人，詹五，短則浙寧人，忘其名，計歙人長八尺二寸，寧人祇二尺五寸，均坐享厚資，優游自樂，亦可謂不負其軀矣，孰謂昂藏則人皆敬之，侏儒則人皆鄙之耶，蓋駕乎人上者，固爲出衆之材，而善能自下者，亦見秉姿之異也，故謂之高下咸宜云。

懸賞作論　○英京醫院日報，言近有善士欲創造靈驗戒烟藥方，而未得其秘，乃懸賞帖，招人作論，以闡其原，并舉用何藥物，最爲愼妥，其考取爲首者，獎銀五十圓云，因善士前曾遍遊中土，深知吸食之爲患，戒癮之匪易，故亟欲得一良方，以惠此中國，亦仁術矣哉。

英將留津　○英將戈登抵津後、曾入都門謁見中外大員、討論時事、恒以中俄不宜輕啟兵端、力爲排解、第都中各大臣、似有不然之意、因小住兩日、仍折回天津、經李傅相客之幕府、俾與之商論經國之模云、以上均本坤西報所述、其虛實仍未敢必也、

華人創行電線　○距大沽口相近之海口、名北塘、所築洋式炮臺、鞏固堅緻、罕有其匹、防兵既臻嚴密、炮位尤見精良、旌旂變色、壁壘森嚴、洵稱無懈可擊、并由北塘新設電線、直通至督署而止、登經試行、靈捷無比、聞是役也、均係華人經辦、並不藉西人爲之規畫、尤可喜也、

臺灣地震　○臺澎來信云、去月十三日、臺灣淡水地方、突患地震、兩次搖撼、居民驚恐異常、每次約震一點鐘越二十分之久、以時日測之、當由小呂宋自南之北、延及臺疆、猶幸無傷人壞屋之事、民間尚不至十分惶惶、并聞小呂宋至前月二十一日、猶屢震不止、究未知何日得履蕩平之道也、

緬甸近聞　○西北邊鄙、人多勇而好殺、裹屍馬革、委命鴻毛、處之夷然、不甚關繫輕重、眞澆漓之俗也、近聞緬疆戕殺傷戮之禍、層見疊出、民間臥不安枕簟、地方官仍漠然處之、設非緬王一震雷霆、痛加懲創、正未易革此囂淩也、國中有某土豪者、尤好殺人、近有少年數人、能作英語、立揮刃殺死、聞者股慄、并悉其黨羽甚衆、屢犯命案、而尚不悛改、國人惟敢怒不敢言、無有赴官首其事者、其氣燄亦可想矣、

馴象到港　○上月二十七日、香港有先福輪船抵埠、載有巨象兩頭、拉之登岸、白耳紅牙、異常馴服、聞係由西貢運來者、按象隻來華、向惟緬甸逢貢獻年分、自口外按站管送至京、恭進　彤庭、以昭典禮、故中國外省人民、向不多見、今西商載之到港、想亦聊供玩賞耳、

惠及旅人　○泰西航海舊例、凡病歿于途者、屍拋於海、良以穢氣觸人、易釀成疫、俾免害及全船人口耳、刻聞金瓜士火船、前次由港啟行赴新架坡、途中有華人病死、船主以藥水遍塗其屍、使不腐壞、俾抵岸由親屬領殮、茲該親屬環感其惠、公製錦旗一面、恭送該船主、以旌盛德、洵不費之惠也、

英京電音　○前月二十二日英京發來電報云、使俄　欽使曾襲侯、擬于不日內前赴俄國、商辦伊犁交涉事宜矣、第電文簡畧、未得其詳、總須接有由英京起程確音、方可備悉端倪也、

**高麗購劍** ○日本鍊鋼之純，夙見重于古昔，歐九公日本刀歌，反覆詠歎，可想其概，刻聞高麗人極喜佩用該國所製之劍，旋有東京商人，定造利劍三百口，配裝鞘匣，捆運前往鳳山發售，以求三倍之利，蓋亦投其所好也，

**西官善政** ○近來外洋小呂宋各埠，華人之貿易其地者，頗稱繁盛，勢不能無適性怡情之事，以陶寫異鄉況味，于是有中國梨園子弟，往售其技，哀絲豪竹，亦足銷魂，然往往雜以淫褻諸態，實足以敗風化而壞人心，經斐立賓地方官，嚴示禁止，不得仍前搬演淫劇，是亦防微杜漸之道也，

**風警傳電** ○航海者患颱颶，居山者患瀑漲，皆以倉猝起警，不及預防，甚可慮也，近來多用電線傳警，如是埠風雨針驟降，則立發電通知各外埠，俾預為避，不致驟行失事，聞美國已設有防患總局，屢患水災，多未傷及人貨，以得信較早故也，慮周法密，能勿令人欽羨歟，

**創設日報** ○閩閩之厦門，近有知名之士數人，擬糾本設局，創行日報，名曰鷺江新報，先派送三十號，不取報資，嗣後每歲取鷹鈇兩翼，每紙取錢八文，其告白為香港印務總局採登，披閱一過，覺遣詞命意，已迥不猶人，定卜風行中外，紙貴雒陽也，妥先誌之，

**報館盛軌** ○有自外洋歸者，為言泰西報館之盛，當以倫敦之泰晤士為巨擘焉，按該館開設以來，已數十年，其總主筆者名低凌，年恰花甲，居是館中已三十二載，於政治利弊，商務民情，瞭徹貫通，固不待言，至議論之宏肆，識見之超越，尤為君相士商所傾倒，迹其眠起皆有晷刻，每日未正始起，盥食畢，與主筆諸君，商論時務，廼遍閱各處函件，各國郵報，斟酌裁斷，默運於心，然後乘馬車謁外務諸大臣，與之從容論列，知無不言，晚歸後，授意於主筆諸君，計十餘人，閉戶屬草，限時立就，以呈於低，低為之可否損益，始付手民，隨排隨印，仍呈閱准行，而低凌乃就寢，時則卯正也，蓋每夕自丑達卯，數萬餘言，悉已蔵事，馬工枚速，各擅所長，閱者靡弗心折，即各國採訪之人，如星羅棋布，均畀以厚俸，即舉法巴黎而言，每歲値佛郎一百萬枚，若夫報資所入，厥數尤鉅，時人之豔羨者，有甯為是館總主筆，不為英廷宰輔臣之語，蓋日報一道，泰西視為政教所自出，故清議之權，直可上維國是云，

六言絕句四章　○有月儘容我看無花不惹儂憐楊柳橋邊買酒芙蓉溪上停船　一婢一僮一鶴雙舫雙屐雙柑恰在半秋夜半又逢三月初三　几上幾枝破筆床頭半卷殘書倚枕獨聽寒雁憑欄靜看游魚　時喜三人對飲不可一日無詩世上滄桑屢易箇中光景誰知　茜紅館主人初稿

題長亭送別圖　○天涯從此兩心馳愁絕長亭話別時料得關山車馬客一衾幽夢冷相思　登莫鰲峯○携筇直上莫鰲峯浩蕩烟波眼底窮七十二峯浮漾處遙青隱約浪花中　碧螺峯樵者席穉卿草

讀史偶作　○尺竹鳴鳴博一餐吳門哀响逐風寒埋淪骨肉腸俱裂涕淚宗支語帶酸三戶刀碪迫捕急半瓢風雪忍飢難任教枯冢鞭三百不共奇冤那得刋　伍子胥　○楊孔雙兒只等倫更無餘子指堪輪奇才鄰下人誰識絕調漁陽技亦神氣概虹霓賓座慴文章鸚鵡筆花新餘生斷送黃江夏愁殺乾坤磊落人　禰衡

怡顏書屋主人吟稿

燈謎　○聞道尼山不學琴　打左氏人名一　王十朋二子何名　打四書一句　野隴雪花飄名一　手下兵丁各自弁　打左氏一句　覆書却是達先生　打書經一句　和尚太多心　打禮記一句　請到郎中喜接談開方立即煎湯下　打孟子一句書經一句　元祐石工誰第一　打禮記一句

會課　打禮記一句　雲間郭友松擬

續錄山東考略　○考名勝古跡、歷下城、在省城西、俗呼子城、史記晉平公伐齊、戰於歷下、又韓信襲齊、軍於歷下、皆此、於陵城、在長白山北、即齊仲子所居之地、明堂、在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封禪朝覲壇、在泰安府南、上有金字碑、爲宋大中祥符間、御筆所書、秦碑、在泰山秦觀峯東南、刻秦始皇封泰山制、丞相李斯篆、又有磨崖碑、唐玄宗御製泰山銘、秦漢以來、碑碣不可勝紀、苔蘚剝蝕、甚至漫漶不可復識、秦松、在泰山麓、秦始皇登茲山、遇風雨於松下、因封爲五大夫、漢柏在泰安府、世傳漢武帝東封時植、又有玉簡、洪武初、土人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以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泰山后土文、靈光殿、在魯城內、魯共王所作、及漢中衰、宮殿皆廢、而靈光一殿、巋然獨存、尋亦廢、今尚有遺址、望海樓、在

郯城東南，世傳孔子嘗登此望海，李白酒樓，在濟寧州南城上，唐李白客任縣時，賀知章觴之於此，今樓與當時碑刻俱存，元時重修，名人題詠甚多，郊臺，在曲阜縣西南，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即魯君郊祀行禮之所，觀魚臺，在魚臺縣北，魯隱公觀魚於棠即此，獲麟臺，在鉅野縣南，即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獲麟之所，後人於此築臺，窮桑，在魯城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於曲阜，三朡亭，在定陶縣界，三朡，古國名，書遂伐三朡，即此，陋巷，在曲阜縣，即顏子所居之里，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樂，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爲齋，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漢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大庭氏庫，在曲阜縣治東，春秋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氣，註，大庭氏，古國名，嬰相圃，在魯城內，周圍約二里許，即孔子射所，杏壇，亦在魯城內，爲孔子講道之所，北有子路檢丁石，手植檜，在孔廟大成門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樹乃孔子手植，歷二千餘年，至今尚存，釣臺，在濮州東南，相傳莊子垂綸處，附近有姚墟，相傳舜生於此，古戰場，在堂邑縣東南，昔孫臏龐涓戰於此，遏亭，在臨朐縣西，春秋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遏臺，即此，超然臺，在諸城縣北城上，宋蘇軾守膠西時，因舊臺而新之，其弟轍名之曰超然，軾自作記，有云，名曰超然，以見余無往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田橫寨，在登州府城北，與蓬萊閣相對，西北二面皆巨海，石壁高峻，昔漢韓信破齊，田橫東走，保於此寨，今遺址尚存，平壤城，在鴨淥江東，一名王險城，即箕子之故國，城外有箕子廟，漢爲樂浪郡治，晉義熙後，其王高璉始居此城，後號西京，元爲東寧路，古長城，即秦將蒙恬所築，其在遼東界者，東西千餘里，東漢以來，城皆湮沒，明時曾歲加修築云，

此稿未完

教授西文告白　○啟者本堂爲萬國通商口岸華洋雜處言語各殊近來多有紳商殷富之家願本堂教授西文以便辦公生理本堂仰副其意定於西九月初一日即中歷七月二十七日始專教英法兩國文字測算西史地輿等學亦次第教授每月取脩金六圓諸生每日午前八點半鐘到館十一點三刻回家午後一點鐘到館四點鐘回家主日與贈禮五日即禮拜與禮拜四日諸生概不到館凡來學諸生須係清白之家并年幼爲要因年紀稍長則不便學西國音韻矣此白

上海新北門外天主堂謹白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廿一日　第六十三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七月十六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論祭祖　續譯野族紀聞　西官近事　釋天
塘潮闢疑　漲水駭聞　召杜重生　金山盜案　藉命圖詐
野狐伸寃　命案登控　遵禁婦女喫茶　女流釀命案結　惡少凌長
械鬥續聞　大魚入院　西醫濟世　溽暑郵傳　善局踵設
日本將設公會　高麗兵制　英廠擬設華兵　欽使赴俄　漕憲起節
大員晉都　怡顏書屋詩　續錄山東考略　教授西文告白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六月三十日奉　上諭山西平陽府知府員缺着林鳳官補授欽此七月初二日奉
旨龍湛霖補授右春坊右中允欽此又奉　上諭此次考試各省之優生徐宗培萬恕白庚梅劉寅清俞
應懷葉文翰吳熙李經羲余安千張克明黃紹第薛保樞陶玉珂汪縉卿姚世貞陳廷蔚沈祖憲吳鑑戴孟
恂陳榮昌程棫林均着以知縣用賈宗璞吳運昌劉玉書崇恩誥王福曾張僖焦彝烜孫歷謙毛承霖宋伯
魯黃玉光嚴文藻于善慶楊楫黃貽果李祖望黃福陳阜嘉胡壽康吳有倫陸承宗宋秉彝饒寶書黃桂清
邱晉成毛瀚豐均着以教職用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通政使司參議胡家玉奏病難痊愈懇請開缺一摺
胡家玉着准其開缺欽此又奉　旨淮安關監督着徵麟去欽此初四日奉　旨知道了這所得盈餘等項
銀一萬五千九百二十四兩零均交廣儲司普津着毋庸賞給欽此初五日奉　上諭溥楙等奏懇修要工
請派大臣查勘一摺　昌西陵隆恩殿等處及　慕陵內務府衙署等工均有滲漏等情形着派孫詒經將
應修各工敬謹查勘奏明辦理單併發欽此初六日奉　上諭本月二十八日朕親詣皇史宬行禮着先於
皇史宬殿內設香案一香爐一香盒一親自拈香行禮毋庸派人遞香御前大臣御前侍衛隨入殿門內乾
清門侍衛俱在殿門外至　實錄館總裁及禮部各員均毋庸隨往欽此初七日奉　上諭前有旨將崇厚
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諭令曾紀澤將應議條約妥慎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曾紀澤電
報現在商辦一切懇為代奏施恩等語崇厚着加恩即行開釋該衙門知道欽此同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
旨七月十一十二日着推班欽此

本館謹啟　○啟者本館自創行報章以來、凡他國君王俱用王字、蓋以合華字各日報體例也、乃
邇來外埠閱報諸君、有謂本館遇　大清皇帝用皇字、而於他國則用王字、似未免意存軒輊等語、但本館
初未嘗別具成見、今既遠承指教、嗣後允宜悉按泰西稱謂、凡法文名盎伯欒、英文名恒伯欒者、概稱為皇、
其餘法文名羅瓦、英文稱金格者、仍用王字、俾符泰西稱謂之義、而於華文、亦無不合、特此謹啟、閱者諒之、

論祭祖

祭之為禮、凡以明虔也、古今一致、中外同然、西語謂撒克斐濟、其義以為返本窮原、人生有自、欲報之德、而

不能自獻其身、則刑牲設籩以代之、顧人之生也、賦自造物、故是禮亦惟造物能享之、其他不能或僭、泰西各國、祭不及天地山川祖考、而惟造化之本原是祀者、此其故矣、若吾國之祭則不然、古帝王制禮作樂、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火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祀之、山林川澤、民所取材也祀之、先祖先宗、民所自出也亦祀之、窺其義、總不外追報原始、期毋忘本本水源之意、而與西人撒克斐濟之禮、旨義懸殊、之二者、孰是孰非、姑弗具論、茲特以祭祖一端、畧申辨之、夫祭祖之說亦岐矣哉、古者無位四民、祭不逾祖、而今則凡所能憶者皆合祀之、是祭之遠近、今昔不同也、古有廟祭、而無墓祭、故寒食野祭、歐陽氏非之、今且禁烟時節、設祭於壇場之前、重九天光、薦食於墓門之側、是祭之地、先後不同也、古者四時有祭、若冠婚則惟告廟而已、今則祭祀時日、亦復不同、遇祖考正誕曰冥壽、是日設宴欵賓、與生人無異、十年一度、至百歲之期、截然而止、若夫男冠女笄、遠嫁新婚、靡弗致祭亡靈、追念先人之遺澤、近代人心遞變、造作更多、祭祀必焚香燬楮、燃燭張燈、羽流鐃鈸之聲、達于戶外、僧衆磬鐘之韻、喧于室中、此皆後起之習、雖創祭禮者、亦未及料也、予不知古今之人、設爲祭祖之禮、其將謂飲食起居、生亡一轍、不致祭則鬼將餒而、爲人子者何忍坐視其枵腹耶、然死求速朽、骨殖歸灰、茲茲芬芬、豈復能入先人之口腹、則祭之爲義、實悖理之甚者也、抑將謂祭所以報德、非所以享味耶、予曰苟如是、其意可原、而其事則無謂、何則、蓋孔子之祭曰如在、而不言其實在、古者祭祀以子弟爲尸、後世易之以像、是先人之不在我前可知矣、不在我前而拜跪饗食之、是猶懷人於千里之外、婉轉叮嚀、宛如覿面、人有不掩口而笑哉、或曰如知其不在、固不必祭、然安知其必不在而不祭乎、予應之曰、必不在、固不可知、而必不食則自可知、必不食而進之以籩豆大房之品、何異親寒而進之以冰、親熱而進之以爐、雖欲報之、非其道也、或又曰、如子言、必若何而後可、曰修德以補祖過、祈禱以致祖福、立功以揚祖父之名、勤行以繼祖先之志、之數者、遠勝乎祭祀之文、而於理亦無所背、胡不勉而行之、彼徒事繁縟、奚益哉、

續譯野族紀聞　○西九月七日、酋偕其左右一人來謁教士、徒步跣足、手持長矛、奇偉無匹、是時教士猶未適郤、支幕而宿、酋入幕、接見畢、教士卽以甘酒餅餌等物欵之、酋屢點首、似賞其美、談次、教士仍

請准予傳教，酋堅不允，教士曰，我等遠適異國，除博通書算外，其餘雜藝均能精曉，爾民苟習其一二，已足馴致富強，何致終安僻陋，酋默不語，嗣見帳幕外有西式車輛，愛玩不置，問此物可價買否，答以若所請得俞，當割愛奉獻，勿勞輸價也，酋微笑走出，其臣亦高唱而去，少頃酋之弟復來，見物輒索，嬉甚，畧贈用物數事，始欣然退去，至初八日，境內哄傳出一巨案，探之，知酋宮中所用汲水瓦器，被瑞典國小孩踢破，按照該處律法，必干大辟云云，旋爲酋知，立召該孩父母去，未及伸說，已猛被當頭一擊，其妻見兒暴若此，姑勸其夫暫退，旋有英牧師入宮婉陳，謂此後宜勿擊西人，恐異日釀成大事，於貴國有所不利也，酋諾之，翌日，致送緜羊一頭於教士，以示歉洽，數日後，英人復見酋，爲教士轉圜，反覆開導，始畧有首肯意，該處邪妄術法，盛行一時，民間既酷致信從，無或弗聽，其酋長即以所信者導之，俾易撫綏，政治之卑陋如此，時酋妹適遘疾，國人惴惴焉，恐其速死，則平民之被誣詛咒，因而誅戮者，必近百人，數月前有犯此而死者，計夫婦子女共五人，咸駢斬之，國中刑律無重輕，悉以梟首爲斷，亦以見禮教之未典也，該國地雖袤延，不甚饒沃，有官業而無民業，計田升科，咸納諸酋，儲蓄屯積，以備與鄰境構兵之費，計境內戰兵四營，每營一萬人，哨弁統將咸備，舉富戶以充之，籐牌，鏢刀，鳥鎗，器械均有，而粗鐵特甚，每歲必椎牛饗士，設大會數次，酒肉均酋長分給，至鄰境以小釁侵凌，歲必數舉，死傷無算，其蹟武窮兵又如此，蓋國中民俗，無論事之鉅細，終以斷殺爲快也，其殆野性難馴歟，

西官近事　○本埠西報，登有駐滬英領事告白云，頃奉本國使華威大臣札開，仰即傳諭英國商民，毋得妄冀功名，願入華軍，相助爲理，以免有傷和好，并申明英國刑律云，若中英兩國和好之時，英人或私叛中國，與中國之官軍交戰，或助他國，或助亂人，其罪須監禁兩年，充當苦工，或再罰銀五千磅，永遠不准至華，律意何等森嚴，斷難漫焉嘗試，等因，到本領事，奉此合登告白宣示，仰各凜遵云云，至俄事近日仍無要聞，惟英人戈登由津回滬，晤英會審委員陳司馬，問及和戰之局，究竟若何，戈君答稱以時勢觀之，目下不致驟以兵戎從事，然事終難以逆料也，戈君現寓赫稅務司公舍，間接奉英廷電報，着迅即回國，故戈君擬即遵旨回英矣，

此稿未完

## 釋天

雲間郭友松稿

天之名最古、其文亦最多、有數說焉、說文兲字作顛字、訓至高無上也、玉篇丕字作象形解、九重之形、自內裏外也、一作蘊、義取會意、以天本青氣也、而龍龕手鑑又作兲、則從諸聲、以先爲韻、又物莫先於天、則於措事會意又相通也、若苙字又別見梵書、爲彼教中之文字、固不足徵者、爾雅分四時爲蒼天昊天之屬、白虎通天之爲言鎮也、詩傳云、尊而君之曰皇天、戴侗六書詁、又曰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則天卽帝矣、呂氏春秋天有九野、歷家之說、有六天、見于晉書、一曰蓋天、如蓋在上、周髀之說也、二曰宣夜、本於顓頊、三曰昕天、吳姚信之說、言車之有高下軒輊、猶天之有南北極也、四曰穹天、穹隆在上、虞昺所說、五曰安天、虞喜之說、而以渾天爲最善、地內天外如雞卵、張衡創渾天儀、而楊雄桓譚蔡邕王肅鄭元皆宗之、此六天之說也、自泰西之說來中土、言天者益密益精、不獨如陸績之言天、形如鳥卵、一行之說天體乃橢圓也、宋儒以爲卽心卽天、又以理爲天、此未免蹈於虛者、胡氏以爲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此卽荀子楊倞注、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之說、又民以食爲天、管子曰、上人以百姓爲天、詩傳注、臣子之尊君父亦曰天、所以易之乾、既爲天、又爲君父也、杜注左傳、婦人稱夫曰天、此皆借用天字、以明尊親之義、他若異學之說有四天、王天及非想非想天、凡二十九天、又有帝釋天、至堅首天、凡三十三天、俗說從之、而道家又有大梵小梵、大漏小漏、玉樞經所載三十六天、道藏又有十大洞天、此皆謬悠之說耳、朱子九重天之說、最爲有據、而天學初函中、熊氏陽氏、西儒所著天問略、則有十二重之說、蓋多南北東西兩歲差、及長靜天也、言天者當以此爲最近、更有談天一書、則較前爲精確、然如方位之古今釋疑、方密之之通雅、吳門近又有鈍硯巵言、其言三際五星兩曜、與方氏書相印証、亦可取以釋天者、學者不察、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又經異端之書、妄誕相混、苟宗天文大全、儀象考成、以及前賢之精于言天者以釋之、天雖高、星辰雖遠、日至不可坐而致哉、至於木天景天、此乃借天以爲境物之名、而匈奴稱天曰初連、西域曰提婆、元人曰統格落、是又與江藩四譯館考、陸氏譯史記餘、同爲蕃語、不足釋耳、

## 塘潮闢疑

○本年六月十二日、湖南衡州府、衡清兩屬地方、塘水忽有潮湧、此升彼降、或沿圍泛

激、泙湃不停、觀者驚恐、或謂吉凶之兆、或謂神鬼所憑、而不知皆非也、是乃氣壓所致、蓋氣之體質、目力不能及、故猝難會悟、氣可收放、亦有輕重、均有明驗、試將玻璃罩置棹上、由棹面穿一孔、由下抽去罩內之氣、罩被氣壓、附貼甚固、此以驗氣之沉重、吾人與物、皆受其壓、惟全體內外俱有氣而不覺其重壓也、氣之性浮而流、熱則伸、冷則縮、試觀鎗炮、以火燃之、猛轟於外、力不可當、其理顯然矣、氣又塞乎寰宇、無一綫之隙、寒熱靡常、變遷莫定、其動爲風、水隨之而成浪、浪之或東或西、或南或北、或升或降、皆氣之壓力使然也、塘之中央受壓、沿邊卽氾、此邊受壓、彼岸旋升、理固然也、平日些微漣漪、人不之覺、今蕩激稍異、人卽驚恐、其謂吉凶之兆者、蓋妄論也、物性攸在、人自不察耳、

漲水駭聞　○本年六月朔日、鄂之圻水縣鄉間、山水驟發、居民蕩析、實爲一時災異、先是五月二十七日晨八點時、狂風刮地、暴雨傾盆、至十二點鐘、雲收雨散、而山水瀰漫、波濤洶湧、已冲坍屋廬無算、至六月初一日、竟日密雲不雨、酷熱異常、黃昏時、微雨一陣、不半刻、雨仍止、夜半、風雨大作、雷電交加、比黎明山水驟發、各處河堤冲潰、而圻水下鄉一帶、直接圻州之大江掛口、兩州縣、縱橫二百餘里地界、悉成汪洋澤國矣、田園沙壓、屋宇飄流、人民逐浪、牲畜隨波、而大雨如注、沛然不止、哀慘之狀、眞有令人酸鼻者、午後四點鐘、雨稍住、水畧退、至初四日始放霽、計此次水蓋、兩州縣坍屋傷人極多、如圻水之圻陽坪、羊角磽、圻州之劉家河、曹家河、以及山村水郭、酒肆茶坊、全家湮沒、杳無踪跡者、不可勝數、尤可慘者、圻州界之朱留河地方、居民七十餘家、値波濤肆虐、人不及防、霎時冲刷、隨波而去、僅餘傍山居民兩三家、望洋興歎耳、又椰木衝地方陳姓者巨族也、初二日晨起、見徹夜大雨、恐有水患、正擬登高、作趨避計、俄爾黑雲罩屋、冷氣射人、舉室張惶、覿面莫覩、第覺大水從屋脊奔流而下、直如黃河之水、天上飛來、門前大樹二株、圍徑約丈餘、竟捲至數里外、將二樹打成一堆、若連理然、山上巨石、有數百人轉移不動者、冲出十餘里外、田隴中、水涸後、第見怪石嵯峨、纍纍如塔、亦奇觀也、有周姓老嫗、於初一日下午、挈二孫至陳姓索舊逋、因大雨阻隔、陳遂止宿焉、至次日遇變、大恐、左右手各抱一孫、急欲從側門奔往高崗、轉瞬間、側屋已傾、一橫樑被風折斷、木槊直從嫗胸腹穿入、左手一孫、已氣閉而絕、右脇之孩、于倒屋時、被橫直角木架住、兒于其隙、得舒息

三湘安德道人來稿

自如、竟獲無恙、陳姓遭此巨災、仍爲此嫗營衣衾、備棺槨、亦云至矣、不料兩姓竟至構訟、殊可怪也、又一壯年男子、見水勢甚急、欲從後門逃命、甫出門、後山崩倒一角、竟將其人活埋、衆意其必死無疑、忽山上怒濤奔放、將泥沙刷開、但見頭角嶄然、面目無損、其人謂流水多情、乘勢將身一搖、竟從泥沙中掙出、冒雨衝風、奔至絕頂、又慶再生矣、此又僥倖萬一者、可發一噱也、最奇者、莫若圻水之洗馬販地方、中夾一河、東西兩岸、舖戶約百餘家、大水泛漲、人盡升高、忽見上流一物、隨水飄蕩、似屋非屋、似舟非舟、近地居民撈起、乃嬰兒坐臥之四輪轎、轎上掛有帳簾、簾內端坐一兩三歲嬰孩、以手拍水、嬉戲自若、見人至、笑容可掬、索人懷抱、居民挈之歸、訪問數日、竟不知爲誰氏之子、想伊父母屋舍、定歸於無何有之鄉矣、兩岸舖屋、冲倒無數、僅河西下街有天主教傳教士所賃房屋一座、爲誦經公所、竟免于難、而毗連之田廬舖戶、亦並獲安瀾、不可謂非大造格外呵護也、

楚北秋巖氏來稿

召杜重生　○自奉賢闕邑宰下車後、不三月、邑之人咸交口頌賢大夫不置、入其境者、但覺喁喁向風、刑清政簡、以謂召父杜母、再見今茲、眞斯民之福也、溯自判訟以來、平心靜氣、從未以峻刑取供、至不獲已、始敲扑數十下、方諸古人蒲鞭示辱、何多讓焉、會有主誣其傭行竊者、而又無贓証、竟擅入傭家搜索、傭忿其平白誣人、赴訴于邑、邑宰准詞提質、詰該主人曰、爾謂渠行竊、有証據否、曰無有、爾入其家搜檢、獲眞贓否、曰無有、然則爾曷爲鹵莽若此、曰以其形跡可疑耳、邑宰復諭之曰、人人皆有形跡、惟心疑是人、則其一舉動間、皆在可疑之列、是疑仍生于爾心、非該傭之形跡眞有可疑也、本應究罰、姑念爾亦衣冠中人、着向該傭屈膝謝過、傭亦答拜如禮、兩造各悅服而退、是時滿堂聽審人衆、僉頌賢父母不去口云、

金山盜案　○洙涇西市有周姓、向開花米六陳行爲業、家尙小康、去月廿九日、四更時分、突來盜衆十餘人、抬石撞門而入、刦去制錢四十餘千、又皮箱壹隻、周姓極力狂喊、盜黨飛刀擲去、傷其右臂、痛楚噤聲、不能行動、正擬席捲而竄、適有木匠十餘人、由他處應時上樑歸、過周姓門首、盜黨乃奪路飛奔、趕追不及、拾獲鐵斧一柄、江北快鞋一隻、均係盜夥所遺、天明報縣、崔邑尊卽會同營汛簽飭捕役分投踹緝、恐倉猝未易破案也、萑苻如此不靖、居民殊難高枕爲可慮耳、

藉命圖詐　○去月中旬，崇明陳家鎮，有某舖收買鄉人蚕豆一斗，給錢一百二十文，鄉人數之而短其一店，夥覆加過手，數仍不缺，鄉人戲謂是乃汝攙入者，夥怒，掴其掌，遂大噪，立呼鄉民十餘人，赶將該夥揪倒街心，拳足交飛，任意厮打，經旁人力勸而止，當具禀鳴縣，詎該鄉人家中父老病篤，遂砌詞申訴縣案，謂被店夥毒毆，傷重垂危等語，舖主懼以命案貽累，遂央人說和，賽病醫傷，化去青蚨二百貫，始投息銷案云，

野狐仲寃　○湘省衡州府清泉縣之南鄉，有陸姓者，向在軍營，近因撤伍歸，安享田園，艮自得，有女婢年將及笄，被織匠某煽惑，屢思脫逃，一日竊其主婦飾物，約值銀數百兩，悄奔匠家，匠父子見重物纍，遂生歹心，計圖謀害，迨深夜，父促其子以菜刀斷婢喉，鮮血噴溢而死，將屍埋于附近沙灘以滅迹，陸姓四處探找，卒無影響，亦莫如何也，閱數日，有野狐突入其家，張口啣家雞而去，家人紛追之，至沙灘地，忽不見，或見其隱入沙中，乃掘之，雞在焉，并見婢屍，狂駭歸，告主人，始悟某匠時來蠱惑，必係該匠所爲無疑，報官提案，一鞫而服，刻已擬將織匠父子，均駢首以抵，亦以見事關人命，卒無漏網也，可不畏哉，

命案叠控　○華亭縣屬之何家橋鎮，近有浮屍一具，隨波氽至許姓油坊碼頭而止，詢悉該死者，係嘉定縣南翔鎮人，向習布業，因數年前其家被盜掠刼一空，即氣忿成癲，時發時止，本年六月，癲癇復發，二十日，行至莘莊西首之何家橋，失足落水身死，詎本鎮某姓，向與死者認識，意欲許家油坊具棺盛殮，該坊以事與我村不涉，斷難波及，某始告知屍屬，即請華邑尊詣驗，委係落河身死，驗無傷痕，苦主堅執有傷，上控郡尊，經府委華婁兩邑尊會驗，仍難確指傷處，屍屬終不肯具結，擬再赴省控理，然該屍延擱幾及半月，已血肉糜爛，白骨顯露矣，傷哉，

遵禁婦女喫茶　○古人制禮，所以峻廉恥之防也，而於男女之間爲尤甚，降至後世，澆風日下，古禮蕩然矣，蘇省自古黔譚漕帥在吳郡太守任內，諭禁婦女入肆品茶，數年以來，弊絕風清，凡招搖過市之流，雖渴吻欲裂，卒無敢過而問者，洵維持風化之大端也，刻聞常昭郭陳兩邑尊，遵飭申禁，刋有告示，實貼茶坊，以洗積習，日來提壺瀹茗者，粥粥羣雌，咸望風而裹足，亦以見法令之如山也，

女流釀命案結　○前報登女流釀命一則，刻又得續信，知已奉邑尊訊結，兩造因索欠口角，乙妻素有血症，當爭毆時，被甲妻踹傷斃命，兇手畏罪自盡，訊無幫兇，及喝令主謀之人，子媳均他出，亦無坐視不救情事，應即據實申詳省憲，人証一併省釋完案。

惡少凌長　○柘湖來信云，本鎮有戈姓長者，老成謹愿，善氣迎人，素喜為人排難解紛，一鄉皆稱善士，荷夏之末，有鄉民某姓，少年氣盛，性又恣睢，適赴壇頭邀人聽飲，因小故頓肆口角，戈見之，謂天暑逼人，何苦紛擾，盍從我品茗於招涼之館乎，某年少目眦盡裂，惡其絮聒，舉手揮之，應聲而倒，驟被跌悶，越半時許始甦，則已不能行步，足骱跌損矣，某大驚，立請傷科為之敷治，用去醫藥各費，數已不貲，幾將鬻產以從事，人謂其禍由自召，不足矜惜云。

械鬥續聞　○前錄閩中建甯船戶，與江西帮因爭載新茶，互相械鬥，業已見諸奏報，刻接閩省續信云，方鬨擾時，人衆勢盛，互相殘殺，府城緊閉，文武各官，均登城嚴守，旋以省憲撥兵，列隊前來，始啟城會同彈壓，各船尋亦解散，官兵擒獲江西船戶中之著名悍徒五名，拘入縣禁後，該帮復捆解為首滋事者四名，軍械十餘件，并下南船亦捆送為首者數人，一併解省，分別讞訊，刻尚未據定罪，所有江西船隻，經官憲剴切曉諭，准其運載新茶，每船撥勇二名，護送來省，不准蹈隙尋衅，爭私攬載，辰下地方均各安堵如常矣。

大魚入院　○香港近聞，謂去月二十六日，有舟師在石排灣船澳，獲一巨魚，據述乃鯊魚之類，而頭則稍異，碩大無朋，身殊粗笨，計重二千餘斤，身長一丈五尺，闊七尺，耳長一尺五寸，口闊二尺四寸，用夫役五十人，舁往博物院，以供玩賞，是時觀者甚衆，僉詫為怪，殊不知吞舟縱壑之材，海天空闊，何物蔑有，正不得以少見多怪，謂滄海中，莫有能駕而上者可也。

西醫濟世　○前報登濤江新設醫院，曾嘉其立法之美，茲續據該埠來信云，院中延請西醫，係英國人，名查日定，其為人也，學問賅博，居心慈善，醫學之精，尤為傑出，無論遠年奇症，新起異疾，靡勿應手而愈，取效靈捷，而醫治外症，尤稱一時之冠，其最足貴者，謙卑自牧，和光同塵，絕不見忤于人，以故遠近之來院就診者，既感其心存利濟，尤喜其秉性和平也，據來函稱頌如此，因即照登報錄，亦善與人同意耳。

溽暑郵傳　○析津近聞云、津門自去月望邊始、天氣炎熱異常、靜坐斗室中、揮汗淋漓、幾於手不停扇、前患淫雨不止、今復酷暑連朝、街衢中飛塵眯目、穢氣觸人、居民尤易致疾、較諸江浙各省、如入清涼世界、正未可同日語矣、

善局踵設　○借錢局之設、肇始於邦江、踵行於臨澤、本報曾著爲論說、極言利便、茲接丹陽來信云、該邑頗有聞風興感者、富經無名氏善士、倡捐錢五百千、邑中紳士、遂踴躍捐助、刻已籌有蹇欵、酌照楊州章程、設局于小東門內、一時負販貧民、藉資挹注、大獲便益、蓋該邑向稱瘠苦之區、小民衣食維艱、得此局以爲周轉、不啻驟闢生路也、尚願各省鄉僻州縣、各奮善緣、設法糾資、廣行踵辦、縻費不多、而生機大啓、其功可與拯溺掩骼等也、竊不禁爲窮民大聲疾呼、而翹首俟之、

日本將設公會　○泰西公議會之設、原所以俯順民情、藉昭公允也、日本向沿君主之制、未經創設、茲該國三十六縣士民、公同立論、均謂設立是會、俾下情上達、實多便益云云、茲聞日廷已俯准照辦、不日可以舉行矣、

高麗兵制　○高麗一國、近與外洋各邦漸相稔熟、闢埠通商、將從前委靡之習、一掃而空、大有振興之象、茲得日本信息、曾查該國兵額有一百四十三萬、軍器則火鎗、刀矛、弓矢、與中國營制、略可彷彿、兵糧則銀米兼給、每月每兵、除糧米外、另給銀二元半、每兵每年、給棉衣一件、常衣一件、高奇省內、屯兵三千、則皆勁卒也、旌旆壁壘、簇簇生新、殊有赳赳桓桓氣象、輪期操演、亦頗壯觀、而日商之旅於其地者、謂國中簡練武備、如此精勤、殆不免懷逐客之心也、此則日人之過事顧慮矣、

英國擬設華兵　○香港一埠、始爲華地、而繼屬於英者也、額設英兵、幷架刺吉打人、以符營制、至華人之商旅該埠者、無慮十數萬、曾無一隸兵籍、茲聞港督、欲招募華人、簡練成軍、以資防禦、蓋華人雄才偉略、大不乏人、苟實力訓練、定堪拔戟自成一隊也、然事實創舉已、

欽使赴俄　○近本埠接到英倫敦發來電報云、曾劼剛襲侯、奉　命前往俄國、會商條約、已於西歷八月六日登程、直赴俄京、揆其時日、想日內已與俄國朝廷開議交涉事件矣、一俟續接電音、再行據登

報錄、以慰衆望、

漕憲起節　○新簡漕運總督譚序初方伯聞於月之初三日自蘇啟節溯江而上茲悉先至江寧與劉制憲面晤後即於初七日下午由金陵解纜初八日寅刻過揚州登岸拜客已刻即又開行約次日可抵袁浦聞有十一日接印任事之信云

大員晉都　○前湖北巡撫潘偉如中丞由蘇州原籍來中擬即登程北上茲探悉中丞已於月之十一日晚乘坐招商局之保大輪船動輪前赴津沽矣

何鴻舫焦榆破屋圖　○火吾屋焦吾樹樹剝焦痕心不焦俯仰三椽嘯風雨泖濱在昔飛沙蟲十室九遭烈燄空老榆環宅幹如鐵經火不鑠奇氣鍾豈惟榆幹奇老梅並若茲滄桑萬變翁住斯冷香留伴冰雪資不知我者就我醫其知我者幷非書酒詩超然物外萬緣澹獨立蒼茫筆一枝

覆巢吟　嫠婦徐朱氏並妾某氏守節撫孤貧不能舉火婦戚某翁爲之斂錢賑卹古風不易見也書此誌之　○覆鳥巢鳥鳴悲折一雄哀兩雌兩雌哀痛三雛哭全巢性命吁可危黃鵠一聲血飛紫待哺嗒嗒已瀕死賴君生我母若子覆巢完卵感沒齒仁者施恩豈責效銜環黃雀終須報　怡顏書屋稿

續錄山東考略　○考東魯爲孔孟生長之區教澤所流人才蔚萃幾有不勝備紀之勢茲特紀其最著者以筆之於書而已濟南則周有公哲哀守正不汚不甘仕於私家孔子嘗賢之漢有伏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今文尚書是也又有終軍辯博能文武帝朝年十八選爲博士累擢爲諫議大夫後使南越卒時年僅二十餘世號終童又有東方朔以恢諧得親幸累遷大中大夫給事中蜀漢時有禰衡少有才辯尚氣節曹操欲害之憐其才送之劉表表又送之黃祖爲祖所害晉有羊祜官至尚書右僕射卒贈太傅唐有秦瓊從太宗戰伐有功累官左武衛大將軍贈徐州都督圖像凌烟閣兗州則周有展禽居柳下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孟子稱其聖之和弟展喜嘗犒師諭以先王之命齊侯愧服後數十年而孔子生其先人六世祖孔嘉父之子奔魯遂爲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進爲司空復爲大司寇三月攝相魯國大治年七十三卒歷朝封贈優卹之典甚渥　本朝益

尊崇之世封其後爲衍聖公子鯉孫伋皆有賢德後裔亦多有才名聞於世又數十年至戰國時而孟軻生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遊於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漢有叔孫通說高祖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官至太子太傅又有疏廣仕至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乃上疏乞歸卿大夫出祖東都門外觀者歎其賢其見機如此又有諸葛亮後漢末避難南陽徐庶謂爲臥龍先主卽位拜丞相後封武鄉侯卒於師諡忠武晉有王祥性至孝事繼母極恭謹官至太保進公爵其弟覽與姪戎覽之孫導導之從子羲之爲晉之望族並有時名羲之尤工書有蘭亭集序尤爲世所珍重唐有顏杲卿爲顏淵之後官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起兵討之爲賊所害罵不絕口其弟眞卿官至尚書右丞時李希烈陷汝州朝廷使眞卿往諭之不屈被害一門雙烈洵足欽也青州則戰國時有田文爲齊相封於薛號孟嘗君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時稱其禮賢敬士又有魯仲連游說諸侯排難解紛不甘受人爵祿亦說士中之矯矯者晉有左思作三都賦構思十載及成洛陽爲之紙貴又有王猛少好學晉桓溫入關猛被褐捫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後秦符堅招之一見如平生累遷尚書左僕射唐有房玄齡幼警敏博文善書輔太宗十五年世稱賢相登州則周有淳于髡滑稽多辯好以隱語諫其君時見嘉納焉萊州則周有窰戚微時嘗飯牛扣牛角而歌齊桓公聞歌異之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卿位又有晏嬰相齊景公名顯諸侯亦春秋時之名臣也若論土產則棗參布帛所在皆有兼產藥材名目亦繁魚鹽蜃蛤濱海諸州縣皆產之運入內地足供他省之用人物富庶禮讓聿敎民風亦較他省純樸云

教授西文告白　○啟者本堂爲萬國通商口岸華洋雜處言語各殊近來多有紳商殷富之家願國文字測算西史地輿等學亦次第教授每月取脩金六圓諸生每日午前八點半鐘到館十一點三刻回家午後一點鐘到館四點鐘回家主日與贈禮五日卽禮拜與禮拜四日諸生概不到館凡來學諸生須係清白之家幷年幼爲要因年紀稍長則不便學西國音韻矣此白

上海新北門外天主堂謹白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廿八日　第六十四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七月廿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做七考　邪不勝正
續譯野族紀聞　釋聖　和局可望
夜遊肇禍　騙人人騙　劇盜裝僧
貓異豕怪　狗頭虎頷　學徒溺死
潯江風災　目眩斫妻　窮民掘窖
恕道主人詩　教授西文告白　巧射中目
鳩鵲互嘲
黠鼠知機
河間風異　北直來信
滬租界西人總數　同宗互訟
痴狗傷人
末霜先凋
山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幔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銘安等奏吉林廳長春廳文童開考分別訊辦飭拿各摺片吉林廳文童永福等於廳官考試點名進場後藉端釀鬧永福胆敢扭壞龍門鐵鎖與雙喜成林等一齊闖出因衆童並未出號恐仍扃門考試復商同退回逼令全行散考長春廳文童赫選三等因該廳覆試爭挑堂號輒敢聚衆鬨堂肆鬧開門出場均屬目無法紀吉林甫經設立考棚尤宜首端士習豈容不法之徒任意滋鬧此風斷不可長永福雙喜成林均着照所擬杖一百流三千里雖係旗人情節較重即行實發不准折枷以警效尤赫選三萬鶴亭程龍榜王竹林王玉麟等着該將軍等飭令地方官按名嚴拿務獲究辦並着曉諭士子務宜各知自愛嗣後倘有不守場規藉端滋鬧情事即着照例從重懲辦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劉長佑等奏遵旨查看鎮府各員據實覆陳一摺雲南普洱鎮總兵左啟龍永昌府知府周慶榕臨安府知安府許廷桂均着開缺送部引見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十二日奉　上諭雲南臨安府知府員缺着劉毓珂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雲南普洱鎮總兵員缺着王東發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山西太原鎮總兵張樹屏着調署大同鎮總兵太原鎮總兵員缺即着馬陞調署欽此

本館謹啟　○啟者本館自創行報章以來凡他國君王俱用王字蓋以合華字各日報體例也乃邇來外埠閱報諸君有謂本館遇　大清皇帝用皇字而於他國則用王字似未免意存軒輊等語但本館初未嘗別具成見今既遠承指教嗣後允宜悉按泰西稱謂凡法文名盎伯欒英文名恒伯欒者概稱爲皇其餘法文名羅瓦英文稱金格者仍用王字俾符泰西稱謂之義而於華文亦無不合特此謹啟閱者諒之

做七考

七之爲數小數也而七之爲義甚大博物士謂人生體血漸長漸消至七載而盡行鼎革岐黃家謂病傷寒者每七日爲一候或重或輕按期不爽泰西各國每七日爲敬禮之日以明報本之思意至美也易曰七日來復此之謂歟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行其煉丹拜斗等事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爲忌日至七七四十九日爲卒哭每至七期設壇祭奠焚紙燒香此乃習俗成風天下皆是人或有不做七者人必嘗爲不情按北史胡國珍

死明帝爲之舉哀詔七七設千僧之齋聞人孟欒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之齋武成帝寵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卒帝聽其過七日而續發是知做七之俗已起于元魏北齊之代而不自近代始也若夫七七之義則經傳所未言後人多穿鑿其說究未創有定憑楊用修謂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似以此而有做七之俗然七魄者精氣也形體也死求速朽骸骨歸灰其必四十九日而形體始散耶則用修之說不足信明矣郎仁寶謂天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爲一候人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行十二經然此言生人之氣而非言死者之氣也則仁寶之說不足信亦明矣王棠謂古禮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春秋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迄于今逢七而祭殆亦由此趙氏耘菘謂禮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或者是卽爲後世做七之始之二說舉皆近似然愚不與王說而獨與趙解其故何哉蓋天下之事見其蹟而後原其心聞其言而後會其意蹟無不軌言無不正而偏以越禮之心測之則失之過刻矣夫做七所以盡孝也雖燒紙焚香之舉設衣荐食之文皆爲虛幻而其追念不忘之意出自至情王氏于七七之俗不以悲痛之情原其始而偏以越禮之意測其由豈理也哉聞之泰西諸國人死第三第七第三十日皆有祝禱之文其義亦似乎做七吾故曰七之爲數雖小而七之爲義實大人能改其邪從其正去其妄原其心則做七之舉亦事之不容去者矣

邪不勝正　○浦東張江栅之西有天主教人周姓者家有稚子去月上旬偶染微恙漸至沉重多方醫治迄無寸效其母愛之若掌珠愁急殆難言喻卒惑於鄰衆之言邀近處覡者來家看視覡謂是兒有鬼物憑附須延羽士設壇解禳兒病方有轉機幸弗固執已見致貽後悔其母謹諾之如言妄行會有親串沈某來問疾見其如此舉動心非之而口不言乃挈抱其兒俾令眠息忽是兒啼號不止大呼頭痛并云有人用斧砍我額顱沈細察之見其額上有青筋隱隱現十字紋沈大驚異一時親鄰有目共覩咸責其母不應妄聽妖覡演此怪誕之事立請該處司鐸來家恭行聖事將羽士輩逐去而兒痛頓止今已可保無虞矣乃知正者邪之敵其母以愛子故信志驟潤而鬼魔卽乘機相擾卒之邪終不能勝正魔去病愈捷如影響人亦當知所感矣

巧射中目　○河間郡城東北有向奉天主教者與某姓民人有隙欲控之官冀朗鑒高懸或可究誣昭雪是日繕就呈詞徒步入城某以刺探得之率數人飛追于二十里外攔截痛毆該教民即奔赴縣署喊控并請驗傷某亦同時稟縣揑傷請驗邑憲畧加詰問彼此未分曲直令取保候訊某乃洋洋而出適過府署轅門見觀者甚紛知係武試較射亦駐足焉倚樹而立有武童發一矢自北而南已將中靶忽箭頭斜向東去直中某姓之目血流如瀋堅不可拔一時觀者大譁即校試府縣闈場考生均謂奇事而是人之性命卒難保其無虞噫何其巧也

北直來信　○自本滙院長步公天衢晉陞燕南主教後南中信民咸有召公棠芾之思頃接津門來信謂步牧抵津後即赴任所一時遠近信人靡弗異常快慰於六月初九日恭備大轎并預排彩繡華飾中西音樂遠迎至十數里外觀者塞途莫不歎禮意之盛有足多者而步公于進堂後復宣講奉　教皇命受職之意聞者尤深欽感云

續譯野族紀聞　○西九月杪酋所乘車損壞毀裂莫能修葺教士中有曾任水師官員并嫻繪事者於西國工匠等事均深諳曉乃修其輪軸而使之旋轉如飛繪以藻采而使之硃綠炫爛酋見之大喜詫爲生平未覩乃准傳教茲土得無阻礙越日修士復取成衣機器昇入宮索布若干尺置機縫紉頃刻而成衣四件酋益賞其製物之巧嗟歎不置是時適值酋長行婚配禮民間異常熱鬧有至宮前獻舞者有從遠處餽禮賀喜者熙來攘往較平時聚衆至十餘倍不止屆期酋偕新婦並行後隨巨牛四頭民人傾國而擁其後至一山先令術士唸咒入山洞有頃出曰神已許汝等爲夫婦矣乃繞道回禁人不得路食而途又遂遠楞腹遄行至有餒甚而僵臥道旁者亦可笑也距教士支幕處不遠酋之父陵寢在焉云是即開國之君死後殺宮嬪三人及左右侍者百人以殉墓所封禁甚嚴閒人闖入者殺毋赦酋惟准英人及教士得破例進遊人多羨爲異數云其國人足力甚健飛行絕迹能與駿馬並駕而齊驅教士曾雇傭人一名勤而多力議定除給食外祇索一舊火鎗以抵終年傭值詎數日後此傭忽失所在細察之則幕中已失去新火鎗一桿絨毯三條西式衣兩件皮鞋一雙始知爲該傭捲竊四處踪跡不可得事聞於酋願自往緝之卒亦莫得

其所境內無論貧富親族多無情誼稍有不合雖手足如秦越有乞丐身患癩疾知被家中逐出者終日行乞不能得食見者夷然不屑也教士憫之爲支茅棚居焉朝夕與以食俾終其餘年丐者感激涕零謂爲吾國所未有之善人云

## 釋聖

雲間郭友松稿

聖字中外皆重之四子六經言聖者不知凡幾書洪範睿作聖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故云左聖向仁詩云人之齊聖又曰母氏聖善孟子則曰大而化之之爲聖正字通訓時政切又引晉常璩華陽國志別音成明有徐元瑾瑾與聖音相通也按說文通也魯論所謂天縱之聖聖無不通也以六書論之从耳呈聲或云呈非聲當作諧呈去聲通而先識爲聖于文耳呈爲聖从耳非任耳也以通萬物之情若耳之通聲也應邵仲遠之說則曰聖者聲也聞聲而知其情也禮運鄭康成注及孔穎達疏則又云才過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諸說之釋聖皆未足盡聖之義他若楚相碑之異文武則天之僞造更去古義遠不足論矣按聖字本文爲耳爲口爲壬壬字或卽王字傳寫之異其口耳則無可疑者管子書又云聖爲天口言能言天之所言卽聖也然則聖與天本無異說故曰大而化曰無不通曰天縱皆通微達妙之義若夫假借之文凡技能出衆者皆以聖歸之故酒稱中聖人杜子美爲詩聖書畫之絕佳者稱爲聖手此又借聖之文更無足以釋聖字之義也夫口耳之間止四寸此乃荀子之說而言之所入爲耳言之所出惟口若能于出入之際俾無不通則王言達聰自然成聖況天下最先于聲而形次之以口耳言聖者亦此意也見者得無以荆公之字說相詆諆乎則吾所不敢辭矣

## 和局可望

○京華消息云前出使俄國大臣崇厚奉旨開釋出獄已於本月初十日由禁牢回廨矣據京師官場傳言和議似有端倪雖未悉曾侯電報中若何明文然朝廷既允加恩寬免則事機諒不至驟形決裂也惟諭旨簡畧外間仍不免過滋疑懼云至日前謠傳中俄已於新疆開仗俄師敗績則全係子虛烏有也緣本埰有英人近自西城來書謂新疆各城安堵如常及詢以曾否與俄兵開釁則皆一笑置之謂從未獲聞是事而兵民接洽善後諸務漸次就緒大有承平景象云

**鳩鵲互嘲**　○茂樹之間，有鵲巢焉，當其經營之始，擇方向，拾薪柴，縱橫交錯，往復循環，冀落成以蔽風雨，而安卵胎，亦憊矣甚，乃成之未久，鳩獨羨之，率其族黨以與鵲爭，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彼鳥與鼠不類也，猶且同穴，矧鳩與鵲同類也，何不同巢乎，鵲曰，子既拙而不能爲巢，欲得成巢而居之，則阿閣有鳳巢矣，緱嶺有鶴巢矣，繡戶有燕巢矣，寧獨區區鵲巢云爾哉，乃竟不加青盼，惟我是求，是曷以故，鳩曰，鳳王也，王可尊而不可犯，鶴仙也，仙可望而不可即，燕亦客也，客可敬而不可慢，子非其偶，而巢獨完，我是以爭，且居亦視乎其分耳，催種者我，而子不聞也，名官者我，而子不聞也，我之性能盡慈而盡孝，我之音能呼雨而呼晴，而子又不聞也，由是較之，則子之巢方讓之不暇，而何敢據爲糾紛不已，聽者厭之，從而諭之曰，天下勞者之所有，皆逸者之所得也，巧者之所成，皆拙者之所安也，鵲乎，子獨不見世之營宮室者乎，與土木飾丹青，竭數十載之勤劬，以成此輪奐，自謂可以安居處，安得我所矣，奈未幾而子孫鬻之，豪强并之者，亦何可勝慨，若以鳩之力，而占爾鵲之巢，猶渺乎其小焉者也，爾何怪焉，由是奮翼高飛，噪聲遂息，

**同宗互訟**　○奉賢高橋鎮，有某姓甲乙二人，互控於邑，事緣甲有田一畝零，始絕賣于乙，今欲回贖，乙不許，甲遂以田有祖墳等詞訴縣准贖，乙聞之，復以契絕揹贖等詞稟縣，官不能決，駕臨勘驗得並無墳墓，乃將原中薄施夏楚，甲復囂辯，官令畧加掌責斥釋完案，以寸壤尺土之故，而健訟若此，卒至身被官刑，橫破訟費，將宗支一本之謂何矣，

**夜遊肇禍**　○陽春烟景，秉燭夜遊，自具雅人深致，何物邨夫，輒復昏黃夜分，貿貿沒街，既禍水之欵門歸臥，習以爲常，本月初旬，仍于深夜籠燭歸，入門後，將燭吹滅，瞢騰酣睡，未及將燭跋餘燼撚熄，登床擁被，鼾聲如雷，詎燭焰爆入他處，旋即轟轟烈烈，勢等燎原，比從睡夢中驚躍而起，急將七旬老母救護扶出，則其十三歲幼子，已慘遭焚斃，不及搶救矣，其母亦因中受火毒，數日後即奄奄委逝，浪遊之肇禍若此，而今以後，悔之無及，

**騙人人騙**　○嘗聞崑劇中有扮演大小騙故事者，其形容令人絕倒，蓋隱具罵世玩人意也。不謂近事中，竟有巧相合者，如玉峯友人函報是已，據述離崑二十里許之張浦鎮，上月中浣，有衣裳楚楚者兩人，泛舟自邑來，經奔醫者鄭某寓所，聲稱延鄭赴城診疾，時醫適下鄉未歸，婉謝焉，兩人即肆咆哮，將其招牌匾額，打落取去，曰，如渠歸，則告以崑山方大老爺，太倉三大老爺，來此携去可也，歸舟後，復傳地保，大張恫喝，欲將其寓主帶回查辦等語，維時觀者如蟻，中有黠者，索其以印牌見示，方即拍胸曰在此，而言殊囁嚅，顏色驟變，觀者大譁，斥爲騙匪，且擬以老拳奉敬，此輩見勢不佳，遂相率逸去，先是鄭某以有烟癖，而道又不行，艤舟於荒墟僻鎮間，見有開燈售烟者，便稱奉官訪查，先至某處嚇詐得洋八枚，繼至一處，入其室，有客吹簫而臥，直前摑其掌，客錯愕而起，曰，予誠干禁，子亦太莽，盍先以憲牌示人，而遽遭掩擊耶，及見訪牌，乃無印硃諭，客便將鄭揪倒痛毆，且將其衣屨洗剝盡淨，而縱之去，有知其細情者，謂方與鄭係同黨，一鼻孔出氣者，繼見鄭畧有所獲，思攫物勒贖，而不虞鄭與方適同時受衂也，噫，我騙人，人即騙我，理本循環，昭昭不爽，而迷錮其中者，卒不之悟，亦可哀已，

**劇盜裝僧**　○張浦近復有一事，亦僻壤所不恒見者也，上月下旬，有操外省口音之童子至鎮，購買布疋，遇客民數人，與之爭角，大遭呵斥，疾趨歸舟，俄覩有禿僧自舟出，喧嚷咆哮，勢欲與客民爲難，復隱隱見有婦女一口，端坐中艙，衆疑焉，欲登舟一覽，僧即拔刀相向，戳傷客民三人，衆益囂，紛與格鬥，卒入其艙，搜得袖箭一支，短柄利刃一把，又緣簿一本，乃將該僧暨婦女童子，捆縛查問，據童子言，僧本九華山人，因犯案披薙，以蔽耳目，往往隻身行刼，在江陰一帶，屢犯血案，婦係民家女，被拐入舟者，該童則其姪也，遂鳴保解縣，如前照供，惟僧則一字不承，刻發監禁，已飭差赴江陰查案核辦矣，聞該僧誓力絕人，又精拳棒，雖叠受重傷，格抵仍不少怯，卒以數十人一齊動手，始就縛解縣云，

**結鼠知機**　○崇邑東沙楊姓家，於上月間，鄰右各戶，均見該宅羣鼠紛紛遷穴，百十成羣，人以爲異，有謂其將罹火災者，以語楊，楊曰，予家媳婦，新自母家歸，帶有健狸一頭，得毋羣鼠已聞聲膽落，而相率逃竄乎，然鼠亦知機矣哉，

瘈狗傷人　○松屬莘莊鎮有浦姓家蓄犬一頭忽瘋狂亂竄逢人輒噬將浦家幼孫及孫女三人一併嚙傷浦翁甚駭即擬赴滬城購買治瘋犬咬藥路經某藥肆係翁至契也邀翁小坐便謂天暑長途何用亟亟小舖亦能修合此藥且少待當有以報命詎店主宿酲未解忘將班蝥等峻毒之味如法泡製且分兩太重致携歸令諸孫吞服後鼻血湧冒而死當時有謂兒之死不死于犬實死於藥宜亟往該舖理論翁曰吾與若半生交好何忍出此亦置不問翌日兒之舅氏至大肆咆哮爭赴該舖尋衅於是鄰里人等乃議令該舖出殮費錢四十千而事始了結聞浦翁仍與舖主密議囑陽爲罰欵陰授已資決不因是波累人有竊聞其事者莫不多翁之長厚爲近世罕見云

貓異豕怪　○蕪湖友函述云本埠有某姓開張生生錢舖兼售洋藥舖後即某住宅素喜蓄貓愛之若命近其家之母貓忽產雛五頭咿嚶爭鳴如吹蘆笙及諦之則見其二固無他異其三雛則肚腹均聯接一氣如無縫之衣粘合不分片段其身首尾足則又如珊瑚玉樹交互枝柯見者均詫爲怪物尋自斃又北關街某姓荳腐店內猪欄中育一小猪兩耳之後歧生兩腿合計其足得數成六一時尤遐邇哄傳觀者雲集幾幾有塞破屋子之患云

狗頭虎頷　○京口郡之大港地方地本多山境尤荒僻近出一物肆出擾害俗名之狗頭虎蓋狗其頭而虎其頷其噬人也似虎其面目則與狗無稍異故因是而得名也計前月二十七日鄧缺口地方被拖去一女孩次日又將花田耘草之婦女一口拖噬僅剩殘足一肢嗣是百里之內無日得免擾害至本月初旬日之間已被似虎非虎之狗頭唧唧男婦十餘人橫遭慘害良堪憫惜允宜多挾火鎗大張撻伐務使有族盡殲無巢不搗以誅其肆出噬人之罪并除夫名不稱實之怪噫狗之寫其無噍類乎虎之名不幾難假乎

學徒溺死　○琴川南門外有浙人開設之三茂紹酒棧是月初旬經同鄉友人薦一學徒來棧人尚靈警可望有成棧主人亦安之距至第三日辰刻忽失所在遍尋無蹤繼知其因傾倒溺器失足落河急持竹竿沿隄打撈比救起而人已氣絕矣噫甫出鄉關即遊墟墓其父母聞之當不知若何哀痛也

河間風異　○北來郵信云、去月二十三日晚七下鐘、直隸河間府城內、天大雷電以風、勢甚猛厲、城隍廟屋脊、被風刮去過半、廟前棋杆、及院內古槐、均遭摧折、又文廟中魁星閣、亦半被風力吹倒、城垛幷打去數丈、至城內涼棚、則無一存者、民家窗門、間遭毀損、城外合抱大樹、及堆積柴垛、均被吸力攝倒、薪草紛紛飄散、其尤可惜者、是處棗梨菓木、適將成熟、爲終年生息所繫、盡皆搖撼墜地、樹爲之禿、既不足以適口、復難謀乎善價、實較水旱偏災、尤爲事出意外云、竊思天河兩屬、前此遍地汪洋、幾淪澤國、南中善士、工賑兼施、亦既不遺餘力、然災區太廣、籌欵維艱、後顧茫茫、尚無涯涘、今又遘茲風異、嗟彼孑遺、其何以堪、竊不禁爲　畿輔黎民、愁然憂之、

未霜先凋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此孟冬景光也、不謂於夏令見之、直省河間等處、田不植苗、惟種果木、郡城之東、一望纍纍、悉皆酸棗雪梨之屬、亦土產之大宗也、本年自去月望後、天大雨雹、垂熟之果、已半被擊墜、益之以二十三日大風徹夜、而林木間乃一掃而空、所最足奇者、樹頭果實、既被吹隳、而樹葉亦萎落如洗、枯幹杈枒、凋零滿目、大有嚴冬風景、就地居民、呼爲咄咄怪事云、

潯江風災　○頃接八分煙水樓主人來書云、月之初八日、傍晚六下鐘、潯江驟發狂風、平地沙礫飛走、行人在途、毛髮森豎、屋宇亦震動搖撼、至江中怒濤駭浪、湧立如山、噫氣狂號、人聲喧雜、計越半時許、急雨破塊而來、風勢始漸止、計潯岸輪船碼頭、怡和被風冲去躉船兩號、又駁船一號、亦激沉無蹤、天裕沉沒駁船兩號、太古一號、招商局幸衆小工極力搶護、尚無大損、惟駁船一號、略被激撞、致帆檣錨鍊、均須修整、然已估修費二百金矣、是時泊岸小艇、無一得免、幸無傷及人口、惟對江渡船三艘、均以猝不及備、慘遭覆溺、計占滅頂之凶者、至二十餘人、是晚江中、惟見板木浮沉、順流而下、其失事之多、亦可概見、次日下午、猶猛雨連宵、狂風怒吼、居人多異常震慴、坐臥不安、據該處耆老言、數十年來、未有此患、然居於平陸者、猶幸無坍屋傷人之事云、

目眩斫妻　○毘陵北鄉十餘里地方、有丁三保者、夫婦並耕、偶隨甚樂、上月間兩小均赴隴頭芸草、三保忽携鋤癡立、呆若木雞、其妻問之、卽舉鋤猛斲其妻、正中顱門、腦漿迸流而死、三保亦昏暈倒地、迨

甦後抱屍號哭，搥胸悔恨，人詢之，則曰，適見一面目猙獰者，面我而嘻，予亦不能自主，揮手斫之，不自知其爲我妻室也，乃厚殮埋葬，揮涕追恨而已，說者謂其被魔戲弄也，然乎否乎，

窮民掘窖　○崇明仙景沙，有高某者，貧困不能自存，炊烟屢斷，飢釜生塵，習以爲常，去月下旬，其結茅處，被雷雨冲刷，泥土岔裂，驟露方磚，高以泥沙中安得有此完整方磚，異而掘之，則下有黃土摶成之小罎一隻，揭蓋傾出，得本洋八百元，金條六莖，銀鏍四錠，高喜不自勝，密裹而藏之，誠幸事也，

滬租界西人總數　○向例西人之寓居於滬，毕租界者，每歲必按籍核報總數一次，近閱西報，知本屆西人之官商於滬者，已憑册核數，刊登西報，爰照譯如下，計英國一千四十四人，美國二百三十，法國四十一，意國九，日爾曼一百五十九，奧國三十一，葡萄牙二百八十五，西班牙七十五，丹國三十二，瑙威十，瑞典十二，蘇彝士十三，荷蘭五，希臘四，俄國三，日本一百六十八，巴人十三，呂宋三十二，印度一，智國一，秘魯一，馬來一，合計二千一百七十人，旅寓之多，實爲他處商埠所不逮云，

新秋遣興

納涼人漸怯輕羅，坐聽商聲起櫂歌，奇語夜深風露裏，莫將泪眼對星河　樹頭哀響蟬聲歇，天末音書雁信通，最是惱人眠不得，空堦閒煞可憐蟲　搗衣何處發清商，客邸情懷鹿撞忙，猶自津津向人說，得閒且擬理歸航　舉頭東望白雲深，難得平安兩字音，風送蓴鱸鄉思遠，最無聊處漏聲沈

燈謎　○周武王甲子誓師　打四書一句　在牀偃息日方中　打四書一句　稻花村底佳兒出門翔步康莊道　打古人名　鳳凰來儀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王十朋二子何名　打四書一句　閒詩閒禮　徐成志射

山西考略　○考山西，古稱西魯，本冀州地，有虞氏以冀州土地廣大，析置幷州，東西相距六百里，南北相距亦六百餘里，東界直隸，西鄰陝西，南接河南，北限長城，近沙漠之區，左列太行，右據大河，朔收代馬之用，面臨鞏洛之勝，有表裏河山之勢焉，禹貢冀州之域，爲唐虞夏王畿重地，周以封同姓叔虞，國號唐後改名晉，與戎狄，黎侯，潞子等國，錯處其間，尋卽爲晉所滅，戰國時爲韓魏，秦吞二國，置晉陽，太原，河東，雲

中、雁門、代郡、上黨等郡、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校尉、置并州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等郡、東漢末、并入冀州、三國屬魏、復置并州、晉仍之、後魏改郡爲州、齊置并州省、周置并州六府、後改并州總管、隋初郡廢、大業初罷州爲郡、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後改採訪爲觀察、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元以冀寧諸路直隸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明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四府四州、兼置山西都指揮使司、及山西行都指揮使司、分領六所二十衛、又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兼察諸府州衛所、並治太原、行都司則分治于大同以控制邊境、　國朝仍置山西省、屬巡撫管轄、領府九、直隸州十、知州六、縣八十五、額徵地丁銀二百九十九萬六百七十五兩零、關鈔九十兩、雜稅銀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兩、鹽茭課銀五十萬七千二十八兩、太原府爲省會、在　京師西南一千三百里、巡撫建節於此、兼理糧餉、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合省倚爲重臣、藩臬二司並駐節省會、提督學政衙署亦在省城、此外水利、鹽法、兵衛、兵備各道咸分駐各郡、按本省形勢、太原偏于西北、恃大同爲藩籬、雁門偏頭寧武三關爲扼塞、東晉陽之甲、開并州之鎮、夙稱用武之地、潞安依山、汾州濱河、土瘠民貧、戶口易於逃亡、惟平陽一帶、氣溫地沃、素稱繁庶、河東鹽茭所萃、民用因之富饒、大同原陸平衍、昔魏取燕、元取金、悉由雲中而入、長驅直擣、無名山大川之障、故稱中國後戶、防禦非易、澤沁遼各府州、環列大行、重巖疊嶂、橫亘一方、其間林木繁森、幽窪綠曲、羣盜最易嘯聚、搶掠刼殺之害、易涉鴟張、然習俗儉朴、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瞬屆荒旱之後、一切招集流亡、開墾田畝、善後之舉、紛如亂絲、幸賴賢大吏鎮撫是邦、俾民間咸歌樂利于無窮、此則三晉遺黎所當永永感惠者也、

教授西文告白　○啟者本埠爲萬國通商口岸華洋雜處言語各殊近來多有紳商殷富之家願本堂教授西文以便辦公生理本堂仰副其意定於西九月初一日即中歷七月二十七日始專教英法兩國文字測算西史地輿等學亦次第教授每月取脩金六員諸生每日午前八點半鐘到館十一點三刻回家午後一點鐘到館四點鐘回家主日與瞻禮五日即禮拜與禮拜四日諸生概不到館凡來學諸生須係清白之家并年幼爲要因年紀稍長則不便學西國音韻矣此白　上海新北門外天主堂謹白

山西省
直隸
河南
陝西
蒙古
黃河
大同府
太原府
平陽府
潞州
汾州
絳州
蒲州
解州
代州
忻州
平定州
泽州
沁州
河南府
懷慶府
彰德府
真定府
保定府
順德府
大名府
河間府
天津衛
宣化府
大同府
山西界
直隸界
河南界
陝西界
蒙古界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初四日　第六十五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七月三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丐隱　諭旨恭錄　中西穿孝考　梦派冗費告示　勸捐茶米賑直告示
邑宰新政　倫兒鳴謝　賊竊樹具　誣竊遭責　無禮遭責
移柩誤認　雷電燒雞　雷火述異　皖寧郵耗　近畿思豹
興亞設會　相士遞籍　雞生四足　矯令削髮　籌備兵衣
鑄銀快捷　日本水災　南洋患颶　車不順軌　海外病暑
天津郵信　局設保良　掉機折指　算學家言　和議吉音
　　玉田氏詩　白門吟客詩　續錄山西考略　京報選錄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〇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時事艱難迭經諭令軍機大臣隨時匡弼力戒因循乃覆陳等語貴州安順府知府汪炳璈着開缺送部引見該部知道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戶部奏遵議烏拉喜崇阿所交左翼監督盈餘銀兩一摺所交盈餘銀一千七百八十七兩零着交廣儲司烏拉喜崇阿短收額內盈餘銀兩應得處分着加恩寬免餘依議欽此同日奉　上諭戶部奏遵議文秀所交右翼監督盈餘銀兩一摺所交盈餘銀二千十八兩零着交廣儲司餘依議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文錫奏內閣會議事件請飭妥定章程等語着該衙門議奏欽此同日奉　旨胡聘之補授太常寺少卿欽此同日奉　上諭昨日在景運門外叩闕之馬甲存瑞着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同日奉　上諭貴州安順府知府員缺着劉正品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懷塔布補授太僕寺卿欽此十九日奉　旨這所參疎防監犯越獄之管獄官雲南祿豐縣興史楊在堃着即革職拿問交杜瑞聯提同防監兵丁等分別嚴訊究辦有獄官署祿豐縣知縣劉琪蔡着先行交部嚴加議處仍勒令將逸犯嚴緝務獲倘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

## 中西穿孝考

凡人遇父母之喪，有即日成服，擇期成服者，俗謂之穿孝，蓋以喪服即爲孝也，北齊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北史宿昌公王叡薨，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哭，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新唐書韋挺傳，世俗營葬既畢，鄉伍會集，相與酣醉，謂之出孝，然則穿孝之名，六朝已有之，而三代以上雖無穿孝之名，而實有穿孝之制，周禮凡凶事服弁服，弔事弁絰服，儀禮喪服斬縗裳，冠繩纓，自是迄于今，數千百年間，歷朝之衣制不同，而其以麻衣素冠爲守孝之服，千載如一，無或稍易，此無他，水源木本之思，根乎至性，而喪服者所以別親疎，明貴賤，示慘傷，天下同此一心也，是故歐美二洲之人，凡遇親友之喪，男則以黑絹繞于冠，女則以黑裳束於身，若身列行伍與仕進之人，則僅以黑絹圍于臂而已，阿斐洲與印度各邦，秉性粗野，禮讓未諳，而其父母兄弟之喪，亦無不形之於衣飾，然則喪服爲至性所激，無疑矣，近世吾中華具愛

親報本之心變而益厲跡涉誕妄如松江之上南等邑鄉人必製紙冠一頂長尺許糊以麻上窄而下寬高聳于首令人見而駭異余游蹤所至見楚豫皖浙諸省惟以白布裹首未見有高冠而來者吳中人亦惟于禮冠表裏悉綴麻布以伸悲痛此以知各方風俗不同也俗謂弔喪者束首之布凡夫死婦存者宜短左夫婦俱亡則兩端相並無稍參差不然則生者相繼偕亡也嗟乎死生有命權秉幽冥以巾冠布帛之細繫生亡禍福之機亦弗思甚矣更可嗤者俗謂穿重孝者勿訪親友必俟百日後衣玄素之服方可入他人之室否則謂晦氣臨門必致死亡疾病吾不知所謂晦氣者在衣乎抑在色乎左襟右衽凶服何殊夫吉服不應同此衣而禍福異致若以爲在色則細葛輕羅亦多尚白不應同是色而有吉凶之殊況乎殷商之代其色尚素其朝會之典慶賀之禮亦必以縞服從事可知使色果可以貽禍吾恐六百祀之國祚早已殄滅無存矣而何以有商之鼎盛不減夏時也種種謬談不堪駁詰吾願世之人正其意破其邪則穿孝即所以盡孝而中與西初無二致于其間也其他若墨絰從戎見譏史冊服中娶婦對簿訟庭是爲穿孝之餘波而爲西俗所勿禁則存而弗論焉可矣

禁派冗費告示　○陞用府特授松江府南滙縣正堂卓異加一級顧爲出示諭禁事准康司鐸照會內稱傳教士稟稱周浦鎮有迎神賽會演戲社醮各項名目每向教民勒派捐欵屢有尋衅稟請照會示禁等情照請出示禁遏等由到縣准此查斂錢賽會演戲等事久經示禁豈容仍蹈惡習除再訪查嚴辦外合行出示諭禁爲此示仰該處居民地保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再有前項藉端斂費苛派教民情事定行提案究懲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勸捐茶米賑直告示　○常熟縣正堂郭昭文縣正堂陳爲出示曉諭事奉　府正堂畢札奉　布政司譚札奉　蘇撫部院衙門札開據附生謝家福等稟稱目前當務之急莫重於海防邊防要其原莫急於固結民心倍養民氣灾祲爲事患之原畿輔爲天下之本現在直省水灾尤以賑恤疏通爲首務二月間稟辭　李傅相札調時畧及河工之語旋准直隸籌賑局盛觀察宣懷函云必須開辦之河約有三道一係滹沱一係大清河一係天津三汊河開一減水河欵需三十萬此間祇能認籌一半等語因思畿輔爲天下

根本南中苟可措籌自宜設法協濟查此次各州縣捐賑之欵以吳江縣城鄉茶館捐爲最鉅在飲者僅加一文受者遂成鉅欵惠而不費又蘇城安節局向有米行一捐每米一石由買戶捐錢二文歲計甚鉅以江蘇茶米二項計之每月約可得錢二萬串除秋冬賑事或須酌撥數萬金外其餘充作浚河經費可與百年之利請通飭州縣諭令善堂紳士妥爲勸辦等情到本護院據此查前年晉豫奇荒江蘇捐輸最爲踴躍現在直省水災又屬不遺餘力若再議捐開河之資力恐未逮惟所稟茶米二捐尚屬輕而易舉從前常鎮青浦等處勸濟晉豫賑欵行之有效亟應察酌仿辦札飭各就地方情形妥議稟復核奪等因轉行到縣奉此正擬照會紳董商辦間今據屈紳等稟請援照崑新江震等處辦理在城附郭茶館捐每碗增價一文所收捐欵先儘直省荒賑餘多兼辦恤嬰恤嫠等項抄粘章程稟請出示諭遵等情前來查核所稟及酌議章程均尚妥洽除批准照辦並稟明　各大憲示諭勸捐一面照會紳董將抽捐米業能否仿辦另行議復轉稟外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邑軍民及往來客商人等一體知悉此係捐助荒賑及本地恤嫠恤嬰等善舉現由博濟堂董經收彙繳濟支爾等具有仁心自必踴躍樂從於入館飲茶每碗捐錢一文亦屬輕而易舉暗中造福無窮其各勉之切切特示

丐隱　○陸子一日散步原野見有乞丐四人于于來式歌且舞若自鳴其豫者然因止而問之曰乞者亦有樂乎乞者曰惟行乞是以樂不得樂不能乞也因又問之曰乞丐之樂何樂乎乞者曰人之所以不樂者非心之不欲樂也爲境之不能樂耳我無家室妻孥之累親戚故舊之擾一樂也官府不以稅斂苛我里黨不以獄訟糾我二樂也心不用而魂夢皆安力不勞而筋骨彌健三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名山可遊古剎可托四樂也一錢也人持籌以算之我踵門而選之一粟也人負耒而種之我提筐以承之五樂也有此五樂云胡不樂且子不見世之守錢虜乎竭牛馬之力爲豚犬作百年之計以至衣則襤褸食則粗糲與我輩等是我等雖有貧兒之實而反能尋其所樂彼僅有富戶之名而并不知其所苦也愚莫愚於此矣陸子聞之愕然驚恍然悟轉詰之曰樂則樂矣其如乞何乞者曰乞亦何鄙之有我所乞者食也非名位與利祿也如以食則重耳受塊於野人子胥吹簫於吳市淮陰見哀於漂母自古英雄當其日暮途窮猶不

免作此垂憐之態、況我輩乎、且也乞而與、則受之、乞而不與、則忍之、以視世之恃強凌弱、爭奪於白晝、與夫蛇行鼠伏、攘竊於昏夜者、其相去又何如也、陸子乃喟然曰、達者丐也、

來稿逸名

倫兒鳴謝　○粵垣石甚里陳姓宅中、于月之初旬、被竊去自鳴鐘一架、而於几案間、得紅柬一張、大書云、僕、寒士也、飢難爲活、莫獲微資以餬口、僅取自鳴鐘以去、他不敢携、謹此鳴謝、後當圖報、草草不宣等語、主人讀之、不覺失笑、遂置不復究、人謂此眞不愧梁上君子之稱矣、聞者粲然、

賊竊櫬具　○青浦有文姓者、業斲棺、卽子輿氏所謂函人也、家藏櫬木甚夥、待賈而沽、頁楛雜儲、月之初三晚、有倫兒入其室、昇去壽板一副、値價數十金、詰旦遍查家中、他物了無所失、人多謂是賊桀甚、何獨舍細軟金銀之物、而偏愛此膨脝臃腫之材、予謂此賊猶未甚愚也、蓋因匠氏之室、家無長物、幾將徒手而歸、不如姑賒氣力、共昇棺木以去、卽貶價求售、猶可得十餘金、不然、藏之以待老死、猶勝于藁葬路隅、羣犬鑽嚙、蓋倫兒之所慮周矣、一笑、

誣竊遭責　○去月下浣、琴川東門外老徐市河下、有漁舟停泊、拋網捕魚、信宿而去、行未數里、忽憶早辰放食河邊之母雞二隻、尚未歸舟、遂緊纜而令其子覔之、果於原處尋獲、兩手分携而歸、詎上一日有流民家失雞三隻、是日適從烟館出、卽有同黨謂之曰、頃見漁人子、持雞急走、得毋是君昨失者乎、曰、是矣、隨飛步追之、奪雞回、且肆毒打、漁人有口莫分、橫遭肆擊、心實不甘、隨訴于該處汛官、卽傳該流民等嚴詰再三、始得剖白、乃各責六十板、并罰白米五斗、大錢二百、送入該舟、以爲養傷之費、人莫不稱快云、

無禮遭責　○金陵機匠之多、爲他處冠、而門毆尋衅之事、亦耳不絕聞、省中呼若輩爲機寶子、蓋隱寓鄙薄之意、是月十二日、三山門外演戲、有機匠四人、拍肩聯袂、亦往觀焉、途遇一女子、坐塞驢入城診疾、兩鬢插鮮花甚多、匠等圍聚而觀、并攫其鬢邊花蕊、該女大喊捉盜、巡防局勇、聞聲紛至、獲其三人、立送保甲總局、重責收押、嗣經該匠父母聞知、卽赴局憲處碰頭哀求、始邀斥釋、免予枷號云、

邑宰新政　○新任崇明縣顧邑尊胥漢、蒞任以來、一以嚴革陋習、力除擾累、爲下車新政、其坐船抵崇日、卽親訪烟館數家、接篆後、復密派家丁、帶同幹役分赴各鎭查拿解辦、至十數起之多、呈繳烟槍數

十支、均當堂劈燬、自是城鄉無敢以身嘗試者、又上月中有長安沙民人、因錢債肇衅、適其家有幼子病殤、遂借屍誣控、被某毆斃、邑尊詣驗無傷、即械繫收禁、擬按反坐例重懲云、又是日下鄉驗屍、遵照憲章、隨帶布帳、臨時撐用、車轎夫役飯食、俱當堂點名給發、民間一無擾累、地鄰董保、雞犬不驚、民間詫爲如此好官、得未曾見、口碑載道、尤不待言矣、

雷電燒雞　○青邑楊某、擅飪魚之技、而充宰夫之職者也、家畜牲物甚多、取家禽而佐客宴、聊免入市之求耳、一日迅雷震其屋、楊大驚、幾失匕箸、迨雷聲閒寂、蹤跡所在、但見矮牆之側、有家雞一隻、被電火燒死、楊喜、謂毋煩我牛刀之割也、舉而噢之、琉璜氣刺鼻不可耐、猶惜其不能入饌云、

雷火述異　○青浦來信、謂是月初旬、風日燥烈、秋陽正驕、忽天空震雷號號、迅霆驟下、耳不及掩、并有火毬旋轉於某姓之屋、樑柱搖撼、欲倒、某大恐、適其歸某氏女在家、突自內室出、持菜刀一柄、跪于中庭、喃喃自言、謂姑性嚴急、恚恨已久、故於歸甯後、密購此刀、將俟返家剸斃之、今蒙雷火示儆、願嗣後洗心改過、勿敢再萌逆志云云、其父聞之、怒斥其妄、令速向姑前哀求、或可免譴、女奔回、向姑長跽請罪、其姑良不忍、代爲籲懇、而雷聲始寂、來函所述、謂係確實近事、而本館則不能無疑焉、夫雷之無神、電之有火、略知格理者、均已明了、該氏女情虛中怯、聞雷吐實、自係事逢其適、至謂其姑藏怨、而雷即收聲、亦未可遽信之事也、況該女夫家、貧非徹骨、即使果萌毒念、何難入廚下而懷兇器、必不待歸甯後、從容購買、始遂其弑姑之願也、故此事情節、尤不盡符、姑錄之以存疑、

皖寧郵耗　○有友自皖之寧國府來信云、本年甯屬各邑、暘雨應時、歲則大熟、出郭門以瞻眺、但見黃雲覆野、風送稻香、轉瞬刈割登場、滿箒滿車、彼白叟黃童、當不知若何懽忻鼓舞也、○月朔日、郡城中鎮軍衙署間壁、民家失愼、一時烈燄漫天、鑼聲沸地、羣集救援、祇焚去民房十餘椽而熄、次日北門外閘市中、又肇災、焚去舖肆十餘家、貨物盡成灰燼、爲數頗不貲云、近來天日燥烈、百物乾枯、星星微火、可以燎原、所當愼之又愼也、○宛郡烟館、前奉總辦保甲局李太守嚴行查禁、其風已絕、旋因積勞傷發、病歿公署、繼是任者、爲江右桂觀察中行、尤能嚴密查禁、勒限閉歇、曾於限滿後、拏獲枷責示衆、日必五六起、民俗雖狡、

治之以嚴、定不難風清弊絕也、○現署寄國縣繆明府、以襲職出宰百里、蓋忠義之後也、下車以來、善政甚多、如禁止賽會演戲、嚴拏齋匪盜犯、閭閻頗臻寧謐、頌聲不絕於道、洵今日之賢宰官也、亦類誌之、

近畿患豹　○燕京信來云、邯鄲縣南鄉張莊橋、其地多山、人烟素稀、突有野豹自山洞出、竄入近村、見人便噬、村東有一童子、見豹來、躲避不及、遽被齧去頭顱、身遂倒地、豹亦竄去、又有一中年婦、自母家歸、距村不及三里、遇豹唧之而去、路人追趕不及、乃報知其夫家、急率衆窮追、卒未得踪跡、翌日再往尋覓、惟見路隅有血漬痕、殘骨零落、噫、亦足傷矣、

移柩誤認　○青邑顧某、母死有年、厝于善堂丙舍、近爲其母卜葬、往移柩、遂將棺和鐫有顧門姚氏之女柩一具、令工人舁往墳山、將入窆、有同里某噪而至、謂其誤移母柩、何鹵莽乃爾、蓋是人亦顧其姓而姚其母也、并奔訴里長、幾欲涉訟、經人諄勸爲同宗姚母祭奠安靈、而仍于左近地、覓得顧母眞柩歸葬、然闔邑已哄傳其事爲笑柄矣、

相士遞籍　○粵東衞邊街聚奎公館內、有相士趙姓、楚南人、自稱由軍功洊保參戎武職、今特來粵訪友、爲人談論風鑑、言輒奇中、而所索謝資、由數金以至數十金不等、每日凌晨以至日中昃、過午不談、其門仍復如市、上而達官巨紳、下而殷商碩賈、趨之若鶩、踵趾相錯、事聞大府、惡其以妄術賺人財帛、立飭驅逐、押解回籍、不准逗遛省會、以詎取貲財云、

雞生四足　○考後魏書、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顯獻四足四翼雞、詔以問崔光、光表曰、翅足衆多、羣下相煽動之象、脚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後數日、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客歲、獻縣民家產一雞雛、亦四足、其後兩足、在兩翼下、足形宛然、而短小不能運動、羣雛多啄其短足、後月餘而死、予曾親見之、非鑿空之妄談也、

樊玉田孝廉來稿

矯令削髮　○暹羅向爲中國藩服、今其所屬賓覺一埠、已久爲泰西各國通商口岸、生意亦頗稱繁盛、近該埠土人忽矯傳其國王之令、謂不論士庶民人、均須削髮、惟須分三等式樣、以示區別云云、國人信之漸有遵令從事者、予髮種種頓失舊觀、頗有訾爲更張國制、事非正軌者、事聞于王、三日後、王忽傳令、

謂此非朝廷所命、實係莠民播言謠惑也、于是國之人咸悟其奸、詈罵之聲、不絕於道、有中其機彀者、尤匿笑不止云、亦可謂慫作劇矣、

籌備兵衣　○日本兵制冬夏之衣均由朝廷給發、惟縫衣之料、則取材于異國、茲日本朝廷意謂本國經設織造局、嗣後兵士冬夏衣裳、均由織局製造、不必取材于他國矣、

興亞設會　○日本近有耆紳名士、共設一會、名曰興亞、其命名字義、則未詳也、大約入是會者、專以考論異域圖志、精學各國方言、患難相恤、輔車相依、蓋亦有志者之所爲也、嗣有粵人吳某、著筆談一書、論及是會、心重語長、曲加鍼砭、謂法立而弊即生、會中同人、務當力爲維持、以免外人疑謗、毋使滋爲流弊、俾騰口實而貽非笑云云、在會者頗深欽佩、而登其書於條程中、然章程若何、本館則仍未了了也、

日本水災　○東瀛近報云、日本弗蕭也馬地方、邇患水漲、勢甚洶湧、計衝塌房屋鋪戶八千四百三十七間、貨倉二十七間、米倉一百五十五間、死于是役者六十九人、受重傷者十二人、遍地盡成澤國、禾稻并被淹傷、亦災象之不數見者也、

南洋患颶　○港報云、本港自立秋至今、寒燠靡常、陰晴不定、時或大雨傾盆、則涼颼逼人、可御薄絮、時而烈日如焚、則又扇不停揮、汗下成雨、每至夜間、則狂風怒號、屋瓦欲墜、窗櫺震撼、作格磔聲、大有發颶之象、航海行舟、頗深廑慮云、

車不順軌　○雙輪拉車、肇始於東洋、踵行于滬上、近聞港中、亦新設東洋車公司、而殊未能游行任便、蓋因海上皆坦蕩平途、自可飛行絕迹、而港中則多崎嶇山徑、殊難涉阜登高也、況該埠輿轎、價亦不昂、晴雨皆宜、是以乘車者殊不多覯、自剏設以來、祇有數十輛、恐此後尚有減無增也、亦可見物之利弊、有遷地而弗良者、

海外病暑　○美國紐約發來郵信云、本年酷暑、較盛于往年、西七月十四日、尤溽暑蒸蒸、如逢酷吏、計是日晷寒暑針于日影中、英針升至一百四十二度、而中暑昏倒者、共有五人、皆不能救治而死云、吁可畏哉、

鑄銀快捷　○美國近又于斐臘特地方設立鑄造銀圓局每日可出銀一百三十萬圓蓋鑄造機器靈捷無比計每分鐘可印得銀七十五圓至一百二十圓也西人製造均藉機器而器具復愈出愈精故利便遂莫可思議云

局設保良　○香港一島爲華洋出入門戶往往有蟻媒奸棍販拐人口或誘良爲娼或畧賣外洋弊不勝言今由粵人馮君明珊倡設保良局公議章程稟送港督燕制軍據情詳奏英廷刻已接准英國外務府回文知所請已蒙照准經燕督傳集紳士面諭委爲辦理并擬開局後可量予保良之權以資得力故會中諸紳已定本月初十日齊集東華醫院詳議一切并刊有佈啟徧告同人俾得作速開辦以溥善舉云

掉機折指　○停泊港岸英國地里路炮船有司理機器某西人在機器房修整器具詎用心專注目不旁瞬忘將機括捺住致偶被壓力機車掉轉措手不及竟折去三指筋骨並斷血肉模糊而人亦暈絕迨用藥救甦而斷指并無蹤跡當送醫院養傷人雖無恙而十指祇存其七斷難仍理舊職刻已辭役回國矣西人製器能利人亦能害人觸處皆具危機人尙愼之又愼勿以輕心處之也可

算學家言　○德國前年開設賽珍會時各國之以楮料入會相賽者不名一品曾有算學士推算得全地球上用紙之人計用中國竹紙者共六百兆人用西國紙者共三百六十六兆人用阿拉皮國紙者一百三十兆人用樹葉及石片作字者二十四兆人此外則有蠻疆野族不通書算之人合得二百六十兆云○又言以倫敦都城而言每日生死之數計核每時辰鐘四分生一人以一日夜二十四點鐘計之共生三百六十人每六分死一人一日夜計死二百四十人云○又猶太國舊爲泰西文雅之邦後因陷害耶穌屢遭顚覆人民離散國社傾覆已千八百餘載矣然富商大賈分居各國者猶可首屈一指焉刻其國人在德京設一會總核伊國人之寄居各洲者共七兆餘人計在歐洲者五兆亞墨加洲一兆亞斐加洲八十萬亞細亞洲二十萬析而言之則商于俄者最多得二兆六十二萬人奧一兆三十七萬五千日耳曼五十一萬二千荷蘭七萬英五萬法四萬九千意三萬五千西班牙四千瑞典一千八百德國則四萬五千人也以上皆西人殫精考核推算無訛然後刊登西報者其講究實學不肯徒事皮毛有如此

使俄大臣曾襲侯業已晉謁俄皇等語果能易兵戎而以玉帛俾兩國軍士不致肝腦塗地眞如天之福也不禁額手稱慶者再說見申報

天津郵信　○津門郵耗云聞得宋軍門慶駐紮盛京湖南提督鮑春霆爵帥將統兵二十營有屯紮山海關之　命曾沅圃爵憲節制東三省駐劄山海關至於各軍器南京機器局製造之炮車載生洋行代購之洋鎗運到者殆無虛日聞鮑爵帥　陛見後恭王勗以　聖恩高厚時事多艱斷勿作山林之想爵帥亦唯唯故此日奉　命想卽北上也說見申報

讀益聞錄漫題一律　○一卷包羅盡古今談天說地愜予心編年尙守春秋律數典新添翰墨林鯤鼠辨明搜玉簡鴛鴦繡出度金鍼況如活水源源至蠡測烏能識淺深　玉田氏甫稿

一抹欲黃昏垂柳依依綠掩門池水淸漣荷意淨探蓮猶記舊時痕　散步莫愁湖　湖中倒影盡樓臺況有芳荷次第開馬背王孫驢背客人人都爲莫愁來　步姚丈原韻　莫愁湖畔路迢迢荷影靈風野色饒舞扇歌衫無覓處空留姓字憶南朝

白門吟客稿

燈謎　○子曰非禮勿視四句　打書經一句　厘毫絲忽　打四書一句　顚倒農山侍坐賢打四書一句　一個兒全身縞素一個兒半臂輕紅非是同心姊妹如何共事郎君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元祐石工誰第一　打禮記一句　安民哉　曹軼凡射

續錄山西考略　○考冀土名山阪泉山在省城東北舊名漢山東北行約十里許有弊舟山昔大禹治水弊舟此山故名有石如環軸曰弊舟嵬迄今山川永奠民免其魚買道來遊者莫不歎禹之明德遠矣隱泉山在文水縣西南亦曰陶山卜子夏退居西河之上卽此地山有石窟號隱堂洞亦曰子夏室去地五十餘丈山壁峭立有泉深秘而不恒流因以名山嶔嵜磊落足供游賞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山環五百餘里列峙五峯高出雲表頂皆戴土因謂之臺亦曰淸涼山臺分東西南北中古刹數處甚壯麗元好問有

臺山雜詠十六首，以紀其勝，士人歲時游覽，幾於空巷，蓋是方之勝境也。呂梁山在石州東，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及春秋梁山崩，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皆謂此也。姑射山在平陽府西，山有姑射蓮花二洞，即莊子所謂有神人居焉者，元王惲有遊姑射洞詩，山之間有分水嶺，登斯顛者，俯瞰遙矚，足以賞心豁目，有塵飛不到之致，首陽山在蒲州東南，即禹貢雷首山也，殷伯夷叔齊隱此，上有夷齊墓，其高風亮節，後人每形諸歌詠，亦可見百世之下，猶有因風興起者，二賢之立品爲何如也。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即禹所鑿通黃河處，箕山在平陸縣東北，相傳堯時許由隱此，九原山在絳州西北，春秋晉諸大夫葬此，太行山在絳縣東，橫亘數百里，層巒疊嶂，西北諸山，多其支脈，其間林木蓊鬱，易於嘯聚，行者畏之，蒲子山在隰州東北，世傳爲堯之師蒲伊子隱處，孟門山在吉州西，即呂不韋所謂河出孟門之上是也，壺口山亦在州境，禹貢既載壺口，即此，底柱峯在平陸東南，其形如柱，峙立黃河中流，禹鑿底柱以通河流，其蹟在此，傅巖亦在縣東，即殷相傅說隱處，其地名隱賢社，唐呂溫嘗作傅巖銘，其欽挹仰止之思，洵有足多者，鳴條岡在安邑縣，即湯與桀戰處，恒山在渾源州，即北嶽也，水經謂之玄嶽，其山高侵雲漢，舜北巡守至此，山有天峯嶺，安王石，龍泉觀，虎風口，琴棊臺等勝，有登臨之癖者，每著屐携筇，不憚攀涉，以廣眼界焉。三朡山在屯留縣西北，一名麟山，書湯伐三朡，又有后羿射九烏之所，頭顱山在高平縣西，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後人收頭顱葬之，故名，王屋山在陽城縣南，即禹貢所謂析城至于王屋是也，若夫大川，滹沱河，源出繁峙縣，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入眞定府，平山縣界，蓋三晉河流之最綿亘者也。汾河，源出靜樂縣，經太原，清原，交城，文水，至平遙，介休，南入平陽府，霍石，趙城，洪洞，臨汾，歷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滎河，而注黃河，黃河北自大同府，古東勝州界而來，歷廢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南流入太原府，保德州界，至岢嵐州，西南入平陽府，經石樓，吉州，蒲州，東歷芮城，平陸，垣曲，等地，而入河南界，絳水，發源絳縣，西流入聞喜縣，智伯言絳水可灌安邑，即涑水上流也，涑水自絳縣，經聞喜，夏縣，安邑，臨晉，猗氏縣，至蒲州，東南入黃河，嬀汭二水，在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即此，桑乾水，源出馬邑縣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按三晉雖僻處西北，其形勢之鞏固，山水之清嘉，亦頗與東南大省相埒，固宇內襟帶之區，亦邊關

控衛之地也茲姑類舉晉省山水大畧如此

京報選錄　○七月初十日廣州將軍奴才長善兩廣總督臣張樹聲粵海關監督奴才俊啓廣州滿州副都統奴才尙昌懋廣州漢軍副都統奴才經文泰跪　奏爲廣東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又閱三年請將學成諸生照案分別給予生監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廣東同文館前於同治六年十月內因學習三年已有成効經前署將軍慶春會同前兩廣總督瑞麟等考察肄業諸生擇其文藝堪以造就者咨送六名到京考試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核均堪造就奏准作爲繙譯生員監生准其一體鄉試分別派充將軍督撫各衙門繙譯官行令嗣後該省於該學生等三年學成後卽行奏明分別給予生監並派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衆者另行送京考試授以官職等因隨於同治十年三月內同文館已屆三年經奴才長善會同前兩廣總督瑞麟等照章奏明辦理在案續經奴才等查明各衙門繙譯官係屬有名無實並無差使奏准將繙譯官裁撤在於各學生中擇其西語優長者數人遇有奴才等接晤洋人時令其來署代傳言語歸於年終考核擇尤犒賞以節糜費嗣於同治十三年兩屆三年期滿經奴才等遵照前後奏定章程辦理亦在案茲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又閱三年自應遵照定章將學成諸生認眞考試因思奴才等於漢文頗知優劣而於西語西文毫不通曉當經飭據西教習三順在於各學生內擇其平日好學於西語西文較能通曉者開列十一名呈送前來奴才等公同當堂面試先以漢題令繙西文繼以西題令譯漢文考得正藍旂漢軍孔嘉高廂白旂漢軍王堃元正黃旂漢軍楊福新會縣民蘇顯揚等四名漢文尙屬平通據西教習三順評閱西文亦無大謬均堪造就理合奏明請將孔慶高楊福各給繙譯生員蘇顯揚給予監生至王堃元一名係屬附生廣東同文館並無辦過獎勵附生成案奴才等公同商援照總理衙門奏獎上海附生章程擬請將王堃元作爲附貢生准其一體鄉試仍飭令在館學習務期深粹其餘學生按其優劣分別去留以昭激勸所有廣東同文館又閱三年遵照奏定章程將學習諸生分別給予生監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孔慶高等均着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欽此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十二日　第六十六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葬術論一　督憲國防詐僞示　粵東院試告示
學憲出缺　徵子論　鄉農結語　蒙師匪財　爭鵲搆衅
異胎數見　爭鬬截辯　鄉民無禮　勺水溺兒　局賭陷人
竊賊犯姦　查欵濬河　弊俗又振　嗇夫蔑親　悍賊尋仇
招承賭餉　統帶敗員　機器墾荒　捐辦册金　賭產充公
烟草傷人　爵帥行程　俄官去滬　胡琦沅詩　日本設立興亞會
續錄山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洗馬周德潤奏近今外官習尚浮華廣東尤甚派委缺競事鑽營州縣致送上司規禮習爲故常上虧國帑下朘民生流弊多年積重難退他省恐亦不免請飭各該督撫認眞禁革等語各省吏治全在封疆大吏潔己率屬崇實黜浮盡心民事以期地方日有起色前迭次諭令各督撫嚴革陋規茲據該洗馬所奏廣東積習情形殊於吏治大有關繫着張樹聲裕寬破除情面嚴行禁革考查屬員賢否分別舉劾並着各省督撫漂遵前旨廉隅自勵察吏安民用副朝廷孜孜求治至意欽此又奉　上諭戴齡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戴齡着再賞假兩個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欽此二十一日奉　旨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員缺着劉廷枚轉補所遺右春坊右贊善員缺着尹肅怡補授欽此又奉　旨此案着交周恒祺督同臬司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民人郭振邦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又奉　上諭福建台灣道員缺着張夢元補授欽此二十二日奉　上諭何璟等奏勦除漏網匪徒一摺福建台灣府匪徒劉參根以漏網餘孽潛匿多年輒又糾衆滋擾本年五月間經台灣鎭總兵吳光亮等派兵往捕胆敢率衆抗拒各兵勇奮力合勦拿獲正法餘匪一律殄除辦理尚爲妥速所有在事出力各員准其擇尤保奬毋許冒濫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劉坤一奏總兵病難速痊懇准開缺一摺江南福山鎭總兵熊登武着准其開缺欽此二十三日奉　上諭江南福山鎭總兵員缺着歐陽利見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孫詒經奏遵查專案工程請派員典修一摺所有　慧愍固倫公主慧安和碩公主園寢饗堂等工着派本年承修另案工程之大臣徐桐師曾敬謹承修餘依議欽此二十六日奉　旨崇文門正監督着文煜去副監督着穆騰阿去欽此又奉　旨稽查廂紅旂滿州旗務着訥隆阿去欽此

## 葬術論一

世傳卜葬之術始於晉郭璞　國朝趙氏翼已非之蓋周禮疏有堪輿出自黃帝之語史記日者傳云堪輿家曰不吉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書十四卷後漢書袁安傳安父歿初卜葬地道逢書生指一處云葬之當世爲上公王充譏日篇葬歷曰葬術忌九空地宮然則葬術漢時已有之而漢以前則未嘗見故王充謂

春秋之世、葬埋未聞有所諱也、後世堪輿家充滿寰宇、其大旨、必祖郭璞、而卽其說又析爲二、一曰屋宅法、生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一曰江西法、專指龍穴沙水之配合、以驗後嗣子姪之殃祥、之二說、余皆非之、王充曰、葬、藏棺也、殮、藏尸也、初死藏於棺、少久藏於墓、大致總不外掩其尸而已、夫墓與棺旣同爲藏尸之所、則葬與殮初無命意之殊、相穴必請地師、何以購棺之際、不延地師以擇木也、若以墓爲重、棺爲輕、則棺之材屬木、墓之地屬土、五行之性、土木鈞也、或謂鑿坏土以爲墓、恐於地脈有礙、然耕田、亦鑿土也、鋤耒交下、斷喪孰甚焉、何不倩術士以相形、芟草、亦鑿土也、鉤劃剷削、斫掘不免焉、何不求日者以審勢、說者謂鑿之深淺不同、斯風水之有無亦異、然今人有停棺山麓、浮厝郊原者、未動尺寸之土、而亦必招堪輿輩以相勢、抑又何耶、或且謂地之氣有靈有不靈、得其靈則吉、不得其靈則凶、蓋祖父與子孫本屬一氣、祖父得靈氣、而使子孫貴顯於人間、亦理之所當然也、殊不知氣之爲物、頑然不知、冥然罔覺、安有所謂靈氣者、況夫人于受生之初、得父母之氣血、此其時果可謂一氣相通耳、然其旣生以後、則氣體不復通、故世有父母肥而子孫瘠、父母病而子孫强者、又況死求速朽、骨殖成灰、豈復有相通之理、總之福以德致、事在人爲、善慶惡殃、理無少爽、臧孫有後于魯、未聞其得吉壤也、若敖絕嗣于荆、未聞其卜凶地也、然則葬術之妄、不已可略見一端哉、嗟夫、叔季之世、人情日下、不求實學以持躬、惟恃左道以徼福、累世風行、相沿成俗、雖前人闢妄之書、汗牛充棟、而今之人仍執迷不返、以謂世俗之禮不可廢、噫、亦可慨也夫、

**督憲關防詐僞示** ○頭品頂戴兵部尙書兩江總督部堂碩勇巴圖魯劉 爲出示曉諭以杜詐僞而嚴關防事、照得本部堂欽承 恩命調任兩江、所有官親幕友悉皆束身自愛、卽所用家丁亦係多年服役之人、大都老誠可靠、本部堂復嚴加約束、不准出外招搖、惟是兩江地轄較廣、且與湖南原籍一水相通、往來易於假冒、長江五方雜處、其中賢否不齊、近來奸徒撞騙之案、層見疊出、不可不嚴密關防、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不法棍徒冒充本部堂官親幕友差弁家丁、藉端滋事、或僞造各帖、混用旗燈、闖討關卡、希圖抗完厘稅、不服盤查、准其隨時扭送所在地方官究明詳候、按律懲辦

愼勿受其欺朦致貽後悔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粵東院試告示　○粵東夙稱人文淵藪士子類皆爭自濯磨志圖上進然弊竇亦間不免兼因考數繁多殊有號舍不敷之患新任馮宗師于考政尤格外認眞莫拔眞才而杜倖進茲將其告示兩道錄後亦以見剔弊衡文之新政也○廣東提督學政馮　示各學教官廩保童生知本院奉　命視學是邦素稔爲文人盛區惟應試人夥賢否不齊難免有舞弊之徒希圖徼倖本院於文童正場之再次日先行懸牌開列坐號提覆如額取二十名者提覆三四十人不等即由該學教官廩保送院點名入場限八刻工夫或作二比或一段或小講面試文理優劣核對字迹是否相符交卷後即發案再定日期覆試庶眞才不至屈抑作僞者無所施其伎倆本院期獲佳士不憚煩勞爾各童生出場後切勿即行回家自悞功名特示

署廣州府事廉州府正堂蘇　示諭現奉　學憲牌開案查該府屬考棚號舍僅止四千惟南海順德新會應考者多至四千餘人往年科考號舍不敷業經前吳院飭縣府考取錄限以四千爲額毋得逾限混行取錄於四千人之外多送一人以符考棚號舍四千之數其在四千人之外者概行扣除業已奉行在案現本院歲考併邇合行備牌仰廣州府轉飭各縣遵照等因本屆歲試南海縣錄送大案冊前來係四千三百八十餘人殊屬不察考棚號舍之多寡混行錄送有違功令爲此牌行廣州府飭遵錄送限以四千人爲額毋得溢限等因本府歲試業於文理荒謬者概行扣除外尚取錄南海文童四千三百八十二人順德文童四千一百九十九人列榜揭示但現奉　學憲牌行因考棚號舍四千限錄送四十人毋得溢額其於本府取錄在四千名之內者概行錄送其在四千零零一名之外者概行扣除不送院考合行出示爲此示諭南海順德新會各應考文童知悉一面遵照以符功令毋違特示

爭鵲構衅　○東光縣某邨大樹之巔有鵲巢其上新哺雛鵲二嗜嗜爭鳴甚自得也有二童子顧而樂之各持長竿傾其巢墮地爭攫鵲雛彼此怒鬬揪打經勸即散歸家各訴知家人遂相率持械來遇諸塗始猶理論少頃即混毆打某姓竟被傷斃兩命現雖控官然事猶未理而仇仍未釋也北人之好勇如此眞無法以弭之

學憲出缺　○昨接澄江友人來函云、江蘇學政夏文宗同善、於上月初、始患吐瀉、繼發紅斑、延醫罔效、勢漸沉重、於二十四夜、逝於衙署、二十七日成殮如禮、所有學政篆務、循例由撫憲代理、聞已於二十七日午刻接篆矣、

## 微子論

樂壽時雨軒主人龜山氏稿

或問予曰、春秋傳云、楚伐許、許僖公面縛銜璧輿櫬、楚子問諸逄伯、逄伯曰、武王伐商、微子啓如是、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予曰、此妄說也、論語記微子去之、朱子謂去之以存宗祀、孔子併箕子比干許爲三仁、比干諫而死、心迹易明、不待論、箕子陳洪範、自謂曰我、稱王曰汝、明不臣周也、使微子如是、吾知箕比必羞與之爲伍矣、宣尼名教之宗、而顧許其仁、仁者固如是乎、宣尼之論仁、固如是乎、且微子、帝乙之元子、而紂之兄也、今且無問微子事之有無、如使貴戚之臣、當國步艱難、而忍辱偷生、智如孔子、且謂之仁、既得不死、又不失令名、計何使如之、夫子之言、不幾教猱升木乎、曰、微子欲存宗祀、則宗祀爲重、而屈節爲輕、曰、若然、則武王當有以處之矣、何乃僅聞封武庚、不聞置微子於何地也、卽如人言、爲輿櫬、其眞能死乎、抑僞爲請死已也、後漢劉諶、痛哭於先主廟、先殺妻子、次自殺、死則死耳、丈夫不受人憐、曾謂微子之賢而忍爲此態耶、爲宗祀故而屈節、獨不思屈節後、則宗祀之存不存、新主爲政、非已所能必也、楚項伯歸漢、漢賜姓爲劉、項氏之祀、不謂不斬、微子顧不慮此、而以屈節邀乎、曰、微子卒封於宋、何也、曰、微子命列大誥後、必武庚既誅、而殷祀不可卒斬、故求微子於殷之故地而得之、然後封之耳、曰、左氏何取而著之傳也、曰、逄伯言之、而楚子信之、左氏沿其說而不革、以訛傳訛、所由來者遠也、然予之持此論也、亦不自量矣、戰國人言伊尹割烹、百里奚自鬻、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闢之、卒歸於正、大儒之言、足以取信於人、故耳、今逄伯言之、左氏書之、千百世循誦習傳之、而獨予論如此、當不獨與予抵牾已也、

## 乞丐舉人

○粵省近有自稱癸酉舉人者、每日必衣冠而出、挈有僕人、手持硃卷名片、向各街舖戶長揖而入、求贈銀錢、滿目寒乞、足令人憐、有震舉人之名者、畧與青衿、却其硃卷、揮去之、若店戶之不識舉人爲何物者、則嬉笑怒罵、視之與常丐等、而舉人亦縮手以去、此雖明知其詭託、然當世之倖登甲榜者、

未免觸目驚心，而有兎死狐悲之概矣。

鄉農結語　○崇沙自夏季溢水漫田，致成荒象，農民紛紛來縣報荒，至數千人，經前邑尊鄧明府，概行批斥不准，於是鄉民環聚大堂，喧嘈嘁鬧，不成事體，邑尊當即傳集站堂，升座慰諭云，爾民所遞報荒呈詞，謂稻與花荳皆熟三分，是本年三三有九分年歲，何爾民心猶未足，而在此鬨鬨乎，衆無以應，內有結者挺身出，侃侃而言曰，小人享年已一百二十歲，未聞年歲之成熟，有如大老爺所云者，官細視之，見其年近不惑，因詰曰，我視爾年力正强，何得云年已百二十乎，對曰，小人確祇四十歲，然小人之父年六十，子年二十，合而言之，則適符其數耳，官喝曰，人當按年論齒，胡得連三代一併核算，則又曰，小人所報花稻荳各熟三分，今大老爺牽合批算爲九分，適與小人稱年之意相符，亦何足異，官不能答，但云爾等且各歸家安業，俟本縣勘定災數後，再行核奪可也，旋經移委分防某貳尹下鄉按勘，鄉人嚷之甚，姑准申詳上臺，再行曉諭示知，刻新任顧邑尊，已接篆視事，想必有以善順民情也，然此鄉民亦結矣哉。

蒙師詎財　○吳淞之南鄉，係崑山轄壤，其地有某甲者，以邨學究慣作冰上人，上月間，曾爲同邑某乙女作伐，謂與千墩鎮某丙爲媳，丙本世家，乙故欣然出帖，冀得快壻，詎甲慣於此中討生活者，見有素業成衣匠之某丁，積蓄頗厚，遂施其狡獪，謂令孫尚未授室，今同邑某乙，家世書香，有女頗稱婉淑，若作合有成，眞天然佳偶也，某丁疑信參半，答以我輩手藝中人，何敢與讀書種子互聯姻婭，甲曰，翁亦太撝謙，此乃彼自愿折節下交，但須一見嬌客耳，丁信之，遂買棹挈孫入城，邀甲晤乙於城中某茶肆，甲即極力稱揚，幾於無美不臻，乙則唯唯而已，比回，詭稱即日出具庚帖，索取酬洋十五元，丁即如言致送，繼又矯託乙家有事，由甲轉向丁處商借洋數十元，丁仍允之，事聞于乙，不勝詫異，招甲詢問，遇諸茶肆，甲故倨坐自若，并稱如不情願，可索還庚帖也，言畢託故而遁，至今匿不見面，男宅擬擇日行聘，女家則茫然無措，恐難免一番轇轕也，據聞崑新等處，媒妁柯儀極豐，并請取庚帖時，必先言明酬敬若干，遂多方欺騙，頗有中其機彀者，實爲風俗之害，安得賢司牧勸懲並行，力挽陋習，俾奸媒無從簸弄隱諱，實於風教大有裨益，亦善政之一端也。

局賭陷人　○青浦朱家角鎮、有某甲者、游蕩無藝、日與兼朋暱友爲伍、勾引里中子弟入局賭錢、始猶抽頭串博、繼且手製灌鉛骰子、設局陷人、必使聞雀羣集之流、倒傾囊以去、歲中被其設餌入彀、因而家業蕩洗者、不知凡幾、日前有某乙挾資而來、甲視爲奇貨、亟邀同丙丁諸人、朋串入局、乙乃屢注屢輸、有梟無雉、隨帶現銀、霎時淨盡、繼又勒書貧劵銀三百餘金、天明喪氣歸、歛枕尋思、悔恨交并、遂潛購洋烟吞服、冀以一死畢乃事、家人察悉、急用藥灌救、雖已嘔吐、人甚疲輭、如大病新愈、其家人擬控官提究、弔劵塗銷、以絕後患云、

異胎數見　○青浦城中有某姓庠生家、其室人于上月十九夜、坐蓐產一兒、五官亦無他異、惟兩手兩足、指節均闕如焉、現雖啼乳如常、恐將來終不能取携任便、而趨步從心也、姑誌於此、然亦數見不鮮之事矣、

爭鬬截辮　○青邑倉厰、向有水師舢板壹號、停泊護衞、沿舊例也、去月十八日、有某哨水勇某、登岸閒遊、深入醉鄉、至一南貨舖買物、爭論多少、互致口角、該勇尤不肯稍讓、胆敢扭住店主辮髮、抽短刃截割以去、店主憤甚、擬就近訴知該營哨弁、而恐其袒護、現將繕詞直控邑宰矣、想該勇凶橫如此、定當嚴責以儆也、

鄉民無禮　○青邑珠溪鎮、有素嗜烟霞者、扃室而呼、已成習慣、近忽有一勇闖入其室、將烟具盡行奪去、且欲扭某到官、某自忖並不售吸、見官何害、遂呼衆攔住該勇、捆送澱山司巡檢衙門、控請責辦、適司官公出未歸、有該館營弁、見衆人如此喧嘈、慮有他故、遂入署登座、將該勇略斥數語、即飭重責軍棍二百、而縱之去、衆鄉人以事關地方、向與營官無涉、堅待分司回署、飭拿重懲、少頃、某少尹公旋、便大肆喧鬧、隨諭以既經營汛嚴責、事已可了、何得過事苛求、衆不服、胆敢攔住官輿、將分司拉出、衣服幷被抓碎、官大怒、一聲吆喝、便將動手數人獲住、登時解縣、面請重辦、而鄉民始紛紛退散云、

勺水溺兒　○維水至懦、民狎而玩之、自古云然、於今益信、北直交河縣有民婦、獨居於室、所生女尚在襁褓、一日正閒坐中庭、忽家蓄蹙驢、竄逸走出、婦急追之、而置孩於竹胥內、胥傍有水一器、淸淺僅容

數升婦亦無他慮也詎婦出後女孩即挹水戲弄不知因何頭面浸入水中雨足翹然而斃迨婦牽驢歸而女孩淹死已久不復能救矣噫驢亡可復得女亡可復生乎婦亦惟付諸一慟而已

悍賊尋仇　○直隸東光縣城西有武孝廉某姓者上月間晚坐納涼更闌未睡聞墻外有窸窣聲似係穿壁賊乃熄燈以待之繼果見洞穿一穴先以刀柄舉帽入以探虛實某知其詐益屏息焉後有一賊以兩腿倒身而進某急力持之賊用力思脫并墻外夥賊力挽其首得免拖進然亦不能寬出也賊情急知不能勝遂割其首乘屍而走某見賊屍大駭連夜報縣宿城內未歸次辰其家人來報云昨晚天將向曙突有悍賊數人持械來家見人便斫不論男婦老幼盡被殺死仍徒手而去某知為尋仇慘害然一家數口已無一存某以宿城故得倖免賊亦狠毒矣哉

竊賊犯姦　○常熟小東門外戈莊地方近來頗有被竊失物案件探知係該處莠民名小五者招引客匪賀夜肆竊借為窩頓故案終未易破也鄉民切齒欲發其覆而未得間尋悉其與鄰女有染去月望日晚間偵知小五又往鄰舍遂屬聚多人密往掩捕竟雙雙獲住捆縛毒打以洩忿恨越日解縣究辦閭而觀者數千人昭邑陳明府即升堂詰喝將男女各掌責二百下女着傳該父母領歸嚴加管束小五已被衆人叢毆遍體受傷諭飭發押養傷姑候傷痊再行審辦云

查欵濬河　○崇明新開河鎮河道不寬潮汐最易淤墊向議按年濬挑于鄉民售布每疋捐錢十文以作經費此欵俱歸鎮董某姓經理迄今垂二十年頗不菲詎歷來濬河仍按鄉民田畝酌定河身寬窄並不動用常年布捐頗滋物議本年又屆開河有鄉耆某赴縣呈控鎮董吞捐縣中批駁復赴州哨告經州尋准詞派委某貳尹到鎮勘查訪悉輿情頗多未愜故委員即偕鎮董回州聲覆恐不免澈底根查也

弊俗又振　○吳俗信鬼故一切怪誕不經之事靡勿趨之若鶩雖勞神耗財有所弗恤猶憶譚序初中丞自守吳日即以禁革陋俗為政令之要數年來僧道之財源頓涸即閭閻之痼疾以除洵稱善政遠邇交頌乃甫升漕帥去吳若輩即故態復萌毫無顧忌如琴川來信云昭文縣城隍廟于上月廿二日借驅瘟逐疫為名徵收紙塊名曰天餉俟八月中積有成數當藁解東嶽廟舉烈火而焚之歲必一舉循舊例也

本年羽士畢餓吻喻張、較前加早舉行、將以補春夏間之不足、如此藐違恚令、地方有司、所當重申厲禁、以永革此澆風也、

**嗇夫薄親** ○父子之間、有至性焉、服勞奉養、固人子所應爲、而迫遠愼終、亦事親所當盡、乃不謂薄俗中、竟有新會某甲其人者、甲向設京雜貨舖于東粵省城、雖尺布泉刀、而亦頗饒所蓄、惟平生錙珠累積、鄙吝性成、乃父已年逾花甲、雞豚奉養、豁刻殊甚、其薄待所生之狀、爲他人所不忍言、上月間、其父遽抱沉疴、砰然下世、甲驟遭大事、計利之心、勝于盡哀之道、寸爽轆軸、惟以節省喪費爲念、既慮報喪分訃、有礙店中生理、復恐盤柩還鄉、或致渡舟索費、輾轉籌思、得一美計、遂將其父屍骸、裝入舊存油桶中、俾舁歸後、隨地掩埋、種種冗費、一律芟除矣、雖藁葬之掩、猶愈于委親溝壑、然坐擁厚貲、而七寸桐棺、未能使其親首邱安正、于心得毋太忍、族人某、惡其無人性也、訴知緝私巡卡、囑俟過渡時、猝發其覆、以暴隱惡、是日囑人舁入渡舟、巡丁謂係私貨、甲力辯其無、巡丁已不待伸說、劈其桶、尸骸赫然、觀者大譁、僉謂其謀財害命、將舉屍投江也、甲乃哀訴情由、并稱實由惜費起見、巡丁不之允、必欲送官、經挽人再四調停、化去百十金、始免于罪、而渡舟亦勒索高價、始載回鄉、嘻、甲眞人其面而獸其心者也、設將此百十金、以爲喪葬諸費、固已綽有餘裕、乃至事出無奈、雖遭橫費而不悔、甲之惡、其可擢髮數乎、

**賭產充公** ○粵東肇慶府各屬賭館、經紳士奉請當道、查封變價、充作修堤工費、刻聞已由縣嚴密查封、得賭館一百餘間、招人承領、出示召賣、旬日以來、前封之房屋、四十餘間、已得回價值七千餘金、均撥入高要等縣、修築堤基洋貼欵項、此外尚有六十餘間、係備價繳官者、亦得二千餘金、則撥入景福園公所、藉資動用、除地方之害、而興地方之利、在此一舉、洵政之善轉移者也、

**招承賭餉** ○餉而以賭名、此則自有餉以來、未見此新奇名目也、乃澳門一隅、向以抽徵賭餉、爲地方公費所自出、歷年有承充餉項人、赴澳門洋官處、酌定後、分批報解、計該境有攤館十二間、上年承充、計捐銀二萬九千六百員、而閭姓賭館、尚不在內、本年尚未核有成數、應俟澳官取定承充頭人、方悉徵餉之多寡云、噫、港澳兩埠、一屬於英、一轄於葡、何港中無賭館、而澳境有賭餉也、其政治之不同、蓋可見矣、

統帶改員　○前者　中朝由英京購辦炮船四艘，分駐北海各口，經爵中堂李，派用英人名忌理臣者爲統帶官，船中各職，仍用英人分理，茲聞李相擬改派法國人某員以統攝之，而忌理臣乃卸職賦閒，未免頓生觖望，并各舟分理英員，亦遽萌退志，想李相必有以籌畫至善矣，

機器墾荒　○兵燹後，各省荒地殊多，麋盯鹿場，荒凉滿目，雖經地方有司招集流亡，召募客民，總未能十分踴躍，則以壤地太廣，人民太稀故也，茲聞天津有客民在距津一百五十里地方，批租荒地五萬畝，概從西法，以機器從事，行見翻犁鋤耒，事半功倍，各省農民，定必有聞風仿辦者，眼界當爲之一擴也，

捐辦册金　○粵東爲直省殷富之區，庠序爲士子進身之始，每逢歲科兩試，學院衡文校士，案發後，教官必索填册卷金，此亦各省通例，而粵東爲尤甚，甚至有單索百金，數百金者，此亦膠庠之弊竇也，前有紳士倡議，捐貲設立册金局，每屆考試，由局酌定致送，立法至爲周妥，爭競爲之一清，南順兩縣，設立于先，番禺繼武於後，刻聞東莞縣，亦擬籌款開辦，已稟請張制軍批准，本屆歲考，想當照辦矣，竊謂此法各省均宜酌照踵行，一以免寒士之悉索敝賦，一以泯廉保之舌敝唇焦，而教官利之所在，仍不致盡落空際，并于庠序間，舉動較爲得體，誠嘉惠士林之良法也，

日本設立興亞會　○近有東瀛名公鉅卿，暨磊落奇傑之士，同志相謀，設立一社，名曰興亞會，意在集思廣益，以盡其長，振興亞細亞洲之委靡，而逆折歐羅巴洲之氣燄，所立章程，不外維持大局，聯渙爲萃，以成無外之規，本年曾有會中名望素著之員，曾根俊虎等，聯名上書於合肥李傅相，請簽名入會，畧謂閣下文武全才，將相種子，豐功偉烈，震爍中外，貫國大望所歸，舍閣下其誰等語，篇中縱論大局，辭氣激昂，其志亦可謂大矣，特未悉李相如何答覆耳，

煙草傷人　○西國有人核計近來吸食捲煙者，較前愈衆，惟衆合一國，一歲中銷耗煙費，約白金五百萬兩，而其傷人之端，約有五十害，茲姑摘譯二十端以供衆覽，或亦喜食雪茄煙者所未察也，耗費錢財，一害也，煙油汁有毒，二害也，傷腦髓，三害也，涸心血，四害也，傷津液，能得渴病，五害也，吸食既久，口不能辨滋味，六害也，昇塞耳悶，七害也，能令悟性昏沉，八害也，健忘，九害也，吸久身手搖顫，十害也，齒不堅固，薰

灼焦黑十一害也舌本麻木十二害也傷胃中之氣十三害也室中煙氣充塞易于致病十四害也面目憔悴十五害也病後驟吸難于復原十六害也偶爾遺忘易滋火患十七害也煙灰飛颺屋宇不潔十八害也童年早吸長大較遲十九害也曠廢光陰二十害也西報所言如此猶憶本報第五號中曾載煙說一首亦畧述有害于人者數端并綜核中土吸煙總數核算每年耗費得四百萬金之多噫無益花消數猶若此閭閻財力有限如之何弗窮

測海　○大志經謂海有三德一曰深廣無邊蓋古時中外未通見聞有限有以海爲深廣無涯者自西人地輿之學愈講愈明而知倒雲瀾岸之區皆可計其深遠近有西博士駕一大舸破浪直前行抵太平洋北界以鐵錘繫索投水測之直深至二十里許此爲海洋之最深者因錄及之以資地輿士之參考云

爵帥行程　○聞晉撫曾九帥不日將到天津故大王廟中已備行轅想抵津後必將與李中堂有商議事件也

俄官去滬　○俄國派來中華之水師提督及其參贊等員日前來滬廣於法租界美最時洋行聞於初四日已起程去日本矣

擬袁景文白燕詩用元韻　○回首堂前景已非霜翎試翦認依稀路殊塞雁隨陽到客共沙鷗帶雨歸曾主樓臺尋白玉新巢門巷換烏衣瀕年春社秋分裡怕惹紅塵亦懶飛　題宋麓梅乘槎圖玉照　借坐鰲頭自任身支機石上訂前因分明橫海將軍後絕頂龍門第一人　記曾月貫九秋華探入天涯問未差此是源頭靈活處不知鑿空又誰家　題李鞠村先生看子　君是當年李謫仙海濱茗話又三年岐黃書卷先探遍贏得聲名到處傳　晚蘭繞室香生碧籬菊傲人色綴紅領取襄陽詩句好慣聽疏雨滴梧桐

胡琦沅稿

續錄山西考略　○攷三晉爲春秋强國犬牙錯壤古蹟最多茲畧筆之以資參稽焉太原清源縣東南四十里有陶唐城舊經云陶唐氏自涿鹿徙居於此俗謂之姚城若太原縣治即古之唐城本唐叔虞子燮父徙都之所春秋董安於理晉陽公宮及北齊置大明宮皆在此其西北有三角城一名徒人城舊志

趙襄子築此，以置刑徒，其城三面，故名，鴈邱，在陽曲縣，金元好問赴府試，行道中見一捕鴈者云，捕得二鴈，一死，一脫網去，空中哀鳴良久，投地亦死，好問聞而憐之，遂以金贖二鴈，瘞於汾水濱，壘土爲邱，作鴈邱詞詠之，平陽吉州西南一十里，有倚梯城，龍門上口，累石爲之，東北高據峻嶺，西南俯臨黃河，懸崖絕壁，百有餘丈，以其險絕，非梯莫上，由是得名，太平縣，有九層台基址，按說苑，晉獻公築九層台，其臣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卵於其上，公曰，危哉，遂止其役，今遺址尚存，蓋因諫而止也，虒祁宮在曲沃縣，左傳晉作虒祁宮，而諸侯畔，謂此，衛靈公之晉，晉平公置酒於虒祁，令師涓奏靡靡之樂，師曠曰，此必得之濮上，乃亡國之聲也，不可聽，西花園在襄陵縣治西南，元時人楊姓者闢地爲之，引晉水經流其中，蒔以花竹，創爲堂亭池館，洵稱幽致，明洪武間，改爲按察分司，曲沃縣西南，有桐鄉城，世傳伊尹放太甲於桐，卽此，蒲州勝迹，首推鐵牛，唐開元中鑄八牛，置黃河東西兩岸，以維浮橋，今西岸缺其一，非復舊時景象矣，古城東北有樂安莊焉，宋薛俅以樞密直學士致仕歸，築室以居，因其封郡，名曰樂安，范純仁記曰，南北分爲二園，其北曰逸老堂，公寄傲宴息之所，東曰三經堂，公寄懷於簡册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有明月台等勝，在猗氏縣境，有猗頓故居，頓本魯之貧士，問術於陶朱公，適西河，大畜牛羊，十餘年，遂成巨富，漢名縣取此，蚩尤城在解州安邑縣南一十八里，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之，今其跡已泯不可踪跡，亳城在絳州垣曲縣西北一十五里，韻府云，垣曲西北有亳原，湯嘗誓衆於此，其地周一百餘步，至今民不敢耕，尙有古之遺風焉，潞安府有黎侯城，在黎城縣東北一十八里，書稱西伯戡黎，卽謂此，又春秋晉荀林父滅潞，立黎侯而還，亦謂此，在大同府西北，有蘇武城，卽武使匈奴時所居，李陵台，卽陵所登以望鄉者，又有受降城，其一曰中受降，秦漢九原縣地，一曰東受降，漢雲中郡地，一曰西受降，古豐州地，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省寃谷，在澤州府高平縣西北二十里，卽趙括敗死，餘衆受坑處，舊名殺谷，唐玄宗幸潞州，過此致祭，改名省寃，陽城縣有桑城，世傳成湯禱雨於此，至今多桑，亦想當然語耳，至若古人陵墓，如交城縣之晉高祖陵，狐突墓，霍州之厲王陵，聞喜之姜嫄墓，平陸箕山之許由墓，方輿記載書不勝書，自不免蹈挂一漏萬之譏，於是乎闕文，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十八日　第六十七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八月十四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旨恭錄　葬術論二　江右神童　京江續信
醉夢警世　絕食四旬　異牛　徒費心思
醉漢妄控　陋俗復行　巴西定約　絃膠堅韌
百十三歲　產金日旺　邑宰新政　形影問答
陶朱復出　都門信息　領事裁撤　輪路計數
局船利普　燈謎　秋夜即景　怡顏書屋主人詩
丹陽喜雨　續錄山西考略
富頭
二十六兒
自鳴奇鐘
調兵實信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幔房外本埠由並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〇七月二十八日奉　旨喜昌現在出差烏里雅蘇台來贊大臣着桂祥署理額爾慶額着署理科布多帮辦大臣古城領隊大臣著金順派員署理桂祥着毋庸候額爾慶額到科布多即着前赴署任欽此二十九日奉　旨所參疎防監犯越獄之管獄官江西賢豐縣典史蘇宗義着即革職拿問交李文敏提同刑禁人等嚴訊有無鬆刑賄縱情弊按律懲辦有獄官署廣豐縣知縣高廷楨據報事前因公出境是否屬實着該府查明照律辦理仍勒令將逸犯吳滕彩周詩發嚴緝務獲餘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八月初一日奉　上諭張樹聲等奏遵旨察看知府據實覆奏一摺廣西平樂府知府吳德泰在任經年興情未洽着以通判降補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張家口監督忠廣奏差滿回京酌短盈餘銀兩懇請減成賠繳一摺着戶部核議具奏欽此　初三日奉上諭馮譽驥奏特參庸劣各員請旨分別革休改教一摺陝西候補同知丁寶清罔利營私聲名狼籍永壽縣知縣徐正爔假公苛派不洽輿情前署鄜州直隸州事試用知縣劉琪專擅欺飾不恤民艱前署洛川縣事候補知縣金籌才具庸懦辦事顢頇候補知縣鞠友蘭藉差訛索物議沸騰盩厔縣教諭蕭承露包庇劣生以曲爲直渭南縣教諭李際清縱役開賭罔顧聲名吳堡縣教諭袁錫慶巧詐性成諸事朦混甘泉縣縣丞胡愷行爲貪鄙擾累平民候補縣丞遠有望行同市儈廉恥全無均著即行革職醴泉縣知縣劉開第秉性庸闇遇事因循惟文理尚優着以教職銓選同官縣知縣趙廷琪心地不明聽斷粗率榆林縣知縣余峻鄙吝廢公不思振作均着勒令休致以肅吏治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着於二十六日換戴暖帽　初四日奉　上諭補翰林院侍讀周德潤補授翰林縣侍講欽此同日奉　旨陳寶琛轉張樹聲等奏大員庸弱廢弛請予原品休致一摺廣東按察使張銑嗜好漸深精神委頓瓊州鎮總兵殷錫茂人才委頓器識庸闇均着改爲勒令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提臣患病懇請開缺調理一摺烏魯木齊提督博昌着開缺回旗調理欽此初五日奉　上諭廣東瓊州鎮總兵員缺着彭玉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烏魯木齊提督着金運昌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希拉布所管左翼前鋒統領着奕謨署理榮全所管右翼前鋒統領着明安署理尚宗瑞所

管廟黃旗護軍統領着崇禮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穆騰阿所管廟黃旗蒙古都統着奕䌛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成堃巡年所管廟黃旗蒙古副都統着恩麟奕佩署理容貴所管正藍旗蒙古副都統着穆隆阿署理札拉豐阿索布多爾札布所管正藍旗漢軍副都統着鍾泰烏拉喜崇阿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張樹聲等奏特參查辦黎匪謬妄欺飾之文武各官一摺廣東崖州等屬民黎雜處該地方文武宜如何妥爲撫馭俾得相安乃本年三月間署崖州協副將李其昌署崖州知州李宗光擅派外委陳志泰前赴黎峒索取陋規致蹂志泰被戕並不立時稟報輒藉黎匪糾搶一案朦混飾稟又復揑詞諉過實屬貪劣謬妄任意欺飾李其昌李宗光均着即行革職由張樹聲等提省嚴訊確情按律懲辦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葬術論二

嗟夫、卜葬之俗、亦陋矣哉、迷惑焉而不察其非、附和焉而不指其謬、問之則曰、眠牛也、飛鳳也、葬之其後世子孫必昌、若問其地何以吉、後何以昌、則以毫無依據之詞、互相嘵辯、否則曰、人云如是、予固知也、殊不知葬術之妄、揆諸理而無濫、又驗諸事而無據、祖龍之葬於驪山也、魚膏爲燭、金銀爲鳧、土阜五十丈、周廻七百步、形勢不爲不壯矣、而其傳祚不過二世、蔡京之酷嗜風水也、葬其父於臨平、以錢塘江爲水、以秦望山爲案、人皆許爲大吉矣、而卒至全家覆滅、昔王季葬於岐山之陽、其墓爲鑾水所齧、似不祥孰甚焉、而周家八百載、鼎祚綿長、獨超隆古、漢吳融以人已封之地、葬其母、命謂必滅其宗、而融之子孫累世貴盛、世人每以發塚爲召禍、故李自成之敗、俱以爲祖墳被掘、王氣已洩、故不復能成大事耳、豈知魚朝恩掘郭子儀之祖墳、而其子若孫、繁衍如故、長安守伐唐祖之舊墓、而李家之大事竟成也、且吾聞之、鯀以治水誅、禹以治水王、父子之間、吉凶霄壤、豈禹之祖塋非卽鯀之祖塋耶、隋文帝尊爲天子、而其弟戰死、兄弟之間、苦樂迥殊、豈文帝之祖塋、非卽乃弟之祖塋耶、或難曰、郭璞葬母於陘陽、人有以近水規者、璞對以閱時不久、水將爲陸、而其言果應、孫堅之祖名鐘、有三少年來指一地曰、以此作塚、後世必有爲天子者、已而鐘死葬此、其子孫果王江東、信若是、則風水之說究非盡誣、特今世無眞賞鑒耳、余曰、否、不然、凡事必得失參半而後可僥倖於萬一、乃風水之說、驗者絕少、不驗者居多、卽或偶爾巧中、亦不過適逢其會、非術士眞能預知也、況

今之卜地者必招術士，醫以酒食，餽以銀錢，術士曰善，則葬之，不善則易之，是所葬無不善，而爲之後者，當皆爲富貴人矣，而何以貧人之子，丐乞之民，充盈寰宇，觸目皆是也，又況光宗啟後，人之常情，風水而果可憑也，吾恐天下之吉地，術士輩早已自購以營壙矣，又何以精於代人謀，而拙於自爲計也，總之，禍福之來，權操大造，世人不察求諸平原川澤之間，豈不惑之甚哉，

江右神童　○西江撫州有姜姓童子，年十二齡，其父名本篤，向操微業，目不識丁字，年屆不惑，始行婚娶，逾年而亡，遺腹生兒，家甚貧，無立錐地，其母撫孤守寡，藉針黹以存活，始于每歲送子入塾，蒙師甫授一經，即朗朗上口，日讀百十行，背誦爛熟，不半年，五經四子，均已成誦在胸，不遺一字，即令試筆作文，極清順，時露秀逸之致，始知其非凡品也，愛之甚，偶本郡教士探悉，囑來前，試題令構文，搖筆輒就，辭氣亦頗流利，并知其略寓目，即能背誦，面試之信，爰授康熙字典一冊，刻已携歸攻習，未悉其何以報命，噫，此古人所稱千里駒也，惜伊父家世寒微，無有善爲培植者，然奇才必不致韜晦而終，世有伯樂，當善遇之，俾使其騰驤雲路，不以鹽車棧豆困之耳，

京江續信　○前報鎮江山僻鄉村，近有狗頭虎，肆出噬人，傷斃人口甚多，茲悉其患，較前益厲，經當道飭令各社團長，製備銅鑼，聞警即鳴，俾協力兜捕，殲滅此害，而邨民畏之殊甚，至晚間不敢高枕臥，有某邨夫婦二人，設酒肆於山之陽，日暮閉戶安睡，恐惡獸撞門入噬，或致猝被其害，故移榻於閣樓之上，俾通宵穩睡，毋虞意外，距是夜譙鼓三通，清夢驟破，聞樓下有磨牙虎嘯聲，咸屏息至不敢轉側，蒙頭蓋被，股慄寒噤，直至天明，其聲始寂，乃由梯而下，察之，第見店門洞闢，家中什物，已被宵小捲去殆盡矣，始知昨夜之嘯，非虎也，實鼠也，嗚呼，狗其頭而虎其貌，弱肉供强食何堪，鼠其行而虎其聲，先聲之奪人益甚，自是而該境居民，乃防不勝防矣，然而虎之威亦大矣哉，然而鼠之智亦黠矣哉，

丹陽喜雨　○丹陽近信云，本境自入伏經秋，雨水殊欠調順，田間禾稻，大有旱乾枯萎之患，雖練湖等處，均經放閘引水，以資戽灌，卒未能少有補救，報荒農民已絡續入城，不絕于道，前月二十一日，忽陰雲四合，時雨滂沱，四野咸欣霑足，農人靡勿鼓腹歡嬉，而感造物之仁愛，實大有造於吾民也，

醉夢警世　○有張某者農家者流也性嗜酒每於耕作之暇掛杖頭錢入市沽飲不醉無歸一日入肆遇友人某復助之貲俾盡其興遂縱情暢飲耳熱眼花幾不辨歧路東西乃醉臥肆中夢游郊外見一蛙謂其曾曰爾不見草叢中龐然其身皤然其腹者獨非牛也乎曰然蛙曰同具軀幹吾曷爲弗能及乃一鼓作氣盡其幺麽之力與牛爭軀體之大久之問曰爾視吾身不已如牛大乎曰未也又作氣久之問曰今何如曰猶未也蛙乃益奮其力至腹裂而死張大笑蟲蛙中有詰者謂張曰君幸毋笑是蛙也蓋人類中亦有無財而行富者之事無學而行文人之態美其衣冠飾其言行直至身死名裂爲衆人唾笑者亦何可勝數獨是蛙也耶張乃驟醒既而思之是夢也而蛙之寓意亦深矣因泚筆誌之以爲世之務外者戒

絕食四旬　○前接法京日報云有醫士名笪乃爾者本英人寄籍美國歷有年所近立新論曰人可不食而生惟飲水足矣他醫士皆非之笪乃以身嘗試約絕食四十日諸同人不之信日夜隨從驗其虛實笪連十四日滴水不入口自第十五日起日飲清水二十兩至二十四日行事起居猶較前無異自是以後則殊形瘦憊矣權之已減去三十七觔軀幹亦已少矮據法報云比來紐約至倫敦日有電音傳報該醫生强弱人以爲未及四旬先將殞命嗣本埠得電報知該醫士已屆四十日之期依然無恙祇覺瘦弱不堪現已逐漸進食行將復原云噫西人行事眞有奮不顧身者若吾華人則必不出此也

異牛　○搜神記云晉太興元年武陵太守王諒牛生一子八足兩尾而共一腹時人皆以爲異物詎泗涇鎭西南張姓農戶於上月初亦生一牛六足二尾其二足旁生股側而二尾則一在股上一在脛中遐邇往觀者絡繹於道莫不深爲呀異殊不知是何足異者蓋是牛原爲二牛惟牛身體血有虧不能長養故二牛併成一牛耳

徒費心思　○柘湖有陳某者農家者流也近年來勤儉持躬頗有儲積因嫌敝廬之窄小欲構新屋以安居乃于上月初購木料百餘金召梓人終日丁丁直至月底即擇於三十日起架詎於二十九夜陳某之子以移燈失火立聲焚如時陳某在茶肆啜茗及歸見樑椽如入爨焦桐妻子盡摧心泣血事既無可如何惟付之一嘆而已旁人謂之徒費心思豈不其然

**當頭**　○吳人以衣物質錢曰當，謂其物曰當頭，此固俗語云然，初未聞頭而果可當也，不謂南沙橫沔鎮某當舖，日者有一人負一新皮箱至，向舖質錢，舖夥囑其開箱估物，其人初作袋中搜索狀，已而答以忘乘管鑰，姑留箱在此，回家取鑰即來，豈知黃鶴去而不返，訪之，杳無踪跡，閱數日，舖主飭店夥開箱一視，見頭顱二顆，無他物，店夥驚眩倒地，不省人事者久之，舖主立即繕稟控縣，以防變生不測，人有戲以爲眞當頭者，予因憶兵燹時，七寶鎮北鄉有某甲，被髮匪戕命，截其首級，翌日其子歸，徧索父頭不獲，作假頭以葬之，人有戲之者曰，諺所謂假爺頭者此矣，蓋吳中俗語，謂僞態爲假爺頭也，此以假頭當眞頭，彼以眞頭作當頭，先後形跡不同，而其事實可以參觀，因贅及之，以發一噱，

**醉漢妄控**　○松郡有鄉人某，嗜酒，不於隴上課耕耘，慣向杯中討生活，以故終日顚倒壇頭，泥飲爛醉，亦一惰農也，日者入城沽飲，與盡買春，復移蹤品茗，醉眼朦朧，遽向茶博士索取酒壺，肆中以此問但有盧陸停車，並無阮劉駐蹠，謝不敏焉，某便惱羞變怒，伸拳捋臂，作尋衅狀，肆主以醉漢不可與語，推挽令出，而以閉門奚待之，致某蹣跚失足，跌破額顱，詎某即奔赴縣署，拾磚擊鼓，喊控被某茶肆竊去酒器，及遭毒打等語，縣尊察其宿酲未解，醉語模糊，遂不准理，并杖責十下，以儆其酗酒滋事，而某亦漸如夢醒，抱頭竄去，猶期期艾艾，若深悔索郎誤我云，

**陋俗復行**　○新簡漕運總督譚序初，自交卸撫篆，前赴新任以來，燒香賽會之禁，雖未經除撤，而各鄉鎮無業游民，早已漸萌故態，亦以見寬政服民之實難也，昨接琴川友人來函云，上月杪，該邑南門外，東西橫浜及大小湖田等處，鄉民賽一解水會，駛行龍舟數十艘，名爲遊青苗，四方來觀者，十百成羣，道塗擁塞，詎當爭雄奪彩時，舟楫相觸，互相口角，已而兩相用武，彼此均各受傷，內有一橫浜人爲尤甚，當經地保調停，令湖田人出錢四十餘千文，以作醫藥之費，刻下其人尚難保無虞，又有一十餘歲童子，被人擁入河中，及撈救出水，已昇孔流血，登時殞命，此雖好鬥所致，然無莫非賽會之遺害也，可不禁絕之哉，

**巴西定約**　○前巴西公使特來與中國議立通商條約，業經列報，茲據西報云，巴使所立之約已於本月初二日在天津簽押矣

**絃膠堅韌**　○美洲加納大地方，有老翁，自初婚至今六十四載而鰥膠已五續矣，其現存之第五妻，自結褵至今，已閱五十春秋，蓋其初婚時，十四年中，四喪厥妻，迨至五續絃膠，而齊眉可卜，何其前此易斷，而後來堅韌乎，亦足異矣，其尤堪羨者，歷生子女，共二十四人，膝下孫曾林立，及外孫等合而計之，共得一百七十人，瓜瓞繁衍，蘭枝秀茁，誠宇內所不多覯云，以上皆爲西報豔稱，亟照譯之，

**二十六兒**　○西報又載加納大有某婦，體幹肥碩，血氣鼎盛，自于歸後，產育佳兒，屈指至今，凡得二十有六胎，當前既已成行，此後仍未有艾，芝蘭吐秀，簇簇庭階，以視衛之七子，周之八士，眞足令人齒冷矣，

**百十三歲**　○西報又言是處，近有壽翁謝世，蓋其安享遐齡，計一百十有三載矣，并稱此翁生前，強健異常，距未死時，五個月前，猶能拉鋸板木，終日不倦，矍鑠哉是翁也，恐馬伏波見之，亦當下心低首，不敢據鞍自雄矣，

**產金日旺**　○地不愛寶，自古云然，於今尤烈，西報言三百年前，各國產金，猶未稱繁旺，迨亞墨利加洲，尋獲金礦後，逐年淘挖，出數遂盛，計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有西算學士，核計是年中，全地球上所產礦金，值價七萬七千兆佛郎，計每歲製造鈿飾，暨塗金器皿，共耗去金質值價二百八十兆佛郎，分而計之，法國獨得七十兆，英三十兆，合衆國，比利時，加納大，奧大利，畢音攏，合得六十兆，俄國，日耳曼，奧國，意國，又得七十兆，此外五十兆，則各國分耗之數也，并謂似此核計，逐年推算，可得產金耗金之成數云，

**邑宰新政**　○洙涇友人來函云，新令尹方公，自下車以來，精明仁恕，政聲洋溢，而於查禁烟館，尤不稍事寬縱，日者訪悉該鎮有徐朱萬三姓，違犯憲章，私開烟室，邑尊立飭幹役往查，果獲烟鎗五枚，乃簽提地保到案，責其何故知情不報，地保回稟該三姓均係女流，因糊口無資，故業此以求生活耳，邑尊謂針黹所出，亦足以度生，烏可以晝哭之人，容納烟霞之客，且嚴諭云，此後如有人仍敢私開烟館，一經察出後，定將房屋入官，變充地方公費，地保應命唯唯，碰頭感謝而退，於是聞者股慄，今闔鎮無一家烟館矣，行見弊絕風清，家給人足，皆賢有司之功也，

## 形影問答

昔陶淵明嘗作形贈影答形神釋三詩、其序曰、貴賤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蘇東坡從而和之、遂傳千古、予何敢踵武前賢、特以自有肺腸、故爲之依形傍影焉、

影問於形曰、自有予、卽有我、行止坐立、予如是、我亦如是、是與予相肖者、惟我也、東西南北、予何往、我亦何往、是與予相隨者、亦惟我也、且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無日不在、無時不然、是與予成固結不解之緣者、亦惟我也、我爲予役久矣、我爲予累大矣、乃予衣文繡、而我不及、故予之體燦然、而我終闇然也、予食膏粱、而我無分、故予之腹果然、而我終枵然也、予有笑語、而我勿通、故予之口喧然、而我終默然也、親予者我、疎我者予、有施無報、是以問也、形乃顧影而答之曰、噫、予何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已也、不有我、何有予、予言與我相肖者惟予、予能如鏡中之我、鬚中之我、鬢眉畢現、而目宛然乎、予言與我相隨者惟予、予能如我之妻兒、我之奴僕、奔走惟命、指揮如意乎、予言與我成固結不解之緣者惟予、竊恐我一旦居於幽暗之中、寢於衾裯之內、予亦將遁於無何有之鄉、而無從捉摸矣、且也我苦其心志、而予不能知我之苦、我勞其筋骨、而予不能代我之勞、虛有其表、而無實可據、宜其衣不及食無分、而笑語勿通也、又何說乎、兩爭不決、訴之于神、神曰、二子亦知夫火之與光乎、無火則無光、至於光滅而火先熄矣、吾子亦猶是耳、形以成影、影從形生、形存則影存、形亡則影亡、形與影其合而分、分而合、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兩相忘焉可也、問何爲哉、答何爲哉、

## 自鳴奇鐘

○客有自美國來者、述云該國某城有一自鳴鐘、高一丈、深廣俱八尺、重約四千觔、除報該地時辰外、兼報美俄英法及中華等共十三京都之時辰、蓋西人以日度定時、各國日行之度、既不同時、卽時辰亦因之而異也、鐘上又指明四時歲次、每當報鐘時、一八音匣、鏗鏘自響、儼然山水之聲、已而美之、開國王瓦心當像出、立於鐘頂、右手持一牌、其文曰、吾國家永永卓立、不受牽制、繼有一佛人像、啟右側門、乃見歷代總統像、魚貫而出、各至瓦心當像前、低首作敬禮狀、少頃、諸像皆自左門入、卒又有一佛人像、舉手閉門、而鐘乃行走如故、人之至其地者、莫不聚而觀、詫爲異物、聞有人願出洋蚨四萬五千圓、購得是鐘、而作者定欲五萬圓、故迄今猶未說合云、

陶朱復出　○天下致富之道、不外乎廣營運、善居積、而其始則必本於勤儉二者、夫固盡人而知也、西商之富、富甲寰宇、亦盡人而知矣、今閱外洋新報、悉近世西國富翁、厥有四人、均可于貨殖列傳中、首占一席焉、其一爲會敏德公爵某、迹其業產之厚、貿易之廣、固未易瑣瑣殫述、卽其每歲所入花息銀、已可得佛郎二十兆枚、析而言之、每日得五萬餘枚、每鐘一分、約得四十枚、又有美國部臣名諾瓦大者、每年得利息二十五兆佛郎、每分鐘得五十枚、又有商人名老希特、每歲得佛郎五十兆、每分鐘可得一百餘枚、又有富商名馬甘者、尤稱巨擘、計每年入息有六十八兆七十五萬之多、每日可得十八萬餘佛郎、每分鐘計一百二十五枚云、聞馬甘現年僅屆四旬、據傳三十載前、猶爲英屬意郎特省趁工度日、至今日則其業產中有銀鑛一所、實足以富埒王侯、而名傳穹壤、恐中國古時之猗頓陶朱、猶相去遠矣、

都門信息　○本埠新報接都門友人來函稱江蘇廣東二省均請停止分發現交吏戶二部會議大約三個月內覆奏所有捐納勞績指分該二省人員如於八月九月赴部驗看準可趕辦惟每月以二十日爲截止必於二十以前到　都爲妙至於十月分能否辦理尚無把握又聞除直隸河南等省已經請停外其餘各省亦均有請停之說恐一經奏停之後到省從此無期且部章捐項及各省結費亦有加成之議云

領事裁撤　○厦門于光緒元年經日本朝廷特設領事一員、駐紮該埠、商辦兩國交涉事件、蓋是時適有事于臺灣也、茲以厦門日人不多、而該國外府、近亦頗知節省、虛糜欵項、故領事署出有佈啟、謂凡有本署欠到各戶銀數、准于七月二十日、携簿到取、如逾自悞云云、據聞係特奉日廷裁撤此缺、以節經費、領事已接有部文、是以先行清理帳欵、擬卽登舟回國也、

輪路計數　○泰西輪車之制、由來已久、其法以熱氣運輪、行於鐵路、機器後、牽坐車數座、仕宦商客、及一切輜重貨物、皆載坐車中、尾之以行、迅如霹靂、馳若風雲、人之坐其中者、見山林村落、一瞬而過、法至善、利莫大也、近有西報、綜計泰西各國輪路之數、共六十六萬二千九百五十里、內美國得二十七萬八百七十二里、英國得十萬二千六百二十二里、日爾曼六萬六千八百里、法國四萬五千二百三里、其馳騁

之速亦愈出愈精覓有一點鐘能行二百四五十里者西人智慧過人于此可見一斑矣

調兵實信　○本報迭據西字新聞登錄調兵往北之耗惟統帶何人究歸某帥節制未能一一指晉茲得山西官報知曾九帥奉到軍機大臣密寄六百里　上諭北洋津海山海二口均爲近畿門戶津海已飭李鴻章妥愼防範曾國荃久歷戎行聲威素著著督辦山海關海防事宜該撫由山西前赴山海關入京甚近先令來京陛見面授機宜等因欽此聞九帥奉　旨後當即欽遵就道并遵　諭檄調鎭守山西之劉軍門連捷所部三千五百人并收散勇一千五百人作爲選鋒親軍齊赴山海關而湖廣總督李制軍湖北巡撫彭中丞亦奉　旨選派精强兵勇二千名交劉軍門維楨統帶安徽巡撫裕中丞亦奉　旨選派精强兵勇二千名交郭軍門寶昌統帶均乘坐輪船北上限八月以前駛到統歸九帥節制調遣所有前紮營口即牛庄地方之宋軍門慶各營亦歸九帥節制調遣九帥瀕行時深念兵馬未動糧餉爲先聞已奏明劉維楨一軍向由湖北支應月餉郭寶昌一軍向由安徽支應月餉宋慶一軍向由河南支應月餉應請　飭下李瀚章彭祖賢裕祿涂宗瀛及各該省藩司等照常支應月餉並軍火器械彈藥行糧官犒按月接濟至劉連捷一軍所需經費皆須仰給於山西惟晉省富大祿之後司庫空虛應請嗣後或有指派協餉山西皆從緩派等語於此見九帥籌兵籌餉不遺餘力之情形也謹誌之說見申報

局船利普　○招商局之設于今八年矣其始也李爵相奏聞創辦購用外洋商船以收互市利權而便通商行旅立法至爲周美迨後歸併旗昌舊船定購泰西商船日新月盛推行盡利而局務於焉大擴迄今通局輪船共有四十餘號即西商公司亦幾乎望而却步雖各局總理者倍著賢勞而宏遠之規實爲李相獨創俾中土商民共收其利異日遠撫長馭之模即基于此近日臺灣淡水等處產茶日旺商客來往向藉西商輪船數艘利權得以獨擅夏六月間招商局亦派輪船往來淡水厦門汕頭等埠客商雲集貨物充牣欵待搭客倍形優渥故衆情異常欣慰僉願局船常川來往使貿易日見暢旺將見南洋中商埠日有起色而局務自得愈臻順軌矣

燈謎　○羊脂美玉無瑕玷　打古人名一　小兒啼　打四書人名一　壑柝　打四書一句

二女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問道尼山不學琴　左氏人名一　襄龍師　野隴雪花飄　古女一　田六出

武安連咀管嬰殂　易經一　其亡其亡　縱橫點畫談河洛酒盞乾時對一枰　拆字訣戲名一　醉易

手下兵丁各自猝　左氏一　有師而不從　覆書却是達先生　書經一　答其師　和尚太多心

禮記一　上人疑　請到郎中喜接談朋方立卽煎湯下　孟子一句書經一句　醫來說乃言惟服　會

課　禮記一　還相爲文也　鋤經書屋主人射　在牀假息日方中　四書一　宿于晝　胡笠夫拳腐

氏射　厘毫絲忽　四書一　小數也　拳腐氏射　鳳凰來儀　四書一　煥乎其有文章　子曰非禮

勿視四句　書經一　明四目　胡笠夫沈澣清射

秋夜卽景　○洗盡殘雲雨乍收苔堦閒步興偏幽螢常貼扇隨風撲魚慣跳波借月鈎葉落碧梧

聲正急花開紅藕景初秋舉頭遙望天街久隱約蕭聲起酒樓　山影　排雲到眼幾重山對影玲瓏照黛

顏明月高懸籠霧髻夕陽斜映畫烟鬟橫沈半壁隨波湧倒插千峯柏岸環倚蔽暮烟深鎖住倩誰妙筆仿

拘關　樓影　林陰缺處露紅樓靜倚斜陽影未收一角儼同山峙立數層不共水爭流風搖簾幕沉金鎖

月浸池塘盪玉鈎何處笛聲猶未歇悠揚韻繞大江頭　橋影　綠陰深處見溪橋影浸澄江湧暮潮細柳

千絲迷雁齒晚霞數點映虹腰斜拖水面烟重鎖穩臥波心浪欲搖閒倚闌干時眺望幾彎屈曲鏡中描

簾影　閒庭寂寞晝垂簾輕影低翻玳瑁檐明月斜侵金鎖押微風徐動玉鈎尖羅帷掩映圍新燕珠箔蕭

疎漏素蟾倒挂蝦鬚人意懶篆雲裊裊落花沾　古由拳方月盦氏未定草

讀韓蘄王傳　○罷戰金山出大儀韓王勛業古今垂錦衣立馬威聲赫鐵鎖沈船壯略奇決戰陳

書聲慷慨莫須辨獄語淋漓中典第一功超越不待深宮刺繡旗　舊京陵寢痛埋淪國步艱難莽棘榛亂

戡苗劉扶弱祚封腾蘄福重名臣紅顏戰壘三通鼓白髮秋風一字巾放浪河山今老去何須更逐馬蹄塵

讀岳武穆王傳　○踏破天山壯志雄軍中唱斷滿江紅盪除羣寇烽烟靖涕泗中原版籍空報國精

誠光日月如山號令震華戎愁雲隔斷黃龍府灑淚西風哭雨宮　指日穹廬痛恨長朱仙士馬壯飛揚兩

河豪傑揮旌附三字風波造獄忙匿漢虜情方慴伏畫淮朝議太荒唐趙家骨肉都忘却容得同仇岳武昌

怡頤書屋秋岩氏吟稿

續錄山西考略　○三晉爲古帝建都，强侯創霸之地，其間賢聖迭興，名流間出，人才最稱薈萃，茲姑擇尤筆記，仍舊例也。其在太原，則周有狐突，狐偃，父子二人，突仕晉，懷公立，突子毛及偃，從重耳亡秦，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今臣子從公子亡，若父召之，教之貳也，乃就死，晉重耳出亡於外十九年，狐偃從之，比文公定王室，霸諸侯，偃功居多，漢有王霸，士允霸以王莽秉政，披髮入山，光武召拜尚書，不起，逢戶禍衣，自高其志，卒以隱終，允少時具大志節，郭林宗見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累官豫州刺史，討破黃巾，後拜司徒，勳業赫然，晉有溫嶠，博學能文，風儀秀整，劉琨王導輩，雅重之，唐有狄仁傑，字懷英，僚友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嶺外，仁傑請代行，長史蘭仁基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後相武后，力排三思，反周爲唐，社稷功最著，封梁國公，又有王維，字摩詰，官尚書右丞，蘇軾云，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宋有王中立，博學强記，家豪於財，待賓客豐腆，而自奉甚儉，幽居一室，如衲僧然，卒以文學稱，詩多驚人句，金有元好問，七歲能詩，及長，淹貫經史百家，爲文備衆體，蔚爲一代宗工，著有宗州集行世，元有郝天挺，官至中書平章，著唐詩鼓吹，孫忠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帝悅，命總裁宋遼金三史，書成，歸隱終身，若董狐，則周時平陽人也，爲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弒公，盾遂復，狐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弒吾君者，非子而誰，其忠直果毅，有如是者，孔子稱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漢有衛青，霍去病，霍光，諸人，亦平陽人，衛青本鄭姓，少時牧羊，兄弟皆奴畜之，後拜大將軍，威震雲中，上谷間待士卒有恩，遇大夫以禮，累功封長平侯，霍去病性寡言，善騎射，凡六擊匈奴，皆奏捷，封驃騎將軍，上嘗爲治第，謝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之，霍光，去病異母弟，拜奉車都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受遺詔輔昭帝，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及廢昌邑王，立宣帝，前後秉政二十年，以匡扶社稷功，圖形麒麟閣，居第一，晉則有鄧攸，字伯道，亦嘉之亂，棄子貞姪以避賊，卒乃乏嗣，不出怨言，元帝時，拜吳郡太守，累遷尚書右僕射，此太原平陽二府之人可也，此外各府，概以幅較冗，續再接登，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廿五日　第六十八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八月廿一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旨恭錄　葬術論三　續譯野族記聞　李鄴侯論　陰功箭
差役行兇　索逋戕命　卵中有卵　辛災招禍　勃谿酷禍
戒烟捷徑　颶風爲災　破鏡重圓　殺雞遇祟　優人自盡
溺死堪憐　鹽梟正法　吝小失大　漢臯火災　異胎又見
高使經橫濱　阿事反覆　賑欵總數　畜類計年　嘉果園林
免捐米稅示　怡顏書屋主人詩　玉田氏詩　半俗子詩　續錄山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盡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八月初六日　奉上諭河南開歸陳許道員缺着任懋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朱以增奏順天直隸所屬王莊請遇災酌減分數並佃租歸官徵解等語當諭令順天府府尹直隸總督奏明辦理茲據李鴻章奏稱順天直隸各屬王貝勒等府莊田坐落五十餘州縣之多若由地方官代爲徵租則地畝必須逐一清量徒滋紛擾事屬窒碍難行等語所奏亦係實在情形所有王公貝勒等府坐落附近京畿州縣莊田仍着循照舊章辦理至遇有災歉應如何減收租數之處由各該王府等自行酌辦欽此初七日奉　旨這所參疎防監犯越獄之管獄官署山東昌邑縣典史王文琳着即革職拿問交周恒祺提同刑禁人等嚴訊有無鬆刑賄縱情弊按律懲辦有獄官昌邑縣知縣蘭維均雖事前因公出境究未能先事預防着交部照例議處仍勒令將逸犯嚴緝務獲倘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吏部右侍郎着錢寶廉調補孫詒經着調補刑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着孫家鼐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江蘇學政着黃體芳去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邵曰濂奏請將同知通判選缺酌定咨留章程等語着吏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吳元炳奏學政因病出缺代減遺摺吏部右侍郎夏同善學問優長持躬恪謹由翰林薦擢卿貳歷司文柄曾在毓慶宮行走光緒四年簡任江蘇學政克盡厥職茲聞遽逝軫惜殊深夏同善着加恩照侍郎例賜邮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邮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刑部候補主事夏敦復着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夏偕復着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御史李暎奏各省奉查案件號延滋弊請飭勒限半年奏結一摺各省督撫遇有奏參屬員之案奉旨飭查自應迅速辦結若如所奏瞻顧情面徇庇屬員往往故意遲延巧爲開釋殊屬有負委任嗣後此等案件該督撫務當迅速辦理奏明結案毋得稍涉遲延致滋弊竇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同日奉　上諭綏遠城將軍豐紳着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初九日奉　上諭蘇勒布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一摺盛京禮部侍郎蘇勒布着准其開缺回旗調理欽此初十日奉　上諭岑毓英奏查明屏劣不職及人地未宜各員請分別革職開缺另補一摺貴州定番知州胡耀鑑操守平常聲名狼籍鎮寧州知州劉燕賢不知謹飭物議沸騰均着即行革職印江縣知縣相龍章性情迂疎着開缺以教職選用安平縣知縣孟定中

年輕才淺甄安縣知縣易嘉猷辦事拘滯均着開缺留省學習另補以肅吏治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盛京禮部侍郎着松森調補桂全着轉補禮部左侍郎禮部右侍郎着崇禮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張之洞轉補左春坊左庶子陳寶琛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十一日奉　旨山海關副都統着富陞調補江寧副都統着姚田調補欽此同日奉　旨廂白旗漢軍副都統着溥倫補授欽此十二日奉　上諭涂宗瀛奏特參交代不清及核算遲延各員請分別革職查抄摘頂一摺河南已故候補知縣何繼先劉廷栢已故上蔡縣知縣黃衡前在各署任本任內虧短正雜各欵銀兩均經勒限嚴追分厘未解實屬玩延何繼先劉廷栢黃衡着一併革職查明各該員寓所任所貲財先行查抄並着順天府府尹將該員等原籍家產查抄備抵其交代未清之前任盧陵縣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夏壽嵩前署鄖城縣知縣趙維珍及應算交代延不結報之署葉縣知縣查霈署上蔡縣知縣金福楙署正陽縣知縣柳祖彝均摘去頂戴勒限兩個月結報倘逾限仍不完結即着分別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廂白旗漢軍副都統着錫珍署理欽此　十三日奉　上諭丁寶楨奏總兵假期已滿病尚未痊懇請開缺一摺署四川提督建昌鎮總兵劉寶國着准其開缺四川建昌鎮總兵員缺着劉士奇補授其所署四川提督着唐友耕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昨日午門值班官兵有毆打太監以致遺失齎送物件情事本日據岳林奏太監不服攔阻與兵丁互相口角請將兵丁交部審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所奏情節不符禁門重地原應嚴密盤查若太監齎送物件並不詳細問明輒行毆打亦屬不成事體着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提集護軍玉林等嚴行審辦護軍統領岳林暨京隆昌司鑰長立祥着一併先行交部議處欽此

葬術論三

天下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此今昔之所同，亦人情之所具也，乃有利未見而思趨，害未臨而思避，未然之事，惝恍不可憑，而信之若左券可操者，則惟卜葬之子，爲愚不可及矣，史記樗里子曰，後世當有天子之宮，來夾我墓，是乃葬術之作俑，已而劉向孫鍾孫堅管輅袁安諸人，葬焉附和，遞衍其說，迄今數千百年，穿鑿附會之談益盛，荒誕離奇之說愈多，於是操是術者，貪戀愈深，簧舌愈工，賺富民不義之財，剝貧戶脂膏之

奉、合力以贈此異端之衆、而風俗人心、因之日壞、噫、其爲害亦烈矣哉、不見夫術士之賺財乎、往往窺人之家資殷富、市儈易欺者、則必探其祖父已葬與否、若猶未也、則以爲奇貨可居矣、乃覓一與富人素相識者、密告之曰、某也鉅富、君之所知、厥祖若父、今猶未葬、倘得力爲吹噓、售我末技、願將所獲酬資、與君共之、聞者忻然、遂婉導微言、力爲介紹、事方諧、卽有鄰人告術者曰、予有空地一方、待賈有年、倘藉春風之力、俾得重値以售、願君三而我七、於是術者訂日、與富翁躑躅田間、執一破爛之書、操一指南之盤、其始東指曰、此吉地也、惜與君家某命有碍、其繼西顧曰、此土亦佳、然方向終不旺耳、其卒指鄰人之地而佯詫曰、是眞子孫繁衍、富貴百世之壤矣、顧未稔誰氏之業也、富人不知其言之詐也、遣人求購於鄰人、鄰人佯答曰、先人遺產、何可棄也、又浼人許其重價、則辭以自欲營葬、惟今尚無資費耳、術者廹富人諾償、謂恐其久待而爲他人所得、迨十倍其値、始肯鬻諸、而所費已不貲矣、又有人焉、强奪人之吉壤、以致兩相爭訟、累年不釋、囊橐俱空、究其故、皆葬術爲之厲階、而貽害若此之甚也、嗟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故棺周於棺、土周於棺、千古初無二致也、自地理之說興、而父母身故之後、多不遽以入土、暴露於風霜、停擱於丙舍、或歷時久而板木剝落、或盜賊至而抽屍去衣、種種流弊、不忍盡述、彼爲之子者、亦何忍惑於異說、而竟顚倒其先人之骨殖耶、且吾謂不孝之譴、莫甚於卜葬、何則、蓋人之求佳地也、非所以光宗、實所以福己、葬於水而果能致富、則亦將拋屍骸於大河之濱矣、葬於火而必能致貴、則亦將付骨殖於一炬之薪矣、據是以思、其爲害尚忍言哉、尚忍詰哉、

續譯野族記聞　○一日教士散步郊原、一猘犬隨焉、忽耳聳鼻齅、作垂涎狀、教士異之、住足以觀、見相距數十武、有大樹一株、上懸尸身一、被羣鳥啄食、業經過半矣、問諸鄰右、則曰此某婦人屍也、因有人誣控其藉魔咀咒、欲害吾王田宅、長吏不察、遽置之死地、已十有五日矣、今馬笪勒國、邪術盛行、酋首篤信之、人有以咀咒被控者、殺無赦、凡欲嫁禍於讐人者、以巫法誣之、而全家寃死、命等鴻毛者、比比皆是、先是、酋與其妹、志意甚愜、無論巨細事務、多與之謀、自酋長大婚以後、內寵日增、至性反疎、且誣其妹、用巫法阻其生子、謂不欲國儲故也、酋妹力辨其枉、終莫信、無名之指、已而酋妹遠遁深山、求助於神鬼、據云、神居某

山之深谷中、神前有空井一、綦深且黑、時有雷電聲、聞於井上、鄉民朝山求惠者、先將魚肉菓餅等物、投於井、繼而高聲禱告、禱畢、聞井中有隆隆聲、含糊不知其所語、蓋術士輩穴地入而作此聲也、卒有數小童、共信以爲通神、代解井中神語、其所言悉按其父兄之指教、特未知該術士何以答酋妹之禱耳、

樂壽時雨軒主人龍山氏稿

## 李鄴侯論

古之重臣、能與人家國事者、其必善處人骨肉之間乎、唐鄴侯李泌、佐肅宗德宗、勳業彪炳、赫赫照人耳目、說者謂其好神仙、議論不甚醇正、觀其辟穀、至天子爲之燒梨、且使人目之曰、衣白者山人也、則其爲人似無當於聖賢矣、然肅宗時、代宗封廣平王、張良娣日夜譖之、泌因帝之殺建寧王倓、誦黃臺之詩曰、陛下已一摘矣、愼勿再摘、感悟肅宗、廣平王得無恙、厥後德宗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泌曰、陛下止有一子、舍之立姪、明日悔之、必曰、汝爲宰相、而不救太子、亦殺爾子、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未知得歆其祀否也、德宗亦感泣、嘉納其言、泌且曰、陛下還宮、勿露此意於左右、若露此意、則人爭樹功於舒王、而太子危矣、觀此二事、何其言之切而慮之周歟、彼漢武帝時、巫蠱事起、衞太子以兵誅江充、丞相將兵與太子交戰、喋血京師、當此之時、使有若鄴侯者、爲之調護、則太子何至於死、思子臺烏用作哉、然後知重臣之維係人家國者、迥非小臣之所能及也、不然、臨小利害、上章讙譁、屑屑焉與人主爭可否、及國本搖動、則寃人主盛怒、有裹足不前、卷舌而退已耳、烏足任天下之大事乎、若鄴侯者、未可因其好神仙詭秘之說、而謂與聖賢刺謬也、

## 陰功箭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皆分言之、然亦有合觀一人而可驗者、相傳有某甲、未詳其籍貫里居、素常設局誘賭、其因之以敗產亡家者、不知幾人矣、一旦有鄉村某乙、謂之曰、予不食言、予所知也、今貸錢三十緡、與衆友決賭、勝則錢任予所留、否則五日爲期、予倍息以償、可乎、於是議定五日、予母相權、須錢四十五緡、甲知其欲作孤注一擲也、領之、乙賭興頗豪、與衆呵雉呼盧、未及天明、青蚨已飛入他人囊中矣、乙陷然若喪、匆匆歸去、及五日、甲控驢取錢、至則乙不在家、戶扃、從窗隙窺之、徒四壁立、歎曰、曾未幾日、不知其赤貧至於此極、所負恐不能償也、遂繫驢柳陰下、搔首踟躕、無幾何、遙見乙至、甲方欲啟齒、乙曰取予錢以歸、吾已預儲以待矣、開戶、見

錢鼎鼎果四十五緡甲取錢行遇乙鄉人曰乙家不豐何錢之便也鄉人曰君不知乎乙今已將其妻賣與人矣問價幾何曰四十五緡甲曰以賭之故致人夫妻拆散予不取錢此事尚可挽回否鄉人曰可因持錢追還事得已甲有一子入武庠秋闈應試箭已落地因有片瓦濺起仍中的主試者曰此陰功箭也遂中式甲於是改其故業栩栩然有封君之望矣然武孝廉早夭無子甲老境仍復頹唐喟然曰予作惡種種宜有此報也夫惡人有一善使但報其惡而不報其善即惡人不服必以造物者爲憒憒亦以惡報爲偶然而不識其爲報也今使其自言若此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吁可畏哉

樊玉田孝廉來稿

差役行兇

○直隸獻縣城東二十餘里李家莊有某甲者鄉閭富戶也素性誠朴屢被胥隸欺凌不敢與校生有一子承繼三房緣膂力素强命之習武今年縣府試俱列前茅某頗爲欣喜詎於本年七月初旬有尹屯村地保勾串差役三人同至甲處謂以抗欠漕粮奉票來拘甲之子取出粮票以証地保等擅將粮票扯碎立擁該童上車往赴縣城行至雙坦村遇該童業師並契友三人童乃將差役重擊一掌致口鼻流血中有一役名孟某者拔刄刺童登時斃命孟即颺去無踪師友三人見之忿火中燒奮其武怒拘捆該役二人及地保等同回李莊甲以其子死於非命不勝悲痛即請獻邑尊勘驗邑尊驗明之後嚴緝逃兇并出示懸賞如有拿獲兇犯送案者賞錢二百千文刻下尚未緝獲想法網恢恢決難倖免也

索逋戕命

○直隸獻縣城內有甲乙二人素非安分甲先開烟館乙屢屢往購未擲青銅一片甲恚之雖催討再三乙終置若罔聞有心乾沒既而乙亦開設烟館甲以爲前此或力不能償今既生涯有自當按孟嘗之券交還合浦之珠乃於七月二十二日前赴乙處索逋詎乙遽與之口角未幾拳足交加勢甚洶洶甲以軀體較弱竟飽老拳而返翌日甲袖藏小刀一秉約長三寸許直入乙館中見乙橫臥東床正在黑酣鄉裏甲大呼曰刀在此將滅汝此生煩惱乙驚醒睡眼方開刀已刺入胸肋矣乙猶拚命起力不能支倒於床下即時殞命由家人稟報縣署王邑尊即往相驗果係刀傷致死第肇禍之由實出於鴉片因迅速出示嚴禁烟館時有私賣者嚴加懲創而聞者心驚吸烟之弊于是乎一清矣

卵中有卵

○青村港後朱家宅楊某家雞生一卵大於鵝卵剖之內又有一卵如尋常雞卵大殼

甚堅厚、其雞生卵後即死、歷十餘日、西鄰陸姓鴨、又生一卵、與楊雞所生無異、此亦卵之不數覯者也、因記及之、以當新聞、

幸災招禍　○頃接柘林友人來函云、本月初、有商船一艘、適於航海時、被風吹入口岸、擱於柘林東之河灘、舟子方殷將伯之呼、而該處莠民、聞風麕集、將此船擊碎、所有貨物船板等、盡行攫去、內有何姓某、因互爭不讓、重擊其姪、幾至殞命、後延醫調治、用去洋蚨六十元、又有李姓某、攫物後、狂奔遠遁、不知所之、及家人四處尋求、始得其人於滬缺地方、狀若病狂、形同木偶、既歸家、目瞪口呆、語無倫次、家人意其遇祟也、乃倩羽客緇流、祈神佞佛、費亦復不少、幸人之災、反致自罹其禍、該莠民亦當知所鑒戒矣、

勃谿釀禍　○奉賢南橋鎮某姓、京貨爲業、頗饒於貲、其子娶婦未久、上月下旬、姑以婦烹豆腐味過鹹、始而怒罵、繼而鞭笞、婦不能耐、遂仰阿芙蓉膏畢命、婦家聞之、痛婦慘亡、糾集多人、破門而入、毀物不少、所有奩具、盡付祝融、其姑亦飽老拳、後經旁人解勸、厚殮而罷、噫、以細事而釀大禍、治家者盍思張公藝百忍字哉、

戒烟捷徑　○崇明自顧邑尊霄漢下車以來、政聲遠布、碑在口中、其於查禁烟館、尤能不遺餘力、由是素染烟癖者、莫不斂跡韜聲、不敢顯然吸食、聞有某明經、素以授徒聞、今年屈指生徒、適合亂臣之數、大抵雲程未卜、烟癮已深、某慫之、囑學父兄各寄烟膏二兩來、又飭家人輩扃閉門戶、不准外人出入、已而告諸生曰、吾今寬汝課、豐汝膳、惟吸烟幾何、則吾命是從、諸生然之、於是逐日酌減、不准多食、並無別等藥餌、不半月而癮已減、且無疾病之苦、亦以見戒烟不難、惟決志戒烟實難耳、彼嗜痂不悔者、盍以某明經之善法、親嘗試之、

颶風爲災　○宜興於本月初三晚、天忽雷電以風、大雨傾盆而下、窗櫺顫簸、水波澎湃、民間房屋爲風吹覆者、莫計其數、船舶之不及備者多、遭及溺之慘、在西門外四十五里許、迅雷擊斃一人、惟該處鄉民、正望甘霖之降、故此次得雨、莫不額手相慶云、

破鏡重圓　○本報六十四號、載崑山拿獲拐女惡僧一案、茲聞丹陽縣接准崑山縣移文、內開該

僧所拐之婦，係丹陽北鄉冷天祥之妻，移請飭傳原夫，赴崑領妻完案等因，陽邑張縣尊隨即差傳冷天祥到案，據供十年前娶醮婦朱氏爲繼室，三年前，生有一子，伉儷情篤，相安無事，今春該氏忽自逃遁，不知去向，因家貧乏資，不能赴崑具領云云，張邑尊乃曲體民艱，備文移覆崑山縣，請將該氏遞解丹陽，想不日將至，而冷天祥之破鏡重圓，可立而待矣，

殺雞遇祟　○閩省漳州東門外，有楊姓婦，頗稱賢淑，日前歸寧返，有母雞一，接踵至家，已而喔喔長鳴，宛有司晨之象，如是者三，姑惡之，以爲不祥，婦不敢過拂姑意，因持竿斃之，詎殺雞後，即悶坐一室，狀如遇祟，其夫驚異，不敢就寢，至夜半，夫方神倦睡去，而婦即開門，趨至池畔，投水而死，是殆病歟，抑遇祟歟，皆不得而知，遠近聞之，共以爲咄咄怪事云，

優人自盡　○漳州教子橋畔，有一館舍，向借秀春班優人住宿，日者班中人前往鄉村演劇，內有一人甫登臺，忽變色易容，大聲喧嚷，一時觀者如堵，莫不駭異，管班者意其遇祟也，命回館醫治，比及夜間，此人談妖說鬼，聒噪不休，謂有人在門外招喚，衆往觀之，則絕無影響，翌日，衆以終宵不寐，漸入黑酣，優人乃潛出門，走至河畔，意欲投水，衆人聞響醒覺，追至水濱，則見足已入水矣，一人將衣裾扯住，而覺手痛異常，急釋手，優人遽落水中，及救起，已四肢冰冷，魂遊身外，或謂該優人素行有愧，故遭此非命之慘，然亦過刻之論耳，

溺死堪憐　○常州東門外，戚墅岸地方，向係商客往來要路，數日前有商船行至其地，船中一女，忽失足落水，比及多人撈救，已不知去向矣，越一時許，始見屍身浮起，舟中人莫不涕淚交流，備棺厚殮，而在岸觀瞻者，亦爲之太息不置云，

鹽梟正法　○月之初九日，昭文縣斬一鹽梟，名張心榮，年四十餘歲，原藉江北，遷居昭邑窰鎮已二十年矣，聞其人羽黨約有四千人，每將私鹽挨戶攤派，稍不遂意，即尋衅索詐，必得所欲而後已，故同里人莫不畏之如夏日，又該犯平日，往往至他處誘騙良家子弟，入其舟，拘縛以歸，令人報其父兄，以爲逋負未償，故拘而未釋，須携銀來贖云云，如是受累者，不勝枚舉，今年六月間，昭邑尊親訪得實，密飭幹差拿獲，

嚴訊得供後，即申詳上憲，奉批就地正法，因風傳有張黨二三千人，分匿街衢，意將刼救，故邑尊諭於邑廟前斬決，其首級已發審鎭示衆矣，

各小失大　○昭文縣屬有姚某，性甚粗魯，家本小康，母呂氏去世有年，惟舅氏存焉，數日前，呂某至甥處告貸，姚決意不肯，且出言不遜，呂答以我之自出，烏敢狂妄至此，姚益怒，竟揮拳辱之，呂忿恨至極，立赴縣署訴寃，昭邑尊面詢數語後，即提姚某到案，諭云毆擊尊長，例有專條，汝願受責乎，抑受罰乎，如甘受罰，出百金贈汝舅，以助其貧困，并該當堂賠禮，否則按例重辦，聽汝自擇，姚答以願罰，乃具結了案，以其先後雜費，暨贈呂百金，並計之，共用去三百餘金，小不忍則亂大謀，夫子之言，豈欺我哉，

漢皋火災　○本月初四初六兩日，漢口登遭火患，幸四鄰齊集灌救，惟焚去茅屋數椽，殷戶尚無大害，至十一夜，沈家廟左近失慎，其時南風猛烈，烟燄蔓延，直燒至新河北，約有千餘椽，齊歸灰燼，散處街衢，棲身無地者，多至數十家，亦巨災也，

異胎又見　○異胎之出，本館登次登報，已覺數見不鮮矣，今據友人來札云，閩省澄邑太武山下，有某甲者，年老無子，生一女，鍾愛特甚，贅壻在家，女於是年懷孕，在甲已爲弄璋有兆，宅相可當龍孫，詎於前月期滿臨盆，產下一子，厥狀可怖，頭面手足俱是猴形，惟身軀依然人象，女駭甚，以爲怪物，欲溺斃之，因鄰右之勸，姑乳哺焉，越三日猴兒不病自殤，亦異事也，因記及之，

高使經橫濱　○香港初四日中外新聞紙云，據橫濱遞到信息，言高使於午前十點鐘登岸，有地方文武官數員，預備迎接，高使與參贊幕府隨員等統計共需車二十一輛，所穿衣服五色錯雜，不啻鏤金錯彩，其國中俗尚然也，高使登岸至午後，即起程赴東京矣，

阿事反覆　○阿富汗聶爾小邦，敢與英廷構禍，亦既連年累月，已成莫解之寃矣，前數日接法京西七月二十八日報，知英將步隆伍率師進攻，因地富要害，衆寡勢殊，竟被阿軍逐北，武員陣亡者六人，受傷者五人，是特千慮一失，兵家常事，不足爲英軍恥也，旋接西九月初八日電報云，英阿兩軍接仗，英軍大捷，陣斬阿人無算，奪得火器三十二尊，獻牛債豚，其畏不死，況英國之于阿邦乎，

一

茲閱法京呂尼位日報，知該報館先後勸賑，至第九次清單，共得佛郎三百七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圓，業經次第寄華，分賑各省，且聞捐助者，半皆窶人之子，減其米鹽瑣屑之費，以活災黎生命，噫，樂善至此，可謂極矣，

**賑欵總數**　○去歲秦晉大祲，哀鴻徧地，承泰西諸善士，踴躍輸將，不分畛域，本館已累次登報矣，

**畜類計年**　○天下物類之多，不勝屈指，其間有朝生暮死者，有生活百年者，物之品類不齊，即物之年歲亦不一，近有一博學士，綜計古今畜類年壽，謂熊能活二十年，犬亦二十年，獅七十年，猫十五年，松鼠八年，兎七年，曾有一象活至七百年，猪能活三十年，犀牛二十年，馬多至六十二年，駱駝百年，羊十年，鯨魚壽至一千年，江海猪三十年，西班牙有一鳳凰一百四年而斃，烏鴉多至百年，天鵝三百年，龜一百七年，從知物類之年，多有過於生人者，劉澤隙駒之嘆，能不念及之而慨然，

**嘉果園林**　○泰西果品之佳，實甲天下，而其栽植灌培之法，尤稱講究，或以之釀酒，或以之製餳，或以之雪黍稷而泌心脾，蓋均爲食譜中不可少之品也，聞美國紐約毕有果園焉，既大莫與京，亦美無弗備，洵可于五洲中首屈一指，園以內，遍植嘉果，樹蔭蔽天，結實纍纍，計蘋婆果樹二萬四千株，雪梨樹一千七百株，櫻桃樹四千株，桃果樹五百株，李子樹二百株，花紅果樹二百株，葡萄樹一千六百株，柑果樹六百株，柰子樹二百株，每當成熟摘取之時，厥數尤鉅，即蘋果一種，每年可得三萬桶，其獲利更難倍蓰算云，

**免捐米稅示**　○欽加布政使銜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劉爲出示曉諭事本年七月三十日奉兩江督憲劉札開准福建撫部院勒咨鶚照閩省負山面海產米無多向賴浙江諸處客米接濟光緒二三年間水患頻仍招商運米奏蒙　聖恩免稅有案本年交夏後雨霪江漲幾致成災近雖消退如常而旱稻雜粮不無減色現在設法招商購運藉以接濟有無倘能儲積稍充亦莫以備防意外惟米例有應征之稅據商人福裕豐等僉請停免由省局司道核明具詳前來除附片會奏請　旨敕下兩江督臣江蘇浙江撫臣遇有閩省米船過關照案概行免稅以示體恤而廣招徠並分咨外咨請轉飭查照等因到本部堂准此合就札關遵照並奉撫憲札同前由飭即移會鎮江揚州二關一體遵照各等因奉此除函致新關稅務司

並行大關委員照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商販人等知悉如有情願購米運閩銷售者卽照上屆呈具保結禀道聽候給發執照赴關報驗運往毋稍觀望切切特示

詠伍子胥簫　○蘆灘莽莽江濤春老漁呼飲尋無蹤一腔熱血啼不得空吼腰下青芙蓉落魄江湖白日白四顧茫茫靡所適短簫吹起閭閻兵枯冢鞭尸快三百　詠高漸離筑　舞陽小豎何堪使斷送荆卿到秦地八創被斫環柱奔爾在其間作何事雙瞳無光俠骨豪置鉛怒擊風蕭蕭子房之椎唐雎劍一死酬君媿猶人　詠劉越石笳　于湖玩鞭紿王敦八公草木驚苻秦典午江山已傾仄奇情往往超常倫枕戈雞喚將軍起手握虡鞬鎭邊壘一聲笳替晉陽樓吹下羌笛淚如水　詠禰正平鼓　建安奇士何腸肚睥睨東京一童豎淵淵金石奏漁陽單絞岑牟巨千古何物奸雄壞漢綱雀臺轉瞬悲荒涼漳河疑塚無餘土江上芳洲尙鸚鵡

怡頤書屋主人吟稿

沙塞子薄晚觀漁　○環村水碧晚煙拖看孤艇撐入煙波勸君到蘆花深處下網如何　須臾新月畫彎蛾人隱約但聽漁歌垂楊倚代君暗呪願得魚多　還鄉　倒口四方往事差何須萍梗汎天涯回頭舊舘渺如夢屈指明朝說到家檢點琴書教子弟安排詩酒度年華從今春色無新故看遍西園樹樹花

卽事　怪煞世人鎭日忙那知養靜是良方酒因細酌尤知味飯以遲來倍覺香鍵戶讀書聲最朗垂簾就枕夢偏長閒中閒事閒消遣敢道題詩入錦囊

玉田氏稿

秋柳二絕　○依依灞岸劇多情惆悵秋來態已更輸與荻蘆花傍渚晚西風裏鬬身輕　丰姿瘦損覺無情露葉煙條暗裏更猶記白門詩句好舞腰曾比小蠻輕

桂香館侍者草

秋海棠　○不煩紅燭照宵深別有秋容一種心恰是幽人羞避客綠衫掩隱立墻陰　杏紅李白鬬妖嬈品駕吳儂眼界驕看到海棠丰韵媚一庭花讓一枝嬌　白菊　如此丰標賞識稀寧甘寂寞伴柴扉幽人自古輕脂粉高士從來重布衣月色照臨宵影瘦霜痕添得曉容肥亭亭玉立東籬畔本色原非出處微

半俗子初稿

續錄山西考略　○其在蒲州則周有百里奚介子推趙衰張儀范雎諸人百里奚初仕於虞後知

虞公之不可諫，去而之秦，相穆公，霸諸侯，其功勳有足多者，介之推從文公出亡十九年，及還，賞從亡者，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與母偕隱綿山，文公求之不得，焚其林，推抱樹死，趙衰多智略，文公霸業之盛，皆衰力也，子盾代爲卿，尙威，人民畏之，賈李曰，趙衰冬日之日，盾夏日之日也，張儀始與蘇秦同師鬼谷子，後相秦惠王，言聽計從，惠王卒，武王立，疎儀，儀乃相魏，范雎初游魏，爲須賈所潛，魏相欲殺之，去而之秦，更姓氏曰張祿，秦拜爲相，封應侯，須賈至，雎敝服見之，驚問曰，范叔固無恙乎，留與飲食，取綈袍贈之，因御賈見秦相，雎先入，良久，賈間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卽肉袒膝行謝罪，雎曰，急持魏齊頭來，不則屠大梁矣，漢有司馬遷，太史談之子，李陵降匈奴，遷極言陵忠，上疑爲陵游說，下腐刑，乃作史記，唐有王勃，柳宗元，勃六歲能文，父福畤，得非遷交阯，勃往省焉，道出洪州，爲閻都督作滕王閣序，衆嘆其才，凡命草，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俄起書之，文立就，人謂之腹稿，宗元字子原，文章行誼，與韓愈齊名，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遷柳州刺史，爲文益進，有文集傳世，宋則有司馬光，字君實，哲宗朝，拜相，罷青苗法，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著述甚多，卒封溫國公，謚文正，若汾州則漢有郭泰，容貌魁偉，博通墳籍，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游洛，河南尹李膺，見而奇之，遂成執友，嘗遇雨，巾一角墊，時爭效之，故折巾角，其見慕如此，卒年四十二，蔡邕爲之撰碑曰，我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碑無愧，唐有宋之問，字延淸，偉儀觀，善詞章，武后嘗幸洛苑，詔從臣賦詩，東方虬先就，后賜以錦袍，及覽之問詩，嘆賞不置，乃奪袍賜之，又有文彥博，字寬夫，及進士第，歷事四朝，出將入相，五十餘年，立朝端重，顧盻有威，契丹使望見，改容曰，天下異人也，官至太師，封潞國公，卒年九十二，謚忠烈，在澤州，南北朝有郝經，幼穎悟好學，博覽經籍，爲人尙氣節，著有易春秋外傳，及陵川集，凡數百卷，明有楊繼宗，爲人好善惡惡，出於性成，其忠孝節義，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若論本省土產，則襄陵之酒，最爲馳名，經旬不變，飲之香美，朝貢每千里相餉，號曰鶴觴，至汾州之火酒，以高粱漉煮，性雖猛烈，飲之能使胸膈間，淸氣盤旋，近世多爭貫之，他若銅鐵鹽硝，人參麝香瑪瑙石膏尤爲富有，足資利用，惟近年登遭大祲，戶口逃亡，田疇荒蕪，居民十室九空，尙難驟復，幸賴賢大吏補救籌辦，一切善後事宜，悉多就緒，想元氣不難漸甦，晉民庶有豸乎，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月初二日　第六十九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八月廿八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統兵北上
崇沙禁烟續聞
漁父兇鬬
嚴懲搶女
晉撫去思小誌
葬術論四
理財論
烟禁森嚴
臨澤荒象
丹陽荒象
江寧調營
通飭遵約示
宵小橫行
怨夫投水
安老仁人
爭繳戕命
大炮無雙
飭敦和誼示
鳧水斃命
數子變生
三湘豐稔
大蛇傷人
怡顏書屋詩
因火縱火
母子重逢
殤孩水葬
義憤自新
舊金山華人總數
陝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幫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論旨恭錄　○八月十八日奉　旨內閣侍讀學士員缺着白桓補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員缺着徐文洞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此案着交岐元松林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民人秦鳳山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

## 葬術論四

甚矣葬術之妄且歧也，其於相地之外，益之以擇日之說，以爲壤雖佳，猶未易致福，又必擇日以葬，而後子孫可卜其繁盛，原其說之由來，蓋出自葬歷一書，其言曰葬避九空地宿，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然則否，嗟夫不經之論，孰甚於此，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及他日狐狸食，蠅蚋嗜，而歸反藝埋以掩之，是時也，當必無暇擇日矣，不擇日而果可以致禍，吾恐古之人早已覆宗絕嗣，而今世之熙來攘往者，誰氏之後裔歟，王充論衡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三月，然則奇月死則奇月葬，耦月死則耦月葬，一定不易，上下相同，所謂審奇耦，察剛柔者，一鬥之說，非古制也，春秋公卿大夫，死以千數，其葬日不合歷者居多，今法謂已亥用葬最凶，而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葬，以丁巳爲吉而擇之，必不以雨之故而不用，何則，雨不便事，其害猶小，不用善日，後患更深，欲便事而自致後患，非魯臣之所爲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非他，喪禮是也，是直取當代之所尚，而不擇時之早晚耳，不然，周之吉時，豈獨在旦，殷之吉時，豈獨在日中，夏之吉時，豈獨在昏，何以竟執持乎一，而不知通變於其間也，曾子有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然時值其祥，何分晝夜，烏可待明以失時，況乎福善禍淫之道，千古不磨，夭壽貴賤之理，天下一轍，吾國以喪葬定吉凶，他國亦當以喪葬定吉凶，又何以中土而外，未嘗信此謬論，而其人之殃祥利害與吾無殊也，子文仕楚而三已，展禽爲士而三黜，一生之榮辱何常，然先人之邱墓已定，塋葬之時日已去，吉則常吉，凶則常凶，此境遇之變更，又何爲乎來哉，說者謂堪輿之說，原無定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此更不通之論，蓋天下事，有而信之，非信之而後有也，是故饑者求食，未聞信有食而卽可以飽飫，寒者求衣，未聞信有衣而卽可以溫燠，如使信葬術而吉凶之數始萌，不若不信其術而脫然無累，隨

遇而安、是信之不若不信之爲愈也、且信是術者、莫如唐之蘇黨、晉之郭璞、明之蔣大鴻諸人、而其後嗣寥落、闃焉無聞、迄今過其墟者、但見荒烟蔓草、屹立殘碑而已、噫、時無不吉、日無不祥、彼擇吉以葬者、何不思之甚耶、

通飭遵約示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等處地方軍務理糧餉張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法國條欵第十三欵內開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事概聽其便凡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等語又同治元年間准南洋通商大臣轉准刑部咨部行抄單內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接法國布大臣照會傳教士皆係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欽奉　諭旨通行各直省一體欽遵辦理等因業經前部堂札司移行所屬一體遵照在案茲接法國李領事官函請出示曉諭前來合就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法國人傳教以及中國人習教會同禮拜誦經等事係係約所准行務各管束子弟安分守法以期中外相安毋得藉端生事致干查究各宜遵照毋違特示

飭敦和誼示　○管理滿漢八旂地面協領府等抄奉欽命鎭粵將軍長欽命副都統尚爲出示曉諭事光緒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奉堂諭照得政教莫先於禮讓交鄰尤貴乎謙恭現在中外通商和好二十餘年交際往來以禮相待載在條約歷久遵行近日訪聞外洋各國官商人等出入旗地常有無知之人以及頑童小厮呼之爲番鬼老番或加以殺打不堪言語旁觀者亦不知禁殊失中外和好之道而八旗子弟習俗亦不當如是此皆爲父兄者不知管教堆撥棚欄查事兵丁等亦不認眞彈壓各官又不嚴行查禁之故合行諭飭滿漢八旂水師協佐領等示諭各營下兵丁家喻戶曉現在中外和好自應視同一家必須以禮相待況爲人之道尤宜自愛自重若無故在街羣游以戲弄人辱罵人爲事適見其爲人輕薄輕則受人怒罵大則激成事變有何便宜甘蹈此惡習本將軍都統言之實堪痛恨且該童更須父兄嚴加教訓務使在外循規蹈矩倘自幼習慣浮蕩妄言妄動安望其長大成人本將軍都統今特苦口訓戒各該旗官兵等

務體言中之意轉相傳諭各領催族長等挨傳各家父教其子兄教其弟謹遵禮讓之道並嚴飭各街巷之堆撥柵欄查事各兵各宜加意巡查嗣後如遇有外洋各國商人等出入經過無論老幼旗人倘敢再呼番鬼或老番或以游詞嘲笑惡語相加者即扭送各該管衙門從嚴責懲並將失教之族長父兄一併懲辦毋稍寬宥各宜遵行毋違特示等因奉此除通飭各該管領催逐戶曉諭嚴加管束如違另行查究外合行出示為此示諭堆撥柵欄查事兵丁一體知悉嗣後務須常川住守按段遇巡外洋各國官商人等經過該段如呼為番鬼或老番或加以殺打惡言者無論老幼即扭送本協領衙門從重懲辦倘敢狗情故縱一經查覺併將該兵一律究辦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因火縱火　○粵東省垣賣蔴街石匠家于本月十一日失火幾釀巨案本早傳說滋紛莫東壹是惟本月十九日滬上西報載有穗垣來信謂係目覩是事者據述十一日午後一下鐘有附近教堂之在教客民家不戒於火勢且燎原幸水龍聞警齊集儘力灌撲火勢漸熄迨水龍夫役人等既散竟有土著莠民數人闖入石工作廠縱火圖焚於是互相喧噪勢各洶洶幸督憲撥兵弁前來彈壓土人竟敢拒敵是以當場被官兵擊死數人而鼓譟益甚後經地方官極力解散始得寢事蓋土客民人因爭攬工作跌價互爭土人仇視客民已非一日然縱火殃民風胡可長刻聞大憲將須貼示諭以安衆情云至外間傳說謂水龍欲向教堂取水工匠等力拒不納并有男子幼孩數人為客民拖入教堂幽禁不釋等語皆係子虛烏有爰據西報譯如右俟接有續音再登

統兵北上　○前報登留防駐皖之郭軍門寶昌有統兵北上歸曾九帥節制之命茲續接皖垣來信云郭軍門已於中秋前二日統領卓勝馬步各軍行抵省垣隊伍均紮東門外兵丁須領照簽方准入城城門派有哨弁驗簽稽查間有違令者三人均割耳游刑示衆軍令之嚴為承平時所僅見十七日裕中丞設宴于楚北會館為軍門餞行極一時冠蓋之盛次日辰刻軍門率各營登舟北上江干炮聲震天觀者如蟻城中自中丞以下均恭送行旌於東門外之寅賓館云

理財論

雲間郭友松稿

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計多寡，若是非特財不必理也，且不可言也，上古之世固然也，自九幣之風行，九圜之法起，所謂財者，殆由此而推行盡利與，昔人之用財也，公之於世，今人之用才也，私之於身，昔人以財分財，子母生而不相竭，今人以財斂財，居積甚而必相爭，管子云，人滿者天槩之，春秋繁露云，王國富民，伯國富士，亡國富吏，觀石季倫利吝財之說，而知財之可以不計矣，然而千古之開國承家者，卒未能舍財不用者也，未能舍財不用，何能置財不言，意氣錢刀，定當雨車，而朝廷之爵賞，閭閻之喜慶，朝廷之兵荒，閭閻之老病，無財何以爲國，何以爲家耶，大學半言理財，周官亦有九式玉府之職，均言財須理也，漢之平準書，唐之食貨志，皆理財之說也，惟是古今之時勢既殊，上下之風尚或異，至今日而舟車所至，中外一家，無一人不用財，則無一人不當言理財，無一日不用財，則無一日不宜言理財也，無如法益設而弊益滋，財日求而財日耗，未嘗不綜核，而積玩難除，未嘗不通融，而耗費愈廣，多其名目，半資差保里社之中吞，肆其誅求，無非敲朴追輸之虐政，乃觀之西人，頗不覺其擾于財者，一則其議公，一則其法簡，一則其用節，一則其爲疾，上下同議公也，兵商相資，簡也，無傷財之舉，節也，有廣運之航，疾也，竊嘗論天下自有財，今之理財者，取人之財，則理財卽不可以理人，昔嘗有農桑樵牧漁鹽之論矣，六者之財，取諸地而不取諸人，至若輪車之用，電氣之設，格物之性，順時之道，則又將取財於天矣，理財於人拙，理財於地質，質猶可恃，拙不可言也，古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於是不織者不衣，不樹者不槁，五金不貴而財通行矣，財通行而菽粟如水火矣，吾願今之言財者，必物物求其實用，事事進于實境，不必言財而財無不生，不亟言理而理無不至，故不言財，卽言財矣，不言理財，卽莫善於言理財矣，率是道也，黃金與土同價可耳，

宵小橫行　○奉邑青村港鎭，有曹正昌磁器店，開設至今，歷有年數，家計小康，屋宇亦頗深邃，於本月初五夜，有倫兒數人，由後門入，時室中無人知覺，惟一婢聞之，卽開門喊救，詎該盜面上俱繪五色，拔刃欲斬婢，婢乃不敢出聲，潛逃戶外，放膽疾呼，宅中人聞聲，始知其故，方集人捕捉時，盜已揑去三皮箱，約值洋蚨三百枚，仍由後門竄去矣，俟至天明，多人四散尋覓，絕無踪跡，至今尚未緝獲，人謂此必熟賊，不然，何必繪畫其面耶，

**兇水斃命** ○崇沙朝陽鎮東，有施姓童子，性喜游水，臨流濯足，破浪踏波，習慣自然，不爲怪也。日者邀鄰佑二童同往洗澡，維時秋水方盛，勢甚洶湧，三童解衣入水，游泳自如，詎不旋踵而某姓童滅頂無踪，二童懼，奔告其父，迨下河撈救，久之方獲，已魂遊冥域，身作波臣矣。童之父以爲子之死實由於施姓童子，乃糾合多人，將施姓房屋，拆爲平地，并欲鳴官請抵，後經地方紳董從中調處，勸施姓厚殮其子，事乃寢，觀於此而子產水懦之說，洵不誣矣，爲父兄者，可不警戒其子弟哉。

**母子重逢** ○崇明中沙有某姓年少，家甚貧，三歲失怙，母氏去帷，賴叔父以長大焉，因其人勤慎作工，故鄰人多愛之，每有事必僱其工，近年來頗有餘資，惟中饋尚虛，莫賦關雎之詠，近有善爲蹇修者，代傳氷上語，令娶遠方某寡婦爲妻，言定聘金五十圓，議定後，約日送婦至家，時在黃昏，合巹交杯，新婚宴爾，頗極一時熱鬧，既而婦問新婿曰，汝小字爲何，曰某，汝父名爲何，曰某，汝舅家何在，曰在某處，數問之下，婦即抱新婿之頭而哭曰，吾即爾母，爾實吾子，何幸今日得見汝乎，哭不止，新婿大驚，奔告其叔，咸來問訊，具答從來，知所言洵不虛誣，聞此婦今年四十有五，出醮遠方已二十三年矣，某喜甚，翌日邀集親朋，共相燕賀，不啻鄭莊公入隧見母，大有融融之樂云。

**崇沙禁烟續聞** ○前任崇明縣鄒邑尊，曾奉上憲札諭，出示嚴禁烟館，雖頻頻渙汗，而遵令者殊屬寥寥，聞今顧邑尊下車伊始，即以禁閉烟館爲首務，凡城鄉內外，一概不准開設，間有罔知畏法，陽奉陰違者，第一日拿至，杖責一百，第二第三日加倍笞責，戒以嗣後仍蹈故轍，定必重治不貸，并命製造木籠，置於大門左右，以示懲儆，由是該邑人共知斂跡，癮重者日漸酌減，癮輕者購藥戒絕，即有積年老癮，未能遽滅者，亦惟閉門私吸，不敢如前之橫榻吹龕，肆無忌憚矣，想見邑尊正身率下，雷厲風行，其禪益苕生，良非淺鮮也。

**烟禁森嚴** ○比來禁烟之令，無地蔑有，惟嚴於初，不嚴於後，則莠民暫爲斂跡，不旋踵而故智復萌，其事終於不濟，聞湖南巡撫李中丞，自通飭地方官，出示禁烟以後，鄉民懍遵弗違，中丞時飭幹役，私查密訪，如有陽奉陰違者，立加重懲，以故城市鄉隅，迄今一律肅清，人莫不感中丞之德政云。

怨夫投水　○澄江南門外有沈某者，前充本境某圖保正，緣烟癮過深，玩誤公事，刻署中已召充他人接辦，致沈謀生無藝，炊烟既苦常斷，烏烟更難爲繼，夫婦相對，日惟啜泣，旋其妻投入本地嬰堂乳哺他兒，始稍稍能自給，而沈終以烟資不給，時來索鈔，妻亦不吝，本月初十日，其妻由堂返家，因細故與夫口角數語，即轉身向外，直奔河下而溺，其夫呆坐門首，瞠目不爲救，經各舟子紛紛撈救登岸，已無及矣，吾不知沈於此時，其仍能瞠目不顧耶，噫，

數子孿生　○曲阿來函云，該邑草堰門外，離城四里許，有王某之婦，於八月初五日，期滿臨盆，孿生數子，視之，人形似具，渺小難堪，各長數寸而已，皮肉亦皆紫赤，落地後，登時殞命，無一生存，遠近聞之，咸以爲咄咄怪事云，

殤孩水葬　○昨有友人自吳門附航來滬，言舟中搭客中，有婦姬數人，其一女客，挈有子女各一，男孩年約四齡，病癟猶未痊也，女孩生僅八月，病甚劇，下舟後已不能啼乳，比日夕，撫之已冰，其婦亦不聲張，衆客中更莫有知者，次日辰起，則此孩已失所在，詢之，知於昨晚夜半，乘人酣睡，投之逝波矣，衆皆駭詫，歎此婦之忍，而又憐其窮，司舟者尤恨恨不去口云，

漁父兇鬬　○金陵水西門外上河街，有某姓兄弟，素以蓄魚爲業，秋冬之間，塘中魚苗長大，輒有竹籠，手提線罟，正擬取魚，猝被某兄弟掩執，其一人已飛竄無踪，詎此人奔赴附近木簰上，高喊救命，邀集湖北撐簰人五六十名，飛擁而來，見某兄弟即便毒打，幾無一寸完膚，該處營中什長，聞聲前來解勸，亦被叢毆鱗傷，并額顱洞穿一穴，血流如注，斯時保甲局，江東司，營官等，齊來彈壓，仍未解散，嗣經營勇持械合拿，始獲八人，次晨解赴江寧縣署，兄弟二人，其一已斃，其兄雖未殞命，亦寸骨寸傷，命在呼吸，次日復經縣中拿獲十餘人，尚未知此案作何擬結云，

臨澤荒象　○高郵北鄉，自春夏以來，密雲徒自西郊，霖雨未沾南畝，因而田都龜坼，苗盡枯槁，秋收之望既虛，庚癸之呼難免矣，

安老仁人　○發老有經，周家所以開王政，敬老有典，王制所以判尊卑，以故樂善之事，亦莫不以安老爲先，茲接湖南友人來函云，衡州叚觀察，仁聲久著，德澤遠施，近又捐田數十頃，專供安老之費，將其田發男婦老人五百口，每日給白米八合，其疾病死亡者，爲之醫藥殯殮，逝世一人，即添補一人，俾常滿五百之數，想彼處煢獨，得此冉求之請，可無慮炊烟之或斷矣，

三湘豐稔　○湖南自夏秋以來，雨暘時若，絕無旱乾水溢之患，故無論高低田畝，咸稱大稔，無如各路鮮迪，米價甚賤，故貧民有含哺鼓腹之樂，而農氓終歲勤劬，皆秋收以供資費者，反有入不敷出之概云，

義憤自新　○湖南清泉縣屬之仁和墟鎮，向有烟館數家，近以藏納奸宄，實爲地方之害，諸紳耆併力合謀，驅逐淨盡，今不復見鬼燐一具矣，日者有行人某，道經該鎮，問寓主烟館何在，蓋欲吸食以止癮也，寓主答以在街盡處，某往視之，惟見溷厠數座而已，憤甚，不告而行，及至家，矢志鼎革，永不以阿芙蓉一沾唇舌，第勿藥而戒，精力頓衰，直至月餘後，始覺氣力復原，又數日而徧體豐肥，較前健旺，憶昔時吞烟吐霧，瘦骨如柴，曷若今日之意氣春雲，精神龍馬，推原其故，實寓主譏刺所致，乃備酒肉雞菓等數事，往餽寓主，謝其苦口之藥，寓主異之，以爲從未以良劑施人，曷來此謝，某細述之，寓主乃拜受其物，且張筵讌之，以賀其義憤自新之美意，

嚴懲搶女　○柘湖東南錢家圩鎮，有張姓某甲，兄弟六人，不務正業，欺蔑鄉里，蓋虎而冠者也，同里趙姓有一女，及笄未字，與張姓向有戚誼，日者其女至張姓族中，甲糾合其弟五人，竟將趙女搶歸，欲强成伉儷，女號泣不從，以死自誓，女父聞之，奔至金山縣喊控，邑尊發提張姓到案，鞫訊再三，均不招認，乃命笞責一千，收監再審，次日有張姓族長，控甲逆長酗酒，橫行不法，邑尊升堂先訊搶女案，甲一味支吾，又訊逆長案，甲仍不承認，官怒，喝令用刑，甲不能忍，盡吐其實，乃命立入木籠，發邑廟前示衆，遠近聞之，咸拊掌稱快云，

丹陽荒象　○丹陽自夏秋以來，農民望澤孔殷，久慨密雲之布，雖低窪之地，可戽塘水以灌，尚有

秋收之望，而高阜之區，久已乾涸無水，苗盡枯稿，今四處鄉民，紛紛赴縣呈報，邑尊與各紳耆，業經下鄉勘驗，轉稟上憲，想各大憲必將予惠斯民，弗使一人失所也。

爭織戕命　○金陵水西門內，月初有一鄉人，肩挑蔬菜，喚賣街頭，偶於秤菜匆忙之際，失去兩織一柄，瞥見丐首某，挾織而過，酷類己物，鄉人疑焉，因與之爭執，某云此織買自某肆，謂予不信，可同往一問，及至該舖，果對驗無誤，鄉人俯首無辭，而某則忿火中燒，以爲誣良爲盜，不肯干休，鄉人惡之，隨手一推，某竟倒地斃命，當由地保稟報江寧縣，邑尊親臨勘驗，果係跌斃無傷，飭地保妥爲殯殮，將鄉人帶至衙署，再三鞫訊，尚不知如何了案，容後探知，再行登報。

大蛇傷人　○潯陽德安縣屬，有閔山嶺，殊高峻，上下相距十餘里，本年夏有武童十餘人，道經其地，遇一大蛇，長丈餘，潛伏路旁，蜿蜒欲動，衆人見而裹足，股爲之慄，詎未旋踵而蛇已躍前，衆乃馳奔下山，其爲毆者一人，竟斃毒螫之腹，其餘至山下徧喚鄉人往救，莫敢從事，迨邀得二十餘人，始持洋鎗弓箭等物，登山擊蛇，遇於路，共擊之，蛇尾一麾，使傷一人，衆人益奮，直至箭滿蛇身而後斃，後鄉人舁至縣署，邑尊嘉其功，賞銀百兩，命剖蛇視之，見方死之人，形猶未變，腸中銅鈕甚夥，可知其食人已多矣，昔漢武帝潯陽射蛟，史册傳爲盛事，今該鄉人聚斃大蛇，爲行人除害，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舊金山華人總數　○美國定例，每十年挨戶查丁，核計總數，造册，知華人之寄居舊金山者，共八萬五千餘人，較十年前多三萬六千餘人，雖該埠土人屢下逐客令，而華人之至其地者，日多一日，可知利之所在，天下趨之，雖欲拒絕之而不可得也。

晉撫去思小誌　○晉省友人來函云七月二十二日晉撫曾沅圃爵帥由晉起程北上，晉人大有去思之感，紳商士庶以及農工行戶滿漢營兵皆恭送長生祿位萬民衣傘，不計其數，憲節出城經過街市，紳民則攀轅臥轍，舖戶則張燈挂彩，藉以恭餞行旌，且有以爵酒進者，爵帥因足疾不便下轎，祇在轎口鞠躬辭謝，轎前滿漢兵弁擺列二行，紳民等皆步送出城四鄉百姓來觀者數以萬計，懽聲雷動，宮保亦喜氣迎人，南門外香案擺至十里之遙，非深得民心，烏能若是哉，說見申報。

橋營，調至清涼山，城內督標左營，調至太平門外，雨花台一營，調至吳淞，又聞調至直隸山海關，其餘營盤，亦俱互相易地，此亦上憲未雨綢繆之意，原非有事於兵戎也，第編氓不察，好爲簧鼓，以致傳論紛紛，市面稍爲減色云，

江寧調營　○頃接金陵友人來函云，比來城內外各營盤，均有調遷分駐之令，聞漢西門外石城

大炮無雙　○德國近有博學士，新製大炮一座，專爲防守海口之用，身長三丈，孔高一尺四寸，重十四萬斤，炮架重九萬斤，炮子長五尺四寸，若用藏藥鐵珠則重一千五百五十四斤，每響須火藥六十六斤，此炮已開放四十一次，曾放至一千五百丈外，能穿鐵板厚二尺許，其勢力之大，可即此類推矣，

正誤　○本報六十七號載有江右神童一節，謂該童之父年屆不惑，始行婚娶，逾年而亡，遺腹生兒云云，其逾年而亡句，係本館一時失筆，未可憑信，因頃得潯陽友人來函云，該童之父去冬猶來本埠，今雖杳無音信，究不知曾否溘逝也，用特更正，閱者諒之，

題古香書屋雅集圖

怡顏書屋秋岩氏稿

谷陽山水鍾奇人，冲襟浩落湖海吞，酸鹹嗜好更出塵，圖書金石堆紛綸，高張兩眸鑒古真，時集知己同朝昏，滿堂唱和羅衆賓，不數鮑謝兼應陳，就中古趣世罕聞，胸次別自開乾坤，別開乾坤寫此身，一氣噴薄飛烟雲，吾昔訂交與論文，去秋又共燕遊輪，黃金倒篋不屑論，豪擲書肆搜奇珍，載歸秘本滿屋芬，招呼舊雨話夜分，昨踏申江來訪君，高齋花木蒸氛春，龍蛇四壁題句新，嗟我禿筆猶未焚，況耽狂醉酒霧薰，縱墨塗鴉笑殺人，○聚寶堂即事，○徐孺風度何飄翩，乘醉潑墨飛雲牋，白眼草聖不足傳，逸氣鍾自秦山巔，座中典豪李慕蓮，高懷疑是唐謫仙，一盃一盃鯨吸泉，薄宦久落西江邊，長身鶴立錢二泉，一氣噴薄吞雲烟，家富卷軸藏萬千，胡乃棄置來遊燕，朱公浩氣凌蒼天，浩歌三章筆如椽，鬱膠待續望眼穿，美人香草湘中絃，阮生長嘯幽憤箋，途窮不哭性更堅，洞天樓閣花影偏，此中佳境多流連，邵子岱生文筆妍，秀彩流溢何娟，娟宜稼堂中有象，賢厥弟仲尊相後先，痛飲往往頹山肩，肆酒爲座意更顛，胸次磊落超坤乾，賤子賦質尤拘牽，枯腸搜徧意索然，強隨諸子登華筵，醉歸草句夜不眠

燈謎　○道是冰人來了倩嬌娘權時廻避　打一字　呂奉先　打四書一句　偏有人焉侍予左側　打一字　小紅有志成眞士　打四書一句　投射照登　○小兒啼　打四書人名一　孺悲　閑靜居士金一水射　墜柝　打四書一句　更也　二女　打四書一句　遠佞人　羊脂美玉無瑕玷　打古人名一　白圭　頭梁金一水射

陝西考略　○陝西在　京師西南二千六百五十里、東西距九百三十里、南北距一千四百二十里、東與東北界山西、東南界河南湖北、南界四川、西南界四川甘肅、西與西北、並界甘肅、北則以萬里長城爲界、禹貢雍州之域、以雍名者、以其地位西北、陽氣雍閼也、周爲王畿、東遷後屬秦、戰國時、秦都咸陽、秦始皇幷天下、以京師爲內史、兼置上郡漢中等郡、漢高帝都長安、改置渭南河上中地郡、九年復爲內史、太初元年、改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置司隸校尉以統之、三國屬魏、仍曰雍州、晉因之、唐貞觀二年、分置關內及山南道、宋初曰陝西路、熙寧五年、分爲永興軍路、南渡後、陝西地入於金、元中統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二十二年、改爲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國朝初因明舊、康熙二年、移右布政使治甘肅、左布政使仍治西安、領西安、延安、鳳翔、漢中四府、興安一州、六年改左布政使、曰西安布政使、後又改曰陝西布政使、雍正九年、改榆林衛爲府、十三年改同州爲府、乾隆四十八年、升興安州爲府、而七府之數成焉、此外直隸州五、散州五、縣七十三、統計人民之數、約十兆有奇、額徵地丁銀一百六十五萬八千七百兩、考其全省形勢、東瀕黃河、有天然之固、南據漢水、得地派之宜、西連秦隴、與甘肅爲唇齒、北屆沙漠、以長城爲邊禦、洵山河四塞、扼險蟠踞之地、西安殷阜、秦以之興、所謂金城千里是也、次則鳳翔稍饒足、若涇安榆林、逼近邊患、原野蕭條、未可與西鳳同語、漢中襟喉巴蜀、蜀安則爲樂土、蜀亂則爲要衝、門戶固守、堂奧無虞、漢中者、向蜀之門戶也、　國朝分置、滿漢軍民、甘肅而外、是省最多、殆爲此歟、陝西省會爲西安府、三臺大憲、暨糧儲道、與西安巡道、皆駐節焉、其城自南北兩京以下、當首屈一指、週圍不止三十里、城門皆雄壯可觀、內四門、尤稱奪目、洵不愧爲古帝王居、明季、有民人墾地、得古碑於是城外、顏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亦崇教無私之一徵也、

陝西省
蒙古
陝西
山西
河南
湖北
甘肅
四川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月初九日　第七十號

大清光緒六年九月初六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 益聞錄

目錄

論婦女不宜入茶肆　諭旨恭錄　論人故復生　因火縱火續聞　公使出缺
湯壽翁　津沽近事　欽差閱操　俄事傳言　香港風患
吳中近俗　王孝子　蒙師創解　井底捉魚　哭母成巔
人財兩失　高郵修志　鐵筯盤復見　邪術自敗　鹽梟鳧遁
抽收釐厘　幼僧自盡　犬嚙長鑼　水手斃客　溫塘硫泉
美國植茶　弄瓦報喜　絕食續聞　童子善冥　吸煙傷人
測天新法　屋料創奇　探雪盦主人詩　續錄陝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周恒祺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請分別降革改教另補一摺山東臨淄縣知縣俞朝海違例派捐不恤民隱樂安縣知縣疏繼廣利心過重聲名狼籍寧陽縣知縣高陞榮信任捕役聽斷糊塗益都縣縣丞王日華官役一氣勒索多端嶧縣教諭蕭之楷任性妄爲舉動乖謬均着即行革職即墨縣知縣鄭聲鏘才欠開展約束不嚴寧海州知州孫愷元疲頓性成不知振作均着以府經歷縣丞降補霑化縣知縣胡允超性情柔懦難膺民社惟文理尚優着以教職銓選金鄉縣知縣周文冠人地不宜著開缺另行酌補以肅吏治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東城事務着榮桂去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南城事務着李璠着掌河南道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西城事務着嵩林去欽此同日奉　旨張凱嵩補授通政使司參議欽此同日奉　旨載英補奉　旨巡視西城事務着嵩林去欽此同日奉　旨張凱嵩補授通政使司參議欽此同日奉　旨蘇州織造仍着立山接管欽此授通政使司副使欽此二十三日奉

論人故復生

世稱伯陽、鳴山、杜夔諸人、去世已久、猝然復生、此皆本於神仙誌怪之書、逞幻憑虛、何足取信、惟泰西猶太史載藍雜錄與某孀婦子、既死復生、顯然入世、此二事屢經明人推考、從未斥爲虛僞、則信史具在、實可憑也、子今者不於已往之蹟求定憑、而特於未來之事參逆斷、何以言之、曰人無貴賤、無老幼、無智愚、無善惡、既入土以爲安、復再生而入世、是說也、驟聆之每駭爲謬談、而細推之反以爲至理、何則、從來勸懲之道、莫善於賞刑、果報之施、尤貴乎平允、是故聖王垂拱平治、未嘗不以黜陟爲先、乃人生斯世、兼具神形、神主也、形役也、一言一動之間、形於外者、無非主於衷、奚啻君命臣行、將令兵從、指臂相聯、影形捷向、雖神與形實有重輕、而或善或惡、無不合力以成事、夫既合力以成其善惡、自不應優此絀彼、令人魂受報於冥世、而此身則朽壞於塋塚也、今使有二人於此、同獲一連城之璧、並袂而獻諸廷、俄聞宣旨、召甲以賞之官、而乙則置之不問焉、又使有二人於此、同殺其鄰之子、或以告有司、而有司則曰縛一人以治其罪、其一人則宥之耳、如是之賞罰、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何也、及於此、未及於彼、非公道也、賞罰之不公、不足以爲國家之典法、而猥可以昭造物之至公乎、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比干之身、不應掩沒於泥沙、夷齊殺身以全其義、夷

齊之身、不宜腐敗於溝壑、桀紂虐民以樂其身、盜跖奪人以養其身、桀紂與盜跖之身、不當埋跡山林、頑然無覺、然則復生之說、謂非義理交盡之道哉、且夫古今來不少孝子慈親、勞人思婦、或望白雲而寄想、或倚閭閾而馳思、唱落刀環、情懷蹙砧、此無他、至情所契、不忍顚沛暌違也、然魂與身、起立與俱、憂樂相共、荏苒百年、不離瞬息、較之父子夫婦之情、猶勝遠甚、則一旦此升彼降、天壤相暌、吾意魂必慊然其不安矣、剝極則復、事有固然、窮極思通、勢且必至、則復生之說、又爲理數之當然耳、或難曰、六尺之軀、塊然入土、三寸之舌、敗爛荒坏、雖神魂常在、而軀幹不存、曷克聚纖埃而肌膚之、子應之曰、萬彙之奇、出人意表、能人所不能、方足窺大造之神靈、豈庸耳俗目所能測其萬一哉、

因火縱火續聞　○前報錄粵東教堂對門石廠失愼、本處士人挾仇滋鬧、幾釀巨變、刻接穗垣確音云、是日水龍救護到場、以汲引維艱、漸至口角、彼此擲石丟磚、已頗有受傷者、遠近人聲喧鬧、有聲稱盡滅客民者、有因而遷怒教堂者、當經四營將弁暨廣州府南海縣、相繼前來彈壓、無如朋人總不肯退、環擾如前、官弁各飭兵勇、燃放洋鎗、致霎時轟斃多人、甚爲可慘、是晚匪徒種火、幸官兵雲集撲救、得卽滅熄、十二日、官憲猶飭兵弁駐紮該處、以資保衛、刻下民情已安堵如常、不復如前惶懼矣、聞是晚城外西商、亦大受驚恐、當發小火船赴香港乞援、鎭夜未能安寢、旋經粵督張制軍照會駐粵各國領事、許其實力保護、并城內教堂、派弁保衛、一面將滋事爲首四人、訊明後、立卽正法、以安衆心、并經廣州府蘇太守出示曉諭、遍貼滋事地方告示錄下、廣州府正堂蘇南海縣正堂袁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法國教堂前石匠房、自行失火、百姓往救、石匠反與衆人口角、以致爭鬧、該民等如受有委曲、儘叫赴府縣控告、本府縣自能秉公辦理、何得聚集多人、希圖滋事、合行曉諭爲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務宜各安本分、毋得藉端滋事、致干重咎、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公使出缺　○本埠得京都信息云、西班牙駐華公使、于前月二十二日午後、乘馬出遊、忽爾下墜、被傷甚重、脊骨寸斷、當卽延醫診治無效、至廿五日早、溘逝於該公署、中外士商、聞此凶耗、莫不悼惜深之、

論婦女不宜入茶肆　雲間郭友松稿

男女之別，古人辨之極嚴極重，至於一室，至於一家，且有不得相雜者，禮言始於謹夫婦，辨內外，姑姊妹及女子嫁後，不得與之同席坐，不得與之同器食，禮內則八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其始男女卽異長，曲禮言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而左氏亦言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由此觀之，古禮之嚴重於男女甚矣，近自習俗相沿，概示通脫，其尤甚者，則莫如吳中之茶館，茶館非古也，古幷無喫茶名，自唐以來始有之，設有厲禁，至三品以上，方許喫茶，故民間以此獲罪，至呼茶爲草大蟲，後陸盧之徒典，在宋蘇黃米蔡，均有著述，言茶之妙，而茶馬便且設官榷稅矣，百種曲中，有茶叙茶坊之韵，至明人說部傳奇，尤多茶話之說，要之皆外於禮法者也，以男喫茶，且干禁令，而女子婦人可得而聽之乎，原其始不過好奇炫異，故張鎰贈陸忠宣以新茶一串，然張乖崖卽拔茶而植桑，上既好之，其下又安於息勞止渴，所費不大，於是羣習之，羣安之，然亦不過草棚寺觀，土鍋瓦缶而已，近自金閶一帶，恣爲駘蕩，其開設茶肆也，且百倍其工，富家所不必設者，茶肆得以用之，此已傎矣，然猶可曰糜費耳，無大慝也，自婦女入肆之風起，而人心風俗，不可問矣，夫古之婦女，一家一室，如此其嚴，今之婦女，或市或肆，如此其雜，至其列座言談，銜盃道故，聞諸耳而不可掩，見諸事而不可泯者，非我輩所欲道也，第此風一開，則秦淮之行，無事於掩飾，媒餌之說，卽決於須臾，儘有積資數年，辛工半世，一爲若輩所攝，遂至末路可憐，亦所在皆是，洵可痛也，昔在釋老猶以爲言，陰縱其戲嬉之私，陽亦嚴情欲之戒，亦以男女之別，萬萬不可無也，太西之學所以克己者多矣，輕世金書，七克諸作，龐迪我何等言之，而男女一關，尤極險惡，故七克云，淫念如火，人心如薪，若如茶肆之相錯，猶置火於薪，慾濕居下，豈不大可笑哉，豈不極易陷哉，今既設有厲禁，而或習俗移人，玩視如故，又有挾心中無妓之說，以及既藉鑪旁，女丸市上，種種飾說，可以欺人，極知是言之不順人情，不敢不言而大逆法紀，業是者過卽速悛，染是者足不重入，庶未能還禮經之舊俗，亦何不遵律令之新頒已，

津沽近事　○析津消息云，西門外營房，四圍繚以周垣，佈置極爲嚴密，刻因稍有坍損，奉營務處札飭興修完整，限十日卽須竣工云，又曾沅圃鮑春霆兩僉帥，於前月二十二日先後到津，鮑帥所部霆軍二十營，刻已由輪船載往北海駐紮，聞有九月朔到防　論旨，故此次鮑帥由楚南倍道而來也，若曾九帥

則兵權較大營伍亦多由保定乘舟水路至津一路軍容焜耀舳艫相接文武員將迎送之轍尤不絕於道抵津後水陸隊伍恭迎憲旌聲炮致敬耳幾爲之失聰聞行踪小住與李傅相面商一切後將取道同往山海關扼要分紮以備不虞刻下曾帥暫住河北吳楚公所鮑帥在東門內權作行轅云百戰宿將一時並集而戎容之壯盛兵校之驍勇爲軍典後所僅見津人覩此尤嘖嘖稱道大有色舞眉飛之概也

欽差閱操　○欽差巡閱長江水師前兵部右侍郎彭雪岑宮保由長江巡閱繞道來滬至吳淞口查閱炮臺暨海防兵輪船操演陣法於前月二十六日行抵吳淞本毕關道憲暨文武印員乘坐小輪船前往恭迎操演竣事即來滬上由小東門登岸乘輿先至會審公廨隨即進城拜客後又至製造機器局聞已於月初啟節離滬矣

俄事傳言　○中俄近局邇日未有要聞惟微調絡繹將帥紛紛北上此亦備豫不虞之意未可據爲失和證據而外間頗有惴惴警懼之色开妄傳中俄已在邊陲開仗矣皖豫各省壤地偏僻傳說愈紛若本毕爲中外南北總滙反無緊要消息即都中日來亦渙然冰釋到處有承平景象惟上月間召見軍機大臣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寶張二公論者以爲會議機密軍事也然亦臆度之辭憶前閱西報述曾襲侯于西八月初一日隨帶隨員十人西譯二人一併抵俄俄國當道待之以禮頗有殷拳之意則和局定能相與有成已西報又言近日都門信息謂刻下總署王大臣議洽一外洋公使專爲中俄兩國力主和議共襄敦槃盛會是則傳疑之論非本館所敢深信也總之中外商民望和之心逾於望歲第據各路傳聞暨華英日報諸論列似可不致驟啟衅端而籌防徵調乃軍國之常無庸過滋疑慮也拭目望之

香港風患　○上月十九日港中驟患颶風上午天色晦暝風雨針下垂甚速司風者發炮一聲以示警備泊港各火船均預作避風計至晚九下鐘狂風怒吼大雨傾注海水冲入沿海屋內兵房外之洗澡房爲風摧毀兵房埔頭亦幾傾倒各橋木亦搖動有聲海旁諸篷廠蕩焉無存樹木亦間有連根拔起者煤氣燈爲風吹滅其氣管亦幾吹斷海旁街道水深沒膝瓦片吹擲滿街傷人甚多救生會同人援救倍覺出力至夜深尚露立水中云

湯壽翁　○崇明上沙有湯姓壽翁者，名樹德，年八旬以外，而矍鑠如五十許人，年弱冠，掇甄芹，有聲校庠，垂老猶手不釋卷，品優學湛，卓然爲鄉里完人，士林中尤欽爲老成型典，經前邑宰曹明府，薦舉孝廉方正，大吏彙摺奏　聞，里鄉無異辭，去歲重遊泮水，適逢大比，　恩賜副貢生，本年八月二日，值翁誕辰，慶賀之盛，豔稱一時，席散後，凡門生小子，各抽毫撰擬，爲先生壽，計詩文散駢，裒然成集，是日先生樂甚，各贈筆墨有差，其繞膝幼孫，尤雄於文，幾乎有跨竈之譽云，

王孝子　○王孝子者，崇明人，乞而能孝者也，貧不能娶，有老母年周甲，病癱瘓且十年，孝子乞而歸，奉養甘旨，無少缺，承順顏色，雖世家子弗啻，而顧出於寒人子，人以是多之，事聞於前宰顧公，訪之信，給匾曰，是爲能養，以旌其孝，復賜洋銀十圓，以賙其貧，邑中紳士，且出募啓，擬糾資爲孝子營茅屋數椽，以蔽風雨，諒必有慨然簽助者，蓋所以維風教，激薄俗也，噫，孝，庸行也，輒近中多有不堪問者，如王孝子，其可數數覯乎，

蒙師創解　○崇明中沙有顧某者，去歲應童子試，蒙前學院取爲舞佾生，以額滿見遺，未得附庠，試罷歸，其抑鬱牢騷之概，幾至無以自遣，日久漸有癲戇之氣，對影喃喃，向空咄咄，嬉笑怒罵，頃刻異致，設蒙館授徒，劬口講解，督教，仍如平日，惟日暮放館，必撫膺痛詈一次，以爲常，積久相忘，人亦勿之怪也，一日有某生過其齋，値顧講解四子書，聲徹戶外，因止步聽之，其言曰，魯論五十以學易句，大註五十作卒，非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故五十宜讀作如字，又孔子用魯，齊人歸女樂，此叔孫武叔之詭計也，蓋武叔深惡仲尼，嘗毀之于朝，又深恚魯用孔子，故假手于齊，令齊人用反間之計，而逆料桓子之必受也，又鄉黨記庋焚，其焚也，人火之也，其人爲誰，蓋少正卯之黨羽也，少正卯被誅，其黨欲復讎，疑孔子尚未進朝，故得縱火以焚之，而不虞孔子已至朝矣，孟子去齊宿晝，有欲爲王留行者，而姓氏不著，愚按是人即王驩所使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積憾已久，故方其未行，多方排擠之，及其既行，又使一人隱其姓氏，佯爲挽留，設孟子去志未堅，則反唇相譏，勢必斥其干澤，鄙其行道，而仍不之留，使孟子慚顏以去，藉雪其平日之恥云云，某生乍聆之，覺創解之中，足解人頤，幾疑其別有娜嬛秘籍，舌撟然而不能下，退告同志，無不鼓掌，而歎會心人固

自有妙解也、

井底捉魚　○崇沙葆鎮東南隅、有施姓、聚族而居、閭家人口十餘、上月間、因秋暑溽蒸、大半感患時症、奄臥牀蓐、乃邀素通醫理、兼善巫術之某、來家診疾、并請治鬼、某至、不問疾、但徧視其廳廊房舍間、咤曰、是宅有黑魚精作祟、盤踞庭心井底中、歷年已久、今日當擒治之、宅中諸病、均可弗藥愈也、施乃令家人輩、汲井水務盡、繼某下、果獲大黑魚一尾、施喜其言之不爽、延某上坐、擬重酬之、某亦自鳴得意、趾高而氣揚、昂然曰、此固君家之幸、然微余力、則此魚魄力已大、恐難驅制其死命也、坐甫定、有欵門入者、老漁也、問某先生在乎、曰在、曰、頃於路隅、賒去黑魚一尾、計青蚨四十、可速畀予、施聞言、大怪之、始悟井底之魚、即某袖來拋入者、因斥其詭行詎財、辭色俱厲、家人輩尤變喜爲怒、伸臂弄拳、某乘間乘車而逸、老漁之錢卒不獲、仍以原魚擲還之、遠近哄傳、靡不掩口、

哭母成癲　○臨澤友來函云、本城東鄉有余姓女、嫁同邑王姓、已數載矣、上月間、余母因病身故、耗聞于王、余女即慟哭失聲、異常哀毀、星夜偕夫壻奔喪歸、母屍已因暑成殮、寄殯於野矣、女即匍匐往殯所、一慟氣厥、昏迷若死、半晌始甦、由是驟患癲癇、口中常呼咄咄、家中氏族均莫辨爲誰何、其父與壻、爲之延醫診治、未見寸效、因令其壻先歸、而閉女于空室中、或俟其痰氣稍平、疾當自愈也、鄰里多有哀其得症之奇、而羣呼曰孝女孝女、

吳中近俗　○吳俗信鬼、幾成結癖、而婦女輩尤甚、自升撫譚公去任後、一時琳宮紺宇之中、鐃鈸大振、簫嫗邨姑之輩、瞻拜成行、幾如旱之逢霓、癢之得搔、各處佛會、較前益盛、而朝山進香之舉、尤絡繹於山程水驛間、穹窿山前雖封禁、今已重開、石湖串月之戲、畫船簫鼓、徹夜喧嘈、北寺塔燈之盛、不減往年、此外各廟、無不有久涸遇潦之概、僧道既嗜利而藐憲章、民俗又好鬼而違禁令、爲民上者、正未易躊躇滿志矣、

高郵修志　○高郵州乘、兵燹後二十年來、迄未修葺、亦闕典也、自何鐵生侍御出宰維揚、蒞任後、即通稟各憲照准、札飭所屬州縣、集資設局、重修志乘、凡忠孝節烈、沿革興廢諸事、悉行編纂入籍、以垂久

遠而資稽考，刻經州尊金刺史元烺，會同兩學籌欵開局，聘請文學之士，纂修發刻，洵善後之要舉也。

鐵筭盤復見　○鐵筭盤之術，多係江河亡命，習之以騙人財物，素爲居民切齒，雖長官設法嚴禁，而此風卒未之絕，高郵來信，謂該境近有操楚音流氓數十人，遊行街市鄉僻間，一日，至某尼庵持强索錢，尼無以應，堅索益甚，得錢三百而去，晚間開箱取物，已失去洋銀兩元，香客寄存銀釧一雙，銅錢八千文，該庵老尼，即喊稟州署，金刺史立飭捕搜拿，獲其兩人，各責二百板，嚴逐出境，聞鄉間被其筭去財物，尚有數家云。

邪術自敗　○高郵有范某，年方冠，向習手藝，後隨師巫遊，遂盡得其邪妄惑人之術，詭言能治疾病，起死回生，人頗有信之者，獲財亦不薄，遂多方蠱惑，冀以此道致暴富，會有卜姓者，因子患險症，勢將不起，惑於鄰佑之言，延范來家看治，范慰之曰，是兒之疾，三日可全愈也，但須召請某神，及香金費用，非青蚨十六千，不能成事，先付半價，病愈補送可也，卜窘甚，似嫌索價之奢，謂范曰，設疾不愈，將奈何，范謂經余如法治之，無勿愈者，設有不測，除將原數奉繳外，并可爲令郎披蔴穿孝，而余亦棄業不爲人治疾矣，卜見其言辭堅決，遂允之，如數措付後，而其子一夕暴卒，卜痛恨交迫，挾范歸曰，言猶在耳，子復何說，并擬送官窮治，後范願豐備衣衾棺木，計用去錢六十千，而卜餘痛猶未已，發紛之曰，范枌孝子，全身蔴白，送柩入窆，臨穴再拜而去，一時傳爲笑柄，其術遂一敗而不可振。

鹽梟鳧遁　○高郵北鄉王營鎮，有某甲，向業私販，積案甚多，州中緝訪，卒莫得其蹤跡，捕役屢遭嚴比，仍無從弋獲，一日該役適因公下鄉，見某甲弛擔橋上，役謂予受苦屢矣，不期於今日見之，殆爾命該絕耶，直前欲扭其胸，甲見勢不佳，急躍入河中，沉沒水底，時觀者如堵，咸謂甲必斃矣，良久不見浮起，而役亦頗滋疑懼，且恐其竄之報復也，逃避入城，距甲素精鳧水，頃間奮躍入河，即於水底遊行至二里外，始出於水，比晚，復至原處荷擔以去，人多以爲異。

輪船裝赴金陵　○上月二十七日辰刻，鎮江西門大街，同源錢莊派夥押運銀洋叁千元，搭怡和長江輪船，裝赴金陵永豐錢莊，適輪船將抵埠，即着棧司兩人揭抬銀箱，至江邊義渡碼頭，再雇小划，駁上輪船，

及將划近怒船、忽船身偶一欹側、店夥及兩棧司、并划船水手、暨銀箱、一併落水、船亦掀翻、當時援救不及、打撈無著、惟有臨江浩歎而已、後經同源莊東、商請楚北划船水手、定撈屍首四具、銀箱一口、言明酬洋陸百元、先付定洋三十元、如其打撈無踪、則餘洋不能照給、限期以三日爲準云、

幼僧自盡　○琴川南門外有蕊香庵、住持僧名堅安、卓錫是庵、歷年已久、素無客僧寄居、蒲團坐破、閒其無儔、而年齒已邁、漸有衣鉢傳薪之志、於兩年前、招留石牌庵幼僧一名、取號凝觀、師徒尙稱相安、本年中秋節、其徒拖欠店賬錢十有餘貫、皓月將圓、囊空如洗、且又懼爲師所覺、竟于十四日晚、潛吞生烟自盡、望日辰猶未起、入房視之、尸已僵矣、其師爲之買棺成殮、如出家禮、殆所謂願入清淨場、脫離煩惱海者也、然而愚甚、

犬嚙畏鑼　○閩漳近聞云、澄邑太武山麓、有民家畜一犬、驟病瘋、狂竄不定、見人狺狺欲噬、其家人以此犬舉止雖異、尙無傷人之事、亦不爲異、秋間、有家中幼孩、年纔五齡、閒要廳事、忽此犬突出嚙其足脛骨、見血、兒狂啼、犬始遁、乃多方醫治、閉置內室中、至三十餘天、傷痕已愈、惟閩俗據稱被瘋犬傷者、忌聞鑼鼓聲、須靜避百日後、方可出外、是日幼子以行步如常、漸至門首玩看、適聞鳴金而過、是兒卽發狂癲、聲似犬吠、一夕而殤、噫、異矣、瘋犬傷人、聞鑼何害、乃嚙痕既平、而鑼聲偶警、卽發狂死、是殆別有故歟、

水手斃客　○閩人陳某、籍隸漳郡、而經商外洋、上月間、搭某行輪船回華、將抵厦門、海洋風浪甚惡、且又時値夜半、忽腹中作轆轆聲、急欲如厠、因懼風濤、不敢由暗中行走、卽在船旁解遺、突遇水手、斥其不應汚穢工作之所、卽飛足踢中要害、頃刻而逝、船主欲投屍於海、經衆華人力勸、始於天明抵埠後、抬屍登岸、報請關憲詣驗、刻聞已照會西國領事、飭該輪船主、交出水手、聽候鞫訊矣、

温塘硫泉　○豫章撫郡西門外十餘里、有邨名温塘、邨外有硫泉穴、卽温塘之名所由來、其水溥溪不斷、無旱潦之患、以故遠近稻田數百頃、賴以灌溉、輒獲豐稔、全郡稱爲上腴之地、泉水兼能治疾、內外襍症、汲水濯之、每得奇效、負器來汲者、絡繹道左、不遠數十百里、而是泉之名益著、所尤奇者、冬煖夏涼、殊快人意、若嚴冬則泉水竟如百沸湯、洗濯既資綏汲、雞鴨并足燖毛、洵可喜也、據土人云、古有浴房二所、臨

泉之側，分男左女右，世遠年湮，故址遂廢，惜無好事者，重新建復，或亦牟利之一術也。

**抽收膏厘** ○粵垣近有職商陳良祐等，遞呈督轅，承辦抽收烟膏釐金，闔省試辦五年，願繳厘項銀一百二十萬圓，已奉張制軍批飭厘務總局，會同布政司會商詳核，擬擇日開辦，說者決其弊多而利少也。

**弄瓦報喜** ○西班牙國有急電遞至港中，言本國王后于西前月初七日，誕生公主一位，飛電傳信，喜溢眉睫，小呂宋國各國領事署，均升旗鳴賀，海舶尤懸燈列幟，歡呼雷動，聞原配王后，已經殂逝，新設幄者，乃繼體之王后，大婚方及一載云。

**絕食續聞** ○美國醫士笪乃爾絕食四旬，已列前報，茲又得法京來報云，笪絕食至第四十日，身冷如氷，僵臥如屍，惟首面尚溫，而氣息仍奄奄不絕，一過四十日，笪即食桃子一枚，爲其素所酷嗜之物也，至他物則皆不能吞咽，乃以清水入乳漿中，逐漸飲下，方能復蘇，則笪雖未殞命，而危殆極矣。

**童子善筭** ○法國日報云，數月前，有人率一童子至，年約十一，面目殊形靈慧，問之，則曰此意國人，善心筭，雖億兆巨數，不持籌而霎時計就，乃日有人試之，果毫釐不爽，由是聞風而至者，接踵比肩，莫不爭先快覩，日者于某公所，秀士滿座，人有出三百萬零二百四十九之數，令童子以二十四萬零七十三之數成之，并限以二分鐘，童子乃凝神壹志，仰首觀天，未至二分鐘，即報曰，總數若干，後有人如法計之，果合如符節，有醫士探驗其首，並無異狀，惟額處較出耳，此亦見造化之奇，非人力所能幾及也。

**吸煙傷人** ○西報言合衆國人，近年多喜吸食捲烟，幾至十人而九，終年薰灼，肺腑受傷實多，往往成病，醫治不效而斃，經國家醫生，考驗得通國中因吸烟患病致死者，每年核計，有四萬六千人之多，而嗜此者猶不知戒，曰，吾愛其烟雲吞吐，味美於回也。

**美國植茶** ○茶之利，向惟中國獨擅之，自各國通商以來，海關貨稅，尤恃爲出口大宗，近數年風氣略移，外洋亦多有分其利者，始而印度仿種，繼則日本亦試植之，頗聞印度所產之茶，色味較中國尤佳，利權外溢，深可惜也，茲閱西報，載合衆國舊歲由樹藝局發出茶秧五萬株，令國中試植培養，刻聞已栽

種得活、察其土地、亦頗相宜、將來推廣播種、必著成效、竊爲中國之業茶者慮之、

測天新法　○泰西天文家、每謂天半空氣、輕清太過、不利呼吸、乘氣球而上者、其升愈高、致死愈速、今知此說實不盡然、阿斐利加洲有高山直量高一千九百五十丈、英人名文彼者、亦天文士也、鼓興而凌其巔、始而覺肢體疲弱、氣鬱不舒、知被困於空氣、迨閱半時許、則快爽適常、精神抖擻、較在平地時、尤加恬適、因幕居山頂至二十八點鐘始下、著爲新說、俾測天之士、弗終狃成見也、天下事非身歷而細驗之、不能得其奧窔、亦曰諒哉、

屋料創奇　○有美洲人新剏製造磚木之法、洵匪夷所思也、法以木棉之屬、凡敗絮破衣、廢棄無用者、撕碎揉爛、入機器、製作磚、用錘力搥之、俟其乾、則堅硬如石、鑿之不破、火之不燃、用作築墻塡砌殊堅固、且能禦火、又用麥桿柴、如法製爲木、能供樑柱之用、堅緻不減夫棟、且比尋常木植、着火較難、今將二物合建房屋一所、核其工價、竟與木石所成者、值廉三倍云、創造者固設想非非、來觀者咸稱道嘖嘖、用溥費省、其利益爲不淺矣、

投射照登　○厘毫絲忽　打四書一句　小數也　顚倒農山侍坐賢　打四書一句　末由也　已　一個兒全身縞素一個兒半臂輕紅非是同心姊妹如何共事郎君　打四書一句　二女女焉　查小平射　道是氷人來了倩嬌娘權時廻避　打某字　張士琦越中散人烟霞居士同射　偏有人焉侍于左側　打俄字　小紅有志成眞士　打四書一句　女爲君子儒　越中散人烟霞居士胡笠夫同射

詠桂四絕　○金風吹下一天香散入園林雪意凉屈指蟾宮攀未得幾番零露濕衣裳　最是晶牕獨坐時樸來鼻觀惹吟思小山倘有留人處好向花前醉一巵　故園消息近如何明月秋庭寄興多試問茆盦誰作主滿林秋意亦婆娑　濃香如許氣偏清又値枝頭雨乍晴惆悵秋光孤負久擘箋聊復寫花情　白菊　鉛華洗盡倚籬東桃李紛紛一笑空倘遇王家人送酒是花是客兩朦朧　紅菊　故將脂粉染丰姿別有穠英艷入時不向上林爭富貴高人風格總矜持　黃菊　獨先姹素與嫣紅古致翛然迥不同月令一編開色相至今金掌冠秋容　紫菊　競傳魏紫領羣芳誰識陶家有艷粧甘谷樊川風景好秋

容端不讓春光

續錄陝西考略　○西安新志云、西安依山爲城、地勢雄壯、洵邊隅之拱衛也、府城南偏西五十里、有終南山、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禹貢謂爲終南卽此、唐韓愈有南山詩、太乙山、在府城南七十里、縣亘秀特、上薄雲霄、唐王維詩云、太乙近天都是也、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因是得名、下有溫泉、其淸徹底、不火而熱、又有始皇陵、護以內外二城、內城周五里、外城周十二里、遺址俱存、項羽黃巢、皆嘗發掘、詢之長老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虛塚耳、太華山、卽西嶽、在華陰縣南一十里、石壁峭直、天然瘦削、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峰、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勝、韓愈嘗鼓勇而上、及下、則心悸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永訣、邑令乃白計勸之、然後下、其最高之峰、名落鴈、太白登此曰、呼吸之氣、相通帝座矣、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一問靑天耳、太華之西有少華、或名小華山、其上木多荆杞、獸多作牛、鳥多赤鷺、山嘗自摧、被害者衆、今亂石猶存、武功縣南九十里、有太白山、上恒積雪、望之皎朗、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蓋極言其山之高也、岐山、在縣治東北一十里、其峰高峻、狀若巖柱、故亦名天柱山、禹貢導岸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皆此、寧羌州有龍門山、中敞大洞、下漱淸泉、夏懸水簾、冬凝氷柱、蓋亦一名勝也、又有金牛峽、一名五丁峽、秦惠王謀伐蜀、患山隘阻、乃作五石牛、每旦置金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進兵滅蜀、宋胡曾詩、山嶺千里擁蜀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患何由得并吞、若論本省大川、則東有黃河、自北而南、順流急湍、八百餘里、至朝邑縣界、直折而東、入山西浦州府境、北有無定河、卽古圖水、因潰沙急流、淺深莫定、故更今名、中有渭河、出自甘肅渭源縣鳥鼠山、東流入陝、直如一矢、不下七百里、卒達黃河、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言其利也、南有漢江、發源自沔縣幡塚山、始出名曰漾水、卽禹貢所謂幡塚導漾、南合沔水、東流爲漢、又東至湖北漢陽府會大江、他若澧水鎬水、大雅傳其名、漆水洛河、禹貢記其蹟、曲江池、在西安東南、漢武帝鑿、每賜宴臣僚於此池、備綵舟、惟宰相學士登焉、寶鷄縣有磻溪、相傳太公曾垂釣於此、得一魚、腹有璜玉、文曰、周受命呂佐、凡此皆以勝迹傳名、實與疆域輿圖、毫無裨益、故紀之闕如、余無憾焉、

探雪盦主人待定草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月十六日　第七十一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九月十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張良借箸論　諭旨恭錄　論畜魂
宛肝殞命　解漁家樂　馬皮祈雨
經中被責　潯江又風　章江火災
毆斃茶博士　名吏判辭　譜系逸名
高使至日　海防述聞　高麗商局
海門樵水主人詩　美舉總統　帖式辯正
晉省聖堂小誌　領事溺死
邪教怪誕　北邊匪聞
大火駭聞　常昭報歉
巨蛇述異　禮懺遭焚
高岸爲谷　華僑樂國
玉田氏詩　怡顏書屋詩
續錄陝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幫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八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御史劉治平奏風聞戶部各庫有勾串辦公衙門折價開銷冒領分肥等事銀庫挑取庫兵時不惜重資互相頂替有甫經挑取爲人搶去者竊其情形必有與書役勾串偷漏等弊請飭查究等語着該督各堂官督率司員嚴密訪查一經發覺即行從嚴究辦以剔弊端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降調順天府府丞王家璧遣抱赴都察院呈訴前在奉天學政任內提用考試經費一節將軍銘安所奏與前次函咨不符等語當經諭令潘斯濂確查具奏茲據查明奏到此案王家璧因考試加提生息銀兩致滋物議實屬辦理不善業經降調着毋庸議至銘安於王家璧加提息銀時因碍難阻止當即咨覆飭司發領前後咨奏亦有不符銘安着交部議處欽此同日奉　上諭順天府奏請賞給普濟堂米石一摺本年秋成減收糧價未能大減窮黎生計維艱普濟堂功德林兩處粥廠自應先期開放所有恩賞小米三百石加賞小米五百石均着照例賞給另片奏援案請賞給蘆溝橋粥廠及資善堂煖廠米石各等語加恩着照所請所有蘆溝橋粥廠粟米四百石資善堂粟米三百石均着照例撥給以惠窮黎餘依議欽此九月初三日奉　旨此案着交周恒祺督同臬司親提人証卷宗秉公研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民人郭天澤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初四日奉　旨這辰字圍着隆慶監射奎潤較射宿字圍着本格監射許應騤較射列字圍着景壽監射恩麟較射張字圍着吉和監射朱智較射欽此同日奉　旨這監射辰字圍着文綱去宿字圍着徐克剛去列字圍着阿彥泰去張字圍着蕭韶去欽此同日奉　上諭此次恭送　穆宗毅皇帝　聖容　實錄　聖訓　玉牒　冊　寶前赴盛京除綠營官兵照舊例派出外護軍統領前已派出恩全仍着酌派京護軍校帶領護軍二十名由京城恭送至山海關再行回京並派盛京副都統謙德署禮部侍郎綿宜帶同該處派出官兵先期起程迎至山海關敬謹送至盛京以昭慎重岐元等仍照舊例出郊跪接不必遠迎至派出乾清門侍衛一切應得之項着照大門侍衛一體給與護軍營官兵計日應得路費銀兩馬匹等項着照行營圍兵之例給與至此次隨往之官員兵丁夫役人等着世鐸隆懃恩全妥爲約束毋許稍有擾累其按站住宿處所官員等如有令地方官預備公館需索供應者該王等據實參奏並將該地方官一併參處事竣後並飭令同日進城毋許逗遛恭請　玉冊回京之日仍着隆

勳沿途彈壓一體辦理以昭嚴肅欽此同日奉　旨盛京副都統着富陞調補山海關副都統着謙德調補

欽此

## 論畜魂

佛者之說、一切衆生、皆入輪廻、相生不已、往復無窮、是謂畜類之魂、卽生人之魂也、此謬妄之辭、業已再四闢之、無煩贅及矣、然則畜果無魂乎、曰否、惟畜有魂而不與人魂相媲美、亦不能脫然而獨存、故附物則生離物則散、其爲用也生長形軀、其爲功也藉資知覺、而其所以爲知覺者、可驗之於三、一曰物有有形而無生者、土石是矣、物有有生而無覺者、草木是矣、有形無生、則間其無聲、塊然罔覺、有生無覺、則挺生雖有向榮之象、去住究無自主之權、此皆品物之至下者也、若夫翔於林者爲鳥、泳於沼者爲魚、走於壙者爲獸、蠢於坯者爲虫、時而奔逐東西、時而叫囂南北、意之所之、無往不宜、昔人云萬物靜觀皆自得、洵非虛語、試觀其或戾於天、或躍於淵、向之上下有殊、而其易地則一也、或日行千里、或日行百步、行之疾徐各判、而其前往則同也、然同此官骸、依然羽翼、而一經氣絕之餘、則遺棄在地、寂無運動、不特呼之不復至、抑且撼之不復行、此以見畜類之生、賴有魂焉陰助之也、二曰鳥獸與人、形體雖殊、而五官相似、故平時則抖擻以取樂、櫻疾則嗒喪而若失、饑雀覓食、倦鳥投林、徬徨夜走、犬見之而必嗥、植篙波心、魚見之而知避、雞司晨、鼠守更、中外原無二致、蠶吐絲、蜂釀蜜、千古莫或更張、無知鸚鵡、能效人言、馴狎家禽、自堪卵翼、若此類者、每習見以爲常、迨一經細察之、而殊覺其奇異、設非有附身之魂、安能變動運行有如此哉、三曰大造之生物也、必因其類而與以資生之具、亦視其物而畀以趨避之方、故龜有甲、象有鼻、所以護身也、蛇有螫、牛有角、所以遠害也、尤可奇者、怒鷹下翔、而雞雛遠遁、狸奴躡影、而穴鼠紛遷、驚弓之鳥、不待再彈而先颺、漏網之魚、未及垂綸而已去、牛過屠門、兩行落泪、蛙當捕捉、雙足抱頭、雀知恩、獺知祭、居然揖讓之風、烏反哺、羊跪乳、儼有倫常之理、鴛鴦凡鳥也、而夫婦之情偏篤、蜂蟻微蟲也、而君臣之分獨昭、虎狼猛獸也、而父子之情殊切、推而至於忠犬保家、老馬識路、種種利人益人之事、尙難悉數、豈無魂也而能然哉、嗟乎世人惛昧、不思造化之奇、試一再思之、有不得不歎爲神妙莫測者、

## 晉省聖堂小誌

○太原府之東北隅，其地名後山，亦名西嶺，叠嶂層巒，林木蓊翳，誠一佳勝地也，山之麓有聖母堂一座，建自何時，已莫可攷，相傳爲秦西閔大司牧創建者也，後乾嘉間，聖教叠遭窘難，本處教民自行拆毀，厥後梅司鐸敷教是方，仍依舊址建復，歷年既久，風雨摧殘，殊無以肅觀瞻，復經赭寇蹂躪，鶴唳風聲，一日數警，其時杜司牧避居此山，朝夕祈求，願賜平安，即行修葺，未幾果獲免於難，爰是鳩工修造，規制較前更崇，不數月落成，遠近仰沾 聖母仁澤者，不可以數計，至同治季年，江牧蒞任，仍以堂址隘淺，擬再展拓，乃委高司鐸若望，董理其役，屋宇鱗排，堂基大擴，復於堂側建鐘樓一座，煥然聿新，來堂瞻禮者，益深仰止之思，而感仁慈於無既云，經司鐸田公文都，撰文泐石，以爲碑記，爰撮碑中大畧，而誌之如此，

## 領事溺死

○西班牙駐滬領事官架拉依，辦理交涉事件，向稱和衷，官商樂與共事，月之初八日下午，適有本國兵船進口，架君棹舢板登舟，晤談公事，比其反也，由浦灘東洋公司碼頭登岸，失足墮水，猝遭沉沒，經繙譯官渥君，立雇舟夫打撈，直至十一午後二下鐘始行撈起，即日成殮，聞嘉君存年祇三十六歲，年富力强，方期大用，不意俄頃之間，危機已伏，在滬西商，咸悼惜之，

## 張良借箸論

樂壽時雨軒主人龍山氏稿

古來智能之士，爲其君決大議，定大事者，善觀時勢而已矣，昔陳涉之發難也，張耳陳涉餘說以立六國後，自爲樹黨，與秦益敵，其謀曰，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强，及酈食其謀撓楚權，請遣人立六國後，似亦祖張陳之故智耳，獨張良以爲不可，曰臣請借箸籌之，夫張良，固以先世相韓而欲盡忠於韓者也，設從酈生之計，維時韓王成雖亡，求韓後而立之，借漢力以償報韓之心，計無便於此者，而顧不以爲然，此其故安在哉，亦以漢之時勢，與陳涉不同也，蓋陳涉起事之時，未及數月，秦方當全盛之時，涉將謫戍之衆，勢尚微弱，秦力未衰，而其勢昌熾，涉即不立六國後，若齊田榮魏王豹諸人，亦不能禁其乘間竊發也，及其未自立而立之，以歸德於我，烏乎不可，若漢與爭天下者，獨一項羽耳，羽坑降卒，屠居民，燒咸陽，而漢約法三章，仁不仁各殊也，羽弒義帝，負天下之大惡，而漢爲義帝發喪，義不義各別也，羽力雖强，實非漢敵，若復立六國後，語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使英雄得借以爲資、能保天下必歸漢乎、後日韓信在齊、蒯徹武涉皆說以三分天下、今六國各得立、能保蒯徹武涉、不以說韓信者說之乎、且項羽已滅、終高帝之世、反者猶九起、況項羽未亡、而或以威脅、或以利誘、能保其不反漢而爲楚乎、此張良所以善觀時勢而不得不言也、石勒使人讀漢書、而已臆斷之、聞酈生之謀、愕然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知張良借箸、乃曰、賴有此耳、英雄所見略同也、宋太祖以盃酒釋將帥之兵權、南唐請和、曰、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鼾睡、與張良慮患之心、如出一轍、可謂智矣、仁宗景祐二年、詔錄五代及諸國後、石介諫之、其亦聞張良之風而起者歟、

解漁家樂　○世動謂漁家樂、人非盡漁者、焉知漁者之樂哉、嘗試解之、凡人有所求、求於可知之地者易、求於不可知之地者難、操必得之權、而快然以求之者易、不操必得之權、而漫然以求之者難、漁者所求惟魚、而求魚之地、則在水、水其不測者也、魚其善游者也、水之中有魚乎、吾不得而知之、無魚乎、吾亦不得而料之、其吞餌而來乎、吾非能招而致之、其觸網而逝乎、吾非能刼而留之、而漁者一身一家之飽暖、飢寒、率以得魚之多寡爲斷、設以世人患得患失之心處此、吾知其憂方大矣、何樂之有、乃彼方且沽酒烹鮮、呼明引類、其視身家衣食之資、若漠然無動於中也者、惟心無係累、故能樂耳、知此意也、焉往而不樂、又何羨乎漁家、

樊孝廉玉田稿

馬皮祈雨　○北直每遇旱歉、各鄉邨集、率衆祈雨、名曰賦馬皮、又名旱保、然馬皮亦有眞假之別、設天久不雨、禾苗枯槁、村衆焚香祈禱、卽有一人魔附其身、形類顚狂、或持械舞躍、不避鋒刃、如是謂之眞馬皮、亦有閭村斂錢、雇一人裝作馬皮模樣、則謂之假馬皮、本年秋間、河間某邨衆議祈雨、挨戶湊齊大錢二十千、欲召一人以爲馬皮、有某少年歆其利、欲毅然爲之、歸而告諸母、母以孀居半世、祇此一塊肉、不肯令其躬蹈危險、某大恚、而貪利之心愈熾、乃背母手持短刀三柄、直赴附近觀音廟祈雨、將兩刀分插兩臂、一刀陷入頭皮、鮮血流溢、長跪不倒、如是者三日、而驕陽赫烈如故、至今旱災較他處獨重、曾不知馬皮之價、果否入彀、某之創痕、果否平復也、鄉人之好異如此、殊可哂已、

邪教怪誕　○嘗聞北省有所謂密秘教者、而未得其詳、刻有友人將其緣起鈔寄到館、閱之不覺

失笑、爰摘錄如下、其言曰、該教以先天老爺爲祖師、以無生老母爲根源、釋天如鍋底、中央高而四週低、東西南北爲三十二天、正中最高處、爲中皇天、先天老爺居之、再上爲三十三天、無生老母居之、　國初時、李四先天降生、迷失眞性、於是無生老母親降爲貧嫗、授以坐功運氣、密秘還鄉之道、若有新入教者、有引進師、見知師、引之入見當家、叩頭畢、呼爲掌櫃的、乃跪地立誓、永不透露眞法、父不傳子、妻不語夫、然後授以坐功運氣、打坐盤膝、閉目調津諸功、便謂無字眞經、又言耳目口鼻爲六道、胎卵濕化爲四生、眼爲南門、口爲北門、耳爲東門、鼻爲西門、有犯非禮之行者、必墮四生之道、又言人魂爲眞人、肉身爲假殼、人額有橫骨三層、謂之三道黃金鎖、頂門骨謂之泥丸弓、若阻住眞人、不能出殼、是以當坐功運氣、冲開三道黃金鎖、打破一個泥丸弓、此乃指透玄關、飛升天界云云、又密秘教門戶各立、互相毀謗、稱人爲外八卦、自稱爲內九宮、世有水火風三刼、惟內九宮人能逃過此刼、又其教有明功夫、黑功夫之別、打坐閉目、便能悠悠上升、凡祖師老母、均能親見、前生境界、後來因果、均了然於目、不爽累絫、故習教者、尤喜向明功夫人、間過去未來之事云、其怪誕不經、有如此、聞北方習此教者、頗不乏人、左道惑衆、司民牧者、曷其奈何弗禁、

北邊匪關　○吉林紅溝地方、向有金匪偷挖禁山、潤取金沙、每至聚衆滋事、釀成隱患、前經將軍奏　聞、即　簡派崇馮兩星使、隨帶司員、馳驛查辦、已將著名金匪、拿獲重懲、礦山仍照前封禁、茲聞該省金匪、復私行偷挖、出沒無常、並煽動沿邊匪衆、乘機滋亂、其細情現未詳悉、因關係邊省要聞、亟先錄之、

剜肝殞命　○皖省寧國縣北鄉包邨地方、有晏某者、楚產也、年弱冠、家有一妻一子、母老而多病、近患膈症甚劇、延醫診治、俱云不治、惟言人肝可愈膈、顧安得生人肝葉乎、晏聞之、心殊不懌、惘惘出門、購得薙髮刀一柄、犀利無比、晚間、乘人不及見、即袒裼從事、割開胸脘間六寸許、控出肝葉、割取少許、和藥奉母、此本年七月二十九日事也、晏以傷口透風、漸至委頓、竟於八月初二日身故、經都董稟報本邑宰、適有府憲委員畢大令、駐邑中會辦要案、隨回府稟報、彭太尊即委畢令協同馬弁、賫送黃綾彩旗一面、大書奇孝可風四字、蓋用府憲印信、并花紅聯額、又賞大錢十千文、以旌其孝、邑宰某公、亦賞銀餅二十六元、命該處都董泐碑墓道、以誌其事、噫、髮膚身體、昔賢不敢毀傷、今以報母故、自戕其身、以此言孝、孝亦愚甚、

潯江又風　○前報登潯陽風災、居民靡不震恐、自是以後、無論陸地舟居、益惴惴焉、惟恐狂風之繼起、詎節逾中秋、溽暑鬱蒸、較盛夏益甚、十八十九等日、驕陽如火、酷吏逼人、坐靜室中、猶扇不停揮、汗淋如雨、人多有病暍者、至二十三日亥初、狂風驟發、徹夜怒號、居民從睡夢中驚醒、窗櫺不能安枕、簾窗檔搖撼、格磔欲倒、屋瓦紛紛墮地、作碎玉聲、新關側天主堂、傍牆柳樹、多遭摧折、樹葉盡禿、次日風勢稍殺、然噫氣憑陵、猶鎮日作威、停泊中外船隻、雖未遽遭失事、而碰撞斷練、間或不免、修費閒已不貲矣、據土人傳說、謂十餘年來、潯地風災、未有如本年之猛而且頻者也、

章江火災　○頃接江右友人來信、述上月二十三日夜、戌刻、惠民門外、驟報火警、適是日北風狂吼、火星乘風飛入城內、河城及河街地方、焚去草房瓦屋計一百六七十家、城內印委員弁、督同水龍開城出救、直至丑刻始滅、亦巨災也、

大火駭聞　○東瀛消息云、日本拏意軋泰城內、於西八月初七日、驟遭大火、城中房屋、半付一炬、計共焚去民房、六千三百四十四間、衙署十三所、教堂多座、大書院二所、辦公局、電線行、巡捕房、監獄、銀號、尼庵、各一處、合計街市數十道、霎時盡歸灰燼、焚死者六人、災異如此、能弗駭然、

常昭報歉　○本年江浙各鄉、早晚禾稻、均報有秋、米價因而步跌、鄉民咸有熟荒之患、不謂節逾中秋、正當刈割登場、常昭各鄉、田中禾穗、間有枯萎、始猶不多、繼且無地無之、近來各鄉民、多有刈枯稻一捆、紛赴業主處報荒者、准否刻尚未定、然已有減成之象矣、比聞崑新各鄉、亦有螟螣害稼、農民齊赴縣署、報請勘驗、未悉縣中能否據情上詳、邀准減免也、

經中被責　○有素充昭文縣役之王某、於本年夏間、曾串同慣作經中之胡某、揑造某鄉圖粮田經賬、數十畝、向城中趙宦抵押銀洋叁百元、詎經賬契據、均係此二人揑造、不但田畝各有業主、即名姓亦大半虛誣、事經趙宦察知詐騙屬實、即赴昭署面謁陳邑尊、訴明緣由、請提集王胡嚴懲、并追繳押本洋叁百元、邑尊准即簽差提案、判責王三百板、枷號示衆、仍俟胡繳齊押欵、再行照例嚴辦、聞胡某亦世家子、祇以一念貪財、遂至公庭呵斥、顏面頓喪、惜哉、

## 名吏判辭

○古堇陳鈞堂大令，雄于文，尤工駢儷，海內欽爲圭臬，比選授昭文縣宰，抵任後，尤有能吏聲，蓋循吏儒林，均足當之而無愧也。秋間，邑有紳士龐鍾煥者，控其教讀師因姦逃館一案，事緣龐以乃翁殉難，得襲職，去年新遷南門外，家有一妻二妾，本年延業師課其子，師姓金名菊如，年少老成，不苟言笑，半載以來，賓主尚稱契合，五月間，師以家人抱疾，回家一月，未免曠誤館課，乃龐即以姦妾逃館等詞，控於邑，經鈞堂大令，訊無實據，當堂諄勸，是案遂釋，茲常友鈔錄堂判一道到館，閱之，覺運事于駢儷之中，無不屈曲如志，洵絕才也，爰照登如下，判曰：照得龐鍾煥控金菊如一案，研訊數堂，迄無確供，中蕃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縱縛非其罪，肯教士也含寃，本縣觀金菊如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尚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鍾煥生長閥閱，身受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汚汚人，大約別嫌明微者，名門之家範，爭研妬寵者，婦女之恒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抱衾裯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化，惟憑夏楚以收威，此豸娟娟，或偶具先生之饌，羣雌粥粥，遂疑踰東家之牆，偏聽人言，恐疏閨範，嫌疑原當自白，防閑不厭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衆口雷同，兩心氷釋，炎涼異性，荷菊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汞，賓東未洽，別聘名師，婢妾無辜，仍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興昌，屋漏稍虧，神鬼豈能宥恕，倘該封職專房有爲，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閣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 譜系逸名

○崇邑中沙沈氏，亦巨族也，甲乙二人，同宗無服，比屋而居，上年乙遷居北濱，甲亦未閱之餘，乙驟向甲怒吼，謂予名緣何不得列譜，甲謂時適君家喬遷，逆料譜局司事，必前來開錄，故未一併送入也，乙以爲大辱，狂肆咆哮，遽與甲扭毆，幸隣人解勸，含忍各散，次日乙邀集數十人，蠭擁而來，入甲家，厮打移時而去，俟其退也，甲亦邀集百餘人，赶至乙邨尋鬥，乙挺身迎敵，被衆叢毆致斃，刻已報縣聲請勘驗，尚未知此事如何了結，此眞鬥毆命案之別開生面者。

巨蛇述異　○崇沙堡鎮東鄉有巨蛇焉昂頭修尾粗逾盤盌長尋丈有奇每年入夏農民時見之最可駭者上月初旬蛇適橫亘路傍盤臥草際有醉漢三人扶倚而來勢且不支就草茵憩坐覺蠕蠕移動又覺此身隨之而行忽而訇砉一聲如天翻地覆醉漢均已倒臥在地摸索草際了無一物酒漸醒懼而歸越日以告人有知者曰此必君等醉眼朦朧誤坐蛇身也然不爲其所噬也幾希

禮懺遭焚　○浙西平湖縣之新倉鎮有孫姓者以居積起家薄蓄得數千金子女各一晚境頗稱愉適前月初間以超度亡魂延羽士拾餘人禮懺三天至第二日焚化錠庫火燄上騰延及屋椽勢不可遏頃刻燎原燒去屋宇十餘間并左右鄰屋多間孫有女以樓梯已斷失足跳下亦被焚死至道士經堂裝嚴均不及搶出聞值價甚昂孫頓足長吁莫知所措回思半生積蓄一旦成空而又喪其長女半晌沉思實無生路乃匍踰出門半途氣厥而亡次日邑尊彭明府特詣火場勘驗羽士輩環求着孫姓酌賠裝嚴等物官謂火由汝起尚敢纏擾斥出并諭左右鄰均不得向火頭滋擾一面將孫某及孫女屍身飭屬成斂諭畢呼導回署

毆斃茶博士　○章門來函云瑞郡高安縣照牆南首係鬧市之區闤闠林立有夫婦開設茶肆適當縣署頭門之衝日者店主批貨赴省店中剩有茶博士甲乙二人以口角互肆鬥毆甲强而乙弱甲猝以利刃刺之殞於照壁之側縣役見之立即擒住驗訊聞將以故殺例擬抵云逞片時之忿卒至首領莫保甲雖悔其何及乎

海防述聞　○閩中西字報云近日省垣督撫軍憲均注意海防不遺餘力各海口皆有炮船分泊刻聞河口內泊有巨炮輪船四艘聞馳檄調防不日內尚有續到也又聞烟台海口經奉　諭旨着派記名提督總統東省馬步全軍王軍門振起督率全部移營烟台是以軍門已於八月間督隊行抵防所駐紮東海一口得此屹然重鎮洵足以固邊防而寒敵膽矣并聞軍門紀律素嚴戰功卓著所部過境雞犬不驚云

高麗商局　○刻聞俄國已派兵船二艘遄往高麗索一泊船之所并請美廷協力强使通商似欲以兵力相脅高麗恐終不能謝絕也然高麗局於一隅而不思開拓論者謂其自謀之計已左矣

**高岸爲谷**　○美洲南北亞墨利加之間，有平陸焉，屈曲橫亘，險阻絕人，輪帆來往，必遶越以行，紆折盤旋，頗稱不便，若將此路開通，則輪舟東西行駛，可以直達，無庸遶出此道，水程大爲近捷，裨益實非淺鮮，但工程既鉅，需費亦繁，屢議興此大利，而卒不果，刻已商定，擬去此道，訂期八年，始能蕆事，籌費須一百六十八兆元，以必不能成之役，而欲并力以成之，雖費鉅工艱，有所弗恤，將見創無外之規，興無窮之利，恐五丁力士聞之，亦將掩耳而却走矣，

**華傭樂國**　○聞直隸李傳相，接有出使美日秘三國大臣，陳荔秋星使手書，知秘魯古巴等處，前此虐待華傭之事，刻已盡行蠲除，凡華人之傭工該埠者，咸有賓至如歸之樂，即西班牙人，其視華傭，已與己國人民，毫無異致，今而後吾中國人民，將羣羨樂郊之適矣，積習漸返，可喜莫甚焉，

**高使至日**　○高麗使臣，奉派前赴東瀛，會商事務，刻已行抵東京，日廷欵待，有加禮焉，該公使於公餘之暇，頗留心於印刊及機局各務，日廷諸臣，咸謂高使此來，能於奉公暇晷，旁及時務，其注意匡時偉畧，亦可見矣，

**美舉總統**　○合衆國，刻又屆公舉總統之期，早經本報述及，茲閱西字日報，知現已報名，欲定爲民主者，厥有二人，一爲文臣，一爲武職，文曰恒高克，武曰嘉汶德，二人皆年近五旬，聲望夙著者，聞仍須俟西十一月方能定奪，若接任視事，則須明年三四月間也，其持重有如此，

**帖式辯正**　○前本報五十九號，登帖式貽笑一則，係據崇沙某君探錄送館，纔本館照原稿情節，署加删潤，即付手民，本未知當日細情，究竟奚若也，茲得他友來書，謂施姓敦請本邑秦君，係書帖老手，按照男宅納采啟式謄寫，並無舛訛，斷斷不致貽笑，其僕字係在貺字下，前人已有此式，並不在具名邊欵處，故不妨自謙稱僕，非創見也，因恐名譽攸關，用特辯正如此，

何況桃與杏黃花殿羣芳，點綴晚秋景，亭亭東籬畔，碎篩夕陽影，始終愛弗淪，淵明心獨領，遲速各有時，凭欄深自省

**菊**　百卉闘芳菲，畦菊未發，頴看花人不來，小院頗清冷，轉眼到重陽，露寒聞鶴警，晚荷且飄零

**難民行**　連年被水獻縣城西一帶村莊多被湮沒其逃死於四方者半衣冠族也惻然憫之

作難民行代之告哀　積雪迷車轍四顧無人迹割面風如刀晚晚日將夕日暮衣裳單無計禦歲寒欲投人處宿開口告人難飢腸轉雷鳴輒屢不能行今夜成餓殍無復事晨征傷哉葛藟詩古今同此悲死者長已矣家人尚流離神禹拯人溺胼胝不告疲連年水爲災使我至於斯

玉田氏稿

石鼓琴

怡頤書屋秋巖氏稿

昔者永和歲癸丑山陰禊事序王叟馬家銅樹立漢疆南人震慴羣蠻走竭來太學捫石刻古篆奇變鄂張口自周迄唐十鼓淪況更幾世唐以後字存二百七十二其一無文文者九斷爛黑晝曉星隱落落難名井鬼柳金石紛綸世珍惜焦山之鼎涪陵斗屈鐵作畫稜角峭使筆如風疾連肘我見石鼓意更奇譬彼蘭竹秀羣莠細書扁刻勢拔俗軒以爲師頡作友縱有冰斯更鍾衛幾輩終教儕殷殷憶昔籀史頌勒石大筆煇煌失蝌蚪岐陽大狩震華夷西京文德漸章考車攻衆簡馬既同犬戎徐廣休爭嗾明堂賜燕榮弓矢重臣錫命兼圭卣只因昔治一車書不爲修聲假曚瞍於赫神烈刋不磨勝似千盤禹恂蟫閱年久遠識者少鐫斑剝蝕苔花厚老農鋤白豎敲火詎辨篆體指某某曷自六國幷入秦金貢寶器盡所有坑盡衣冠變法律保有鐘鼓歌梼杌狐鳴篝火山東起世事滄桑變雲狗方其登封勒聲石頌功欲與三五偶自伏軹道縛符璽萬乘不得爲點首其時淤經藏複壁不受當塗恣攻掊咸陽宮禁富珍藏一朝祝融盡收取獨留石鼓在人間不與圖籍遭塵垢翻賴贏家厭文字抱奇久向空山守盈盈倚伏理固然獨有茲石終不朽尋文一讀一流連滿酌螺杯爲汝壽

九日偕書院諸同人登師山　○扶節直上師山頂影落寒潭脚踏雲望古碑無羊叔子放懷詩咏杜司勳天教碧海吞邊域人倚丹楓醉夕暉擬更傳盃話疇昔兩開叢菊感離羣　再登師山仍用前韻此地重遊俱是感山雖土壤亦生雲丈夫誰著當前績巾幗偏傳歿後勳　山係陳節婦所築故云　樹杪晚鐘敲落葉江間雪浪撼斜曛不堪更聽秋聲外憔悴南飛雁一羣

海門樵水居人甫稿

燈謎　○英洋一枚制錢五百　打古人名一　西席羣稱作宰村　打古人名一　逸詩　打葩經一句　佳　打易經一句　此路不通　打易經一句　晝寢遭譏後通宵幷不眠　打書經一句

○秦中古蹟、前報已畧摭一二、茲復綴其餘、以完篇幅、咸陽縣東二十五里、渭南在驪山下、唐太宗建、以溫湯所在、初名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治湯爲池、環山列宮室、每歲臨幸、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久廢、惟湯猶存、在西安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中、有麒麟閣、蕭何建以藏秘書、宣帝圖功臣霍光等十一人於此、歷代石刻、在西安府學、有王羲之筆陣圖、隋智永眞草千文、唐代刻石經明星八分書孝經、張旭草書千文、懷素草聖母帖、及宋修廟記等碑、均爲世所寶貴、宋向拱鎭長安、嘗督匠所摹搨、得石本三千餘、民以爲害、往往鑱削其字、後韓琪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全者遂少、中渭橋在府城西北、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河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雄壯莫比、東有霸橋、在霸水上、漢時送行者、多至此折柳贈別、王莽時橋災、隋更造、元修以石、唐開元遣事云、迎新送故、至此諳然、故又呼爲銷魂橋、九成宮、在麟游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故址、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杜少陵嘗構長歌以詠之、喜雨亭、在鳳翔府治東北、宋蘇長公判郡時建、鑿池其南、引流種樹、爲休息之所、自爲文以記之、清風臺、在寶雞縣東南六十里、元眞人邱處機所築、西倚飛雲之壁、東臨漱玉之溪、北跨渭濱、南依山嶺、中引清風、卽以命名、府城南有野人塢、秦穆公失善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欲正其罪、公曰、君子不以畜養害人、吾聞食善馬、不飲酒傷人、皆賜之酒、其後穆公爲晉軍圍、此三百人解之、穆公得免於難、此卽食馬處、絳帳村、在扶風東南二十里、漢馬融教授諸生、嘗設絳帳於此、天漢樓、在漢中府治西南、有拜將壇、漢高祖拜韓信爲大將處、今遺址猶存、八陣圖、在沔之定軍山下、諸葛亮築、又有督軍壇、亦在山下、亮嘗督軍於此、鄉人言每作陰雨、宛聞擊鼓聲、意其聲非外入、或出自想像間也、褒城周幽王寵妃褒姒鄉里、其城東北一十里、有斜谷棧道、卽漢張良說高祖燒絕處、元時有板閣二千八百九十餘間、今仍構葺、按羣國志、谷之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里、曹操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此西秦古蹟之大概、此外或琳宮梵宇、爲吾道所厭聞、蔓草荒烟、爲遊蹤所不到、則畧而弗書、仍舊例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月廿三日　第七十二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九月二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別業賦　論旨彙錄　畜魂無靈論　因火縱火細情　畫園記
恃變肇禍　信划遇盜　搶妻歸室　顯官聯姻　時症盛行
閩垣縣試　乞丐無禮　獵鳥傷人　一去無踪　閨女被拐
憎妻肇衅　毆官述聞　金陵消息　重建橋梁　貧富互仇
避蚊善法　俄船到華總數　津門防務近聞　統帥行程　直北調防彙述
廉訪出缺　政星近地　考驗日熱　元質不滅　入水不沉
萬國疆域紀　怡頤書屋詩　續錄陝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九月初七日奉　上諭雲南開化鎮總兵員缺着劉玉成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湖北鄖陽鎮總兵員缺着周有全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這所參疎防監犯越獄之管獄官湖北署天門縣典史試用府司獄黃玉珪着即革職拿問交彭祖賢提同刑禁人等訊明有無鬆刑賄縱情弊分別懲辦有獄官天門縣知縣邵世恩雖據稱公出究屬疎於防範着交部議處仍勒限將逸犯郭漳沅嚴緝務獲倘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參辦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又奉　上諭誠端奏明代陵寢左右有開墾地畝各情一摺據稱前往昌平州致祭明陵查有開墾宮墻左右地畝十數餘頃之多並有砍伐樹木情形詢之地戶稱係現在升科等語此項地畝是否應行開墾並樹木砍伐情形着順天府督飭昌平州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

## 畜魂無靈論

或曰畜之爲物能知君臣父子之分夫婦長幼之序是畜之魂亦儼然有靈之物也予曰否不然此似也非眞也覺也非靈也大造生物窮微極妙錫之以趨避之能予之以去留之識使之變化從心操縱由己而後類可以傳身可以養用可以周害可以免至于虛靈之質頴悟之姿則揆諸理而知其必無又驗諸事而悉其未具何則蓋靈明者知理達義之謂也而鳥獸魚蟲之類惟知耳目之需莫辨從違之向饑則食渴則飲不問其義與否也虎噬人蟲賊稼不問其仁與否也堂前舊燕不以易主而更鳴戶外花鳴不以遇美而免吠舉一反三比比皆是此頑蠢無知之一證也大凡有靈之物必能用其靈于將來故人之生也幼則無知長則聰明畢生之舉止不同焉匠之于技也始爲拙工繼爲巧匠先後之造就不同焉若畜之所爲則一成而不易食息飛鳴老與小初無異致趨蕭走壙强與弱絕無殊科燕以社至雁以秋來未聞偶有愆期鳥惟棲林魚不出水未聞互蹈于險由一類以推衆類由上古以迄來茲從未有易轍而改弦者此頑蠢無知之二證也夫物有慧心必欲達意故南方鴃舌北鄙蠻聲喋喋多言終不能安于緘默然羣羊聚于牢萬馬行于途既無片語以通情又無外象以示意此頑蠢無知之三證也夫人居莊嶽者言莊嶽居荆楚者言荆楚朝夕與處一倡百和所謂芝蘭之室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香臭者與之俱化矣乃畜與人羣居雜處目染耳濡而終未能一傳衆咻消息與通此頑蠢無知之四證也或難曰公冶長通鳥鵲之言介葛盧知牛鳴之

意、是畜自能言、人苦不知耳、予曰否、此附會之辭、不足信也、凡人鼓舌以成聲、張吻以成韻、其間必有婉曲高下之音、而後可成語句疾徐之節、若雀之啾唧、牛之喘息、既無音韻于其間、安得成文以寓意、又況解人代出、機括日精、畜果有語、人必早已悉之矣、何以他人不知、而獨二人者、能別有會心也、噫、人與畜之懸殊、正在此幾希之地、安可以吾人至貴之體、擬諸飛潛動物之儕、世之自忘其品位者、盍再三思之、

因火縱火細情　○穗垣天主堂對門石廠失慎、土人挾仇滋擾、本館已兩登前報、茲又得粵東友人目覩其事者來函、詳述云、八月十一日十二點半鐘、忽於堂前石廠中、不知緣何失慎、當即鳴鐘報警、水龍四集、多至三十七座、未幾火燄盡滅、可免池魚之患、各水龍亦從此言旋、詎工匠及無賴多人、仍繞立如堵、見水龍退去、即拋磚擲石、擊坍石匠之廚屋、時各教士亦已退入教堂、聞喧譁聲、捷足出訊、滋擾之由、民衆誣言教堂中刼去孩子二名、速當交出云云、教士答以本堂刼掠孩童、應有憑證、該童何名何姓、并何時被搶、不妨指實言之、衆不能答、惟投石飛空、胡言鼎沸、有人奔報廣協都司等署、某都閫即督兵前來彈壓、是日鎮軍因公出外、其所屬弁兵、亦聞報而至、諸無賴不惟不散、猖獗尤加、丟石擊天主堂閘門、與守門人所居小屋、已而分隊至教堂左右及照壁後、教民家或掠物、或擲石、或大聲喧鬧、或種火燒屋、如是者約歷二點鐘至三點鐘時、廣州府、南海縣、及督憲衙署、均各撥兵彈壓、爲數殊多、第匪類猖狂如故、洶湧依然、直至晚間八下鐘、將教民家所有檯椅衣衾、糧食等凡不易遠携者、分積三大堆、舉火焚之、其銀錢衣服等價值較重者、盡行刼去、計燒去房屋三十餘座、至是匪類又投石擊天主堂、意欲入內焚掠、地方官見民衆益狂、勢不可遏、令兵弁向空放鎗、以示驚嚇、詎匪類仍不退怯、官乃命向衆開鎗、即傷三人、聞有一人傷重、即斃、未知確否、既傷三人、衆始散去、時已十點鐘矣、明晨四點鐘、又有人種火燒教民房屋、幸被守卒撲滅、無大害、至十一點鐘、又有多人麕至、擊破教堂後門、蟻附而入、守兵持鎗逐之、不果入、匪徒乃廣佈謠言、多方詆毀、或謂洋人奪去鄉民四人、或謂殺死二孩、或謂毆斃七人、不旋踵而謠傳遠佈、衆口一詞、督憲張制軍、恐生巨變、發安勇一隊、防守天主堂、十日而返、八月二十三日、調換督標撫標廣協等兵到堂護衛、迄今尚在、不知何日能撤去也、

## 畫園記

樂壽時雨軒主人龍山氏稿

余之硯食四方也有年矣，憶昔家居時，嘗擬於村南池上，闢地爲園，花卉則蒔牡丹芍藥海棠秋菊之屬，菜蔬則種紫茄白莧秋菘春韭之屬，籬邊則桃杏棗梨，池中則蒲荷菱芡，築茅屋數椽，聊蔽風雨，率子姪輩，童子六七人，讀書於其中，客至，具羹黍，傾濁醪，或風前論茗，或鐙下敲棋，雖有志未逮，每設想此境，輒髣髴遇之，今忽若置身其間者，何也，見畫也，所畫者何，小園也，作畫者誰，友人某也，某長於繪事，隨筆點染，有天然之趣，可謂實獲我心矣，然有余意所及者，亦有余意所不及者，樹蔭黏天，花茵藉地，此在余意中也，至若隔窻則數點青山，繞徑則幾竿翠竹，摘黃花以飼雀，懷芳餌以投魚，則出余意外矣，夫畫能出吾意之所不及，吾又引伸於畫之所不及，其飼雀也，恍聞其音之嘲哳焉，其投魚也，恍聽其聲之撥剌焉，門外之山，恍若登眺，可以望四方，呼吸可以通帝座，階畔之竹，恍若雅韻可以醫人俗，虛心可以爲我師，某也治之以手，余也遇之以目，其實皆得之以心，烏識其爲幻爲眞哉，或曰，若然則君之夙志已償矣，惜乎虛而不實，樂不能久也，余曰，夫人之樂，苟泥乎其物，何一非虛，苟得之於心，何一非實，彼梁之修竹，晉之華林，宋之玉津，石之金谷，其閎傑壯麗，宜若可久矣，迄於今，欲尋頹垣敗瓦，且不可得，既已化爲斷梗荒榛，黍離麥秀矣，又何如紙上之花，經冬而不彫，畫中之屋，歷久而不圮也哉，

## 別業賦

茅屋數椽，向陽儼然，在水之涘，居邨之邊，有明窻與淨几，可春誦而夏弦，異馬家之絳帳，等王氏之青氈，此別業也，東西兩間，南北二畝，宅內椿槐，臺邊楊柳，因就月以移牀，爲納涼以開牖，風捲地而掃花，水盈缸而栽藕，其外則池波瀲灩，溪水瀏清，魚書遠寄，蛙鼓爭鳴，荷擎蓋而露裛，蘆吐花而雪縈，淺瀨堪供洗硯，深淵可以濯纓，兼有蓼畦雉雊，柳陌聞鶯，蟬操琴於日午，蛛織網於天晴，編籬植棘，插架班荆，瓜蔓纏繞，豌豆縱橫，雞蔬敷華而黃蕊，落蘇結實而紫莖，至其牆垣之內，則喬柯成幄，細草如鋪，瓜引蔓而徑窄，榴攢枝而戶深，桂有香以招蛙，李結子以來禽，至若環窻忽蒨，滿架蒲萄，噴龍鬚以蜷曲，垂馬乳於遲遲，影飾金而月漏，聲戛玉而風號，別有蓮稱君子，蕉號美人，碧蘿延蔓於屋角，紅蓼垂穗於溪脊，女兒花盈盈作態，諸葛菜簇

簇生新，鵲巢柴壓，燕壘泥勻，鷗名閑客，雀曰家賓，雖不爭妍獻媚，足以悅耳目而暢心神，若夫馬蘭花，牛蒡子，菘蒯，熊蹯，苋分馬齒，葱苗壯兮抽青，瓠蠡垂兮綴紫，樹著花而蜂喧，庭多雨而鴨喜，此皆悉數難終，幾莫名其於彼於此者也，況乎書齋之中，趨庭者子，問字者孫，書堪堆案，酒亦盈罇，風翻書而入座，月映字以當門，瓶插花則鏡中有影，屋對樹則簾上留痕，至於良朋相憶，嘉客忽來，拂衣綠樹，印屐蒼苔，稻煮紅蓮而饌具，茶烹紫筍而鐘開，把酒則舉盃相勸，吟詩則刻燭相催，不羨乎潘岳面城，不慕乎晏嬰近市，撫童時所釣遊，安今日所踐履，試問疇昔之漂萍，何如此心之止水，

龕山氏來稿

信划遇盜　○泗涇來信述月之十二日晚二更時，本鎮之東北龍珠庵地方，有由申開赴嘉湖之信局划船三號，突遇羣盜攔刼，據聞失去銀洋貨物共千餘金，適有上海夜航船行經此地，登即喊救，復經兩岸鄉人，聞聲齊出，時盜舟已逸，趕即分投窮追，惟獲盜船一隻，內儲鎗炮刀矛，軍器甚多，當即解送營汛看管，據稱此等槍船，即日間在內河各處，冒作巡鹽緝私船隻，設遇私販，搬搶恫喝，無所不至，不虞其夜間乃聚而為盜也，該處港汊紛歧，奸宄出沒無定，為民上者所當加意防範，以絕根株也，

搶妻歸室　○鄉邨搶親之舉，每於昏夜，或在戲場人叢中，簇擁而歸，皆因兩姓貧苦，或以財禮轇轕，恒有所聞，不勝備紀，前月二十八日，常熟北鄉毛家橋開場演劇，正值鑼鼓喧天，忽聞有搶親者，擒縛其女以去，詢之，知此女與其夫結褵，已閱五載，惟過門後，因厭夫家貧困，彌月歸寧，竟如黃鶴，屢促不返，且無從謀面，積忿已久，故有是舉，其時觀者如蟻，僉謂此真搶親之新樣也，故誌之，

顯宦聯姻　○姑蘇潘氏，與常熟翁氏，皆以狀元宰輔，震爍吳中，迄今科第簪纓，猶累世不絕，輝映大江南北，月之五日，潘宦女公子，遣嫁翁宅，奩贈富厚，為目中所僅見，沿途派有營弁，照料押送，觀者途為之塞，是日下午，行親迎禮，銜牌執事，一切儀仗，靡弗備，至接官亭碼頭，迎新貴人登彩輿，恭送入宅，途人尤嘖嘖歎羨不去口，蓋二姓富貴，均足相埒也，

時症盛行　○崇沙本年夏間積潦太盛，潮濕鬱蒸，入秋後，染瘧疾者十之四五，頗覺淹纏，猝難痊可，謁醫者踵相接，市藥者趾相錯，惟死亡者，卒不多見，故函人之門，猶堪羅雀，是可喜也，

特蠻肇禍　○崇明陳家鎮某甲、性本强悍、而又好鬥、近與其鄰某乙、因細故口角、甲忿甚、遽拾長凳向乙擲去、受傷頗劇、越二日而斃、經屍親協保、欲鳴官按驗、幸地保從中調處、甲共賠錢二百餘千、事始得寢、然甲之家已破矣、好勇鬥狠、貽害如此、人盍稍平其氣乎、

乞丐無禮　○浦南呂巷鎮、有某姓大戶、于本月初五日、行迎娶禮、歸舟抵本鎮、有乞丐多人、奪路討賞、俗名攔紅、經該宅僕夫、告以業已如數賞給丐首、令伊分派、爾等往丐首處索取可也、一面飛赴汛官衙門、請派役彈壓、即經某弁隨帶汛兵、前來驅逐、有不及逃避、紛紛落水者、即拘持强索錢之惡丐、重笞以儆、丐首亦提到鞭責二百、嚴諭以後毋再固索、致干重辦、各遵諭而退、

獵鳥傷人　○本月初間、鎮江有英國兵輪船、進口停泊、船中管帶官、偶登岸獵取飛鳥以爲樂、邇至花家渡北首、適雉興於前、西人即開鎗擬之、詎雉已高飛、鎗彈誤中刈稻農人腿際、其傷雖不致命、然已血流如注、委頓不堪、鄰邨農民、聞聲咸集、遽將受傷農人、抬入該兵船、囑爲醫好、并將洋鎗一桿搶去、西人給養傷洋兩元、令舁回醫治、衆鄉民猶不之允、後經鄉董出爲調處、其事始寢云、

一去無踪　○陶墅橋、係屬丹陽縣管轄、向設官鹽局、派員駐辦、并有局差數名、以資辦公差遣、盤詰私販、督銷官引、公務毫無鬆弛、上月下旬、有局差某、晚間匆匆出外、如厠、至更鼓已敲、仍未回局、其同伴篝燭蹤跡之、杳如也、復恐其矢足落河、或誤墮溷所、打撈搜獲、數日無踪、忽有傳言被鬼捉去者、恐此中不免凝冤叢滋也、姑錄之以俟其後、

閩女被拐　○閩省烏石山神廟、不知其所供何神、香火夙稱極盛、前月初旬、有需次省垣之某觀察女公子、乘肩輿、隨帶傔從一人、上山進香、廟中住持、目逆而送、色麟迷天、竟敢點燃悶香、將主僕二人、一齊悶倒、挈其女公子由後門拔關飛遁、輿夫候久、不聞聲息、異而覘之、但見僕人悶睡殿旁、昏昏若死、大駭、急回稟主人、立發健足、四處追尋、杳無蹤跡、一面將該僕送縣、并鎖拏廟祝送請嚴訊、均供實不知情、當由縣遍貼賞格、如有探知逃匿地方、指導弋獲者、當堂賞給洋銀叁百元、迄今仍無下落、於是出示禁止中秋節婦女往烏石山及大廟山燒香、并稟請大憲、派撥營弁、分投彈壓禁阻、至十五日晚、始行撤回云、

閩垣縣試　○省城侯官閩縣兩邑，文風極盛，應考者尤衆，惟往居常有跨考等弊，本年經兩縣會銜出示，諭知各童，不准臨場呈請補考，及二三場請補頭場等事，以絕其弊，于前月十六日開考，貢院坐號分佔東西兩文場，場中極爲安靜，至是日五鼓，卷始交齊，兩邑合得與考文童五千七百餘人，亦云盛矣。

毆官述聞　○厦門遞到消息云，閩省同安縣屬某邨，有兩姓聚族而居，因事啟釁，各聚多人，操戈持杖，互拚死鬥，連日未分勝負，縣主恐釀成命案，急帶領民壯，馳往彈壓，詎鄉民反遷怒長官，振臂一呼，選事之徒，竟敢攔截縣主，肆意毆擊，并擊斃縣役一人，縣主輿轎，亦被撕踹粉碎，狼狽回署，當即通詳大憲，立撥營兵到村，責令紳耆交出兇犯，否則將該邨盡行焚燬云云，紳耆等深恐貽累無辜，爰將爲首二十餘人，盡行縛送，懇官訊究，上月二十五日，錄取口供後，即恭請　王命，斬梟二人，又置二人于站籠中，以昭炯戒，餘則按律發遣云，此事據閩友傳述來滬，未悉與當日滋事情形，果否吻合，應俟確探再錄。

金陵消息　○金陵南門外製造局，近來奉各憲檄飭，加工趲造，爐火通紅，晝夜不息，晚間各工匠至子初方准停工，向章係每逢月之朔望，歇息一天，今併革除，辛工倍給，而夫匠殊覺勞疲，聞所製者大礮水雷居多，至火藥桶之發交城中各舖承辦者，每月包解，爲數頗鉅，民間多謂中俄恐終難以玉帛相見也，此雖無稽讕語，然籌備軍需，固已不留餘力矣。

重建橋梁　○江寧省城內外，各橋梁經赭寇蹂躪後，大半傾圮，民多病涉，節經善後局動欵興修，如迪濟門外之中和橋，南門外之長干橋，水西門外之江東橋，均已一律修復，行人德之，今議建復漢西門外之石城橋，石料均已備齊，擬擇今冬水涸時，築壩興工，聞土人相傳，此橋可曬晾米麥一千石，而仍無礙行人，其橋面之寬坦，亦可想見矣。

貧富互仇　○鄂之黃州府，所屬八州縣，惟圻州所轄之崇居，大同，清山，永福，安平，五鄉地方，最稱瘠苦，貧民極多，五邑舊俗，貧民承種富人之田，除佃種初日，所上庄禮外，五年再行轉庄，仍如承種時禮儀自咸豐間，粵匪驛騷，五邑鄉民，練勇防禦，貧民出力，富人出資，是以崇大二邑業戶，願將轉庄豁免，以示體恤，至同治八年，貧民以承平日久，恐富人故智復萌，二鄉百姓，稟請州刺史黃公，出示勸碑，永免轉庄，而三

邑業戶，仍置若罔聞，農民嫌之久而未發也。去年十二月間，富戶催轉庄甚急，有一舌耕淸山鄉間之梅升秀者，崇居人也，創議慫恿三鄉農佃，置酒十二席，宴請業戶，縷告以情，力請豁免，屆期將碑文呈閱，婉曲陳詞，羣富見此情形，俱有意而無言，以俟首富陳仕武發聲，武云居貧難，居富不易，且從緩商可也，席畢各散，久之仍未能邀免，於是鄉庄里堡，怨望紛騰，商定一律不准轉庄，陳姓各大戶，於今正開印後，往州具控，至三月下旬，梅升秀等亦往州具訴，州牧宗刺史當將梅升秀等數人，責懲管押，鄉民大鬨，謂梅先生係崇邑人，爲吾鄉而遭窘難，吾儕敢坐視乎，延至七月中，收割將臨，納租期近，貧民呼哨而來者數百人，將三鄉富戶，抄毀一空，並將陳仕武次子捉去，謂之曰，汝急寫信令汝父將梅先生保出，始放汝還家，州官聞變，急喝本州局紳，往該境排解，紳等先至鄉民處，勸將其子放歸，我等擔承，概免轉庄，并將梅升秀保出，衆遂將其子交衆紳帶去，詎武見子歸，愈仇視鄉民，勢不兩立，廣招勇士，以備抵敵，並崇大二鄉富戶，亦募勇夫在家，以資守禦，事聞上憲，檄營兵二百名來該地彈壓，兵甫臨州之朱留河，一兵偶用鎗打民家雞一隻，適遇獵戶，亦發鳥鎗，打傷營兵左腿，獵戶越山遁，衆兵大怒，竟遍入鄉村打雞，百姓大譁，揭竿而起，約數千人，有張姓綽號鐵牛者，頗精拳棒，與其徒數十人，衝鋒厮殺，官兵齊放洋鎗，百姓俱驚竄，獨此數十人，死鬭不少怯，刻下兵營河沿，民逃山寨，各不相下，八月初旬，宗刺史已撤任回省，新任宋公，接篆後，即將梅升秀釋放還鄉，尚未知作何辦理也，容俟探明再報，

楚北秋巖氏來稿

憎妻肇衅　○鄂之黃梅縣有某姓者，夫婦年已花甲，家頗足以自贍，生一子，年及冠，愛若掌珠，雖日事浪遊，不忍稍加呵斥也，幼聘周姓女爲婚，合巹已一年，兒嫌婦貌不揚，屢欲離棄之，謀一佳婦而未有間，月前，其子心生一計，私商于傭工某，謂明日汝可到我臥榻去睡，我佯將汝拏住捉姦，事後當給汝大錢五千，傭貪其賞，悉如所言，次日，子乃大鬨，謂妻有淫行，遂逐傭而出妻，傭歸，族人訝其傭工未久，何便歸來，研詰其由，初猶支吾，後乃實告，族人告之曰，汝貪非義之財，而陷人于死，其可乎，遂同族中十餘人，帶領本傭，各備車轎，往黃梅與某姓理論，甫至其家，早有車轎喧闐，男婦嘈雜，爛其盈門矣，蓋當其子設局捉奸時，婦已奔往母家泣訴，周姓大怒，蜂擁多人，前往爭鬨，某翁自知理屈，子亦避匿，但聞二姓之人，始而與夫喧

曖昧而衆口怒罵漸聞窗戶什物毀敗聲鍋鐵碗盞碎破聲合家鼎沸忿氣難平雖有善爲排解者亦無從置喙勢將稟官某翁急凾本地紳耆來家勸慰令某負荊請罪仍願團聚而事始寢然一切花消所費不貲已傾其家之半矣

秋巖氏稿

俄船到華總數　○香江循環報登俄國前來太平洋兵艦計絡續到有巡船兵船鐵甲船二十六艘據西報論及俄國來華船隻以之調載兵士裝運軍火則有餘以之在洋面併力相持衝堅禦銳則不足事非親歷不敢逆斷然乎否乎願以質諸當軸之談兵事者

津門防務近聞　○津海防務之嚴固已不遺餘力旌旂焜耀刁斗森嚴令人望而起舞刻聞各營奉李傅相軍令飭令營兵均改穿皮履其製畧仿泰西而底皮則加厚俾行軍拔隊赴赴武夫有飛行絕迹之觀云

統帥行程　○湖南提督鮑春霆爵帥前聞遵旨北上刻已由湘省起程搭招商局江孚輪船於本月十一日抵滬行轅暫設萬安樓客棧隨帶武員多人旋於十七日乘保大輪船直指津門矣又曾沅圃爵帥其到津日期前報已列刻知起節在即地方有司已預備封船貼車矣又　欽差帮辦天津營務潘中丞日內亦已抵津與曾帥晤商要務行轅暫設招商津局并風傳左侯帥已奉　懿旨着來京會議軍務然此係傳聞之辭未奉明文不敢遽信也

直北調防彙述　○津門近信云本月初四日招商局海定輪船進口載有湘楚兵士七百八十名統帶官號令極嚴故雖艙位異常擁擠殊無喧遝之聲惟船中廚灶不敷應用由各棚哨另用行灶爲炊飯之需船泊商局碼頭是日無一人登岸迨初五日奉統帥軍令始由駁船魚貫渡過對岸排隊赴津海防營租界中絕未一覩戎容蓋以示鎮定也又聞上月之末閩省船政局之登瀛洲兵輪船開抵天津載有洋鎗數百箱巨炮數十座當將洋鎗運往山海關防軍而炮位則初一日駕鎮海兵船運往灤陽炮臺安放舟行之日津門機器局派一委員一粵匠隨船前往將指授軍中裝置後膛螺絲等器也

避蚊善法　○南方卑溼之區夏秋之間所最可厭者莫若蚊今閱西報得一治蚊之法甚善謂西

國有樹名瓜西亞性苦而澀，剝其皮入鍋煮之，取水遍灑牆壁間，或樹木叢草中，蚊即不敢近，若人身頸項頭面受噬處，亦可以此水敷之，蚊亦遠避，此治蚊之法，誠至善也，願安得此樹移植華疆，惠此中國乎，或曰，中土所產如黃連辛苦諸味，亦可治，然卒未有試之者，

政星近地　○星垣中有大政星焉，與地球相去，不知其億千萬里，近有西國天文士，測驗得本年西二月初九日早六下鐘，是星與地球相離最近，假如日離地一萬分，是日政星離地，僅六千七百五十七分，蓋繞行至最近處也，質諸當世測天博士，未知有所印證否，

考驗日熱　○日猶火也，夫人而知之矣，其熱度究有幾何，則非夫人所得知，西報言近有西士細加考驗，知日體之熱，以英國寒暑表測之，得一萬二千度，別有一天文士，謂曾測得五萬度云，爰照譯之，以資考證，

元質不滅　○凡物莫不有質，而質多不可磨滅，人謂物歸灰燼，尚何元質之可尋，而不知非也，今有極西化學士，察究凡物之質，雖歸灰燼，而其輕重仍與元質無異，緣是知爲不滅之證，試以玻璃管二，各吸入養氣，其一則雜以炭，務使銖兩悉稱，不差累黍，然後以雜炭者入火煅之，少頃，內外通紅，炭成灰燼，再煅之，灰亦颺散，幾於無可蹤跡，取出，俟其冷仍與空管並權，其輕重依舊不爽累黍，於以知元質仍存管中而不滅，此化學試驗之新法，實有至理存焉，亦登之，

入水不沉　○航海救生器具，有太平圈，太平衣等名目，皆取其入水能浮，不至驟遭滅頂也，大率以軟木等物爲之，今西國化學士新得一物，似絮非絮，似木非木，性輕而又堅韌，可納附身衣服中，而人不之覺，設遇不測，入水後，能浮起水面，至五十下鐘之久，而仍不沉，有將此衣試著之，躍入巨浪中，努力向下，卒不可得，誠救生利器也，航海家爭寶貴之，

廉訪出缺　○署江蘇臬憲正任徐州道薛世香廉訪，書常於本月十五日亥刻在署任因病出缺，溯自廉訪歷權藩臬兩篆，吳中官僚深資愛戴，一旦溘然謝世，闔省士民同聲悼歎

萬國疆域紀　○俄國七千五百八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方里　英國六千九百九十一萬零

九百二十方里　中國三千五百三十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三方里　美國三千二百四十三萬四千五百九十六方里　巴西國二千九百四十七萬七千九百三十四方里　土耳其國一千六百三十萬零八千四百三十二方里　埃及國七百六十四萬一千方里　墨西哥國六百六十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二方里

波斯國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方里　拉巴拉他國四百六十四萬一千三百方里　秘魯國四百五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方里　玻理非國四百二十五萬九千七百方里　哥蘭比國四百十萬零一千零五十七方里　委內瑞拉國三百三十一萬四千一百十五方里　瑞典惱威國二百五十九萬八千九百三十九方里　暹羅國二百二十五萬方里　匈加利國二百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七方里　德國一百九十萬零八千八百十九方里　法國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十九方里　日國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八百二十二方里　日本國一百四十萬零九千四百三十六方里　智利國一百十七萬八千七百九十三方里

意大利國一百零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四方里　羅麼納國四十一萬零七百七十八方里　葡萄牙國三十二萬八千五百九十方里　荷蘭國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三方里　希臘國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方里　瑞士國十三萬七千零九十七方里　丹國十三萬零九百七十七方里　比利時國十萬零二千三百五十七方里選錄格致彙編

## 李氏園

怡頤書屋秋巖氏稿

遙望城東隅森森挺秀竹高垣外徑抱中有舊華屋屋中棲何人托音比空谷一步一迴廊精巧紛接目此境迴出塵合駐高人躅方當春蔵甃紅雨霏牆曲柳條一夜風吹遍絲絲綠倘作華林園上已試正鵠拂面花迎人滋雨苔鱗壁豈意荼蘼開花事已成獨入夏綠陰深黃鸝囀叢木應時泛蒲觴延陵醉十斛蚓篋與蛙鼓妙藥更多蓄秋日雨新霽落霖動地鶩金英綻西風瘦波發寒馥秋心起桐樹古井葉始樸涉冬夜積雪不辨水與陸清奇入畫幀萬木已全禿歷覽周四序俯仰樂此築聞昔李將軍喜值唐運叔邀留昭宗駕不托而豆粥苦被朱梁圍餓鴟嚶嚶哭跋扈率三鎮此罪安所贖築園大無外巍巍抱山麓轉瞬事銷沉荆棘埋刀觸豪華豈復存一夢轉如轂試問邠岐事自反豈云縮不如園中植常沾雨露沐我愛風月好倒處

鄰堪卜置身天壤寬去住與時逐

燈謎　○一八得八二九一十八二四除八二五成十三七廿一一八得八　打一字

續錄陝西考略　○秦省人物，尙論者當首推周室之周公旦與召公奭，皆世居岐山，戮力同心，輔武王以伐暴救民，輔成王以力臻郅治，洵不世之功臣也。漢有蘇武，字子卿，杜陵人，卽今咸寧縣，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天嚴寒，幽於大窖中，齧雪咽氈，數日不死，匈奴神之，乃徙海上牧羊，至節旄盡落，凡十有九載，得還漢，封典屬國，圖形麒麟閣，若班固班超兄弟，及女娣班昭，兄妹齊名，尤爲世所罕覯。固字孟堅，九歲能文，及長續著父彪西漢書，撰西都賦及典頌記若干篇，超少有大志，每讀書，輒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後果出征西域，累功封定遠侯，班昭適曹早寡，兄固續漢書未竟而卒，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等師事焉，號曰曹大家，作女誡七篇，馬融，字季長，博學能文，從游者常以千計，堂設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有道者病之，晉則有杜預，字元凱，博學，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爲河南尹，荆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征南將軍，以平吳功，封當陽侯，預嘗謂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帝聞之，問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著有左傳集解，唐有杜晦，字克明，少英爽，房玄齡薦之秦王，因表留幕府，後與房並相，世稱房謀杜斷云，顏師古，字子櫺，太宗時，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莫與倫比，嘗詔師古考定六經，諸儒就以問難，師古條分縷答，往往出人意想，衆皆歎服，李泌，字長源，七歲能文，玄宗嘗與張說奕，召泌賦方圓動靜，泌卽應聲以對，帝稱奇童，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恢復兩京，功居第一，拜相，封鄴侯，若夫詩才之最著者，爲子美杜甫，博覽羣書，學長于識，陳時事，尤渾括精深，故世稱詩史，元稹謂自有詩人以來，無有出其右者，若白居易，字樂天，當時亦以詩著名，未冠時，謁顧況，況恃才，不輕許可，及閱其詞賦，歎曰，吾謂斯文已絕，今復得於子矣，官刑部尙書，雅好與元稹唱和，時稱元白，又有杜牧，善屬文，能詩，時號小杜，宋則有寇準，字平仲，眞宗朝拜相，決策成澶淵功，封萊國公，元有肅奭，幼翹然不凡，讀書南山者三十年，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著有三禮說，九州志，勤齋文集，人稱一代醇儒，此西安一府人物之大畧也，他郡人物，以限於篇幅，後再編登，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月三十日　第七十三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九月廿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論禁妓館　諭旨恭錄　畜魂無象論　鬼纏遇救　滬上瑣聞　浮屍招認
吳郡螟災　恭懸匾額　巫術可笑　意高通商　青浦建署　桃花盛開
草房引火　爭孩異聞　僭禮貽笑　反目輕生　津郡修城　氣船利用
嚴懲混混　俄京電報　剪徑懸賞　誤拏閩女　閩海颶災　船政設塾
種火轟局　曾帥軍令告示　澄江近聞　學憲運柩　錢卦　地震餘聞
樂平子詩　美疆虫異　龔榮桂詩　席純卿詩　桂香館主人詩　裴子源詩
續錄陝西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九月初十日奉　上諭巡視中城御史札拉豐阿等奏援案請賞外城粥廠粟米開單呈覽一摺京師貧民過多覓食維艱所有中城之朝陽閣東城之臥佛寺育嬰堂南城之打磨廠西城之長椿寺磚塔胡同北城之圓通觀梁家園各粥廠每月共需粟米三百三十石加恩照數賞給自十月初一日起由各城咨明戶部札倉給發該御史等務當督同紳士妥爲散放毋任侵漁單併發另片奏請賞給崇善堂等處米石等語崇善堂等處各廠收養貧民人數衆多米石不敷支放加恩着照所請所有清化寺街之崇善堂梁家園百善堂泰清觀之公善堂三處暖廠各給小米三百石教子胡同禮拜寺賞給小米三百石朝陽門外南海會寺崇文門外玉清觀各粥廠並崗子上典善暖廠各賞給小米一白五十石以濟窮黎該部知道欽此十三日奉　旨潘賡廷鄒琨李文郁俱着以知縣用崔萬椿賈業宋瑾王家駿俱着以直隸州州同直隸州州判用李星垣梁維垣張竹庵俱着以教職用溫士俊張清遠呂庚祥俱着以佐雜等官用山西道監察御史員缺着萬培因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遣邵亨豫爲正考官祁世長爲副考官欽此同日奉　旨知武舉着許應騤去欽此同日奉　旨內簡監試着崇典王炳去欽此同日奉　旨這場內彈壓着副都統明魁去欽此同日奉　旨這收掌試卷着沈守謙顧蘭去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載彩奏上駟院派委廠長等差郎中定昌掌稿筆帖式安吉俊艮等朦混本管堂官改派添派與奏准之案不符等語着該衙門堂官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十五日奉　上諭克蒙額奏副都統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一摺西安右翼副都統明春着准其開缺回旗調理欽此

## 畜魂無象論

畜者有生而自動者也，魂者附於物而使之動者也，畜之動不一，而使之動者則一，說者謂動者非他，精氣與陽氣而已，精氣旺則濁氣沉，濁氣沉而物自輕，陽氣盛則陰氣衰，陰氣衰而物自動，是故畜魂亦二氣之變化耳，是說之妄，不難別白，蓋氣者蠢而無覺者也，而魂之爲物，視聽行爲，實利賴之，則二氣不能成魂可知也，又氣之爲物，可以分上下，區左右，而魂則渾然一體，無形可擬，既非幷合而成，不可分析以滅，渾居一體之中，全附百骸以內，則二氣不能成魂，又可知也，夫有形之物之承他物也，以左就左，而左不知其右之

所爲、以上承上、而上不知其下之所觸、譬諸鏡、形物也、吾之面目、受於鏡者也、鏡之上、鑒我之類、而不知吾頷之在下、鏡之下照我之頸、而不知我眉之在上、凡爲形物、無不皆然、而獨畜魂則異於是、擊蛇首則蛇尾自掉、策馬腹則馬足自行、執蜻蜓之右翼、其左翼自樸、箝蝦蟇之後足、其前足自縮、此無他、魂無上下左右之分、而絕無阻隔于其間也、且不特按於身者爲然、而其耳目所觸、亦無或不然、吾嘗觀鳥雀之棲止深林也、刷羽紛鳴、自適其性、若偶彈以丸、則群起而飛、捷於瞬息、此非雀魂純神之明徵乎、不然、魂之在耳者、聞聲而懼、而在翼者、安知丸至而遠引也、又嘗觀群犬之環聚戶庭也、行臥自如、絕無驚擾、若偶投以骨、則羣起而爭、頓形喧擾、此非犬魂純神之實驗乎、不然、魂之在目者、見骨而羨、而在足者、安知骨在而往噬也、或曰、蒼蠅去首而仍飛、毒虺斷身而兩活、苟非具有數魂、安能分身而各活、予曰是不足辭、蒼蠅之去首仍飛者、腠理未弛、片時踴躍、而究不能歷久飛舞也、毒虺之斷身兩活者、既分二體之後、造物畀以他魂、而二者乃各任游行也、審如是、則畜魂純神之說、似新闢而實至理、雖細微而具眞機、既非游移無據之談、復何敢任逞臆憑虛之咎、人若重思而尋繹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鬼纏遇救　○澄江南門外吳家角地方、有焦姓者、奉教有年、上月二十五日病故、越三日、即行安葬、有甥壻陳某者、本不同教、堅以拜奠爲重、即到墓所、伏地叩拜訖、行至焦場、驟遭跌仆、挺臥如尸、繼而瞪目譫言、茫無端緒、於是諸信友見其被魔纏擾、急爲之誦經驅邪、詎陳又大言曰、我乃雷姓、路經此地、爾等何故打我、旋以十字架示之、始恍然曰、此乃救世主也、我去矣、少頃即甦、問以前事、略不記憶、詰朝、仍照常工作、毫無困憊之態云、

滬上瑣聞　○本埠西商、定於月之二十六七九等三日、仍在泥城外舉行賽馬、日來天氣溫和、風不揚沙、往觀者定不絕於道也、○西班牙駐滬領事官架君、落水身死、曾列前報、茲悉奉調新任篤君、已於本月二十一日、由粵起程抵滬履新矣、

浮屍招認　○本月初、常熟支塘鎮之堂浜橋河內、有無名男屍、順流汆至、延擱三日、並無屍屬認領、由地保報知本鎮、集善堂司事、給棺安殮、發壇阡埋、并由堂董報請昭邑尊出示招認矣、

## 論禁妓館

雲間郭友松稿

世無所謂妓也，妓不足稱館也，婦女而妓焉，猶禽獸也，禽獸所居爲巢窟，妓所在亦爲牢柵之類也，按三代以來，不見有妓之名，惟春秋內傳載宋萬事，衛侯使婦人飲之酒，或以爲婦人當是妓之屬，然如叔孫穆子之婦人，孟僖子之泉邱女，事與相類，豈皆妓館中人耶，自管子女閭之百，傳爲口實，于是後世婦女之忘其廉恥者，竟身入其中而不知怪，妓之館遂愈聚愈盛，亦風俗之頹也，西域以妓爲尋香人，唐代設有官妓，宋尙仿之，教坊記，北里志，皆昔人之言妓也，又有錢塘瑣事，青樓記，南部烟花錄諸書，不可枚舉，近人如板橋雜記，吳門畫舫，秦淮畫舫，半皆言妓之書，知文人狡獪，古今一致，亦適以狀其醜惡而已，竊謂人生大欲，男女爲最，禮以治淫，何等嚴重，同室之好，必問名納采，有別之至，或異室殊床，猶且淫慝之罪多，而夫婦之道苦，今不復防之，反館以誘之，富貴之徒，入其術中而不悟，卽貧寒之輩，罄其素蓄而甚甘，不操戈弧，而設計工於盜賊，但工諧笑，而促命實中膏肓，夫古人女閭之失，未必如今之妓女之淫惡，或爲代酒食縫紉之任，故亦曰客妻，禮經載大夫行役以婦人，亦本此義，若今之妓館，是將何以治之，曰禁之，禁之官，固也，又當禁諸私，官恃法而差保得賄，可以容奸，私論公則媲嬉所居，不能曲庇，且禁諸衆固也，又當禁諸獨，里有蕩婦，固多投菓之時，室有貞男，幷無滅燭之媟，極論之而禁人尤當禁己，禁諸事尤當禁諸心，禁諸心尤當禁諸足，禁諸足尤當禁諸目，以心禁目，將見粥粥成林，而未嘗轉盼，安施狐媚之技哉，若夫嘔逐刑責，擇配罰鍰，官法具在，非僕之所得言也，

恭懸匾額　○滬北湖絲一業，向推洋商交易大宗，上年晉豫告災，南省源源助賑，蒸爲風氣，而本埠絲業，捐數尤鉅，經山西爵撫憲，據情具奏，蒙　欽賜匾額一方，文曰仁敷地紀，發交松太道轉給祗領，謹敬懸挂，以昭獎勸，刻該業會館，展址翻建，工已落成，妥於本月十三日，恭懸匾額，演劇申賀，大開筵宴，滬城自剛道憲以下，文武印委各員，咸往稱賀，冠蓋畢集，允臻盛軌，門首幷派有中西巡捕，彈壓閒人，蓋洋場例也，

巫術可笑　○虞山近聞云，本邑各鄉，酷信神鬼，凡患病之家，以醫藥爲贅疣，以師巫爲護符，怪誕

離奇、甘受其愚而不悔、眞斯民之蠹也、前月間、城外屈家橋孫姓、患痨瘵疾、尙非棘手、並未延醫服藥、專以用晦氣、送路鬼爲事、而疾卒不少瘳、再往女巫處問休咎、則言尊處房園中、有舊皮衣箱一隻、此物年久爲祟、須送棄曠野、此患富絕、疾亦漸愈、孫信之、請巫者於晚間焚楮設供、將皮箱抬丟他姓田中、歸家、恣意飲噉、巫者乃由原路拾箱以歸、明日、肩赴質庫、質錢八百、并將質票售錢三百、盡入私囊、自爲得計、詎事經他人覷破、告於孫姓、即喚巫至詰問、巫不能隱、幾遭毆辱、罰令賠補服罪、麾去之、又某邨有業整容匠者、以幼子患驚風症、亦延某巫送晦氣、并拚擋銀錢、囑代延羽士、打醮一晝夜、以保太平、詎不數日、偶與其妻口角、致婦流頓懷短見、巡投逝波、經人撈救、始脫於難、該匠已五中紛擾、心神不寧矣、後仍操舊業、爲人薙髮、又誤將他人耳躲、挖傷見血、橫被詐擾、化去多金、每自忖欲保太平、卒多橫逆、何遭家不造耶、怨艾交作、恒獨自喃喃、論者謂其如醉如癡、恐不免罹瘋癲之症云、巫術之害人若此、眞堪發一大噱、

意高通商　○滬上西字報云、意大利國外務大臣、近接高麗政府來文云、該轄福山一口、已准意國前往通商、刻已由意大利兵船統帶官、辦理和約章程等事、昨接法京來報、亦謂法國與高麗業經立約通商、特恐傳聞之事、猶未可盡信耳、

青浦建署　○青溪近聞云、本邑縣署、自兵燹後、迄未建復、歷任邑宰、均權借公寓、終未能籌集鉅欵、以資興建、上年海昌吳又祿明府、調署斯篆、即邀在城紳董、議於漕糧每石、加捐建復衙署經費錢二百文、通詳上憲、俟竣工後、造冊報銷、并請驗收、業蒙省憲批准照辦、而邑屬鄉民、遵諭帶徵、尤形踴躍云、按吳明府爾于暘湖任內、亦倡捐廉俸、集資建復衙署、蓋知縣爲一邑之宰、衙署乃辦公重地、未便日久遷延、諸皆細、明府此舉、洵能急所先務矣、

桃花盛開　○今年三伏無炎、秋風先至、人多謂夏行秋令、恐非得時之正也、豈知秋光未老、春氣忽來、近日吳中桃樹、盡已着花、竹外嫣然、牆頭綽約、掩映于疎林黃葉間、別有風致、洵畫中所無也、惜自交秋以來、瘧疾時症、十室而九、高人雅客、既不能扶病而賞吟、異草奇葩、亦祇好背人而開落、桃花有知、定應笑人辜負矣、

吳郡螟災　○吳郡連年豐熟，米價極廉，萬民熙熙，羣歌樂歲，今年秋田禾芃芃，豐稔之象，又已在目，詎意西成可待，老農方相慶而同聲，南畝未收，蟊賊忽潛生于不覺，近於八月杪九月初，田中忽生一種小蟲，其嘴如蚕，而身倍纖細，專由稻梗中間嚙破，鑽食苗心，因此田禾之將熟者，忽若宋人之揠，漸見枯萎，鄉人肩枯稻入城報災，後先相望，刻下災象僅十之三四，倘能將此螟螣一掃而空，則農夫猶可稍慰，否則醫不得眼前瘡，愈急殺心頭肉矣，正不獨足胝手胼之夫蹙額而相告也，

爭孩異聞　○皖省寄國府來函云，建平西鄉有客民寄籍墾荒者，昆季二人，其長者授室後，連育六子俱早殤，本年又舉一雄，闔家均有喜色，撫育愛護，珍若掌珠，滿擬此兒必能長養，不致再抱西河之戚，詎不數日，啼聲漸細，又遽然而殤，悼喪殊甚，乃用蒲蓆包裹，襯以石灰，而棄諸野，會有某氏婦路過田塍，見有遺裹在地，不知其爲死孩也，啟視之，則見面色紅紫，啞然有聲，既驚且喜，携歸家，擬撫爲螟蛉，事聞于客民，奔往棄孩所視之，果失所在，往詢焉，并述前情，乞還所生，感且不朽，某婦不允，嗣後凌人勸說，許給酬資數元，而某婦猶不忍捨去云，此亦一異聞也，

僭禮貽笑　○澄江來信云，本月初二日午前，江陰東門內，有盛稱某姓出殯，儀制甚繁者，詢之，知係某酒館主人，靈柩入窆，往覘焉，果見旗鑼傘扇，馬牌軍牢，釋道音樂，彩亭旛旐之屬無弗備，親朋冠服，執香恭送，婦女乘輿尾送者尤衆，并有濟蹌搖擺而來者凡四人，竟朱其纓而金其頂，俄而一陣狂風，頂帽均吹在腦後，冠纓絆住頸項，如負奚囊，且有失去頂子者，旁觀粲然，而送葬親朋，尤相顧失色云，此雖事逢其偶，然城市中，已目爲笑柄，談者紛紛矣，

反目輕生　○琴川大東門內方橋之北，有林姓業磨腐生涯，舉家頗堪温飽，是月初七日下午，夫婦偶因細故反目，頗有詬誶聲，其婦負氣出門，赴訴母家，此亦女流故態，即旁觀者亦不之怪，繼而林長吁入內，扃戶酣眠，衆亦不爲異，逾時林母呼與語，不應，扣門，不啟，疑焉，撬門而入，則見懸樑自縊，已赫然僵矣，母哭之慟，妻歸亦失聲號哭，閒人叢視，戶限欲穿，莫不謂林以血性男子，年逾四旬，猶見短若此，徒遺老母在堂，寡妻仰屋，林亦愚矣哉，

**津郡修城**　○津郡向有裏外二城，其外城係咸豐初年所築，迄今年久失修，傾圮殊甚，刻下海防極爲嚴密，亟應修築堅實，以肅觀瞻而重防堵，現擬不日興工矣，所有海定輪船載到兵士，有卽留津防者，亦有分調大沽者，其自東沽以上，直達大津，百里之內，連營屯紮，多係百戰勁旅，軍容之盛，較咸同勦賊時，倍形壯闊云，因附及之

**氣船利用**　○津門機器局創造氣船，其情形已略登前報，茲已告成，蓋駛行水底機船也，式如橄欖，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標，及吸氣機，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敵船之下，其水標縮入船一尺，船卽入水一尺，中秋節下水試行，靈捷異常，頗爲合用，因內河水不甚深，水標仍浮出水面尺許，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無所見，而佈置無不如志，洵摧敵之利器也，

**草房引火**　○金陵水西門外，上河街地方，木行林立，左右各圍木廠，堆積木植，高若岡陵，沿河隙地，多有客籍窮民，支搭草房，以蔽風雨，愈聚愈多，炊烟起處，幾成邨落，本月初七日正午，草房中不戒於火，四面延燒，如拉朽摧枯，至一下鐘，已將草舍百餘戶，盡成焦土，水龍赴救，亦已不及，沿途兒啼婦哭，慘不忍聞，較城市中倍覺傷心云，

**俄京電報**　○西字日報云，都中總理衙門，近日接有使俄大臣曾襲侯，發來電音云，抵俄後，卽擬晉謁俄皇，婉商約款，乃近奉俄廷傳語，謂前使臣所定和約，設貴國朝廷，未能一一如議，原可重行酌改，並非一成不易，今乃雷霆大震，遽將定約之崇前使，下獄治罪，雖以本國之法，治本國之臣，初與外邦無涉，然終不免有藐視我俄之意，今何幸貴大臣惠然肯來，再商條約，倘有懷欲白，望與敝邦相臣聚議晤談，持平辦理可也等語，本館竊謂此次曾侯奉　命前往，係中俄和戰一大關鍵，今俄廷詞氣之間，似乎微有不愜，此乃機密要聞，卽使飛電傳至華京，斷無洩漏之理，則西報所言，雖必無傳聞之訛，姑譯出以供衆覽，又日來風傳俄廷寄語中國，謂賠貼軍費，爲數過鉅，設欲減讓，亦無不可，惟須以南洋臺灣一島，畀爲俄有耳，是說也，微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彼固難于啟齒，況爭之日本，讓諸俄邦，在我亦安有此政體，此必無稽謊語，斷斷不可信者也，

剪徑懸賞　○前月二十四夜，閩垣有某洋人所娶之粵婦，乘輿路過廣東會館，被剪徑刼賊，搶去金飾，值價二百餘千，即經該洋商同祥行主，稟請英國駐閩星領事，函請南臺海防分府王司馬，塡發賞格，諭飭知軍民人等，倘有知此匪踪跡，線引緝獲賍盜者，賞大錢二十千文，一面移會閩縣保甲局，一體嚴密訪拏，若屋主左右鄰，知風容隱，不即首報，定即照律究辦等云，聞是日輿轎過此，有五六人持刀攔截，并將輿夫用辣葯滿塗其目，然後由輿內拖出搶去紛散也，匪人之計，亦狡而狠矣，

誤拏閨女　○本月初旬，閩省鼓樓大街，有閩縣差役十餘人，闖入某姓大家，搶去及笄閨女一名，鄰近舖戶大駭，急出攔阻，役等答以事已經官，爾等不得與聞，各舖細探該宅，知並無官事，均懷義憤，紛紛罷市，後知該宅主人，曾娶南臺洲邊一妓爲妾，經妓之假母控其誘逃，案經三年，已生有幼子二齡，此次經原告指引縣役，入門獲解，不意誤將主人已字某姓望族之女獲去，迨抵公堂，知事已錯誤，即令入內，喝官眷好言勸慰，并具點貲，爲之壓驚，少停，提輿送歸，邑尊即飛騎親詣大街，勸令開市，詎女之夫家某紳，聞信已面訴制憲，於是邑尊于衙參時，頗受上游申飭，論者謂妓母之健訟，縣役之鹵莽，其罪眞不勝誅云，

閩海颶災　○本年閩屬各州縣，夏秋之間，風雨甚多，晚禾尚無大損，陡于八月下旬，忽發颶風，河中木筏船隻，漂流損失，不可以數計，晚稻咸遭傷損，所最慘者，二十四日溪流忽漲溢橫流，漫入圩岸，居民屋宇，被淹沒倒坍者甚多，傷斃男婦一百餘口，水勢數日方退，而縣中已勘驗詳報上臺矣，閩中水災，幾於無歲得免，或亦隄防有未善歟，

船政設塾　○閩中船政局自黎方伯兆棠抵閩接辦後，倍加整頓，局中向設前後兩塾，教授生徒，練習諸務，其前塾專授法文，製造格致諸學，有法國教習掌之，其後塾則專課兵船駕駛，及水師兵法等事，生徒濟濟，頗著成效，向係由閩考取，間有借材粵省者，茲黎方伯以粵東得泰西風氣最先，宜分赴粵東招選生徒，入局肄業，但取賦質聰穎，若華文優劣，概可從畧也，至由閩考取之俊秀，仍須按照向章，挑取文理優長者，以資嫻習，故黎憲刻已奏請在粵設館，招集生徒，學習三載，然後咨送到閩，即可量加差遣，開支薪水云，

嚴懲混混　○大津縣役有崔姓者人因其頭禿咸呼爲崔和尚西門外有草舍三間向賃于張某居住前月間崔遣幼子往索賃值張以適愧囊空請俟明日其子堅索不已致彼此稍有口角子歸愬于其父崔怒飛步往索登門便出毒詈張惡其突來尋衅答罵不少讓遂互相扭打經人拉勸而散崔餘怒未平翌日凌晨挾刃而往巡奔張室偵其披衣乍起即闖入劈面一刀將張砍倒家人喊救鄰佑咸集而張已面血模糊絕無人色矣崔提刀四顧滿志躊躇而去先是津郡有鍋匪黨類俗名混混最爲地方之害此輩平日以到官不下氣爲榮受痛不敢度爲勇橫行街市私分界限屢經牧令嚴禁殺一懲百毫不知懼此次崔被拘到官詰責之下喝謂爾如此狠悍實無異混混供曰子即混混之頭目也邑尊大怒命笞四百面不改容喝令再行重責崔微獨絕不呼痛且假作鼾睡聲以示整暇乃令取站籠來納入之忍鷙如初次日將籠底襯磚抽去二層惟足尖及地生死已在呼吸間崔復高唱四郎探母一齣喉音嘹喨聲達內署唱畢問衆曰子聲容仍如故乎衆曰如故又高聲喝采響遏行雲官知其獷猛無人性乃命將底磚一併撤去而足已懸空飄飄然御風而行矣兩日後顏色慘變仍無語而死未知經此番懲創後若輩能稍斂迹否也

曾帥軍令告示　○太子少保督辦海防爵撫部院曾　爲曉諭事照得本爵撫奉　旨督辦海防檄調湘毅各軍由包頭大同固安大路前往山海關多福多祿多壽各營自太原起程從獲鹿保定固安前進所有隨營文武弁員裝運軍械棚帳及糧餉行李僱用車馬驢騾夫役不少業經委弁向行店自行僱覓毫不擾累商民每車馬夫一名日給火食銀一錢二分馬一匹日給草料銀二錢俱向營內銀錢所支領按日算給不准尅扣絲毫來回一律誠恐沿途州縣集鎮驛站村堡有未週知理合曉諭爲此示仰沿途各處商民知悉爾等務須平賣不得高抬物價致累兵弁倘有不遵軍令之兵擾及商民准爾等捆送來營當交發審處問明科罪爾商民亦須按照民價公平交易或先交錢然後取物或照錢多寡發給貨物兩手齊交既不准商民抬價亦不准兵弁略買必先議定然後有利行軍爲此示諭其各凜遵毋忽特示　計開軍令

一不准強買強借毀壞店房傢伙物件如違割耳示衆　一不准借端訛詐到處騷擾如違割耳示衆

一不准強取財物如有不遵除將原物追出繳還外梟首示衆　一不准欺辱婦女如違斬首寸磔

行數武，前面橫槓驟脫，致乘輿者倒翻跌地，兩頰磕傷見血，其大幅滾墮入河，隨潮流去，迫至數十步外撈起，則翎枝已烏有矣，某員怒甚，立將輿夫及扶轎者共八人，各重責軍棍二百，沿岸駐足而觀者，咸掩口胡盧，吃吃不止云，

澄江近聞　○重陽日有某大員，由江陰官碼頭登岸，乘坐綠呢四轎，并有武弁扶轎者四人，詎甫仗，頗形繁盛，唐統領率所部營兵，列隊恭送至碼頭登舟，城中大店舖，均于櫃檯外面遍挂白帷，以伸哀感，亦足見公德澤之入人深矣，刻聞准于二十三日行抵蘇省胥門接官亭，開喪三天云，

學憲運柩　○原任江蘇學政夏子松侍郎棺柩，由江陰節署盤運浙回，本月十九日發靷，一切儀

錢卦　○錢，亨利，君子吉，小人否，彖曰，亨利，運亨則利也，君子吉，小人否，用不同也，外圓而內方，得之而其強莫當，去來無常，轉禍而爲祥，錢之爲用大矣哉，象曰，範銅合鉛，錢，君子以見得思義，蓄之，以備不虞，初九，儉積而富，日增月盛，象曰，以儉致富，得其道也，六二，門如市，衆夫所止，用合乎禮，貞吉，象曰，用合乎禮，其譽光也，九三，祖父吝，子孫凶，象曰，子孫凶，悖而出也，六四，先貧後富，終吉，无悔，象曰，終吉无悔，其理順也，九五，脅肩諂笑，銖錙期必得，悔吝，象曰，脅肩諂笑，喪其志也，雖爲錙銖，亦可醜也，上六，廉而潔，歌聲出金石，象曰，貧而能樂，不役於物也，

地震餘聞　○前本報登小呂宋國地震，係據西報電音登錄，尚未得其詳細情節，茲續接西字日報，述西歷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勢極猛驟，猝不及防，其瑪尼勒一城，房屋之傾陷者最多，有教堂一座，善堂數處，倉廠二座，衙署一所，均摧是難，方地震伊始，人見空氣有異，少選，即聞轟震聲，計廿二日，奔突翻騰，來勢極猛，閱時至六十杪之久，前後傷斃人口約三百名，城內屋宇，鮮有存者，貨物屋料，計值佛郎約四百兆枚，災異之來，爲開國以後所僅見云，

種火轟局　○西報云，俄國有製造火藥局一所，係國中最著名者，工匠雲集，軍需充足，方晝夜趲工，以備要需，乃竟於西歷九月初三日，突遭轟焚，如地陷天崩，霎時凈盡，轟斃工匠一百八十人，事後訪察，知此禍實由亂黨種火以貽害者，僉人之謀，抑何慘毒，

美疆虫異　○蟻微虫也何足異茲閱美國新報知亞墨利加之屬地名尼什者竟有蟻患國屬鄉問多植葡萄穀麥之類以滋生息本年適將成熟忽有蟻陣逐隊而至盡噬其根致植物多遭枯萎收成大歉其來也不知其所自排列行伍蜿蜒而來其直如綫無萬萬數曠野圍立而睇之一望如墨地爲之蔽鄉民治之之法惟俟蟻蟲集則掘地爲溝而置諸薪蟻陣入溝急舉而焚之其勢稍殺餘衆折而回仍不亂行列雖兵法無以加焉謂之曰異異乎不異

咏雞冠花　○可愛秋容傍碧巖金冠高聳亦非凡料應別有飛騰志留得丹心一點嵌昂頭獨立戴高冠一片金英一片丹若使飛鳴驚四座有誰起舞月中看　古瀛一山龔榮桂草

秋夜偶成　○寂寂秋宵靜窻虛兩扇紗嬾看三徑月悄對一叢花倚榻增閒夢措箋憶落霞耽吟人不寐撥火試煎茶　閒夜竟如何秋風客館多嫩涼侵枕簟殘月上枝柯燈影寒詩膽蛩吟怯睡魔故鄉音問遠覓句且閒哦　吳中席純卿甫草

和作　○寒氈愁永夕斜月照窻紗夜靜蟲吟砌秋深菊吐葩幾人將進酒有客學餐霞貲盡推敲苦擎杯試品茶　旅夜奈愁何秋深百感多名心馳北固清夢揽南柯入市聊求璧懷人竟着魔候蟲知客意竟夕助悲哦　瀛東桂香館侍者善卿甫草

詠菊花　○盆盈秋色滿柴門淡白深黃月有痕莫怪當初彭澤令朝朝抱甕灌籬根　原知花事屬春天不信秋來愈覺妍暗裏香清堪佐酒連宵醉臥幾忘年　題歐陽子秋夜讀書圖扇　一輪皓月掛層宵朗朗書聲破寂寥童子垂頭剛熟睡金商早已報秋宵　東臯寄公裴子源未定稿

讀徐晉齋詩有和友人梅放中秋一律戲成一絕句　○分香蟾桂正瑩瑩數點檀心眼忽明要把春生敵秋殺出山原不爲科名　木樨　花多痞瘧易成災花少猶防肺太開最好鄰家纔一樹偶因風便送香來　題馮夫人張氏紫藤花舍詩稿　縷月裁雲筆一枝由來習禮更明詩深閨亦有千秋業想見承平樂利時　吳中樂平子草

燈謎　○校士却爲漢劉秀　打禮記一句　碩鼠肥兎　打禮記一句　子路今爲蒲邑宰　打

書經一句　上窮碧落下黃泉　打易經二句
投射照登　○英洋一枚制錢五百　打古人名一　員半千　琴川許小岩琴湖老人射　畫寢
遺譏後通宵并不眠　打書經一句　子不敢宿　味霞居士射　呂奉先　打四書一句　三家者　琴
湖老人射

續錄陝西考略　○其任同州，則漢有楊氏父子曾孫三人，父震字伯起，明經博學，從游者動以千計，稱關西夫子，官至太尉，門無私謁，爲太守時，有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獻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昏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吾知，烏得謂無知，密遂抱慙而退，子秉字叔節，官亦至太尉，朝廷每有得失，輒盡忠規諫，上每爲之改容，彪字文先，董卓廢立，彪以司徒盡節，幾及於難，曹操誣彪下獄，孔融諫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若橫殺忠良，誰不戒心，操遂出彪於獄，迄乎有唐，震之嗣孫於陵，字逢夫，身負奇志，德宗時拜中書舍人，遷浙東觀察，有政聲，入爲京兆尹，爲人抗直，摘伏姦慝無所隱，卒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又有郭子儀，自武舉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亂，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人不忌，其契合人心至深且固，後之宰輔，弗能及也，柳公權字誠懸，博經術，精書法，穆宗問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悟其以筆諫也，文宗朝，累官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宋有張舜民，善屬文，登進士第，元祐初，司馬光薦其才器秀出，羣表剛直敢言，召爲監察御史，後坐免，自號浮水居士，元有侯均，事繼母以孝稱，續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通貫，一時名振關中，在鳳翔，則周公召公而外，漢有法眞，好學博通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來者，數百人，前後徵聘四至不爲屈，時號玄德先生，在漢中，則有李固，狀貌奇特，對策鯁切，卒爲梁冀所害，天下痛之，在延安，則有韓世忠，劉正彥反，世忠挺戈而前，賊竄望見咋舌曰，韓將軍也，皆就擒，其威勇驚人，羣醜褫魄，有如此者，此其人才之大器也，至論本省物產，延安一帶山石流油，可以燃燈，亦可療癰疽，謂之石油，意即目下盛行火油之類，疏通其源而廣採之，未始非生財之一端也，自然銅，出於興安，密蠟，鹿茸，乳香，麝香等，出於漢中，若馬，牛，鉛，鐵，鹽，石，等皆土產中常有之物，非秦中獨著之品也，故不備載，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第七十四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月初四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放鴿可惡
夫婦暴亡
庚辰科武會試題名錄
銀紙付火
怡頤書屋詩
論畜魂始終
青婦勇烈
庸醫殺人
粵臬關防告示
日員出使
存恕齋主人詩
大堂落成
憲旌涖滬
丹陽命案
抽收膏釐
日本產金
甘肅考畧
邪不勝正
穿窬很毒
周湯氏井亭啟
商船日盛
鼓勇登山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壹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知武舉許應騤奏山東省挑入雙好之武舉宋金鍾於內場覆驗時不能復開原弓查訊係因臂傷尚無項替情弊應否扣除請飭遵行等語宋金鍾着即扣除欽此同日奉　旨西安右翼副都統着聯恩補授欽此十七日奉　上諭御史徐文泂奏各省州縣紛紛更換請飭部明定章程量予限制等語着吏部議奏欽此十八日奉　旨廂黃旗領侍衛內大臣着惇親王兼署欽此同日奉　旨桂全所管廂黃旗漢軍副都統着明安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恩全所管正黃旗護軍統領着鍾泰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世鐸所管廂紅旗滿洲都統着景壽署理隆懃所管廂藍旗漢軍都統着文煜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徐桐現在出差禮部尚書着李鴻藻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桂全典廉現在出差禮部左侍郎着烏拉喜崇阿兼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着錫珍兼署欽此同日奉　上諭廿肅涼州府知府員缺着倭什鏗額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劉廷枚補授司經局洗馬欽此同日奉　上諭程祖誥現在出差其所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着邵亨豫暫行兼署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載齡奏病仍未愈籲懇開缺一摺載齡着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食全俸用示優眷欽此二十三日奉　上諭昨日在東華門內叩閽之烏槍護軍文奎着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同日奉　上諭廣壽奏授疾未愈懇准在紫禁城內暫坐二人小椅一摺向來滿洲賞馬大臣年未至六十五歲准令在紫禁城內乘坐小椅者原因年老足疾加恩以示體恤此外或出自特恩非臣下所能自請廣壽病未痊愈本日已給予假期乃率請乘坐小椅殊屬冒昧着傳旨申飭欽此二十一日奉　上諭載治奏病痊銷假氣體尚弱懇恩量減差使一摺載治着開去御前行走帶領豹尾槍差使並毋庸管理上虞備用處善撲營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正紅旗滿洲都統着文煜調補廂白旗漢軍都統着額勒和布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靈桂着管理光祿寺事務欽此同日奉　上諭梅啓照着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同日奉　旨着派成章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着派西凌阿管理上虞備用處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着派楚克林沁代進惇親王領侍衛內大臣之班並帶後扈行走欽此

論畜魂始終

或問魂與畜孰先、曰畜無魂不能生、不生則無畜、曰先乎魂、則又曰魂與畜孰亦、曰畜無魂不能覺、不覺則無畜、奚亦乎魂、然則魂之始先於畜、而魂之終後於畜乎、曰是又不然、夫火焚物者也、無物則不焚、不焚則無火、是火也物也焚也、不可分焉者也、今魂之於畜、有類乎是、畜魂必知覺、知覺必以身、是魂也身也知覺也、不可分焉者也、不可分、而乃知魂不先身以生、亦不後身而死、魂之始卽畜之始、魂之終卽畜之終、初無先後之殊矣、且天下事事物物、有所長卽有所用、從未聞虛生天壤間一無所用者、乃畜魂之爲物、惟欲其依附畜身、而使之視聽言動耳、未生畜先生魂、斯時之魂無所附、卽無所用、曷貫先事而圖、畜既死魂猶存、斯時之魂無所依、卽無所能、何事亦存不滅、又況鳥獸魚虫、蠢頑無識、雖有善不賞、雖有惡不罰、魂既無賞罰之可加、猶奚事存留於斯世、執是說也、廣異記載畢杭殺鼠而遇害、前燕錄載慕容皝射兎而墜馬、厚德錄載宋庠渡蟻而登第、此皆附會之詞、不足憑信、何則、蓄畜既死而魂已滅、又安有復仇報惠之一日哉、或問畜魂果何自而生、曰魂者無質者也、物以類生、無質者不生於氣質可知、物有分體以傳、無質者不以分體而傳、又可知、由是觀之、魂之生要必降自大造、出於本無、而其死也無疾病之纏綿、無軀體之朽敗、要惟泯泯滅滅、消歸無何有之鄉而已、嗟夫、世人不察、以爲畜雖死而魂猶存、或飄蕩於幽冥、或輪廻夫物類、甚謂好殺生者、無論生前身後、必受孽報、某也以屠牛而凶終、某也以嗜鱔而慘死、言者津津、聽者唯唯、直至千百年而執迷不返、亦可慨矣、此吾所以究畜魂之始終、而兼闢夫世俗之荒謬、衍爲論說如此、

大堂落成　○德國高郎溺省、曾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國人捐集鉅資、興築天主大堂一座、是年八月十四日、總主教某公行禮、始置基石、直至今年春夏間始竣、西八月初十日、恭奉十字架於塔頂、舉國稱慶、士民麕集、屈指自經始迄今已六百三十有二年矣、聞堂基入土深至四丈六尺、柱圍三丈、堂如丁字式、長四十六丈六尺、闊三十三丈八尺、上有三塔、一高三十五丈、餘二塔高五十丈、華麗壯觀、可爲各國教堂之冠、

邪不勝正　○江陰縣屬之繆家邨、有邨氓繆金郎者、年富力强、素安耕鑿、夏初患病纏綿、似有邪

崇憑附之狀，其家延羽流作退鬼法，不驗，別募方士作法如前，而纏擾益甚，囊空浪擲，羅掘俱窮，倉急殆難言狀，益以病者枯瘠如柴，奄奄床褥，不得已，投訴信友陸姓家，商量善治之法，陸即躬赴繆氏室中，默誦經言，俾邪魔遠遁，詎惡魔仍借病者之口，語言狂悖，陸乃走近牀前誦經，并以聖水沃其首，即極聲喊痛，久之始寂，繼而病者漸甦，知邪魔已去，可保無虞，刻已寄廡該處堂中，篤信眞教，異常沉摯云，

放鴿可惡　○澄江鄉間，有倪姓信友，前年娶江以北某姓女爲妻，曾費財禮百餘金，捌擋湊集，頗竭張羅，滿擬操持中饋，白首可偕矣，不意未及一月，新婦於深夜潛逃，鴻飛冥冥，杳不知其所之，而原媒亦無可蹤跡，付諸一歎，本月初又有毋子二人，願醮於倪，倪意其挈有幼子，或因無可依傍，俾不致再萌去志，議明身價洋八十元，先付廿元，詎一去不來，又食言而肥矣，以農民有限之脂膏，供若輩無窮之誆騙，今而後倪其以鰥魚終乎，可惡莫甚焉，

青婦勇烈　○海門大洪鎭南首，有混名陸麻子者，恃其膂力，橫行鄉曲，誘逼婦醮，尤其能事，即俗所稱白螞蟻之流也，近鄰奚某，甫於春間物故，其妻湯氏，青年守寡，志節懍然，陸百端煽惑，而鐵面氷心，終不可犯，去月下澣，聞茅鎭郭某，久絕幺絃，因往說合，并勒逼族鄰等主婚出帖，送來財禮洋壹百五十元，擬以强逼從事，陸固司空見慣，已有成竹在胸，復往湯氏處餂以甘言，氏峻拒益力，聲色並厲，陸曰，必欲强而後可，恐於嫂有所不便也，氏答以恐於爾有大不便耳，言未已，袖中即出鐵尺，劈面猛擊一下，陸狂吼倒地，鼻已擊破，左目睛迸出，血流如注，令人不忍逼視，復責之曰，爾平日橫行鄉里，衆皆側目，而受衂于一弱女子，殆爾命該絕矣，陸哀痛求饒，氣息僅屬，斯時觀者如蟻，咸同聲稱快，閱兩時許，始雇車狼狽歸，噫，若湯氏者，亦可謂勇而烈者矣，

憲旌涖滬　○江督劉峴莊制軍，偕彭雪岑宮保，於前月二十六日由金陵乘坐輪船，沿江巡閱各炮台，先抵江陰口，查閱畢，於月晦日午後，舟抵吳淞，查驗炮台，并調集各兵輪，齊集海口，親閱操演，本埠關道以下，文武各官，均坐小輪船前往恭迓憲節，閱視既畢，於月之朔日起碇，前往鎭江一帶矣，

穿窬很毒　○崇友來函云，仲秋中旬，箔沙陳姓家，有胠篋者流，伏而鑿其壁，丁丁有聲，陳適輾轉

中宵，寤而不寐，亟下床，蹲地伺之，俄而穴已洞穿，該賊乃由窗而入，效宋大夫之故智焉，不意陳突握其髮，謂之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非禮也，豈神龍見首不見尾耶，盍令爾全身畢現，毋以人而效畜可也，挽之愈力，忽手驟鬆，幾遭仰跌，則賊已抽刃割辮，騰身飛竄矣，陳急拔關追之，攬其衣，牢握如故，詎該賊不爲寺人之斬袪，竟效專諸之刺客，拔刀亂戳，身首間登受七傷，血溢如注，仍死不釋手，幸鄰人聞喊噪聲，將賊獲住，當夜入城，報縣驗傷，獲犯捆解歸案，閭邑尊擬將從重嚴辦云，噫，賊固詰而毒，陳亦忍而黠，既未亡失贓物，則當其截髮逃竄時，宜若可已矣，何必爲窮寇之追，有必得甘心之勢，卒至身受重傷，幾顛於危，故人謂賊固殺不容恕，陳亦未免太覺好事也，

夫婦暴亡　○崇明中沙施某，業農，妻勤于織，有子年僅八齡，上月初十日，妻適經布，囑施相助爲理，至日暮，始得綳紗上機，亦甚矣憊，甫近黃昏，即占同夢，詎明晨日上三竿，猶未啟戶，鄰人已陰怪之，少停，其子有號哭聲，達于戶外，呼之不應，排闥入，但見夫婦二人，已偕亡矣，其子拊床而哭，僉不解其致死之由，經邀其親族前來，料理殯殮，驗之，了無傷痕，噫嘻，生同室而死同穴，竟撒手而偕歸，爰兮怙而母兮恃，嗟遺孤其曷賴，聞者咸泣然曰，咄咄怪事，

庸醫殺人　○醫道至今，亦難言矣，讀得湯頭歌訣數十首，略辨藥性溫寒數十味，便可出而試其技，將不痛不癢之藥，擬方下劑，心恒惴惴焉，倖而疾偶癒，則名譽便起，來謁者漸多，而財源亦於是乎在矣，伊可歎也，亦可笑也，客言崇邑某鄉某者，素業農，略識之無，繼而不安耕鑿，見業岐黃者，多暴致富厚，心竊羨焉，遂購方書讀之，淮雨別風，不求甚解，未幾遂懸牌候教，冀獵取人財，鄉愚無知，喜其診資頗廉，姑試之，有效有不效，蓋吾行吾素，付病之輕重增減於不可知也，比一載，居然囊橐漸充，不畧初願，而就診者日益多，適鄰婦懷孕六月，腹痛不安，邀某來診，冀安其胎，詎某以爲腹痛乃伏寒所致，竟岸然用姜桂附子湯，藥甫下，即覺身如火燒，煩燥欝熱，不勝焦灼，夜半，胎墮而母亦亡，翌日，有人見其方，深爲切齒，擬援例控官，以洩傷忿，某乃多方挽救，願罰洋三十元，殯殮死者，而事始寢，刻聞某受此衂敗，深悔不學無術，未可僥倖萬一，擬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不可謂非順水收帆者也，

丹陽命案　○丹陽函報云，有向駕信划之倪某，本邑張官渡人，八月間，有浙湖新市鎮張姓，託寄家信一封，附洋三元，囑交湖頭村董某查收，詎後接續信，知此洋實未收到，經董屢向倪追查索賠，齟齬已非一次，前月初，董又遇倪於塗，始據倪由身畔取洋交出，董復斥以私拆家信，挪用銀洋，倪殊不服，始罵繼鬥，互有微傷，經旁人力勸而散，當晚倪至董姓家，恃醉酣臥，絕不發聲，董以其拚鬧故智，任其詐癡，不意夜半倪即身死，董始駭急，而倪之族人已聞信糾集男婦百餘人，蠭擁而來，將董姓屋內什物，打毀如齏粉，鄰近數家，并被斯毀，其左鄰某糟坊，有酒罈數百個，亦被挪破，酒溢成渠，鄰人奔避一空，如遇寇盜，屍母即以子被毆傷身死，董姓亦以服毒拚害，橫被抄毀等情，各赴縣具報，適陽邑張明府，因公晉省，登即申請鄰封金壇夏邑尊，帶同刑仵，前來相驗，驗得頸項有抓傷痕一處，并不害命，用遂針探入喉內細驗，委係服毒身死，押令棺殮，應候陽邑尊回署，再行提案核辦，人謂倪之喪命，董之破家，均由小不忍所致，鄰人何辜，而池魚竟被殃及也，

捐建琴川周烈婦湯氏井亭啟　虞陽今吾廬主人撰

蓋聞某水某邱，賢士之釣游必表，一樓一閣，名流之題詠常新，況當年殉節之區，終古埋香之地，如周烈婦者乎，烈婦姓湯氏，住五福街，小梅先生妻，艾生茂才母也，星雞戒旦，治生之計彌勤，風鶴頻年，誓死之心斯決，富庚申之歲，城陷之秋，小梅以有事至鄉，艾生亦奉命避賊，維時刀光飛雪，溝水盈尋，人情則湯火相煎，妾心則波瀾不起，揮毫片刻，倉皇留決別之書，戒指一枚，慷慨表潔清之節，祝夫君以續適，託老僕以告知，遂與幼子連繈，幼女淑貞，殉難下房井中，於虛慷慨，相軀易從，容就義難，如烈婦者，眞丈夫哉，迨夫窮寇歸誠，良人早故，既收骨殖，合葬崇封，復檢手書，裝潢傳世，邀　盛朝之旌表，乞有道之文章，在死者固非求名，而生者亦無遺憾矣，惟是訪厥攸居，已經易主，清泉止水，將隨瓦礫以俱堙，毅節貞心，莫共山邱而永峙，其子既才豐力嗇，同人咸褰董利輕，擬集千鍍之裝，贖歸故井，用表一坏之土，建以新亭，庶幾並峙辛峰，亭千秋而不朽，爭輝渤海，井百世而流芳，以慰幽棲，以風義烈，豈不懿歟，是所望焉，

附錄井亭石柱楹聯○不起波瀾有如此水　請留磐石以名吾亭　同里馮熙成撰魏炳虎隸　六角井

圈題句　從容就義　殁獲死所　石烱永乾　此性千古　周湯氏殉難之井　同里潘仁欲謹題

庚辰科武會試題名全錄

黃培松福建　景元滿洲　周增祥廣東　游萬昆四川　趙萬忠直隸　裴待時河南　金鳳岐江蘇
萬世釗江蘇　曹維雲安徽　于錦升山西　劉璋甘肅　郭泰業湖北　郭鍾秀雲南　李德英湖南
殷攀龍四川　王安國福建　余藻四川　李祥森福建　周圭璋浙江　王魁直隸　王達松廣東
謝汝璆廣東　陳鴻銓福建　馬廷懷河南　易漢章四川　顏勤德泰蒙古　林鴻鈞福建　何綸章廣東
余覲光四川　謝嚴恩安徽　楊樹康廣東　任茂松河南　吳家斌江西　韓國華江蘇　莫雄謨廣東
陳翼湖南　趙培勳廣東　顧鵬飛陝西　彭慶珍貴州　岳增常山西　劉殿甲奉天　范元善直隸
王殿玉浙江　賀巘莊河南　全乃烈廣東　楊景昌福建　李廷冠廣東　吳寶琪安徽　薛文超江蘇
張瑞玉雲南　劉榜四川　吳世麟安徽　徐人驥江蘇　尹世甲山東　饒遇豐安徽　萬長春漢軍
春林蒙古　王永昌直隸　唐玉樹四川　胡金松河南　文華滿洲　戴泰峯直隸　尹鴻成漢軍
劉魁漢直隸　謝廷熊廣東　林國瑞福建　鄭艮樹安徽　王乃昭山東　張鴻儀湖南　張殿揚湖北
謝嘉樹直隸　趙念祖廣東　張鴻勛河南　楊生潤直隸　譚泰臣四川　王年山西　丁鵬江西
楊國靖四川　周霖江蘇　鄭國勝江西　邱東屏福建　周化南直隸　雷同升廣西　楊長勝河南
魏榮斌甘肅　毛世山西　吳在魁江西　周近昌江蘇　宋長林山西　蕭景雲直隸　嚴化鵬直隸
張清簡山東　姚應彪廣東　李甚山西　侯振山西　尹元山西　伍子忠廣東　尚淩雲直隸
白鳳翔河南　秦步陞廣西　陳振綱浙江　井汝楊廣東　宋邦傑直隸　姜鳳翥浙江　周子清廣東
王長庚直隸　馬爾祿甘肅　王瑞芝山西　廖飛熊江西　何正榮雲南　李賓安徽　馬錫山西
李鵬摶湖北　柏繼廷湖南　王楚圖雲南　盧杭山西　汪鳳池安徽　馬宗常山西　倪振武江蘇
李聲揚江西　楊銳泉江蘇　羅長春雲南　姚振國陝西　汪朝宗浙江　韋有詔廣西　白增祥山西
陳紹科貴州　姜樹蘭湖北

粵臬關防告示　○欽加布政使司銜署理廣東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全省驛傳事務南韶連兵備道加十級紀錄十次華　爲關防事照得本署司志學丁年、刪名甲第、紳書東觀、簡執西台、蓋仕已逾三十年、紀遊幾遍十四載、莫不却金暮夜、談月良宵、同治十三年服闋赴部、旋拜　鸞章於北闕、再持豸節於南邦、清司鑑心、汩汩指珠江之水、貞能介性、巖巖瞻英石之峰、每觸目而常驚、恐初心之頓負、茲者仰蒙憲檄權臬會垣、思煥新猷、必除宿弊、簿書旁午、事悉親裁、禁戒重申、柄無下替、門牆素峻、斷私謁於平時、鄉里云遙、鮮族姻之流寓、賓客則端方是擇、僕從亦約束綦嚴、察吏安民、未遑燕息、整躬率屬、最恥蠅營、固事事可以告人、亦念念先期在我、惟是地居省會、實五方雜處之區、治綜刑名、乃百弊叢生之府、肅藺莫辨、苗莠同滋、誠恐無籍之徒、妄構不根之說、或詐稱姻戚、或謬託賓朋、遇事譸張、乘機恫愒、逞彼伎倆、誘爾愚蒙、苟悞墮其術中、即莫逃乎法外、非須誥誡、莫斷根株、除飭各屬密訪拏外、爲此示諭闔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各安生業、勿聽浮言、如有前項匪徒、敢於招謠撞騙、許即指名控首、或扭禀來轅、以憑轉飭地方官分別拘押究辦、倘若不知自愛、甘受欺朦、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即嚴拏究辦、決不姑寬、本署司亦非不教而誅、爾部民共底無刑之治、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抽收膏釐　○粵東前有抽收膏釐之議、本館已決其弊多而利少、茲聞各商人呈詞督轅、願繳海防經費、試辦此舉、由二十萬元、遞增至一百萬、刻復有某商聲請試辦五年、繳費一百六十萬元、而督憲仍未定奪、苟非利藪之所在、亦何勞趨之若鶩、想張制軍擘畫精詳、當有以燭奸商之隱、而安市道之常也、

商船日盛　○東瀛郵報云、刻下朝廷銳意通商、國中火船日盛、按籍而稽、計得官家商家總數、共火輪商船一百九十二艘、帆船二百七十八艘、若水師兵艦、猶不在內、較諸未與泰西通商以前、大有時移勢易之概云、

銀紙付火　○東瀛近聞云、國中自行用銀紙以來、曾不數年、而僞造者日出不窮、遂作因噎廢食之謀、將銀紙盡行收回、共值銀四百萬、刻已付諸一炬、每日自九點鐘始、十二點鐘止、准商民一體進觀、如是者七日、始同歸於盡云、

日員出使　○日本自效法泰西後、不獨商務刻意講求、而睦鄰之道、亦加倍整飭、各國均派有公使駐紮、刻聞往駐意大利亞之使車、已行抵法京、往荷蘭國之公使、亦同日並到、皇華載咏、是行洵賢勞也、

日本產金　○日本濱海小島名司度野、其地向產金銀石質、椎而碎之、加以鎔鑄、即成金銀、蓋礦穴也、刻已由國家置辦機器、如法開掘、深入六十餘丈、掘得金二千餘兩、銀九萬兩零云、

鼓勇登山　○印度與西藏交界處有倚馬山、西人向推此爲宇內最高者、計高二千六百五十一丈、近又在奧削尼亞洲新奇楠地方得一山、直量得三千一百有四丈、有縋幽鑿險之士、裹餱糧奮勇攀躋、期登其巔、卒以足力不逮、至二千三百三十一丈而止、想由此而上、則嚴冬冰雪、入夏不融、非人跡所能至矣、噫、芒鞵蠟屐、選勝登臨、當世不乏名流、倘一聞西士之豪情、正恐其難乎爲繼也、

題眞興寺閣　○天地皆鴻毛萬物藐厥形禽鳥不可接羣動無其聲此閣始何代巧匠勞經營側耳嚮河漢入望垂天星當年創始就煥棟丹霞明尙留王公像悍氣森棱棱英敢衆辟易頭角俱崢嶸往事去已久見閣駭且驚天路此可接梯空豈弗勝捫陟一長嘯感慨當時英　秦穆公墓　舟師濟茅津贏家伯業絕追步當時威赫不轉瞬化作荒荒棘中墓此墓空侈魚燈明博浪之椎曾奮韓張良況逢牧豎縱烈火珠襦玉匣灰縱橫舊嗟良人盡雜贖百其身不知贖生與灰燼千秋同作黃泉人不死安可望齊景徒悲傷

怡顏書屋秋巖氏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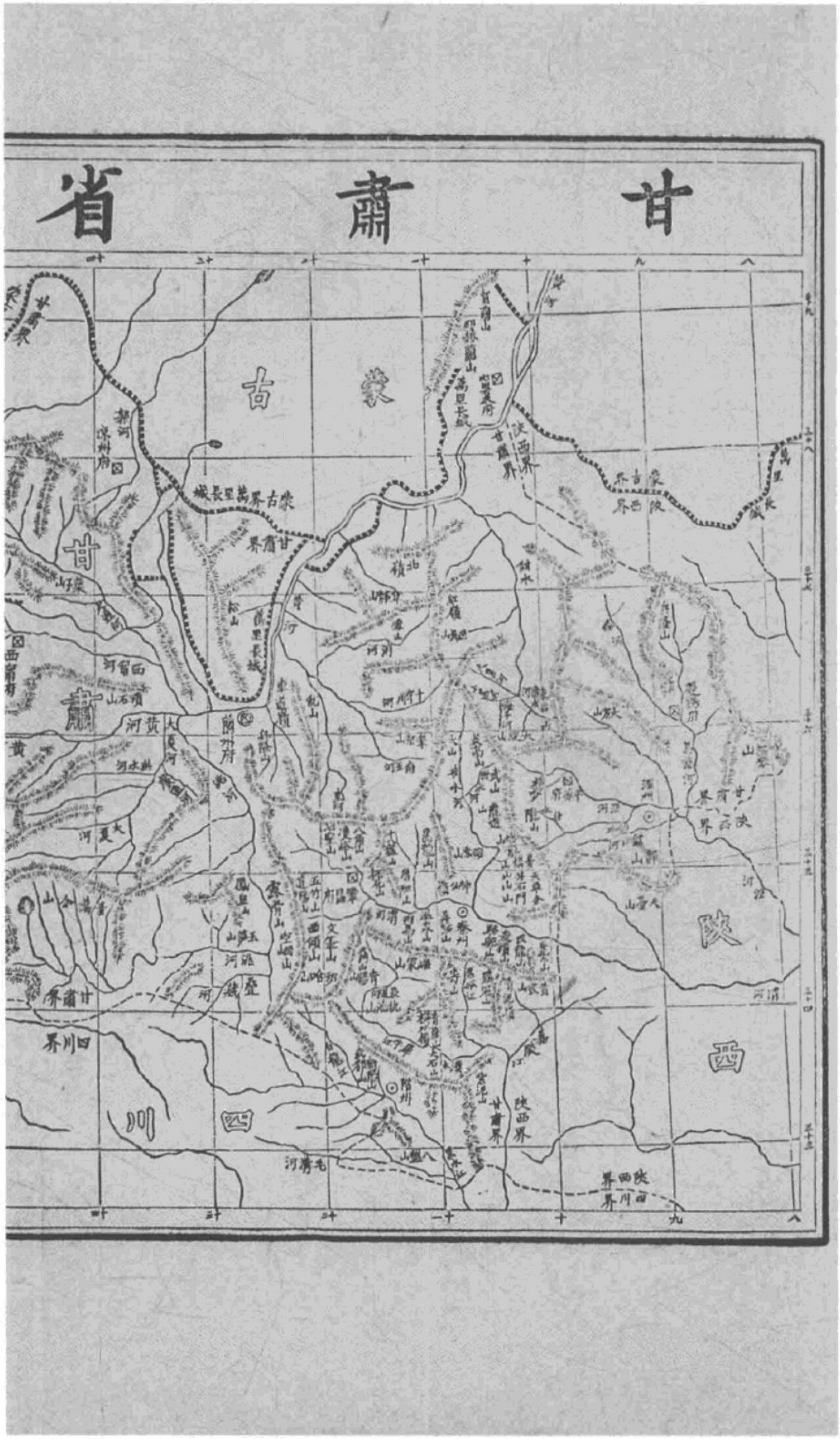
高陽臺　○秋碧邀寒、樹高度暝、重陽節過、有客登樓、維時金君免癡、姚子賦秋、創菊花雅集於豫園之四美茶樓、羅列異種百十盆、屏山掩映、霜豔欲流、攬啓徵題、高張粉壁、海國江城、洵一時俊舉也、賦秋生首倚是解、繼之者姑胥負蘭居士、刻羽引宮、獨著逋峭、竊不自量、勉步後塵、尙希　諸大詞壇進而教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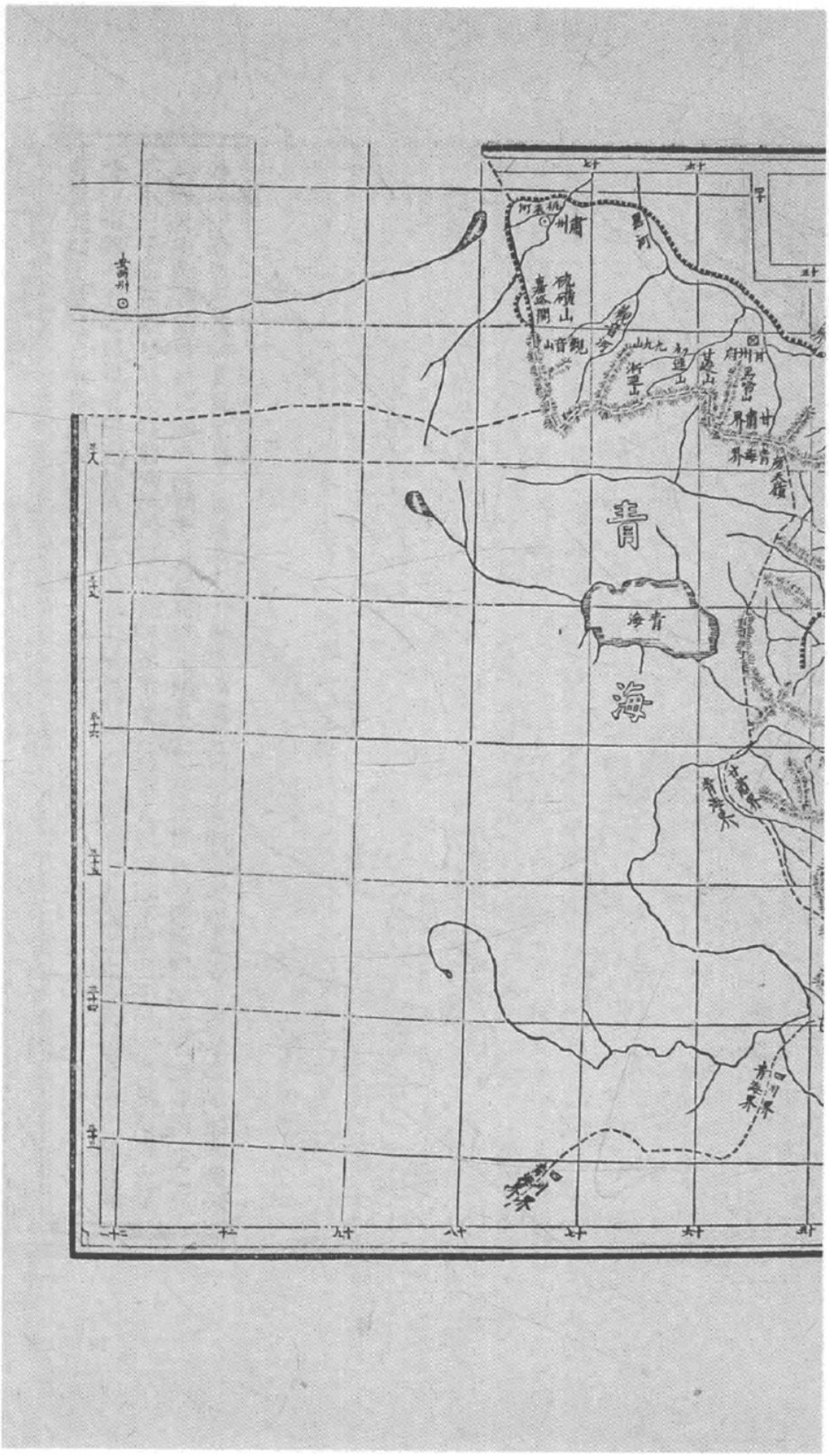
客帽黏塵吟衫濺酒花痕寫入秋絲闌角頭角泥人來續新詞天涯我亦銷魂甚譜閒愁訴與鷗知快而今菊序霜明茗社雲欹　清游不似年前俊問笑紅蹤跡記否那時香外影邊夢魂空和烟霏海陬韵事爭傳說且商量騷屑重題醉初醒漏短鐙深倦倒芳巵

淛東存恕齋主人倚聲

燈謎　○重欄一角紅　打四書一句　楊柳千條繫半錢　打用物名一　霹靂一聲喚醒梅魂
夢　打易經一句　以上三則琴川仁欽氏擬　六七　打一字　一八得八一二如二二五得十四五
得二十二四除八　打一字
投射照登　○西席羣稱作宰村　古人名一　師宜官　逸詩　葩經一句　不屬於毛　佳
易經一句　射雉一矢亡　陳一山射　一八得八二九一十八二四除八二五成十三七廿一一八得八
打糞字　唐雅卿劉祖仁李靜居士韓鑄卿琴湖氏仁欽氏王德新同射

甘肅考略　○甘肅在中原僻居西北隅與陝西相爲唇齒在京師西南二千餘里東西距三千六百餘里南北距二千餘里東界陝西南界四川西界青海伊犂北界蒙古沙漠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時屬秦及西戎地秦并天下置隴西北地二郡漢武帝分置天水安定武都三郡又得匈奴昆邪王地添置武威酒泉金城等郡俱屬涼州部後漢建安十八年罷涼州并屬雍州三國屬魏復置涼州晉因之唐貞觀元年置隴西道兼屬關內山南二道後又置朔方河西隴右涇原諸節度使貞元後隴右之地悉陷吐蕃宋初屬陝西路元屬陝西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八年置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明屬陝西布政使司洪武二十五年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甘州領諸衛所　國初仍明舊制康熙二年以陝西右布政使駐鞏昌分領鞏昌等四府五年改曰甘肅布政使司移治蘭州是爲省會凡領府八直隸州廳七散州八知縣五十一全省人口約十五兆有奇額徵地丁銀二十八萬六百二十五兩零其蘭州省會除藩臬兩司與蘭州道外陝甘總督兼甘肅巡撫事務亦駐節焉按本省形勢地廣人稀五穀歉薄迤東尚稱肥沃若甘州以西嘉關之外則沙漠無垠磽瘠莫比寧夏一城週圍六十里雄鎮東北向稱鞏固合之殺虎等口並足雄瞰邊隅蓋強兵而外尚賴賀蘭黃河之險而邊備差易爲功迪化州本名烏魯木齊於乾隆年間始更名設州鎮守之兵不下三千而鄰疆分駐之兵仍如星羅棋布蓋防務至今日乃爲大備雖城不遠有平原方百里常有火燄飛沙磧即一毛之微投之頃刻成灰禽鳥不敢上飛雖嚴寒地無積雪土人謂之火原其蓋火山之遺燼歟尚莫知細底姑誌之以待將來


甘肅省
古
蒙
甘
陝
四
川
黃河
大夏河
洮河
渭水
涇水
陝西界
甘肅界
四川界
蒙古界
蒙古界
陝西界
甘肅界
四川界
蒙古界
蒙古界
陝西界
四川界
甘肅界
陝西


青海
青海
甘肃
四川界
嘉峪關
黑河
祁連山
九九山
浙里山
甘州府
肅州
安西州
沙州
敦煌
哈密
吐魯番
西寧
蘭州
河州
洮州
岷州
階州
文縣
成都
重慶
雅州
寧遠府
昭通
雲南
貴州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蘇
山東
河南
陝西
山西
直隸
奉天
朝鮮
日本
琉球
暹羅
緬甸
安南
呂宋
爪哇
蘇門答臘
印度
波斯
土耳其
俄羅斯
英吉利
法蘭西
荷蘭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德意志
奧地利
瑞士
瑞典
挪威
丹麥
波蘭
土耳其
埃及
利比亞
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
突尼斯
馬達加斯加
南非洲
澳大利亞
新西蘭
美利堅
墨西哥
秘魯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古巴
牙買加
海地
多明尼加
加拿大
格陵蘭
冰島
北極
南極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七十五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月十一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戒殺論　湖南教事　漕憲行程
江浦留防　爭孩續聞　熟荒說　時症可危
會匪謀敗　悔婚謀命　愚孝又見　路不拾遺
章江火警　病夫路斃　五口偕亡　新舉總統
乘球比賽　俄皇禪位風傳　俄黨復蠢　求雨異俗
地震述異　茜紅館主人詩　陳茂才詩　續錄甘肅考畧
中俄近事存疑　槍女涉訟　崇海近聞彙述　欽憲抵甬　糾股鏤書　裴子源詩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

○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戴彩奏上駟院派委廐長等差郎中定昌等有朦混情事當諭令該堂官確查茲據師曾等查明具奏上駟院將牧長榮格派充廐長既據查明與奏案相符其派委副牧長常海牧長裕昆各差亦均照成案由該堂官酌核定昌等並無朦混情事即着毋庸置議欽此二十七日奉　旨這所參疎防監犯越獄之管獄官浙江海鹽縣典史陳鴻鼎着即革職拿問交譚鍾麟提同刑禁人等嚴訊有無縱刑賄縱情弊按律懲辦有獄官署海鹽縣知縣姚徽典據報事前因公出境是否屬實着該撫查明照例辦理仍勒令將逸犯曹幅者嚴緝務獲倘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參辦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旨周德潤轉補翰林院侍讀劉廷枚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二十八日奉　上諭廂黃旗蒙古副都統成章由侍衛前在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江南等省剿辦賊匪甚爲得力嗣賞給乾清門侍衛補授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恩特亨額着俟及歲時由宗人府帶領引見欽此二十九日奉　上諭正黃旗滿洲副都統明瑤奏病仍未痊請開缺調理一摺明瑤着准其開缺欽此同日奉　旨廂黃旗蒙古副都統着松溎補授正藍旗蒙古副都統着印務參領長春署理欽此同日奉　旨托倫布着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阿克丹補授鴻臚寺卿欽此三十日奉　旨正白旗護軍統領着奕佩調補廂白旗護軍統領着札拉豐阿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正黃旗滿洲副都統着烏拉喜崇阿調補正紅旗滿洲副都統着鍾泰調補正白旗蒙古副都統着桂昂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廂紅旗滿洲副都統着德福署理欽此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昨日在午門外叩閽之護軍廣陞着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

## 戒殺論

戒殺之妄傳自印度，中國自漢明帝時始有之，前此則未嘗聞也，原其意，以慈悲爲本，以愛物爲心，即昌黎所謂煦煦爲仁，子子爲義者，殊不知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是仁乎同類之爲仁，不以不仁乎畜類爲隱背夫仁也，釋氏楞嚴經獨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生生世世，互來相噉，夫羊爲人芻豢，受惠亦多矣，待其茁壯而殺之，如果倖變爲人，當亦追念前恩，思所以酬報，而乃謂生生

世世互來相噉、衡諸公理、是耶非耶、雖然、子姑不斥輪廻之妄、而第言戒殺之悖理者三、一曰逆物性、易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夫物所以先人而生者、以人無物、不能資生也、人無物不能資生、而知生物爲不得不殺者矣、奉牲獻羔、非殺何以成大禮、膠漆製弦、非殺何以協大樂、皮爲甲、翎爲矢、非殺何以禦外患、虱必除、蝗必捕、非殺何以全生命、若一任夫物類燦陳、胥禁烹割、則以物爲餌以殺爲穽、隨處招尤、舉足蹈禍、是故陷人以罪也、詎合乎大造之仁、夫物各有性、性各有用、未聞有是性而無是用者、是故五穀百菓、可以悅口也、而人啖之、山蔬野蔌、原爲美味也、而人嗜之、何獨於羊豕鷄鴨之儔、可以適人口、充人饑、補人力、養人身者、而謂饒涎可滴、染指無由、徒令宇宙間有是物而不能取用、此豈物性之本然哉、二曰背古訓、古者伏羲氏教民佃漁、燧人氏教民烹飪、有虞氏使益焚山澤、驅猛獸、是古帝王實爲殺生之作俑、先王制禮又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夫曰無故不殺、其有故而殺可知、孔子爲萬代儒宗、魚餒肉敗不食、夫餒敗不食、其不餒敗而食又可知、孟子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是言豢養有節、而後取用不竭、亦曷嘗言戒食畜肉也、總之人有貴賤、貴役賤理也、物有靈蠢、靈食蠢亦理也、是故魯廄被焚、問不及馬、衛候馬死、子家請食、使以戒殺之說衡之、則古賢人無一非釋氏之罪人矣、有是理哉、三曰滅物類、大凡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害之所在、人爭去之、人之豢畜以孳繁息者、將以供口腹易貨利耳、若以畜牧飼養之勞、而禁宰割刀匕之供、人情每安自便、亦何肯爲此無益之事、而畜類之傳、將於是乎絕矣、又嘗聞之、西鄙之人、戒食豕肉、而境以內無蹄躅之痕、設舉天下皆爲釋氏之徒、不將舉天下而無畜歟、噫、釋氏以慈悲爲本、以愛物爲心、而不知其逆物性、背古訓、滅畜類、流弊至於斯極、世之酷信是說者、盍以余言爲座右之箴、

湖南教事　○得漢皐友人來函云、湖南某教士、係奧定會西班亞國人、曾在某城內、築建房屋一所、民衆大不如意、頗爲滋擾、教士請地方官保護、官答以衆怒難犯、未易安全無事、教士以就地建堂、爲條約所准、與築如初、弗之介意、詎土人騷擾益甚、教士乃奔赴漢皐、求助于西領事、外人傳論紛紛、謂該地方官出票拘拿教士云云、殆亦傳聞之誤、未可深信無疑也、

中俄近事存疑　○日來談軍事者、類皆濡筆以待、卒無兩國的實確耗、足供中外士商殷盼、究之

爲和爲戰，中樞自具權衡，特軍機嚴密，外間終無從刺探而得耳，本館職司紀載，例得以風聞電信述譯兼施，則亦何妨人云亦云，去決辭而存疑義，茲姑將西報所言，畧譯登覽，如日本消息，謂俄國兵船，尚有十二三艘，不日內可以駛到，其中有小兵船數艘，兼有數艘，船身做舊，駕行遲滯，頗不利用云，又土國接俄京九月二十四日之報，謂有俄官，管帶兵士七萬四千人，前往伊犂，路經亮洲，其前隊三萬四千人，被敵兵截住厮殺，查此隊中，華兵亦不少也，又本館接燕台友人來書云，近來東海一口，華兵絡續調集，軍容甚盛，均分紮各海口炮臺，號令亦極嚴肅，非棘門灞上之軍可比，按近日各西報，雖據事登報，往往末綴疑詞，閱者不察，將其疑詞盡行抹摋，一似所述事情，均係鑿鑿有據者，千里毫釐，是不可以不辨，芻蕘之獻，未知當否，

漕憲行程　○新授漕河總督，前貴州巡撫黎帥培敬，先抵金陵，與制軍晤商一切後，即起節由瓜渚一帶，前赴袁浦，旋因沿途風色阻滯，已改於本月初七日接篆云，其正任江蘇藩司譚序初方伯，即於初八日啟行南下，亦繞赴江窑，然後回蘇接篆，想已在月望以後矣，三吳士庶，得毋有典歌來暮者乎，

江浦留防　○浦口防營，向係慶字馬步各軍，其統領爲吳軍門長慶，共帶水陸馬步二十餘營，扼要駐守，以重江防，刻奉調赴山東燕台，已於九月十九日督率所部，拔隊由陸路馳赴東省防所，僅留外標四營，計五龍山對江一營，炮臺一營，下關一營，浦口一營，防務畧形單弱，聞劉制軍已札飭在淮窑蕪湖等處，招募五營，訓練成軍，俾敷分撥，當經江浦縣紳董稟請制憲，留駐五營，九月十七日，奉批紳士尹念祖等稟云，現屆江防吃緊之際，處處均須兼顧，本部堂自當酌留一營，暫駐江浦，以安人心，該紳等請留五營，全駐江浦，然則別處可以不顧耶，豈江防專在江浦，而別處可以不防耶，范文正作秀才時，憂樂關天下，該紳等讀書明理，何其不知大局如此，並請　奏明留防，尤爲可笑，所稟應毋庸議，此繳，以上均由金陵友人抄錄到館，因與時事頗有關涉，合照排登，

爭孩續聞　○前報登爭孩異聞一節，曾未悉其究竟，茲得皖中續信，知查某得信後，即邀本地董保，訴明緣由，并設盛席，邀黃某到家，婉懇見還，并願贈銀餅四十元，色布五疋，以爲贄，黃某礙於衆情，祇得割愛送回，而是兒已啼聲隆然矣，查以既失復得，欣幸欲狂，愛之尤不啻掌珠云，

## 熟荒說

雲間郭友松稿

立說者之不可有兩歧也、有兩歧遂無一是矣、所以有兩歧者、聞見不實之故也、所以必求一是者、必欲聞見得實之故也、說之相反者、必不能相合、事之相異者、萬不能相同、三農之生九穀也、以年斷之、凶豐二者而已、以理度之、盈歉二者而已、合而以名言之、熟荒二者而已、既曰熟、不得謂之荒、既曰荒、何得加以熟、荒與熟異而不同者也、反而不合者也、今往往有熟荒之說者何哉、偏災不可謂熟荒也、以其所偏之處、仍此荒而彼熟也、歉收不可謂熟荒也、以其所收之歉、乃有熟而有荒也、合荒於熟而曰熟荒、同熟於荒而曰熟荒、其名耶、其强名之者耶、可以爲盈者、亦可以爲歉矣、可以言豐者、亦可以言凶矣、熟荒之說、始於何時之論、出自何人之口、見於何書之典也哉、噫、持兩歧之論者、卽不實之說也、頑佃以之誑其業、奸胥以之蒙其官、巧宦以之蔽其上、其實熟則竟曰熟、其實荒則竟曰荒、何乃顚倒抑揚、不可窮詰、遊談無根、莫此爲甚、果有是說、則是俗諺之語人曰、半死半活也、則是市肆之論物曰、半眞半假也、豈其然與、豈其然與、造物之判人功過也、命人升沉也、功直曰功、過直曰過、升直使升、沉直使沉、未嘗使之相淆而相雜者也、則熟荒之說其失所據也、要之無以察其實、則匿其熟而附會於荒、託於荒而掩飾其熟、究之其實未必荒也、其實尙能熟也、則創爲熟荒之說、而佃與官吏之相市、於以成矣、抑思果不熟而糴於鄰、貸於國、節於用、勤於作、就食四方、耐食一飯、有不終於荒矣、雖不荒而惰於作、奢於用、糴於國、炫於鄰、食力無勝、招徠遊民、卒不保其熟矣、然則熟也荒也、皆所自致也、舊時尙有做荒之說、且以熟作荒矣、則更與熟荒之說猶甚焉者也、吾故曰熟荒、祇可分爲兩字、不可合爲一說也、

## 搶女涉訟

○洙涇近信云、邑有盛楊二婺、兄弟也、楊撫遺孤、年已成丁、盛育女亦將及笄、少時曾議中表姊妹、互聘婚約、繼因彼此失睦、未諧、盛女刻已許配潘姓爲媳、迨吉有日矣、楊氏子竟糾約數人搶女而歸、其舅氏顧某聞之、前來訓斥、諭以速卽送還、幸勿激成事端、詎楊忽惱羞成怒、將顧按倒痛打、竟以下凌上、舅被甥毆焉、乃控於邑宰、立提楊子到案、嚴加申飭、姑念伊母守節撫孤、從寬免究、僅令當堂具結、願送女歸、以後不再向盛姓纏擾完案、并溫言撫慰其舅顧某而退、

時症可危　○吳門近信謂秋深以來亢晴無雨時症極多頗近疫癘如昭文縣屬之雙鳳涇有某姓者家中男婦八口連日共斃其六又珍門廟鄰近有吳姓者家僅三人均臥牀辱又任陽鎮張姓信友于前月杪時近黃昏覺身有微寒飲百沸湯盡一器入房酣臥詎夜未半而命已終矣故目下偶患感冒即惴惴自危大有驚弓之象云

會匪謀敗　○皖友來函云本年八月杪建平縣西鄉畢家橋有開張錢土棧某姓者夥通會匪謀爲不軌特雇刻字匠一名到棧內樓上囑刻方長尺許之僞印三顆限定須一夕而成并有人伺守不離跬步該匠以其舉動詭秘頗滋疑駭且恐印成而身命將不保時已四鼓該匠見邏守者均已熟睡密懷印文一紙開門逃逸飛投縣署首報建邑尊陳明府先將該匠留署備質一面飛呈駐寧潘總戎密派親兵右營吳統帶文祥是夜馳赴建平上月初四晚督率全哨兵弁立將該棧圍住搜擒匪黨十餘名並起出紅布牌單數件復往紅林橋等處搜獲夥匪十餘名一併細解到寧初六日潘鎮軍會同保甲局憲桂觀察寧郡尊彭太守在內衙調傳親兵二哨護衛升座提訊驗得僞印用篆文五言四句云齊有英雄志同歸仁義堂羣才來聚會協力振家邦四圍有小字山山水等則均係匪首暗記不知何義其紅單開列花名有一千數百人之多約期十月朔日乘城隍出巡同時起事匪衆均屬楚豫等省居多亦有皖產者當晚審訊已畢均飭一併監禁其誤獲私開烟館者二名經桂觀察審明枷責示衆滿日釋放刻下仍四處詭緝逸匪歸案併辦恐未能按名弋獲也皖省函述如此容俟審實供招定案後再行探報

悔婚謀命　○皖之寧邑有客民某甲徙宅於此有年原籍鄂之襄陽人也有女一曾在梓里許字某乙爲媳聲問不通瞬閱數稔甲見嶽寧問髮女論婚財禮頗厚不禁怦怦心動已有悔婚之意詎乙於上月挈其子東下就婚徑造甲室甲視若眼釘而苦難於措辭因假意周旋言笑無異一日入市買餌餌歸暗入毒藥令乙食之少頃乙腹痛而死甲佯作驚惶爲之棺殮雇工抬埋其子固童而騃者也亦不之疑越數日甲自市集歸半途陡發瘋狂口中喃喃歷吐前事適有縣役二人聞之知事有異帶至公庭邑尊訊詰數語直認不諱并提兩家子女集訊無異刻已將甲收禁擬上詳重辦云噫甲固自謂得計不虞破綻矣孰

知冥冥中之顯罰、有毫髮無遺者乎、

愚孝又見　○前本報登剜肝盡孝事、本館已竊然疑之、而未有言、刻得皖省宣城友來函、述及縣屬之楊毛埂地方、有楚民裴祿全者、兄弟四人、傭工餬口、母年邁多疾、諸子服勞奉養、頗篤庸行、近母患痢甚劇、醫藥寡效、上月杪、其三子祿貴、四子祿榮、割股剜肝、和藥以進、二子均無恙、噫、異矣、父母遺體、不敢毀傷、故曾子之啟手足、禮經之戒登臨、古人言孝、有微意焉、況按泰西醫家例、本有剖腹挖去痞塊撤結之法、然此係醫術之最爲危險者、備用諸藥、限以晷刻、鄭重將事、往往十活四五、非一律保其無恙也、今剜肝之孝子、既未習醫、又不數藥、匆促之間、操刀自割、而謂其頭能不暈、手能不顫者、吾不信也、至殘其臟腑、血溢如潮、而能倖存生命、舉止如常者、吾尤不信也、刻已由地方紳董、聯名稟報本邑、詳請奏懇　旌表、雖邑尊亦援案照准、究應會同儒學、詳加看語、始准照辦、茲將宣城易邑尊榜諭錄下、○欽加同知銜即選州本任五河縣代理宣城縣正堂易　爲榜諭事、照得裴全祿等兄弟四人、孝行均屬可嘉、惟祿貴割股於前、祿榮割肝於後、均療母病、尤見竭盡愚誠、亟應詳請　題旌、以勵風化、第查孝子請旌、應由儒學加看、並造具冊結移縣、加具看語印結、轉詳核辦、茲據胡海全等所稟前情、候即移請儒學、照例辦理可也、

崇海近聞彙述　○崇明鹽分司馮君、係浙之山陰人、履任至今、九閱寒暑、律已甚正、御下極寬、民頗愛戴、本年適逢古稀大慶、不期於前月二十八日、一病而殆、竟爾出缺、部下士民、同聲惋惜、○丁雨生中丞撫吳日、曾通飭各州縣、凡遇命案勘驗、由官判定、准給飯食錢文、嚴禁任意需索、勒碑永禁、無如差役朦混、將碑石置諸邑廟僻所、而遇事勒索如故、譚序初中丞護撫江南、復申是禁、通行各屬、實力照辦、刻下崇明顧邑尊、諭知各鎮紳董、令于每鎮置碑一座、俾衆咸知、設遇命案、即按照泐石章程支應、不准多索分文、以示體恤、善政蓋無有逾於此者、○海門廳學周廣文、於八月初旬、奉憲檄署理斯缺、履任僅四旬有餘、而部選之鄒君旋捧檄來、迫得交卸回省、惟是海門缺本清苦、既未辦考、又未徵收學租、冷官苜蓿、囊橐蕭然、甚至盤川無着、不能成行、刻擬詭稱壽誕、冀獲儀分、或可佽助登程、然諺云、秀才人情紙半張、廣文此舉、眞無聊之極想矣、

**路不拾遺**　○皖南寧國縣有某翁者，逸其名，年逾不惑，捆屨以爲食，日出負販，家奇窘，泊如也，上月閒，偶從某處歸，見路旁有藍布錢袋一隻，委棄在地，啟視之，得番銀百有二十塊，翁思此必行人遺失，且盛以布囊，必非富家翁可知，恐一時還忘，或致性命憂，因几坐堦石守之，久而不來，歸家後，遍貼告白，開明住址，俾失主來領，竟有妄想非分者，希圖冒領，被翁詰斥而退，次日原人始貿然造門，出涕哀訴，謂此銀乃鬻產以脫訟者，設不遇翁，生還無望矣，翁令其細指銀數，并布袋欵色，一一符合，始完璧以歸，此人欲酬謝若干，翁力辭弗受，乃叩謝欣欣而去，聞某翁之風者，皆曰此三代之遺也，不圖于今日見之，

**章江火警**　○南昌近來屢患火災，或且一日數起，居民惶惶，幾如驚弓之鳥，聞警膽裂，其情形已可想見，上月二十五夜，廣潤門內失愼，北風捲地，火勢異常披猖，始而兩頭馳突，繼且四面延燒，闔城文武印委，督率水龍二十餘架，儘力撲救，火力益猛，而搶火者又毫無忌憚，大憲乃飭開患民門，調取練勇入城，彈壓灌救，火勢始漸熄，統計被災者五百餘家，廣潤門堞樓，亦成灰燼，焚死者兩人，受傷者不可以數計，亦一巨災也，

**病夫路斃**　○金陵水西門內，鴻源茶寮主人，係習回回教者，上月二十四日，下午有客騎欵段來，察其聲，似于江人氏，病容可掬，疲憊殊甚，後隨三人，乃伴其入城謁醫者，同至茶寮小憩，俄而病者乃伏案作蒙頭牆睡狀，三人見勢不佳，託言往覓廁所，竟去如黃鶴，延至燈火黃昏，市聲漸寂，而是客仍如大夢陳搏，沉酣未醒，茶博士呼之曰，日云暮矣，客盍歸乎，久之不應，上前推挽，則五體已僵，氣絕久矣，店主惶急無措，即邀地甲等稟報江寧縣，求詣相驗，迨邑尊傳集刑作，呼導前來，則已有屍親，攔求免驗，據稱死者向有咯血症，事與茶寮無涉，惟家貧如水，乞轉諭店主，略行佽助棺殮費足矣，邑尊即賞給大錢四千文，以作棺木打抬諸費，不准向茶館主需索分文，屍親雖遵諭領殮，然該茶館主已用去各項使費數十元矣，平空波累，其何以堪，

**五口偕亡**　○琴川城內，月前有某姓婦，坐蓐生產，計得兩子兩女，共四胎，其般軍者爲一女子，面如塗炭，兩目瑩然，見之可駭，合家詫爲異事，繼而產母及子女各無恙，呱呱之聲，聒噪一室，在某方以爲家

門盛事、不意子女及母五口于六日內相繼偕亡、屍骸枕籍、慘不忍覩、與前此光景、又大相反覆、某惋惜不已、爲之草草具櫬而葬之、

欽憲抵甬　○前任浙江提督黃芍巖軍門少春、新奉　簡命、辦理浙江海防事務、經寄紹台道瑞觀察、派飭伏波兵輪船、前往漢梟迎接、茲悉軍門已於前月三十日行抵甯波、闔城文武印員、均往碼頭恭迓入城、行轅暫駐察院、聞不日卽當晉省、與撫憲會商一切也、俟有續聞、再行登錄、

新舉總統　○美國本年適屆舉立總統之期、曾列前報、茲悉新舉正位者、名加而飛特、業已由電傳信至滬、本月初四日、駐滬美領事署、高懸白布長旗、上書總統之名、以示慶賀、并停辦公事一日云、

乘球比賽　○西俗凡乘騎駕舟、無不可以相賽、未聞有鼓勇騰空、比力於雲霧之表者、近聞英京倫敦、于西九月四日、有數人乘輕氣球直上、同時升空、以最高者得彩、限時一下鐘三十分、有一人上行三千尺、計閱時一下鐘二十五分、甚有騰空至一萬四千三百尺者、賽畢、大啓筵宴、各相欣幸、是亦一異聞也、

俄皇禪位風傳　○西十月二十六日、英國電音云、風聞俄皇以前后薨逝、端居寡偶、恒鬱鬱不樂、茲擬再整坤維、以備宮中之化、而且漸起倦勤、并欲禪位皇太子、俾攬乾綱、俄皇則退居于理威地亞別宮、以娛晚景云、

俄黨復蠢　○循環報云、英國之西北邊境、火輪車路、有人置藥彈火種於中途、意將火車轟炸、幸而未成、當經英官查得、必係俄黨所爲、蓋是車適有俄國一等公爵、玕士丹在內、素爲該黨切齒故也、以制一人之命、而欲覆全車之轍、毒計也、亦險事也、○又接英京電報云、俄國近在英國某廠製造一船、裝潢富麗、乃俄皇自備以乘坐者、刻下正擬出洋迎歷、忽有謠傳、謂泥意利時黨人、欲將此船焚毀云云、人謂該黨久懷弑逆之心、道路傳言、或不盡無因也、○普京伯靈遞來消息云、俄黨以其皇護衛森嚴、無隙可蹈、忽翻然變計、欲於俄與澳大利交界之處、煽動民心、乘機作亂、務使俄澳兩國、頓生嫌隙、彼此操戈相向、而黨人則從中覓利、蓋又欲以戰事洩其怨憤矣、合觀以上三則、知亂黨之處心積慮、誠未嘗一日忘俄皇也、吁、不亦危哉、

衆人之力以創無外之規蓋衆擎易舉是其明效也近有浙杭葛君理齋擬糾集股份將廿四史縮爲袖珍重新開梓手訂章程數十條極臻美善按年開支官利陸續出書將見海內之士家置一編定卜不脛而走其貽惠士林眞非淺鮮也所願扶持風雅者踴躍簽股俾得迅速集事定期開雕以成此執林盛舉拭目俟之矣

糾股鋟書　○自泰西公司之例行於中土華人遂稍稍有仿其制者如輪船招商機器織布均合

求雨異俗　○中西俗尚往往有異其禮而同其情者均可以意會之也刻閱西報言土國求雨事眞令人索解不得矣據述國中偶遇偏災天久不雨則衆紳及羽士輩均請求雨其始也令國境以內之肆業學生每一學爲一班業師在前後率生徒數十人遊行逵路口中喃喃誦經幼童則兩手叉舞齊聲喊啞皿二字未識何義輪流更換竟日靡間倘仍無雨意則令衆男子集於通衢凡數千百人兩手高舉紛紛喊嚷若亢旱如故則號召四境以內哺乳婦人各挈襁褓中物集於農田又命牧羊之家將羊隻出諸牢畜驅入田中且令哺乳小兒各憩置路隅俄而兒啼聲羊鳴聲一時並作謂上主聞此二音最爲慘怛莫其憐而賜之霑足也至此不雨計已將窮乃有紳士及羽士多人懸布囊一魚貫而至某河之濱俛拾石塊實囊中既滿乃舉而投諸河其時水沫濺珠浪花噴雪雖錢塘萬弩無以加也事畢而天終不雨則亦付之無如何不復有他法以求矣詭異至此一何可笑

地震述異　○法國新報云本年西六月二十八日美南孟地方驟患地震計是處房屋共一千一百四十所經此大震祇剩四百六十五所教堂及公署等處亦摧爲瓦礫死傷數十人尚有鄉邨六處並歸烏有事後遍查各處地多坼裂共有一百六十處皆湧出綠水如溢遠近詫爲異觀如是者閱三下鐘始已其愛爾莫斯河驟陷三尺如入於坎別有河旁陸地亦震時坍塌此河詎海數十里水泉暴湧味雜辛鹹且有海中草沫隨波躍起某山之淵水涸已久忽爾暴溢架拉湖亦素無瀦蓄頃刻間濁浪山立傳者紛紛僉莫知其所以然泰西博通輿地之士皆謂地震固屬常事若夫忽流而成渠忽會而入海似此東奔西突則爲有目所罕覩也譯錄之以見天地之間亦復何奇蔑有彼少見多怪者得毋聞而咋舌

無事檢裴得舊作幾首錄請　芷芳大吟壇鄙政並乞賜和　○秋夜　不知何謂我顧影是耶非落月陪愁坐長天送夢飛柳煙淡浮水花露香滴衣塵事久拋棄爲誰更凄凄　獨坐　心隨形與影相對人自三浮雲捲風去落日到山含笑看鬼推磨靜學僧坐龕天冷易疲倦好夢尋柯南　懷廣陵茂才閔步雲廷壽　一別十五載容想像閒甲兵連天地音信斷關山眼對一壺酒心懸千里帆有時夢中見無語空自還　感懷　恨比長天長更長那堪回首舊歡場有愁蟋蟀先秋語不俗芙蓉到晚鄉卓袖當鑪知已淚潘絲對鏡過時裝中郎焦尾柯亭竹爲遇同心更自傷

茜紅館小弟杏坪氏呈草

咏物二律　筆牀　身依硯席一枝橫不架珊瑚枕水晶小試銀鉤安曲尺每來絳帳認分明蠅防集誤生花夢蠶到眠停食葉聲識得寒氈風味好襟懷輸與管城卿　硯田　鑄鐵磨穿願尚賒年來秋實倍桑麻終宵起草燈成穗竟日臨箋筆吐花鑿石無功悲老圃耕烟有術換生涯貧儒足用三冬後一任吟壇手八叉

海虞陳茂才稿

秋日晚眺偶成　閒步溪橋納晚涼數枝紅蓼傍垂楊斜陽影裏秋容老猶有殘荷透體香　爛熳秋光滿眼前偶然小立傍溪邊勞人未解幽人意不道清閒只道顛　秋葵　姿態輕盈媚素秋纖腰無力似含羞只緣一片丹心在不覺回光向日頭

寄東皐裴子源草

燈謎　○小春初十　打一字　風景依稀似去年　打古人名一　馮驩空彈鋏　打唐詩一句　投射照登　○碩鼠肥兎　打禮記一句　其爲子卯也大矣　琴東許肖岩射　子路今爲蒲邑宰　打書經一句　由乃在位　屈葆初射　上窮碧落下黃泉　打易經二句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海虞吳九如射

更正舛字　○本報七十號登有王孝子一節頃接崇友來函知孝子乃姓黃非姓王也又七十四號有排印舛錯者數處覆校時未經讐出如大堂落成節內餘二塔高五十丈句塔誤作搭夫婦暴亡節內法然曰法誤作泣井亭啓內題名處潘欲仁誤作仁欲存恕齋詞第三句闌角樓頭誤作闌角頭角合併更正本館附識

續錄甘肅考略　○按隴省爲山河襟帶、關中門戶、誠宇內要地也、其在蘭州、有皐蘭山、東西環拱山、昔周梁暉將兵至此、爲羌所圍、困於無水、卒幸得水而脫、府城西南、則有石門山、水經云、灌水東北、經石門口、高峻險絕、對岸如門、積石山、在河州、禹貢導河積石卽此、兩山如削、黃河居中、亦天塹也、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在渭原西二十里、渭水經其下、相傳其地鳥鼠共穴、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在金縣東北、有亂山、銜接數百里、錯綜紛陳、亂如列戟、此外諸山如幞頭、蓮華、琵琶、駝頂、猪嘴等山、皆以形似得名、別無勝趣可指、石險峽、在府城東二十五里、兩崖懸立、黃河至此、折而東流、入亂山、二百餘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多、平涼府城西三十里、有崆峒山、其上有問道宮、相傳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卽此、其峯之最高者、名翠屏山、上有圓石如珠、因又名垂珠峯、游師雄詩、最高翠屏山、舉手星可摘、珠石信團圞、羣峰森劍戟、可謂善狀茲山者、上有青龍洞、一名歸雲洞、以每值雨晴雲收、恰如歸洞故名、又有廣成子洞、相傳廣成子隱跡崆峒、擇居此穴、祁山、在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蜀漢時諸葛亮率軍祁山卽此、其東有道靈山、四山環合、二水縈澄、有清泉自巖竇飛落、如玉繩、鹿玉山、在成縣東一十里、旁有獅子洞、洞旁溪中水漱石如玉、名曰玉井、皆天然佳趣也、仇池上、在縣城西北一百里、四面壁立峭絕、險巇可怖、上有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二十六迴、有豐水煮土成鹽、唐杜甫曾以詩詠之、兩當縣東一十五里、有鴛鴦山、其上有登眞洞、俗稱張果登眞之所、花石峽者、在階州、中有青黑石、理其文可得松柏人物溪橋水石山林樓屋日月之狀、以爲翠屏、絕可愛、撫琴山、在鳳陽、以山畔有洞、風吹有聲、彷彿若琴音故名、寧夏有賀蘭山、丹崖翠峯、巍然峻大、盤踞數百里、府城倚以爲固、本省大川、亦以黃河爲最、自青海流入西寧、盤折東北、經蘭州寧夏、復出塞外、始轉而東南、入山西境、洮河源出番地、流入長城、盤東峽中、數百里、始旁蘭州府城而南、衝突湍急、聲若驚霆、嘉陵江、源出峽西大散關之西、流入本省、經秦州、兩當、徽縣境、南入四川、卒合蜀江、又有西寧之大通河、源出自青海地、黑河、沙河、皆發源自塞外雪山、其汗泮浩蕩之勢、若有不可遏者、蓋造物者爲之、以顯其宰制之奇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七十六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月十八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放生論
宿將入都　粵東官報
賢令去思　琴川決犯
閩省盜案　開棺檢驗
飛輪渡勇　俄黨謀洩
胡雲起詩　樂平子詩
西報論中俄事　大官起用
愚孝論　皖屬歉收
白下瑣聞　內地攬載
粵西患潦　江寧募兵
武殿試題名錄　炮廠瑣聞
茂苑賦秋生詩　半俗子詩
膠署失火　邮巫多事
閩漳命案　英將行程
俄使將來　續錄甘肅考畧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十月初二日奉　上諭李明墀奏提督黃少春遵旨前赴浙江一摺黃少春着署理浙江提督並着迅赴署任以重職守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徐文洞奏外省各捐阻碍常例請飭部一律停止一摺着戶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已革上駟院郎中德生遣抱以被參情屈赴該衙門呈訴一摺着都察院堂官秉公查訊據實具奏欽此同日奉　旨此案着交劉長佑杜瑞聯督同臬司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抱告民人沈志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初三日奉　旨劉緒補授太常寺少卿欽此初四日奉　上諭江南織造着賡第去欽此初五日奉　上諭張樹聲奏運司不能勝任請開缺另簡等語廣東鹽運使何兆瀛着開缺送部引見欽此同日奉　上諭巡視中城御史扎拉豐阿等奏例給貧民棉衣錢文查照舊章及上年辦理成案請飭發交實銀一摺現屆冬令天氣漸寒貧民無衣情殊可憫著照所請仍准於內務府生息項下發交實銀三千六百兩如長蘆銀兩尚未解到即于廣儲司存項內先行墊發分交五城赶緊散放以示體恤欽此初六日奉　上諭倉場順天府奏請撥通州粥廠賑米一摺通州王恕園等處設廠放粥現屆冬令貧民衆多不敷施放着加恩賞給仙米八百石即由通倉支給分撥王恕園等處散放以恤窮黎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廣東鹽運使員缺着洪汝奎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張樹聲等奏甄別貪劣不職各員開單呈覽一摺廣東候補道齊世熙習氣甚重操守平常候補知府冒澄性褊巧滑物議沸騰知府用試用同知章鎔營私曠公聲名極劣試用通判錢彝甫把持局務遇事招搖試用知縣劉維楨卑鄙營私專事諱飾候補知縣段鴻舉操守平常性情剛愎試用知縣李青培營私肥己民怨滋深候補知縣湛命祿性情貪鄙聲名狼籍署香山縣事徐閏縣知縣許肇元性情詭詐巧於鑽營署翁源縣事始興縣知縣王壽仁辦事因循毫無振作祺潤司巡檢諸安南終日沉湎捕務廢弛候選訓導李雍堂貪鄙無恥有玷師表候補鹽知事盧樾居心卑鄙行止不端張鴻佐聲名甚劣內行有虧均着即行革職試用通判周書中貪鄙狡悍物議沸騰候補同知張振鐸品行卑污踰閑蕩檢潮陽縣知縣劉兆霖昏潰貪縱魚肉善良候補知縣郭溶營私愎公不堪造就石城縣知縣奎成遇事勒索民怨沸騰陽山縣典史黃鳳詔貪鄙狡詐胆大妄爲試用巡檢潘文煥生性輕浮出身微賤均着革職

永不叙用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初七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初九初十日俱着推班欽此同日奉　旨文暉補授太常寺卿欽此初八日奉　旨巡視南城事務着文敬去欽此同日奉　旨着莫勒賚額稽查右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事務欽此

## 放生論

放生者何、聚生物而放之也、梁武帝時謝徵爲放生文行世、頗爲時流所欣賞、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宋天禧朝宰輔王欽若奏以浙之西湖爲祝聖放生池、當此之時、俗以放鳥鴿爲延壽之方、降至後世、則又以縱六畜爲慈悲之舉、而其所放者爲水族、爲羽族、爲畜類、各從所嗜、先後不同也、予嘗問放生之義於釋氏、對曰、畜有生也、殺其身則悲痛叫號、而何忍殺、畜有命也、戕其命則冤仇環復、而何敢殺、具此不忍殺不敢殺之心、而縱之于巨壑、送之于長林、聽其自生自息、悠然自得、豈不于物于人兩臻快足哉、噫嘻、是何言歟、畜有生殺之而痛固也、然殺其身而痛、與役其力而痛、無甚懸殊、駕軛于牛、負重以噓、鞭之長及于馬腹、犬之患便守門戶、用一物即勞一物、勞一物即痛一物、欲其不痛、將衣食之、醫治之、撫摩之、尚且不可、而況用之乎、用之之痛不得免、何殺之之痛爲必當免也、今世樂善之人、往往設公所、聚畜類、春間借畜于人、或以駕車、或以犂土、迨寒冬無事之時、收回畜類、索取酬資、以爲放生之陰德、于是乎在矣、殊不知惜畜類一時受殺之痛、而加以累年服役之痛、其心之忍、實有過于殺生者、夫畜有命殺之而戕其命、亦固也、然畜之命、非若人命之不可戕也、何則、蓄畜之命賤也、人之命貴也、不以貴賤分等差、而概以戕殺爲殃孽、是猶人有生、草木亦有生、不問品類之殊、而謂木屑竹頭、俱不容斫伐、不亦大可笑哉、況毛羽鱗介之有魂也、附物以生、物亡即滅、未殺焉不知殺之者爲誰、既殺矣更不得復仇于他日、彼釋氏畏復仇、而不敢殺生、直喘日憂天之聲、偈促終身、畏非所畏、其計亦左矣、今夫五穀之生、原所以養人也、而有時亦投以飼畜、其所以然者、蓋欲肥其身以供人取用、養畜即所以養人耳、乃放生之徒、餌之以粟米、愛之如骨肉、而邑有饑民、反不知賑救、徒區區以豢畜爲功、不惜千金之費、是無異於奪人之食以豢無用之畜、孟子所謂率獸食人者此也、噫、彼放生者、博慈悲之名、而大乖乎仁義之實、其初心原爲愛物、而其事則甚屬無謂、吾故闢

其事不誅其心慎勿以我言爲過刻可也或曰從子之說將若何曰日用三牲之養不以畏物痛而減其膳家有五母之雞不以存物命而縱之野行所當行不從妄說此卽予立論之本心矣

西報論中俄事　○循環報譯中英新聞之言曰中俄之事久而不能決歐洲各國留心觀察未敢一刻忘蓋俄若與中國開釁是不啻與歐洲諸國開釁也中國近與泰西退邇同仁中外無間睦鄰之誼亘古爲昭在西國仕商來此居住者如適樂土耦俱無猜設一旦變起倉猝商旅不行貨物滯銷其不利于歐洲商民也孰甚況俄國此次若與中國開仗詎知事勢至今已與三十年前大有不同軍械均改從西式練兵亦倍整孜行倘中國毅然奮力與之相持則一賓一主正未知誰爲伯仲耳中英報章之言如此似于中國近日軍情頗能稔悉合亟登錄如右

大官起用　○前出使俄國崇地山宮保曾奉　恩旨開脫重罪放廢歸家亦既數月於茲矣茲復得都中郵信聞宮保已派往盛京山海關等處帮辦海防軍務傳者紛紛按宮保先年曾任盛京將軍於該處情形自所素悉必多後効可覩庶幾　朝廷論功行賞蓋其前愆當拭目以俟之

瞭署失火　○本月初九日傍晚太麟之嘉定縣內署不戒于火頃刻燎原在城汛局弁丁聞警齊集各水龍亦併力澆灌程序東明府急將印信搶出而火勢益熾宅門以內惟二堂及帳房無恙大堂亦歸然獨存上房盡付一炬案卷幸皆搬出計是晚直焚至更鼓兩通始行滅熄官眷咸避入後園小亭內被燬物件頗不貲聞起火之由因藥爐中炭燼遺患也刻明府已通詳大憲援案照辦矣

宿將入都　○統帶津防練軍湘中劉軍門銘傳髮捻之擾轉戰十數省軍威所至遠近披靡固已名振一時　朝廷倚爲指臂矣前以目疾奏請給假兩箇月回湘調理茲已假滿奉到　廷寄趣召晉京於月之十五日由漢口乘坐江寬輪船抵滬卽日移乘豐順津船北上矣大將雲集實足壯海防而寒敵膽也

粵東官報　○欽命提督廣東全省水師軍務湘中翟軍門國彥近因舊傷舉發咨呈廣督奏請開缺刻已奉准行知經張振甫制軍咨委前福建陸路提督吳軍門全美署理斯缺已於前月二十五日遵調到省不日接篆視事矣

## 愚孝論

雲間郭友松稿

孝爲百行之本、十三經中、有孝經一書、較之諸經、其辭最簡、而列諸經者、亦以孝德爲最重也、自堯舜以來、孝治天下、朝廷以至草野、無一人不當盡孝、中國以至四極、無一地不知有孝、開闢以至終窮、無一日可以廢孝、然往往有徒慕其名、不體其義者、其僞爲孝愛、以要譽于鄉黨、飾爲孝敬、以取悅于宗親者無論矣、所可惜者、其人知孝之德矣、行孝之道矣、且又致孝之實而不爲孝之名矣、一有不察、往往反鄰于不義者、豈特事君不忠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涖官不敬非孝、戰陣無勇非孝、誠以孝誼之難全、而孝行之必難妄許也、世之言孝者多矣、一不辨焉、流爲愚孝、愚孝者何、如舜之殉身于井廩、參之致命于大杖、卽成愚矣、雖以父母所生之身、爲父母盡之、然原夫造物生人之始、卽父母亦受性而生、是以生命之初、雖緣于父母、究歸恩于維皇、人每不察、過求其孝、而流爲愚者、如割股之事、屢見史册、唐宗曾以毀體辱親斥之、按孝經所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說、及曾子啟視手足之語、誠是矣、而後世往往不廢其旌表者、亦以其行人之所難行耳、余昔有割股識、以爲婦女童稚村氓、三者亦當稱之爲孝、以爲未能辨義考道故也、非是而在公卿士大夫之家、讀書講學之輩、其愚已甚、陷親以不仁之奉、居已于無知之徒、又烏得謂孝乎、又有刲肝腸以奉親者、其孝益奇、其愚益甚、如趙希乾之截腸也、張榮一之取肝也、揚州蕭孝子之割肝也、或見于虞初新志、畫舫錄、松江府志中者、其人或死或不死、而卒不得以孝稱之、則以孝爲庸行、而非畸行也、人能明親之於子、猶乾元之於人、子之奉其親、猶人之承夫大造、大造極以生命爲重、卽父母亦極以子命爲重、大造以自絕其生、爲極惡、親心亦以子之濱於死亡爲最悲、然則舍愚孝而孝可言矣、先意承志、喻親于道、孝之始也、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孝之終也、又何間乎古今、何別乎中外、何分乎上下也哉、令名德之輿也、思貽父母令名、卽孝也、故古無孝子之名、才子卽孝子、八元八愷是也、宋書始立孝行傳、而僞爲孝行之徒、更下於愚孝之徒矣、愚孝且不可、況敢僞孝也耶、

皖屬歉收　○聞皖屬之五河縣、春夏之交、雨澤稀少、各鄉率多未能播種、致秋收異常歉薄、閭閻生計維艱、其何以堪此耶、

**邨巫多事** ○婁縣張涇地方，有姜楊二姓，比屋而居，亦既有年，楊姓場側，舊有石柱兩根，矗立路隅，殊多不便，本月初正值刈稻登場，驟穀飾風，動形阻礙，因將石柱移往他所，適姜姓有幼子偶感時症，六七日而斃，姜悲悼異常，並延邨巫視鬼，巫曰，君家日來有動土事否，姜以場東遷柱事告，巫曰，是矣，此石所以鎮風水，今遽爾移去，郎君其能久活乎，姜即歸咎於楊，急赴其家，號呶理論，且將楊家什物，肆行打毀，楊殊不服，擬繕稟控諸官，經里董保長，竭力調停，始免成訟，人謂巫之妄言，固屬可惡，而姜以痛子情切，頓忘鄰誼，亦太覺卤莽也，

**賢令去思** ○御署常熟令，郭汝雨明府元昌，於月之初四日，午刻出署，登程回省，闔屬紳耆，紛紛拜送，殊形熱鬧，民間恭送萬民傘九柄，萬民衣壹襲，鏡牌壹對，德政牌十六對，文曰，恩周草野，澤徧棠封，清風酌水，甘雨隨車，惠溥士林，利平禹筴，懷德畏威，安良化莠，恩蔭北亟，澤被南沙，徧蔭芾棠，嚴鋤稂莠，安集戶鳩，崇修城雉，恩周黎庶，化洽絃歌，政清民樂，澤及行商，御繁以約，化莠爲良，鵠舞楊仁，雉馴奏績，淵心清冰，堂懸明鏡，除莠安良，懷仁頌德，膏流郇伯，德媲于公，名傳賢宰，德被虞陽，恩施海北，澤被琴東，是日也，儀導極盛，民間空巷往觀，咸嘖嘖頌賢令尹之德弗衰，知其平日浹洽者深矣，噫，榮已，

**琴川決犯** ○本月初四日，新任常熟縣龍邑尊景曾，奉到院司排遞，接到刑部釘封，絞決秋審情實，男婦要犯兩名，計李蟢仔一名，係前年盜竊福山鎮軍衙署，贓數近貫案內人犯，其犯婦林袁氏，則係謀殺本夫案內姦婦也，當日下午，綁赴市曹處決，以正典刑，往觀者咸暢胎而歸云，

**白下瑣聞** ○前報金陵重建橋梁一節，謂石城橋能曬晾米麥千石，乃傳聞之訛，實七橋甕也，刻工程局示諭，准于十月初八日，築壩開工，諭知各項商船，先期開出壩外，并令來往行舟，遞道行走云，元寧等邑，本年秋收極豐，辰下穀價每石跌至洋銀六角，惜交秋以來，亢陽燥烈，雨澤愆期，各鄉麥子，均未能播種，泥堅如石，鋤犁難施，塘潭均乾涸欲坼，是以農民日來望澤甚殷也，○前聞吳中桃樹盛開，曾登報錄，茲悉金陵城內，桃杏之屬，亦間有著花者，雖不逮春城千萬，亦儼具竹外兩三，昔人句云，霜葉紅於二月花，今且春花秋葉，掩映爭妍，眞可收入錦囊詩料也，

內地攬載　○閩省南臺帮洲江上近有洋商設小輪船一號攬載客貨駛往水口碼頭搭客每位收錢五百文至閩清港口者收錢四百文至竹岐白沙等處者收錢三百文計由南臺至水口沂江而上水程二百四十里行走只八點鐘雙輪激箭駕駛如飛人多樂就之以故搭客恒滿刻新昌洋行亦僱一輪舟招客莫分其利行將日盛一日風氣爲之一新矣惟該埠向有小船名水口盪自輪舟盛行後竟無有過而問者屢往巡司及汛口衙門控告均未邀准人謂此輩若不另圖生計恐人巧我拙終不免有望洋之歎也

閩漳命案　○漳郡城東有某甲者向作浮梁賈客妻子寄住外家秋間甲自某埠歸妻及岳父母盛設酒饌勸飲而臥夜半不知緣何甲驟斃登時買棺成殮次辰鄰里大疑謂其黑夜殮屍又不聞哀泣之聲意其婦必有外遇乘醉而殺之也事聞于官立提甲妻到案訊問供稱丈夫素來心神不寧昨晚自盡不及援救而死經復提其夫叔到案質訊供與甲妻同聞將就此詳道了案也

閩省盜案　○福建南關外洗馬舖地方有魏李兩姓合開兌換錢舖貲本向不充裕九月二十四夜突有刼盜廿餘人撞破舖門明火持械直入刼掠盜衆均用巾裹紮蒙頭蓋面雙目炯炯無一可辨認當將魏某牀頭枕箱奪去魏與其弟二人均被盜匪用棍擊傷此外羣盜十餘人分頭把守沿街各舖戶并以木棍敲其店門其聲甚震間有拔關窺探者即以當頭之棒奉敬受傷者五六人俟盜衆呼嘯去遠街鄰始敢鳴鑼驚逐亟飛報南台保甲局海防都司各衙署登時前來勘驗次辰各舖戶均不啟門閩邑尊親詣勸導始照常貿易現雖緝獲數人施以極刑尚未吐供恐非此案正犯也噫盜風如此亦猖獗矣哉

開棺檢驗　○閩垣有某甲者屢向販賣菱角生菓之某乙賒取食物揹不給價乙忿甚偶以小刀嚇刺遂誤傷左脇斃命經兇手變產調處聞屍親業已允許後經甲之母舅某孝廉力持不可立報官求驗前月下澣閩邑尊親詣倉前山將已埋棺木掘起開檢當因屍身脹潰未能拖出據仵作喝報左脇下刀刺傷約三四寸致命屬實邑尊即將兇手帶回審訊聞應照律問擬也是日上山往觀者實繁有徒并有西人數名亦乘輿而往云

粵西患潦　○嶺南廣肇各屬本年春夏間水漲隄決業已成災不料前月間粵西南寧州各屬大

雨浹旬、水潦怒漲、頃刻間平地頓成澤國、居民淹沒於洪波巨浸中者、不可以數計、皆跨山越嶺、以逃生命、號哭之聲、耳不忍聞、誠非常之災也、

江寧募兵　○前報述及吳鎮軍、所統之慶字各軍、拔隊調赴燕台防所、劉帥仍擬新募五營、以固江防、茲續接金陵來信、知刻下已派員在貢院、挑選兩湖新勇、尅日成軍、勤加訓練、俾成勁旅而重防堵、聞惟三江之人、概不入選、恐其秉性懦怯、弊戀室家、不若兩湖之樸愿果敢也、昔曾文正公以團練起湘中、登高一呼、聞者響應、厥後勦平髮捻、所向無敵、類皆得力于湘軍居多、據老于行陣者、謂湘鄂間得風氣最先、誠哉言乎、

英將行程　○英國戈將軍登、由滬登程回國、曾略述前報、近有人接得戈登、由阿田埠、發來郵信云、已于西歷九月十九日、行抵該埠、沿途差幸無風濤之險、當發電音至英廷、陳明遵諭回國之意、并稱刻已遠離中土、似可略展假期、毋庸疑慮矣、英廷即由電報覆答云、告假之期、可展至西歷明年二月二十八日、遄程回國、聽候錄用、刻戈將軍先擬起程回英、或俟征塵稍歇、再往埃及國之山詩巴埠也、

飛輪渡勇　○鮑春霆爵帥、新招之舊部霆軍、均由漢臯陸續登輪往北、尚餘八營、已於前月底到有招商局商船、暨福建船政局、上海製造廠、各兵輪船、分別搭載、已於本月初動輪、前往防所、蓋恐凍河在即、是以倍形迅疾也、

俄寇謀洩　○前報俄國黨人、仍有蠢動之意、似此患終未有已時矣、茲閱西報、知該黨中有一犯被獲、即監禁囹圄、其原審官、復派一明白幹練者、裝作罪囚模樣、詭稱亦係該黨中人、與前犯同羈監獄、數月以來、寢食與俱、佯與接洽、遂得盡悉其黨酋之行止、奸謀之險惡、暨前歲俄皇之犯、眞實姓名、一一吐出、探卒即密報本官、行將按名拿獲、想不難稍遏其兇燄也、後此犯知事機已洩、誤入彀中、不禁愧悔交加、自經而死云、

泅水賽力　○近有西人、深知水性、善於游泳、擬於奧德兩國、交界之潑辣吞海面、一試其泅水之能、計是處海面、計闊六十里、乃定期入水鳧遊、直達彼岸、有友人棹小舟隨其後、蓋恐中途或有意外之虞

也、計在水共歷十七點鐘、此人且泅且語、與舟中人應答若流、毫無困憊之色、登岸後、飲酒少許、精神奕奕、仍如平時、觀者咸拍手稱賀、懽聲如雷云、西人之好奇如此、亦足多矣、

庚辰科武殿試題名全錄

狀元黃培松福建　榜眼周增祥廣東　探花景元滿洲　傳臚殿琴龍廣東　游萬昆四川　裴待時河南　金鳳岐江蘇　于錦升山西　劉瑋甘肅　郭春溪湖北　郭鍾秀雲南　李德英湖南　王安國福建　余藻四川　李祥麟福建　馬廷襄河南　易漢章四川　林鴻鈞福建以上花翎　萬世釗江西　周圭璋浙江　王魁直隸　王建松廣東　謝汝鏐廣東　陳鴻銓福建　曹維雲安徽　何綸章廣東　余覲光四川　謝殿恩安徽　楊澍康廣東　任茂松河南　吳家斌江西　韓國華江蘇　莫雄謨廣東　陳翼湖南　趙培勳廣東、顧鵬飛陝西　彭慶珍貴州　岳增高山西　劉殿甲奉天　范元善直隸　王殿玉浙江　賀頤莊河南　全乃烈廣東　楊景昌福建　李廷魁山東　吳寶琪安徽　薛文超江蘇以上藍翎　劉開榜順天　吳世麟安徽　徐人驥江蘇　尹世甲山東　饒遇豐安徽　萬長春廂黃　王永昌直隸　唐玉樹四川　胡金松河南　王鴻年山西　丁鵬江西　楊國靖四川　周霖江蘇　鄭國勝江西　尹鴻威正紅　劉魁漢直隸　謝廷熊廣東　林國瑞福建　王乃昭山東　張鴻儀湖南　張殿揚湖北　趙念祖廣東　張鶴翔河南　楊生潤直隸　邱東屏福建　周化南直隸　雷同聲廣西　楊長勝河南　魏榮斌甘肅　毛世榕山西　吳在魁江西以上營用　周進昌江蘇　宋長林山西　蕭景雲直隸　嚴化鵬直隸　張清簡山東　姚應鑣廣東　李丕基山西　侯振聲直隸　尹賡元山西　伍子忠廣東　尚凌雲直隸　秦步陞廣西　林汝楊廣東　牛邦傑直隸　白鳳翔河南　姜鳳翥浙江　周子清廣東　王長庚直隸　馬爾祿甘肅　王瑞芝山西　廖飛熊江西　何正榮雲南　李賓安徽　馬錫山西　李鵬摶湖北　柏繼廷湖南　盧槐山西　汪鳳池安徽　馬宗長山西　倪振武江蘇　李聲揚江西　楊銳泉江蘇　羅長春雲南　姚振國陝西　汪朝宗浙江　韋有韶廣西　白增祥山西　陳紹科貴州　姜樹蘭湖北以上衛用　補殿試鄔紹雲浙江衛用

炮廠瑣聞　○近日泰西炮廠、以德國之克虜伯廠爲最、是廠設於德國愛省地方、初開設時、在西歷一千八百一十年、卽嘉慶十五年也、傳至道光六年、爲西歷一千八百二十六年、有一人名克虜伯、專煉鋼以製炮、故卽以其名名之、迄今歷五十年矣、自此馳名遠邇、各以其炮、料佳工巧、靈便異常、爭相購買、其廠年盛一年、廠內作工者、每日有一萬零五百人、廠外挖煤煉鋼化鐵等工、有五千人、廠內所用之管事作工諸人、居於其中者、一萬六千二百人、所住房屋、共三千二百七十七座、又在廠外取煤化鐵者、有三千二百人、皆居廠之附近處、計廠內機器打鐵之錘、七十七副、鐵滾十八個、汽機二百九十四副、機器共有馬力一萬匹、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一歲之中、所用之煤、共煤渣重六十一萬二千頓、廠地與三大鐵路相通、皆德國往來之路也、發收電線之處、有三十一所、皆在廠內、以便通傳天下各國之信息、廠內亦製造諸色機器、及斧鋸等物出售、此誠天下之第一大工廠也、說見循環日報、

俄使將來　○新嘉坡接到俄京西九月十九日所發之電信云、俄國簡派來華之公使白劭夫現在爲賽兒地方小住將卽來華云、白劭夫之意本先欲赴瑞典國一行、茲以俄廷敦催、自不能前往、句當別事也、至中國使俄大臣曾侯已否起程回英、此電信却未道及、想須俟白劭夫動身然後旋節也、見申報

舟行　○一葉扁舟盪槳微清風吹上碧蘿衣游魚點點浮萍出、蛺蝶深深傍水飛、春色不知何處去、夕陽遙指舊時非、花間陌上明如繡、留與詩人緩步歸　李白酒樓　插脚紅塵奈爾何、迢遙鷲嶺鬱嵯峨、風流底事青山在、身世浮雲白眼過、花月有緣同一醉、乾坤無我不高歌、八千文字十千酒、賺說清名幾許多　滬上海市　參雲雲樹渺茫茫、鷗鷺飛翔接上塘、日暖帆檣通鶴嘴、夜深燈火擁鱉梁、闌連南越烟沉里、地雜華洋勢並忘、料得酒樓殘月裏、有人世外話滄桑　平原郵懷古　平原村上幾徘徊、路水清漣往復回、花發野塘鷗自浴、雲橫前嶺鶴歸來、河山終古曾無恙、兄弟千年太露才、惆悵風流今不見、夕陽猶照舊蒼苔

憶鯫生年十五隨先大夫宦遊雲間、得受業於安定雲起師之門、師健于詩、冲淡寡營、其時年未强仕、積稿已盈數寸、曾於課餘鈔錄若干首、秘之篋笥、忽忽十年、蕩落無成、陸莊荒矣、而師亦鬚髮半斑、頹然欲

華亭雲起胡紹昌稿

老偶于故篋中檢存數首亟登報錄以共欣賞　　淛東存恕齋主謹誌

短歌　○貧切莫與人言苦不可向人說口雖應君心不然假手何人肯著力君不見買臣貧困樵采歸妻子求去辭故帷勸君順時守分且安命富貴貧賤倘伏如琉璃一朝華堂宴賓客今雖路人富親戚贈君金玉之良言不如歌呼醇酒開君顏君有詩書富滿腹何爲乞憐權貴甘雌伏昨咽糠今食肉朝清白暮流俗碌碌復碌碌悲歌以當哭彈鋏別朱門唱我歸來曲　秋意　點點重陽中酒心騰騰終日裹頭吟兼旬臥病今朝起黃葉滿庭秋意深　捫腹　一飽安然百不知便便捫腹自嘲嘻此中空洞渾無物九曲迴腸萬首詩　吳中樂平子甫草

和楊南湖菊花雅集題壁詩韻　○笑典征衫爲買花登樓何事更思家酒紅以予高陽臺詞有思鄉意故云西風瘦影人三兩隨意吟詩到日斜　詩成莫浪肆閒評對菊閒樽醉有名一角樓臺涼枕水獨留花月占雙清　再登前韻　新詞高唱一叢花挈榼提壺處處家絕妙倪黃新畫本滿樓人影夕陽斜花高不受俗人評異種半多不識名幾度拚將花下醉化爲蝴蝶夢都清　題畫一絕仍登前韻　自研新墨寫秋花放筆居然一作家三尺短籬半畦水一枝瘦影月斜斜　茂苑賦秋生稿

留別一絕　○臨岐回首望峰巒似笑吳儂俗未刪畢竟尚難除半俗槐花滿路別家山　半俗子草

燈謎　○慮到心枯無點血如何拍手笑呵呵　打古人名一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秋風與明月　打古人名一　身受官刑坐不安　打易經一句

投射照登　○一八得八一二如二二五得十四五得二十二四除八　打一善字　琴川閑靜氏頌南氏許小岩李琴湖韓雲波古梟石閬峰瞿石盟同射　楊柳千條繫半錢　用物名一綫　馮驩空彈鋏　打唐詩一句　徒有羨魚情　奉賢王本初范花洲樂貧子射　上窮碧落下黃泉　打易經二句　仰觀于天俯察于地　分水墩衛幹人射　此路不通　打易經一句　其行塞　霹靂一聲喚醒梅魂柳夢　打易經一句　震蘇蘇　奉賢王本初范花洲射

○萬里長城，爲北四省之屏藩，邊域之仰爲利賴者，幾二千年，豈惟是甘肅獨蒙其利，然創築則始於是省，故特誌之，史記載秦始皇遣蒙恬發兵十萬，北築長城，起自臨洮臨洮，卽今之狄道州治，隸蘭州府，城中有臨川閣，天寶初建，下臨清流，攬一郡之勝，虛皇閣在黃河北，突出城樓間，高敞明爽，登之可以覽金城山川之勢，亦一大觀也，第一城在涇州，隗囂遣將據高平第一城，寇恂督兵討降之，卽此，古密國在靈臺縣，周文王伐密，左傳密須之鼓，典其大輅，史記周共王游經邱，密康公從游，皆此地，威戎城，在平涼西南三百里，其地川平土沃，又有水渠銀銅之利，宋招討使鄭戩遣劉滬築之，以捍西夏，避暑閣，在府城北柳湖上，宋蔡挺建，其中楊柳數千株，綠陰成林，湖光可掬，夏月人多避暑於此，其西北百十餘里，有蕭關，史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又武帝西登崆峒，出蕭關皆此，石橋在崆峒山兩峰之間，有巨石橫亘，俗名仙人石橋，峰頂有石碁盤紋，俗呼爲仙人着碁台，蓋習俗使然，名之不覺其妄也，古蹟之在鞏昌者，有仇池城，戰國爲白馬氐羌國，晉時楊難當三世據此，後魏於此置仇池郡，舊志仇池城天然斗絕，壁立千仞，石角外向，宛如雉堞，惟有一門可通，上有田數十頃，可以耕耘，泉眼數十，可資灌溉，其利甚溥，在秦州，有諸葛壘，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城，魏太和中，諸葛亮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又有陰平道，同谷志云，秦蜀時，兵將出入之路，今爲蜀門戶，鍾維伐蜀，姜維請備陰平，後主不聽，故及于難，今麻關口，尚有鄧艾姜維故城，又有畫卦台，相傳伏羲畫卦于此，其東北四十里存進馬台，宋太平廣記漢武帝元鼎初西巡至赤沙驛，羌氏有千里馬，築台拜表以進，因名，不窟城，在慶陽境內，夏政寢衰，后稷子不窟，竄奔戎翟間，建邑而居，卽此，迨死，葬於城東三里，其碑淹久剝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不窟氏陵，在賀蘭山之東，有元昊宮，昔趙元昊據有夏地，依山爲固，建宮於此，宮牆尚存，在涼州有劉林台，相傳漢竇融建，舊名竇融台，後明洪武初，百戶劉林戰死城下，人皆重其忠，因之改名，在安西，以玉門關著名，因爲縣治名，昔漢霍去病破走日支，大開玉門關，又班超在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皆此，又有陽關，唐王維詩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卽謂此也，究之隴西一省，半爲羌戎之地，雖版圖新入，而古人遺跡，亦頗堪傳述，世之尚論者，每謂邊隅戎狄之地，非人文薈聚之邦，概鄙夷視之，殆於考據之學，有未及講求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廿七日　第七十七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月廿五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蟻媒受辱　論旨恭錄　齊素論　輪舟互撞　蘇藩回任　若伯論
大員服闋　刃斃二命　漁翁得利　廟僧謀敗　萬里談心　圓光邪術
轉運兵糈　風火摧枯　假票支銀　誣及冷官　學成返國　西陲郵聞
貴介完姻　製炮設局　粵督批詞　西官蔽戕　藩臣到津　日俄欵洽
電氣捕魚　賽會預聞　東瀛近事　公使抵港　蕪湖患旱　碧麥新法
徐心梅詩　天然礦穴　電氣行舟　測海得渠　顧葉汀詩　趙屏南詩
邵視祥詩　續錄甘肅考畧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蓋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〇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涂宗瀛奏請將庸劣不職及人地未宜各員分別革職開缺另補一摺河南調署臨漳縣知縣南陽縣知縣吳樹勳年力就衰昏憒闒茸前署浙川廳同知捐納通判王豫敭公事廢弛聲名平常前署裕州知州候補知州吳維祁嗜好太深怠玩公事前署淮寧縣知縣候補知縣楊麗堂辦事乖謬利心亦重均着即行革職滑縣知縣張鑑堂人地未宜着開缺另補以肅官方該部知道欽此十四日奉 上諭文煜穆騰阿奏棍徒糾夥販運私酒聚衆傷斃差役請飭嚴訊一摺棍徒孫太占等販運私酒經巡役王瑞等緝獲該夥犯胆敢中途搶奪並將巡役王瑞搶去復拒捕毀傷差役實屬目無法紀現獲之孫太占孫春榮朱福禮趙二等犯着刑部嚴訊究辦至巡役王瑞被搶身死該城指揮何以先不相驗遽行掩埋遲延多日始行會驗難保不另有情弊着巡視西城南城御史查明據實參辦欽此同日奉 上諭劉坤一奏特恭老病不能治事之運司請予勒休一摺兩淮鹽運使王渭精力已衰難資得力著勒令休致欽此

齋素論

齋戒古禮也、禮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又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孔子所慎、齋居其首、又言齋明盛服、所以修身、易繫辭言聖人以此齋戒、註洗心曰齋、是持齋之義、古訓昭然、類皆取義乎明心表潔、非若後世之斷葷以佞佛也、莊子載顏回對仲尼曰、回之家貧、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此乃因貧而食素、又非佛氏所可牽引附會也、月令廣義曰、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食、而近俗多以朔望致齋、疑即今世茹素之濫觴、然廣義一書、係註疏家臆說、與經文所載不相符合、則齋戒宜以洗心爲斷、而釋氏奉佛之義、當力闢其謬焉、概自佛家弟子盈天下、滿坑滿谷、所在皆是、有終身茹素絕不破戒者、謂之守長齋、有限期三年或五年者、謂之報國恩、此外則有雷齋、斗齋、觀音齋、三官素、九皇素、灶素等名目、又有人焉惟于元日、辛日、朔望日、佛誕日等、終日戒葷、不食厚味、總之名類雖多、不勝殫述、而其大旨則不外夫禱佛求福而已、嗟夫、世之人、何竟若是之愚昧哉、禍淫福善之權、秉諸造物、豈覬音佛老輩所能僭擅耶、昔梁武帝長齋斷肉、日止一食、其奉佛可謂誠篤矣、然卒爲侯景所困、菜蔬皆絕、餓死臺城、北齊鄭子饒依佛

設齋、供賄甚廣、其佞佛亦云至矣、然卒以聚衆創亂、爲皮景和所烹、觀是則茹素佞佛原以求福、而反遇禍至此、不亦惜哉、不特此也、漢唐而降、佛教昌熾、草澤中變亂兆禍、往往以齋素爲名、始焉私設齋會、吸編戶之脂膏、繼焉邪術廣行、起非分之妄想、甚至血濺鋒刃、置牛民于塗炭者、亦復不少、又嘗觀僧道者流、自稱佛門高弟、嚴守淨齋、其在寺外也、見餅餌中偶有寸葱、擲之惟恐不速、豈知其寺門一扃、則宰割烹調、圍坐大嚼、不復如向者之裝腔作態矣、如是而言求福、果可信否耶、或曰洵如是、則齋素爲必不可歟、曰是又不然、孟子言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蓋齋無善惡、惟視其所事者之邪正、以定其可否耳、予故不言齋素之必不可、而惟言持齋佞佛之不得其正、因力闢之以戒愚夫婦之效尤者、

輪舟互撞　○頃接蕪湖友人來函云、蓼邊行之漢陽輪船、于本月十六日夜十一點鐘、經過蕪湖、由該行洋棚、送上搭客七十餘人、船中滿載棉花及各種貨物、客位亦擁擠不堪、無隙可尋、十七日早六點鐘時、駛至銅陵縣屬之三叉河口黃白洲地方、遇怡和行之公和輪船、自漢口駛下、不知因何疎忽、互相碰撞、漢陽撞壞、機械炸裂、不過十分鐘即沉沒江中、船中工人及搭客共二百餘人、得救生全者甚少、公和輪船既受損傷、亟放舢板救人、不逾時亦即沉溺、幸該處水勢較緩、公和中人無一溺斃者、蕪關道恭觀察聞風後趕即札飭地方官加意保護、並派委員連夜馳往該處、會同料理一切、聞恭觀察性本慈祥、仁愛周摯、即此頓恤商民之舉、已可想見其生平矣、○漢陽船中有搭客某、係江右人、向在蕪湖開張木廠、是日適由蕪湖搭漢陽上駛、天徹明、某猶蒙被熟眠、猛聞呼號救命聲、急從睡夢中躍起、登短梯探望、船已漸次下沉、倉遽間、伏於棉花包上、隨波氽去、性命已在呼吸、適公和之舢板、前來拯救、于是重蹈更生、西人某、見其身披單衣、且皆浸透、瑟縮堪憐、急覓棉衣一領、擲與更換、始稍有人色、後探得此西人、即公和船主、獨能於百忙中、體恤周至如此、謂非心存惻隱者、而能若是乎、

蘇藩回任　○前報卸署漕督譚方伯、由金陵東下、茲悉憲節已於本月十六晚、初更以後、舟抵胥江大碼頭、即刻乘輿入城、而城中文武各官、均遠赴滸關迎迓、多有未及知者、聞已奉撫部飭知、定二十日接印視事云、

## 若伯品合魯論富與貴章之義論

西學重致命以成聖，此固顓孫氏曾言之，然守義之難，尤有難焉者，致命在一時勇毅之氣，而百折不磨之守人，尤苦之，所以論列女者，節在烈先也，魯孔子所訓富與貴一章，大旨在勉人以所守之確，人孰不慕富貴而惡貧賤，得不以道，且安之，得有其道，且惡之，況不以其道而竟勿處富貴，更能不以其道而勿去貧賤哉，至於造次顛沛，則生命之難保，而何論仁之去不去耶，乃觀泰西古史於若伯之事，而重有感也，夫若伯之富至於極也，即不明言其所以致富，而觀其後之為人，諒必得以其道者也，自上主許娑殫以試之，於是數子盡失，資產盡亡，人畜盡壞，真可謂貧賤之不以其道矣，而若伯仍安處之，不惟安處之，其寅畏上主之心，愛慕上主之念，未敢稍有怨言，并不見畧生怠志，則以較君子之不去仁，猶君子稍易而若伯為難也，至其身染惡疾，無屋可居，僅存一息，而其志不少挫焉，非即顛沛必於是乎，後天神相窺，三友共議，誘以一語之獲愆而不得，非即造次必於是乎，迨後試之不變，而仍還其故，則由逆而順，由難而易，在世俗凡夫，或有轉因得意而失足者，若伯之篤信好學，守死善近，諒其斷不若此，非所謂渾富貴，一貧賤，化造次顛沛而無終食之間違仁者乎，此非篤信上主之誠，不能有此誼，而亦非上主所降寵之人，不能有此守也，世俗以肉身為亟，若伯以聖道為亟，近人之論西學，輒以為非孔孟而遠之，正坐歐九不讀書之弊耳，如古史之合於孔孟之旨者甚多，而若伯事與此章相類，義尤顯著，因於鐸德座隅，見古書而知為若伯事，既嘆古聖之守，為不可幾及，而復期學孔孟之學者，不存畛域之見，惟義是從，則象山先生有言，西海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爰為操筆而誌之，

按若伯係泰西古聖，富將王侯，名傾寰海，而於昭事之誠，尤人所難及，後被鬼魔纏擾，百計苦之，直至諸子盡亡，一貧徹骨，猶身患惡瘍，久不瘳，親友皆鄙棄之，斯時若伯于昭事之誠，益加密焉，本月初郭孝廉友松偶覩若伯象于茸城教堂，與蔣司鐸小艇論其生平事蹟，以為深得魯論富與貴之義，退而發為論說，反覆詳明，實于西聖心傳，孔門宗旨，兩無遺憾，經蔣司鐸郵寄到館，爰即登報，以供衆覽，亦善與人同意也，本館附誌

**蟻媒受辱**　○奉賢西門外有某甲者客歲以病去世寡妻某氏矢志撫孤頗能茹苦近因鄰近之蟻媒某媪餂以甘言百般誆騙將醮于業屨之某姓店主事已垂成經甲妻母族控於邑詎鄰里閭義憤不平扭媪中途百般箠辱其醜殆不忍言聞者大快刻事經涉訟恐庭訊時或仍不免刑罰之加耳好爲蟻媒者盍鑒諸

**刃斃二命**　○海門下沙竪河鎭某甲家小康性頗暴戾鄰居某佃以田價未足向甲貼找甲斥去之不與分文佃怨憤塡胸誓不甘休今秋卽於未經找價之田覇種小熟甲大怒立喝傭人挾刃刺其佃之胸頃刻殞命其子前來拚救亦被刺傷臂肋適時氣絕經保甲報官親詣按驗因傷致命屬實刻已提案嚴訊通詳擬辦矣惜小費而貽大禍某之肉其足食乎

**漁翁得利**　○海門圩角港有業漁者甲乙二人偶携漁具至海旁捕魚見波浪間蹙立一小檣疑是沉船失事處繼視之髣髴若魚劍止步凝望少頃魚背豁然大露始知卽俗稱五加魚也身鉅而口利誤觸之往往被噬俄而潮漸落魚不能動適其同伴多人結隊來因得併力拖之登岸殺而售之頗獲善價二人欣幸交集謂今日之役其不被魚吞噬者幾希

**廟僧謀敗**　○崇邑中沙堡鎭舊有城隍廟愚民之來進香者寥落如晨星其住持僧頗憂之本年下元節迎神出賽密囑廟鄰某甲于神轎出廟時故意闖導而過卽詐跌臥地作迷暈不省人事狀并自批其頰事訖當酬大錢一千甲貪其利姑如法行之觀者大譁僉謂神之示罰也莫不肅然起敬次日甲來廟索酬僧如數與之而中雜砂壳私錢甚多甲欲掉換僧不肯甲曰我以臉皮易此區區而猶不以制錢給我耶雖然我必有以報之矣負錢悻悻而去逢人輒告以昨日詐癡態聞者鼓掌僧卽追及之曰予之謀已洩則安用如此重酬速將此錢畀予尙不爾恕也甲與爭毆僧必欲得錢而返經市人力勸甲還錢五百而事始息觀者羣集莫不掩口

**萬里談心**　○西國德律風之製創始至今僅閱數年而精妙之法乃日益進傳語之頃能於六十里外如接晤談聲之高下與同室而居者無或稍異雖一吁氣亦必聞之刻又漸推漸遠兩端相距至四萬

里，則聞者似稍覺低聲曼語，然苟以調高響逸者當之，依然入耳欲震也，驚奇至此，聞者駭然。

**圓光邪術**　○津邑有童子師路某者，設塾於家，頗不落寞，一日有其素識之畫師至，自言能以圓光問事，路欲習其術，靳不與，固求不已，乃出一紙授之，曰臨用時，帖於壁間，炷香禱祝，令童子視之，當有驗。路展視之，餘見素楮一幀，中以墨筆繪黑圈一，此外則空無所有，姑藏以待，偶欲訪友遠方，囑其少子試焉。但見紙上光明若鏡，內有小兒甚多，各執楊枝，舉手揮灑，因語曰，其將遇雨乎，已而果然，乃大喜，珍如異寶，每用以占風雨，輒有驗，他日方張壁重試，其子見一人冉冉自圈出，大驚，以告路，路亦莫解誰何，俄而其人跳躍几案間，作魔舞狀，霎時而去，自此妖異大作，家中什物，往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然亡失者衣物，值價頗鉅，而自來者醯醬，僅值數文，繼且其子驟作瘋狂，日夜譫語，擾攘殆難言狀，路憂悔交集，卒無法以禦之，延羽士到家，仗經作法，亦無小驗，偶憶中表吳某，少習勅勒法，然奉天主教有年，所學盡棄，不獲已，邀吳至家，與之商逐魔之法，吳曰，子奉正教，魔當不驅自退，當留住三日，以覘其異，詎自吳抵家後，其子驟醒，無異平時，魔患便不復作，路甚感之，迨三日已過，魔終不復至，吳乃三肅而退。

**大員服闋**　○汴中毛大冢宰昶熙，前以憂去官，現屆服闋，經豫撫奏報起程日期，曾見邸抄，刻接津門來書，知已由河南武陟原籍起程，於上月二十五日，行抵天津，本月初二日，調李傅相于行轅，欵留宴待，至晚始散，次日即雇車入都，有親見其登車就道者，謂其一肩行李，滿篋琴書，蕭然若寒素，大有海忠介廉峻之風云。

**風火摧枯**　○析津機器製造局，在城東四里許，四圍繞以土垣，周六七里，其輪機銅幅，火藥鉛彈等廠，及提調公署均在焉，本月初二日，有芻蕘者二人，相遇道左，席地班荆，談笑甚洽，各出烟具，敲石火互相遞吸，又慮火種不給，乃束薪爇其端，莫可少延片刻，其時草枯風疾，目一瞬，火已延及野草，如飛霆奔馬，頃刻燎原，烟燄突冒，大有不可羈遏之勢，雖局備水龍，紛紛赴救，無如火行甚疾，一片荒郊，炎炎者已入望無涯矣，後局憲令工匠數百名，各持長條竹竿，追及撲擊，火路始截，然已燒去木柿若干株矣，所幸火在局外，火星尚無爆入，否則軍火重地，真有不堪設想者。

假票支銀　○京口來信云、六濠口某米行、有管事者、江以北人、夙著循謹名、譽亦歸之、且經理是行、已及十載、故寄廣各米商、咸惟彼是信、初不疑其有他故也、常有滬江滙票、盈千累萬、凌伊向京口各錢莊滙兌、從無貽誤、陡於本月初八日、揑寫申江滙票數紙、持付素識之錢莊、支兌現銀八千兩、挑載遠遁、踪跡杳然、迨申莊劃兌期到、始露破綻、刻雖四處找尋、恐鴻飛冥冥、終難弋獲也、人心之不可測如此、

誣及冷官　○奉賢李廣文麟書、家本素封、居恒儉樸、曾署丹徒江陰兩邑教諭、冲襟朗抱、古道照人、閩寧中肅然敬之、事緣邑之濱海地、有官運商船、擱住淺灘、被鄉民紛紛搶失鹽觔數千担、船戶聽人唆使、禀控兩浙都轉、竟牽涉李廣文、刻經鹺署行文、飭南滙顧邑尊查辦是案、復經移知奉賢邑署、欲李廣文親赴質訊、於是闔邑士民、咸抱不平、當有職員吳某、遞呈首訟其寃、聞闕邑尊已據禀轉詳、尚未知如何批示也、噫、栽花種藥、冷官之滋味甚閒、搆禍飛誣、惡棍之心謀何狡、想公道自在人心、沉寃會當昭雪耳、

學成返國　○前中國所派出洋之肄業各童、英法美各大國、均有派往、其在美國者、前已有回華數人、其派在法京肄業者、此次法公司船、于中歷十月十二抵滬、亦有附搭回華者數人、其仍留法國學習、僅有四人、瀛海風波、異邦聞見、英才師濟、所學定自不凡也、

西陲郵聞　○伊犂一城、界連俄屬、兩國屯防之軍、各守其隘、向無齟齬、外間傳言、謂是處中俄之兵、業已交仗、本館嗤爲謠惑、未敢率登、刻恐新疆各城、與辦善後、不遺餘力、而俄事罕有談者、至中俄接界處、則人皆燕處、戶不吪驚、亦以見悠謬之言、種屬不根胡論也、

少年老成　○閩省漳溪友人來函云、該邑東門外吳西坑地方、某姓童子、年僅六齡、頷下忽生鬚髭、頗有鬖鬖之狀、兼其舉止聲音、儼如班白老人、與垂髫童穉、絕不相類云云、按此等事、往往見諸史册、目爲妖異、然荒渺之談、終不可信、竊恐傳聞舛誤、有愈遠而愈失其眞者、是不可以不察、姑存其疑可也、

轉運兵糈　○北防兵士、均由各路調集、軍容異常嚴整、所需兵丁米糧、均由津給官價、雇民船運往防所、新定章程、無論船隻大小、每米壹石、連抵糧臺交卸、給費銀五分、不准絲毫尅扣、仍仰天津府縣酌量辦理、體恤商船、洵周而摯矣、

及前津郡製造局特發兵輪船載運大炮往該處安放亦見前報茲續悉業經大帥奏准再發兵船前去相擇平陽寬曠之地建一鐵廠以鑄新式炮位并聞已得　旨俞允擬不日開辦矣

**粵督批詞**　○南海桂皓庭孝廉向在穗垣辦理善舉仁聲義聞遐邇共欽本報曾略述其梗概茲以粵東賭風日熾爲害閭閻罪難擢髮復臚列開賭匪徒賭館情弊稟呈督轅上月杪奉張振軒制軍批示飭司核辦今將批詞錄下○前據該舉人遣抱赴轅具呈粵東賭館一經官爲查封即由該賭匪詭名備價領回仍復開設似此既法營私尚復成何事體亟應嚴拿賭匪盡法懲治以挽頹俗而絕匪踪所稱黎朝傑等均係著名賭棍專事開場聚賭引誘良家子弟準折田地房屋特强霸佔無惡不爲地方有此匪棍受害何可勝言仰東按察司分飭南番二縣迅速會營嚴密查拿務將賭匪黎朝傑等按名弋獲從嚴究辦並將各賭館分別查封具報毋稍狥縱玩延大干未便嗣後賭館變價應於承領時出具永遠不敢開賭甘結並取具左右鄰保結方准給照營業日後如有開賭等項除房屋仍行查封並將承領之人照例究治外其混行出結之鄰右人等應即一併治以應得之罪該司亦即核明分別辦理結抄保領並發

**西官被戕**　○香港消息云澳門駐有西兵一營以總兵官達卑查統之華十月初二日晚間有西兵名北芝高越牆而進該總兵之房達卑查正在濃睡此兵連發二槍一中其背一洞其胸西官驚躍而起急摸索防虞手槍擬還擊之痛極昏暈仆地而死兇手復入其妻之室嚇詐銀兩其妻大駭急與洋銀十元始去經報官緝獲到堂直認不諱未悉作何科斷噫怨毒之於人亦甚矣哉

**藩臣到津**　○高麗自各國有通商之議進退維谷迎距兩難蓋時局爲之一變矣近復遣其使臣邊元貫來華直抵津門與李傅伯面商一切于前月二十四日進轅謁見有云俄國耽耽虎視敦殆通商該國王妥特遣使臣來華乞援然此特外間傳聞不可盡信也聞邊星使係高麗國二等大臣而充皇華之選者

日俄欵洽　○東瀛新報云、俄國水師提督、不日將抵橫濱、日廷已派文武大員、親赴迎迓、并欲導往東京、小駐襜帷、行轅中舖墊極臻華美、東道之誼、固已至優且渥矣、聞俄官擬即乘坐兵艦、前來中國云、識者謂俄廷之傾心日本、日本之結好俄官、此中均有深意、而皆非中國之福也、然乎否乎、

貴介完姻　○今合肥相國之公子、年未弱冠、英姿玉立、儀表不凡、前經聘定原任體仁閣大學士、蕭山朱相國之淑媛爲室、于本月初五日、行親迎禮、坤府暫假江浙糧道行轅、是日申刻迎親入衙、道旁聚觀者、實繁有徒、儀仗之盛、爲有目所罕覩云、

賽會預聞　○合衆國前者、特啟百年賽珍大會、五光十色、令人目不給賞、中外人士、多有不遠數萬里、躬與其盛者、聚珍奇之品彙、啟壇坫於一時、洵極軌也、茲聞美邦定期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在牛約省城、續舉萬國賽奇大會、司會人員、現已派定、會中所需、均飭先期預備、想屆時又當大增眼福也、

東瀛近事　○日本軍務、近頗整飭、戎衣軍仗、悉仿泰西、至軍械槍炮、亦多購自外洋、或仿照製造、然舊日所存之炮、幾同枯窳、不堪給用、刻經兵部行令、將此炮位、盡數銷融、入爐重鑄、務令與現用之炮一式云、○前此東南之亂、經朝廷發兵往勦、雖膚功克奏、尅日底定、然授命疆場、陣亡將士、亦正不少、刻蒙國家追溯前勳、飭建造塔式碑銘、以紀其事、日皇倡捐洋一百元、絡繹輸捐有差、聞已將竣工矣、○國人豪蘇彪斯、心思精警、極擅製造之能、刻于西法之外、創製織造機器、其運用諸法、靈捷異常、國中殷商、擬科股設立公司、即用其機器、以收織造之利、後來者居上、是人洵不凡也、

公使抵港　○前西班牙駐華京公使、於西十月朔日、墜馬傷重身死、曾列前報、當傳電信回國、茲聞該國、已新派公使名阿度尼師、接辦兩國交涉事件、刻偕其夫人乘輪安抵香港、不日即可來滬、由海道晉都履新也、

蕪湖患旱　○蕪湖近信云、該處亢晴已久、翹盼雨澤甚殷、本月二十日、雖獲微雨、旋即杲杲日出、得澤既未深透、耕犁仍難施力、且時疫流行、小兒兼患痘症、夭札者頗不少云、本埠日來亦苦久晴、雖霜威寒信、旦夕逼人、而雨雪愆期、農民殊深焦盼也、

器試辦者，而格於風氣之未開，財力之不足，今聞美洲尼海文地方，近又得新法，以電氣運其轉旋之力，每日可省用煤火若干，人尤賞其巧思，爲莫與頡頏云，惟其磨磨之法，頭緒繁多，非目覩其器者，不能以楮墨宣也，

**電氣捕魚**　○德國伯靈都城，近開賽珍會，浙海關稅務司，曾以捕魚船隻，暨各種器具，運赴該國，入會比賽，登經本報述及，茲聞會中有電氣釣魚機器一座，爲某國大博士創製，其法置電氣機架於河之干，竿綸仍垂入河中，設餌亦如舊法，惟魚來吞餌，綸必下墮，其竿之尾，偶與電機相觸，則釣竿即上躍返擲，而魚已登陸矣，既免人力守候之勞，又得起落自使之妙，洵良器也，各國之入會觀覽者，莫不擊節歎賞，註爲靈巧無敵云，

**天然礦穴**　○法京西字報云，合衆國舊有礦穴一座，係自然而成，並不由人力開挖者，幽深縣遠，計長四十四里，博物之士，咸謂爲奇觀，近復于該國另獲礦穴，其中有大樹挺立，高四丈有奇，樹皮焦黑如蠟，下桐，斧而驗之，內質仍無恙也，平地細草芊綿，一望無垠，蛤蚌之殼，隨處都有，兼有諸般獸骨，驗之，知係五千年上物，非生今之世者也，按此礦或係洪水以前之高陸，遇地震而沉塌，致有此異，變桑田爲滄海，天下事往往有出于擬議言思之表者，其能窮天地之奧者誰歟，

**電氣行舟**　○法國近有格物士，新得電氣動輪之法，因創製一小輪船，以電氣試之，即於巴黎城河中，解維鼓駛，憲動異常，計每時一分，可行三十六丈，此猶指逆流而言也，若順水則每分時，能駛五十四丈，觀者咸歎其巧思絕倫，異日者漸臻順軌，大廣其製，將見星馳瀚海，既不藉乎火攻，風掃長天，更無需乎人力，精妙其可思擬耶，西報所紀如此，爰樂誌之，

**測海得渠**　○法西報言，美洲墨西國，有大湖焉，濁浪排空，幾無涯岸，湖中水冬夏常溫，近有輿地會各學士，互相參究，搜尋未發之蘊，於此湖之底，新得河渠一道，計長二千里，闊二百里，其最窄處，亦平量得六里，至測其深淺，則最深處，得十一里左右云，

秋景讀書圖爲洞庭葉芝山作　○尺幅不到東海東一詩竟落具區中具區巖巒葉芝翁才調古終重立志不與市儈同讀書結廬洞庭峰翛然絕俗歌國風有時磨墨揮英蕊硯凹洗落湖水夢文魚腹吞翰墨充定躍龍門謝塵肩忽思煮茗煨冷楓烟信鶴舉雲霄冲借此超出紅塵紅高人意氣蟠鴻蹤眼前有景皆牖聰太湖汪洋爲頃洪七十三峰豁兩瞳早頭明月照梧桐側耳嚶嚶鳴草蟲先生讀書典正濃吳山蒼蒼吳水淙何當剪燭西窗逢昔聞印泥爪鴻恨不握手先偕宗一朝翻然去飭躬彈琴詠歌聲雍雍方今四海商賈通儒冠且爲市販傭斯文掃地誰爲崇乘商而儒氣英雄市井齷齪任世蒙畫師狡猾窺淵裏繪作魚鶴清向容知君不肯兼幷農硯田食稅報必豐他時出山際遇隆有志安有不成功嗟我雨脚類轉蓬學詩未工人忽窮隨意塗鴉汚絹紙題罷但索茶一鍾海濱濯硯弄混濤鹽澤飽吞雨條龍謂言寫落笑然儂

南沙顧葵汀稿

黃菊

南沙趙屏南稿

計日秋將老籬邊菊放黃人間留正色花事問重陽插帽風流古發英壽考長紛紛桃李艷誰與匹幽芳

琴川徐心梅偶吟

橄欖

偶枯青子勝青梅咀嚼須臾味漸回笑我已成愁裏過輸他酸盡得甜來

雜詠二律　花影　韶光百五未全過漠漠香痕曲徑多篩影偏反風少女傳神阿堵月嫦娥小鬟拾翠來應誤詩客尋芳認亦訛莫與濃雲收取去窗前留待舞婆娑　墨池　爲愛塗鴉汚指尖一回臨去水頻添松烟軟處噴泉活柳絮飛來點漆黏膠有幾分鴨鶴欲肯容方寸蠹魚潛仇生寫向銀缸後畫格隨機試澹緘

古虞邵視祥稿

燈謎　○只見底下穿梭過　打一字　蟋夢酣　打六才一句　橘綠橙黃蟹正肥白衣携酒候東籬　打古文兩句　○小春初十　打一字　朝字　拳靜氏金履之疎影山房射　苟字　屈葆初琴湖投射照登　○小春初十　打一字　朝字　拳靜氏金履之疎影山房射　苟字　屈葆初琴湖老人射　六七　打一字　刈字　樂貧子胡笠夫射　慮到心枯無點血如何拍手笑呵呵　古人名一

盧莫怒　甕中不費一文錢賞盡秋風與明月　古人名一　白樂天　奉賢王本初范鏡軒射

更正　○本報七十三號僭禮貽笑節內有靈字誤寫當改棺字用特更正

續錄甘肅考略　○隴省人物在蘭州則漢有辛慶忌父武賢酒泉太守慶忌拜左將軍父子皆稱虎臣朝廷倚重辛秦靖爲河南太守姚興來寇秦靖固守百餘日援兵不至城陷被執秦靖厲色曰吾寧爲國死不爲羌臣興幽之壽得脫其堅忍之操有足多者南北朝有李琰之少稱神童於書無所不讀朝廷大典多咨訪焉每自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吾既精且博可兼二子其倨傲如此亦恃才之病也隋有辛公義歷官刺史清白自勵所至以慈父稱唐有李龔懋擢江南巡撫使祿俸悉贈貧交餘則留書苦讀及歸惟載書數車嘗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家故中落然賜田數頃可耕桑百株可蠶書四壁可讀汝能勤此無資於人矣在平涼漢有皇甫嵩以冀州牧討平黃巾封槐里侯威名震天下累遷太尉折節禮士一時豪傑爭附之海內誦其名曾有皇甫謐家貧帶經而耕數辟不就雅好著述號玄晏先生唐有牛僧儒微時入都先以詞賦謁韓昌黎皇甫員外他日二公造詣所居不遇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不遇翼日都下名士競往物色其名遂振後舉進士第穆宗朝以風節推重累遷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宋有吳珍少擅志節日誦書史錄其可師者置諸座右用兵決策變化如神據險抗敵卒保全蜀在鞏昌漢有李廣號飛將軍匈奴畏服文帝嘗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歷任太守卒不得封侯又有趙充國善騎射沉勇有謀與霍光定册立宣帝封營平侯年七十六擢甲將兵討平西羌圖形麒麟閣唐有李揆累遷中書令天寶儀書奏對帝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今第一其朝廷羽儀乎時稱三絕又有李晟年十八從王忠嗣征吐蕃稱萬人敵克平朱泚得復京城號令嚴明公私安堵累官司徒封西平王在甘州漢有金日磾狀貌魁偉武帝奇之拜爲侍中後爲車騎將軍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政著忠勤之節封秺侯卒謚曰敬本省物產蘭州多出菸草分運各省歲不可以數計金絲草產慶陽性能解毒石油出於肅州能燃燈氂牛出於西番其毛可爲旌旄其他麝香犀角川芎當歸藥罷中物所產尤夥至顧絨板絨粗絨鐵絨海綿等皆有用之材非徒爭采色而已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第七十八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世外有無生人論　虞山地震　遊倫敦大玻璃房記　船貨兩失
佛會胡鬧　虞陽火警　屍異　琿春近耗　誕寘隘巷
醉漢塡溝　猺民互鬬　賢勞晉秩　毒蟒吞人　澡身喪命
巨梁興工　鴉片來華綜數　戒煙眞方　西官被戕續聞　美國近事
厦門火警　綜核地球人數　日本礦富　温泉復出　海中異物
茜紅館主人詩　四川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十月十五日奉　上諭兩淮鹽運使員缺着洪汝奎調補廣東鹽運使員缺着段起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御史莫勒賚額奏考試恩監生請仿照貢院別項考試辦理及八旗文童府院接連考試請明定章程各摺片着禮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東明黃河漫刷成口分別恭辦一摺直隸所屬東明縣境黃河隄岸本年伏秋大汛險工迭出節經搶護平穩九月間因霜降撤防後水勢復長大溜側注刷塌隄身風狂浪湧遂致高村漫刷成口水勢東趨着即赶緊設法搶堵所有被淹各處有無損傷人口應否撫恤着李鴻章飭屬勘明分別辦理防汛各員事前疏於防守實難辭咎開州協副將張桂芳大名府經歷章奏凱候補縣丞陳毓英東明縣知縣張宗沂均着革職留任仍令在工効力大順廣道劉盛溱着摘去頂戴以示懲儆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前吏部尚書毛昶熙着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同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甄別庸劣不職各員請分別革職降補一摺甘肅前署安西直隸州知州劉肇瑞官聲平常兼有嗜好岷州知州胡爾昌嗜好頗深諸務廢弛署敦煌縣知縣蔣其章居心浮僞辦事顢頇前署迪化直隸州知州補用同知嚴金清虛報屯糧戶口心存欺飾均着即行革職西寧縣知縣朱鏡清躁率任性器小易盈着以府經歷縣丞降補以肅官方該部知道欽此十七日奉　上諭御史鄧慶麟奏近來前三門外明火搶刦之案層見迭出破案絕少並有棍徒分黨成羣假冒宗室訛詐搶奪及詐稱巨室官親密友言官門客家丁專以探聽官事編造謠言藉端嚇詐等語並殷重地理宜整頓捕務肅清地面豈容不法之徒肆行無忌着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密查拿並出示劄切曉諭毋任匪徒溷跡擾累閭閻欽此同日奉　旨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員缺着尹蕭怡轉補所遺右春坊右贊善員缺着梁仲衡補授孫楫着以知府用欽此同日奉　上諭巡視南城御史文敬等奏拿獲搶刦盜犯請交部嚴訊一摺盜犯李順兒即楊大秀七即秀元顧二即顧拴兒又名楊三彭五即王三又名馮三犯婦楊張氏秀李氏均着交刑部嚴行審訊在逃之楊二着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拿務獲究辦拿獲此案盜犯在事員弁着刑部于定案時聲明請旨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志和着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同日奉　上諭宗人府奏應封宗室業已當差可否仍准入考一摺應封宗室

溥良溥興均着准其一體考試照例授職欽此同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道員貪鄙不職據實奏參一摺直隸口北道王珩性情貪鄙辦事含糊着即行革職所遺口北道員缺着奎斌補授欽此

## 世外有無生人論

人世一大族也萬民皆兄弟也古今史册其譜系也生齒繁衍其嗣息也帝王爲之撫治聖賢爲之師表廣隰高原爲其業產稻粱麥黍爲其饔糧其爲職士農工商其爲居五洲萬國其爲品有智愚賢否之不同其爲境有富貴貧賤之各別噫誠哉其大莫與京也誰謂斯世之外別有所謂人世者乃近代天文家由邇測遠即顯達微窮千里之目察七曜之形謂地之外有政星焉環日而行離日而旋其質積土而堅其象渾圓而正其運與旋之度皆不甚異於地輿遙睇之則見高山大陵錯出其間河海汪洋綿亘其際時而雨則風雲彌漫波浪連天時而晴則氣象輝煌山川在目且政星之旁有小星焉環政以行更相燭照無異月之於地繼日以明然則政星者實有類乎地輿而占星之士飽學之儒秉先見之明拓旁通之智創一說以告人曰土地所以生物也雲雨所以潤物也政星中既有生物之具應亦有用物之人非然者物華天寶謂造物者虛設此象吾不信也予曰是說也爲千古談天者所未及意固新奇理亦近似然謂政星上能有生靈則可謂必有生靈則不可何則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生此巍峩之星象使後世天文家窮原推本飲水思源已足徵造化之靈奇何必令含生負氣者充滿其間始可謂物不虛生也況政星之形有大於地數十倍者有小於地數分者體愈大則吸力愈多於是同爲一物在地重一斤而在彼則重數十斤矣若小於地則反是設有人焉居處其間其背負之重輕精力之盛衰奔走之難易工作之多寡必與我大相懸絕又況政星中有數年環日一週而數年一春夏數年一秋冬者時令既殊耕稼亦異則雖或有人必不與我同族類也夫學以求而得理必辨而明驚世眩人之說原難徧喻乎愚蒙而窮理格致之功正可共證諸有識予之作是論以問世也蓋欲啟迂儒之膠見弗謂四子五經而外別無義理當求也可

虞山地震　○前月十五日夜半時地微震約數杪時居人于睡夢中多不及知惟作長夜談及有烟霞癖者皆覺地有微震云

## 遊倫敦大玻璃房記

曾經滄海者來稿

筆得力者、英京之風雅士也、前曾綜理鐵路公司、刻已辭職、優閒家居、與余交頗相洽、往來無間、公餘之下、偶偕鄭子鈞、至筆君家閒叙、時值韶光淑麗、紅紫繽紛、駕車同至玻璃大房遊觀焉、其房在英京倫敦之偏東十餘里、據筆君云、是房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落成、經始建造之匠氏、名博四屯、爲國中著名工師也、其房上下四圍、悉以鋼鐵爲樑柱、無磚木椽瓦之迹、皆以徑寸以外之厚玻璃鑲嵌、間以五色花紋、入門後、凝眸一望、金碧輝煌、令人神眩而目眩、其中園囿樓臺具備、長約一百五六十丈、正中之大廳、高十二丈、樓前陳列、則有洋琴洋畫、及玩耍等物、名花異卉、掩映爭妍、亦皆羅致其中、右則陳列各國名人油畫、共二百餘軸、大觀也、中間設樂臺、上置風琴一座、四面有鐵筒數十個、自盈尺至數尺、參差雜列于上、一人彈之、其聲清越以長、如遇風順、百里外亦能聞其聲也、左列和樂者座位、均清潔精緻、不染纖塵、下列椅位數百張、以備遊人小憩、對面有戲臺一座、每逢節日、演新劇以供遊賞、至其式樣之工巧、佈置之玲瓏、氣宇之軒昂、規爲之宏暢、竟有非夷所思者、遊人左顧右盼、如入山陰道上、眞異景也、其前則爲花園、雖不甚寬敞、而位置精工、亦足制勝、中有魚池鳥架、奪目鮮明、並有去質存皮之珍禽異獸、裝潢精巧、栩栩欲生、竟令閱者莫辨其爲眞爲贋也、中間甬道兩旁、有琢石人象、侍立兩行、或執旌旗、或持樂器、行走道路、俱用白石鋪砌、光明潔白、酥潤欲滴、道旁左右、石欄俱雕鏤極細、鱗次櫛比、欄邊更有白石琢成之肖像二十六尊、坐立不一、入遊者、須於大門口、先交遊費每人二角五分也、遊畢回廬、夕陽已在山矣、燈下無俚、遂拉雜而爲之記、

船貨兩失　○行海商船、南北往返、及裝載貨物、向惟耆民舵工是賴、船主僅綜其成、故風濤之險、跋涉之艱、不必親嘗試之也、茲據崇友函述、聞近有沈永盛商船、於秋仲滿載南布、駛往牛庄銷售、歸舟裝黃荳、荳油、水梨等貨、一千餘担、張帆南下、十月朔、由佘山起錨、駛至崇明十滚口東黑沙頭、驟擱淺灘、舟不得出、濱海莠民、乃紛紛棹小舟搬取貨物、名曰撈洋貨、麕聚二十餘船、霎時搬搶一空、耆民等旋赴崇邑署稟報遇難失貨、顧邑尊給以川資回滬、而撈洋貨者、見貨物已空、竟將該船盡行拆卸、捆載而去、夫海天空闊之區、行舟或遭風擱淺、濱海居民、方將施其拯救、代爲解厄、以博犒酬、而乃目無法紀、至於此極、地方有

司、所當亟爲查禁者也、

佛會胡鬧　○向聞閩粵間、信佛最虔、矯揉造作、亦自成其愚民之愚而已、刻得鷺江近信、述及該畢於中秋之際、有好事之徒、共十三人、公議延請古山戒律僧十餘名、設壇于仙洞天界寺內、誦經禮佛、爲開闢至今、四大部洲、無主幽魂、懺度、鎮日宣誦經卷、以一百八日爲圓滿道場、其荒謬亦可謂絕倫矣、寺本高踞山巔、遊人如市、進香者日不可數計、附近居民、暨各舖戶、三日一次、輪備菜飯、耗費亦復不貲、每日有人下山、鳴鑼徧告、頗涉張皇、至菊秋將終、而事尚未半、首事者忽焉病歿、餘衆相繼而亡者、復有數人、齋僧多染疾而歸、勢將不起、續有喜事者、謂此次舉動、或恐有觸犯神怒處、急遣人至張眞人處問詢、并求禳免法、立派法官一員、來山建醮三天、各街仍張燈結彩以助興、且恐禍及也、并聞有禿僧數人、亦懸寺內、內有一僧、衆稱爲高行佛弟子者、則舉烈火以焚其屍、刻復續舉是會、約須葭灰動處、始行告竣也、聞數月間、耗費約須萬金、而民居咸惶惶若有失、胡鬧至此、眞風俗之蠹也、賢長官胡不嚴禁而切誡之耶、

虞陽火警　○前月望日、琴川東門外、西涇巷地方、季姓漆匠家、因其幼孫、偶以自來火作玩耍具、遺火稻蘿中、霎時四面延燒、灌救不及、季姓父子、又以工作在外、自日正午、焚至鐘鳴六杵、始熄、而鄰近民居十三戶、已盡付一炬矣、火滅後、兒啼婦哭、哀慘叫囂、過者爲之酸鼻、

屍異　○琴川東門外珍門廟鎮、王姓家有兒媳、患傷寒、勢且不起、于前月十九日辰刻、魂離軀殼、四體已僵、急將屍抬至中堂、以備易衣殯斂諸事、迨日之夕矣、屍忽如夢醒起坐、且嫌衣太單薄、并索飲食、見者駭詫狂奔、大呼屍變、惟其夫見之、絕不畏懼、急爲之進衣與食、神識雖清、而病不少減、延至三日後、仍長吁而逝、夫人死不能復甦、此婦殆厥而復醒耳、謂之曰異、異乎不異乎、

琿春近耗　○琿春一埠、爲俄國之屬地、華人亦間有商於此者、近以籌備軍儲、益倚爲重鎮、兵將霧集、亦貨物雲屯、較他日倍形熱鬧、計停泊該埠者、有帆船八艘、商船四艘、戰船七艘、水雷炮船兩號、新到俄兵九百九十名、營弁七十名、另有修築道路兵甚多、每日操演、海旁高燃電氣燈、照耀宛同白晝、炮聲震天、如臨大敵、沿海炮台邊、修築道路、直達內地、兵將僕僕、日無暇晷云、

誕寘隘巷　○前月十六日、崇邑聚星橋城隍廟、有迎神賽會之舉、來觀者殊形稠密、有一婦人、誕彌厥月、且往觀焉、詎街衢間擁擠異常、此婦困住垓心、突圍無力、少頃、見其面色灰敗、人甚委頓、蓋婦適將臨盆也、幸某店主係仁厚長者、即喚內眷數人出、挾之歸室、并爲代延穩婆、而婦之家人亦至、遂雇肩輿舁之歸、感謝無地、而該店主毫無德色、事後、人頗有訾爲不祥者、經店主直斥其妄、衆始無言、由是益敬之、

醉漢塡溝　○崇明壩頭鎭某甲、上月十三日、有某乙家邀酌喜宴、甲跋涉而去、席間觥籌交錯、賓朋泥飲、狂傾無算、爵、蓋已玉山頹矣、迨日落虞淵、鵶飲遽歇、甲亦興辭、主人見其酩酊、亟挽留之、甲不可、遂揖而歸、詎明辰旭日上升、即有鄰友喘急走告曰、某甲已在距此二里外、溝中死矣、始知其失足陷溝、酒醉力弱、遂蹈危機也、經報知甲家、哀慟收屍以去、噫、酒名歡伯、亦號禍祟、彼沉湎者能無見此而寒心、

猺民互鬬　○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其地向與猺疆交界、號稱難治、前有猺獞與內地民人、爲田土構訟、不遵官斷、身羈押所、旋經脫逃、突於本年九月間、糾率猺黨、找得前與構訟之民、斫作四塊、慘不忍言、復嗾衆焚燬民房數十座、邏勇彈壓、亦被殺傷多名、勢且洶洶、幾成巨變、刻經永州鎭軍、督隊前去、并由衡州調往兵弁、勦撫兼施、十餘日來、尚無消息、想不難尅日解散耳、

賢勞晉秩　○滬濱英租界會審分府、陳寶渠司馬福勳、自創建公廨、即奉委會同英美各國領事、會審租界事件、已十餘載、中外和衷、商民悅服、爲近來辦理洋務人員中、最稱得力、上臺益加器重、茲探悉已由松太道憲、詳請南北洋通商大臣、專摺奏保、請俟補同知後、以知府補用、並請加三品銜、已奉　旨俞允、并奉大憲行知、於本月朔日、升換頂戴矣、夫酬庸之典、　國家所以賞有功、今司馬勳勞楙著、固宜　寵錫綸章、藍田片玉、表裏通明、在司馬當之、洵無愧色哉、

毒蟒吞人　○皖屬宣城縣之南鄉、溪口山、多植茶、每年上山採茶者、輒于淸晨負筐、攀崖涉嶺而從事焉、本年有金石二姓、均年富力强、拾級而登、忽覩蒼松之頂、上挂黑蟒一條、長一丈有奇、昂頭張口、見者心膽俱碎、二人見之、正思掉頭退避、突被蟒見、伸尾裹石某、嚙聲如鋸、金駭極、倒墜崖下、跌悶幾斃、少頃、有路客見之、翌而歸、備述所見、然已額破肱折矣、

澡身喪命　○皖之寧郡城內南門街有浴池一所，倘潔淨，上月間有某客來，莫以醍醐灌頂，樸去俗塵三斗也，詎入池方快泳游之樂，而倒地已無呼吸之聲，旁觀駭急，急扶之出，多方灌救，而卒無效，人謂池中鬱熱蒸蒸，而氣又不洩，入其中者，如大霧瀰漫，氣虛孱弱之體，允宜慎之又慎也。

巨梁興工　○俄國近擬於吾而加大河兩岸，建一橋梁，以通火車來往，兼免國人病涉，計是河兩岸斜徑十四里，河中矗立堅柱，凡十二座，兩柱相距，得三十六丈四尺，經估工價銀需十七兆五十萬佛郎，工艱費鉅，恐一時未易蒇事也，然西報則已播為美談，咸願拭目而觀其成。

鴉片來華綜數　○鴉片之為物，產自印度，流入中華，閱時僅數十載，而流毒幾周寰宇，沉痼其中者，百千萬億眷生，迷而不知悟，吁，民也何辜，慘遭鴆害，至於此極耶，西報言華人之嗜此者，且有加無已，據印度報關出口而計，在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共載入華疆烟土，七萬六千五百一十担，七十二年，共八萬一千五百六十担，七十三年，共八萬七千七百二十八担，七十四年，共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七担，七十五年，共八萬八千六百十四担，七十六年，共九萬七百三十六担，七十七年，共九萬二千六十六担，七十八年，九萬五千三百二十五担，至載往舊金山，售與華人吸食者，則每歲共一千箱，值價銀三十三萬兩，而華地所種之台漿川土，猶不與焉，亦可駭也矣。

戒煙真方　○頃接湘中友人來函，抄寄戒烟真方一則到館，據云屢經試驗，毋容過疑，諄囑登報，深信，爰樂得而登之，俾世之染癖疾者，共出于迷途，豈非大幸歟，方照錄下，南鹽二兩炒至黃色，川椒一兩研末入鹽內拌勻，每至癮發，用冷水送吞二三錢，漸漸減少，不能多吞，否則作嘔，以至癮斷為度，極效，此方服後，保無種種病痛，身體安健，且使已戒者，以後聞烟則吐，永不思吸，屢試屢驗。

西官被戕續聞　○前報澳門西兵，乘夜槍斃其總兵官一節，茲續悉是晚，該犯兇發甚張，先脅其夫人，繼以槍擊其葉砧，復拉之使觀，則死者已臥血泊中矣，并悉此犯，前曾擊殺美國黑人婦，并擊斃華人兩名，經繫諸囹圄兩年，且聞其在本國亦曾犯人命重案，後被其狡供，得逃法網云。

美國近事　○致富之道，惟泰西足以稱雄，夫固盡人而知矣，第就美邦而言，五穀暢茂，歲穫有秋，已不待言，至其畜類孳生，亦甚繁盛，都城中爲屠夫者，核計得每歲宰豕近五百萬頭，貨其肉，計重五百六十三兆磅，猪油得一百零二兆磅，此以供人鼎俎之需，肥甘之饜也，至棉花收成，亦較前益旺，去年運往他國銷售者，共五百六十萬包，售銀約二百二十五兆五十萬元，又西報謂該國去年出口貨值，共計總數值銀一千五百零四兆，據西人言，美自立國以來，未見有如此暢銷者，較諸二十年前，百分中驟加之八十一分，觀此則美國物產之豐，商務之盛，誠駸駸乎有日上之勢矣，

厦門火警　○前月十六晚，厦門斥鎮邦街，東圃茶棧，設席宴客，座中幷有江右客，係張眞人府法官，主賓歡飲，夜闌始散，詎焙茶爐竈，遺火未熄，火星爆入茶簍，遂蔓勃延燒，勢且莫遏，棧內人始自夢中驚覺，竟有不及奔避而死於火者三人，房屋盡成灰燼，燬去茶葉值價三萬餘金，是時厦防文武印委，督率親兵施救，洋商亦竭力灌救，直至次日辰刻始熄，事後有窶人子，拾取焦炭，及爨木者，突被危墻傾坍，壓斃數人，眞无妄之災也，

綜核地球人數　○全地球上五洲人數，泰西向有總核成數，刻閱意大利亞國郵來日報，見其按籍勾稽，朗若列眉，爰照譯錄如下，計歐羅巴洲，三百十五兆九十二萬九千，亞細亞洲，八百三十四兆七十萬七千，亞斐利加洲，二百五兆六十七萬九千，亞墨利加洲，九十五兆四十九萬五千五百，阿創尼亞洲，四十兆三萬一千，南北兩極，八萬二千，合計之得一千四百九十一兆九十二萬三千五百人云，

日本礦富　○東瀛一島，礦產之富，實可與歐洲各國，媲美而抗衡，除國中製造日用外，恒以其餘運往他國銷售，華人多樂用之，可爲得裕財之道矣，近有該處煤師致書於法報館云，日本各礦，所產煤觔，可出六百二十兆墩，除去狼籍脚耗，實可得煤四百兆墩，値價銀五千兆兩，取地中自然之利，上以足國，下以裕民，生財之道，於是乎得，君子謂日之興，殆未有艾矣，

温泉復出　○前報登豫章有温塘硫泉，謝爲佳勝地，茲閱西報，知近有英人，登日本長崎之東境高山，計是山距長崎僅六十里，高四百七十丈，猶憶百年前是處山中，嘗有火燄飛出，計罹禍最烈者，竟被

焚斃人民五萬三千口云、刻此山雖林木榛莽、而火山已不可蹤跡矣、惟山之麓、有溫泉一處、水波潺湲、熱可炙手、時有硫磺氣、刺鼻難聞、以寒暑表測之、計熱度四十有五、迤邐而上、至二千尺、復得硫泉、熱益甚、蒸氣騰騰、人幾不可近、以寒暑表測之、竟升至九十五度、吁、亦異境也、

海中異物　○北亞墨利加新地島海中、得一異物焉、身似魚而渾圓、無背脊骨、西人呼爲毛呂斯格、前此亦時見於海隅、但不過長至數尺而止、若碩大無朋者、則未之覩也、今有漁父二人、施罾海旁、忽見如黑雲一片、出沒於洪濤巨浸中、急用小鐵錨擲而鈎之、繫其纜於樹之根、此物似覺痛、掀波翻浪、水皆起沫、且張其口、向空吐出黑汁如溢、少頃、潮退身現、則已斃矣、量之得長二十尺云、

六十生朝述懷八首錄呈　大雅教正並乞賜和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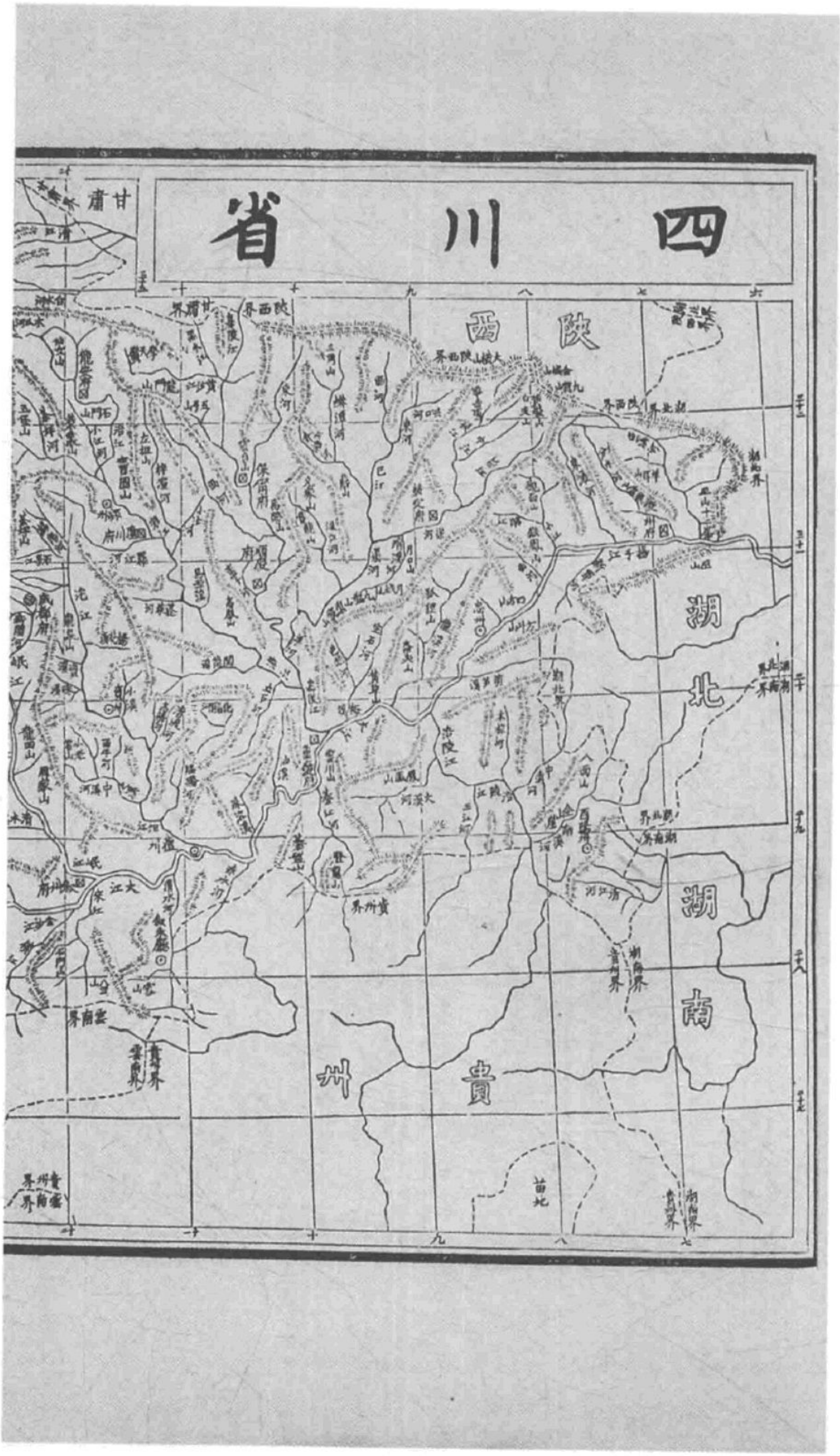
光陰垂老復蹉跎無限愁懷感逝波病去身如秋蝶瘦典來吟比暮蟬多此生已是將歸客凡事何容再着魔穉子衰妻團坐笑說將晚境味如何　記得雙雙度百齡草堂春暖酒頻斟通靈松鶴徐熙畫絕妙梁鴛范伯嗑荆布昔陳三願約糟糠又共十年心一家常聚貧中福宦海書歸幾度沉　繁華境界鼓鼙聲閱盡滄桑半喜鶯賣藥橋頭奇術少鍊丹洞口利心輕山林良相慚虛話烟火朋仙樂稱名萬事只宜方寸穩難時世亦承平　花開花落幾經春作嫁十年怕效顰世尚有情休冷淡身如無用且因循烟雲欲活思衣鉢草木多靈溯準繩盡日自疑還自笑有何事業可驚人　開門七件強移挪疎懶難防事事差婦巧不虞炊缺米僕頑常恨坐無車因悲姪逝名心淡更哭兒殤老眼花回首吟秋蕉館裏隔窻猶記步尖叉　關山鼓角總悲秋草布何能借箸籌常在夢中尋舊夢那堪愁裏替人愁怕催詩債驚鷄犬願作花奴走馬牛萬里西風邊塞冷一番惆悵一登樓　我生豈爲賺錢來轉瞬黃金已土灰敢笑賣柑藏敗絮漫矜運甓苦奇材龍山鐙下胸襟豁虹月舡中眼界開一粒心丹鑪未熟仰天長嘯且銜杯　偶談時事胆頻寒烽火邊陲信未安入局子看分黑白調羹味想辨鹹酸螟巢夢醒香猶在醬瓿殘墨未乾秋老虹南成小集災梨禍褒悔雕刊　滬上茜紅館主艾德塤未定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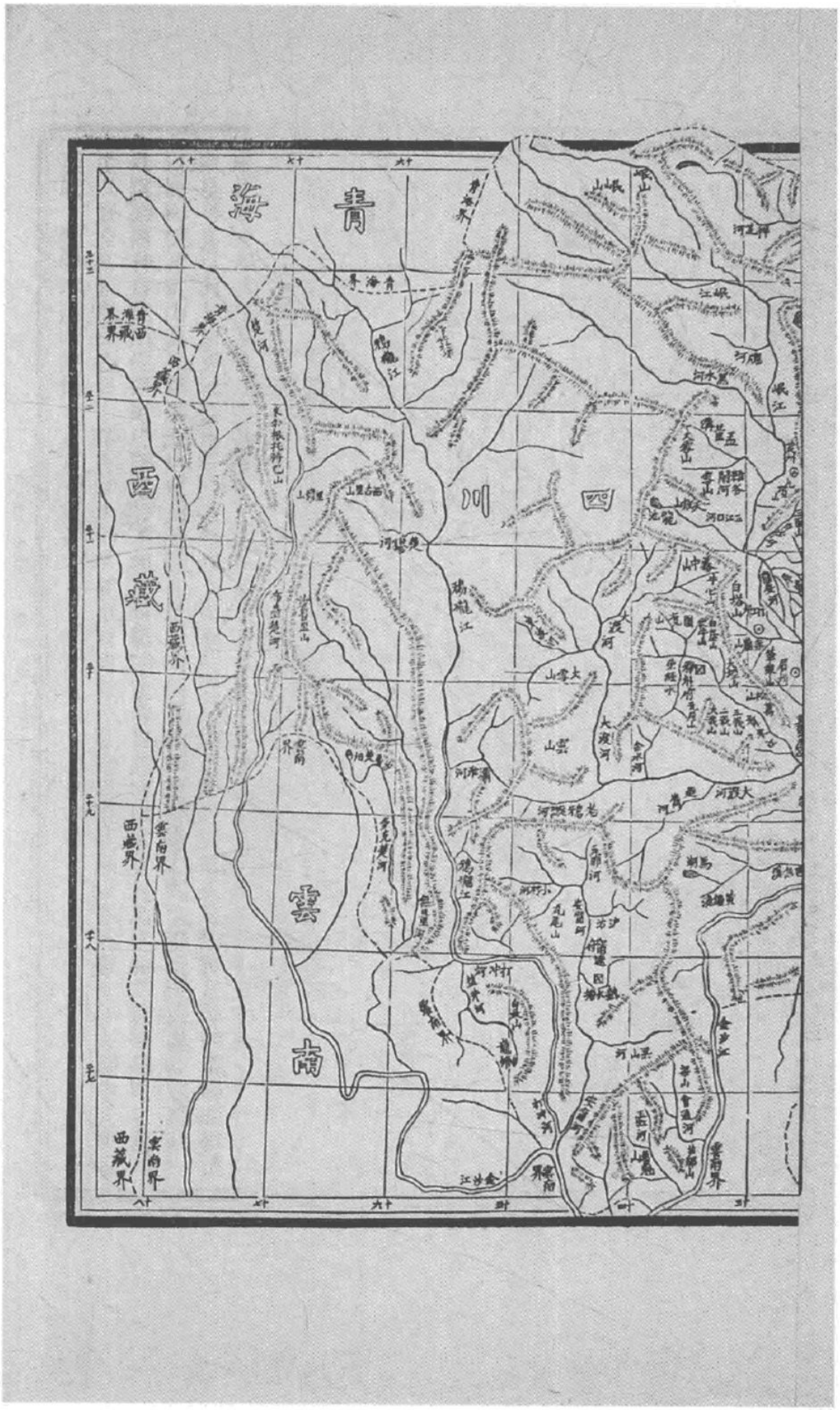
燈謎　○月鈎　打唐詩一句　昌黎祭奏忤倫人　打四書一句　大夫君子各分門，打申市

茶牌名一　夜作　打詩經一句　池涸堤坍牆缺角高人臥雪此間宜　打滬邑勝地名一　鼠之拱羊之跪　打四書一句　游人緩步下山來　打古人名一　迷路出花難　打詞牌一　唐詩一　廚冷烟初禁　打獸名一　一曲霓裳愧不如齊人之饋　打古文二句　眼見是衾兒枕兒　打一字　琴川閑靜氏擬

投射照登　○大虫五十　打蟒字　古瞭余輯五謹擬

四川考略　○按四川乃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在京師西南二千六百里、東西距二千四百里、南北距一千有六百里、東界湖廣、南界雲貴、西界西藏、北界陝甘、禹貢梁州之域、夏殷之間、梁州爲蠻夷、厥名蜀國、所謂巴賓彭濮之地是也、周并入雍州、迨衰、秦有其地、後併天下、置巴蜀二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爲益州、王莽末、公孫述據其地、東漢建武十二年平之、仍置益州治雒、漢末先主有其地、號爲蜀漢、炎興初、爲魏所并、亦曰益州、晉因之、唐貞觀中、置劍南及山南道、開元中、又分劍南及山南西山南東等道、宋乾德三年平蜀、置西川峽西路、元置四川等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明法武四年、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道、自洪熙以至宣德、嘗命都御史出鎮四川、事寧回院、正統間、遂以巡撫爲定員、遵守不替、至總督之設、自嘉靖始、節制川湖貴州、後裁革、萬歷年間、復設川貴總督、天啟間改制設川廣總督、以控制邊境、　國朝分置兩廣總督、仍以總督節制四川省、而巡撫事務兼授焉、領府十三、直隸州廳九、散州十一、知縣百二十、額徵地丁銀六十三萬有零、人民約二十一兆有奇、蓋自張獻忠殺戮殆盡之餘、加以髮逆竄擾、門戶空虛、在在受敵、幸數年來人民安堵、年穀順成、元氣大有漸復之象、是可喜也、考其形勢、淪夔東注、據吳楚之上游、利閬北傾、連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馬湖叙瀘、以扼南僰、蓋重山疊嶺、深溪大川、自爲藩籬、亦足以閉關絕使、而無外寇之虞也、惟蠻獠雜處、綏馭維艱、一旦跳梁內作、兵釁頓生、則東馬懸車、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此所以本省封疆之職、非精明練達之員、不足以資控衛而服民心、目下經古黔丁穉璜制軍、實力整頓、强寇以潛、鏟綱以振、爲數十年來蜀中大吏冠、是以　聖眷聿隆、而民情尤異常愛戴云、


四川省
甘肅
陝西
湖北
湖南
貴州
苗地


青
海
西
藏
四
川
雲
南
青海界
西藏界
雲南界
長江
瑞麗江
金沙江
大渡河
雅礱江
麗江
鶴慶
丽江
鶴慶
大理
蒙化
楚雄
昆明
澄江
玉溪
曲靖
馬湖
黑水
茂州
雲山
大雪山
白塔山
金沙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七十九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拔營赴防　論旨恭錄　天地有無始初論　孤兒溺井
嚴寒駭聽　美使抵滬　福州創設電線　俄士近事
火鎗快捷　派員查島　劈棺得生　細察雞瘟
厦門賽馬　礦務日新　呼猿孳盛　國寶流通
吸日汽力　俄船綜毀　海運派員　津河封凍
騰空照影　西醫論口吃　主賓盡禮
顧菜汀詩　裴子源詩　探雪會詩　王本初詩
白門近耗彙錄　舊禁重申
輪丹觸礁　藩臣出都
定造戰船　傳聞異辭
德國瘟疫　俄境蟲患
烟臺風災　廿年殘局
西紙新奇　周烈婦歌
續錄四川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諭旨恭錄　○十月十九日奉　旨松林着掌京畿道事務欽此同日奉　旨恭親王之弟四子着命名載潢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因文煜穆騰阿奏棍徒販運私酒傷斃巡役王瑞該城指揮不先相驗遽行掩埋遲延多日始行會驗當諭令巡視西城御史查明恭辦茲據嵩林文敬等各據實覆陳案關棍徒運私傷斃巡役並應根究明確以成信讞何以王瑞身死南城初次相驗與西城會驗情節參差且與海巡方順所報毆傷斃命亦有不符着刑部即將此案詳細審訊務得確情按律辦理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裕祿奏查明酌短交代銀兩各員請分別革追一摺步巖已故知縣徐堂廕前在全椒縣任內短交正雜各欵銀三千二百六十餘兩已故知縣廖洪翌前在旌德縣任內短交正雜各欵銀一千三十兩零屢經嚴催各該家屬均未完解實屬延玩徐堂廕着即行革職提集經手丁書人等嚴訊所虧是侵是挪按律懲辦並傳該家屬勒限嚴追一面由裕祿移咨湖南巡撫將該員原籍家產查抄仍飭查該員歷過任所寓所有無貲財寄頓查封備抵廖洪翌着革職勒限六个月完交倘逾限不完即行查抄抵以重庫欵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岐元奏統兵大員在營病故請旨賜邮一摺公銜協理台吉訥林丕勒面隨僧格林沁軍營轉戰直隸山東等省屢著戰功近年帶兵駐札昌圖彈壓巡防均稱得力茲以積勞病故殊堪憫惻着照軍營立功後積勞在營病故例從優議邮該衙門知道欽此同日奉　兵部題考試八旗繙譯監射大臣監試御史開列請　點名一本奉　旨着奕綱霖桂監馬步射欽此同日奉　旨這監試着潤惠去欽此二十一日奉　上諭張樹聲奏提督稽傷復發病勢漸增懇請開缺一摺廣東水師提督翟國彥着准其開缺回籍調理欽此二十二日奉　上諭現在天氣漸寒京師兵丁當差勤苦殊深軫念所有八旂及綠步各營官兵均着加恩照現放章程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體恤欽此同日奉　上諭現在天氣漸寒所有食餉之閑散宗室覺羅人等生計維艱殊深軫念加恩着照現放章程賞給兩月錢糧其宗室覺羅孤寡除有恩賞一月錢糧外着再加賞一月錢糧以示體恤欽此同日奉　上諭廣東水師提督着吳長慶調補去到任以前着吳全美署理浙江提督着黃少春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巡視五城街道着阿克敦李璠去欽此二十三日奉　旨溫紹棠轉補左春坊左中允欽此錢桂森補授右春坊右中允欽此同日奉　上諭繼格等奏滿漢

監督一時得難同易生手請將漢監督接辦漕務一摺坐糧廳漢監督何桂芳着准其再行接辦一年嗣後不得援以爲例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五日奉　上諭御史鄂純嘏奏戶部盤查寶泉局庫當十大錢虧短甚鉅所有制錢以經費不足未經盤查難保必無虧短等語此次戶部盤查寶泉局庫當十大錢有無虧短是否未將制錢盤查着戶部據實具奏欽此廿七日奉　上諭富陞奏特恭不顧體統之大臣並自請嚴議一摺此次禮親王世鐸等奉派前赴盛京恭行典禮十月十二日將軍岐元等在奉天府府尹衙署設席欵待乃盛京兵部侍郎綿宜起立離席向禮親王世鐸笑語無節甚至輕躁失儀任意戲謔實屬有玷官箴綿宜着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至賞主筵宴亦酬酢之常惟差務示竣遽行讌會亦有不合禮親王世鐸肅親王隆懃禮部尚書徐桐禮部侍郎桂全工部侍郎興廉署工部侍郎程祖誥盛京將軍岐元副都統富陞盛京戶部侍郎恩福刑部侍郎啓秀工部侍郎興恩奉天府府尹松林府丞潘斯濂均着交各該衙門議處富陞因綿宜不顧體統具摺糾參乃毫無顧忌輒敢將狎褻之詞登諸奏牘實屬冒昧糊塗着再行交部議處至所稱奉天風俗日以酒食游戲相徵逐似此縱逸成風安能盡心公事嗣後該將軍等務當湔除積習力矢勤慎倘敢再蹈前轍定行懲處不貸欽此同日奉　上諭理藩院尚書着志和補授麟書着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左侍郎着烏拉喜崇阿轉補仍兼署禮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着奎潤調補仍兼署戶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着耀年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盛京兵部侍郎着寶森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給事中戈靖奏知州選班壅滯請飭部倣照知縣定章辦理等語着吏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上諭理藩院尚書察杭阿老成練達辦事勤慎由卿貳洊升理藩院尚書廟藍旂蒙古都統宣力有年均能稱職前因患病請假調理茲聞遽逝軫惜殊深加恩着照尚書例賜邮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邮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孫一品廕生錫昭着以郎中用以示篤念耆臣至意欽此同日奉　旨廟藍旗蒙古都統着吉和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兵丁等借支應扣庫銀本年十二月次年正月着加恩展限兩個月欽此廿八日奉　旨此案着交涂宗瀛督同臬司親提人證卷宗秉公研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生員周世濟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同日奉　旨此案着交劉長佑杜瑞聯等督

同臬司親提人證卷宗秉公研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抱告民人趙明禮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

天地有無始初論

先無而後有之謂始，常有而未嘗無之謂無始，自來釋天測地諸書，汗牛充棟，概未能合異說而歸之一致。釋氏家言天地之外，更有天地，無終極，有成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刼，天地之前，已有無量刼，道家之說，天地有淪壞之刼，刼之中不一其度，每度四十一億萬載，自有天地以來，悠永無疆，莫能溯其端倪，若夫儒先緒論，則言造化不言刼數，宣尼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淮南子謂未有天地之先，幽幽冥冥，茫茫昧昧，是儒先之訓深可信，彼二氏妄談，眞不堪齒及矣，何則，夫人之生斯世也，惟其知理義，達是非，循倫常之道，抒昭事之誠，因而取不禁，用不竭，悠游自在，歲月常寬，天地之于人，洵無異屋宇之于主，何莫非因人而設也，然史冊紀人類之生，始自盤古，前此則未嘗有人也，未有人而天地常存，杳無朕兆，一任其寥泬虛廓，間無生靈，是天地于莫計之年，空存無用，豈通論也耶，夫物必能自有而可以無始，何則，蓋不能自有者，其必受生而後有者矣，既受生而後有，即先無後有，而不得爲無始者矣，乃吾觀天地之大，均有定準，星辰不能非其時而運行，山川不能易其位而改轍，是天地于既生之後，尚不得任意轉移，豈其生也，反可自生而自有，則天地之非無始也明矣，泰西天文家謂恒星之離地至遙者，數千百年來，其光尚未能及地，以故代有新星，昭人耳目，此乃光之近見于人，非穹窿中果有新星也，借令天地常存，從無肇端之日，則雖千萬人持籌握算，終莫能窮其窈渺，而恒星縱遠，亦早已熠耀人間矣，歷家之說，不幾視同贅疣乎，說者又謂天地有始，自有明驗，然二氏刼數之說，亦有一隙之明，而子痛觝之何也，愚曰否，凡事必具夫理，而後可憑，彼刼數之說，純以虛空影響，妄事衍闡，此種齊東野語，烏可取信明人，況釋氏以爲世代愈遠，年壽愈促，傳至數千百載後，世人將朝生而夕死，據是則孕而誕，少而壯，皆在此一日，稼與穡，暑與寒，亦在此一日，且也畢生事業，爲國爲家，均無不在此一日中，滿甑黃粱，霎時爛熟，不亦大可軒渠，此吾所以力排二氏之說，而深信夫天地之有始也。

孤兒溺井　○吳中有吳與客，向居元都觀西，以管城託業，於前數年病歿，遺寡妻孤子，仍理舊業，

子年僅五六齡，不料於前月二十一日傍晚，偶出嬉遊，夜深不返，其母遍尋不得，終夜皇皇，坐以待旦，或解之曰，是必親友中招留玩耍也，何必慮，翌辰，有鄰人携汲器，至課桑廬對門之官井汲水者，見有兒尸浮焉，羣龜集其上，漫不可辨，乃以鈎鏈出之，則果昨晚所失之子也，身上衣物，失去一件，其遇盜賊而害之歟，則衣不應僅去其一，其非人所害歟，則一衣何至獨失，此眞疑案耳，或曰，爲讐家所擠，亦莫須有也，雖然，孀婦撫孤，已倍覺可憐，況孀婦存而孤兒橫夭，其慘又何堪設想哉，

白門近耗彙錄　○江寧縣屬之秣陵關，江寧鎭，湖熟鎭等處，近來瘟疫流行甚厲，田中晚禾，尚未收割，病疫之家，老幼傳染，相繼瞑目，指不勝僂，竟有全家十餘口，無一得生者，醫與藥肆，逐逐街頭，人心不勝惶惶也，○省中苦旱情形，已詳前報，茲聞上月二十日，雖有微雨廉纖，而簷溜依然未滴，少頃，且嫩晴又放矣，農民咸慮明歲春熟之無收，焦迫情形，非筆墨所能繪云，○前報劉制軍新募湘楚防勇，頃已歸併成營，且實訓練，差臻嫻熟，已奉准憲檄，分紮孝陵衛，暨鍾山之麓，共兵五營，與南門外雨花台防營，遙遙呼應，俾成犄角之勢，六朝山色，萬派潮聲，彼裹帶雍容者，果何修而獲此，○城內評事街，有通宵擊柝者某，蓋古稱下吏，今則賤隸矣，前月十九日辰刻，人見其頹臥于祁天桑茶葉舖門首，撫之已僵，急報善堂臨驗，無傷，闔市店戶，糾錢爲之殯殮，據有人聞，是夜更鼓四通，猶聲聞閣閣，詎意其天未明而已奄斃耶，嚴霜風雪，觸受過多，此是役所以死也，亦可憐矣，

苛禁重申　○蘇垣自譚方伯升署漕院後，一切禁令，雖賴賢長官，力持其後，不至仍前泄沓，然地方莠民，百計嘗試，殊有防不勝防之慮，刻方伯已復任旬宣，使君還我，氣象一新，訪聞得城廂內外，各禁令均未能一律恪遵，且恐日久廢弛，重煩整飭，故現已分飭原委各員，覆實嚴查，務使令出維行，不准私毫巧借，故日來示諭煌煌，又不啻五申三令，袞袞譚公，眞大有造於三吳也，

拔營赴防　○霆軍新募防兵，經陸續由招商局各船載運赴防，曾見本報，近以北河即日膠凍，故雙輪迅疾，尤覺倍道前驅，前月二十以前，海晏漢廣各船，已先後回空抵漢，所有霆營之留紮鄂城外者，爲數不多，盡行拔隊，分載二船，動輪北上矣，

美使抵滬　○合衆國前派星使二人來華，直赴總署，商訂舊金山華人約章，茲聞二使，均已由津抵滬，其一於西歷十一月三十日，附輪回國，其一名西會夫德者，則暫駐滬江，聞將華人往美之數，亦以限制也，此議尚未與總署商准云，

福州創設電線　○閩垣自船政局，至督撫署，創設電線，以速文報，曾經本報述及，惟聞是役也，概係華人承辦，鐵杆均已豎立，俟鐵絲等物裝齊，即可試行傳音矣，并聞此次較前加長，城廂內外，如蛛網縈空，密綴縷絡，工程殊形堅實云，

俄土近事　○土耳其立國，向崇回教，壤地雖不甚狹隘，戰爭之事，幾于無歲無之，近有西報，謂其將割地以與他國，俄廷聞之，心滋不悅，已發電音，檄調前來中土之兵船六艘，駛回地中海，聽候遣用，蓋擬以兵力脅制土廷也，循環報衍為論說，謂此乃俄之狡謀，以調回兵艦，為懈我兵心之舉，中國之籌備邊防者，苟勿以俄方有事外洋，便意其無能兼顧，而防務或稍鬆懈可也，其說不為無見，妥節錄之，又聞土國民間，忽有匿名揭帖云，國祚之興也甚難，而敗之如此其速，有君如此，豈足有為，故欲行廢立之舉云，噫，外患方殷，內訌又起，土其何以為國哉，

輪舟觸礁　○香港遞來消息云，德忌厘士輪船，于上月十二日下午，駛行至將近福州之海壇口，猝擱於礁，船漸沉沒，船中載有西客十名，華客二百名，並有船政局學生九名，幸中國振威兵船，適駛經是處，并福新兵船，同來救援，均未及難，惟有一西客，及數華人，掉一舢板逃生，至今尚不知去向耳，

藩臣出都　○前報高麗使臣抵津，與合肥相國會商要務，茲悉其奉有王命入京，朝見　皇上，刻下公事已畢，業經治裝出都，行旌暫駐津門，不日將遄程回國矣，

嚴寒駭聽　○南亞墨利加洲，有島名標老士頭，於本年仲秋，即大雪瀰漫，奇冷徹骨，刻得該處報章，謂大雪後，核計牲口之凍斃者，七十萬頭，內羊五十萬頭，馬二十五頭，吁，亦可駭矣，

派員查島　○俄國近信，謂俄廷特命管理太平洋戰船水師大臣，尅日派人，查察高麗沿海一帶海島，高麗聞之，頗有戒心，噫，俄其背忘情於此一隅乎，

劈棺得生　○西報言瑞士國有病夫忽得氣厥之症昏迷若死氣息不屬逾之一日夜絕無生意乃爲之殯殮釘棺將舁而葬之半途忽聞有聲自柩出且作欬嗽聲錚錚聒耳僉知有異急用巨斧劈而啟之驀然躍起衆驚且喜少頃呵欠而言曰幾悶煞我也數日後其病若失此眞罕聞之事也譯誌之

細察雞瘟　○法國轄省有地名罷斯短無端而嚮嚮者忽自斃霎時棲於塒棲於壍者相繼委地死人多莫解其故有獸醫某見之亦猝難知其理乃支解而驗之見雞之筋絡血脈中有小蟲一種以顯微鏡窺之兩端微大中權如束芻始而僅著一二繼且蔓延全身而雞乃立仆抑且傳染迅速一雞方患此則羣雞所患亦同幾欲同歸於盡爰將此蟲箝出置於水沫中則拳曲如粒米若置諸雞羹內則伸足伸頭游泳甚樂於以知是物之所以殺雞也惟刻下治蟲之法尚未盡備諒必有一物焉以尅制之也

定造戰船　○近聞中國有信往法國杜倫地方定造鐵甲戰船一艘又在法國裝督士地方製造鐵甲船一艘據西報傳來消息如此其每船價值則固未悉從此船堅炮利震耀海疆水師規制當別有可觀矣

傳聞異辭　○前者外間傳聞都門於中俄和戰之局主和者倍少於主戰刻又遞到信息謂軍機密勿之地經兩次會議雖未洞悉底蘊然主和者則得十之七云噫軍國大計中樞自有定衡彼耳食之談曾何足淆吾聽聞哉

火鎗快捷　○德國製造廠近有新式火鎗能於二十四杪時運放十二響再接再厲旋轉如飛誠克敵之利器也說見西報

礦務日新　○英京礦務部近來出有報章綜核舊歲一年總數共計各處礦座中雇用工人五十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人其間因開挖險工幾瀕於危者八百四十三次一歲中死者一千三十七人較諸往年死者尚少惟險工迭出耳煤觔出礦之數計一百三十三兆七十二萬三百九十三噸鐵六百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噸此外尚有礦中雜質如光粉赭石之類統計八十萬三千二百七噸據稱是年出煤獨多他物則較上年畧減云

野猿繁盛　○西報稱奧洲更斯郎地方野猿極盛，瀰漫山林，大有滿坑滿谷之勢，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該處捕獲野猿，共十九萬五千七百五十四頭，本年祇於某商人業地中，捕獲野猿六萬頭，則遍國中更不知幾千萬億矣，吁，亦可駭也，

國寶流通　○琉球一島，自日本夷爲屬邑，名曰冲繩，凡爾政教號令，皆惟日廷是聽，今昔之慨，雖有心人終未能忘情，然閩閩貿易之場，固已別開景象，茲聞日本鼓鑄局，鑄成金銀銅三種錢文，甚夥，已裝運制錢值銀二千圓，前往冲繩，俾令閩閩中流通國寶云，

德屬瘟疫　○龍未害，德之屬國也，土地遼闊，人烟稠密，夙稱文雅之邦，近聞該境時疫流行，傳染甚速，患此而死者，日不可以數計，攝生者宜何如愼益加愼也，

俄境蝗患　○西報言俄國近出一種蝗，多，專食五穀之屬，國中麥黍，及各種雜糧，被其嚙損果腹者，幾及三分之一，且偏僻瘠壤，尙不多見，而膏腴之區，竟滿坑滿谷，無法驅除，荒歉之象，刻已大顯，西報言俄國窮人，猶僅與國君爲難，至芒蝗蠶食，則一國之人，均罹其災，噫，何俄之多故也，

厦門賽馬　○蕪江來信云，厦門西商賽馬之役，歲必舉行，茲已定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正月初三四五等日舉行，想屆時駿足飛馳，霜蹄騰踔，定增一番熱鬧也，

俄船綜數　○俄國水師兵額，向稱精實，戰船亦皆堅利，益以俄皇近來窮兵好武，沿海水師，尤倍常整飭，茲閱西報，知俄船之分泊東南洋者，已有三十五艘，所傳若確，軍容亦云壯矣，

海運派員　○南漕運通，歷由沙衛各船，及商局輪船，分別裝運津通交卸，每年派委知府同通州縣，及佐貳紳董等，分任諸務，茲探悉省中派委已定，滬局總辦，爲楊綬臣太守靖，津局總辦，爲楊見山太守峴，合計津滬兩局，共派總辦委員紳董八十員，恐俟糧道憲回南後，尙有續派之舉也，　京倉正供，固宜鄭重將事耳，

津河封凍　○前月下旬有北船回南，述及二十三日，由大沽起椗南下，已見上流結有層冰，河下船隻，均已紛紛開出大沽口外，恐爵相亦將起節回省度歲，俟春融再來行轅矣，

烟臺風災　○北地寒信，較南省俗早，矧海濱孤嶼，尤爲得氣之先，前月二十三日，烟臺突患大風，噫氣破塊，濁浪排空，且又霰雪紛飛，奇冷徹骨，歷一晝夜，而風勢始殺，計冲激被損船隻三十餘號，內有滿載海帶菽荳貨船八號，概遭覆沒，飄失無蹤，貨物間有漂流海岸者，直至二十五日，始探知楊茂島有屍身二百餘具，冲聚一處，無人撈葬，刻下烟臺東西兩岸，惟見片板浮沈，隨波上下而已，風威肆虐，酿此厲災，嗟彼舡民，同埋魚腹，傷哉，

廿年殘局　○前閱某報載傳電對奕一則，不勝駭詫，謂爲得未曾聞，茲閱西報，知德美兩國，各得善奕者一人，一居紐約，一住罷特，於是創爲郵筒對著之法，每下一棋，必由郵互相傳遞，由是雁奴鯉使，絡繹海天，方罫之畔，芳訊已可盈束，而舉棋猶未及半，計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至本年始得終局，回首二十年中，經營慘淡，幾乎嘔出心肝，而殘局支持，如此其久而且遠，卒爲紐約人獲勝，是亦不可以已乎，吁，亦異聞哉，

吸日汽力　○法京巴黎，近有天文士製一器，能吸日光之熱，以還照諸水，於烈日中，置水一盂，取器照之，閱時四十分，便成百沸湯，蓬勃有氣，卽以其氣上架機器，并能得蒸汽之力而自動，雖一時小試其技，閱者謂推而廣之，其利益莫大焉，

騰空照影　○法國有博士某，於西歷本年七月十四日五下鐘，閱五十五分，乘輕氣球上騰半空，操照相機器，印得日照兩紙，仍冉冉而下，取閱之，覺山川城郭，宮室人民，細若牛毛，靡弗畢具，人謂其於旋轉無定之時，而能從容暇豫，操觚從事，洵不易得也，今將此照送存博物院中，玩賞者咸嘖嘖稱奇云，

西醫論口吃　○口吃之爲累也，期期艾艾，史冊貽譏，僉莫不謂人生缺憾矣，惟其致此之由，則迄今未有知者，近有西國名醫某，略論云，此病自古有之，頗以爲累，細究其故，或因腦質微傷而致，或以筋脈不舒而起，外此則病後也，跌仆也，均足以貽此終身之憾，設見人患，而時時戲效之，亦足相與俱化，治之之法，平時每歌唱經文，或吟諷韵語，設再不愈，則以語言聯貫，而時誦習之，積久自能脫去，且云得此之時，均在年十二歲以上，過此則少有患此者，并云，男子猶時或遇之，若女流則絕不多覯云，是亦一說也，

**主賓盡禮** ○前聞中國派駐古巴埠領事署有書識一人，爲該處巡捕攔去，加以非禮，茲得紐約電音，謂古巴將軍已至中國領事署賠禮，且將巡役懲辦矣。

**西紙新奇** ○西紙之柔韌潔白，誠遠勝于中國楮箋，謂其薄脆鬆澀，不耐久用也。刻聞泰西又新製一種堅紙，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濡，頗合於公牘、文卷、契券、憑單之用，其製造之法，以常用紙料三分之二，另以藥末一分，和入同搗爛，別具一器，傾入食鹽白礬各若干，攪勻，然後將紙料浸畧久，取出造紙，紙成，再以膠水漬之，使可供人揮灑，藏之篋笥，雖數千百年不稍易色，桑田有時滄海，玉石或焚崐岡，而此紙終不與俱化，祖龍復出，其奈之何，噫，奇矣。

## 琴川周烈婦井亭歌并序

虞陽銘椒仙館主人金門氏稿

夫渤海就義，軀塡潛窟之波，清風攫身，血濺磨崖之字，鬚眉巾幗，史豔稱焉，從未有際滄海橫流之日，贈繞策以脫藁砧，完閨庭獨行之名，織正氣而成蘇錦，如吾虞汝南湯碩人之奇烈者也。碩人冰霜瑩其蘭心，松栢秀其慈質，清臺未築，添室恒憂，咸豐庚申八月，賊陷虞陽，孤城斗大，守禦無人，高門洞開，焚掠殆盡，斯時也，紅巾匝地，玉碎冰消，赤熛騰天，芝焚蘭委，而碩人已矢志堅定之域，將委身頹瀾之中，脫佩珥以惠夫君，草遺書以勉弱息，桓桓將帥，倫危鏑以全生，皎皎妾心，誓庶瀾以不起，氷心似鐵，古井不波，雨字懷清，隻身徇義，嗚呼哀哉，賊平，博陵孝廉得其翰墨，歸諸遺孤，徵題儒林，齊下感時之淚，作亭井上，同懷勵俗之衷，守者且臚陳其事，乞旌於朝，綽楔叨榮，綸誥崇其節義，骨形播美，丹青炳其文章，涓涓一菊，明明千秋，改邑不改，義爻左券，妥絃其事以歌之曰，劍峰峨峨石齒齒，琴川洌洌水清泚，中有珊珊環珮聲，激清飛素裹形史，狂瀾既倒乾坤夷，吁嗟末俗波盡靡，飛精古瑩障東流，東廂老龍魂欲碧，乘風彌雲翔九天，皚皚寒玉馨梓里，空山無人秋月白，一束猗蘭薦芳芷，劍峰摧頹琴水死，光光貞珉永千祀。

**偶成** ○月光皎皎白玉盤，天窗穿入牀闌干，織詩耕書布米足，硯池筆架江山寬，出門恰好有花看，買畫忽愁無處安，桐陰臥日移晒腹，不速客來忘字攤。○鐙花 漫論芳草是前身，開到黃昏豔色新，吞吐烟雲何太幻，繽紛紅紫不關春，孤根結蒂風難憾，方寸纏綿熱最眞，爲問今宵消息好，五更還有未眠人。

○最愛　寒賤欺人贅欲霜艱難仍作嫁衣裳坐穿髀肉非騎馬叱盡雲根不變羊樓倚稻孫秋欲語月明桂子影飄香倉山有句心先折最愛看書過亦忘○仙　頻催麗體詩開讓夫容退一夕北風秋滿地紅

瓊碎　無香特味清含露憐心冷染指不逢人夕陽醉秋影

南沙顧蓉汀稿

題河南刁素雲太師母紅薇閣詩草　寄東皐裴子源草

浣誦紅薇七字詩溫柔敦厚有深思若非閨閣窮究竟定許簪花步玉墀　體格清新見性真天然筆法絕埃塵學同曹女才同謝巾幗應推第一人　貞靜幽閒世所無藏書教子著真謨治家有道賢聲震不愧閨中女丈夫　不幸旋遭鸞鏡沈窗前自此廢謳吟他年若得邀恩寵詩節兼傳愜素心

題友人讀書秋樹根圖詞　○坐碎秋陰看澆砌晚香無數雲根畔携來玉軸未曾展布菊意宛同詩意淡松聲慣把書聲破笑奚奴祇會試旗槍烹泉過　三徑物陶家樹一幅畫歐陽賦傍闌干屈曲滿庭花露烏柏肅疎偏帶醉青衫洒落原如故爲箇生愛結靜中緣揮箋素　滿江紅　探雪盦主人待定草

圍爐　○露出冬烘一大端冬初未冷已爐安惹他僮僕譁相笑如此先生太怕寒○早雪　計候纔交小雪天青山未老白頭偏莫言靠玉多遊戲是報明年大有年

奉賢王本初草

燈謎　○西施追舟　打四書一句　忙　打六才一　云　打周易一　亂　打古人名一　艮

打戲目二　遊於赤壁之下　打詞牌一　尼父猶知遜丈人　打四書一句　欲學昌黎意未堅　打四書一句　推惡惡之心　蝶夢酣　打六才一句　日午當庭

搭影圖　橘綠橙黃蟹正肥白衣携酒候東籬　打古文兩句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　身受官刑坐不安

打易經一句　嘗无膚　吳芸軒射　昌黎恭奏忤倫人　打四書一句　愈疏不老也　池涸堤坍牆缺角高人臥雪此間宜　濕濱勝境一　也是園　鼠之拱羊之跪　打四書一句　子未學禮乎　海鹽陳文鍾射　慮到心枯無點血如何拍手笑呵呵　打古人名一　盧從愿　憂中不買一文錢賞盡秋風與明月　打古人名一　白樂天　析津蕭雪樵射

續錄四川考略　○巴蜀名山大川，爲天下冠，夙見稱於史册，茲據其最著名者，以資參考。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前號青城峰，後名大面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井硯縣東北有鐵山，出精鐵，鑄爲器，犀利無比，諸葛亮曾取爲兵器，資州治北有重龍山，崒嵂盤屈，隱若龍旋，遙而望之，有騰拏飛攖之態，上有天池，雖大旱不竭，華蓥山，在內江縣西，昔唐范崇凱讀書於此，後於明皇時賦華蓥樓以獻，詔稱天下第一，因以得名，在彭縣有大隋山，上有泉，流爲瀑布，宋張商英記西山之勝，在彭門者，大隋富首屈一指焉，其後峰名中隋山，層巒秀特，積雪三四月始銷，下視白鹿葛仙諸峰，眞培塿矣，龍泉山，在汶川縣，以下有龍池故名，在梓潼縣北百餘里，有馬閣山，峻峭崚嶒，盡艱險之致，魏鄧艾伐蜀，懸車束馬，由此出江，因名，在蒼溪縣東南，有雲台山，危峰插天，一名天柱，上多榕栢，絕大者，中空處，可坐數人，大劍山，在劍州，一名梁山，劍閣記，梁山之險，蜀所恃以爲外戶，卽此，又名劍門山，大巴山，在通江縣東北，與小巴山相接，世傳九十里巴山是也，在南部縣，有禹跡山，禹治水經此，山頂有泉，清洌可愛，岩渠山，一名大青山，在廣安州，其巔峻險，東西有二石門，三國張卻自漢川進軍岩渠，與張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兵從間道破卻，巴郡乃安，卽此，鳳山，在大竈縣，一名東山，木石蒼翠，洞壑幽深，宋時郡守於暇日，窮探其勝，得月窟，雲崖，釣雪，浮玉等處，在眉州，有蓮頤山，自象耳山峰連壁立，西瞰玻璃江，卽岷江，五十餘里，至此盤旋蹲踞，形類蓮頤，因是得名，又有蛾眉，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峰對峙，宛若蛾眉，故名，山之麓嘉定者，有大峩中峩小峩之別，大峩周圍數百里，土有石龕，一百十二，大小洞四十，重巖複澗，莫測深邃，至若川水來源，大江自青海入省，偏東南流貫注全省，成圓弧形，轉東北至夔州入湖北界，爲蜀川之經，以通舟楫，岷江，卽四瀆之一，源出岷山，南合大江，沱江，岷江分水也，禹貢岷山導江，其東爲沱，卽此，嘉陵江，發源自陝西嘉陵谷，其間水，漢水，巴水，渝水，皆此江別名，巴江，源出大巴山，以其中央橫貫，勢若巴字故名，又名字江，唐李遠詩，巴江學字流，紀實也，卒合嘉陵，入大江，又有大渡河，自西北流入東南，不下千八百里，至嘉州，亦入大江，至若迤西之鴉礲江，無量河，雖派流綿亘，而地曠人稀，無多利益，想尙有待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八十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諭旨恭錄　天地有無元質論　畫像失眞　水利局落成　富國强兵策　邊陲譯聞
鐵沙大火　血症可驗　禁止販花　清查保甲　無疾猝死　乞兒異相
行竊類刼　雀籠復見　金陵院試　母女被害　療疾奇味　騙竊遭刑
薛廬重闢　記西俗新開店市　運司出缺　美疆礦盛　臨渴掘井　遠鏡新製
醵金優獎　浮屍述見　聖華臨幸　空中御車　秘魯戰敗　胡宗泰詩
樂平子詩　王本初詩　續錄四川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 諭旨恭錄

○十月二十九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著管理神機營事務佩帶印鈐寶璽並著管理該營事務伯彥訥謨祜著毋庸管理欽此同日奉　旨溫紹棠補授司經局洗馬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李瀚章彭祖賢奏查明虧短錢糧各員請分別押追查抄一摺湖北已革房縣知縣郭俊已故候補知縣朱榮實已故試用知縣朱華於正署各任內欠款甚鉅前經勒限嚴追並令各該員原籍催解均未完交實屬延玩著順天府府尹查傳革員郭俊並著裕祿查傳故員朱榮實李文敏查傳故員朱華各家屬勒限押追一面查封家產備抵又已故應山縣知縣周道源欠解正雜各款銀九百四兩零已故來鳳縣知縣袁瓚欠解署黃梅縣任內經款銀大百六十兩零著勒限該故員原籍家屬於六個月內完繳解赴湖北歸款如限內無完一體嚴追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本館告白

○近接各處來函咸欲補購本報自第一號始至三十號止但本館於原印時雖有餘剩經已陸續補數售出實難應命擬欲重付梓民照樣排印特以工本不貲殊難合算議遂中止今特奉佈閱報諸君如有願將上年一號至三十號舊報讓售者望即函寄到館自當照價報價惟殘缺破損概不收取特此告白

## 天地有無元質論

元質非他渾然氣體天地之所由成也孝經左契謂元氣混沌徐氏整謂元氣無形洵洵蒙蒙帝王世紀云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夫既曰未分知必有可分之物在矣是太易亦指元質而言老子稱混成之物大易繫太極之說後儒雜以穿鑿之見與古人原義有毫釐千里之譏若探其隱賾繹其語意知所指終不外天地前之一物耳列子以氣之始爲太初以形之始爲太始以質之始爲太素夫氣也形也質也其稱不一其迹則同何者蓋氣固有形形必有質三者理本一貫而事實相因也泰西天文家援古証今考核有據謂未有天地之先已生一物其體輕其質浮非烟非霧似霓似雲包涵萬類之資材渾括兩儀之濟滓轉動自如不脛而走其盤旋也不知幾千百年而渾然之質始分于是上浮者爲氣下沉者爲土高堅者爲山流動者爲

水、其餘事事物物、亦于是乎分矣、近世博學士騁目乎九霄、遊神乎八極、見蒼蒼之下有一物焉、非雲霧之將興、似雨晴之莫定、飄蕩無蹤、離合無際、其來也莫知其所從、其去也莫測其所止、意者是卽元質之未分者乎、由此遡彼、觸類旁通、知天地之先、亦同此一物也、大凡物性不同、而欲强使之同、則難于水乳交融、蒸猶同器、以故酒水與油、雜注於壺、使一人轉旋之、則油聚中央、成形如卵、一若與酒水絕不相入者、今天文家謂天地之先、以不同之質、混合爲一、及盤旋久之、而物類始分、故今地與七政、渾圓相似、而體質各殊也、夫人莫不知地與兩極、形勢平陷、而其所以平陷者、意必於開闢之初、地質未凝、自爲轉運、歷久而兩極窪下耳、然未凝者卽爲元質、則天地之有元質、不已彰彰乎、或曰三五曆紀云、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萬八千歲、而天地成、此說或不盡非、曰否、盤古亦人也、既爲人、必寒而衣、饑而食、渴而飲、行立必於地、坐臥必於床、當兩儀未判、萬物未生、吾不知盤古果何自得飲食衣服、以存活乎、況人也而謂能一日九變、生天造地、徵特有識者蜂起而攻、卽愚騃者亦必啞然失笑、噫、是說也何竟出諸口、筆諸書、而爲後人見之欲嘔也哉、

畫像失眞　○西國有包里克者、畫匠也、其傳神阿堵更出長康之右、惟惑於人言、轉致弄巧成拙、日者偶畫二像、面目依稀、初無軒輊、以一幀懸之畫室、每有客至、卽求其品題、或訾其面目手足、位置失宜、或嫌其衣裳佩帶、顏色淺淡、索瘢者每日紛紛、某皆依言改之、如是者不數次、竟如滿幅塗鴉、不可認識、有某客見之、問其何以昔妍今醜、大失廬山眞面、某對以信人指摘、屢次塗改之故、乃入室啓笥、取一未改者、與客觀之、客大以爲佳、某始悔己之爲人所惑云、夫人中無成見、而爲他人所轉移、其不爲此畫匠者幾希矣、觀於此而知人心難歷、愼毋過聽讒言也、

水利局落成　○前由關道憲詳准各憲、請于滬江創設水利局、以保衛浦江、指引船隻、曾札委洋務局員、張翰卿司馬、會同靡縣辦理、暫賃洞庭山碼頭民房、作爲辦公之所、茲探得新建水利局署、在毛家街碼頭、刻已落成、定本月十六日遷局、小小結構、亦頗有致云、

富國强兵策　雲間郭友松稿

富强之策，廿一史備言之矣，惟是居今之世，有異於古昔者，亦有同於古昔者，異於古昔者，今之國非昔之國，今之兵非昔之兵也，同於古昔者，古猶是國，今猶是國，古猶是兵，今猶是兵也，古者兵農士不分，一人之身而兼用之，經書所載如是，今則分而爲三，兵不卽農，農不卽士，三者支吾而不相合，然而　國初平三藩，綏蒙古，收新疆，戡海盜，乾隆　上諭有內庫七千萬，新疆二萬里之玉音，國不可謂富乎，兵不可謂强乎，自海國和約以來，人見西人之爲商而不爲農，重稅而不重賦，遂謂與中土殊者，此目論也，試以一事言之，太西麥粟之來于中土者，盈千盈萬，而洋布之用，尤各省賴之，詎有不事農植而可以坐致者，惟不至其地，但據其來於我國者，遂有是言耳，又見輪船之堅而且速，火炮之利而有準，電音之四處可達，西兵之百戰不疲，又謂騎戰非所長，弓矢不足習，諜探不待設，將士不相敵者，亦目論也，近日機器之局，格致之書，幾於邑有其法，家有其文，而且報事之館日開，巡捕之設益廣，西人之耳目手足，猶中人也，而謂其別有策以致富强者，傎矣，言仁義而不言富强，迂儒之說，非識時務之論也，然他事言之可盡，而二者言之無盡，自農書以至農政全書，非皆富國之術乎，自武備志以至登壇必究，非皆强兵之法乎，而自平準書、兵志、食貨志以及三通之所輯，四庫之所備，若類言之，惟日不足，竊謂有三書焉，可以采而用之，一則管子，一則商子，一則墨子，他如司馬法、尉僚子、孫吳李悝董無心諸子等，非不可采，而不及管子軌里連鄉、五隱五整之說也，不若商子，分男女爲三軍，屏吏士爲五虱也，不若墨子城守篇之合於西人之守城也，更有不足言策，而眞乃妙策者，近有小說希夷夢一書，於九卷中託爲閻邱仲師所上浮石之武略，有五綱四十目，其五綱，一曰修內，二曰理外，三曰出征，四曰臨敵，五曰還軍，修內之目，一曰任賢，二曰重農，三曰愼刑，四曰薄賦，五曰敦禮，六曰養士，七曰辨材，八曰除異，理外之目，一曰謹邊備，二曰復屯田，三曰禁軍需，四曰安遠人，五曰愼取予，六曰練士卒，七曰隱諜，八曰攻心，出征之目，一曰正名，二曰任能，三曰一士志，四曰親信將吏，五曰備要，六曰養氣，七曰選鋒，八曰鄉導，臨敵之目，一曰詳察，二曰相地，三曰風向，四曰分合，五曰敗愈，六曰勝愈，七曰善久，八曰無暴，還軍之目，一曰推功，二曰賞榮，三曰安吏，四曰崇儉，五曰修城濠，六曰實精鍊，七曰修教化，八曰任廉潔，此四十目者，雖意在於兵，而富國之道，實寓於此，其書可購閱之，亦多足采者，不敢掠美而

附陳之至於陳陳相因之策不足道也

邊陲譯聞　○西報云華兵前赴邊陲者微調頗繁大營則逼近俄疆而俄兵之散處伊黎境內者亦殊不弱聞已決計進兵勇氣百倍俄人聞之謂爲不足介意而琿春地方各炮臺防守尤不遺餘力計購煤需銀一百萬羅卜俄艘之在太平洋者共二十四艘內有鐵甲戰船兩艘載炮一百四十八尊水師兵三千七十九名伊黎屯有俄兵一萬二千人云

鐵沙大火　○松屬之川沙毘連上南二邑雖山城斗大而兵燹後陸續建造已復舊觀市肆亦漸繁盛月之初七日夜將半北門街驟報火警自江西館延燒南至大街又折而東直焚至財神街方止是夜西北風甚厲而救火器具又不甚得力三點鐘後始熄計焚去樓平店舖住屋將及三百間闔市精華大半銷歇如著名之葉永豐陸長和徐公正等舖亦同歸于盡據聞起火之家適邀請會酒府下不慎致釀此巨禍也先是廳尊陳司馬下車伊始即於東門堞樓上建一小亭名曰陞官亭繼又改爲文星閣大火之後僉歸咎于是亭謂實主火災竟率衆登城紛紛拆毀城守某員急赴彈壓衆乃拋磚擲石以拒之泥風水之說遂致目無官長真所謂愚民之愚矣

血症可駭　○客有至自橫浦之東者爲言是處祝家橋畔有某姓老嫗年逾花甲有八上月間右手食指之尖偶爲芒棘刺傷跡之傷處僅細如鍼孔而流血如縷不絕急用止血各藥敷治血溢如故昕宵一度纖指之微積血已可盈盎少焉面若死灰瘀紫上蹙迨血竭而氣亦絕噫異矣古有斫臂以明貞刖足以示罰者卒不聞流血過竭而喪其身命矧乃一孔之微僅容芥子竟如漏巵之難塞卒致墟墓之頓遊何得症若斯之奇耶或謂傷痕雖微而通身血脈滙注於斯如黃河九派爭赴下流上游之水安得不涸人無血以養其身性命又何可久耶是說也不爲無見

禁止販花　○崇邑本年因雨潦太久木棉收成殊不見佳往年常有客商赴崇暫設花莊收買花衣致價值驟昂紡織度日者有本重利輕之歎是以頒邑尊示禁花衣不准出口條告煌煌遍貼城鎮客商聞而氣沮然貧民鄉戶則獲益無窮矣賢令尹每一措施動籌全局謳歌道路夫豈偶然

**清查保甲**　○保甲之法，古法也，所以詰奸慝，衛閭閻，是在地方官實力奉行，勿以具文視之可耳。友人來書，知該邑經顧邑尊蒞任以來，上體憲意，下衛民生，給發門牌，飯食紙張，概捐廉支發，不取民間分文，以故戶無尨吠，盜鮮雞鳴，地方極臻安謐，匪類無從託足云。

**無疾猝死**　○崇沙汲浜鎮有陶姓，開設荳腐店爲業，强而有力，素無疾痛，前月二十四日清晨，正在拉風扇竈，鍋中熱沸，忽見其兩手下垂，漸形沉困，繼而呼之不答，趕往視之，已倒臥竈下，呼吸全無，人謂死亡如此其速，實較諸纏綿床褥者，有遲速之殊矣。

**乞兒異相**　○崇明近有海門人，挽一小車，載十三齡男孩，沿途求乞，諦視之，是兒相貌殊異，蓋七孔也而僅存一竅，兩眉一口，狀頗可怖，及問以五官之用，又與具體全備者無或稍異，耳際平陷而無竅，能應答如流，目雖有眶而孔細僅容芥子，秋毫之末，又無勿能見，鼻準隆起，雙管杳然，而臭味亦與人同，經歷試之不爽，因問以爾既無耳鼻，聲臭從何而覺，乃曰俱從口入，一時聚而觀者甚多，而是兒之腹亦漸果，噫，是殆將以乞終其身歟，亦可憐矣。

**行竊類刼**　○常熟虹涇塘地方，鄒永昌家，於十月二十五日夜半，有小竊數人，穴壁而進，漸入內房，家中惟有六旬老母，十三齡幼子居住，聞聲驚喊，該賊揮手便打，將龍鍾老婦推倒在地，碰傷左眼角，頃刻紅腫，乃與賊夥搬取細軟衣服及首飾小匣，一併捆裹而去，幼子哭叫，亦被猛擊，不敢作聲，迨賊去遠，始喊應鄰里，四出追捕，而賊已飛槳中流，徜徉以去矣，同日又有朱姓家，亦被賊撬牆蛇伏而入，持刀恐嚇，席捲一空，雖均經報縣諭限勒緝在案，竊恐賊踪遠颺，贓物定難璧返也，宵小之爲患，可勝言哉。

**雀籠復見**　○琴川向有地方痞類，土人名曰麻雀黨，以其飛鳴攫食，不顧名義，頗與鳥相類也，去冬曾經陳鈞堂大令，定造大鳥籠，鎖閉其中，并撰四言韻示，以暴其惡，遠近稱快，情節曾列本報，茲查地方棍徒，復有前項劣跡，上月杪，復經昭邑尊，拿獲徐海、徐大、金二等三人，閉置一籠，發通衢示衆，日來觀者踵接於道，今而後若輩，其尚革面洗心乎。

**金陵院試** ○本屆歲試，尚未及半，而夏子松少宰遽以疾終，新任黃文宗出柳，擬先考江寧，然後再赴淮揚等處按試，茲聞憲節，已於本月初四日抵寧入院，示期考試，所有生童題目，容俟探鈔再登。

**母女被害** ○江寧縣屬之小丹陽地方，烟戶零落，地甚荒僻，前後村民，僅有七戶，有某姓母女二人，紡績度日，其夫在城中某舖為夥，忽於前月三十三辰刻，紅日三竿，柴扉猶扃，呼之不啟，極力剝喙，聞其無聲，鄰衆駭詫，因破扉入，則見母女二人，均倒臥血泊中，知被匪人殺害，急報縣訴驗，由顧邑尊帶同刑仵官媒，前往詣驗，據官媒報稱，恐係逼奸不從，殺斃滅口，然房屋四面，又無出入踪跡，詢據鄰人云，是夜并無呼喊之聲，其時覩者如堵，即由仵卒盤詰一衣染血跡者，據稱係夏門患疽時搭污，然日久不應依再鮮明，經帶回審訊，仍發差四緝，并通報各憲矣，此眞疑案也。

**療疾奇味** ○昨有素昧平生者，郵函到館，報稱奉賢張茂才，忠厚謙謹，素為同儕推重，前患異疽，醫家咸稱不治，後漸痊愈，人咸謂善人獲報，今夏又得肚腹浮腫之症，至上月中，奄奄一息，幾瀕於危，忽有異鄉醫者，踵門來診，謂此症若得猪殼，庶能療治，惜不易覩耳，適聞頭橋鎮有母猪，於秋間竟如鳴蟬脫殼，推陳出新，而猪仍無恙，急往索之，得掌大一片，用瓦煅灰，和酒吞服，不數日，其病若失，合邑傳為異事，本館據此，則不敢遽信焉，夫犬羊有轘，莫逃臠割之方，狐腐無皮，孰為衣裳之補，何物遼東躊躇，竟能脫離凡殼，獨煥新硎，衡以物理，終難取信，將毋轉輾傳訛，故神其說，以資齊諧鬼董之談乎，當世不乏通儒，願以斯言質之。

**騙稱遣刑** ○烟臺近有各路調集營伍，扼要分紮，兵將雲集，塵市閭閻形起色，而撞騙之流，亦遂混跡其中，會有自稱某營統將，隨帶滅獲兩人，遍歷各洋行，揀選貨物，或嫌貨色不佳，或嘗價值太貴，屢議而屢不諧者三日，偶又入西尼洋行，挑揀各貨，羅列滿前，二僕紛與議價，此人遂袖藏銀鏢兩隻，立被行主覷破，拖住叢毆，拳脚並加，霎時鮮血被面，齒牙擊落，行中人猶悻悻不釋，旁觀者心殊不忍，而二僕已如飛竄去矣，該行即將此人送至領事衙署，領事見其身受重傷，頗加憐憫，擬欲釋放，惟該行堅請重辦，始送至福山縣署，經福邑尊復重責八百板枷示一月，刻尚未蒙開釋，而是人之得免於死者僅矣。

歌詠，恒有風徽人往之思，其間世而出，名重三江者，則有今日之全椒薛慰農觀察，方觀察以名太史，一麾出守，管領西湖，扶持風雅，愛育黎民，幾與白傅蘇髯，後先爭烈，迨上游以卓異登薦剡，擢任糧儲，不數年，即挂冠林下，固留不獲已，遂聘主崇文講席，經師人師，並宇衆望，遊其門者，多破壁以去，僉謂皆公之甄陶培植，有以致此也，經門下士于孤山之麓，搆精舍三楹，顏曰薛廬，四圍植梅花百本，爲公憩息之所，作湖上遊者，輒徘徊瞻仰，想見其人，去杭後，兩江制軍延主尊經，惜陰兩書院，栽植後賢，文風日上，於今又十二年，門牆桃李，盡入網羅，迺議于城北烏龍潭側，建屋三進，仍額曰薛廬，彷浙中舊例也，外圍麗眼籬，屈曲有致，雜蒔花木，榜曰薛園，額係本科殿撰黃君所書，蓋亦公門下士也，屋內圍史琳瑯，不暇給賞，桌椅亦倍常華煥，後軒推窗眺望，碧潭一泓，清可徹底，環滁皆山，排闥相送，與湖上結搆之古樸幽峭，殊覺別有景光，十月二十五日落成，城中大吏，來申燕賀，大飲筵宴，盡歡而散，廬之前爲曾文正馬端敏兩公專祠，左壁又爲沈文肅公新建專祠，說者謂公之命名，將與之數公者，同垂不朽，夫豈特與倉山一叟，爭後先壇玷之名哉，

曾經滄海者來稿

## 記西俗新開店市

西俗於經商一道，多有以鋪張藻麗，爲炫目驚人之舉者，僕涉歷所至，環遍地球，目擊泰西新開店市，宛如中土之賽會，試縷述之，亦足以新耳目，如新設鋪戶，擇日闢門，先期送登各埠新聞紙，再將店鋪房屋之大小，坐落地段之南北，繪圖貼說，分佈城鄉，以醒聞見，開市日，雇用樂工數十人，衣裳濟楚，步伐整齊，與行軍列隊時，髣髴，惟帽緣插一白絨圓球，高幾尺許，不知何義，想以飾美觀也，前導奏樂之聲，悠揚高下，無不中節，後有馬車一輛，上駕方卓式之招牌一座，四面俱糊素幀，將該鋪所有貨物，咸書於上，夜則內燃樺燭，表裏通明，尤爲可觀，如是者日夜在本城各街，喧鳴迎走，幾十餘次，然後回鋪，排班肅立，樂聲大起，圍而觀者如堵，持銀買物者，尤趾錯於道，蓋使人知有新店，聳動一時，俾貿易可臻繁旺，亦猶中國之清音鼓樂，結綵張燈耳，西俗之不同如此，

運司出缺　○兩准運憲王簡堂都轉，衰老孱弱，不能躬理政務，經江督劉制軍登諸白簡，得　旨

勒令休致、所遺員缺着洪汝奎調補欽此、已先奉督轅劄委儀棧總辦、徐仁山觀察帮辦鹺政、刻聞都轉於上月二十七日、安坐而逝、享壽八十三歲、報經督署、仍奏委徐觀察接署斯篆、於十一月初三日接印云、

美洲礦盛　○亞墨利洲、有煤礦一座、名剛斯刀克、凡五洲礦穴之至深且大者、咸莫之與京、溯自開採至今、垂二十年、挖出煤觔、共值洋三百二十三兆六十七萬一千六百五元、礦中熱氣最盛、計離地一百丈深、英寒暑表已升至一百十二度、法表四十五度、其最深處、去地面一百八十丈、英表得一百三十度、法表得五十五度、礦中開挖年久、多有橫穿而過、幾如四達之衢、五達之莊焉、由地下盤旋紆曲、而量其道里、共六百四十餘里、每年遞增約四十餘里、近聞以礦源告竭、擬舍此而別謀新穴、以資掘取云、中國北省、近頗有聘請煤師、試行開礦者、竊願風氣漸開、與萬古無窮之利、因譯西報之言、而畧紀如此、

臨渴掘井　○子輿氏之言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本屬喻意、蓋地中無不有水者、矧九仞乎、又朱柏廬云、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此亦警人當先事圖維、勿致臨時倉猝、乃事竟有與前言適相符者、西國近日軍中、取水新法、多備有細長鋏管、設兵士行路口渴、便將鋏管插入地中、以螺絲盤旋而下、至若干尺、吸之、水即汩汩其來、取不盡而用不竭、移營他處、仍以是法行之、而省工節力、利便莫過於是、正不得以前人之言相誚讓也、故名之曰臨渴掘井、紀實也、

遠鏡新製　○遠鏡之製、西人以之觀星象、窺敵軍、其爲用也大矣、近有新出之天文遠鏡、較前益精、幾有無微弗燭、無遠弗屆之勢、而推其始、則原本於眼鏡、按中土眼鏡、本來自外洋、以玻璃製成、名曰愛逮、明代時人爭寶之、遠鏡之製、即以玻璃兩塊、疊而觀之、便能窮極千里、泰西於西歷一千一百五十年、始有米奪蒲地人、因其幼于玩耍而得其法、秘不示人、故世罕有知者、後數百年、復有利彼西者、更廣其製、創爲兩目並照之式、而人咸爭購之、因相傳遠鏡實肇始於利彼西、而不知駕而上之者、乃有米奪蒲地人、眞乃鼻祖耳、

醵金優獎　○德律風之製、奇妙便捷、屢經本報述及、茲悉始創是製者、係美洲人、今仍健在前月至法京、經巴黎斯諸博士、賞其心思之敏妙、合醵得佛郎五萬枚以酬之、示優獎也、

**浮屍述見**　○浦東張江棚左近，於上月中，有從上流氽來浮屍三具，計男一，女一，幼孩一，其男屍兒，入莽高底鑲鞋，觀其全身衣履，似非寒乞者流，值潮落擱於淺灘，多日未有屍親認領，噫，齊眉佳婦，繞膝嬌文，爲之臨風一哭，

**翠華臨幸**　○東瀛近報云，西歷十一月十八日，日本國皇偕其皇后，同幸離宮大花園遊賞，是日百官庶僚，咸扈駕相從，園中百卉芬芳，明燈萬盞，管樂競奏，餘韻嫋然，又設盛宴，百官皆與其盛，極君臣同樂之致云，

**空中御車**　○德國伯靈都城，人烟最稠密，街衢雖寬，車馬往來，已虞擁塞，斷難別事營造，近新創一法，於空中架一火車路，以資快捷而利行人，其架距地十有五尺，兩旁各設鐵柱，上支車路，不用煤火，概以電氣行車，尤爲新法之不易見者，車內分設數間，每間容客十人，其機器抵馬力六十匹，每點鐘可行六十里云，

**秘魯戰敗**　○秘魯智利兩國，皆南亞墨利加之小國也，前曾屢起兵戈，而秘魯卒爲智利所敗，刻已共訂和約，議秘國賠還兵費若干萬，秘國所有兵船兩艘，及炮位等，盡畀智利，又欲秘國將炮臺盡數拆去，并二十年中，不准秘國添設兵額云，噫，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秘魯之於今日，得毋類是，雖然智亦雄哉，矣哉，

**寄東邑侯闕仲韓先生**　琦沅胡宗泰稿

漫說官聲到處清，即論儒雅亦神傾，量移山斗文章手，來蹕江淮草木名，父老爭迎新令尹，衣冠仍是舊書生，蒲鞭示辱猶餘技，難得虛堂一鏡明　鍊賦敲詩夙好敎，而今作吏志猶存，憐才生性原如命，入賞奇文與細論，不解春風偏鼓舞，原來吹律有寒溫，裁花潘縣村村到，小草無知感盡恩　誰笑飢生染俗塵，執鞭求富不安貧，只因龍尾非名士，常怕猪肝累別人，王粲工愁緣體弱，陳登豪氣是天眞，茶根齧盡無他濃，輸與緇流自任身　相如近況亦堪憐，一病經年晝也眠，避債臺高難立脚，送窮文辣枉張拳，硯田偏閣鍾繇

筆書畫空乘米芾船還有供人乾笑處貧兒村裡樂陶然

題螺影主人山居小影戲效黃山谷體　○寒窗詩學參造翁夜鎖墮水燈燼紅摩挲倦眼更讀畫誰歟置君岩谷中空山烟平林屋古老樹擎雲濕秋雨遊遙自足迫蒙莊問答不然拉巢許君家近市車馬闐催租更饒貧郭田謝傳東山饒絲竹月明往往聞歌弦何乃棲身樂幽獨靜閱邱中草木年紛華澹泊判歧路世上由來各相慕君也高明志不竊世人那得知其故頻年我正歎勞薪磨帽青衫落魄人何時名成分粗了誅茅共結山中鄰素琴濁酒詩一卷萬里白鷗師蓴鱸

吳中樂平子草

自述　○凡坐青氈十一年琴書劍佩已三遷知交大半飛黃去故我依然祇自憐○論詩　莫謂他人我不如性靈愈澹愈清虛縱富老去詩才盡肯向陳編拾唾餘

奉賢王本初草

燈謎　○秋從何處來　打詞目一　如夫人　打易經二句　打古詩一亦可　以訛傳訛　打四書一句　諫迎佛骨表　打六才子一句　蜀北澹齋主人擬　東坡先生遷刑部　打書經一句　竹徑　打四書一句　黃木蕭條野隴斜　打古人名一　廿一日周先生問學　打書經二句不連　駟馬高車予路乘　打滬江里名一　琴湖老人頌南氏擬

投射照登　○池涸堤坍牆缺角高人臥雪此間宜　滬邑勝地　也是園　夜作　詩經一句不日成之　鼠之拱羊之跪　四書一句　子未學禮乎　遊人緩步下山來　古人名一　高漸離　茜紅館主人射　眼見是衾兒枕兒　打一字　廂　月鈎　唐詩一句　此曲祇應天上有　茜紅館主人蜀北澹齋主人射　昌黎泰奏忤倫人　四書一句　愈疏不孝也　漫畏射　大夫君子各分門　申市牌一　松風閣　木石居主人射　迷路出花難　詞目一　錦纏道　蜀北澹齋主射　欲學昌黎意未堅　四書一句　然則師愈與　尼父猶知遜丈人　四書一句　吾不如老農　胡笠夫射　云　打周易一句　密雲不雨　奉賢范花洲射

更正　○前七十九號本報四川考畧內張郃謨作張郃應即更正本館附識

續錄四川考略　○蜀省古蹟在成都有楊雄宅即今成都縣治內尚存草玄堂及墨池諸遺跡司

馬相如宅在府城西南五里蜀記云在市橋西即文君當壚滌器處舊有琴台石紐村在汶川縣境按帝王世記及元和志皆載爲禹王生誕處其地今名刳兒畔府城西門外有石笋寰宇記蜀王每死輒爲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以爲墓誌今石笋是也赤城閣在青城山中范寂隱居於此閣前有巨楠高數十尋圍三十丈世傳寂手植也然自髮遊蹤蹟後未知得尚有存否讀書台在府城北二里諸葛亮築此台以集諸儒兼歎接四方賢士後改爲乘烟觀望湖樓在綿州南三里下瞰江流山光水色交相輝映輕舟小艇時出柳陰中人謂不減瀟湘苕霅之景云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者六十有四方陣法在盤市者二百五十六下營法其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萬里橋在府城內寰宇記載諸葛亮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其南尚存闕羽與張飛陵墓在保寧有劍門關自大劍山至此左右峭壁聳拔隘路艱險莫比蜀漢諸葛亮因立爲劍門厥後姜維退守劍門以拒魏鍾會即此又有劍閣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唐杜甫有詠劍閣詩李白有劍閣賦均狀其險府城北有滕王亭滕王元嬰建杜甫詩君王台樹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即謂此也其在順慶則有石櫃居江之中流巨石圓經二丈餘中高四垂狀若櫃蓋故名石船以三丈許石形似石船得名在叙州有武侯塔諸葛亮建以誓蠻攻戎者今爲長寧縣治姜維屯在府城南碧峰環秀一峰兀立如筆高千仞頂面平正相傳蜀漢姜維嘗屯兵於此越王墓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成墓前古栢合抱故老相傳爲越王墓然未詳越王爲何人或以爲唐太宗子越王正未知孰是在重慶涪州江心有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唧萱草一唧蓮花有石柈石斗置其旁亦佳景也四賢閣在恩州治後宋知州王闢之建今徙儒學四賢謂唐劉晏陸贄李吉甫白居易皆謫官於此故名宋黃庭堅有記在夔州亦有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其位置布列各各相當中間相距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方廣各五尺計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晉桓溫伐蜀經此以爲常山蛇勢歎爲名將遺風不可泯也唐杜甫詩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在龍安有石穴土人以爲大禹誕生地穴杳深人跡不到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識者因知會稽禹穴之悞或亦蹈爭墩之習歟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廿五日　第八十一號

# 益聞錄

大清光緒六年十一月廿四日　本書館開設上海徐家滙

目錄


鳳山近耗　諭旨恭錄　元質非自有論　英后衞教　俄皇續娶　電報佳音
閩撫渡臺　優待俄官　宰臣引退　俄疆荒災　甬江籌備　竊匪縱火
人畜並焚　華船往美　日商科股　狼狽食人　謂他人父　直境歲試
邗江善舉　施惠當厄　誤殺弱弟　穴探虎子　酒國狂魔　畫師淪落
災民死數　私淑董狐　爭墓糾訟　鼠竊逞兇　捉賊毆父　湛江遇救
釘頭磷磷　香菇罕見　香港賽馬　認繳洋藥厘金　道署失竊　兵民私鬬
懷虛生詩　瓶廬主人詩　桂香館主人詩　顧菜汀詩　續錄四川考略


本報每七日出一次每張概取足錢十文除本帳房外本埠由董家渡法租界兩處天主堂出售外埠由該埠天主堂分發願賜顧諸君各往購取可也謹白

## 諭旨恭錄

〇十一月初三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之第四子着命名載洸欽此初四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遵旨來京陛見一摺劉錦棠着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所遺帮辦軍務着張曜署理楊昌濬着護理陝甘總督欽此同日奉　旨張凱嵩補授內閣侍讀學士欽此同日奉　上諭戶部奏盤查寶泉局庫情形據實覆陳並請將虧短錢文之監督等議處書吏審訊各一摺此次戶部盤查寶泉局庫業經該堂官飭屬詳細查明所存制錢已穿出六萬四千餘串因錢制輕小且有銹結情形難期通用大致數目尚不懸殊該堂官公同商酌飭令中止辦理並無不合至所短當十大錢除借支各項應行扣還溢支之欵着落賠補外尚虧短一萬四千六百餘串實屬不成事體該監督總司局務該大使典守庫藏咎實難辭着將同治九年盤查該庫後歷任各該監督大使交部先行分別議處失查之歷任錢法堂侍郎查取職名交部查議長叙宜振亦有失察之咎一併查議書吏駱允元着交刑部審辦餘依議欽此

## 元質非自有論

天地元質之所分也元質受造而始有也或者謂物無自生之理則元質當亦出于他質或又謂天地之質即鬼神之遺體或且謂元質乃天地自然之氣其生無始其存無終未可窮其初而竟其原予曰否不然是數說者皆非也物無自生之理固已然元者始也所謂元質者無他質以先之也若受生于他質即他質爲元質而此即不得謂之元矣將以鬼神爲無聲與形純善無缺者乎則其體妙其功神安有重濁凝滯之體遺諸寰宇抑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乎則更塵昏翳障頑然無知無分于二氣即無分于元質猶烏得遺體以物物夫物之自有者其必無求於外物者也無求於外物則其性體功用皆不待成於外物由是美則常美善則常善始終必無二致而元質則迥不其然其始雜然相混其繼萬彙分明始粗而繼精始終已非一致而謂能自有乎且能自有者又必能自存何則自存猶易不若自有之難也以故鳥獸不能自生既生矣斯翱遊自若器用不能自製既製矣斯一成不變若元質所成莫堅于鐵石然歲月久則漸化爲灰燼又元質積累莫鉅于屋宇然剝蝕甚則仍淪於泥沙是元質于成象之後尚不克長存而永保豈其始反可不受

生而爛然雜陳、天下之物、有知理達義者、生人是矣、有知覺運動者、畜類是矣、有蓄生滋長者、草木是矣、有塊然頑然、不能行動者、山陵土石是矣、四者之中、人爲貴、畜次之、草木爲賤、土石則更下、愚謂品愈高則智愈大、類愈貴則體愈精、下之所具、必也上之所能、而上之所含、未必下之所秉、假而曰元質可以自有、則元質所成之土石、亦可以自有、土石可以自有、則草木禽獸生人、貫于土石者、更可以自有、而抑知否否、世間無無母之子、天下無無父之畜、況雜然淆滓、原不若飛潛動植之有生、而反能自有也耶、或曰天地之質、既不由他質、又不克自有、將孰從而有乎、曰、凡物非自有者、必有造之者而始有、至若始於何時、造自誰何、則引伸觸類、非片語所能賅、尚俟後論以明之、

英后衞教　○法國執政各議員、近聞頗有意見參商、臣民離異之患、狐裘蒙茸、國中亦因以不靖、於是天主教耶穌會人、有飄然遠舉、遷往他國、以避其鋒者、內有年幼數十人、至英京倫敦相近之路當地方、暫駐轍焉、英后獲聞是耗、卽命駕親臨、面加撫慰、存問尤極曲摯、并云如有辦事掣肘、及須開拓規模之處、儘可隨時奏聞、以便加恩保衞、噫、離經畔道、北門之管鑰何人、而溫語肫忱、東道之館餐有主、英后此舉、固已仁至義盡矣、

俄皇續娶　○前報言俄皇因前后崩逝、端居眇慮、擬續娶以正后位、茲悉近已娶得一某宦家寡鵠、以備後宮之位、惟是宮幃雖名敵體之尊、而翟茀莫紹刑于之化、蓋遇有大典禮、大朝會、則均不得與焉、并後來生有皇子、亦不能繼承統緒、備位青宮也、噫、是禮也、在中國鮮不以爲異、然泰西風尚、則固有成憲可援、而爲司空見慣云、

電報佳音　○閱本月十七日滬埠西報、傳言曾劼剛襲侯、憲躬偶有違和等語、卽經駐滬文報局委員、王心如大令、發電往詢、旋於十九日辰刻、接奉曾侯由俄京覆電、知憲體業已全愈云云、是固中國臣民、所聞之而欣慰者也、亟探登之、

鳳山近耗　○高麗自與日本通商後、市廛間百貨流通、頗形起色、日商新設各行、規制均仿西式、高麗民人、亦漸有能通日語者、充作該埠通事、出口土產、惟有數種、如金砂牛皮鰍魚等、進口各物、日商均

以銷售迅速爲貴，往往有貶價折本者，日前有輪船近口，所載來貨物，數日即已售罄，而舖中夥伴，均又手而嬉，高麗人至傳爲笑柄，亦可見茲埠商務之盛矣，

優待俄官　○俄國水師提督官理疏輔士，於西歷十一月十八日，駕炮船行抵日本，先拜會當道，遍遊各勝，而日官已預備筵宴，即於是晚恭請與宴，肴核之豐，則窮極水陸，供張之盛，則羅列珍奇，僉謂有目所未覩，其承辦筵席及裝紮花草之舖，間有因此致富者，亦可想見其盛矣，惟日本新報縱論此事，似不免有微辭云，

宰臣引退　○西十一月十九日，法國巴黎郵來電音，謂某宰臣現欲辭位歸田，因是日議院適鬧鬥議事，宰臣與院中各員，意見大有不合也，刻雖經地方紳士挽留甚力，而去志仍不少衰云，噫，衆人諾諾，一士謗謗，國中政事，蓋可知矣，

俄疆荒災　○前報俄屬有蝗螣害稼之患，茲得俄都郵來消息，謂俄之南境，歲告洊饑，秋收既已無望，人民又多瀕析，米麥之價，異常翔貴，而賑撫之政，當軸尚未開籌及，恐轉輾而塡于溝壑者，正大不乏人也，竊維俄皇近方有志于疆埸，而凶荒之象，刻又顯著，重以黨人仍多不靖，想秉國鈞者，定能面面兼籌，毋使內江之復起也可，

甬江籌備　○前閱華字報，登列籌備議一篇，係浙寧紳士，創議集資，籌備海防者，篇中譬喻安詳，老謀精當，字字截鋏斬釘，語語穿楊貫的，固知此中大有人焉，迺昨悉定海厲慕韓太守，議撥籌集經費銀二萬兩，商經宗湘文太守，稟請李傅相咨行使德大臣，李丹崖星使，購辦新式後膛洋鎗來華，以備軍實，蓋不沾沾於省費，而務求器之堅利，可謂深中窾要者矣，按厲太守久官吳下，迭著政聲，歷授元和華亭縣知縣，以卓異保升知府，旋攝常州府事，勤恤民隱，廉介可風，迄今蘇松士民，猶能道其軼事，頌賢父母之德弗衰，同治甲戌，引疾歸，僑居甬郡，宦橐蕭然，幾同寒素，省中大吏，勸駕之書，郵筒恒滿，卒以冲淡寡營，養痾不出，旋徇鄉人士之請，舉爲商業總董，亦既撥載於茲，辰下籌防之議方興，而太守復得抒其忠義之忱，爲梓桑宏此碩畫，噫，亦偉矣哉，

**竊匪縱火** ○琴川小東門外之蕭涇橋，昏夜時有竊賊蕩小舟，出沒其間，月之初五日，更鼓兩聲，有橋畔呂金祥篾作舖主，聞河下有划槳聲，因取鳥鎗對空擊放二響，藉以嚇退宵小，詎該竊設計殊毒，待至夜深人靜，暗取柴火在呂姓門前縱焚，并扣呂姓之門，急呼救火，且曰，汝可毋容防竊矣，鄰里亦聞聲灌救，已被延燒平房兩間，屋內米囤農器，均一炬成灰，呂姓雖頓足切齒，而該竊則鴻飛冥冥，弋獲無蹤，經昭邑尊詣拘屬實，嚴飭查捕，勒限緝拿，俟獲案後，想定當按例重懲也，

**閩撫渡臺** ○臺灣一島，經前撫閩使者丁大中丞力加整飭，教民開墾，設屯撫番，事事粗有頭緒，後又經臺諫奏請巡撫每年渡臺巡閱一次，以資鎮撫，誠以臺疆為沿海七省門戶，馭番綏衆，當倍加審慎也，茲得閩嶠來信，知閩撫勒少仲中丞，已於前月二十一日，乘坐炮船，移節渡臺，蓋循照奏定新例也，

**華船往美** ○中國招商總局，近由外洋定造美富商船一號，以為往來上海舊金山之用，船桅并懸有美國旗號，刻已開赴香港粵省等處，先行駕駛，不日將直抵美疆，以收航海之利，該局近年來，規模式廓，獲利甚溥，固已月異而歲不同，是可喜也，

**日商科股** ○煤氣燈之為製，工費既省，甚利於用，肇始於泰西，盛行於海上，茲聞日本橫濱各埠，擬科集公司，糾齊股份，以創厥製，行見明燈萬蓋，漸成不夜之天，得與香海珠廊，滬江花月，同領夜遊勝趣焉，

**狼狽食人** ○晉省友人來函，述及該處寧武辛勞等處，狼患至今仍未肅絕，入夏以來，豺狼當道，白晝食人，并有前足短後足長之狽獸，亦肆出攫噬，計某邨周圍二十里內，共被狼狽所吞者，已數十人，至今若日方亭午，猶須結隊持械，始敢出門，至日落黃昏，則街市邨墟，人跡罕如，惟見明月青燐，互相掩映而已，縣署中雖竭力派人搜捕，恐惡獸蹤跡無常，一時仍難淨絕云，

**謂他人父** ○晉省寧武縣唐邱鎮王某家，忽有操中州語者，年約二十餘歲，據稱己本王姓，襁褓時，被行路人抱去，撫養為義子，旋又為某大令鍾愛，撫為螟蛉，今已成進士，服官清要，亟來訪找親生父母云云，王家疑信參半，姑留之，於是會親謁墓，誇耀里閭，親族中之性好趨炎者，多厚待之，冬間言欲往河南

接家眷，餽贈送行，頗不落寞，詎飄然一去，音信杳然，託人探訪，竟不知其所之，亦可異矣。

**直境歲試**　○順天學政徐宗師，於前月初八日，按臨河間，開考首場文童，揭榜後，覆試不到者數人，至文生亦有高列一等，而臨覆扣除者四人，蓋郡屬各處連年荒歉，寒士尤多，往往應試後，即還鄉里，比聞招覆，又以物力維艱，川資寓費，均力有不逮也，刻學憲於月杪試畢，擬移節前赴他郡云。

**人畜並焚**　○琴川西門外徐二者，輿夫也，家豢遼東物甚多，其爲人也，勤而且儉，年近不惑，尚乏嗣，螟蛉一六歲幼子爲兒，固不啻掌上珠也，而屋後猪欄中，積牙長喙，充牣盈庭，殺而貨之，尤爲終年入息所資，本月初十日晨，徐負擔於塗，冀收拾死灰餘燼，以舖墊猪欄，詎意灰不復燃，而廬已將燬，蓋其子在內戲弄洋火，致延及茅屋，勢且不可響邇也，迨徐歸，則火燄蓬勃，灼及柴扉，急用梯縋牆而入，搶救幼子，霎時烟燄突冒，父子均陷於火，不及逃出，少頃，火雖救熄，而老少二命，猪羊五十餘頭，均焦灼如炭矣，人莫不哀之，會有老饕客，過其廬，咤曰，此一味天然炙猪肉也，惜火候太過耳，旁觀者惡其幸災肆謔，叱止之，猶涎流吻角，嗟歎而去。

**施惠當厄**　○崇明仙景沙左右，因夏間雨潦淹浸，木棉禾稻，收成大形減色，以故該處居民，鶴鳴婦歎，倍覺可憐，會有好善士鄭姓，以洋鈇千翼，至米行購白米數百石，概由該行出給憑付，竹簽每日持簽，分赴各鄉，見有飢釜生塵，竈突無烟者，即給籌一支，或兩支，俾令持付該行取米一二斗，聊免斯飢之歎，并見有孤苦無依，或臥病牀褥者，則加給大錢四百文，一時民歌粒我，戶頌善人，眞不啻有黍谷春回之況云，或謂是舉也，係顧邑尊捐廉施賑，而託善士名以敷此惠澤，是則陰行其德，尤非蓋破黃紬者，所能幾及矣。

**誤殺弱弟**　○七寶之西蔡家灣地方，於本月初六日，有農家幼子兄弟兩人，携鋤赴隴，掘取諸葛菜，即俗名蘿蔔是也，伯年十齡，仲少二歲，其兄方舉鋤剷泥，俾令出土，其弟適俯拾而置之筐，不意偶不經心，鐵鋤正爾高擎，弱弟適俯匐其下，鋤齒陷入頸際甚深，其兄大駭，急拔而出之，則血管已斷，溢冒不住，旋斃，童子無知，駭急罔措，擲鋤而逸，鄰人見某姓幼子，滾臥血泊中，立報知其父，往視之，號咷大慟，索其長子不可得，刻已遍託親友，分投找尋，尚無下落，噫，幼子誤死，而長子又亡，殆所謂禍不單行者非耶。

**穴探虎子**　○閩漳龍溪縣天宅邨、有樵夫林姓、上月間清晨、携斧入山樵採、忽於山徑蹊間、聞有嗚嗚聲甚異、迹之、見叢莽中有虎雛四頭、盤踞在穴、雖呼嘯尚不甚厲、而頭角崢嶸、已具雄偉之致、樵者見母虎獵食未歸、遂攘臂全數生擒、聞風來觀者如蟻、僉稱君雖入虎穴而探虎子、設彼時君方擒虎、而其母適歸、恐食肉寢皮、七尺軀終不能逃生虎口也、樵答以丈夫作事、豈宜過涉畏葸、方予探穴得虎、非敢僥倖嘗試、蓋實欲爲一方除患、而置身命于度外耳、聞者壯其語、因疑樵殆非常人也、

**酒國狂魔**　○北直河間府獻縣、有某姓者、沉湎於酒、每飲輒醉、而酒德尤極狂暴、上月間有友人邀赴觴飲、玉山漸頹、猶復狂斟、如長鯨吸水、汩汩有聲、適其堂弟某至、勸以日已西沉、盍往歸乎、某叱之、呼酒不已、弟謂盍稍留明日飲也、某益怒、號狺咆哮、手持小刀、跳躍而前、弟急閃避奔逃、幸未遭刺、同席者甲乙二人、急起攔住、詎某遂用手中之刀、左右亂戳、甲已誤中要害、頃刻倒斃、乙傷雖可治、亦已臥床不起、次日報經王邑尊、前來按驗、即將某械繫回衙、其如何懲辦、刻尚未悉、蠭秀才之爲禍烈矣哉、

**畫師淪落**　○邗江小東門關帝廟內、向有某畫師、安硯其中、雖寄情水墨、終不敵頤志烟霞、以故求畫者殊落落、而囊橐愈覺蕭然、一日有開張廣貨舖之小主人、過廛閒譚、短榻橫陳、一燈相對、因相與備述衷曲、謂予有契友在津守候、約往山海關軍營効用、惜清風兩袖、坐困英雄、若得與予偕行、同抒壯志、功名可唾手取耳、小主人聞之、怦怦心動、願佽助行裝、並轡北上、擇日起程、紆道六合進發、適小主人途遇親串某、詫問何由至此、遽以實告、某大駭怪、且以赴津不應繞道六合爲疑、亟止之、囑與偕歸、而畫師頓失依傍、亦嗒喪返、回思半生揮毫咤叱、今且天涯淪落、窮安適歸、而鐘鳴飯後、又不獲再嗷伊滿、進退無策、遂於晚間自盡、該廣貨舖之門、吁、可哀已、

**邗江善舉**　○揚州向設有扶持局、收養老幼殘廢窮氓、後又分設女堂、以收婦女之不能行動者、兩局男女、歷養至三百餘名口、均由運憲及鹺務各官紳、撥捐經費、委董經辦、去歲又於局後造屋一所、收養嬰孩、雇用傭媪撫育、其自勝衣就傅、及成童學業各章程、均井井有條、如慈母之愛赤子、洵爲一城善舉之冠、總董苗叟名澍、年已八十矣、矍鑠强健、如五十許人、尤以爲行善之報云、

**私淑董狐**　○前七十八號本報登有奉賢某姓事係照該處友人函述刪節照錄其中原委本館初未目擊何敢詡爲定評昨經他友函稱邑中閱報者間有訾爲失實豈知本館定例凡據報到館其有事涉排毀汚衊他人者概從刪棄若揚人之善則本館亦樂於從事焉是以放筆直書絕不疑及爲眞爲假乃竟有以鄉閭之好惡兼疑報錄之狥私則本館磊落光明終不肯爲他人任過也

**爭墓糾訟**　○閩漳澄邑侯厝社有李姓家營屋數椽並無界址不清及與他姓轇轕突被東山某姓族人因索詐不遂詭稱李屋之下有伊祖坟墓竟率多人將李姓新建之屋登時拆毀并縱火焚之李姓即往縣署喊控邑尊親臨勘丈查得墓與李屋相距八十七弓一尺何得妄行抄毀顯係挾有夙嫌後經李姓上控道府衙門均發縣查辦邑尊秉公核斷重懲某姓而給李以耆德可風匾額特示優獎兼加撫慰聞纏訟已及兩年至今始結邑之紳士咸快某之受懲而以李爲大有榮施焉

**鼠竊逞兇**　○兄弟怡怡此家庭盛事也何物倫兒竟欲以田家之荆樹淪爲賊丕之豆其小人狡計抑何險毒奉賢報稱沈湖家橋有潘姓名書林者該處殷戶也前月二十七夜有穿窬之流攢壁踰垣而入徑達內室詎書林尙未穩臥聞有窸窣聲即披衣而起突與賊遇賊進退維谷竟拔刀劈面而來不及閃避旋受重創流血殷紅猶奮力扭住不釋賊復力斫之勢難支持竟被兔脫惟認識係該處屢犯竊賊陳阿童次辰即抬赴汎營請驗并指名拿獲送案略予結問直認不諱惟誣扳係潘姓之弟指使謀害辛其家伯仲夙稱和睦而闔邑尊并能窮其狡詐判予重責管押易曰臀困于株木荷校滅耳凶恐該賊當並呈其象矣

**捉賊毆父**　○晉省有某姓老翁家中兒媳各得四人平日先意承志菽水之供殊稱孝敬翁近方患痢漸形委頓一日傍晚偶欲出外遊賞諸子力阻之不聽至夜半其長媳聞窗外有人走聲以爲鼠輩無疑急蹴其夫起執木棍一昏黑中不辨誰何猛擊之應手而倒三子亦聞聲而出拳足交下其父已喘極聲嘶微呼曰我爾父也諸子以鼠賊敢討乃公便宜益叢毆之後其媳持燭來燭之果翁也乃相與頓足悔泣舁之上床數日而死諸子聖亦鹵莽也已

湛江遇救　○前月間公和輪船下水失事，內有鄂人業製扇者，由漢口搭輪東下，方船將沉溺，該客自問必葬魚腹，乃入水後，三起三落，氽近蘆灘，得漁人拯救，于本月初仍返漢皋矣，噫，汨羅江上，疑追屈子之蹤，蘆荻洲邊，竟繼伍員之步，謂非冥冥中有默佑者，而能出死入生，若是其易易乎，

災民死數　○連年晉豫燕秦，登遭奇荒，餓莩載道，枕藉死亡，幾不可以數計，茲有泰西醫士，綜核前數年災區因飢餓而死者總數，共有一百三十萬人，然猶官賑民捐，絡繹奔赴，救垂絕之災黎，出斯民於溝壑，而飢斃尚如此其衆，否則何堪設想乎，迄今災境孑遺，當痛定思痛而感　皇家之厚澤善士之婆心于無既矣，

香菇罕見　○香菇即香菌之類，俗名蘇菇，出西北各省，而外洋亦間有產者，向推爲蔬味中美品，法國西報言，近者巴黎京城，有極大香菇一枚，貯之博物院中，以供人觀看，計徑圍五尺有奇，重二十二觔，想蔬食自甘者，聞之當饞涎欲滴矣，戲誌之，

香港賽馬　○前報厦門西商賽馬，業已定期西歷正月下旬舉行，香港一島，爲泰西商人薈萃之區，於賽馬之役，興會極高，刻已預定於明年中歷正月廿五廿六廿七三日，并聞已有駁馬數匹，由滬裝輪船載港矣，

認繳洋藥厘金　○皖省洋藥一項，銷售甚廣，而厘捐殊未畟旺，皆由商棧偷漏私銷所致，刻經牙厘總局，及坐賈厘局，會銜出示，據各舖將按月售賣數目，認繳厘金，按旬總完，經各店公同會議條欵，稟請出示，禁止各錢舖零拆售私，并將各烟館洋藥通商招牌，概行收去，以免混淆，如有新開土店，須先稟局核定售銷數目，認繳厘金，方准開張云云，想經此次釐定章程後，走私銷販者，伎倆已窮，餉需有不源源日旺哉，

道署失竊　○漳州巡道陳仲鸞觀察，于前月間，因壽誕大開慶會，先于隔宿盛設綵幢，裝潢極稱富麗，是晚即有小竊入署，將紅呢帳幔，各色貴重之物，捲竊一空，旋赴某典肆質錢若干千，并將質票賣給裏人某，此人不知竊贓，持票赴該肆討取加贖，典中已奉道轅傳諭，使將此人解道，道憲飭發龍溪縣嚴刑

審訊著令交出原人卒無從尋獲眞可謂无妄之災也

兵民私鬬　○傳聞江北某鎭于上月杪有兵民互鬥一事述之亦頗足以駭聽聞事緣該處有一斑白老者沿街私賣鹽觔被巡鹽兵役查獲卽捺地毒打慘不忍言有駐足而觀者手提百靈鳥籠心雖不平而口未敢言乃籠中之鳥見其哀號呼痛亦驚鳴不已詎兵等卽遷怒于鳥謂如再鳴必致殺之此人答以鳥本無知何人也而與物爭兵大怒卽扭住其人叢毆此人亦畧具膂力尙可抵禦忽背後一兵揮刃砍其額致被削去頭顱一片衆民見之大譁不服卽帮同獲住兵役四名擬欲送營經鄉董力勸願醫平傷痕卽縱之去詎回營後妄訴于營官稱究遭毒打必應澈究旋復率領二十餘衆前來查問民間聞風遠匿兵役等卽放火鎗以示威致火星爆落茅蓬略有焚燬各戶歸來咸憤甚擬繕呈稟報上憲會有和事老人出爲調停願解囊代償修費以寢其事據友人函述如此其中情節或不免過涉張皇也姑存之

釘頭磷磷　○螺絲鐵釘西國爲用甚繁苟非藉機器之力則工費殊大刻聞有美洲人新創製釘機器一具每點鐘能成釘九千枚以一日十二點鐘計之可得十萬八千枚快捷洵無倫比矣

冬夜讀茜紅館主六十述懷八首卽步原韻以博　大雅　粲政　琴川懷虛生甫稿

老年將壽補蹉跎力挽狂瀾障白波入世漸因覩世熟離家更比出家多詩腸挾雪寒如鐵酒膽臨風不受魔贏得兒曹圍坐樂光陰彈指喚如何　笑問宮前與九齡一時手捧一盃斟那堪北郭蓮臺唱省得南陽梁甫唫席帽雖拋仍矚目劍囊久佩是知心書童那解愁人意淨報黃粱夢影沉　霜鐘靜吼夜流聲驚醒遊人馬亦驚百折波中雙足穩九回坂上一肩輕繁華縱許憎佳境小草何緣記姓名往事如麻回首數半爲磨墨硯心平　小試人間花甲春柳眉垂白不嫌顰豈甘執拗成安石聊作棲遲學賀循宦海空波爭把舵匠門壞木亦從繩頭顱如許參三昧萬事權衡豈在人　東塗西抹妙搓挪殘局輸贏一著差雞肋自然忘臭味豚蹄誰許祝籌車竿頭日出雲生嶺樓角風和筆吐花懷抱氷清兼玉潔蔣家留得舊三叉　區區皮裡著陽秋海屋爭傳百六籌世事不談司牧夢半生那解庾郎愁嗤爲彈鋏成狡兎領到傳經穩臥牛十幅珠璣來海內箋攤五鳳好修樓　名利無端着手來靈機活潑動葭灰蓬山好識生人果大厦終需出世

材石不驚天常壁立花爲留我冒寒開丹成爐熱心通後一道霞光駐滿杯　氷腸鐵面不知寒塵世勞勞我獨安泉縱出山撓不濁梅因多子結成酸當年翹首魚書達何日談心蠟淚乾披到虹南眞一幟拚將熱血也傳刊

贈葉君翠岩　○歇浦迢迢隔憑欄悵夕暉鳩慚心計拙雁到手書稀盡荻孤燈夢　君自幼失怙而四子五經書均出自太夫人口授　生花健筆輝　今夏蒙贈摺扇書法妙絕　談經還問字此願幾相違　寄閔紹齋硯兄○徹夜思君切秋聲聒耳聞聯床曾話雨判袂等浮雲抑塞鵠鴻志　君久困場屋益自潛修　追隨鸞鶴羣盥薇吟傑作　筍卿詩課輟居首列　不啻挹清芬　回家即詠○親顏遠別已經年理到行裝典浩然笑我清貧無長物祇携書史載歸船　泗上瓶廬主人舊草

冬夜偶成　○蕭齋寂寂漏丁丁一粟殘燈昏不明窻眼月移方罫影樹頭風捲怒濤聲客當獨夜愁難遣人到中年感易生幾度悲歌歌未已長空哀雁助予鳴　桂香館侍者草

題墨稼莊吟卷後　○男兒三十未封侯俯首雕蟲且借籌寸鐵不持殺羣小放懷長嘯響千秋筆如駿馬空依傍氣是蛟龍弗可收遮莫夜深開卷讀恐驚古鬼泣無休　到家○風過松林竹有聲蓬門臨水蓼花橫歸來先索新秋味蓋粟作茶莼作羹　稻香村絕句○不須樺燭照銀釭自有團欒月到窻螢火一叢風裏樸迴環水面各成雙　蟬曳殘聲客過齋滿場荷葉響行鞋出頭竹笋秋非晚追上高松並綠釵　南沙顧蓉汀稿

燈謎　○朋友之交也　打古人名一　客來新雨後　打葩經一句　燒去岑樓方寸木夕陽新月恰爭輝　打四書一句　宰夫無事坐廚房　打官銜名一　頌南純甫氏擬

續錄四川考略　○粵稽蜀中人物在成都則漢有司馬相如暨楊雄相如字長卿好讀書學劍擊事景帝爲武騎常侍以病免客游梁著子虛上林賦武帝讀而賞之尤爲時流傳誦召見拜中郎將卒以病免爲人多風致善著書雄字子雲博覽羣書好沉思恒終夜不寢蓋其爲學從刻摯來也家貧嗜酒好事者時時載酒以供武帝時著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以獻拜執戟郎校書天祿閣後著法言及太玄經將成

蜀有富人齎錢十萬，願載一姓名，雄不納，其性之嚴正有如此。唐有李白，字太白，幼名長庚，性倜儻，善詩賦，尤工詠古之作，玄宗以賀知章薦，召入命賦清平調，時白已醉，援筆立成，上嘆曰，仙才也，坐以七寶床，手調羹賜食，白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深恥之，摘其詩中語激貴妃怒，遂乞還山，遨游四方，卒於采石，少時嘗謁政府，手板題云，海上釣鰲客，時執政者問以何物爲鉤線，曰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問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悚然，其狂藐之概，世莫與京，范鎮宋封蜀郡公，官少司徒，以直言忤王安石，致仕表謝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受其害而我享其名，是誠何心，人由是益重之，著有文集百卷行世，鄧至亦宋人，博學多才，從學者甚衆，每出入市邑，人皆拱立，著龜鑑五十卷，二江集三卷，又有虞允文，七歲能屬文，十歲賦詩多驚人句，出將入相，垂二十年，始終一節，封雍國公，謚忠肅，在潼川，唐有陳子昂，字伯玉，李唐文章至子昂始變雅正，王適稱爲海內儒宗，所著論世以爲法，宋有蘇舜欽，少負才豪，放不羈，每夕讀書，輒飲一斗，以漢書爲下酒物，寓杜祁公家，讀至張良擊秦王撫掌曰，惜乎不中，引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善草書，在眉州，晉有李密，宋有三蘇，密字令伯，徵太子洗馬，詔書屢下，密以祖母劉年高衰病，力乞終養，武帝覽表曰，密不虛名，賜二婢，給其祖母服役，蘇洵字允明，年二十七，始發憤力學，同二子軾轍，以文章擅天下，宰相韓琦奏於朝，除校書郎，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二卷行世，初王安石名始盛，洵以其不近人情，作辨姦論，痛快言之，及安石用事，人多服其先見，長子軾字子瞻，又號東坡居士，以黃州築室之地自名，累官學士，兵部尚書，卒謚文忠，器識閎偉，議論卓犖，爲文豪爽，雄視百世，所著有易書傳論語說，東坡集，奏議，內外制，數百卷，蘇轍字子由，爲人沉靜，爲文澹泊，與兄軾齊名，累官學士，晚客許州，自號潁濱遺老，卒謚文定，所著有詩傳春秋傳，古史欒城集，在嘉定澧州，有董允，仕蜀漢爲侍中，諸葛亮稱爲忠亮死節之臣，後主愛宦者黃皓，皓畏允不敢爲非，至論本省物產，米鹽雜粟，隨處多有，金銀銅鐵，礦產尤夥，酒以郫縣郫筒爲最，牡丹以彭縣栽者爲第一，故彭縣有小洛陽之稱，又有鉛錫，麻茶絲綢，大黃，琥珀等，雖非奇品，亦有用之材也，

# 聖母小日課

〔意〕利類思譯

# 提要

《聖母小日課》，意大利利類思譯。清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V 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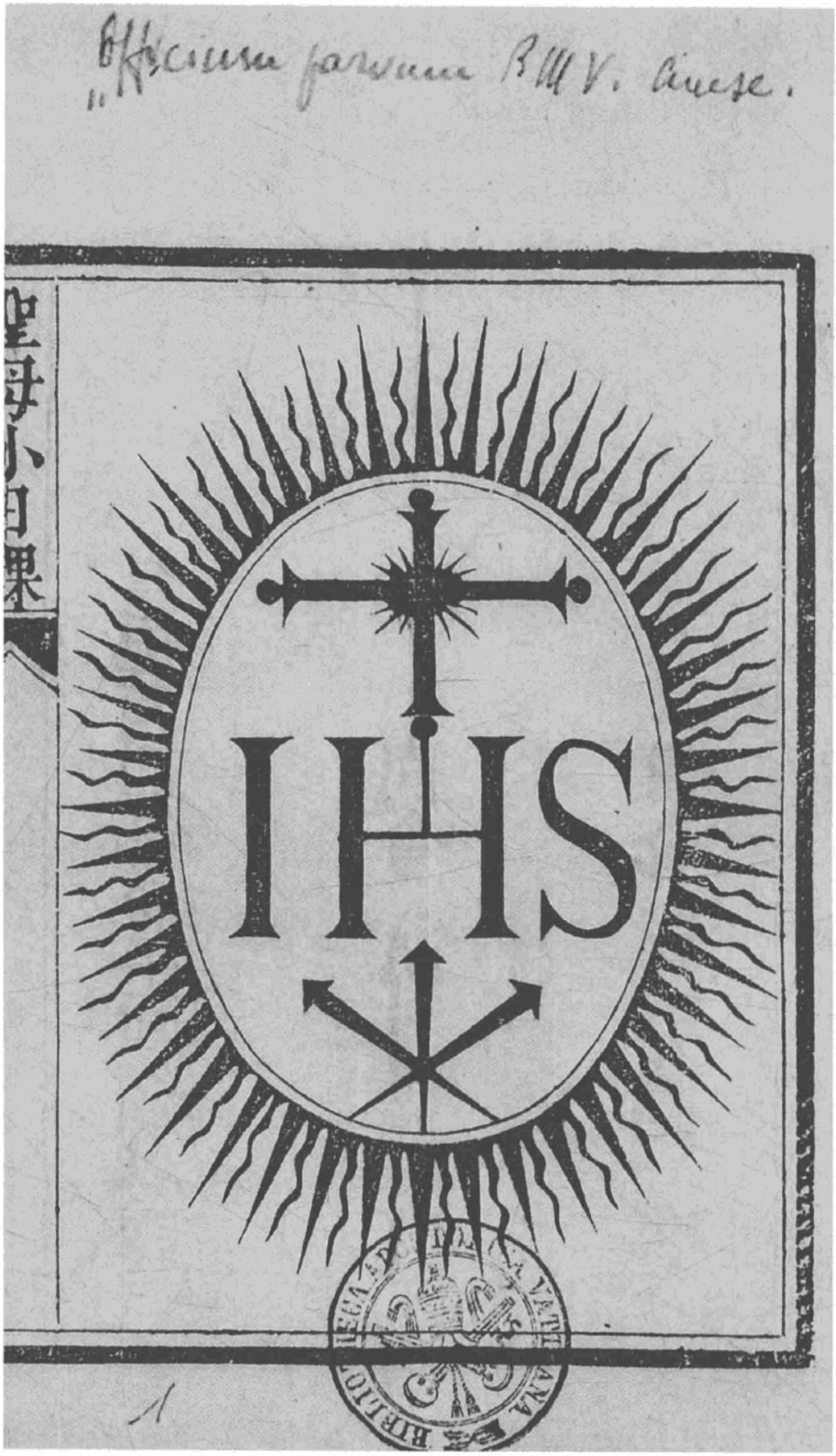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書中主要記述每日需念誦的歌頌聖母的經典，按照天主教日課的結构分為《申正經》、《晚經》、《夜課經》、《讚美經》、《晨經》、《辰時經》、《午時經》、《申初經》八部分。除平日所念者列出全文之外，對於一些特殊節日期間所念者，則分『自耶穌聖誕前第一主日至聖誕前一日』、『自耶穌聖誕後至獻於主堂』及『復活時』三個部分，注出其不同之處。如聖誕後至獻於主堂前所念之『聖誕後日課』，利氏即注明其區別在於『但改《讚美經》與每時經、諸對經』，並於其後列出需改的《讚美經》等內容。在卷前《聖母小日課小引》中，利氏指明，念誦這些經典的最佳方法是分七次誦，即除《夜課經》、《讚美經》同誦之外，其餘均分別念誦。若有不便，可合併為三次，即《申正經》、《晚經》同時誦，《夜課經》、《讚美經》同時誦，《晨經》以下四經同時誦。若仍不便，可再減為兩次，除《申正經》需於前一日單獨念誦之外，其餘一併誦之亦可。作為較早譯介至中國的宣傳聖母信仰的著作，本書一方面在當時被很多信徒所遵行持誦，從而達到了利氏希望的『欽崇聖母』的目的；另一方面，其較為規範的日課結構及念誦方式，也對天主教祈禱儀規在中國的普及作出了貢獻。

此外，利氏在《聖母小日課小引》中還談到，《聖母小日課》是『由古經天主默啓先知者預言聖母彝德，並由新經聖教會稱頌聖母偉功及蒙天主殊恩』，可見其中包含一部分《聖經》的片段，在《聖經》中譯史上也有一定價值。

本書開本 17.3 釐米 ×11 釐米，版框高 13.3 釐米，寬 9.7 釐米。半頁七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卷前有清康熙十五年利類思《聖母小日課經小引》，並有訂正、准印人題名『同會魯日滿訂，值會陸安德准』。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有一本，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47.20，與此本大致為同一版本。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記載，本書最早的版本為 1676 年北京刻本，未知是否即是此本。此外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四本，其中包括一種清同治八年（1869）徐家匯據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北京刻本重刻之本。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二本，其中一本行款為八行十六字，書根題『注解小日課』，每頁後附注記，並有朱批，較值得注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謝輝）

# 聖母小日課

Race. Genre.
Orient
V. 442


聖母小日課
IHS

聖女人書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

同會　魯日滿　訂

值會　陸安德　准

# 聖母小日課經小引

聖母小日課經。由古經　天主默啟。先知者。預言　聖母彝德。並由新經聖教會。稱頌　聖母偉功。及蒙　天主殊恩。每一日分七時誦。曰申正經。曰晚經。曰夜課經。讚美經。曰晨經。曰辰時經。曰午時經。曰申初經。若每時不便誦。須分二時

誦。申正經晚經同一時誦。夜課經讚美經同一時誦。晨經辰時經午時經申初經同一時誦。如又不便。除申正經。係前一日誦之外。一總誦亦可。但欽崇聖母。莫先樂　聖母心。如誦此日課經二云。

康熙拾伍年丙辰耶穌會士利類思識

# 聖母小日課

## 申正經係前一日念

默念聖母經凡起念每七端做此

啟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速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若瑪始

利多三多若今茲若永遠及無窮世。亞孟。亞勒路亞自封齋前第三主日至復活前一日不念亞勒路亞。

乃念基利斯督榮福之王讚美歸爾。王

申舒宴坐。王語吾王曰。爾坐予右。俟

予伏爾仇於爾足下。王自西婉將發爾

德能之鋌。爾將王爾仇之中。爾德能之

日。原始偕爾。諸聖之光中。啟明之先。予已

胚胎生爾。王矢而不悔。爾將永享撒責

耳鐸德爵位。從默其塞德例。王於爾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厥怒之日。已勦衆帥將審判衆民。補諸殘缺。而於普地摧諸渠魁。途中將飲洶流之水。乃得昂首。飲頌榮福於罷德肋。無窮世。至亞孟。

經 判 王申舒宴坐于納爾多。已吐馨

經 厥左手。

聖 咏 幼童讚美王。讚美王名。

王名宜稱揚。若今至於永世。自日出至日入處。王名宜稱揚。王萬衆之上。巍哉。

聖母小日課 二

厥榮諸天之上哉。有如吾主天主乎。居上而睠顧在天在地下之微者。自下地復拯空乏者而自汚處。彼起困抑者。置之與公侯偕。厥民之公侯。胎荒者使居室內而爲樂多子之母。欽頌榮福於罷德助世亞孟。至無窮懷抱乎。

對經 厥左手予首下。而右手

**對經** 日路撒稜女子。

**聖咏** 昔向予曰。吾輩將詣主宮予且欣然。足立日路撒稜廊下。日路撒稜如都城築其閈閭比聯。民諸支已登彼。即主之民支也。義撒厄爾徵爲稱頌主。葢判斷諸臺在彼。座於達未德家。凡諸平和。宜錫日路撒稜。愛爾者宜豐盛。望平和以爾德爾豐盛於爾城

聖女小傳

樓。因予兄弟。並予曬者。昔求平和於爾。爲我等主天主之官。予已覓美好與爾。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經對 日路

撒稜女子。予雖黝。然甚都。王愛予。進予於宮禁。

經對 冬已逝。

聖咏 王非築室。築室者徒勞矣。主非守城。守城者徒守矣。爾等天未

嚮晨起徒然。食苦力之糧。且坐而後命之起。錫攸愛者安寢。多子即是主嗣業。以腹實報答之也。如箭在勇者之手。是贖出之子然。以彼滿其願。其人福哉。在城門語厥侃。將不負屈。欽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對經** 冬已逝。雨已收。且息。吾女友起而來。

經 天主聖母。 咏 聖 日路撒稜請讚美主。西婉讚美爾天主。 葢巳固諸門之鎖鑰。爲降福於衆子。居於爾中。 置和平於爾諸界。以麥膏飽之。 其發令於地。厥令速馳。

賜雪如軟絨。散霧如灰然。 降氷塊如裂餅。誰當其寒。 將發厥令而融之。吹氣而水則流。 其啟示於雅歌伯。示義及判

於義撒厄爾。從無加此於別民。而嚴厥旨無然示伊等。欽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對經 天王聖母。爾莊淑嫺麗。而怡然備於衆樂。

節日

子自原始諸世之先受造。至永世弗息。而於天王臺前奉事者。

聖歌 亞物海星。天王聖母。卒世童貞。福哉天

門。由天神只。取亞物稱。基吾於平。改厄
禮名。解犯者禍。啟贖者明。去吾凶逆。祈
諸吉康。請示爲母。爲吾降來。屑爲爾子。
由爾接禱。卓哉童女。懿德越衆。使我脫
罪而爲貞良。賜終世淨。穩定道路。得觀
耶穌。永常歡樂。稱頌歸父。厥子榮光。偕
和聖神。三者一尊。亞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附經 諸美備於爾辰。應故天主降福無窮世。

對經 福哉母。

聖母歌 感頌吾主。吾神無任忻愉於救我者。緣其垂顧婢子之微。後人亦將於我平頌讚矣。夫全能者。大展厥德於我。錫以異恩。用彰聖名。仁慈無量。將沿世世於諸敬畏之者。以厥臂神力顯大能。麾彼驕盈。黜彼尊者於高位。而

陟舉夫謙遜者。饑虛以福實之。飫滿以傾棄之。且不忘大慈。賜以其子。以踐所許於吾祖亞巴郎及亞巴郎後世世之子孫者。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經福哉母。無損童身。寰宇母后。爲我等代求主。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主與爾偕焉。應

並於爾神。

祝文　懇祈主吾天主使僕董享神形永安。頼聖且榮卒世童貞瑪利亞之轉達幸脫於現在憂危。而享永遠歡樂。爲聖子云云。

向聖人　經　望天主諸聖。爲我等。及爲普衆。頻瀆祈求。

附經　義人應樂於主而躍然興。應而凡心直者取榮。

祝文

望祈天主俾爾諸聖爲我等及爲普衆。隨處扶救吾憶念聖人之功績知蒙其轉達護翼乞與我等身世之太平且於聖會。棄絕一切愆迷開引吾等及爾諸僕之路。動作思慮以得爾祐之吉祥而以永福酬諸我恩人並於已亡之諸信者息止安所。於無窮世爲聖子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

其偕爾偕斯彼利多二多爲一天主永活
永主。應亞孟。

晚經

默念亞物瑪如前

附經 望救世者吾天主。盼視我等。應而退息義怒於我身。 啟天主惟專於我等之扶祐。應主速格以救助我。 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亞勒路亞。

聖咏 義撒厄爾且曰。自少齡彼輩屢屢攻我。自少齡彼輩屢攻我然終不克。罪人營造於吾背。延長其惡。 黍義者天主。將左右砍罪人頸項。凡憎惡西娅。乞令被羞及退悔。 且爲屋上草。未握先萎。 穡者不盈把。而歛者不盈衽。 經遊道路者。不曰主福於此等。 因主名我等已祈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於爾輩。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聖咏

主予自幽谷。巳籲號爾。主俯聽我禱。

望主傾耳。專聽予禱之音。主若記憶人罪。主誰能堪之。蓋仁慈居於主。予爲爾夙令。恐受。倚厥諭。予靈恐受。予靈專望主。自晨更至夕。義撒爾宜望主。慈惻本在主而救贖之功遍滿矣。將救贖義

撒爾於諸逆。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聖旨 王予心莫起驕而目莫舉傲。又莫遊於尊顯者。及卓傑於我者。若予非自虛。而尚起傲。如絕乳於母。是吾靈命苦報也。義撒厄爾應望主若今茲及於終世。

聖歌 肇萬有主請憶昔者由童女胎。取吾身

形。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衛我於危。接吾死候。童貞之產。救世耶穌。榮福永歸。偕父聖神。亞孟。

節目

予爲愛德之本母。及敬畏及明智及聖望之本母。應謝天主。

經

天主聖母。爲我等祈。應使吾應蒙基利斯督允許。

判經 天主聖母。

西默歌完 請主如昔許兮。命僕安謝世兮。目覩救世者兮。其來如光。因照異教人兮。因榮福本國民兮。

判經 天主聖母。我等趨至爾護城。勿棄吾困中祈禱。恒救我等於諸逆境。殊榮哉。殊福哉。童貞者。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

焉。應並於爾神。

祝文 懇主殊福殊榮卒世童貞瑪利亞轉達。護祐我等。而引至於常生之域。爲聖子我等主耶穌云云。

## 夜課經 或念在前一日申正經晚經後或念在本日辰經前

默念亞物瑪利亞如前 敬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速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於罷德肋。

## 歌聖

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若今茲若永遠
及無窮世。亞孟。亞勒路亞。亞物
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
以上經俱
念二次
請向主舞蹈歌呼欣籲救世天主聖容前。
預備痛告和唱聖詠。亞物瑪利亞滿被
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主爲惟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大主王一切諸神。且不棄厥民。全地球皆握厥手。而俯視崔嵬於下。　主與爾偕焉。

奄有大海。即其所造者。且制創大地矣。

眞吾主請欽崇。俯伏天主臺前。涕泣造我者。我等天主。我等爲其民。及其屬牧之羊。

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　主與爾偕焉。　今日幸聽主言。勿慢爾心。如昔

日忤命。疑悔於曠野。彼處爾祖疑試。且目擊其事。主與爾偕焉。予適此輩四十載。予乃曰。彼卒世錯悞。不知吾諸道。予嗔怒。矢志伊等萬不得進予安旅。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

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若瑪。

三多若。今茲若永遠。及無窮世。亞孟。

主與爾偕焉　亞物瑪利亞滿被額旃濟
亞者。主與爾偕焉

聖歌

宰治三大天地環海俯伏讚美。閨童女
胎。日月萬象隨時奉事。蒙主聖寵貞腹
包藏。福哉母皇萬有智匠。掌握寰宇淨
扃微胎。天報福哉因聖神孕。萬衆賴祈
生於童女。救世耶穌。永福歸爾。偕父聖

神無窮永世。亞孟。

左三聖咏念瞻、禮二及瞻禮五

經對 女中爾爲讚美。聖咏 王我等主。聖名普世赫哉。 厥巍隆高舉諸天之上。 由嬰孩而以乳者之口。成讚美爲爾之仇。使克敗讎敵。及報仇者。 葢予將覩諸天。於掌運之神工。及布列太陰與諸星。 伊人等

因何。蒙主睠懷乎。及於人子猶盼視之。
俾伊人等。亞於天神。以福榮冠伊。而置之
掌運神工之上。萬有者。置厥足下。羊牛
遍野走獸。飛禽及海族遊潛。主我等主。
聖名普世赫哉。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
窮世。
亞孟。

經

女中爾爲讚美。爾胎實亞爲讚
美。

經 如美蕕臘。

聖咏 諸天頌揚天主榮。堅定天傳示厥掌之工。日遞傳於日。而夜遞於夜。指其智。無語無詞。不聞其音。其聲已傳遍地。而其訓言達於坤輿之四隅。主置其幕庭於太陽。而茲麗如新出於閨。迅如巨人馳騁。出自至上天。而會於其至峻。無有避其熱。主道無染。化變靈

性。主証忠實。使幼童智。主判真實。悅樂諸心。主令光明照牖衆目。畏主之德聖德也。永世恒存。主判真實而自義。當愛慕踰於金寶。而其於寄。益爾僕守之守之其報甚厚。誰自悞過徑。望滌於予隱暗。而以他人之故赦免爾僕。若罪不爲我主。予將無活。而滌潔其大僞。予言將

合吉而心默存時在王臺前。王子扶祐，及子救贖。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對經 天王聖母。如美蓉臘。郁然其芬。

對經 童女康居。聖家 輿地全寰。圜球衆旅。統屬王造。王真基諸海之上。而錯繡俯臨其江河。誰登王山。且誰居厥聖所乎。

行無辜而心淨者不忽棄其靈。並已矢不

欺近類。斯將蒙福於王及衰於救之者天王。求謁王。求謁雅歌伯天主者之聖容。即是伊董。鉅公擎爾諸門。且諸永門啟。而榮福之王將進。斯榮福之王爲誰。强而能之王。當陣之雄王。鉅公擎爾諸門。且諸永門啟。而榮福之王將進。斯榮福之王爲誰。德能之王。即是榮福

之王。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對經 童女康居請每唱飴咏。

附經 請美備於爾唇應故天王降福永世。

默念 在天云云

後念經書等見下文

凡念經書九次不念諸美備於云云乃念

附經 因爾令儀令容。應祈盼視降福行且王。

左三聖咏念聽禮二三聽禮十八

經 因爾令儀

聖詠 予心嘵嘉言以予攸製

語王。予舌如揮毫。生民以來。惟爾純

美諸美備於爾唇。故天主降福永世。大

能者請繫爾乃。因爾令儀令容祈盼視。

降福行且王。因真實及善良及義者。爾

右手引爾於奇異。爾箭鋒利。入於王仇

之心。萬民手下僵仆。天主寶座無窮世。

厥國柄權直且直。爾巴嗜義而嫉惡故天主爾天主在儔侶中以福樂聖油擦爾。

彌撒及烏答及加細亞由其袍服益由象牙宮殿諸王多女悅慕欽崇爾。母后五彩金衣侍於右。吾女宜視宜聽且傾其耳而忘乃民與乃父之家。王即愛厥儀容厥是爾王天主伊等將拜伏之。底

樂多女子獻義萬民諸富者欲欽崇主女子之榮華在於內金縈其衣周圍五彩隨行衆童女將引進之其次者亦引進之將引至王踴躍引至王臺前代厥祖已生多子當建立彼衆爲遍地鉅王憶爾名無窮世多衆讚美於無窮世欽頌榮福於罷德肋世亞孟至無窮

對經 因爾令儀

聖母小日課

今容祈盼視降福行且王。

對經 天主以和顏。聖咏 天主吾干城。卽吾之德能爲諸窘逆之扶祐。故大地變紊。而諸岳徙於海中。我等可無懼。諸岳鳴矣。而衆水震矣因厥勇衆山搖動。江河湧流。樂悅天主之城。至高者。已祝聖於厥宇。

天主居彼中。伊卽伏。嚮晨微明時。天主

將扶祐伊。與教者不寧。而諸國俯首。
發厥聲。地即動。德能之主。與我等偕雅
歌伯天主。接懷吾等。請就而觀主工行
異事於坤輿。平戰爭。至地末境。將折弓
矢。銷器械。焚毀諸牌。爾衆靜息而觀之。
予即是天主。予將於異教者之中舉揚。遍
地亦見舉揚。德能之主。與我等偕雅歌

伯天王。即是吾歸。欽頌榮福於寵德朕。及無窮世。亞孟。

經對　天王以和顏寵持天王居中。庶不搖動。

經對　天王聖母。

聖咏　厥基建於衆聖山。王愛西婉諸門。雅歌伯諸帳宇之上。天王城哉。向之言諸事榮光哉。予將憐憶拉邦。及巴被鑾使知我者。外方多衆。勞祿與厄

地阿比亞人皆至。豈不聞人向西婉言。人乎人乎。將生於彼乎。高高者創基彼。主將錄於冊。凡衆民及司衆民諸吏居於彼者。寓爾處若多衆歡樂處。欽須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經對 天主聖母寓於爾處。應故天主降福永世。

經附 諸美備於爾處。爾若多衆歡樂。

在天我等父者云云　念三段摘經如下
改念下　文。凡念九次摘經。
附經。　天主以和顏寵持應天主居中。
庶不搖動。

左三聖咏念瞻
禮四。瞻禮七。

經 童身瑪利亞。

咏 聖 請衆向主同奏新歌。
遍地請奏。向主奏而稱頌聖名。日每傳
示厥救世者。傳示異教者。厥榮於衆民。

厥異行。蓋主大哉。宜頌揚至矣。赫赫於諸僞尊之上。異教僞主皆邪魔。惟主即造諸天之上。主臺前拜颺。穆穆然。恪恭溥博。即爲欽崇聖堂。請萬民獻主榮福且尊敬。向其名獻尊敬。賚主獻祭物。而進主堂。欽崇主於聖庭。主臺前遍地宜震動。爾等向異教者曰。主王矣。

葢已化定天下。將永不變易其以義判萬民。上天應歡慶下地鼓舞海宇且感動與其所包涵者凡阡陌之中皆熙熙然彼時山林諸木主前翔舞葢已降臨降臨審判遍地判天下以義而判衆人以真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紹興圖書

童貞瑪利亞應歡樂爾獨一。已絕諸異說於

天下。

聖女。

聖歌

主主矣。大地欣躍。衆島嶼沓烟雲圍之。以義以斷。正厥寶位。火慶。

劉經

也先驅四面將焚毀厥仇。閃電炳爍。宇宙坤輿震動。主前山岳如蠟溶流。而大地亦溶流主前。上天傳示厥義。而蒼生已覩厥榮。凡奉敬土木。及取榮於邪像。

皆應有屬。 請諸神欽崇王西嫉巴欣然。
王因厥判斷孺達諸女子踴躍。 蓋王
寰宇無尚首出諸僞尊。 愛王者請嫉惡。
王存保厥聖衆命將救伊等於罪人手。
發光於義人而悅樂於正直者。 衆義者
應樂於王而常憶聖恩頌揚之。 欽頌榮
福於罷德肋世亞孟。 聖女。 予望納受

予讚美賜予攻爾仇之能。

經 童女。 聖 詠 請爾等向王奏新歌蓋厥行奇異。厥右手與膊救伊。王已顯救世者。異教之前顯明厥義。記念厥慈及其真爲依撒厄爾家。遍地末境已覩救世我等天王。請遍地向王歡慶且歌且詠且扑舞。向王彈詠二十四絃琴彈詠七

絃琴用金號與角號吹。主前熙熙。寰海與其所包涵之物。寰宇與其所居者。亦欣動。江河擺手。並山岳主臺前踴躍。盍降臨審判遍地。將以義判天下。以均平萬民。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對經 童女爾產後無損。天主母。爲我等代求。

諸美備於爾辰。應故天主降福無窮世。

凡念經書九次敗念下附經天主簡而預錄之。應令居於厥宮。念在天我等云云。又不我許陷於誘感。應乃救我於凶惡。

附經賴聖母瑪利亞及諸聖祈禱功績。主引導我等於天國。應亞孟。

附經請降福降福望童貞瑪利亞降福我等。偕於善人。應亞孟。

摘經一段

予恒覓靜安而將居王基業。造萬有者命予造予者也寓於予室。又語予曰。汝居於雅歌伯而於義撒厄爾基業又於予天錄宜置根也。　王矜憐我等。應謝天主。應目聖且童貞也予以何等頌美舉揚爾。罔知。蓋諸天不克容者而爾以貞胎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爾爲讚美。爾胎實益爲讚美。

蓋諸天云云。

附 請降福。降福望童貞者之童貞爲我等轉達主前。

摘經 二

予定基於西嬪。並於祝聖之府安憩而寓日路撒稜。巳置根於顯民之嗣業。在吾天

聖女小日課 三五

主之本基于恒居於聖人之滿。主矜憐我等應謝天主。應福哉童貞瑪利亞。懷抱造萬有之主產育造爾者而永永童貞。

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產育造爾者而永永童貞。

請降福降福賴童貞母主慨然與我等平安。

## 摘經三

子巴舉矣。如則多樹於利巴訥山。如濟伯肋瑣於西婉。子巴舉矣。如巴爾瑪於佳得。如玫瑰於日利各。如美阿理瓦於廣原。如擺辣達儒於爾水之衢。如晉那摩磨。如巴爾撒摩。如蓉臘發其甘芳。主矜憐我等。應謝天主。

應榮哉福哉聖母童貞瑪利亞義德之太陽基利斯督我等天主由爾生。

懇祈

聖母代祈爲衆民轉達爲修士爲向善女輩。凡慶賀記憶聖母名者俾徵母扶祐益義德之太陽基利斯督我等天主由爾生

欽頌榮福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基利斯督我等天主。

## 讚美經

敬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遠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聖母瑪利亞升天。聖母主。主矣。衣美麗衣勇德而自繫。葢堅定宇宙。將不易動。厥寶座自彼時倫厥自無始有。主江河已舉聲。江河舉浪。由多水之衆





29

聖母小日課

聲。異哉海湧。王於諸高峻異哉。諸証最爲信眞厥官宜爲聖於無窮世。欽頌榮福。及無窮世亞孟。

瑪利亞升天天神欣樂。合一讚美主。

童貞瑪利亞。遍地宜踴躍而歡慶奉事主。請踴躍進前。宜知主眞天主。造我等。非我等自造。厥民且所牧之羊。

稱頌而進厥門。至於廊廡。奏聖咏而稱頌之。稱頌主名益主怡哉。厥慈永永。而厥真實無窮世。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

亞孟。

經 童貞瑪利亞升天榻。其上衆王之王坐於星宿。

聖 天主吾天主。予晨寤向

經 已聞爾聲。

聖 主臺前。予神渴慕聖羣躬望聖屢哉

於野地無人迹無水澤。予現主前。如於聖殿然。以覩厥德義與榮福。　葢主寵慈更超於諸生命之美。吾口將讚頌主。　於是生時讚頌主而因主名舉揚予手。　予靈如膏脂充滿以口躍然讚頌。　寢則記憶主晨寤而默想主。葢主寵祐及之。　予在翼下。當欣躍而靈寄邇隨主。主右手接

之。彼輩徒然謀害予。將入地心。付於刀劍之手。爲狐狸之一分。　王將享樂於天主。凡稱天主名。矢不悖者。應被褒許。蓋言不義者之口塞矣。不念欽頌榮福云云。

望天主矜憐我等。而降之福。　聖容照我。矜憐我等。　使我等居世。明爾聖道於衆異教之中。明爾救世者。　天主予望萬

民稱頌主。一切多衆稱頌主。異教者應忻喜舞躍蓋爾以均平判民而於世引至異教者。天主予望萬民稱頌主。一切多衆稱頌主地已結厥實。望天主吾天主。降福我等望天主降福於我等而遍地末境畏之。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已聞爾聲吾等速趨。多衆幼女子愛至

甚。

對經 吾女子。 三童歌 天主諸受造者。請讚美

主稱頌舉揚於無窮世。 天主神使。請讚

美主在上諸天。請讚美主。 天上諸水。俱

讚美主。諸天之德。俱讚美主。 太陽太陰。

俱讚美主星辰宿度。俱讚美主。 空中雨

露。俱讚美主。諸品天神。俱讚美主。 火也

暑也。俱讚美主。寒也。熱也。俱讚美主。露也。霜也。俱讚美主。凍也。冷也。俱讚美主。氷也。雪也。俱讚美主。晝也。夜也。俱讚美主。光也。暗也。俱讚美主。閃電繁雲。俱讚美主。廣輿全球。請讚美主。稱頌舉揚於無窮世。山岳丘陵。俱讚美主。坤載廣生。俱讚美主。流泉衆派。俱讚美主。環海江河。

俱讚美主。巨鰓細鱗俱讚美主空中羽
毛俱讚美主。畜牲禽獸俱讚美主黔首
蒼生俱讚美主。義撒國人俱讚美主稱
頌舉揚於無窮世。主之鐸德俱讚美主。
主之役輩俱讚美主。義人之靈神俱讚
美主諸聖及謙德者俱讚美主。亞納尼
亞啞雜理亞彌颯厄爾俱讚美主稱頌舉

揚於無窮世。請衆同讚父子聖神。稱頌
舉揚於無窮世。主於穩定天爲殊福及
當讚美及光榮世世舉揚。不念欽頌榮福
云云。

經對　吾女子受福於主蓋因爾共獲
生命之實。

經對　日路撒稜女子。

聖咏　請衆自諸天讚美
主。而自上讚美之。衆天神讚美主。厥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品德讚美王。日月讚美王。諸星耀光讚美王。諸天之天讚美王而天上諸水讚美王。名。葢王一言而萬有受成。王一命而萬有受造。建定列品永永無窮世施令而不越。請讚王於地蛟龍及諸淵。火雹雪風。凡聽厥命者。山岳與諸谷。結實諸木。與則獨鹿樹。禽獸與諸畜牲。迤

行與衆羽。世王與蒼生長帥及凡聽讞者。青年與衆童女耄年與幼稚者稱頌王名。蓋獨一王名巍巍。聲施上天下地。而王亦顯厥民之榮。凡諸聖亦當讚頌。且義撒厄爾之子。及近王之民。不念欽頌榮福云云。

聖

請衆向王奏新歌。稱揚於衆聖之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義撒厄爾應樂於造伊者之主而西姥衆女子欣愉於厥王。合奏讚美聖名於鼓及七絃琴奏聖詠。 蓋主愛厥民將舉善良者得永福。 衆聖將踴躍永福而宴然恬愉於化境。 喉則頌揚天主而手握鋒劍。以雪怨於異教者責訊多衆民。 鐵械諸帥足而梏顯傲者手。 以行預書之

審判。此即爲衆聖之榮。（不念欽頌榮福云云）

聖家 請頌主於主之諸聖人。於厥德之堅定。而讚頌之。請頌主於厥德能從其無量德而讚頌之。請頌主於吹號器。及二十四絃琴而爲讚頌者。請頌主於鼓及琴於多種絃。及風管而爲讚頌者。請讚頌主於悅耳諸音。請讚頌主於躍體諸音。

一切神靈。一切生覺血氣者。請讚頌主。

欽頌榮福於寵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經日路撒

稜女子。爾娟麗而端雅。又威嚴整飭如滋軍。

節目

西媧多女子觀者稱爲至福哉。諸母后咸讚美。應謝天主。

聖歌

女中榮哉。列星之上。生爾者嬰孔嬰者爾。厄襪失之爾以子復爾開天鑰矜人克進。大王之門。光榮之殿。因女贖命異國抃舞。榮歸耶穌。童女所生。偕爾聖父聖神永世亞孟。

經解

女中爾爲讚美。應爾胎實並爲讚美。

匝加利亞聖歌

福哉天王母。

聖歌

頌謝我王。義撒尼爾

天王。眷顧救贖厥民。起爾勇救我於達

未德厥僕之家。踐逆知者古聖口諭。

救脫於我仇。及凡憎害我者。施仁慈於

吾祖。而記憶厥詔。向亞巴郎吾祖。矢將

賜與我等。脫吾仇之手。使無懼。生平於

王臺前。以義德以聖德而奉事之。幼童

聖母小日課

爾將稱天主前知者。蓋主前將驅治厥道。
令厥民得知其救贖。赦免其罪。因吾
天主仁慈之心。從上而出。俯顧我衆。照
牖凡居暗處。及於死影。導引吾足。行平
和之道。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經

福哉天主母瑪利亞。卒世童貞。天主殿。
聖神聖櫝。爾惟一無前例。愛悅於耶穌基

利斯督我等主望爾代祈爲衆民轉達爲修士爲向善女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應並於爾神。

祝文 天主昔因天神之報使聖子於童女聖瑪利亞胎取肉體我今求主既信爲天主真母賴之轉達幸得主扶祐爲茲基利斯

督我等云。應亞孟。

向聖人對經　望天主諸聖爲我等及爲普衆頻瀆祈求。

附經　義人應樂於主。而躍然興。應而凡心直者取榮。

祝文　望祈天主。俾爾諸聖爲我等及爲普衆。隨處扶救。吾憶念聖人之功績。知蒙其轉達護翼。乞與我等身世之太平。且於聖會

棄絕一切慾迷。開引吾等及爾諸僕之路。
動作思慮以得爾祐之吉祥。而以永福酬
諸我恩人。並於已亡之諸信者。息止安所
於無窮世。爲聖子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
其偕爾。偕斯彼利多三多。爲一天主永活
永。主。應亞孟。

晨經

念亞物瑪利亞云云　敬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速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於寵德助主無窮世。亞孟。亞勒路亞。

聖歌

肇萬有主請憶昔者由童女胎。取吾身形。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衛我於仇。接吾死候。童貞之產。救世耶穌。榮福永歸。偕父聖神。亞孟。

經 瑪利亞升天。

聖咏 天主因爾名救我。而因義德判我。天主俯聽我禱以耳明納我言。外人多起攻予。而猛者圖予命。其不揣天主在即前。然天主即扶祐。而收予靈命。諸仇害者。望加於彼。因主誠實以散亡彼。主予甘願祭主。而讚頌主名。此爲美善矣。蓋主已救於諸逆境。而予

聖女小傳

冷視諸仇。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主已降福爾地救贖雅歌伯。赦免諸

民惡行。遮蔽其諸罪愆。平厥怒而霽其

愠顏。望救吾天主賜我回轉。而平厥怒。

豈將永遠怒我衆乎。豈世世延爾怒乎。

天主盼視將活我等。爾民將歡慰於爾。

望主示我等爾慈。而與我等爾救世者。

傾聽吾主語何事於予。葢將語平和於
庶民。及於諸聖與實心歸正。然救世
者將暱邇於敬畏之者。使光榮存於吾地。
仁慈也。眞實也。相遇。義也。和也。相親。
義也。將發於前。而足遂踐行之。欽頌榮
福於罷德肋。及無窮
世。亞孟。

聖咏

請諸異教者稱頌王。衆民稱頌王。葢

王慈堅定於我等。而純誠存於無窮世。

欽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經 瑪利亞

升天天神欣樂。合一讚美王。

節目 騰輝如響晨。娟娟如月。焯焯如日。威嚴整肅。如蒞軍者。斯女爲誰。應謝天王。

經 聖母肩受予讚美。賜予攻爾敵仇之能天王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

祝文 天主爾不嫌選居爾聖瑪利亞貞潔之堂。我等既蒙其護衛。懇祈爾使我等會聚。欣然共懷其德義爾偕寵德助。偕斯彼利多二三多。乃活乃王永世。

應亞孟。

辰時經

念亞物瑪利亞云云 啟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速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亞勒路亞。

聖咏 肇萬有主。請憶昔者。由童女胎。取吾身形。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衛我於仇。援吾死候。童貞之產。救世耶穌。榮福永歸。偕父聖神。亞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對經 童貞瑪利亞。

聖詠 予困苦中。它籲號主。而俯聽我。主救脫我於不義之唇。及於姦舌。可以何者與爾。可加於爾何者。如姦舌乎。勇士鋒鏑。並火炎燔鑠。嗚呼。予竄流寄寓久矣。與責達耳輩同寓。年久外遊。彼不願平和。而予與之和。凡與語彼。則無故攻我。

聖母小日課 四十一

窮世。
亞孟。

聖詠 舉目望諸山。予祐將由彼降。予之祐。自造天地之主也。望主不使爾足搖搖。又護守爾者將不假寐。護守義撒厄爾。將不假寐。況乃臥。主護爾。主守爾近爾右。晝太陽將不虐蒸。爾夜太陰亦然。主庇祐爾於諸凶惡。望主祐庇爾命。望

主祐庇爾出入若今茲及無窮世。 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聖母小日課 日三

昔向予曰吾輩將詣王宮予且忻然足立日路撒稜廊下。 日路撒稜如都城築其閭閻比聯。 民諸支巴登彼即王之民支也義撒厄爾徵爲稱頌王。 蓋判斷諸臺在彼座於達未德家。 凡諸平和宜

錫日路撒稜。愛爾者宜豐盛。望平和以
爾德爾豐盛於爾城樓。因予兄弟。益予
曜者。昔求平和於爾。爲我等主天主之
宮。予已覓美好與爾。欽頌榮福於罷德
肋。及無窮世亞孟。

對經 童貞瑪利亞升天榻。其上
衆王之王。坐於星宿座。

節 予定基於西娩。並於祝聖之府安憩。而

寓日路撒稜。應謝天主。

附經 諸美備於爾

曆故天主降福無窮世。天主矜憐我等。

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經 主與爾偕焉。

禮 天主因聖瑪利亞童

貞之育產恩賜人類永福。今祈恩主。既因

聖母幸得吾再生之原始。耶穌契利斯督。

使吾驗其轉達。於主臺前。爲茲聖子耶穌

基利斯督我等主。亞孟。

午時經

念亞物瑪利亞云云　敬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速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於寵德助。及窮世。亞孟。

亞勒路亞。

聖歌

肇萬有主。請憶昔者。由童女胎。取吾身形。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衛我於仇。接吾

死候。童貞之產救世耶穌。榮福永歸。偕父聖神。亞孟。

紫 已聞爾聲。居於天者。予已舉目而望。如僕望其主之指。如婢望其母主之指。吾目亦如是。俟主矜憐。主矜憐我等。已久飫諸辱。蓋吾心飫滿至矣。富者被其侮傲者納其慢。欽頌榮福

於罷德助。及無窮世亞孟。

聖咏

主非居我內。義撒厄爾則曰。主非居我內。人將起而圖害。庶幾生噬我。 兇狼狂怒庶幾與水淪胥。 然吾已渡洶流而涉難涉之水。 請頌主。莫投我於彼輩之齒牙。 如鳥脫於敢罟。 罟裂而吾得救。

我等護祐。惟倚天主名。造天地之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聖咏 怙恃王者。如西婉山然。居日路撒稜。永永不易動。 山巘巢周繞之。而王周圍厥民。若今茲。及無窮世。 蓋王不久留兇慝者之枝於義人。免義人舒手以犯罪。 望王施恩善人。及直心人。 岐趨於所應受者。王將置之與凡行惡者偕。義撒厄爾。則

和平。欽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經對 已聞爾聲吾等速趨。多衆幼女子愛至甚。

節目 予已置根於顯民之嗣業。在吾天主之本基予恒居於聖人之滿。應謝天主。

附經 女中爾爲讚美。應爾胎實並爲讚美。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

林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 祝文 祈望仁慈天主使爲吾劣弱之固城。吾憶天主聖母德義。賴其轉達。拯起於我違德。爲茲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亞孟。

申初經

念亞物瑪利亞云云 啟 天主惟專於我扶祐。應主

速格以救助我。欽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亞勤路亞。

聖歌

肇萬有主。請憶昔者。由童女胎取吾身形。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衛我於俄接吾死候。童貞之產。救世耶穌。榮福永歸偕父聖神。亞孟。

對經

日路撒稜女子。

聖咏

王使西婉由被擄

復回。吾衆乃慰。惟時口滿忻愉。舌滿忻愉。

王舉行仁慈於我等。我等歡然。望主回吾攄如南風灌河。溝泣稼。忻樂穡往播種乃哭。來踴躍。待厥來。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王非築室築室者徒勞矣。王非守城。

守城者徒守矣。爾等天未嚮晨起徒然食苦力之粮。且坐而後命之起。賜攸愛者安寢。多子即是主嗣業。以腹實報荅之也。如箭在勇者之手。是贖出之子然。以彼滿其願。其人福哉。在城門語厥仇。將不負屈。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無窮世亞孟。

聖咏

凡畏主遵行厥道。福哉其人。

蓋將亭

厥手之工。福今善後。爾儷如蕭蕭叢施
於宇。爾衆子如新栽阿里襪林。繞四座
畏天主。享福如是。望主自西婉降福
於爾。終爾身得覩日路撒稜諸美好。又
觀諸子之多子。并日路撒稜享和平。欽
頌榮福於罷德肋。至無窮世亞孟。

日路撒稜

女子。爾娟麗而端雅。又威嚴整飭如蒞軍。

附經 予如晉那摩如巴爾撒摩。如美蕯臘。
發其芬芳。應謝天主。
附經 爾產後永童貞。
應天主母爲我等祈求。 天主矜憐我等。
基利斯得矜憐我等。 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
文 望主赦爾衆僕罪逆。
既因吾功不克順肯懇爾聖子我等主之
母代求幸享永福爲茲聖子云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申正經晚經如前

敬聖母小日課經念自耶穌聖誕前第一主日至聖誕前一日。

申正經

申正經聖咏如前但改對經見讚美經于後。

節目

由葉芟根將發枝而由厥根花乃登。王神安息於茲。應謝天主。聖歌亞物海星云云附經連上照前。

聖母頌

瑪利亞。聖神將降臨。安息於爾。勿懼攸懷天主子。亞勒路亞。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

祝文

天主昔因天神之報。使聖子於童女聖瑪利亞胎。取肉體。我今求主既信爲天主真母頼之轉達。幸得主扶祐。爲茲基利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督我等主。亞孟。後念諸聖祝文

經 主將降諸聖與偕。丕顯厥光。

附經 主將見白雲山。應偕從者千萬聖人。

祝文 望祈天主下臨。澡潔吾心。使聖子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及諸聖。同臨時。整肅行殿。其偕爾永活永王。亞孟。

晚經 聖咏聖歌如前

節日　童女娩子。厥名瑪訥厄爾。食酥乳蜜。以得絕惡全善。

附經　主之天神報瑪利亞。應乃因聖神受孕。

聖母頌經　瑪利亞聖神將降臨。安息於爾。勿懼。攸懷天主子。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應並於爾神。

祝文前　天主昔因云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 夜課經

請經聖歌對經聖咏附經至摘經念如前但改第九聖咏對經童女爾產後云云。念改主之天神報瑪利亞乃因聖神受孕。末經賴聖母瑪利亞及諸聖祈禱功績。

王引至我等於天國。應亞孟。

附經 請降福。降福望童貞瑪利亞降福我等。

偕於善人。應亞孟。

摘經一

天主遣天神嘉俾爾。詣加理勒亞地。納匝肋得府。朝報童女。既適達味宗人名若瑟。童貞之名瑪利亞。神入室。朝曰。亞物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讚美。

主矜憐我等。應謝天主。　應天主遣天神嘉俾爾。至童貞瑪利亞。既適若瑟者。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知。童女驚異。瑪利亞勿驚。幸獲天主聖寵。
適將懷孕生子。厥稱至高者之子。

附經 天主將賜以達味厥父御座。永王雅歌
伯家。 適將懷孕生子。厥稱至高者之子。

附經 請降福。降福望童貞者之童貞。爲我
等代求主。應亞孟。

摘經二





54

渠聞驚異默思來由。天神復告曰。瑪利亞勿驚。獲天主聖寵。適將懷孕生子。立名時稱云耶穌。厥位大位。厥稱至高者之子。天主將賜以達味厥父御座。永王雅歌伯家天主矜憐我等。應謝天主。　應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王與爾偕焉。　聖神將降臨。安息於爾。更至上之能。將陰庇爾。

緣攸產子。誕時厥聖純備。其稱天主之子。

**聖經** 我既童身。爾言曷行。神荅曰。聖神將降臨安息爾上。

**聖經** 請降福。降福因童母望天主。賜我等無恙及太和。應亞孟。

## 瑪利亞應日我既童身。爾言曷行。神荅曰。

聖神將降臨安息爾上更至上之能將陰庇爾緣攸產子誕時厥聖純備其稱天主之子是也且爾親依撒伯爾雖年老胎荒今猶姙有六月天主無有莫能行之行曰主之婢女在茲希惟如汝之言致成於我

主矜憐我等應謝天主　應童貞瑪利亞接天神傳主之命孕且誕天主而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此眞爲女中讚美。

附經 孕而非損童女。產子而卒世童母。此眞爲女中讚美。欽頌榮福於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此眞爲女中讚美。

讚美及每時對經

天主遣天神嘉俾爾朝報童女。既適若瑟者。

聖詠 主。主矣云云。

對經 亞物瑪利亞滿

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讚美。亞勒路亞。

經對 瑪利亞勿驚幸獲天主聖寵適將懷孕生子。亞勒路亞。

經對 天主將賜以達味厥父御座。永王雅歌伯家。

經對 主之婢女在茲。希惟如汝之言致成於我。

節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由葉瑟根將發枝而由厥根花乃登。主神安息於茲。應謝天主。

聖歌

女中榮哉。列星之上。生爾者嬰。乳嬰者爾。厄穢失之。爾以子復。爾開天鎖。矜人克進。大王之門。光榮之殿。因女贖人。異國拜舞。榮歸耶穌。童女所生。偕爾聖父。聖神永世。亞孟。

附經

女中爾爲讚美。應爾

胎實並爲讚美。

經對 瑪利亞。聖神將降臨。頌謝我主云云。

安息爾上。勿驚適將懷孕。生天主子。亞勒路亞。

經對 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祝文 天主昔因天神之報。使聖子於童女聖瑪利亞胎。取肉體。我今

求主。既信爲天主真母。賴之轉達。幸得主扶祐。爲茲基利斯督我等主。亞孟。

**向聖人祈**

主將見白雲山。應偕從者千萬聖人。

**祝文**

望祈天主下臨。澡潔吾心。使聖子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及諸聖同臨時。整肅行殿。其偕爾永活永王。亞孟。

晨經辰時經等
聖歌聖咏如前

## 晨經

經 天主遣天神云云。

節 童女娩子。厥名瑪訥厄爾。食酥乳蜜。以

附經 聖童貞賜我讚美爾。應

得絕惡全善。

「與我攻敵伐之能。天主矜憐我等。基利

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 祝文 天主昔因天神之報云云。

辰時經

對經 亞物瑪利亞。

節 由葉瑟根將發枝。而由厥根花乃登。主神安息於茲。應 謝天主。

附經 諸美備於爾屠。應 故天主降福無窮世





59

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

附經　主與爾偕焉。

祝文　主

昔因天神之報云云。

午初經

瑪利亞勿驚。

節目　天主將賜以達味厥父御座。永王雅歌

伯家。厥國永無疆。謝天主。

附經　女中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讚美。應爾胎實並爲讚美。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經 王與爾偕焉。

文 天主昔因天神之報云云。

## 申初經

經 王之婢女在茲。

節 童女娩子。厥若瑪訥厄爾。食酥乳蜜。以

得絶惡全善。應謝天主。天神報

瑪利亞。應乃因聖神受孕。天主矜憐我

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天主矜憐我等。

經附 主與爾偕焉。

祝文 天主昔因天神之

報云云。

## 聖誕後日課

自耶穌聖誕後。至獻於主堂。念聖母小日

課經如前。如耶穌聖誕前第四主日。但改

讚美經。與每時經。諸對經。

讚美經并每時經

經 異哉天人交。人類之主。取締有靈之體。
屑畀童胎。生而爲人。隨賜我人類厥天主
性

呪 王巴王矣云云。

經 異哉不可名
之靈。育於童胎。經上旨符節。以救贖人
類。如雨降於羢。我等讚頌吾天主。

經 每

瑟彼見烈燄不焚路布思樹吾則識爲可頌之童貞天主母爲我等代求。

葉瑟經

根巴發星巴出由雅各伯童貞巴產救世者我等讚頌吾天主。

瑪利亞生吾救世者若翰指曰是即天主羊羔赦免世罪者。亞勒路亞。

加利亞歌對經

今顯異與之義創締兩性天主

爲人。仍存所本有。而取其所無不雜不分。

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得矜憐我等。

天主矜憐我等。主與爾偕焉。天

主因聖瑪利亞童貞之育產。恩賜人類永

福。今祈恩主。既因聖母幸得吾再生之原

始耶穌基利斯督。使吾驗其轉達於主臺

前。爲茲聖子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亞

孟。

向諸聖人對經餘日課經如前。即如
附經祝文如前　聖誕第四主日前。

聖母獻西默恩歌經

弘哉嗣業之與義。童胎成天
主殿。取肉體而無受汚。凡異教者將趨曰。
榮福歸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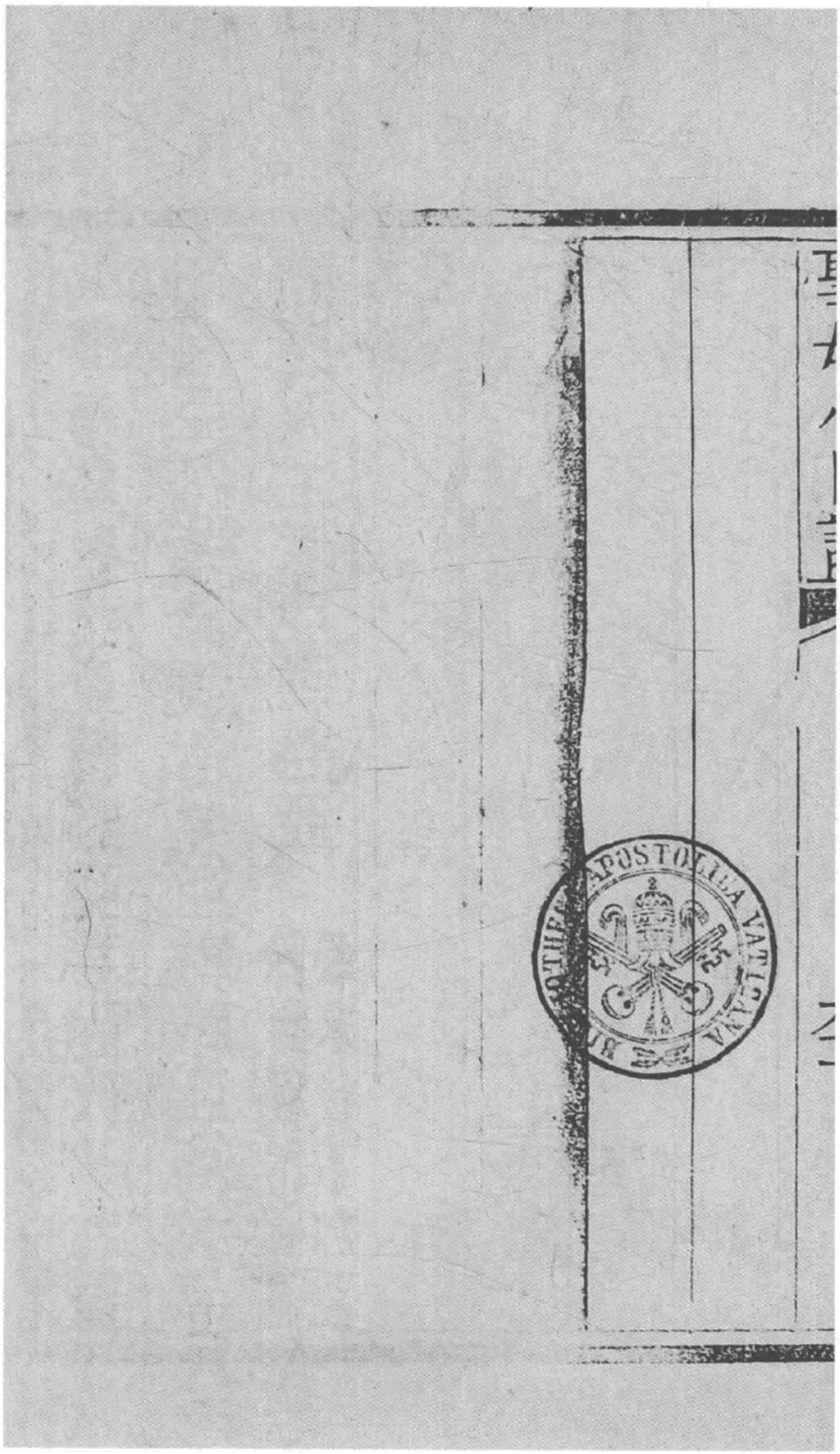
復活時。念聖母日課如前。如聖誕第四主
日前。但改匝加利亞聖母西默完聖歌對
經如
下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上母皇歡樂亞勒路亞蓋爾攸孕者亞勒路亞符預語復活矣亞勒路亞爲我等轉達天王者亞勒路亞。

餘對經附經應經末後不加亞勒路亞。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 聖教理證

任斯德範訂

#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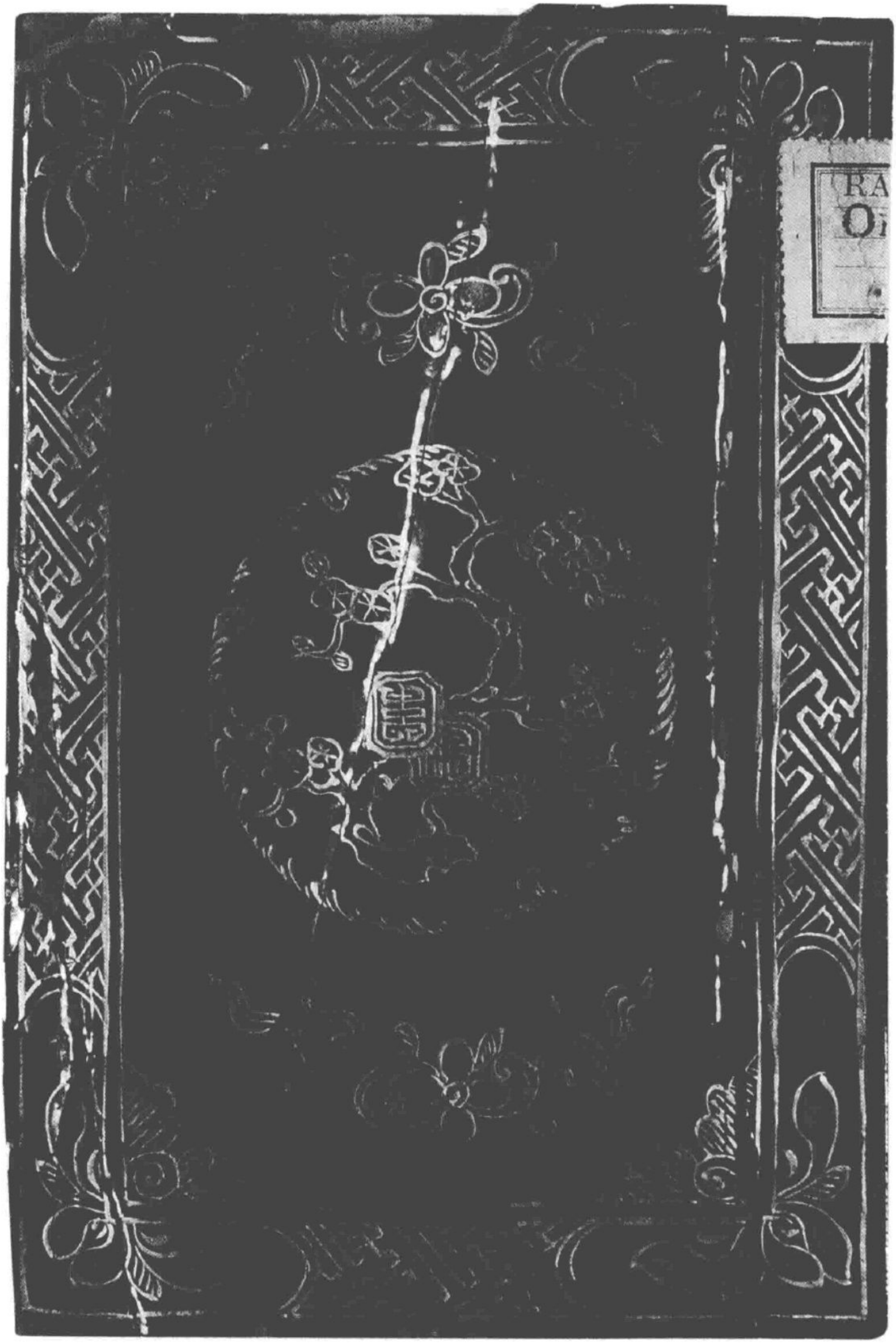
《聖教理證》，任斯德範訂。清咸豐九年（1859）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 V. 446。

本書為問答體辯教類著作。作者任斯德範，曾任鑒牧，生平不詳。書中分六十五條，解釋有關天主本身、天主造物、中國經典和習俗與天主教相違、天堂地獄、魔鬼、善惡之報、遵守戒律、齋戒、婚嫁以及信教之必要等方面的問題。如書前《聖教理證小引》所云，鑒於有教友不通教理而應對外教駁問時理屈詞窮，『吾今不避譾陋，博採諸書中最淺近之詞，輯成一編，名《聖教理證》，以為對答外教素常之問，以服其心、解其疑、免其毀謗，而或引其奉教也』。故本書涉及內容廣泛，且多切近民眾生活，誠可謂天主教問答百科全書。因面向中國民眾，除說明天主教自身教義外，本書多援引中國經典中相關文字記載，以為聖賢言論合於天主教，而中國傳統習俗多與之相違，不當遵循。其中，就『天主』、『上帝』二詞，書中舉《詩》、《書》、《論》、《孟》與程、朱注解，以為二者雖音不同，但義理無別，『天主』為天地主宰，『上帝』為天地之君，而『君者亦主』，因後人多混用『上帝』於佛道等異教，故捨『上帝』之稱而用『天主』。此與之前天主教著作相較，明確說明『君者亦主』，且多舉中國經典記載以證之。另外，書中明確說明『從儒教不足，必該從天主之教』、『不敬孔子』、

『不敬祖宗』，以為儒家所謂聖賢如孔子等皆奉侍上帝真主，而孔子、祖宗等皆因天主而生，儒教及敬孔子、敬祖宗，皆後人所妄設，故當信從天主；又中國傳統習俗，除貼神字、看風水、擇日、算命、相面、占卦等之外，還敬奉老君或老聃、玉皇、觀音、梓潼、真武、天妃或天后、城隍、蕭公、晏公、關羽、許真君、財神、社稷、閻王、張天師等各種神佛菩薩，書中詳考相關文字記載，說明其皆後人所立，不足信從。本書涉及的中國傳統較多，作者大量援引中國經典說明其多不符天主教教義，如明確說明不當敬孔子、敬祖宗等，但同時又明確肯定孔子等聖賢的言論文字，並且反用之以證中國聖賢實際遵從天主教要求，體現了明末清初至禮儀之爭以來天主教士更加注重利用中國本土文化傳教，對瞭解天主教來華傳教史的發展變化有很大價值。

本書開本 19 釐米 ×12.8 釐米，版框高 14.9 釐米，寬 10.4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本書為紅色花紋硬紙精裝本，書口、書首、書背處皆塗紅。內封正面題書名『聖教理證』。之後為《聖教理證目錄》四頁、《聖教理證小引》兩頁。《聖教理證小引》兩頁原倒置，今調整，其末題『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九載鑒牧任斯德範訂較梓』。《聖教理證》正文共六十五頁，版心頁碼從第二頁開始，首行題『聖教理證』，末頁頁碼為『六十六』，末行書『聖教理證終』。除此本外，該書還有咸豐二年（1852）刻本、胡類斯重訂本和黃伯祿重訂本，今常見者為黃伯祿重訂本。現上海圖書館藏有咸豐二年刻本一部。法國巴黎尚蒂宜耶穌會圖書館收藏胡類斯重訂本一部，書前有咸豐二年任斯德範

《聖教理證小引》及同治二年（1863）胡類斯《聖教理證小引》。其中任斯德範《聖教理證小引》文末書『救世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鑒牧任斯德範訂校梓』，胡類斯《聖教理證小引》明確說明此書原為鑒牧任斯德範所編撰，而此版又經過胡類斯自己刪削修訂，文末書『救世一千八百六十三年鑒牧胡類斯所重訂較梓』。黃伯祿重訂本則版本較多，《中國古籍總目》著錄清咸豐三年（1853）上海慈母堂刻本、咸豐八年（1858）刻本、光緒十年（1884）上海慈母堂鉛印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河間府勝世堂鉛印本、光緒三十年（1904）兗州府天主堂鉛印本、光緒三十二年（1906）方濟各會刻本、宣統二年（1910）河間勝世堂鉛印本等多本。（毛瑞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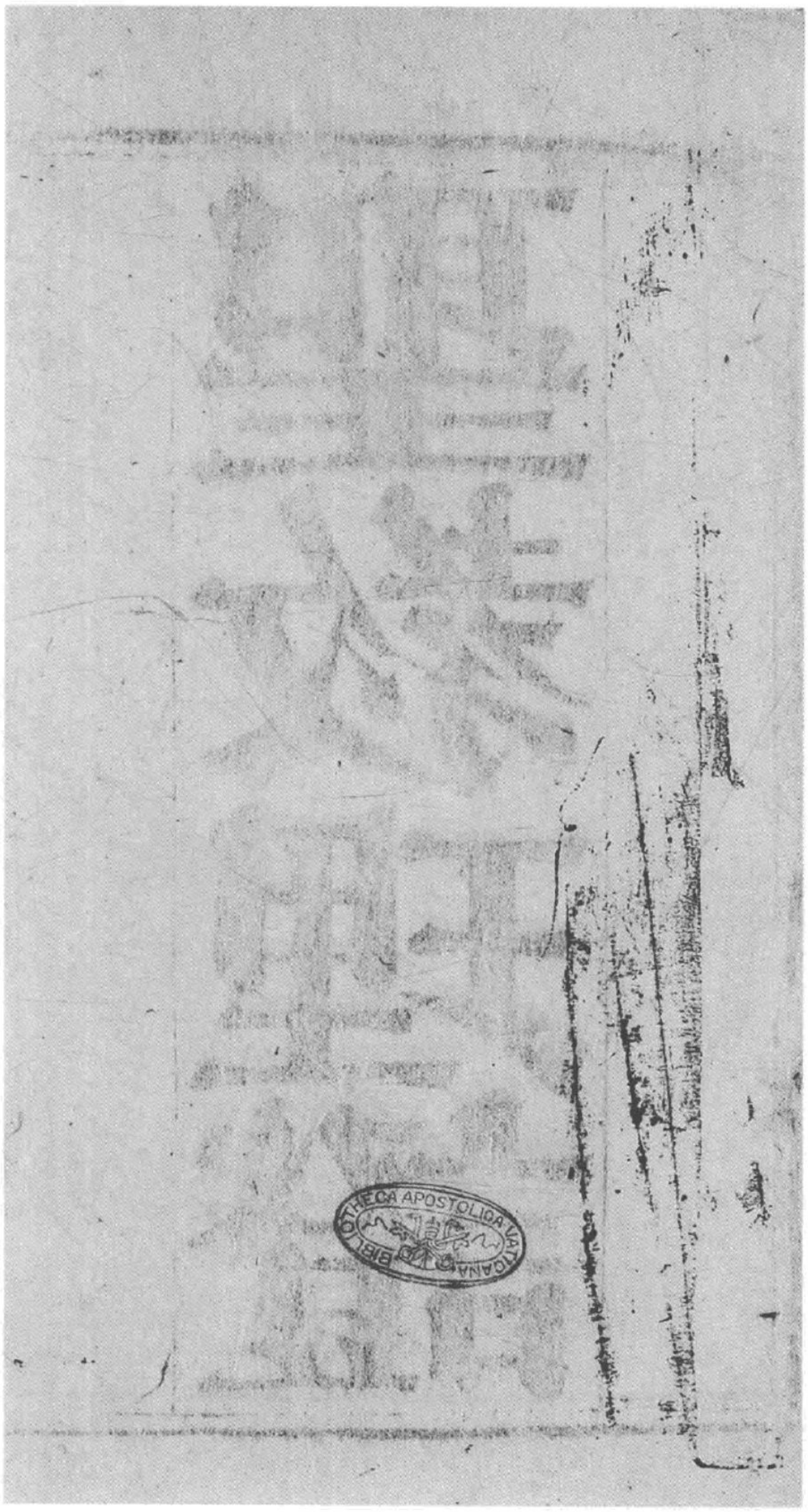


Rous. Jenes.
Orientale
V. 446

# Preuves de la Religion.

# 聖教理證

2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 聖教理證目錄


論天主二字之解　一
論天主全能全知全善　二
論天主爲何生人有惡　三
論爲何天主生猛獸害人　三
論一主難管天地萬物　四
論天主從誰而生　四
論何謂天主無終　五
論何人看見天主　六

論四書五經內未有天主之名　七
論爲何從儒教不足必該從天主之教　九
論爲何不敬孔子　九
論孔子言天不言主　十
論爲何不敬祖宗　十一
論燒錢紙之妄　十三
論不拜死屍　十五
論天堂地獄　十五
論魂有三等　十六
論神鬼三樣　十九

論爲何天主准魔鬼出世害人　十九
論魔鬼害人之故　二十
論爲何天主許魔陷人於永苦　二十
論天主之公義何在　二十一
論爲何天主不罰惡人爲報善人之仇　二十二
論爲何天主不均分財帛於人　二十二
論爲何稱天主教爲聖教　二十二
論奉教人守何誡　二十二
論守誡之人少　二十五

[illegible]教玉訓 目錄

論爲何帝王不遵聖教 三十七

論不可言外國之教不當從 三十

論異端 三十一

論貼神字或五字牌 三十二

論風水 三十三

論擇日 三十六

論算命 三十六

論相面 三十七

論占卦求籤測字 三十八

論神祇菩薩　三九
論帝王無封神之權　四〇
論佛　四一
論輪廻托生　四二
論老君或老聃　四三
論王皇　四四
論觀音　四四
論梓潼　四五
論真武　四五

論天妃或天后 四十八
論城隍 四十八
論蕭公 四十七
論晏公 四十八
論關羽 四十八
論許真君 四十九
論財神 五十
論社稷 五十一
論閻王 五十一

論張天師　五十二
論神仙　五十三
論長齋或密密教　五十四
論齋肉不齋蛋又不禁水族等物　五十五
論何故聖教不許娶妾　五十六
論爲何教內多女守貞不嫁　五十八
論爲何傳道之人離家不事父母　五十九
論傳教士不婚的好處　六十
論不可言奉教爲難　六十一

聖教要言

論外教人雖行善功難得天堂真福　李卓

論奉教不可遲緩　李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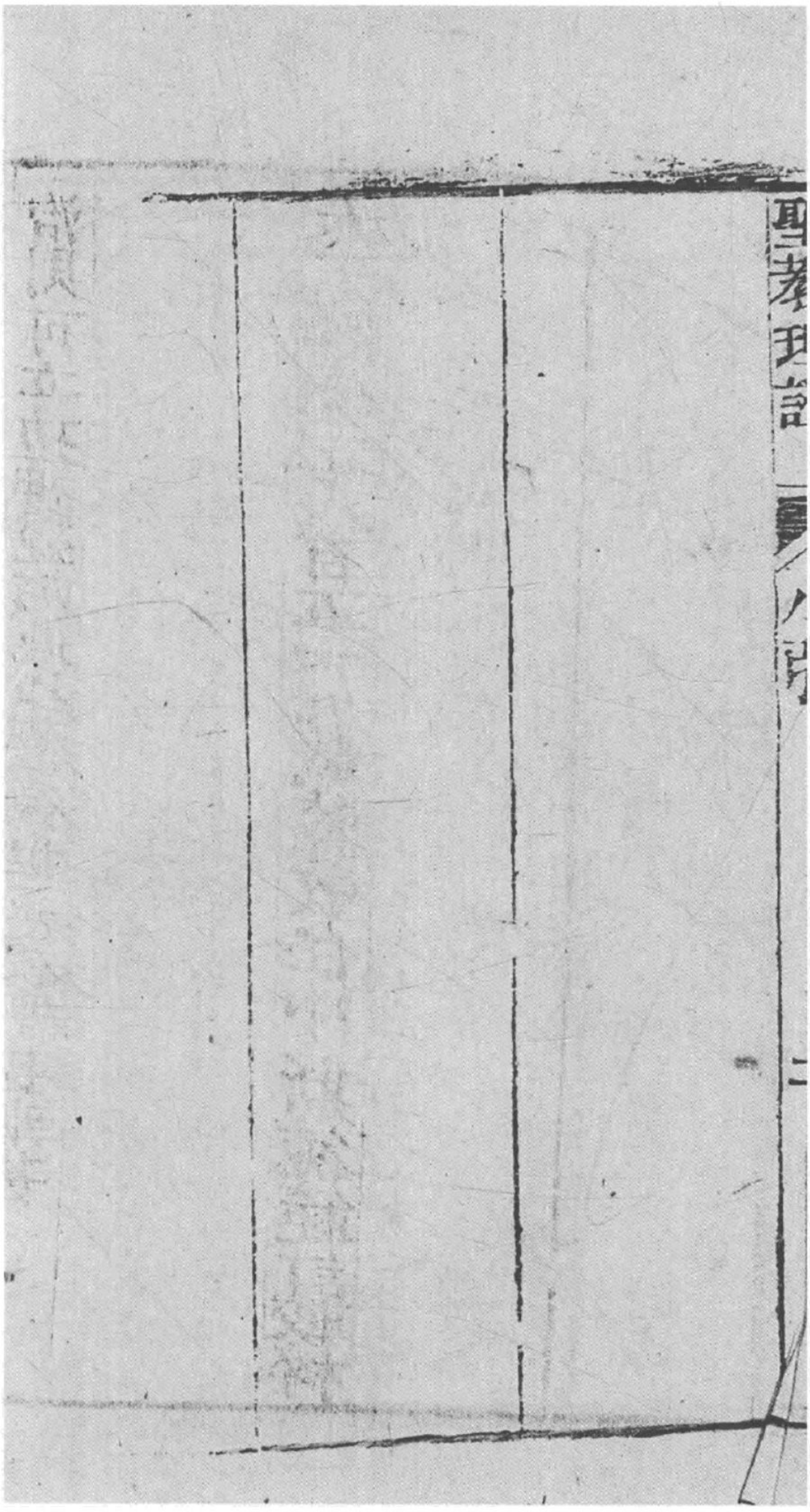
# 聖教理證小引

聖教之道。正大光明。有根有源。愈駁愈明。越究越深。令人篤信實行。然嘗見多有教友書理淺薄。不能回答外教之駁問。卒至辭窮理遁。致玷聖教之英名。惹外教人之恥笑實屬可悲。吾今不避謗陋博採諸書中最淺近之詞。輯成一編。名聖教理證。以爲對答外教素常之問。以服其心。解其疑。免其毀謗。而或引其奉教也。又當知辨駁之法。比如有客來駁聖教道理。先當曰。尊台既要辨駁。必以義理爲天秤。理是則是理非則非。不可蠻言。強詞奪理講理者君

予。行蠻者小人。吾等寧爲君子。不爲小人。又當待先問而後答。否。則不中其意。比如他特來問敬祖宗之禮。若你先闢風水之妄。則不合其意以致頃刻而去。不能聞聖教眞理。若彼不先開口。當向彼曰我等聖教之道本眞實無妄。然不辨則不明。不明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矣。今尊台既來。必定心懷有疑。不妨真言問駁。吾必將謹陳愚衷以解之。俗語云。眞光出土。去普世之暗。正道入耳。解心中之惑。光至。晴滅。能識正道能別好歹。能知取舍。能興百工。萬民賴比以得今世安生。疑解心定。則可誠意。則可修身。則可齊

治則可立功神靈賴此以獲後世永福幸甚幸甚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九載鑒牧任小斯德範訂較梓



# 聖教理證

## 論天主二字之解

客曰。你等奉教人恭敬天主。吾不知天主二字何解。特來請教。

曰。天主二字。非天。非地。非理。非道。非氣。非性。非人。非物。非鬼神。乃造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萬民之公父。萬國之共主。無始無終。全能。全知。全善。至尊無對也。天地萬物之有主。猶國之有君。家之有長。身之有首。子之有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國無君。則不能治。家無長。家不能齊。身無首。則

不能活。木無根。則不能長。水無源。則不能流。所以無天主則不能有天地萬物矣。明人君子。視其末。而知其本。察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一見天地萬物。則知有天地萬物之主宰。而不可疑也。

論天主全能全知全善

客曰。何以謂天主全能全知全善。

曰。一天主從無而造天地萬物。不用材料。不費勞心力。不費時刻。命有即有。命成即成。命生即生。命死即死。故謂之全能。二天主不獨能造天地萬物。且又識萬物之性形。而安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排之、使各得其所、而保存之。又天下萬民之善惡各人心中之隱念、無不洞燭而賞罰之故謂之全知。三、天主爲萬善之宗萬美之源、無絲毫之缺欠。天地萬物之美好皆由天主而來。故謂之全善、

## 論天主爲何生人有惡

客曰、天主既是全善。何以生人有惡。

曰、天主賦人靈性、原本皆善、如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但又賜人有自主之權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若人無自主之權焉能修德立功乎。必與禽獸無異也。故人作惡皆由自己之主張。豈天主生人爲惡乎。譬之父母養子。皆望子孫賢。若其中有不成材料。而忤逆不孝者。豈父母之意乎。

## 論爲何天主生猛獸害人

客曰。天主全善。生萬物以養生。爲何生猛獸蛇虫以害人曰。猛獸蛇虫雖爲人有害。然亦爲人有益。但我等淺見薄識。不知其用。豈不見虎骨能胆。皆可爲藥。蜈蚣蝎子皆能治病。再者。天主造之以顯其全能。而增宇宙之美。譬如有

光無曉何以成晝夜有白無黑何以分五色。有甘無苦何以別五味故萬物之中不論大小好歹皆爲吾人有益。又天主生善獸以助我等修功立德而受其賞生惡獸。以責吾等罪惡以懼其罰。

## 論一主難以管天地萬物

客曰你說天主至尊無對可見只有一個天主然觀天地萬物廣大無限恐一主難以治之、

只天地萬物只有一主猶國只有一君家只有一長身只有一首若一國有兩君則國必亂。一家有二長則家難安。

一身有二首。則爲怪矣。豈不聞四書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由此而推、則知天地、只有一至尊無對之主、不能有二矣。若有二主、則必有相爭而相奪。你看天上日月星辰晝夜運動。從古至今、數千年以來。無一毫之亂。地下草木四時輪流。春時發生夏時開花秋時結菓冬時彫零無一點之錯。由此觀之豈可言天地有二主乎

論天主從誰而生

客曰、天地萬物皆從天主所造。又知天地萬物只有一主、不能有二。然敢問天主從誰而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天主爲萬有之根源而自無根源爲萬物之始而自已無始。若另有一個生天主者則天主非天主矣又必問其生者是誰生由此推測焉有盡頭乎。所以萬有之盡頭就是天主。除天主之外不能有生天主者譬如數目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從一來除一之外再無有一。若另有一一則必爲二矣所以一爲諸數之始億萬千百之根又何必問其一之一也耶。又譬如樹木其花其葉其實必出於枝枝出於幹幹出於根根乃花葉枝幹之源又何必問其根之根也哉推想人類飛禽走獸亦然今之人

必從先人所生先人又必從先人所生如此推之天地起初之時則必有一男一女在衆人之先爲萬民之原祖再無別人在原祖之先矣然原祖從誰而生則必從天主而生也故稱天主爲天地神人萬物之原吾人之大父母也豈可不奉事而敬之乎

## 論何謂天主無終

客曰天主無始爲萬物之始敢問天主何謂無終

曰凡有終之物皆必有始如人之肉身飛禽走獸等類然天主乃無形無像之神體既無始則必無終若有終則必

有始若有始又有終何以謂全能之天主。

## 論何人看見天主

客曰。雖有天主何人得見。

曰當知我等所敬之天主即四書五經內所稱之上帝也天主。乃無形無像之神體。如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又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無一個無形無像全能全知之天主則君子所戒慎者是誰恐懼者是誰再者據理而推。則知有一天主如人未親見自家之先代祖宗豈敢

說先代無祖宗乎。先我已說過明人君子。見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如見一房屋則知先有匠人以作之。見炤則知有火。見光則知有太陽。見國政法律則知有一君王以定之。所以一見天地萬物則知有一天主所造之。無祖宗子孫從何而來乎。無工匠房屋焉能自成乎。無火必無炤。無太陽必無光。無君王何以有國政法度耶。無一全能之天主萬物從誰而造乎。若說要親見則信不見則不信此乃愚人之意明人君子則不然惟以理而推之理有則信理無則不信。上古有堯舜二帝今無一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得見明人則以綱鑑爲誣又以理而推之必信有此二帝。設有不信者他人必責之爲愚。今說有一天主。智人則以聖經爲誣又以理測之必信有一天主矣否則爲愚夫矣。

## 論四書五經內未有天主之名

客曰。四書五經內所稱之聖賢莫過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顏回曾參子夏子貢他等聖賢在世時皆未恭敬天主。亦未曾言天主二字。爲何你等不遵聖賢之訓揑出天主二字而敬之

曰。先已說明。當知我等所敬之天主即四書五經內所稱

之上帝。天主二字與上帝二字音雖不同義理無別。天主者天地之主宰也。上帝者。天地之君也。君者亦主也。如大雅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朱子註曰。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小雅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程子註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既朱程子二解上帝爲天之主宰即造天地萬物之主也。所以上帝二字與天主二字雖音有別然義皆同。從此可知我等所敬之天主即上古大賢所敬之上帝也。明朝之時我等聖教書內亦稱天主爲上帝。但因外教者多有混襍上帝之名號有稱玉皇爲上帝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稱眞武爲上帝者。有稱老君爲上帝者。故我等別謂天主以免混於邪神之類惜哉甚矣後人之好怪也、不究其根、不查其末、妄稱先代有生有死之人爲造天地人物之主宰。葢老君生於周朝之時。玉皇生於漢朝之末。眞武乃明朝所封。如何稱得天地之主宰。他等未生之前已有天地萬物。既生在天地之後何得謂天地之主宰。細考四書五經之內只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奉敬上帝眞主、未聞其遵崇老君玉皇等邪神也。如書經湯誓曰夏代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小子履。湯王名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王曰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罔。周公曰上帝引逸。又曰維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雅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又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明道曰天下賢人皆上

帝之臣夏商周三代之書內所稱上帝之名甚多難以盡數我今略提幾端以証古帝先賢所敬所畏所仰賴者皆惟上帝主宰也。亦以徵我等奉教之人恭敬天主正合古帝先賢之訓也。你等棄上帝主宰而敬邪神菩薩實乃相反古帝先賢之道也。

論爲何從儒教不足必該從天主之教。

客曰從此講論可知天主教實爲正教但我等儒教亦可稱謂正教。爲何從儒教不足必該奉天主之教乎。

曰要明此理先當識儒字之義儒者解說學者之稱遠達

及分別之義。能好學通達古今分別邪正也。夏商周三代之大賢獨奉上帝眞主不事邪神可謂眞儒教。今之儒者口誦古賢之書不遵古賢之道妄信邪說好酒貪色埋沒良心或事佛老以求福或奉文昌以求名不審眞假不分清濁同流合污燒化紙錢建齋作醮醉生夢死不省不查如此之人稱謂儒教實玷辱古帝先賢之儒教也。我等奉教之人不然惟敬上天眞主闢異端拒邪說斥淫辭棄假求眞獨行正道實乃眞儒也。

論爲何不敬孔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客曰、你等奉教人、既是真儒教、又讀孔子之書、然不敬孔子何故。

曰、孔子立言教訓後人、惟勸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真主何曾教人尊敬他、如說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未說以事我自己、又只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明道曰、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孔子、亦上帝之臣也。孔子亦曰、天生德於予。可見生孔子者、天也。非爲造天之主也。既孔子是天主所生必非天地之主也。既非天地之主、爲何拜之如天主矣。吾又嘗聞衆言、孔子乃萬民之師、理當敬之。吾又答曰、然孔

子亦有師傳其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又三字經曰昔仲尼師項橐若孔子當敬亦當敬其師傳又必追師之師而敬之也由此推求必至根源方止至此根源者何曰天主也天主者乃諸學之宗萬師之師也所以我等奉教之人恭敬上天天主實遵孔子之訓你等不敬天主而敬孔子不惟得罪天主而且亦得罪于孔子也

## 論孔子言天不言主

答曰考四書之言孔子嘗以天爲主知且獲罪于天又曰天生德於予可見天就是主主就是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當知孔子言天不言主如我等言朝廷不言皇上如曰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萬民又如我等稱府縣官只稱某府某縣可知孔子言天就是言主豈不聞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又程夫子解說更清以形體爲天以其主宰爲帝由此觀之凡以蒼天謂之主宰而敬之者差之甚矣。

論爲何不敬祖宗

客曰如此辯來可知天主乃乾坤之大主理當敬事之然我等祖宗乃生身之父母亦不可忘之如曾子曰饌終追

遠民德歸厚矣你等奉教之人不敬祖宗何故
曰要答此問先當解明祖宗二字之義祖者本也宗者根
也人類之根本謂之祖宗生我者父母生父者公也生公
者祖也生祖者太祖也由此及推必至開闢之始祖而止
生我等始祖者天主也天主爲人類之根本乃祖宗之祖
宗也所以敬天主者實乃敬祖宗也不敬天主者乃是棄
宗滅祖也樹無根不能生長枝葉水無源不能長流江河
人類無原祖今世之人從何而來乎你等敬祖宗敬到幾
代而止耶家中祖牌所計者多則三十代祠堂祖牌所計

者不過百代而已然百代以前豈無老祖宗乎若無老祖宗你家百代祖宗從何而來耶既有老祖宗爲何敬新而不敬老新祖當敬老祖更當敬因其爲祖宗之祖宗也豈不知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日你等敬祖宗只敬其末而不敬其本敬其終而不敬其始敬其後而不敬其先可謂離正道遠矣、

今解慎終追遠之義慎終者父母臨終之時子當盡心扶事以助其善終終後又當盡力預備棺槨以葬其遺骸此乃慎終二字之正義也追遠者即追念祖宗併父母之恩

情而不可忘又遵守其遺訓而不可忽此乃追遠之義也、然你等恭敬數代祖宗不可謂追遠只可謂追近矣當追到人類之根本方可謂之遠此根本者何曰天主也所以我先說過敬天主者有祖宗不敬天主者無祖宗再者你等敬祖宗所用之禮節不過將酒飯魚肉置于祖牌之前或燒錢紙或焚鏍錠或奉香禮拜然細心查考這些禮節名爲表孝實爲虛假何者因你所擺之酒肉飯食雖擺之色變而味臭未見祖宗飲一口酒食一口飯既祖宗不飲不食擺之何益若祖宗要食何獨奉新祖不奉老祖豈老

祖宗該饑渴而死乎。

論燒錢緡之妄

論燒緡錢錠銀亦然。你等皆說祖在陰間俱要銀錢使用既要銀錢當奉真銀真錢爲何用緡灰而哄之緡乃竹料所成既燒之後乃至賤之灰何得變爲真錢真銀耶雖盡燒南山之竹你亦不取一撮之灰當爲真銀真錢你既不取你祖焉能取之乎。你祖你父在世之時你將緡灰稟之曰此乃真錢銀彼不但不受反責你爲誕之徒既不可欺生亦不可欺死豈不聞孔子之言乎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你等又曰緡灰雖不能變真金真銀亦可表孝子之心情我答曰正爲此故多有外教人誹謗奉教人說天主教人無良心父母死後緡也不燒所以你等外教人以燒緡爲孝以不燒緡爲不孝。然細查綱鑑古書夏商周三代之時未曾有緡寫字皆用絹布。既無緡必不燒緡因不燒緡之故你豈敢說三代無忠臣孝子乎。豈敢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不孝之人乎。孟子論不孝之罪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

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未曾言及不燒紙爲不孝也但你等不遵孔孟之言不隨先王之道妄燒紙錢鏍鏇以騙父母實爲不孝之人也當知人死之後靈魂皆受天主之賞罰若有善天主必賞之天堂若有惡天主必罰之地獄若在天堂得享無窮之福紙灰爲彼有何用乎若在地獄當受無盡之苦紙灰爲彼有何益乎再者人生在世有肉身肉身乃有形之體得用有形之物故要銀錢爲買衣食器用以保養之人死之後肉身歸土靈魂乃無形之體不得用有形之

衣食既不衣不食銀錢爲彼有何用乎。除此以外你等燒
緐敬祖宗名爲表孝實爲求福。大抵皆爲求其保祐子孫
昌大此事又不可不辯。當知爲祖爲公者誰不願子孫興
旺、誰不望子孫賢哲青出於藍強公勝祖耶雖有此心然
無此力。嘗見公祖在世之時、眼見子孫有病要死或愚蒙
不肖、尚不能保其不死亦不能保其皆賢。既公祖在世之
時、有眼能見有足能行有手能動有舌能言尚不能保祐
子孫興旺、況死後尸體既變爲泥爲土能保祐子孫昌大
乎。只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聞生死富貴在燒緐敬祖

宗也。查考歷代古書內、最賢者莫過于堯舜。伊等亦宜不能保其子孫皆賢而王天下、何況他人乎。堯王之子、名丹朱、因其不肖、故讓位于舜。又舜王之子、名商均、亦不肖、故讓位于禹。嗟此二帝、古今稱謂聖君、在生尚不能保其子、今世凡人愚夫、死後焉能保其孫乎。

## 論不拜死屍

客曰、觀此前論、奉教人、不供祖牌、不燒紙錠、實係正理。然父母裝殮入棺、子孫亦可在傍叩拜、以顯哀痛之情。但你等奉教之人、不然、父母死後、裝入棺內、孝子孝孫俱不叩

拜何故。

只父母在生俱可受兒女之叩拜比如過年過節或父母誕生之日子女亦可叩拜但父母死後靈魂一離肉身就到天主台前聽審判或受賞或受罰所遺死屍無知無覺拜之何益予孫雖拜至膝傷頭破總不能動其慈心而答應之再者你父母在世之時若你要拜必不拜於睡着之時必先喊醒然後纔拜你父睡着之時靈魂猶在本身你尚不拜你父死後身如木石不知不覺拜之何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客曰、你等信有天堂、乃萬福之所以、賞善人、信有地獄、乃萬禍之處、以罰惡人、但四書五經內、並未言明此事、你等信之何故。

曰、今讀古賢之書、不細考其文義、就說古賢不言明天堂地獄之事。何不觀大雅曰、文王在上、昭昭於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註曰、三后者、郎太王、王季、文王也。又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古書言在上、在天、在帝左右、豈不是言天堂乎。因上主宰享受萬福之所、本無名可名、故只以天堂二

字稱之以表安樂之意也從此可見古賢皆知有天堂爲善人受賞之處由此而推又可知有地獄爲惡人受罰之所蓋有賞必有罰自然之理也古書內稱殷王文王爲有道之聖君謂桀王紂王乃無道之昏君聖君在天堂難道昏君亦在天堂麼必在地獄無疑也地獄者乃是惡人之靈魂同魔鬼受天主義怒公罰之處本無名可名故借地獄二字以表受罰之意也

## 論魂有三等

客曰由此而推身後必有賞罰但世人嘗曰人死魂散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肉身一死靈魂即散雖有天堂地獄焉能受賞罰乎。曰此乃愚民之言。明人君子必不敢言此亦不肯信此。要明此理先當知道魂有三等下等爲生魂中等爲覺魂上等爲灵魂生魂乃草木之魂由于水土之濕氣能扶草木生長開花結菓但無知覺運動水土濕氣一乾草木即枯生魂即散覺魂乃鳥獸魚虫之魂由于本身之血氣不獨能扶鳥獸魚虫生長且能令其知覺運動又使其見害而知避饑渴而求飲食匹配而傳本類但不能推論仁義禮智之道理若本身一受損傷血氣一散覺魂即滅灵魂乃

吾人之魂在母胎時從天主所賦不賴形體而生亦不隨形體而滅乃是有始無終之魂有明悟愛欲記含三司。不獨有生覺之能其能推論道理分別是非判斷可否與禽獸之魂大有分別。禽獸只隨本情知配而傳生饑而求食別無所貪。人則大不相同。貧而求富富而求貴雖富有四海貴超萬人其心尚不滿足壽雖不滿百年然常懷千歲之憂此乃永遠不滅之証。若說人死魂即散滅何必行仁義道德又何必修孝弟忠信。若說行善爲圖名聲然我身死歸土變成灰坭美名醜名與我有何干涉有何損益從

此可見文武仁義流芳百世亦無益處桀紂暴淫遺臭萬年亦無害處只要這身死魂散一句話大開小人僥倖之門啓惡黨有寬之心實乃萬惡萬禍之根源再者人之本性皆愛快樂若要美名必該修德立功必該克己復禮倘死後靈魂不受賞報誰肯用百年之勞苦爲圖十年之虛名所以說此話者必是無忌憚之小人不識古明賢之言大雅曰文王在上在帝左右三后在天若死魂散此書作何解說若身後無賞報曾子每日三省顏子簞食瓢飲君子終日乾乾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則有何益也又豈

不聞世俗嘗言乎人死如虎狼虎狼雖猛一死之後人皆不怕又食其肉而寢其皮人死則不然雖是至親好友無不懼其屍骸此乃明徵身死魂存之理也。

## 論神人鬼三樣

客曰據你前言可識人之靈魂與禽獸大有分別人身雖死其魂不滅但世人嘗言人死變爲鬼鬼亦可變爲人不知真否。

曰你問魂鬼兩樣之事我今辯明神鬼人三端之情世人多有不明此三端而混雜之你今問之不得不辯神鬼二

者皆無形無像有始無終之體天主造天地萬物之時未造人類之先造有無數使神位分九品其體無色無像有明悟記含愛欲三司常在天主左右奉令承旨如朝廷百官一樣其中有一個才能最高最大者名路濟拂爾自恃其能其高位遂生傲心想同天主爭位當時衆使神之中有三分之一順從路濟拂爾同背天主天主當時將此一黨傲神罰下地獄永受無窮之苦即今所稱魔鬼者是也其餘二分善神常在天主左右永享天堂真福即今所稱使神者是也天主罰傲神之後方造我人類元祖二人男

各亞當女名厄娃用黃土造成肉身賦一靈魂令彼在世虔心事主修德立功死後靈魂得到天堂以補叛神之位永享無窮真福耶今所稱靈魂者是也若在世背主事魔行兇作反死後靈魂必下地獄與魔鬼同受無盡之苦此乃神鬼人三者之來歷不可妄言而混襍之

論爲何天主准魔鬼出世害人

客曰魔鬼既下地獄必不能反于世上然今世嘗見邪法人行怪異之事若非魔鬼出世相助單人之本力萬不能爲之可見邪魔仍能隨便出世以騙世人爲何天主不禁

之

曰有時天主准其出世以刑僇惡人之罪以試練善人之功。故有時邪法人或邪像菩薩顯靈顯異非邪法人及菩薩之能乃魔鬼附其體而爲之令人尊之爲主而信之拜之使身後偕彼同受地獄之苦矣。

## 論魔鬼害人之故

客曰魔鬼要陷人同受地獄之苦何故。

曰我先已說明魔鬼當先原本是使神但因驕傲之罪招了天主之罰失了天堂之永福得了地獄之永苦見天下

萬民乃天主之兒女、又知吾人在世、敬主修德立功、身後必得天堂永福、爲此上恨天主、下妬世人、想害天主而萬不能、只得害天主之子女、故千方百計、附于邪法人之身合于菩薩之體、冒名頂替、作怪弄奇、誘人背主向己、同陷地獄永苦。故凡敬邪神之人、不謂天主之子、乃魔鬼之奴也。

論爲何天主許魔陷人于永苦

客曰、天主許魔鬼害人于永苦、何故。

曰、天主許魔鬼出世、一爲顯人心之真偽、二爲增善者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功、三爲罰惡者之罪。當知天主賜人有明智之法、自主之權、能分善惡、能別邪正、自能取舍、或作善、或作惡、皆由自已主張。魔鬼雖能誘人行惡、不能强人犯罪。故順魔鬼誘者、有從邪之罪。不順魔誘者、有克邪之功。如兵將一般、勝仇者有賞、順仇者有罰。吾人乃天主之兵將、在生一世、乃戰敵之時、若勝魔誘而守主誡、至死不變、必得天堂永福之報。若隨魔誘而背天主、至死不改、必受地獄永苦之罰。又當知天主至公至義、我等絲毫之善惡、將必受賞罰之報答。

論天主之公義何在

客曰天主既是至公至義有善必賞有惡必罰爲何世上嘗見善人終身受苦惡人及終身享樂如是顛倒錯亂增君子之疑惑寬小人之奸心不知天主之公義何在

曰爲善得賞爲惡得罰此乃自然之理不必疑也書經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註曰順善者吉從惡者凶如影隨形如響隨聲又曰天道福善禍淫作善之有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乃賞善罰惡之理而永不能改也然當知天主降祥降殃必全在今世必待死後用其公義而盡賞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再者人之真善真惡今世誰能認明而定斷之若人之思言行爲全合天主聖意不犯天主之誡命方爲真善倘有些微不順之欠缺就算不得真善蓋作善要全作不善只要一惡今世可有全善無缺之人麽所以多多事情我等看爲善事恐天主及視爲惡事因我等只見人之外貌不能識其心思天主則不然不但看人之外貌且知其心思再者今世之人雖罪大惡極者必有些微小善小善該受小報世上之榮華富貴算不得直福因不能久享雖享至百歲一死就完了天主用暫世之小福報惡人之小善

身後用地獄之永苦罰惡人之重罪豈不是天主之公義麼。又今世之人雖至善至良者亦必有些微小過當受小罰。今世之患難貧窮算不得重罰因不能久受雖受至百年一死就完了。天主用暫世之小苦罰善人之小過身後用天堂之永福報其功德豈不是天主之公義麼故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愚人不明賞罰之公義不知禍福之真假妄怨天主不公豈天主真有不公乎。何不知玉不琢不成器鐵不磨不去銹功無勞不能立德無苦不能修無勞無德而求天堂真福猶如不操武藝不讀詩書而妄貪

公各豈理也哉。

論爲何天主不罰惡人爲報善人之仇

客曰、惡人在世常害善人若天主至公爲何不盡罰之以報善人之仇。

曰、天主雖是至公至義但又是至仁至慈公義要罰仁慈要救今世乃天主施仁慈之時也身後乃天主用公義之時也、天主今世以仁慈待人望其改過遷善而救其靈魂倘惡人固執於惡至死不改天主將用其公義而罰之再者惡人雖爲善人有害然亦爲善人有益何也、曰無惡人

之殘害誹謗善人何以修忍耐之德立寛惠之功無友人之奸邪何以顯正人之忠良無桀紂之暴虐何以顯湯武之仁愛無小人之鄙見何以顯君子之高志若天主立刻盡罰惡人爲善人亦有大害因多有父暴子良若立刻罰其父子不受孤獨之苦乎多有妻賢夫不肖若立刻罰其夫妻不受寡獨之憂乎又世間至重之罰不過一死而已殺一人者必當一死以抵其命殺萬人者焉能受萬死以抵萬人之命乎故至仁之主暫且存之養之容之誨之望其改過遷善他至死不改則仁慈乃盡公義乃行此足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仁義兩全而無缺也。

論爲何天主不均分財帛于人

客曰若天主至公至義何不將世上財物均分於人無貧富之別使彼此得平豈不美乎。

曰天主生人有貧有富要報貧富之德也富人爲主施濟有報貧人爲主忍苦有報再者世人要安度生命當有士農工商若世人皆富誰作工匠誰肯耕種無耕種富人何以度生命乎倘衆人皆貧則窮人無用力之處有何倚賴而養生命乎論貴賤亦然若世人俱爲卿相誰爲子民耶。

故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二者皆不可缺矣。

論爲何稱天主教爲聖教

客曰吾覩奉教書內稱天主教爲聖教不知何以爲聖。曰道理真實有憑有據規誡禮儀正大光明能令人克己復禮又使人知所當知之事即人知始末生從何來現世當爲何事身後當歸何所知此三端方能行善去惡修德立功成聖成賢死後能得天堂得免地獄永苦故稱之曰聖教如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林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客曰奉教人所守何誡。

曰天主十誡也。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即我等時時處處當小心翼翼而敬之、各般邪妄異端、俱棄絕之。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即不可用天主聖名以發虛誓假誓而騙他人。三、守瞻禮主日、即七日內一日、當誠心祈主保祐國泰民安並父母親友靈魂肉身之事、俱當求之。四、孝敬父母、即帝王官長併父母師長俱當敬之。五、毋殺人、凡忿恨詈罵毒藥刀棍以及各般傷人之事、俱不可爲。六、毋行邪淫、即凡汚人妻女或穢本身之事、俱不可行。七、毋偷

盜即凡傷人財物以及各般不公平之事俱當戒之凡毋妄誣即毀人名聲並妄誣誣賴妄告等情俱當絕之凡毋願他人妻六誡禁止淫事此誡禁貪念十毋貪他人財物七誡禁止偷盜此誡禁止貪心以上十誡列爲兩端前三誡皆恭敬天主之事後七誡皆愛人如已之道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矣凡順主命而遵守此誡者乃謂善人身後得受天堂之報也凡逆主命而犯此誡者乃謂惡人身後必受地獄之罰也

論守誡之人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容只聖教十誡皆係良心之理、絜矩之道、然細查奉教人中守者少不守者多、亦有無所不爲者、又有多人比我教外人更醜更惡、若稱此等爲聖教人則天下之人皆可稱爲聖矣。

曰今我等只論教之邪正道理之真假、不論奉教人之善否、豈可因奉教者不良就妄議教之不善乎。國法無不善皆能令人避惡修德以致天下太平。然遵者雖多、不守者亦不少。又有五刑以懲凶惡、俠善民得安度生命。然亦有多人藐視國法、不懼五刑、奸盜詐僞以大壓小、以衆欺寡

以強凌弱全無忌憚。因此無恥之徒你豈敢言國法不善乎。說五刑不嚴乎。我等聖教訓人不用刑罰原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若有不遵守規矩者算不得真教之人僅存奉教之名而已。然爲此冒名之徒你豈責聖教之名乎。你到各州府縣監牢內查之細看曰受五刑之人其中可有我奉教人否恐百中難得一個又將問之爲何故而受監牢五刑之苦必答曰或爲盜案或爲奸情或爲命案或爲鴉片等情或有奉教居監受刑者少有爲此等案情不過是愛人枉告或因他人拉扯連累之故耳看各大街口岸

鎮市之間有無數娼妓之婦細細訪之可有我奉教之婦女麽雖訪至百千必少有我奉教之女由此觀之你說我等奉教人比外教人更醜豈不大錯麽。

論爲何帝王不遵聖教

客曰聖教既是真教正教爲何帝王不遵而崇之反有時禁之而欲滅之蓋上行下效乃世人之常規若帝王奉教敬主下民無不皆然耶。

曰要知教之真偽不以上行下效爲憑據只看道理真實與否道理真實則教爲真道理虛妄則教爲邪蓋上行下

效之意。乃效上者之善而從之其不善者當從之乎。如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譬如父母雖大亦有善惡之別。若父母良善子女當效其良善。倘父母凶惡子女焉可效其凶惡乎。考查鑑古書堯舜禹湯文武。皆爲帝王桀紂幽厲亦爲帝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行皆善在世只知小心翼翼昭事上天主宰。未敬佛老邪神等菩薩。下民效法之可也。即桀紂之行比百暴虐無道下民豈當效法之乎。

教之可從與不可從。不在帝王遵之與否。若以帝王

所遵爲可從所貶爲可絕即無一教可從亦無一教是可絕也因照鑑詔載無一教不受帝王之准與貶而官府之遵與禁焉。如秦始皇焚燒儒書而坑儒士。兩漢之時帝王多有惑於釋道禁貶儒教當唐之時惑於道教禁貶儒教數數十餘年凡習儒教者多有受難而難死也宋徽宗惑於道教訪貶釋教元世祖惑於釋教而禁道教毀焚其書又文帝時魏崔浩勸北朝魏主盡誅天下沙門諸佛經書像從而搭廟凡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唐高祖下召有司威去僧尼道士梁武帝愛佛法而欺道家之語。其子梁世祖

孝元帝事道教而屏釋家之行。可見各君不依真假之故乃因受哄或有別意各向一教而壓別教也。是以朝廷所遵所貶之教非就可從或不可從如合理反理矣。

論天主教自伏羲到周朝之時未迷於菩薩之感各帝王運庶民無不遵崇之而皆小心翼翼聖事上天之主宰也周朝之後因秦始皇焚鋼鐵失去傳教之書帝王雖有迷於釋道之異端然亦有遵崇天主之教而命傳之也請看西安景教碑所記唐貞觀十二年傳宣旨諭普世遵行天主教各府州縣設天主堂。又明朝萬曆之初京城建立

天主堂、以傳天主教也、且只論本朝之時、自順治七年、立湯若望為欽天監錫號通微教師、至乾隆二年、新到澳門諸修教之士、俱命來京、天主教受朝廷無數的恩、各帝寵愛之所以京都修有經堂數座、康熙御題匾額、萬有真原　雙對聯曰　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　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　各省居堂修士、俱給以內務府印文、雍正之初、天主教之名、儒教士蒙命教習官生學天主教之原語文字、乾隆之後、天主教數次雖受禁阻、然考其禁之之故、並非為天主教不正不真、而滋事為非、乃因

別教之徒嫉妬刁唆妖言毀謗之或無德之宦受人之賄混雜天主教於異端邪教弄哄妄告於上朝廷被欺欲禁之滅之也。然道光二十五年明查聖教之根原知天主教為真為善即屢頒旨諭各省天主教以勸善戒惡為本與別項邪教迥不相同准中外人民學而習之不許禁阻各處建修經堂亦可聽從其便。

所以自古至今帝王必有遵崇天主教或准之通行且願從帝王所遵之教者從天主之教亦可矣

論不可言外國之教不當從

客曰道理雖真然是外國之教不必從之。

曰金不擇地是精為寶道不拘方惟真當遵真則為普世萬民之道孔孟生於鄒魯豈道不傳於齊晉乎若我等本省饑荒外國米糧運來豈寧死而不食乎洋貨鐘表燕窩丁香白蔻洋參等物皆從外國而來你豈可說是外國之物而不用乎再者佛氏之邪教乃自天竺國而來且佛氏所傳之道皆係滅倫敗俗之毒你皆從而敬之我等聖教之道有根有源句句真實能使人生時成聖死後得福你

反視爲閒務而棄之豈毒藥當喫而良藥反吐之耶。

## 論異端

客曰由此講來、理當恭敬天主、然世俗所通行之事、如貼神字或五字牌看風水擇日選期算命相面占卦求籤等用之亦無碍、你等一概棄之不用、何故。

曰邪正不能並行、不棄楊墨之道焉能行孔孟之道乎。黑能混白、白不可襍黑、若沾些微之黑就不爲純白矣、邪能容正、正不能容邪矣。凡道有根源、有實據、即爲正道、凡理無根據、必是荒唐。今將你所問的幾條異端一一辯明、便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知可否

論牌

一論貼神字或五字牌之爲貼神字者其以之或指天地或示先代之死人而即因此實屬異端也至五字牌之貼貞當明五字之解義、便了然無疑何須強辨乎、按字彙云、一大爲天猶云人目所見惟天爲大地者土也天地二者皆係實頑無靈之物耳。世之貼天地者因天有日月星以照地能生物以養人就謂天地爲活物。不知天之有以照地之能生以養必先有定其天地之性者如自鳴鍾之定

時刻必先有所工使之而然、何得謂天地爲活物乎。況物之活者、必由小以至於大、由長以至於衰、由衰而死、又必藉物以養之也。今考天之形體、豈猶是乎。又物之活者、其或行或止、至此或至彼、即如虫蟻之微、禽獸之蠢、無人能預知、今考天行之路、卯在東、午在頂、酉在西、被人預知、可見天非活物也。又物之活者、若遇受傷、必覺疼痛。今俯視此地、耕田種土、皆剗削之所、用鹽煤及其五金之鑛、皆由地深中挖出、若地是活物、能不疼痛難當咨嗟太息哉。天與地實係塊然死物、故雖敝之、或不敝之、不能降祥降殃

於人也。貼起天地字於家、天天禮拜、終歸無益。爲覆載光照、生物等恩、恭敬造成天地人物者天主、理之當然、實係知恩而報本矣。

君親師、人也。而君撫有國家、得操作威作福之柄、固吾人所宜敬也。但敬之之道、不在徒貼君字之虛文、及一帖紙三炷香、向彼燒之之僞禮也。孔子云、事君盡禮、又云臣事君以忠、未聞以香蠟紙事君也。再觀違條犯法者、不乏其人、豈因其家貼有君字、即以之爲忠、而得謂無罪者耶。可見吾輩奉教、承天主所命之六端、皆是實禮、原無虛文、天

主嚴命曰、臣庶可畏國主可愛可敬可爲彼祈可奉其命可納其賦、聖賢鮮曰制斧越以罰惡其畏之故護民如父、懷之如母其愛之故尊以高位、超越國衆其敬之故其康寧、舉國之康寧也祝祈天主賜延生命之故其令即如天主之令也奉其命之故玉食以全體多資以備國用納稅之故國人全守斯端真爲忠君事君若以虛文禮事之則以君爲虛境慢之甚矣吾人之不貼君字者此也

親也者乃肉身之本所當竭力以事也吾儕恭奉天主正教於靈魂之父母尚知尊而事之及於肉身之親輕而忽

之哉惟是事親有道原不在虛文孟子云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禮記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並未教人徒寫親字於堂以事親今之人因其家貼有親字遂自稱爲孝子但親戒之勿嫖勿賭勿喫亞片烟抗心背逆固執不順如此之人雖時時燃燭刻刻燒香豈以之爲孝乎天主正教所講事親之禮皆合正理略提些須兒女該當愛惜父母聽他的正命盡忠盡力奉事他看顧父母肉身靈魂要緊的事此事親之生者若其既死不獨衣之殮之葬之更必爲之祈禱天主欲其早享永安卒世猶遵其正令效其善德

如其尚存一樣此事親之死者吾輩以孝道銘刻於心不以親字貼於堂中父母亦稱我爲孝子也吾人之不貼親字也此也。

師也既教我以禮義除君親之外爲我所宜事也但師之教弟宜傳以可謂真之道而弟之敬師亦不應以徒餙之虛文事之禮記云師逝就養無方心喪三年可見重師之禮不在燃燭貼師字虛文也如謂於堂貼師字爲要雖閭蓬蒙學射陳相見許並今之師徒雀角者豈因其家有師字遂可誣之無罪耶必不然也事師之實禮固在順其正

命效其善行所傳真道牢記於心或有過錯領其相應之罰報其恩以供給安慰其勞體尊師之真禮則必棄其尊之之虛文也吾人不貼師字者此也、

總而言之天地者受造之物也君親師受造之人也物爲我用不可以受我敬人于我有恩者我固當以事人之道而事之斷不宜妄祀之爲神也況此五字牌原自無爲教而興胡甚用乎。

論風水

二論堪輿風水之事風者何曰東西南北之風也。水者何

曰、江河海瀾井泉之水也、你等或造屋或葬地、先必請地理先生來看風水定方向然後纔敢起工、若不然就怕家裡大災害、或怕後代不興旺、這是你等通行通信之事、我等奉教人皆不如此、凡造房屋只看地方之高矮、水之遠近、風之大小、若基地過低恐受水浸、若水太遠用水必難設有不測之火災、難以滅火、若風太大恐房屋受傷、若過分避風夏時必熱、恐人生病、此乃房屋之正經風水矣、若論墓墳只選高阜乾燥之地、避風遠水之所、地乾燥則棺木不朽、避風則樹木免折、避水則免浸沒衝崩之害、如是

則免子孫之憂此乃坟地風水之正義也你等不然聽地
理之糊言妄信吉凶禍福子孫興敗由于屋宇之方向祖
墳之龍穴惜哉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查其本不究其理不
斥其妄惟怪異是信論語只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說
在地書經只說天道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未說地道不常風水作祥作殃又孟子曰上古之時嘗
有不葬其親者親死之後則拋其屍于溝壑今日之人皆
古人之子孫當時拋親屍于溝壑之人豈有心擇龍穴而
揀方向乎若地理果有報應則古人當死絕而無遺種矣

聖教理論

爲何今世之人更多于古時之人又嘗見堪輿之師少有富貴終身既知有龍穴之地何不擇之而葬其祖宗使已得享福富貴終身葬及子孫豈不樂乎爲何有智爲人謀無智爲已謀耶故世俗嘗曰堪輿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世間果有王侯地何不先謀葬乃翁此雖俗語實係至言再者考之堪輿之術起于晉朝郭璞之手且郭璞死于非命偶被墻倒而壓死嗟嗟能爲他人謀利不能爲已避凶何哉又有楊筠松作撼龍經曾文廸作青囊序然此二人皆未昌大其後豈作術爲人而不爲已耶又考之夏

商周三代之時未嘗有此堪輿之術當時亦有富貴卿相貧賤壽夭今時之人亦不過如此再者若祖宗塋于福地其子孫俱當皆賢爲何有賢有不肖者爲何有壽夭不齊者爲何又有貧富不等者由此可知堪輿之謬不待智者而闢之即稍有明悟之人亦知甚荒唐不經矣

## 論擇日

三要闢擇日之妄只看武王以甲子日興紂王以甲子日亡二王同日交戰有勝有敗兵事如此別事亦然譬如同日張場同日婚娶查其效驗多有不同又一時之間普世

之人有生者無數死者無算時候雖同為彼可稱為生時為此可稱為死時由此可知日子時候並無吉凶之別惟我等行善可稱謂吉日行惡就謂凶日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與日子何干乎

## 論算命

四論算命之妄查之鑑史有軒轅黃帝命大撓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為十二支又用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十個字為十干合成六十花甲以分歲時以記年月並無別意後至戰國之時有鬼谷子加添金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水火土五字妄談相生相尅推測人道天理以哄愚民豈不想一時之間生育無數焉能貧賤壽夭相同乎。生帝王卿相之時亦有多人同生豈俱能爲帝王卿相乎又見雙胎之兒同時而生然後亦有貧富壽夭不齊者何哉算命先生全把八字作題目推來反去就妄議定人終身之事然嘗見多有八字相同而終身有異哉古書只說居易以俟命未說居易以算命又說生死富貴在天未說在八字。當知生死富貴壽夭皆天主安排之我等人類焉能推測天主之意乎見算命者多是瞎子你有眼之人今日尚不

知明日之事無眼之人尚不能見天地萬物豈能知彼終身之事乎再者有眼之人行路必不求瞎子指引路程否則爲狂人也所以彼等請人算命不獨自費錢且惹明人君子恥笑耳

## 論相面

五論相面之妄人之筋骨皮毛四體百肢五臟六腑自天子以至庶人大同小異然有分別者不過胖瘦黑白而已亦有先瘦而後胖者先胖而後瘦者又有美貌之人偶得疾病瘡痕而變爲貌醜者又有飲食起居水土勞逸能變

人之像貌窮者棄羹日夜暴露富者珍饈常居重屋自然氣像不同如此觀其像只可驗當時之窮富或勞或逸或壯或弱焉能知其後來富貴賤疾有子無子乎嘗先有窮而後富者先富而後窮者豈像貌先後有不同乎又有相貌相似而效驗不同古文記舜王有重瞳而項羽亦有重瞳爲何一仁一暴陽虎貌似孔子爲何一奸一大若論人之聰敏愚蠢性情剛柔我等觀其外貌查其舉止行爲言語動靜畧可識得幾分如醫生者看病人之外形亦可知其病之輕重而已但術士觀人之長短寬窄眉毛耳髮

之高低就審其終身之吉凶禍福此不獨爲無稽之謊談亦且是僭越上主之權衡罪莫大焉。

## 論占卦求籤測字

六論占卦求籤測字之謬占卦求籤測字與拈鬮擲骰無異應者少不應者多嘗見占吉而得凶卜凶而得吉何哉偶然有應者就說卦籤測字有靈不應者就置而不言何不想占卦百次必有幾次有應比如一人未曾習武若彎弓射箭從早至晚必有幾次中鵠非其武藝精熟不過是撞着而已術士嘗說周公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用此一言

以誣卜卦有靈何不觀書經召誥借夏商二代以戒成王曰惟此歷年我不敢知是同朝之召公即不以周公之卜爲據又周朝七百年時孟子曰數則過矣豈孟子不知周公之卜耶又何不看古文詹伊答屈原求卜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筴不能知此事從此看來可知古人早已識占卜之無用矣又屢見貿易之人以測字定損益多有測吉而拆本測凶而增利何哉若測字皆靈就該天下貿易者只有增利無有拆本爲何增利者少

拆本者多又測字之術士多是窮漢能爲他人謀利不能爲巳謀財耶有時我等同術士反覆辯論此事彼至理屈辭窮之時乃答曰吾亦知此術欺世騙人之法然家寒身貧奈何藉此以度生命而巳從此而論凡信占卦求籤測字之術者不獨在費銀錢亦宜自欺自哄也

## 論神祇菩薩

客曰天主正教理當信服但我等中國所敬的神祇菩薩皆是前朝帝王所封名色狠多幾乎屈指難盡内中豈無一二真神靈你等一概棄之不敬何故

曰世俗所敬的鬼神千奇萬怪名目最多各方各神何能言盡總而論之不過兩種一指生成之物爲神一指死過之人爲神敬生成之物爲神者莫過於敬天地日月星辰他等竟不知天地日月星辰之來歷妄稱爲神當知天地本來有一主宰乃萬民之大父母未造人之先必造天地爲覆載人造萬物爲養育人造日月星辰爲光照人知父母預備房屋產業衣食燈光爲保養兒女一樣若子女棄了父母不孝敬只恭敬房屋器皿其理以爲何如我等奉教之人不然明知有一至尊無對之天主每日施其所造

萬物之恩惠與人吾人理當敬之謝之指死過之人爲主者莫過於敬佛老王皇觀音梓橦真武天妃城隍蕭公晏公關羽許真君趙元壇社稷併閻王等大約此乃通國所敬之神道另有各省各府所敬之者不知幾何難以數盡我今將這通行者逐條辨明便知真假當棄當敬自然明矣

諭帝王無封神之權

先當辨明帝王無封神之權然後論各神之來歷帝王雖尊雖大亦是我等同類之人有生有死只有封生人爲官之權無有封死人爲神之能只看人皇人雨之時帝王尚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無法可治既自已不能掌管風雨反能封死人掌管天地萬物有是理乎倘帝王有封神之權不必封他人爲神當把自家祖宗封一大神保祐子孫萬代天下豈不美乎爲何自夏朝至今換過二十餘朝所以封神之事不但明人知之爲假即梢有明悟之人亦不肯信

## 論佛

惜哉敬佛之人也不查其根不究其末同流合污妄稱他爲西方聖人然考其佛書普曜經不過印度天竺國之一太子姓釋迦號牟尼父淨梵王母摩耶氏夫人生于周昭

王甲寅年四月初八日生時剖母右肋而出自幼浪蕩一世驕狂干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身染毒瘡而死我今不言他生時古怪只說他是有生有死之人焉能稱天地萬物之主宰乎既生在周朝之時然周朝以前未曾有佛誰人掌管天地萬物又自己身染惡瘡而死豈能掌管他人之生死乎若這樣的人能爲天地之主然世人莫不有死死後皆可爲天地之主乎考之鋼鑑于漢明帝之時佛毒始流入中國惜乎當時君臣愚情無人阻滯惟有唐憲宗時賢臣韓文公上諫迎佛骨表斥爲蠱惑將佛骨佛

經付于水火永絶禍根豈料忠言逆耳不惟諫表不行且被謫潮陽迨中宗之時有賢相狄仁傑巡撫下河南奏毀吳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又宋朝淳佑時有忠臣胡穎爲廣東經略使毀佛像殺妖蛇杖僧人使還俗凡見淫祠盡皆毀之又宋神宗之時河南程夫子嘗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嗟哉自此以後少有闢佛之賢人不獨愚民受其哄騙讀書之人亦且被其欺誑或費銀錢建立寺廟或施田產養其僧人不審真假不分邪正希圖福佑妄想西天何不思事佛最虔心者莫過于梁武帝日持齋素親身爲佛家

之奴裝香洒掃後被將軍侯景逼于臺城忍氣受饑而亡佛若有靈爲何不救今人見之而不醒悟惜哉哀哉

## 論輪廻托生

再者佛氏所傳之輪廻托生犬不近情理彼云人死能變爲禽獸禽獸死能變爲人又云善人死後變爲人恐百年之後人類將絶普世將盡為禽獸矣若果惡人死後變爲獸然世上之人善者少惡者多若果輪廻是真世人皆不可婚配恐是自祖母托生若娶祖母爲妻豈不是大壞人倫麽若果輪廻是真耕田不可使牛行路不可騎馬恐是自家先祖托生佛氏又教人放生戒殺毒蛇不可

打虎狼不可傷惡人犯律尚要受五刑惡獸傷人反當縱放如是顛倒尊卑實屬可惡又說今世食肉四兩來生還肉半斤然普世之人食肉者多不食肉者少又自生至死食肉不知幾何若四兩還半斤恐轉刼千百世亦還不清楚者查鋼鑑自古賢人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莫不食肉按佛氏之言古帝古賢盡變為禽獸必還食肉之債矣甚矣今人之昏迷被佛氏慢駡而不知反信托生為真事可惜可悲再者佛氏所言之西天就是天竺國相離中國不遠與暹羅國相隔小海國小災苦地民蠻蠻不通詩

書不知禮義如是之國稱爲西方樂土實係可笑

論老君或老聃

考查鋼鑑老君生于周末春秋之時職爲史官後因年老稱爲老子昔孔子于周敬王之時周流天下問禮于老聃後有好事者作老君傳妄言他生於殷朝武丁之時懷在母胎八十二年破母右肋而出髮鬚皆白故號爲老子稱他爲元始上帝元始天尊天寶丈人至唐高宗時加號曰玄元皇帝又至真宗時復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惜哉昏君愚民不查其根不攻其妄明知他生在天地

之後反稱爲造天地之主宰而敬之惟有歸文公知其妄誕斥其邪說比他爲造并觀天以喪老子見識窄小道理不正又要焚其書毀其居用先王之道以教之今日讀古文者何不悟之。

論玉皇

考查宋史玉皇生于漢末之時姓張名儀真定府行唐縣人自幼習老君之教隱于武當山採藥煉丹醫治病人至宋徽宗時有術士林靈素亦習老君之教誑言騙上徽宗被其迷惑封儀爲玉皇上帝望其保祐國祚綿長然封儀

之後不久徽宗父子妻妾盡被金人擄去受辱難言死于五國城噫自古虔心敬王皇者莫過于徽宗然喪國亡身之時而王皇不知救哀哉今日敬王皇者何不鑒之而戒之

## 論觀音

考查鋼鑑並無此人亦無此名不過是多事之人逞口雄談弄假作真貽害後人按觀音之傳觀音是妙莊王之女名妙善修行白雀寺道場當家子弟私通父王聞之舉火焚寺內中尼僧盡被燒死惟觀音手執楊枝坐于火中安然無恙故稱觀音爲神道能救苦救難如是行邪不正之女

能為神道則我中國不正之女屈指難盡俱可為神道實是傷風敗俗之事荒唐不經之辭只能哄騙愚人難得騙君子。再者不止一個觀音有送子觀音白衣觀音魚藍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如是千奇萬怪者妄稱為神而敬之惛愚甚矣

論梓潼

梓潼姓陳名子春乃宋朝一狀元于元朝仁宗三年封為文昌帝君表其才學最高不憶後來讀書之人妄貪功名稱他為神能主科名立祠奉祀望其保祐能入學中舉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查其根不究其本何不想宋朝以前未有子春亦有三考功名不知是誰人掌管科名再者考試官只查你文章高低並不問你敬梓潼不敬又比方你不攻書不精學文獨敬文昌可能入學中舉麼既無學文者不能得功名能得功名者必定有才學之人與梓潼何干乎總而言之自古以來只聞朝廷謀才選德未聞揀敬文昌之人矣

## 論真武

真武乃湖廣湘陽縣人姓劉名儀名長生自幼隱于武

當山太和菴一日早辰出門外時天大霧難分險阻失足踏空墜于深崖散髮破腹而死其門弟誑言師傳升天誘騙愚民愚民易惑難曉一傳十十傳百至後明朝永樂封爲鎮天真武大將軍望其保祐萬代天下然崇禎乃永樂之後遭李闖之難縊死煤山真武不知救護哀哉總之凡不認天地萬物真主之人容易受人哄騙終身難悟良可惜也。

## 論天妃或天后

天妃乃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氏之女家道貧寒父兄漁

業女年十七、在家紡織、一日風暴大作、女夢寐狂、時母在旁喊醒、女曰、我夢在海中救我兄弟、口喚兄手、特弟因你喊我開口答應、故失兄而亡、于是隣里訛傳、此女得道、有救風暴水災之能、迨至宋朝之時、封為靈應夫人、又明朝永樂、封號天妃、故福建出門貿易之人、或建會館、或修廟宇、皆供天妃之像、望其保祐水道平安、然年年覆舟失命者不知幾何、為何天妃不救、只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聞在敬天后也。

論城隍

城隍二字解說城外之濠溝也俗云護城河又有水曰溝無水曰隍非人名也晉朝司馬炎見官府事君不忠治民不仁遂將漢高祖之忠臣灌嬰之像畫于牌上立于讚德廳使百官見之而法其行為不憶後大訛傳稱他為守臣之神跋為城隍為此各府州縣皆建有城隍廟官府每月初一十五進香拜之望其保祐國泰民安。噫何不想他在世不能免死既死焉能保人我中國人實係如醉如夢不明生死不究本末良可憫也只要一人傳說衆人隨之又可笑也。

## 論蕭公

蕭公乃宋朝臨江府洋州人號伯軒後稱為蕭公老官駕船小心往來江湖未遭危險生意順遂家漸富厚終身無子撫外甥袁姓為嗣年至十二歲而亡後家族與袁氏爭奪家業中人議斷兩不能得將屋改為蕭公祠將產業改為蕭公祭祀之費這樣安排不過是為免兩家之事不意後人妄稱蕭公為神道能救風浪之險故今江河行船貿易者皆敬蕭公何不思日日敬蕭公者多年年覆船失命者不可勝數又何不思宋朝以前未有蕭公當時駕船之

人不知求何神保護如是無稽之談不必多言

論晏公

晏公亦是江西臨江府人名戊子乃宋朝一進士奉差出海往來未遭危險因此有功封為侯爵至仁宗時削職為民在途染疾而終後人思其在世為人忠厚又走海無險妄稱其為神能保水道之難故多有無知之舟戶一概妄祀何不想今世行船之人凡遇險灘急流皆請本地識水之人把柁引頭並不倚靠晏公之神能今敬晏公者何不悟也

## 論關羽

關羽、本姓施、名壽昌、山西蒲州解梁人也。後改姓關、名羽、字雲長、乃後漢昭烈皇帝結義之弟兄、只可稱爲後漢之忠臣、不可稱爲護國之神、蓋孔明當日托彼保護荆州、彼乃驕大自滿、以致失地喪命、既生不能安邦定後漢之天下、又不能保全自己身之死後、焉能保他人耶、且看當日曹操待伊何等厚恩、賜爵封侯、黄金美女三日大宴五日小宴、彼尚不貪不受、今日祀關羽者、不過三牲香絺臘燭而已、此些微等物、豈能移其心志而享受此乎、奈人不悟

自甘欺迷豈不哀哉何不觀三皇五帝之世只祀上天惟一真主、今世之人盡皆背棄上天真主而祀奉關羽、同流合汚、不別清濁實可哀也。

## 論許真君

真君、姓許、名遜號敬之、係江西南昌府人、離城三十餘里、地名生米、後漢三國時之人為人忠厚、授旌陽縣令、治民仁愛、本習老君之教、施藥煉丹、死後葬于許家庄、後遇江西大遭水患、衝倒民房、有好事者乘機糊言妄謂孽龍作害、若非許遜神力、擒着孽龍、江西盡變為湖矣、蓋許遜之

家門前原有一深潭注水不乾、旁有一根鐵色樹、好事者妄言此樹此潭為禁鎖孽龍之處。又妄傳孽龍原是一秀才、在江邊洗藻拾一寶珠、啣在口中、悞吞下喉、立時渾身生鱗甲、變成孽龍。又說孽龍同許遜賭賽、曰吾今夜不到、雞鳴、要開一百條河道。果然開至九十九條、許遜假作雞鳴為此孽龍未開足一百河道。又說許遜一家大小男婦老幼、雞犬貓鼠並房屋、一齊白日升天、惜哉傳此誑誕者、實是魔鬼之徒坑害多人、信此無根之言者、直是無知之小人、自悞自欺、歷代剛鑑國家大小事跡俱著載清楚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許遜全家白日升天之事孽龍一夜開九十九河道之事俱非小事為何不載于鑑史使後人真心實信呢嗟乎愚人易惑難曉只因宋朝徽宗好習老君道教凡敬奉者多加封號致悞後人封許遜為神功妙濟真君又賜一額匾曰王隆萬壽宮江西貿易之人各處建立會館供奉許遜稱其為江西福神又每年八月男女成群俱來生米朝謁許遜之像望其保祐平安何不想宋朝徽宗封道教多人為神然彼喪國遭亂之時竟無一神來救既許遜不能救其恩人何能保救他人乎。今日祀許遜

者可悟也

## 論財神

據封神傳。財神乃姜子牙所封財神姓趙名玄壇字公明秦時之人考查鋼鑑子牙乃姜太公為文王軍師並無封神之事又秦朝在子牙之後相離八百餘年何得謂子牙所封可知封神傳乃好事者所作假借子牙之名貽哭後人又財神不只一個有祀和合者有祀進寶郎君有祀招財童子者亦有恭敬亞祭仙官聚寶財神者總因貪財迷心不審真假諂媚鬼神希圖厚利何不想各店各舖皆祀

財神然得利者少拆本者多只聞富貴在天未聞富貴在祀財神又俗語云黃金無種獨聚勤儉人家未言獨聚祀財神人家

## 論社稷

社稷者俗言土地其廟曰土地廟論其來歷乃帝黃之孫文王十代之祖名棄生有才幹看地之高低乾濕善種五穀在堯舜之時為農師之官教民稼穡故名曰后稷萬民因此能得衣食無饑寒之患論其教民稼穡本有恩惠于後人然無掌管禍福之權今人好事者稱他為社稷之神

掌管風雨年歲燒香禮拜望其保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惜哉我中國之人背棄生養保存萬物之真主而祀先代之死人為神何不想后稷乃天主所生其稼穡之能亦是天主所賦又何不想孔子只說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未說祀后稷今祀后稷者皆反孔子之言也。

## 論閻王

天主造天堂以賞善人之功造地獄以罰惡人之罪罪有大小罰有輕重而言天主掌管世人不能奪其權柄今佛氏老氏所講的地獄有十八重閻王有十位姓曹麻子薛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昌蕭包慈韓等每位管一重另有八重又不知是誰人掌管如是妄言只哄得愚人騙不得君子。伊等既有姓氏必生在天地之後在世有善有惡死後皆受天王之賞罰若在天堂也不能下來管地獄若在地獄他等自身皆是受罰之人焉能管世上人之生死比方姓包者乃宋仁宗時曾做河南開封官為官正直不畏尊榮曾曰罰奸雄正王法當用鐵石心腸犯法者雖是皇親國戚不容寬恕必照律而辨如此當時衆人稱為鐵面包公閻羅包老故包公死後好事者稱他為地獄閻王。何不思宋朝之先無有包

公是誰掌管地獄之權又說閻王掌管世人之生死然包公在世亦有生死請問是誰掌管之生死呢孔子只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說在閻王。今信閻王者請孰思之

## 論張天師

客曰張天師之符法能闢邪魔你奉教人不用何故。

曰當知天師之來歷行為若人知之必定不信考查鑑史天師之祖乃張道陵扳張良為八世之祖習老君之教煉丹書符建醮禱神驅魔捉鬼當時少人信服至唐朝明皇所時有張虛靖以妖術哄明皇能得壽之法明皇被其迷

感封為天師然明皇亦不過七八十歲而死何曾有長壽之效又至宋朝時有張乾耀巧言媚上徽宗賜其世襲為此後世代代稱為天師歷代昏君皆尊之為師未聞有福利之報反得古怪之禍天師自誇有靈然徽宗喪國之日天師為何不以符法而救之天師驅魔鬼之事只聞其名未見其實總是鄉下愚民難分真假妄傳天師有驅魔之能設或有之亦不過借大魔之力而驅小魔耳當知邪魔之中有發命者有受命者上下相合千方百計害人故往往借天師之邪法顯驅魔之效使人信服天師皆棄天主

以受永罰哀哉凡真能驅魔者必是倚天主之能不倚天主之能人斷無驅魔的能力天師既不信天主焉能得真驅魔鬼乎不過惑世誣民而已

## 論神仙

客曰世傳有長生不老之神仙不知真否

曰自開闢以來人民皆有死有生即有死斯一定之理也

惟有貪生怕死之徒妄求長生不老之神方妄信老氏道家之人習邪術坐工運氣修藥煉丹之法然亦終不免死

綱查鑑史秦始皇漢武帝千方百計求長生不老之術了

無效驗惜哉好事之人揑造仙家傳以富貴貧賤老幼男女八個字裝做八人之名謂之八仙哄騙世間愚夫愚婦良可悲也又有人說是鍾離呂洞賓張果老曹國舅藍采和鉄拐李韓湘子麻仙姑等八人共為八仙然查書籍所載此八人行實生於唐朝之時有生又有死何得謂神仙耶哀哉人之本性愛生惡死容易信此訛傳又可嘆也

論長齋或密密教

客曰今各省處有無數之人終身不食葷辛併禽獸之肉為圖來生之報你奉教人亦守齋期不知意思相同否

曰我等奉教人守齋之意與吃長齋者意大不相同我等
守齋原為克苦肉身清心寡慾以為誠心奉事天主如孟
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此乃守齋之正
意今日吃長齋者不是別的就是好事者另立一門戶稱
為客客教後改謂大乘教念佛經戒殺牲
講輪廻望來生富貴功名教中善題詩句者就算得道能
傳教授徒查其來歷乃廣東樂昌縣宏忍大師起首後有
涿州范陽盧慧寧親到樂昌從宏忍為師一日忍令衆題
詩一徒曰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打掃莫待惹

塵埃盧惠能耕口占成四句數字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待惹塵埃知是宏忍謂慧寧得道矣令其各方傳教秘授衣鉢爲憑據令其逃徙別處他徒知之必有爭奪傳教者構之曰老官教中規矩凡要進教者必先獻禮物以爲入門拜師之贄有幾句密語父不得傳子夫不得傳于妻必須老官親口傳之一身心向念彌陀不要流落下界多專心念佛歸家路番身跳出生死窩凡在教者皆知此語又分十二部職禮物多者居高職禮物少者居卑職若子獻禮更多則居父上若妻獻禮更多則

在夫前如此奸貪難以悔舉論其意思不過兩條第一敢殺牲就是怕今生吃肉四兩來世要還半斤第二常念佛經望死後往西方樂土又爲來生富貴功名老官用此避害圖利之妄誕不獨哄騙愚夫愚婦然多有讀書之人亦入其羅網矣哀哉哀哉

論齋肉不齋蛋又不禁水族等物

客曰奉教之人守齋獨不食禽獸之肉然不禁食水族猪膏鷄蛋等物此是何故

曰守齋原爲克己清心寡欲因禽獸肉味濃厚能助人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血壯旺故人之身强壯、私慾必重若要克制私慾者必當戒禽獸肉、又克己不可太過惟中庸之為德若克己太過必定身力衰弱致生疾病惟盡各人之本分而已又水族之味薄微雖能養人然助人氣血有限故不禁之再者當知規矩法度有時可免論一正經齋規原本禁食猪肉雞蛋等物然聖教貪如慈母愛子之心有寬免之權故准教中人食之若教令太嚴必定難守但以中和為貴使人容易遵行可不謂美乎

論何故聖教不許娶妾

客曰天主十誡第四端令人孝敬父母乃理之當然惟第六端禁人娶妾無乃太過乎若無子者不能娶妾將不絕其後乎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無子者不娶妾生子難逃不孝之罪

曰一夫一婦乃天主定命只看天主造人之初獨造一男一女配爲夫婦傳生人類未造一男二女一女二男所以一夫一妻爲上主之定命人不得隨意而改之若論孝道之說男女均平妻無子夫能另娶一妾生子以全孝道若夫無子妻可另謀別夫生子以全孝道可乎不可乎夫

女不得配二男、則一男亦不得配二女、男女再者有子無子皆天王之命人不可強求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乃孟氏所言非孔子之道矣孔子講忠孝最詳並未言及無後爲不孝之事孟子言此不過是爲舜王推辭之意蓋舜娶堯王之女先未告明父母而娶之然孟氏亦說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並未言及無後爲不孝矣考

查古書內有云伯夷叔齊二人皆無後嗣孔子稱之為聖賢爾將何以解之且人之行為有正有偏妻為正配妾為偏房娶妾生子以全孝道如偷他人財物以供養父母雖得孝名而實犯偷盜之罪又常見富豪之家妻妾滿庭終身未得子者多矣而貧窮之人一夫一妻子孫反多你又將何以解之況娶妾之害不可勝言夫妻必多反且妻妾必多妬心或妾生子女竟毒害者有之或妻不能容殺妾者有之或妾得寵毒死妻者有之或妻妾俱有子女各自護愛致子女終身仇恨者有之以致一家不睦上下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和實係刀劍伏于床幃而不知嗟哀哉好淫之人不顧家庭之害只圖本身目前之樂逸苟借無後爲不孝之言以飾其好色之心何不想淫爲萬惡之首淫者不孝者不淫一婦有二夫必稱爲娼妓一夫有二婦你將何以稱之我是以不剖心瀝血切痛以告之云爾

論爲何教內多女守貞不嫁

客曰天王聖教嚴禁娶妾實屬正理無容致喙試問奉教之女多有終身不嫁者何故盖天王生人有男有女定以婚配之禮原爲傳生人類今終身不嫁豈不與天主生人

之意相反乎若普地之女齊不出嫁百年之後人類盡絕
曰你說普世之女皆守貞潔人類將絕若論此一端不必煩
你分外勞心當知守貞非容易之事若非高志烈性之女
不能克己保身貞潔到死你雖勸一百女守貞猶恐難得
一女從之何煩尊駕輾轉焦思怕人類將絕矣你要知天
地之間有靈性之物分為三等上等為使神中等為人類
下等為禽獸匹配傳生之事非獨人類有之但禽獸魚虫
莫不皆然惟有使神在天常在天王左右不婚不娶所以
烈性守貞之人輕世俗若本身重事天王不獨超過夫婦

林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且能謂像似使神何不想教外之女受聘未嫁其夫天亡
過門守節者以致終身人人嘉之皇上准起牌坊旌揚貞
德之表為何如此因貞德乃大德之徵實係難修故立牌
坊為流芳百世而使他人法之所以自古至今常見貞潔
之牌坊未見夫婦牌坊從此辯來誰貴誰賤黑白分明若
說守貞不嫁相反天主生人之意何不想生生者是天主
死死者豈非天主麼又天主未造天地之先不知幾千萬
年未生一人你將何以解之再又比方普世之男女全守
童身專事天主救已靈魂得天堂之永福雖使人類將絕

為此世界亦無大害今世之人皆棄真主好酒貪色男女習淫罪惡盈貫招天主之義怒罹身後之永苦你不操心為此而反勞心為彼何歟

論為何傳道之人離家不事父母

客曰你等傳教先生勸人上敬天主下敬父母其意雖美然自未盡善者何也你等離鄉出外拋棄雙親生不能奉養死不能安葬如此言行不符何以教他人乎蓋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你等不遵夫子之言又何以抱道訓世恐懷此疑者非我一人若能啓開茅塞不獨開我一人之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亦且去塵疑之惑。

曰、要解此疑我先畧提數端以醒之第一、當知父母有兩樣有生我之父母、故天主爲造天下人類之父母、生身父母宜當孝敬、不當孝敬乎既天主爲吾人之公父則天下萬民爲吾人之弟兄可知矣如今世人患難將危有肉身之難有靈魂之難肉身之難雖大不過百年而已然靈魂的難、此時不救、必至於永遠無窮今比方你常在家庭奉事父母你兄弟往外貿易若你聞知兄弟在外偶遭大患、你必暫辭父母

往救兄弟、若你聞知而不往救、說你在家服事父母如此衆人不但不稱你為孝、反謂你不仁之人矣、今我等以天主為大父、以天下為一家、以萬民為兄弟、今見衆人沉于異端、迷于邪說、埋沒良心、背棄真主、或以佛老為宗、或以玉皇為主、生為邪魔之奴、死受地獄永遠萬苦、豈安坐視而不救乎、況吾父母已遵聖教、守誠敬主、身後必得天堂真福、我等今暫別父母、而援兄弟、沉溺且誰曰不可、試觀稽古禹王治水、為救民患、八年之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後人不以為怪、反稱為聖王、然當時禹王之世、人寡德厚、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異端邪術禹王尚且汲汲皇皇而棄家不顧以救下民之災然今日之災非昔日之災可比更之人性傾頹風俗敗澆邪說侵淫倘禹王尚生在世不獨八年不歸必終身不歸而救災盡而後已第二若父母只生一獨子聖教會亦不准其修道讀書以化人倘要修道必先安置父母養老終身之需或托親友照顧神形之務終可以安心無慮此正可謂上安下全矣第三嘗見多人雖終身不離父母然不聽其正命不受其善訓行凶作反無所不為不為父母樂反為父母憂你不責此反責彼何歟我等雖離暇遠遊

在外然遊必有方、亦嘗有音來往慰其憂而樂其心、如是之人、你稱其爲不孝、則世間無一孝子矣、你今不詳義理、顛倒是非、孝者爲逆、逆者爲孝、又何歟

論傳教士不婚的好處

客曰、上文所辯不獨解我之疑、且義理金鋼、無隙可鑽、然有一條敢問昔日孔子傳道化人、周流列國、亦有家室繩其祖武、今你等傳道之士、終身不婚、娶臧宗絕嗣何故、

曰、我揭五端以答此問、第一、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當時人寡德盛、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人、不在人少、惟在德衰

林克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耳天下寧可無人不可無道若衆人只務生子無人傳道則人幾乎近于禽獸矣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第二當視普世之人猶如一身若一身皆是手何以行走若一身皆是眼何以能聽必有四體百肢高低上下方可以保養生命比之農夫收穀萬石豈盡存留為來年之種乎必有一分以奉君王所以世人中當有傳生者亦當有傳道者二者皆不可缺第二祭祀上主必要神形清潔焉可近女色而汚之乎第四世人之通病惟在迷于財色二字善醫治病必以寒攻熱以熱攻寒今我等棄絕自己

本家應得之財方可勸人不取非義之物今我等專修道不婚絶去本色之歡方可勸人不圖邪淫之樂所以傳道者必先克己然後可以服人第五我等雖然無嗣然家中皆有姪子姪孫繩其祖武亦説不得滅嗣再者人死之後所遺死屍親子葬之亦腐朋友葬之亦腐則有何擇乎總而言之婚娶者只增凡人之數傳道不娶者反增聖賢之數孰貴孰賤黑白分明不用多辯

論不可言奉教為難

客曰為救靈魂理當奉教吾細考查奉教實係為難奈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難信歟還是難守誠歟三者皆不可謂難第一聖教道理有根有源又天地萬物莫不共鳴有至尊無對之主容易信服雖有愚人妄說天地無主然非真心實語不過是強辭奪理以寬巳私慾之心卒至時窮勢迫倉皇之時如危病重患難危險之中則心內自覺有天主而呼號求救矣故不可以難信而推辭第二既知有一至公至義之天主吾人有一不死不滅之靈魂身後有無窮無盡之賞罰為得此賞為免此罰雖赴湯蹈火一世亦不可以為難當知地獄之苦難以形容將普世之苦較之地獄之苦如蟬翼

也將天下古今之刑較之地獄之刑如無有也世上最重之苦就是一死然惡人在地獄不能有死乃永受極凶極重之刑罰嗚呼當思此永遠二字比之滄海之水萬年汲一滴雖然長久終能汲盡普世之沙子萬年去一粒雖然長久終可去完至於地獄之苦不然海水雖盡砂子雖完其苦仍然如起初一樣為免此永遠之苦不獨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雖受粉身碎骨之刑亦不可以為難請觀世人見微利可得皆不惜苦為功名者日夜攻書勞心費神不以為難粟米者耕風鋤雨寒暑暴露不以為苦為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為商者力盡筋疲跋涉山川不以為苦嗟為得天堂永福免地獄永苦反以守誡為難戚之甚也何不想不守誡命者更有難處請看多有富豪之家一日家敗人亡無跡矣問其故或為傍費浪蕩賭博爭訟以致此多有強壯之人一日身衰力弱嬢病終身問其故或為飲食無節淫慾過度以致此多有美名之人先則鄉人尊之朋友敬之一日而衆惡之如仇避之如毒問其故或為忤逆傲慢奸情偷盜以致此噫真心奉教守誡之人有此難歟守誡之人心內常安家中常和在內家人愛之在外鄉人敬之死後衆

缺页

敬其君王。可望君王之賞乎。比如一子萬事皆好獨不認其父母可得父母之愛乎。所以凡不敬天主者雖行許多善事難得天堂之報何也因其不是為愛天主而作但是為名利二字而為既為名已得名既為利已得利焉能望天堂之報乎。

論奉教不可遲緩

客曰既起初辯至於此確知天主聖教正大光明無疵可尋能使愚者明蒙者醒篤信而行之者生為聖賢死得永福然今時不便奉教且待來年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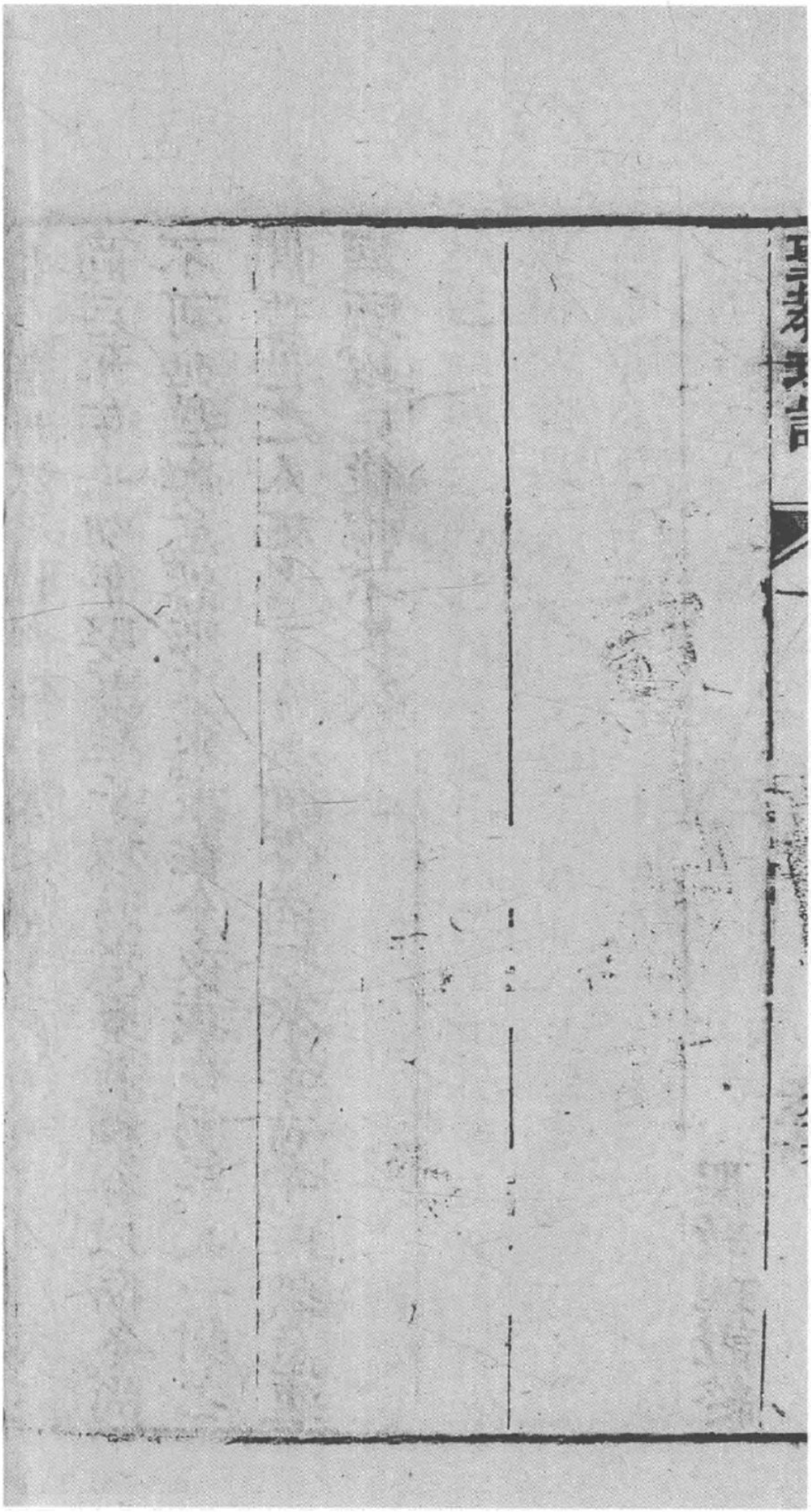
曰、此乃宋人之見識也、棄邪歸正、何待來年、即今日聆明今日改之、既已晚矣、何來年可改、今年則不可改乎。比如孝敬父母、必須等到來年乎。嘗見此人日、遲一日、年緩一年。迨至罪惡愈深而愈難改、猝然死期既到、來年之望終不可得、吾人之大事、莫過於身後永遠二字、或苦或樂、死時一定永不能改、又吾人皆不免死、然不知死于何時、何地、何樣、雖時時預防、猶恐不及、你還放心待至來年乎。再者、吾人之生命、最脆最薄、易損易壞、實如單絲之線、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淵、又有風雨寒暑、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時侵室。呼吸之間絲線一斷。必墜于深淵。永不復出矣。你尚曰來年乎。幼年娶妻生子以防老。夏時種谷以防冬。尚不可延遲懈怠。然死之來。或在今夜或在明早。又一刻之間。普世之人。死者不知幾何。你尚曰來年可乎。吁。須急速回頭。以免後悔不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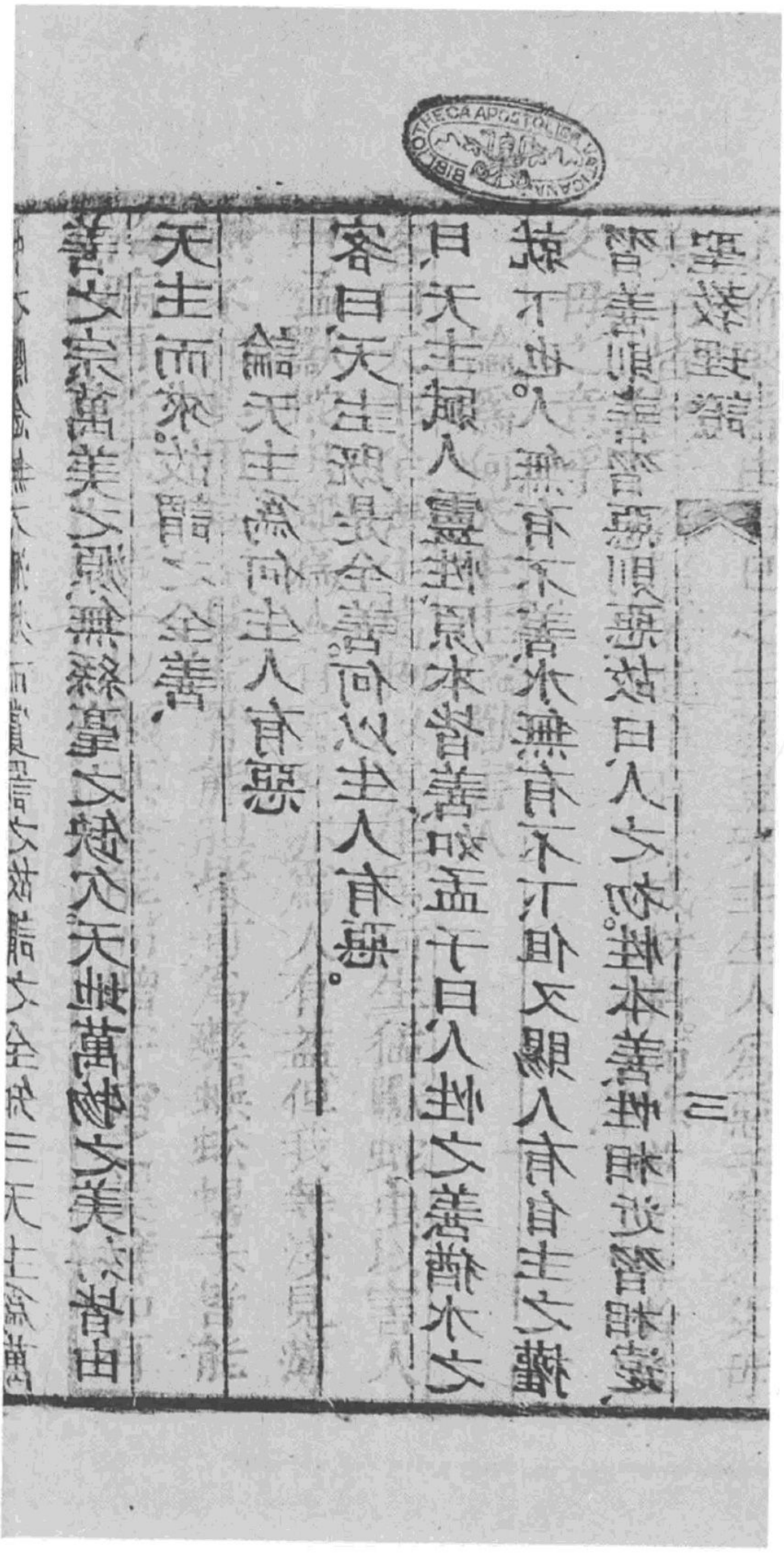
聖教理證終



武宗再興天主教之必要。其命指而設宇宙人類之原由。
論不明。昭其用。莫不見孰貴孰賤。
曰孟獨獨知親為人倫害。
曰天主全善全能全愛。人倫節義見載
論盈而天主生孟獨獨知親害人

父母之意乎。

養子者不教其中。教不養者豈
人乎。顯者中曰人生人類天主生人人為原父母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教要證

三

智者聞者聖教要證曰人之初生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故曰人性不善水無不下人無有不善水無不下不可不慎人有生之權

天主賦人靈魂則本善故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

性日天主賦人全善何以生人有惡

論天主為何生人有惡

天主而來所謂人全善

聖教宗萬美文獻無終掌文教天地萬物文美文獻由者